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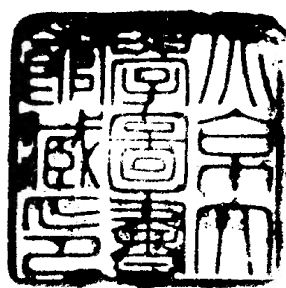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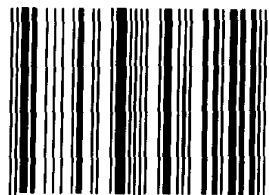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五六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28/06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五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3.7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一五六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蟻衣生黔草二十四卷傳草二十二卷首一卷(二)

〔明〕郭子章撰

黔草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傳草許昌市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一

鄧定宇先生文集四卷

〔明〕鄧以讚撰

蘇州市圖書館藏明周文光刻本

.....二九八

方初菴先生集十六卷

〔明〕方揚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年方時化刻本

.....四一五

蟻衣生黔草二十四卷傳草

二十二卷首一卷(二)

〔明〕郭子章撰

黔草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傳草

許昌市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黔草二十

一卷》提要

蟻衣生黔草卷之五

泰和郭子章相奎廟

門人下驛弟雅似

浣溪姪立衡

蘇溪姪之亦校

詩

謁四先生祠

子鄉自文信國公爲宋就義後士大夫爭以名節

自砥靖難時死難者比比其尤著者予邑周紀善

公是修廬陵顏沛令公伯璋及其子有爲峽江練

傳草

卷之五

中丞公子學俱近在百餘里不一拜祠下非禮也

會練公喬自閩歸持公集來旬予序因樟小

舟同練生門人康仲揚蕭元卿等性謁四祠初

入邑城謁公祠公孫銓部如春言公存日爲

予先族祖以題復姓卷手筆稿尚存予請歸之

郭爲郭氏以圖遂下玉峽拜中丞公祠因以序文

婦練生得睹公遺書并羅文恭公手筆序返棹張

家灣入寺下謁顏令公祠顏係魯公後祠扁日月

爭光子孫環而居之陸行至富田謁文信國公祠

富田山水環泊一峯挹天三獅鎮水口乃繩丞相

信不偶然因訪友人劉文光不遇遂市二小艇以

歸歸至白丁友人贈予信國公北去舟中手筆詩

一幅讀之潸然因自念此行得晤文周續三公手

蹟而文周二書謹于襲藏之笥顏公即亦見其書

見公孫猶見公焉虛往實歸不可無紀每祠敬題

一詩以識景印云

文信國公

乾坤可奈莫撐持 臨難從容萬古悲 悲血猶凝燕市草 愁

雲祇逐楚江離 離 憐題帶存鄉魯不羨書 辭屬義熙真能

彬 樂風雨急酸 秋 拭淚讀殘碑

傳草詩

卷之五

練中丞公

朽骨猶 君賜祠 鄉裔復歸批鱗爭日烈 誓血帶虹飛 玉

峽江逾壯金川草 自輝 公布金川 文山雲在望 野色正依

依

周紀善公

人生誰不死 公死獨從容 江上斷方濱 宮牆氣正雄 春苔

藏義魄 秋葉度英 風墨遺遺千古相 看恨未窮

顏沛縣令公父子

滄海循良令堪憐 惟世艱結纓負匪石 倡義重如山 正氣

三十 豈 家聲 自八顏爭光堂下草 染血更斑斑 路史 云仲

忠之門 顏氏達者八路

贈顏桐栢柱史還朝

昔年錦水絳文樞 竊比歐陽得二蘇 杜史兄 弟聯第 會見燕臺義

儔 牙武看楚郡 縛於荒豐城 曾出池中劍 鍊柱長懸井上

符 歸到承明應有問 波濤夜夜滿彭湖 正題 江右大木公 奏云

蛟在重淵虎在關 多君函奏動 天顏 直聲遙震巖廊上

生計頓蘇水澤間 經畧武侯圖 陣石功勲劍閣勒 銘山西

川人物流風在 莫學老臣湯乞閑

顧榮攬轡道為尊 役也何緣復在門 宴廁鷹揚名將席 籍

通虎旅 聖王恩園林徙倚尋 彭澤筋力衰殘 魏馬援桃

傳草詩 卷之五

李初蕃欣有託 別離心緒欲無言

桐栢岡前老子微 鶴從桐栢被烟飛 西州多史文章伯 南

浦烏臺錦繡衣 六合方將憑作雨 五湖那得獨忘機 直須

整頓乾坤後 還却絲綸瑣印歸

壽王養吾先生八十 王州守從吾父 梅岡里人

共羨斑衣勝紫衣 八齡華髮映春暉 雲車祇見元方御 秋

箔長聞子晉歸 鶴舞梅岡堪作馭 鷗盟螺水久忘機 蒲輪

是旌更老炯 炯孤星微少微

壽劉復菴明角八十

臨風大謔武城賢 解組歸來正十年 問就更生家法迥 杜

從慈遠道情便爭誇醉色桃同紫獨稱閑心草又青最是
香山堪借長傳經父美棣華并漫卷第一詩

贈李太易山人

桃山貢水鬱精華李耳生來不事家衣拂岫雲騰紫氣飄
分巖瀑帶朱霞留侯却辟人間穀博望遠乘海上槎我亦
有心參數妙願從函谷度流沙

壽王起巖丈七十

憶昔兒童莫逆時層溪溪上獨肩隨粉榆共里千年社歲
月同庚兩鬢絲愧我冲虛非有道多君瀟灑似王維古稀
稱壽饒行樂桂馥蘭馨笑解頤

傳章詩

卷之五

四

壽康盤溪七十雷岡

謾言兩鬢半成絲七袞古來事亦奇聖世祇應將杖授人
元更得並孤垂壇遠芝草勻真氣雪裡梅花映壽卮自是
僧淵名不忝雕娛况有綵衣兒

祝歐陽母陸太孺人六十壽詩并序

陸太孺人宮詹歐陽瞻南先生配宗伯文莊公孫
婦也賢慧敬義飭家政如宮詹存日勗兒孫皆青
雲器軒發可待今年春秋屆六十孟春二十四日
爲設帳辰子兒太孺人甥也携外孫承昇等爲壽
敬裁韻語用祝千齡

春月映冰壺春光翠水濡極星高婺女僊醺醉麻姑竹款
慈風迥蒼蔭瑞靄紆玉簫來鳳馭絲服見龍駒聖善應非
偶賢明原不殊雖違偕老願已得食真娛拜舞兒曹並渭
陽慶自符

哭龍二龍三兩表兄

歸來兄弟鴈行成兩歲那堪哭二兄賴有阿戎供俎豆獨
憐伯道最傷情龍二兄

伯道無兒又哭孫蕭條猶異老人存不知風動摧蘭葉望
望甘溪欲斷魂

祝周司馬章南先生六十并序

傳章詩

卷之五

五

周司馬章南先生參武部之五兵贊周官之九伐
曾次踰踰於兵甲筆端巧敵於金湯以奉命差
還流連里中壽介六十予兒太與司馬有兒女好
乞言爲壽敬撰二詩用祝千秋因趨之北上

吉雲迢遞武華巔美龍岡似輞川經世已抒公瑾畧娛
情獨愛道州蓮朱明花氣薰蘭麝長夏鶯聲韻管絃壯志
耆齡鵬翮健誰能相伴老溪邊

歸來龍渚逐浮鷗幾度周郎意味投司馬有君依日月聽
蟬容我卧林丘蠶叢西去旆方急鴨綠東頭霧未收好叩
智囊麟閣畫勳名六十正芳猷

祝張郡丞匡源先生七十

并序

貴陽郡丞張匡源先生子孫吳母舅氏也年未及
耆已致其事去今甫七十而太夫人尚在堂三弟
競爽吳往獻壽敬摭其辭致頌焉

早辭玄冕貴爲結赤松權曲徑寒性菊開庭瑞有蘭丹藏
吾道在世載主恩寬更喜堂萱茂斑衣舞二難

德將年金懋泉石寡塵氛酒憶金莖露談霏翠水雲時尋
三秀草日悟五牙文獻壽子孫在榮依玉樹紛

再祝張匡源郡丞七十

并序

張匡源先生壽七十予爲詩二章授吳孫祝矣姪
傳章詩

卷之五

本

孫時亮先生館甥也復來謁言再賡二什用祝千
齡

芙蓉冉冉五雲偏中有高人善引年傲世應裁彭澤柳逃
名獨種遠公蓮龍湫鴈蕩曾爲侶白鷺金牛夙有緣泥是
北堂清畫永萱花色映綵衣鮮

子孫祝壽渭之陽復戒阿戎獻壽章翠象風枝愈茂圓
荷照水日偏長棠陰茂市天台郡蘭砌芳騰比部郎聞道
希齡雙眼碧兩家子姓醉霞觴

壽章母盧太孺人八十

臨川章廣
文平用也

萱花爛熳五雲偏正是華堂綺筵齊祝武姥介眉壽極

星更傍發星縣有兒不引和熊志一朝魁坐廣文龍鵬搏
九萬徙南冥北闕恩從丹鳳傳况母家東幽閭德煊御
公姑共稱賢歲寒松柏霜日世昨竹欬慈風晚節堅最喜斑
衣堪賴老紫瑤日鶴慶長年

聞說未幾遂蒙恩旨有感

馬牛任爾呼天道豈模糊恩國三年伐梓柯五月還歸來
勒敦水猶自念黔巫讓口饒黃舌羊腸盡畏途三夫成市
虎千里以爲驚官舍堆書卷齋厨具肴蒲茂亭未撤祈路
寇尚稽誅隣子添蛇足將軍持虎鬚官錢還寄裁月俸辦
樵薪毋論夷齊樹諒非盜跖徒奈何將意以輕詆作明珠
傳章詩

卷之五

七

顏有明天子却憐一腐儒窮困逾七載獲醜幾千俘祭
告分郊廟恩榮及妻孥世崇大司馬詔代執金吾
謾說麒麟畫總歸造化爐壬人懶指摘黠鬼免擲掄愛
國心偏急酬恩志未渝堂堂雖曉夢馬齒亦桑榆已似
馮唐老徒傷甯武愚課兒導孫子努力報唐虞

憶李霖棠太師

祇謂遼塵淨俄聞失老臣銅魚泣畫戟甲暗朱輪巫峽
猿聲斷燕山鶴夢頻東鄰聊以贈迴首一沾巾

共事疆場日獨點列地營二苗曾奏凱一疏見交情世誦
歸忠傳人知司馬名莫談星隕夕恩劇太師榮

子黃功

不登日而公
痛作效

龍泉金侯奏最馳 恩許并序

池陽金侯令吉龍泉三年矣離邊菊秀桑下繼嬌

桃李春融精揚兩雨兩臺奏最 九重馳恩百里

覽試危飛二親並沐鸞諧邑丞陳君奇謀巨簿稽

君頑邑尉張君元寬相率詣予句言爲賀浸綴沈

韻玉顯 明繪五柳長榮更覺賢聲逾茂九芝巫

下行看 帝渥日新

玉泉春滿縣花開高第遙聞謀取四單父琴彈逢宓子武

城人得是滄臺 龍綸五色從天下鳳詔雙飛映日來螺

傳車詩 卷之五

浦鶴池千里隔白雲重望首徘徊

數載歸來岸幅巾蓮花峯下滄相親芙蓉秋浦人如玉桃

李江城縣自春光是一堂雙鶴鸞相將百歲老龍鱗今公

九萬程遠犀軸牙緋逐處新

贈少宰劉幼安先生赴 召三首

幾載匡廬臥白雲 廟廊側席正殷殷李牛未解誰爲政

洛蜀將成孰與羣畫說封章留禁掖空餘俊彦老江濱持

危酒仗經綸手好把忠謨期 聖君

書來出處費商量幾望劍江煥斗芒一壑一丘聊自媚

九重九戍翁若航慶雲未許棲南浦法雨還應遍大荒

道人情多險巇并捐偏黨即平康

豫章相業重規隨宣正之間似者誰 宣德楊文貞正統彭

誠則自能起主眷心清久已畏人知傳經濟濟成規市應

制雅雅侍鳳池顧我縣與今尚晚松風蘿月足棲遲

九日送張封君還雲間

相里人豪望不孤臺前綠風已鳴梧五雲正奏熊黃課九

日偏沾雨露濡路滿棠陰征憶濕衙餘草色舞衣娛從茲

歷畫中書考歲歲鸞封下海隅 時公就養五雲 還松江故云

壽劉光祿章原先生八十詩 并序

五雲西郭劉氏自司寇方伯端毅司空諸公以來

傳車詩 卷之五

奕世尊顯光祿章原端毅公令孫也蚤謝進賢歸

課諸子翩翩鳳毛而家姪平陽令道隆叔潯州太

守子維垣銀臺楊武東先生孫嘉穀皆公快婿穀

又予門人也乞予韻語爲公壽敬賦近體用祝遐

齡

五雲聚處擁三台世業章平久見推峻萬摩霄光大乙清

規照水映蓬萊年逢渭叟璜應釣日涉陶園句更裁遶膝

兒孫堪媚老芙蓉江上紫崔嵬

九日登忠孝寺藏經閣

藏經高閣接天池颺起縷冠不自持却笑山僧徒短髮倚

一任八風吹

九日送尹以極潛司理入蜀

攜酒臨危宦苦卑
天高霜重去何之
東籬促別陶元亮
錦里還尋杜拾遺
古樓雲連迷鴈背
陣圖江遠棹舟遲
蜀中子弟如相問
習得蟠螭索紫芝

新忠孝寺送李自得北上

自杜新林喜漸成
那堪此地別同盟
漫呼菊盞來人境
幾見荷衣入帝京
野鶴自隨高舉意
沙鷗故識遠遊情
獨憐吟賞江山趣
不比奔馳萬利名

武都懷烈詩并序

傳車詩

卷之五

十

萬曆乙未冬綿竹劉敬慶先生以宣城博士攝歸
化令返棹漢江夜半盜索橐中裘無所得語侵其
妻曹孺人遂抱嬰兒殺之江而女瓊姐年甫十四
亦以身殉並葬魚腹噫嘻烈矣豈真曹娥苗裔耶
已仲子宇烈領賢書謙罷泣訴兩臺以聞於朝
天子從其請詔旌雙烈今仲子帶繭絡奏最復馳
恩兩尊人而伯季皆負青雲器則天所以玉成貞
烈浸昌胤嗣者大矣乃仲子孺慕惻然日見於色
予兒太陵赴試白門從蘭水歸手雙烈傳句予詩
紀之且仲子昆季皆予督學西蜀時所取士誼不

容辭遂賦八絕

萬里相從樂宦遊
那知難起漢江頭
貞魂一夕隨波去
擬共曹娥千載遊

滄江三女似相招
白壁雙沉楚澤遙
自是巫峯靈氣在
於今猶傍九疑椒

有子長含菽水悲
鹿鳴歌罷淚枯時
明朝一疏天顏動
玉藻應縣幼婦碑

蜀國三貞石不磨
關關黃鳥並堪歌
江心夜夜微風起
泣向夔門逐逝波

峨眉月度楚江天
媲美堪輝子政編
太乙家聲原不偶
雲霄快靚鳳毛鮮

卷之五

工

石鏡山精事有無
臨邛女子陋當壚
何如劉氏雙貞女
明月秋江照玉壺

阿母冰心鐵作肝
瓊姑伴母烈風寒
泉臺疊拜君王寵
耿耿雙靈鬱芷蘭

屈子沈江恨汨羅
君山湘水鬱嵯峨
堪憐賢姊歸來後
應挽曹家棹夕波

臨陽郭節霞司理
考績時署泰萬二邑
篆賦贈

漢庭司李獨推賢
炯炯平星傍斗躔
兩邑謳歌雙鶴舞
三春卧治五雲鮮
霞飛玉笥明花綬
月朗金川對法筵
續奏

應德高第入吾家故事築臺縣

雙旌似結慢亭雲幾度春行看曉耘一念平反稀牒吏三
章清簡領神君賢聲已識虞冠畫異政偏從鄭錦聞最爾
湖西棠蔭滿依依歌舞樂南薰

清閒疎散寄一官贏得公餘身自安共說神明方孔狄誰
知詩酒擬蘇韓驅車臨閣夜偏過歇馬梅巖春可看 聖
世于今招吏隱吏書早已借鸛鷺

祥刑到處挹春風舉取行誇第一功郡內幾年勞展驥江
邊兩地看飛雄司勳膺奏明光勳如綽恩沾雨露濃入道
汾陽多歷考臨陽正與令公同

傳草詩

卷之五

十二

延兒四十未仕詩以問之

四十強而仕兩年正及時將無沾待價畢竟拙求知龍蟄
元同轍鸚鵡非兩岐此中真意解即是可男兒

我年七十一強半走天涯悔別青山早歸來白下遲二姑
留作伴五老日相隨爾意能如我斯文亦在茲

汾陽功就後甲第遍長安嗟我歸荒落共兒覓考槃息機
依佛榻成道問漁竿平蔡碑何在誰人仔細看

鄱湖方奏捷役役向田州予幸歸三顧鵬明勝五侯廬陵
多藉子文水老莊周林下飢師友吾兒正可求

癸丑端陽

一主在再端陽節屈指蹉跎七十年短褐長竿煙雨足時
兒蕭鼓戲龍船

朝看林光紅吐日夕連水氣白成烟池荷的的搖龍渚鷗
鳥翩翩繞釣船

歸自八番學種田寂歷端陽又五年芳草茸茸迷野色翠
蘿緜緜擁江煙

九節紫蒲低水檻五絲角黍繫江船泊羅澤畔清風老羸
得人呼水謫仙

夜郎當日動天誅六月功成五月還歸去紫瑤看鶴舞胸
前不用著靈符

傳草詩

卷之五

十三

喜把蒲觴與客傳主賓忘却醉如仙清齋一局堪消暑集

福何如集綵年
嘉辰每在宦遊逢浴罷蘭湯興便濃翻憶半生辛苦事林
巒此日更心鬆

聞草紛紛聞里兒縱然蓄艾病多隨田更也羨天中節過
我猶談竹馬時

贈曾參軍魯齋并祝其年
曾參軍學孔永豐宗聖齋也思繩祖德以魯名齋

予昔奉 命討夜郎參軍來參幕議凱奏膺恩眷
比予歸養參軍往來山中臨池討論惟甚洽也且

有同庚之雅敬賦小詩爲祝

世外交情幾見真夫君過我往來頻揮毫盡是煙霞色把
酒偏酣蒨荔春范蠡舟中惟爾在陶潛社裏許誰親同庚
共老還同里携手雲山作近隣

追憶下驛宗叔愛蘭先生有作

五雲亭下紫莖殘九畹清風萬古看秀色還稱王者瑞芳
菲偏結美人懽蕙樓垂葉思平子玉樹緣階憶謝安却羨
吾宗多彥士百年身後頌芝蘭

曾母鄭孺人六十

相夫遺愛楚江濱翟弗偏優女德醇錦悅光推慈竹勁絳
傳草詩

卷之五

十四

河色映瑞萱新由來綵服堪娛老那羨玄姬問食真婺女
星高南極鉅酣歌魯頌祝長春

壽於潛尉叔八十

時嘉平十七日

東山歸卧髮成絲絕似安玄共奕時早起江頭尋舊艇夜
深燭下弄殘碁寺饒楊柳連蓬閣園贖池塘浸竹籬石柱

山前碑尚在八十杖朝更有誰

叔曾爲於潛尉有善政故云

吾家八十壽莊椿吾父弟兄四皓倫獨有潛州忘寂寞似
於天目遇仙真山川澄淨初經臘草木暄妍正過春林下

阿戎來拜舞園池鷗鳥互相親

劉約我先生七十賦祝二章

德星南極鉅炯炯江濱服食山中相風流剡曲倫令邇
丘長節學逸鄭玄身望氣知書就開亭問字頻市朝原太
隱泉石見斯人孳豹偏從鷺雲龍豈易馴秋高青桂老露
濯紫芝新蒨荔垂門長得無礙輶輪

和壁終難售行燕道自殊青山知已在自雪和人孤偉矣

高三顧居然長五湖爲園招武姚下榻盛文儒此日金商

度清溪玉露濡壽杯衣競絲仙會履皆朱善意延年迥冥

心莫石娛隱淪元子驥事業屬神駒

贈別王彬吾太學

美人溪上醉已云三度月世事縱可談嚙能淪理窟笑我

傳草詩

卷之五

十五

白雲怡青山增傲骨危日忘主肩一爐自秘辭記別武夷
時變巖事征伐求無負天子歸來繁華髮廻首越王石

宿德紫滇渤胡爲塵尸祝猶時峴山碣相知千古前河汾

惟未歇豈意遂別離驪歌不成發

贈王用之用之太傅政端公玄孫

卓哉太傅孫縱橫輞川筆貌我五色箋威儀何必秘天

子加殊恩魚龍穿瑞霽二足快騰躍兩翼更狹狹彷彿麟

與麒麟鯢何足匹而子謹儀貌毫髮無一失傳示我雲仍

朝夕仰月日珍重藏玉笥如綸亦如綸

廣警悟詩

慈受深神師作華屋警悟詩蓮池律師以衣食需足之予爲廣之作廣警悟詩

曲肱有餘樂，忘何足憂。孔林配三五，孟廟卑三侯。范宇雖莊嚴，雲霞自夷猶。不知爾何人，歌舞十二樓。

右宮室

志士廣令聞，誰願衣文繡。光被蓋閭閻，其心搜宇宙。窮

未足華藍縷，不爲歛。不知爾何人，沐猴而冠袖。

右衣服

虞庭陳漆器，殷轅尚渾樸。苟可賞尊俎，何必營雕飾。亞

聊自適，飄飄富萬足。不知爾何人，身象而杯玉。

右器血

生即五鼎食，得之貴以道。所念在遠戢，寧必論藟藟。醒

以爲戒，苦淡以爲寶。不知爾何人，謀食兼求飽。

右飲食

建平向簡可，明府老精奇。贈二首

五三

世宦馮亭耀，家聲自左師。數成三輔最，賦教二陵奇。雉

傳草詩

卷之五

七

惟何劇柄，可憐惠風。相約通環，親來轡駟。

百里桑麻，色何本種。秋榮花隨，良吏滿湖。比使君清，廣素

種南十文，雄副上京。鹽書微軀，與應職。謝名

龍洲雅會詩

并序

孟連沐年丈，填撫廣南。不佞偕同年彭方伯化

中王京兆元卿，握手龍洲。時孟丈齡七十，有八化

中七十，有二元卿七十，有二十七十，有一合之幾

三百歲，敬賦四首。川文潞公同甲會詩韻

歲稱三百，同門客。宴龍曲江四十年，星聚有賢于太史。雲

談不老，伴神仙。夫君貢水知懸榻，我輩洪巖共拍肩。緬想

潞公居洛日，祇今應作兩圖傳。

稚齡共羨弟，昆賢况是同。登辛未年彭祖，孟軻原一道王。

喬郭璞，金遊仙。凌空蹈月堪乘興，入定坐雲偏袒肩。江畔

兒童惟笑語，商於四皓又爭傳。

蒼生屬望聖書縣，何幸及南遂有年。劍合多聞方外語，杯

行未許洛中仙。阿東鄒魯原同社，嶺北勲名敢比肩。仲子

膝前誰不羨，七篇世業自家傳。

孟仲子隨事中丞再中故云

潞公九十猶應召，兄弟少潞公十二年。正擬貴爲天下宰，不

妨長作地行仙。聖明側席須拔膽，世界橫挑硬着肩。早

晚餘皇趨白鷺，離觴此處更堪傳。

傳草詩

卷之五

七

附文潞公原韻

文潞公居洛日年七十八，同時中散大夫程珦朝議大

夫司馬旦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年皆七十八，嘗爲同

甲之會。各賦詩，潞公詩曰：四人三百二十歲，况是同生

甲午年。占得梁園爲賦客，合成商嶺採芝仙。清談疊疊

風生席，素髮蕭蕭雪滿肩。此會從來誠未有，洛中應作

畫圖傳。

贈劉達生遷國子博士

并序

吉廣文劉達生，由名進士宰三河，以航艦忤時尋

振鐸青原。士瞿然顧化，萬曆壬子大比達生

黔南所遇五士二爲吉人則逢生有造吾吉豈非
夙緣今擢博士入成均積昌黎四門之解繼文獻
五業之授入則恭禮樂議威儀出則安社稷行風
俗達生異日可咀嚙辦者茲去吉州諸生悵悵若
失五雲劉生告族弟姪子發九臯兒孫太陵
吳等乞子言以佐驪駒之歌

歌驪正直一陽春去去長安近紫宸未論迴鳬影在曾
將蹀躞駸圖陳經傳自合燃藜杖官冷何妨嘆汲薪賦就
雕雲池上繞環橋快聽誦絃新

送蕭大美表姪司李入閩

傳車詩

卷之五

七

共羨安玄恩寵頻多石司李向南闕少師相業金鑾舊駕
部清名武姥新坐嘯鶴山門似水風迴赤海頌如春九仙
相見應相問願借丹霞壯白綸時大美叔應徵同擢司李太原故云

韓柱史昂字公祖還朝賦贈二首

樓登帝子樂爲春筆內匡廬帶楚新一夕光搖龍劔動三
江秋蕭路車轡名高泰北繩家學謀宴淮南見直臣便道
枌榆皆勝事天門霽氣逾真
繡斧稜稜入漢京福星遙金法一萬里驄爭避藻
鬱三臺鳳自鳴列栢原高前席語甘棠猶傍別筵榮荊州
識後天還二膳有光輝卿耦耕

劉文垣太學七十賦祝文垣名汝

烟鎖軒居翠作闌晴風暖日五雲飛三千世外開棋局十
八灘頭穩釣磯綵服爛斑當無變掩映滿書幃龍鍾
老我同稀壽共約赤松結羽衣

太學當年千里羣抱經有意躡天根躡蛇歲月依彭蠡在
再江山卧白雲墨治寒通青藜火葉牀暗護紫芝紋趨庭
獨羨劉公聲不數黃初侍魏文公有子士積字吉侯從子進故云

陳生時獻歸嶺南賦別時獻先師海山先生孫也
夫子當年水鑑殊長文猶是日南珠九苞威鳳鳴霄漢千
里驂騑出海隅大庾嶺邊芳草合羅浮山外白雲孤相逢

傳車詩

卷之五

七

莫恨旋相別異日還看展壯圖
涂印玄書來六祖後尚虛七祖舉以相勗賦此爲謝
曹溪一徑到層溪直指明心路不迷誰似印玄深愛我却
將七祖漫相期

贈馮都閭齊人

十載兵戈老八番膽嘗新財向誰言予今贏得俱衰白握
手猶談報主恩
若自七閩入故園我從赤水返青原馮唐九十猶趨召莫
學龐公守鹿門

寄謝建州水犀林仙女祠

綽約懷仙府松筠夾逕深高稊瑤瓊王母玉樓陰雨過
泉添澗風飄磬出岑兒孫俱長大何以報厚林

中秋入螺川金牛寺晤劉明自京兆別後贈詩次韻
以舍并簡青原同會諸公

別來高卧白雲深蘭氣猶然穢樹林入庾樓饒桂醕歌
傳郢雪響松陰遠民悟得無生訣郭春空懷有道心勝會
青原應此日憐予百里想徽音

金牛白鷺辟蘿深把臂相將共入林坐餐清旨娛永日起
看空翠落輕陰千章灌木閒中趣一片招提物外心京兆
風流兼大雅杖頭藜火是知音

傳草詩

卷之五

五

侍曾金簡鄒南皇兩先生隨喜愚孝寺榮贈以詩漫
次來韻

聯騁祇苑慧雲深性相如如總出林雨逐仙郎花欲墜山
當台宿畫垂陰龍輪色是浮空碧鳳采光連共說心已向
粉榆歌郢調迦陵忽送雅和音

劉明自京兆詩

郭青翁枉教金牛寺同社畢至敬賦此呈謝

滄洲葭菼紺紺宮深秋遠偏宜水月林司馬風規開洛社
子猷朋誼下山陰江湖憂國看霜鬢魚鳥親人會素心
寂是宰官能說法可將鞭影示希音

是日鄒爾瞻羅公席曾舜徵三兄偕升復集雪山禪
刹舜徵詩先成升復次前韻

涓涓秋水浦水雲深水上雙山瑣茂林臺院參差通遠覽
薛蘿迢遞結層陰喜携謝朓驚人句還問覺王出世心
况有羣公同勝妙空中齊發海潮音

鄒作述懷

夢斷浮名歲復深年來蹤跡半叢林尊養自喜如吳會
機灌何能有漢陰方外風烟黃葉寺社中朋舊白雲心
秋高正劇招尋屐山響泉聲有梵音

曾金簡儀部詩

傳草

卷之五

五

甲寅秋七月既望大司馬青嶽郭公大光祿淳賓劉
公大京兆明自劉公給諫匡湖文銓部南皇鄒丈偕
余集金牛雪山二寺次明自公韻

羣公偶集梵宮深人道風流似竹林秋轉螺川爲赤壁
杯浮鷺渚作山陰放閒磻石持綸手證入蓮花不染心
假使吾曹當白社翻愁次下少知音

共對雲山意味深還入禪林車穿花逕沾秋色
座徙蒲團及暮陰杯酒未忘當世慮江湄應見老臣心
暫依僧舍親玄論里耳何由接大音

同南阜鄉年文隨喜大司馬青螺郭公忠孝禪林閑

歲次韻

迢迢寶刹水雲深龍藏恩頒出禁林菊徑花飛隨竹杖
桂叢香滿度槐陰談空碣石超三界默契維摩不二心
幸附仙舟登彼岸風鈴同聽百千音

西昌淨土隔溪深寶笈琅函映竹林香接今公煙黛閣
鶴鳴白傳柳池陰開經如對夢我詠捧勅常懸魏闕心
賜養便登安養國法臣羣繞法王音

鄒南阜銓部詩

忠孝寺訪青翁大司馬次韻

傳章

卷之五

五

無奈懷人感慨深扁舟乘興訪東林孤燈炯炯明初地
十畝閑閑蔽綠陰經世已酬出世志買山還了住山心
壯猷元老如公幾佇觀追鋒需玉音

人生獨有此綠深可是風流在竹林石解點頭聆妙法
風能施手掃晴陰空中鑲影三提秉火裏開蓮一證心
曲到無絃誰解和祇餘流水自知音

挽張中丞名川先生二首 并序

予平播後留黔十年始歸養與金谿胡中丞公瑞
芝代胡公四年遷司空與新建張中丞公名川代
黔苦園前後昇予維桑維桑人甚苦予三人而張

小計冠與其夫人並以身殉則苦之苦者胡公

告未 俞在里擬共泛舟弔張公予竟以老不任

舟不得往黔劉鎮撫范和歸張公櫬入新建過白
下出張公遺勅示予公未得子勅猶子為嗣予
讀之闕然因謝劉生而哭公以詩

夜郎窮竭十餘年仗鉞猶然愧兩賢詎意關西翔大鳥誰
知劍浦泣龍泉兇除道上爭歌凱星隕營中欲問天擬共
康侯攀麗樹翻憐潦倒未同船

西風木落大江湄痛哭西南鼎石移天意無知殘伯道文
山猶子是家兒魂歸鐵柱悲蒿里淚墮荊柯擬峴碑王柄

傳章

卷之五

五

寂寥門客散劉生生死不相離

再哭張名川五首

詔起東山鐵騎來蠻酋穴掃淨無埃朝傳露布 天顏動

夕夢那堪鵬鳥哀

短旄蕭蕭泣夜郭白雲秋色滿龍場弔車莫道邊壩苦貌

入麒麟朽骨香

紫殿推高羽漢才渡瀘奇策更相催何如歲運非辰已悵

望龍沙土一坏

楚閭棠樹口碑纏峴石題來鎖暮烟千古中郎雖有恨醉

吟猶子業堪傳

以逐二蕭臺是仙緣地下催當日鳳前原

天上玉棺來

題慈節流芳卷

內姪蕭望相母

一片貞心秋水鮮未亡人影弔燈前街巷不感唯牆口祇爲宗祔取可憐

軋軋機聲課二黷蕭蕭發室月華寒遙知向土淋漓血彷彿玉娥承耳盤

劉武畧列溪七十

并序

列溪劉君子鄉沙村百川先生宗胤學錄公聞孫也身隱田塋資富能訓嘗從予半播授武畧秩最

傳草

卷之五

壬酉

二子建明廷賢負青雲壽予兄京之子孔書清于賢居以嘉平躋七十叨倚玉樹賦詩爲祝

沙溪偏映日光熙紫綬拋來白鳥知閒醉竹林饒傲骨靜吟梅塢愜清脾庭當顧嶽人爭頌砌舞萊衣壽可爲最是

天苞家慶賸遺民蓮社羽堪儀

壽謝鳳竹博士八十

看看重叩聚論文遽爾茅瀛渭水濱白社談來松作塵黃

渚丹機盡洗幾多人世事堪聞

登三顧山有懷蕭清節先生

一派清流盧石玄遊人尚說釣龍年雲將壁翠橫書案月挾驪珠煥手躔萬壑松風驚夢斷滿林夜雨鶴聲連春秋辯授奇男子師弟助名水玉然

徐節母楊太夫人壽六十賦祝二首

并序

徐母楊太夫人五雲南高令公尊慈也太夫人年未三十稱未亡人和丸課三子皆負青雲器南高方九齡服行母訓成進士高等出令萬安百里借重三異類書知公琰之名高計魯恭之勳慈太夫人當有異數乙卯仲春壽躋六十予兒孫延太陵吳句言爲壽敬賦二章用祝千齡

傳草

卷之五

壬丑

曾從玄女授牙真錦悅權逢六十辰竹母韻迴孤月炯栢舟光帶五雲新鸞庭謙故因九騰鳳闕恩賜不老身况有鶯聲堪佐酒絲衣偏弄杏園春

贈新建馬劬思明府考績

五雲鳬影動儒宗扶德定堪傳

春日送張子進自吉州教諭發門

載舟勝酒別儒宗十幅輕帆處處通已羨金牛沾化雨還
看玉壘醉春風鶯啼嫩柳浮新翠燕接飛花帶淺紅歸去
諸生如問我天池頂上一漁翁儒宗張禹以儒宗居相位

挽劉文垣太學二首

歸來龍渚故人稀約買青山種蕨薇兆卜熊羆空入夢心
隨鷗鷺澹忘機那知松徑迷雲去不向茅堂帶月歸聞道
玄廬今已築蒼蒼老柏倚斜暉

十里松區翠作圍遙看鬱鬱正依依濃含宿草晴如滴亂
濕山雲曉不飛匣劍相隨沉富者牙籤仍舊滿書帷枕中

傳草

卷之五

王六

鴻寶忻有託天祿杖頭夕照輝文垣有子士衡龍讀父書從士衡

春日同蕭觀我郡丞集龍洲寄壽陳望洲太守

劫來龍渚拂垂楊幾度思君在夜郎夷落千山煩葛亮相
門五世見元方祥雲城日銅人曉春色臨階玉樹長屈指
誕辰身未老佇看勳業耀旂常

於榆巷裏接朱陳共事西陲笑語頻魏笏傳暮繩祖武謝

蘭得鳳足聞人兵戈擾擾丹心烟撫字勞勞白髮新獨有

龍洲洲上客霞觴遠寄萬年春

保昌程令公奏賦贈二首

朝邑程公鑑寰出宰保昌三年奏賦應有殊羅表

姪曾主簿籌介張永汝聽周尉瀾乞言爲賀漫題

二章以致期望之意云

雄州鳬鳥影飛自華山來清飲凌江水白鮮庾嶺梅牛刀
觀異政驥足踐中臺滿牘明光奏丹書出紫台

廷尉流光遠程公有令名玉亭蓮已白合浦珠還生一札

從天下三年報政成殷勤懷上策早晚謁承明

康母劉孺人七十壽詩并序

劉孺人出荷山著姓嬪吾友康高行先生共隱如

賓賤饑恤孤昇于其化老而嗜佛逾謹易三子諸

孫卓然有成郝法潘興信有徵矣今壽介七表敬

傳草

卷之五

王六

賦詩以祝之

內德微中壘賢明壽可爲極星高寶婺仙醴神璫池愛日
萱爭媚流風竹共慈雖違偕老願堪結淨因期寂寂心珠

烟融融膳教垂孺孤貧不厭隣媪食同嬉郝法嚴相易潘

同樂更奇已齊鳩木咏還進鳳笙詞競致長生祝桃顏聞

有儀

周司馬如春武岡新第落成賦賀

舉岡佳氣武岡移炯炯蓮開碧玉池已勝載書三十乘聚

然應運半千期朋游如水倘尋趣客入玄亭祇問奇莫道

漁漁生計好竹看 丹詔羅門楫

共推忠孝一門奇館開宗文慶自垂奎聚二華龍覽卧情
留八詠鳳堪儀令祖紀善公庭前玉樹千雲秀洞裏瑤編
帶月窺幾度訪君講道後忽聞清籟拂松枝

贈陳堪輿龍川

一壺長貯石藍鮮六吉明來性所便名苦徧尋方外秘華
山尤覓箇中玄春熙劍渚停游艇烝護園椿自引年携手
便有雙眼碧壽觴滿酒更陶然

齊國華宗侯壽六十賦祝

英藩名譽盛簪見推華年鍾阜來佳氣鳳臺生紫烟梁駉
振瑞珮周屏陳瓊筵列胃爭薦醴羣公咸頌筆宮槐映瑞

傳草

卷之五

主人

日禁拂拂晴天奇文黃絹碣高調白雲篇史籍指間落張
吳筆底眠超超名理窟疊疊箇中玄銀榜集詞伯金疊呼
酒禪聊將展燕戲笑把石羊牽謔母還丹聖淮王服食仙
海山不足羨屬品等期佗

劉明自先生七袞倩郎陳生楚材爲告壽期賦祝四

首

五百典名世才華又建安偶思三笑侶應解兩梁冠玉行
微庭秀金牛坐夜關勉旃爲壽意瑤水日稱懽
曳履聲何待縣輿老自垂世情尤局促公望繫安危恣意
雲千頃浮名酒一卮乙黎家學迴應屬舞衣兒

北窓眠一老南極燦三庚本是天苞慶尤夸洛社英有詩
娛子美何事到康成聖主惟求舊青原暫執盟

賜養予先得今歸客復狂鳳游曾帝里龍卧在神岡北
關心猶炯西池信自野遺民世不乏歸矣曾靈光

再壽劉明自京兆七十用原韻

三山東望海雲深遙映富塔玉樹林香薦菖蒲清几畔影
搖松竹澹堂陰天台夙世尋仙迹京兆平生濟代心聖
主祇今求舊急壽筵開處有綸音誕辰在五月

又

與君白首締盟深幾度追攀訪道林貝葉共探函藏裏蓮

傳草

卷之五

主人

華同證塔輪陰乍拋朱轍看山色盡拂紅塵出世心照席
水桃紛似錦雲收時送鳳鸞音

苦旱

女魃爲憂赤日偏穗垂南畝火雲連靈潭急款桐魚禱大
地那看石燕翩涼入北窓難並傲厲紛西社最堪憐蕭條
歲歲呼庚癸此際窮愁欲問天

送張邵博葵銘先生入閩

幾年挑水育英村此度延津劍氣迴待詔尚遲方朔召談
經爭羨鄭康來香餘首荷書堪就藻漁片泮詠自裁別駕
流風今未遠驪珠收盡越王臺公尊八曾爲福州別駕

李泰華郡丞入

覬賦贈郡丞名雲

坐蒲青原部胸殘紫帽雲清吟亞供奉白鹿伴劉君報

歸心逾壯朝 天寵自紛一囊何所贈丹晨有遺芬

杯水送君行螺川政共清路碑賢菜色泥軾愛棠榮似快
雲霄步尤多風月情寄云知己者已遂白鷗盟

蕭節母曾孺人六十壽詩并序

節母曾孺人學士松臞先生孫女也孺予內弟汝

迪年未三十稱未一人一意植孤如京比京從予

討播奏凱 賜譙賜衣授官鎮撫母德慈矣茲屆

六袞予兒孫同京齊舞膝下屬予一言以祝

傳草

卷之五

三十

紫烟朝通鳳皇山綵悅俄縣三戊間壹意玄孤甘鬢白百
年爲壽 賜衣斑慈風祖竹堪娛老瑞靄桐孫足駐顏何
論食真玄女授素珠齊室日偏閑

贈別羅敬叔山人并寄徐念吾司空

南州才子忽相逢徑裡荒蕪畏客踪豪筆秀分天子障游
囊雲自老人峰秋歸洞口嘶行馬月滿湖頭定釣龍知已
獨憐千里隔何時三咲虎溪鍾

送羅允所廣文之新建

龍沙高於城江西出聖人聖人不時有賢士亦詵詵吾友
羅豫章讀書極苦辛晚年得一官却隣雙劍津學宗洙泗

老歌舞舞雪春無羨玄纁貴無嗟廣文貧三載教成後
傳入成均南窓忘年友迴首望松筠

送楊邦隆孝廉北上

把酒澄江上龍光煥斗耀向來投璞意此去築金年父鶴
千秋烈神駒萬里塞一經還世業鱣瑞相門偏

趙和甫過訪山中別去以詩見贈次韻奉酬時上春

官并致期望之意

幾年荒徑謝交游一夕扁舟過子猷文自鬱鬱曾豪鳳氣
因酣戰直連牛行將綵筆塢頭對不盡青雲足下浮高調
急傳驚老眼汾事業亦宜休來詩有開如汾封
事未休之句故云

傳草

卷之五

三十

附趙和甫來詩

湖嶽精靈開上游歸然邦憲壯全猷勲聖荒微歸司馬
書著名山仗執牛霄外風雲翔物望夜中星斗燭天浮
莫曉豐草堪龍卧曉始汾封事未休

龍賦蕭氏重建宏遠堂賦賀并序

龍陂令尹松澗公尚書寅庵公從子也昔建宏遠
堂於祠之傍今諸耳孫攸而新之彌甥郭復明等
乞言爲賀予喜賦七言律落之

遷勝依然今井樹美哉翰輿地千秋柳候業驅秦鹿頤
士高鳳海陽鶴嶽聚蒼籬外聳梧岡拖翠座中浮司空

朝相佩環湖水共清故人如有問垂白學無生

祗合二首

存

十載夜郎逐急湍歸來兒女話團樂時平閒却剝鯨手祇
合江南把釣竿

病後日尋本草經饒來凡坐子雲亭百年生計渾蕭索祇
合山中採茯苓

祝鄒母趙宜人七十

宮洗歸來對孟光武功雙隱醉瓊漿星瞻婺女輝螺鷺酒
進麻姑叶鳳皇慈竹正舒愁日麗瑞雲偏引瑞雲香暉陽
世澤瀛江遠競祝齊眉壽社長

傳草

卷之五

王國

大水後爾瞻夫有詩却寄步韻二首

八民

論兵十載髮雙華五日飛濤更可嗟最恨層城填鬼窟誰
將一粒飯胡麻蛟人夜出尋為沼龍女春還有幾家蕭罷
來詩堪痛哭森森王樹庇兼葭

強持蒲釀壯容華歲運逢辰可怨嗟淫雨一枝尤散梗灌
城千尺足漚麻郊荒淚盡災生魃火劫愁深厲蒲家

中大旱病後四起人世已憐流共險重勞新句咏兼葭

雨瞻來詩

踉蹌鄉井送年華荏苒流光倍可嗟老去方

知安稼圃時違始解識桑麻愁聞東魯民相食忍見西

江水是家鴻鴈嗷嗷沙際度况逢道路滯兼葭

度沈五知兩公祖枉顧山中賦謝

白露秋龍江紫氣護鳴騶翩翩父子祁軍尉矯矯
婦人倫沈隱侯顧盼草衣終倦鳥咲談松塵不驚鷗
雙烟螺川止得遂逍遙伴釣舟

祝顧母王夫人七十

顧錦衣所建母

壁月鏡中縣水壺朗壽筵短機宮錦織廣被聞聲傳桂子
堪娛日萱花不記年家聲元歆舊彤管德逾鮮

碩侯開世祿君寵一門新碩獨遠偕老閑惟結淨因崔

郎懷以清高母頌乎仁共祝長安日子孫步後塵

萬安徐令公更賢豐城賦贈

升序

傳草

卷之五

王五

味陵徐侯南高先主以名進士出宰五雲澤于理

道洞於民三朝利濟矣兩臺以蟻封不足展

願請于朝侯江士民誰乞侯弗遂而猶喜曰

河潤百里海濶千里雲劍介在一隅猶只也侯且

行予同諸鄉紳祖于鵞洲上各贈一詩而以瑞雲

環斗題篇云

翠擁夫容下九芝翩翩家學石麟姿爭看一犢留淮日恰

喜雙龍煥斗時雲掠古江表共薄秋高華月憐相思災迴

水旱功尤劇會有純忠結主知

祝鍾半愚太醫七十

半惠半慧本忘機白下龍江度牒飛却羨上池長洗藥兒
童飲水亦應肥

流水高山遇子期玉華嶺下結茅茨隣兒早晚來尋藥只
認門前有紫芝

表弟蕭廷宰七十詩

并序

予姑氏適皇國蕭石亭翁舉三子今獨存表弟廷
宰時其談咲宰少予四歲今冬壽躋七袞兒孫遶
膝下敬賦小詩以佐舞斑

母訓標來母族芬幾迴談吐鳳岡雲縣弧正值梅花放進
酒還歌桂樹紛開坐隱囊玄鶴舞靜携吟杖白鷗群今朝

傳序

卷之五

三十六

漫憶吾兄弟共勵松脂猶有君

曾懷宇六十壽詩

并序

曾君懷宇門人東昇父也居桂林里儒雅有聲父
傳士南源昔與予同講業巖宮南源病君宵衣御
牀下者三載病乃瘳三事後母咸得懽心族太保
見臺公脩曾氏譜倚任三懷宇獨攀每遇歲侵能
以其餘周急今年二月八日春秋躋六十予從子
孔常爲隱居館甥携兒漢同四郎君舞班庭下因
屬予詩以祝春祺

芳繩日三省華衍桂林里咄咄未逢時行行自達累豪吟

爲冠塵不染城市養志親疾瘳因思權何已宗盟崇
學士保能相倚一朝惠澤深咸忘呼庚癸象賢老可娛綠
髮含兒齒酌以美酒百花香珠履

吉水溫侯青霞先生考績賦贈

撫摩三載冠諸城邑有澹臺政有聲休羨武原倉盡散更
看文字水同清簾垂旭日公餘興綬染春花吏隱情風俗
鸞洲能共美何人堪並太真名

王令公心岫先生考績賦贈

并序

王侯以雲間名進士來今予邑三載奏績通學師
生乞言爲贈予已備術侯政大書之矣同僚丞簿

傳序

卷之五

七

尉韓君許君何君復屬言爲賀卒不能辭乃撮前
篇中揀錄陳詞繁隄常平四大政括爲韵語以當
誼歌夫當水府至饑游臻民莫不望景聳魂瞻雲
佇足而侯加肉腐布葉枯株民歌而咏之也固
宜予不佞代爲之詠匪徒效輿人之頌且以需
天子之葵

五采龍洲近赤城淵源治譜播循聲金隄百尺雲爲障花
石千尋政其清毋論沈菑塵乳哺且忻隨手飯常平

書定龍龕黃讓佇觀爲見入漢京

太翁曾刺史台
州故云赤城

挽劉京兆明自先生

金陵佳氣接金牛
京兆當年攬鳳游
歸去白榆堪共隱
成玄草忽生愁
風期尚想遺民社
煙水難追范蠡舟
望鸞螺談道處
擬將長劍挂枝頭

賦得長嘯枕流二首寄贈秣陵孫燕詒

何須著五游
擁膝蕭門嶠人向竹林來
茫然聞一嘯
溪上雲爲臥
溪聲朝且夕
冷冷兩耳間
世諦喧何劇

貞節篇爲宜興陳母邵碩人作

結襦纔五載
夫子覲桐君
詎知一片影相失
萬里雲思以
微躬殉刃加
項血紛悲心
人望月獨夜
鴈離群
忽兩歌將
雞帷牆口正
勤斷髮簪
刺目惆悵在孤墳
已勝耳盤烈依

傳草

卷之五

七

燕終不分持此貞
一心機聲軋軋聞
白花搖鳳影
青節動龍紋
天子下旌詔
彤管有餘芬

贈陳懷古先生

宜興人

幾將經術授群髦
愛日慈闈苦共操
朝夕絲衣承母教
江湖青草見人豪
式閭星象補袞袞
香浮付鳳毛
遙憶荆南煙月下
五雲深處瞰秋濤

永新謠贈周莫維明府

孤片三命事堪憐
禱罷繩絳夢可圓
恰是小娥冤
白日二申投首大江邊

歌興衢壤頌平園
月朗冰壺炤覆盆
天日凜然三尺在

孩一扇慶中言

周歲一孩持一扇題曰天日故云

張敬吾使君入賀期會龍州舟次賦贈

凱風遙歎使臣車
握手相看意未疎
孤棹恍登徐孺榻
千秋重奏九齡書
江頭氣接龍光迥
篋裡香浮鷄舌餘
此去長安逢舊侶
爲言生計老樵漁

贈楊邦隆武選之留部

螭頭對罷遂爲郎
親捧除書出建章
地共斗牛輝書錦
勝窺龍虎爛文昌
爭夸舊業饒多瑞
且喜高臺鳳復翔
聞道四郊猶是壘
贊謨還擬繼西楊

念我曾分父鵠光
喜遺名德屬仙郎
棹將縣氣澄江迥賦

傳草

卷之五

七

就雕雲路揚烽燧
佇看銷紫塞
石城還觀華金湯
縣知邑運應開泰
清白家聲續未央

萬戶侯子新弟七十賦祝

并序

予從堂弟子新
幼從予習易
已世父世母棄新早
乃捐業從戎
得千戶侯
然非其好也
予年七十有
五新亦七十子
孔常孫承漢爲邑
郡庠生蓋能世
之業

三山萬戶家
碧梧翠竹半雲遮
鶴原兄弟鋤畦草
槐

彩霞窓下晨香燒
栢子甕頭春酒釀
松花年來

通紛擾擬卜南臺度歲華

龍觀察冲先生七十賦祝并序

公錄名進士累官山東觀察曹系納言厚敦伯高
繩昌邑四知之芳沛東 棄五龍之澤耒老勇退
堅卧禾川今登七十矯矯如孺晚年始舉子蚌珠
玉立可愛予兒太以子妻之近公之壽敬賦二詩
爲祝

東平遺澤迥南極一星縣鷺渚盟逾狎龍溪卧轉便親
金液駐瑞觀玉蘭鮮應有蓬萊侶相將奏管絃

玄嬰知戰勝敦厚自家聲族秣禾山秀棠垂卽墨榮散金
丹可就倚玉道逾清白社堪同老烟波釣艇輕

傳章

卷之五

甲

壽張母朱太夫人八十并序

予孫承吳入都時頓首請曰外王母朱太夫人今
秋壽登大耋有郡丞孝廉文學諸舅氏孫曾蘭玉
齊舞斑斕融融樂矣獨吳身羈萬里未及登堂稱
觴敢乞言遙祝予追惟司寇公昔日爲義太夫人
大耋勁節傲賦小詩用介眉壽

芙蓉卅外聞畫氣氤直接瑤池五色雲更酒尚隨仙醞麗菊
花猶傍壽筵芬老萊舞處衣爲綵王母來時鶴作群最是
葵皇蕭萬里燕山情自渭陽殷

贈劉克省醫士

一瓢隨處有丹丘採藥雙童日伴游母論杏林溪上豈幾
從沙渚想依劉

逢瞻舍利塔送理公還四明

蘭鐙解來已十年標心時在鄒峯期逢瞻赤蓮雲千頃靜
想金沙月半照雙橋常數肅寺迴孤懷無縫寶珠縣秋風
落葉天澤遠仲看浮杯下甬川

題劉念亭年丈石柱喬松冊

螺川澤方心未老徑賦歸灌息從所好道民願不違石隱
高千仞撫松大幾圍徙倚東山日阿玄共忘機何美四明
狂已覺戰餘肥南極遙相望秋蓮慈水輝

傳章

卷之五

甲

祝曾母鄧孺人七十詩并序

孺人以名家女子歸於曾爲龍池君令妻二子伯
陽仲玉皆從予遊予是以知孺人賢今年元日七
十賦二詩以祝

歲歲多女智不數恤綽綽綽綽急會公傳勤勞衛母詩翻經
花雨市施食鳥鳴枝未遂龐公願後先有兩兒

大兒挾六柔小子戀慈帷堂北樓香草溪南足紫芝公卿
對酒賓客屬新詞況是三元日臨風誦女師

七日題紫房公祖枉駕山中賦謝

清如雲樹待春遽遣前旌問釣綸空覺歲華能妬我喜

蓬冬日更稱人風移驚渚歌來莫寵溢龍丘冷
百年知遇在漸將懷抱鼓盆伸

同鄒南阜銓諫蕭拙脩大史奉陪趙紫房公祖遊青
原山

倒荆涵翠青夏詩綠接笑嘲歌鳥正嬌開社處溪
桃如武陵春有地詩清流一派疑窺膽細語三乘
似現身芳草已從行部綠惠風駘蕩驚江濱

永寧令劉侯考績賦贈并序

永寧令劉侯旭陽予督學川中所取士也本以御
龍之裔出蠶叢之都筮仕令吾吉永寧區區蟻封

傳草

卷之五

四十五

未展驥足然業已三載 奏效矣因內姪蕭生明

彥館席衙齋屬詩以贈

卯金之子令江南澤沁黎元歲又三揮塵昔年曾共語
棠何處不分甘江將濯錦稱文采庭以鳴琴墮翠風功就
定膺 宣室召梁山雲色送征驂

鍾敦復授深州判官寄贈名自成

趙燕多佳士越國政相將肩以鍾王業克繩卓魯芳紫文
映署近白馬帶溝長麥飯唐在知君不厭嘗

寄贈王滄庵令公考績并序

濛陽王令公滄庵宰舒子三載懋著賢聲為諸城

冠素最 貽恩二尊人需次 召入宣室內姪蕭

廣文大來以予昔在錦官與滄庵有一日雅微言
為頌敬摘蕪詞以陪棠咏王名氏釋四

喜毓天彭秀飛鳧治譜傳謝封晨散更鐸響夜栖禪幾載
循良著三江宿寐縣漫言蹤跡異吾道自堪憐

二令名何忝三滿見組駟地奉金斗勝文讓錦江勾官味
雲同薄賢聲歲共新 恩貽光寵臍知不負 君親

青原會後舟中賦贈劉生宗魯

吉字江先兆青原道氣勻共探文足去廳長學苗新潯水
心堪洗高山調轉真棹歌猶未罷明月滿玄津

傳草

卷之五

四十五

贈康仲楊

下榻無吾友翻憐有白眉花前頻授簡露上稱言詩語合
沉冥趣身夸戰勝時伊蒲長日共雲水更相宜

暇日相尋樂青原汝共過曲聽圭水在句就栢梁多筆底
生新彩牀頭輝太阿白雲千古思對酒幾狂歌

揚子亭中卧僧淵不厭頻相看鴻鵠志長嘯鸞鵲見帽
終堪隱青山祗助貧北堂正劇披拂瑞瑩新

時時狂態出玄想謔無生雅負千秋意猶餘二仲情仁文
奇可問然諾信非輕讀罷同居錄偏多孝友聲

題曾汝煥少府新居

歸來耽市隱築室綯明霞一本情偏洽千秋慶自賒恍然
更裏增猶不涸紛華有子真熙事謳吟興未涯

題康長君君直胥樂軒

義方誰不羨圖史是箕裘樹雲爲卧雙鄰水合流松篁
清俗耳花月豁吟眸政得逍遙趣何夸五岳遊

祝子產第七十名

弟兄俱七十其實似童兒山果權相折春花咲共嬉溪亭
羣客飲竹院看僧棋幾度爐邊坐安貧百歲期

同鄒南阜蕭拙修陪黃寓庸督學遊青原

翩翩玉璫喜黃流伴看青山雲更幽我老閒情隨野鶴君

傳草

卷之五

四

材竹箭一囊收

苔痕復歷坐高春豎剎初開興轉濃蓬鄰非消逢叔度角
巾依舊媿林宗

班荆坐對王泠泠影插寒潭倒石屏酒把浮雲堪一咲鵬

鵠嶺外數峯青

勝地尋盟事若何榛蕪掃淨亂藤蘿龍從老眼餘名理還
向青天發浩歌

劉容甫七十壽詩并序

憶予橫帳楊氏鱣堂迄今五十餘禩矣比歸養二
三子晨星落容甫猶老于青衿每一握手驩如

舊也茲當士十今子可權以壽期告遂爲之祝

憶從童丱聚遊度古稀年鱣室心同遠藜燈杖欲燃溪行
文武勝身了是非緣捐厭信冠累還將詩字傳途窮吾道
在社濟清風競進實難已耳葉老蒙賢

病後四禁詩

病後形容消欲盡下床一步便支離曲肱爲枕食爲友臨
深淵是我師 右禁步

病後語言多寒澁原來此道說不得一開口兮錯難醫不
如執鏡守寂默 右禁語

不情原與道情合交情翻覆道情薄病裡猶記歸去辭息
傳草 卷之五 四

交絕遊不是錯 右禁交

病後文章障盡捐何思何慮歸求全如今焚却筆和硯汪
精精神五十年 右禁文

張永生傳草卷之六

泰和郭子章相牽南著

門人仁和鄭之惠

南海陳廷表

映江練 新

弟松門際美校

雜著

張周氏世藏帝勳王章卷

臣章昔為周紀善事凡放鳧等賦屬之 建文帝命比

歸養紀善耳孫臣章出家藏 御札卷示章謂此卷

傳草雜著 卷之六

高皇帝手札也札凡四有自無歲月臣章臣章畫發紀善

親筆稿跋而得之得紀善洪武丙子一跋跋內云洪武乙

亥三月至京臨 玉音親授 周府奉祠歷試文賦 高

帝試也命侍儲君即 建文帝也朝夕承 恩眷遇隆厚

觀於先後所賜 寶翰可知 高帝寶翰也此為微一又

得紀善親書放鳧賦一幅序云洪武丙子春仲之月 陛

下璽乎東城之臺有進火 餘翼者 召奉祠臣周是

修賦之是時建文未帝曰陛下曰召非 高皇而誰此為

微一由是以談放鳧御札的繫 高帝無疑舉一反三餘

可知已羅給事陳大紘跋云 帝翰王章以前四札屬

高帝以後三札屬衡王是已 高皇帝放鳧仁及於水鳥

習書不廢於高齡真 聖人盛德事衡王少年尊師賦詩

遭妬不偶遂至國除紀善上事 高皇下師衡藩嘗官一

雉義高千古又得孫鑒為臬百章天之所以報忠烈者未

嘗不篤也臣章何幸得睹如綸因綴數語於卷末以附不

朽云

跋周氏世藏唐人夜宴樂意圖

此卷唐人夜宴樂意圖也圖中有貞觀二年七月七日字

周紀善公親跋為先世僕射公遺澤則此卷似唐人筆子

章諺意圖中有李成畫三字考畫譜李成字咸熙唐宗室

傳草雜著 卷之六

裔也避地營丘遂家焉博學能文磊落有大志因命不偶

放意詩酒畫師關全下筆輒妙其徒長安許道寧得成之

氣營丘翟院深得成之風譜置之李龍眠郭忠恕後又考

關全師荆浩當時郭忠恕亦師事之荆浩河內人畫冠唐

末浩傳全全傳成與忠恕則成為宋初人無疑愚直品此

卷宋李成畫唐七夕宴圖也自宋到今六百餘年又矣紀

善公跋云家藏黃山谷陸象山程鉅夫手札與此圖為四

卷今止存象山卷與此圖紀善公俱有跋語筆畫勁道辭

氣雍容無異荆璧南金周子孫當世珍之又何論此圖唐

郭宋郭

跋尹御史君厚跋陽岡周氏譜序卷

周銓部如春出示尹君厚御史題周氏譜序卷始知御史
實周紀善公壻而其母 勅封孺人馬周簡齊公女跋云
西昌止冠朝郭爵譽周兩家為 朝廷賜名而陽岡舉岡
皆爵譽僕射公分派則知吾冠朝與爵譽自宋以來為朱
陳陽岡銓部祖居舉岡紀善祖居抱之爵譽枝也紀善公
為子族祖從陵題復姓卷今墨蹟尚鮮銓部郎君士遇聘
三兒太女榮光倚玉則御史之言若為之識云御史諱崇
高字君厚號自牧由永樂乙未進士歷官御史巡按兩浙
有明年此地再巡歷猶吏貪官種也無之諱則御史之居
傳草雜著 卷之六 三

官又可知已

跋周紀善公親書族祖從陵復姓卷

族祖從陵出繼陳氏後復姓郭蕭公坦行序其事周紀善
公跋其後于家譜執文志首刻之矣一曰予過紀善孫銓
部如春道其文銓部曰此文先公親稿尚存與摘通言家
訓太極圖說共為一卷無若以歸于德門在周不過庭訓
在郭足為世徵予謝不敢為序予于夏銓部在教即以此
卷相贈予翫之勁氣沮金石讀之正聲諧韶濩當與劉家
宰公子高親書郭氏慶源本末共藏焉

跋周龍蟠翁通言家訓卷

通言家訓龍蟠先生訓子孫語其近如地其遠如天百福
之宗萬物之戶曰通言謙辭也先生復有摘通言家訓與
太極圖說及書族祖從陵復姓說共為一卷銓部君如春
以從陵復姓係吾家故事 以畀章而章因得竊先生通
言數條以訓吾郭子孫 忠烈之義 為汾陽之藥石而
銓部君錫類之仁亦弘修矣

楊處士允泉像贊 并序

處士諱典 號別號允泉中村里人太參公居姪孫也蚤
業儒弗售邊一意修什一之業好行平德譽藉藉士縉
間配康氏有淑行子天都粹有文風介乎從子孔厚屬
傳草雜著 卷之六 四

傳草雜著

卷之六

四

題遺像厚處士彌甥也善屬朱陳故不辭而繫之贊云
君貌則威德威孔暢順然神王洵有道之氣象君志未酬
遠蹈獨遊瀧人龍湫和汎汎之海鷗君才則豐享有素封
施子彌隆過五湖之高風噫嘻斯其儲精于三顧而養晦
于中村邪不侵然諾不陳孝友真清口吏子孫邪可朽者
骨不朽者神鳳雛翩翩 之末焉邪

楊母康孺人像贊

濯秀仙源作育名士六行俏化三德修天祇奉尊章益虔
滌穢既冀子行少君芳軌脫因從隱仁敦桑梓里無婉言
聖善母氏有子象賢最以經史九能佐之蘭芳王時食德

無涯標輝可映鑑範載圖閣仰止

祭歐陽賓澤村君文司理像奇

惟公蜀水炳靈星圖儲貺負十嘆邇秉質駸駸渤海赫赫
烏程恂恂鍾采其美合宜

令子五諫六莖垂擢魏司司理 八倫蔚矣民望薦生

惟問平反勿喜得情肺石思溢口碑滌盈三年一泰最思

隆如綸世家濟美雋軌絕倫如裴有修如通有嗣文莊是

憲恭簡為隣賦期壽祉百年如春忽夢龍蛇竟實名賢吉

路永爾清都俄遷六月霜飛一雨酸然色黯華峯雲暗芝

田章厚在粉榆兒叨內戚徽猷夙聞未拜麗德蓋焉已矣

傳草雜著 卷之六

我心孔誼靈爽如存昭茲訓

姑夫蕭石亭府君贊并序

蕭石亭府君子姑夫也家世鳳凰岡上初業儒父栖雲

公歿母曾氏在蔡府君遂以家督一意色養拊諸弟姪

敬宗好義率多長者行事王父贈司馬公甚謹友先司

馬即異姓兄弟情好垂篤三 府君姪見嚴先生

女比內采府君中外實三 僅下壽而逝予姑母

府未亡人曰予學於舅與姑也植三子俱能世其家而

廷宇廷實又早世表弟廷學於予奉遺像請贊予不

不辭

三顧之岑五色為雲靈毓石亭孝友早聞竭力事母入家
省出耕耘間以其隙為族人鮮紛為隣婦東爨非僂非佚
豹隱其文王父視為水玉司司理 倚為弟昆弟斬于壽而德
則殷儆然望之祇祇粉粉司理 當日之清芬耶

蕭氏姑太孺人贊并序

姑溫如玉克肖辨通為蕭氏婦若梁之高若孟之恭事堂

上姑不渝于窮稱未亡人從一以終鳳之岡風之鞠離不

印為女中之娥畫荻和丸以燕朝子又何美於良伯良弓

其尤異者歸寧雍雍世父嚴君齡皆大耋宛若三山之巖

龍噫嘻今皆已矣睹孺人遺像其能不忉忉於中耶

傳草雜著 卷之六

李源甫中丞像贊并序

源甫予同年友也初令寶應選戶科給事中張江陵公

有父喪濡滯不奔會今上大婚源甫既江陵不宜以

經與嘉禮雖蒙 旨切責一時直聲震 朝廷尋外轉

山東僉憲尋丁內艱江陵坊源甫起復歷官藩臬擢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予告歸以妻孥起巡撫保

定等處提督紫荊等關兩疏乞休有 旨着在籍調理

照舊聽用無幾何卒于家萬曆壬子中丞子光春持中

丞像來付予贊予惟中丞貌肅氣和學正才周在禁園

有諠言與鄉 朝聘相伯仲撫應天多善政持周文襄像

爲師保天假之年當爲 國柱石而十未抒一二章贊
志以物人琴并絕泉壤長辭睹像興思系之以詞

贊曰金鷄炳靈銅鉢降瑞梧碧竹翠鬱停鸞時文燦烟雲
學宗洙泗令實應如萬壑之清冰晉尹垣作鳴鳳之赤幟
嘉禮一蹴屹砥柱於流斯姑蘇三載起震澤之飢饉望之
者玉樹之丰儀卽之者紫芝之宇肩才足以爲龍爲光力
足以爲鳳爲鼎而羅嚴旣隱二豎爲祟其數則許其猶朱
墜秀骨昂藏奇姿郁睥卽百世之下能使頑者廉貪者媿
而豈圖繪之手能剪髮其一二耶

蕭隱君辛野贊并序

傳草雜著

卷之六

七

鳳岡蕭隱君廷鑑號辛野隱江郡丞可肅公孫子族伯
錦館甥也郡丞以尚書魁于鄉隱君步趨祖武力學不
售俊懷質行親沒行服墓次與吾姊氏驩敬如賓已奉
詔拜高年爵七旬而逝子明彥孫應科繼賢俱有聲實
序諸孫亦翩翩未艾介予表弟廷宰屬題嘉像因綴其
槩系之左方
偉乎璫璣邕然都雅醜醜健力壯如霸下抱璞弗售躬耕
伊野上不媿於郡丞下足啓予予治家族稱其孝睦尸祝
美其純樸爲郭快婿爲蕭大夏禹之璫商之璽豈璽丹青
可得而摹寫

蕭母郭孺人贊

母系吾宗孟光齊德女慈既開幃政非忒崇修蘋藻以式
閭闔顧復兒孫用廣燕翼卽偕老之願稍違於夫子而八
十之齡有光於內則懿知 陳生色母德惻惻母齡
千億與此圖永永無極

同鄉合祭劉少宰雲嶠文

彭湖水濶匡阜天齊儲精含秀毓爲紫谿紫谿之劉磅礪
江蔚蔚焉粉續燦若彩霓齊曰稷下越爲會稽豐屋名苑
喬木璇題雋生少宰振振提提戊巳之問星聚彭蠡少宰
秉之遂奮駉駉林籟甫鳴禁藥日躋金馳玉獻齊鷺金鷄

傳草雜著

卷之六

八

璫房紫府如錫如圭綠檢黃繩爲壁爲奎春雲秋月莊生
天倪太山北斗韓氏呂黎成均鑄士賢愚莫迷 譚惺沃
心天地不保俄丁內艱哀苦如壑行服墓次風雨悽悽
天子葵之起於草土旣召宗伯復佐銓部九采眉信萬物
吐 廟廊山龍待公而 擬待公而乳飛瑞食
人賴公砥柱點虜寒風賴公 肅隔公當瞻戶捐
紳戈盾公當儀羽爲兆 召未幾忽告墮
窳維此五萬遺於二豎歲苦旱暵乃室霖雨舟若波濤竟
失盾櫓天意如何爲此 天子曰吁失予良輔乃令
議謚乃令加俎司空 璫移令騰騰相彼西山 璫前浦

某等義同枌榆室連桑上如茨依臺如肱依股商度周文
楊維鄒魯朋儕笙簧辭恭設今則已矣誰爲盟主公之
垣屋不踰雉堵公之田畝不過三五皎皎清名便足千古
維水有瀾維山有岵敬 載歌駉

贈尚書公小宗祠易主

惟公以孫章貴妻贈右都子

尚書兼及父母

俱沐九殊孫吳世爵

詔千金吾禮宜易主以彰 帝休

特建一祠以薦志廟中爲公寢以擬扶輿左祀世父右祀

我父世昭世穆列于兩廡惟公家孫厥名孔篋無幸無嗣

章心獨苦孔光亦殤遂來外侮猶幸先書可共豆俎若其

傳草雜著

卷之六

九

多孫當分續緒敬因崇祀敢告公主嗚呼廟貌莊嚴子孫
僕僣百千萬禩九萬周祐

二贈尚書公并巖秀中峯介菴前峯四府君六主人

祠告文

鼻祖開先耳孫纘武六百年來

姑剏祠迄今碩人

僕侯乃是古

孫重規

矩或 金或捐吉土或修禮儀

或飭房宇

祀典既隆

孫甫祖長主南臨敢告 神主靈

其鑒只共餐千古

社長議

一役三年報換彼此推委苦無休息子乃會同本

鄉紳諸生約長副等公議得社倉一事官司貯穀備饑不

過令社長平居一看守賑濟一出納原無大累也第豐年

多凶年少鄉村竊盜巨測則守禦爲艱子孫能守則穀存

子孫蕩費則穀亡他日有府責備則賠償爲苦以故當其

役者如肩重負三年一換欲使又換親朋爲仇則釋有爲

難今社長王如傳三年例當更承友 弟文賢原非

上戶當郭氏之甲首耕王氏之田租其不能爲社長明矣

但王如傳以老年而理錢穀勢亦當與文賢 下戶而報

他人力又不敢合無以本都各姓 朋究查得本

爲社穀本長 王如傳五兩陸錢分分派郭復領銀

傳草雜著

卷之六

十

參拾兩陸錢玖分王原領銀貳拾兩邵文領銀貳拾兩尹

山領銀貳拾兩蕭翰領銀拾伍兩劉策領銀貳拾兩各買

加穀貯者 遇荒年官司賑濟以銀六戶以銀

上納如賑以穀六戶即照時價以穀上納毋分毫勾合負

欠如此則官司三年免簽換之勞小民三年無報換之爭

官民兩便似可永行呈之懇令公准候批允附卷六戶分

銀有差

一分金郭復參拾兩陸錢零內孔延兄弟拾兩陸錢玖分

子新參兩子 參兩子中兄弟參兩孔原 姪參兩承

乾伍兩承蔡參兩王原貳拾兩內王如備拾兩王一寵

拾兩尹山貳拾兩內尹建繼兄弟拾兩尹位卿陸兩尹
拯蓋輝兩鄧文貳拾兩內鄧煥炳兄弟拾兩鄧大篤伍
兩鄧通訓伍兩蕭翰拾伍兩內蕭一韶拾兩蕭文率伍
兩劉榮貳拾兩內劉文賢拾兩梁直貳兩梁三貳兩梁
四子陸兩俱明注於簿

一王州公青苗之銀朱文公社倉之穀皆取息民間今社
銀官仍取息亦王朱二公意也官既算息領銀者不得
不生
一在六戶自斟酌爲之無假官銀營私利
則善矣但王朱算息亦人行惟官無算息則善之矣
一領銀六戶如本名子孫長女皆實不許更換萬一消歇
傳草雜著 卷之六 十一

卽前出前銀本利另選本家有身家者領去明注於
簿以便查者

一領銀 單官不賑濟照常收貯無待言矣一遇
水旱官必賑濟領銀者皆照時價辦穀送官府分賑庶
令窮民沾惠大氏以年銀賤穀自價每曰我前領銀未
領穀也

一官府差官及老人吏書正等查倉此家屬民今賢父母
濟濟矣
首領縣佐貳管轄下鄉查倉亦
當有以應之今查倉 也官來查倉六戶內領銀壹兩
者銀參分大約共銀參兩以備接官使用此亦備用

不用之意也

重建郭氏讀書

歲次常集賢二祖文

仰惟二祖

結綸雲漢昭四里名冠朝鄉名

冠魁者於墨石彭於宋

年棟宇頌推穆卜吉日

用剪草萊維新堂宇無着聖域修繕屋視昔崔嵬層溪

表帶三顧龍堆敢告二祖佑啓俊 生賢嗣繼往昭來

祭甘宮亭太恭年丈

嗚呼嘉

以泛舟三顧之陽念大馬齒製軸酌兒

特來稱觴聚首 嬉笑如故會飲如常別去廿旬往來

赫曦積帙盈細獻歲之後以病報予執甚恒勤勤虎肚

傳草雜著

卷之六

十二

既曰其樂復詢其友文云狗寶對病聖藥產於五羊遣使

入粵予爲治書 假裝藥未及至憂書報我能飯能漿

予爲色

額天相慶二月之朔遣僧禮佛以祈

以禳公猶作

遽爾 映嗚呼痛哉憶昔庚午

予薦燕邸公

聖俞 自中後先翔翔讀書

中秘執簡

光 自 盧督學西粵聲施嚴廊

二十餘年

予撫 學憲教洽

夜郎觀麻

恭知于楚之北

辰常之疆科第第 名廉

望旦夕執政以榮

桑梓以福黎蒼云何一病困於二屢遂返帝鄉庚午同籍

公爲領袖而今先亡白鷺雅會公爲山長而今先僂兒孫
玉倚河潤海潤誰爲餘皇斯文牛耳問德問業誰爲主張
顧予老矣眇焉隻立能不傍徨撫棺一慟朋友義重骨肉
情傷所大
界之肅爽
一瞬誰在誰

祭劉復書

澄江平濤

儲奇念精篤生詰人聲辨璵璠氣薄

秋旻麟也國瑞

世珍學追兩驥難弟彬彬實流藻思

轍賦等倫敦弘菁莪弋字爲津出宰惠安瑞觀雄駟天嚴

傳草雜著

卷之六

十三

日恬萬社迴春漢室循聲徹於七閩夕夢蓮社朝近湖濱

侶尋三笑一

柳徑柴關抑志志仲荏苒歲月待

詔輟輪云却

厄獲麟遽之帝所風雨酸辛子章昔

同鬢片公在嶺新君子之悲穆穆夜收長者之度釋釋振

振黔中歸來時接笑噴齒

淪今乃已矣我

淚沾巾魂兮何招楚

此藻蘋

竹林七賢小傳

六

當晉之初譙國嵇康陳留阮籍及兄子咸河內山濤向秀
沛國劉伶琅邪王戎此七人者共爲竹林之游世所謂竹
林七賢也康字叔夜早孤有奇才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

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爲龍章鳳姿天質自
然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喜愠之色山濤將
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濤書告絕此書行人知其不可
屈也性絕巧而好鍛
月居其下以鍛向秀
安服康高致每相
引而鍾會諧之遂與安并爲市時年四十海內士莫不究
痛之阮籍字
貌環傑志意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
羈而喜怒不形
服之與濤書曰嗣宗口不論入過吾
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惟飲酒過差耳其

傳草雜著

以安事辭相證

痛之阮籍字

貌環傑志意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

羈而喜怒不形

服之與濤書曰嗣宗口不論入過吾

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惟飲酒過差耳其

傳草雜著

卷之六

十四

推高如此兄熙子咸字仲容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竹林

之交然居

禮與籍相似當世禮法之士疾之若

讐籍官至從

卒年五十四咸歷仕散騎侍郎以壽

終向秀字子思有遠志少爲山濤所知雅好老莊始

欲注嵇康曰此

耳及成示康曰

殊復勝不又與康

發康高論也康

既被誅秀作思舊賦

侍郎散騎常侍卒

於位劉伶字伯倫身長六尺容貌甚瘠放情肆志常以細
宇宙齊萬物爲心談默少言不妄交遊與阮籍嵇康相遇
欣然神解携手入林初不以家產有無介意嘗爲建威

軍泰始初對策盛言無爲之化時輩皆以高第得調伶以無用罷竟以壽終山濤字巨源早孤居貧少有器量性好老莊每隱身自晦與嵇康呂安善後遇阮籍便爲竹林遊年四十始仕官
我方未卒於位王戎字濬冲爲人短少任率
後至籍曰俗物已復耳管經黃公過顧焉後車客曰吾昔與叔夜嗣宗酣暢於此竹
邇亦預其末自嵇阮云亡吾便爲世所羈繼今日初
邇若山河積官光祿勳吏部尚書永興二年卒於郊時年七十二

傳草雜著

卷之六

十五

論曰世之美慕竹林七賢者豈不以身中清厥中權衡然世情之外而土直富貴浮雲鼎鉉耶予觀此七人者惟叔夜不變所
山濤俗王戎臨刑援琴自彈昂昂然如野鶴在雞羣
試法餘子心怖嗣宗佯醉作九錫文子期貶巢由未達
盛言無爲不過欲投時好苟全性命耳濤
復蓄欲故濤蒙非更非隱之譏戎負膏肓
中一止黃明右兩截人故予嘗謂七賢者始終止叔夜一賢可也幸不幸非所論也

少參龍君揚年兄像贊

并序

先夫人蕭氏有女兄嫁甘竹龍博士南臺公君揚於傳

士爲姪孫予髫年往省母姨氏始交驩君揚姨氏曰二兒雙璧也嘉靖丁巳戊午督學王敬所宗師歲試君揚齡十六予齡十五俱補博士弟子員庚午辛未同舉于鄉成進士君揚

年八十於官少參不免

談論籍太富宣城生始

浦之行世之人未

事日寧國一倅

之勢不得

浦之謫勢焉得免乃首縛者士恙遞

遷至臬

火之父子俱燼而君揚猶得正寢賢

子聞孫凡世亞卿之業則天未嘗不憐君揚也予又上

之於人子鄉貞士文儒孰與鄒爾瞻湯義仍君揚之銘

傳草雜著

卷之六

十六

出自義仍君揚之誅出自爾瞻則所云鄉人之善者好之也而奚俟予贊君揚長子元基病卷卷以爲託而尹宜人使

子曰予兒病病日冀此贊以發枯稿却煩惱愈

予隨其意而哀其

贊曰龍氏之興與於孝肅乃月王龍子年尚及我

明亞卿有開慈谿繼之旗益焯焯君揚應起才擅鄒枚下

青藜杖披紫綺裘揚波彭蠡築金燕臺司理姑胥如瓊

如塊出守中州爲龍爲驂備兵湖北掃電擊雷而以蕪

遂成蛇杯珠浦之行身逝大魄天獨憐之不死於煥賢子

聞孫多文多才博士銘石給諫諫哀瞻拜遺像憶想龍媒
玉華金華鬱鬱歲荒

予既銘三從一畢慰守信之墓而長孫元復携幼叔
請贊遺像誼不容辭

贊曰松旣竹林得寸相傳八者松菊共觴子僅中壽
遂掩北却予題片揭焉

政也嶧近曲先聖風聲華水霜觀應簡留留佐於
浪嶧有中

也徧及維系憐農之苦損斛之昂誼敦五屬繩祖遺芳莫
莫宰之報有餘慶兒孫早慧足顯義方予銘且贊百代

傳草雜著 卷之六 十七
垂光

重修西溪寺募緣疏語
西昌西溪 名興福院在五十七都文溪宋嘉定間僧

紹漢開基元 間僧雲師重修 明洪武二十四年清
理佛教立爲叢林正 予邑諸寺如普覺快閣大塔高

漚相次湮廢西溪以地僻且小獨存然亦地極矣予爲諸
生角一遊此寺萬屐冠輅自黔歸養建忠孝寺以報 主

恩承親年已先公相 舍而寺工浩繁四十年俸餘盡捐
於此猶未訖土也一日自生端甫過予道普覺高漚興廢

之由因及西溪且言康生邦田捐壹百五十金修復其正

殿獨任僧海沂而其徒有譜之者沂竟去康生力不能挽
而亦不敢竟其工予慨然曰吾輩新 主恩休餘始能獨

延一梵康生以少年辭衣而布多金復廢寺可不謂義舉
乎而譜之尼之者獨何西也已海沂復來端甫邦田禮之

以終其事爲之介於見予且詳緣 予題其首予以忠
孝未竣不能多助聊 祈以爲之倡而因以語邑人曰

考邑故方其 時自普覺快閣以及六鄉共一百五十餘
寺而科第 拜相者四邑甲者十成進士八十餘人自

普覺快閣廢百五十餘寺日就塌圯而科第邑甲大不如
前此其故何以解也邑識曰鳳塔索飛遭火劫高漚鐘響

傳草雜著 卷之六 十八
出公卿豈地震宜於佛宇耶抑智林地藏宋元間塔影屢

見佛亦宜於地耶慈恩南臺竟餒其鬼般若衆義不昌其
胤廢旣有 亦宜福願我邑人擇福宜重擇禍宜輕無

謂侯廷無謂 果廣種福田永綏厥祉

題臨香疎影卷後
郭司理簡霞公祖以暗香疎影 卷 予是予老病渾暑不

能成句乃書和靜梅詩二章評和靜梅詩二篇復之因思
陰鏗詩花舒雪尚飄照日不俱銷蘇子卿詩祇言花是雪

不悟有香來崔道融詩香中別有韻清極不知寒豈在暗
香疎影下哉若王晉卿去和靜疎影暗香之句桃與李杏

皆可用此評似刻東坡云可則可第恐杏花桃李不敢承當耳此語似謔却是確論

書三代 誥勅碑版

臣章事 先帝 今主四

代封贈七次賜勅誥

其十八軸臣即捐糜末

馬卒蒙 恩諭

祭井及先夫人又異數

鄒鈺部兩蔭先生爲書碑刻石

墓石 誥以碑應刻石墓左章謂

王言之重王父王祖

之制委之於我非幸也再塵大賢如鄒先生不敢也即大

馬齒七十有一手弱筆秃勉強一月始竣其役因識歲月

以示子孫毋忘 國厚恩云

傳草雜著 卷之六

十九

跋金魚銓錫印封卷

萬曆壬子五月兵部覆序子章黔中甫功 主上晉章兵

部尚書子三代 誥命 賜大紅飛魚一熊寶四十金於

原廢兒男一襲二級於是孫吳加錦衣衛同知章捧 賜

衣命工製爲衣服之向 誥 恩祠宗廟矣 朱綬敘自

內帑故事當有緘封章發而驗之 天府印封也當時

督造官則應天撫臣李 讓有 楊廷相而李

故章同年友也已 賜金來自貴州章捧 賜金命工製

爲三爵酌酒告廟祀祀宗矣黔藩司有公移有銀封章發

而驗之則貴州布政使司印封也當時封送官則思南道

恭政黃文炳而黃故章門人也二印封楮豈曰赫蹏總皆

綸恩章惡敢越屑之敬命工製爲一卷題曰金魚銓錫印

封而敬跋之以示子孫記曰大夫下公門式路馬慶路馬

芻誅齒路馬誅夫路馬中十餘年三升賜物士大夫載輶

策不敢授綬其敬如此慶而而之其死而此况二紙爲

主上恩賜之封敢視爲 自取罪咎耶我子孫一展此

卷必將曰 之解衣衣我祖如此 主上之賜金銓

我祖如此 子孫者何以上 國恩何以無忝我祖是

章所爲製卷意也魏墓寶笏子明譚槐凡我子孫敬之哉

敬之哉

傳草雜著

卷之六

二十

見知說

或問道統見知如禹皋之於堯舜伊萊之於湯無容議矣

文王見知、魯之武周而屬之太散何也郭子曰子謂武

未盡善也子 非射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獨夫可誅奚

爲懸之太白箕子可封 遠之朝鮮故燕子直擊之曰

非聖人管叔誠有罪如 象賢之有鼻可幽之園土

亦可而奚必誅之故乎 走過不以見知屬武

周或者其謂是耶或曰太公丹書似窺與旨陰謀權奇童

列武經唐貞元間議置武成王與文宣王埒關播議太公

古稱大賢下乃置亞聖義有未安李紆議太公述作止六

新勲業著一代與文宣百世所宗異位止周太師耳今至
尊屈禮於臣佐神何敢欲嚴說議太公兵權奇計之士耳
貞觀中始於蟠溪立廟開元漸著上戊釋奠上元之際執
事者苟意於兵遂封孟平布侯國公彼於聖人非論也陸
淳等議武成王殷臣也然於諫臣周傾商夫尊道者
師其人使天下之人入是為是實藉其人思其道則仗
節死義之士 罕仲尼宗堯舜賢夷齊不道桓文不
贊伊尹殆謬此也謂宜罷武成祀立廟磻溪為宜紂四西
伯閔天之徒求美女進紂釋西伯宜生與閔天此肩事紂
何以不諫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孟子
傳草雜著 卷之六 三十一

乃以見知屬二子豈取節耶抑謂其能伐暴安天下耶郭
子曰然文王見知不屬武周不屬太散將無所屬耶無已
其太伯仲雍乎孔子曰文王至德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
事殷以天下 也又曰泰伯至德三以天下讓民無得
稱亦以天下讓殷也守父訓明臣節其純聖哉仲雍同兄
逃之荆蠻身中清廢車權中涓則可與立中權則可與權
亦亞聖已文王之見知舍二子吾誰與歸周自太王以來
泰雍迷父尊君以立萬世之綱常武周除暴拯民以開八
百之太平王季克類子孫五聖古今遭際太王一人而已
盜跖說

莊子盜跖篇非莊子之言也全椒楊道行曰春秋齊人伐
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命于柳下惠于是柳下惠不知
其年然業已為魯人所推重矣自此距會于棠任而孔子
生之歲八十有三年孔子長而交于四方距柳下惠蓋百
餘年也孔子安得與柳下惠為友而盜跖又安得侮孔子
哉莊周載盜跖篇余以為此非莊子之言也後人偽之也
道行之言辯 以事理推之盜跖篇曰孔子見盜跖曰
丘聞之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
皆說之此上德也老云上德不德書載三德六德九德論
語載據德依仁豈有以長大美好為上德乎此必非孔子
傳草雜著 卷之六 三十一

之言也盜跖篇又曰盜跖冒孔子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
車執轡三失目茫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
孔子厄於陳從者莫能與講誦弦歌不衰匡人拘孔子孔
子曰天喪斯 人其如予何桓魋欲殺孔子孔子曰天
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當患難死生之際脫然如
此而乃林於盜跖據軾低頭不能出氣者乎此必非孔子
之事也道行之言信矣不寧惟是餘無鬼篇曰仲尼之楚
楚王觴之孫叔敖執轡 車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
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 命下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
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離解孫叔敖耳寢秉羽而

鄧人技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
之辯按左傳孫叔敖是楚相哀公十六年仲尼卒後
白公爲亂宜僚未嘗仕楚立十二年傳楚有熊相宜僚
則與叔敖同時去孔子甚遠則又不獨盜跖之誣已也或
曰莊子荒唐此類甚多蓋寓言人寓言以明道可寓言
以毀人不可况言孔子侮聖人不亦無忌憚乎人言孔子
之有孟子老彭所齊莊子一也然孟子七篇亡一語貶老
莊則吾儒之待人恕矣

鍛說

世傳槌叔夜好鍛夫鍛之爲物非若鈍鉤豪曹之足舞也
傳章雜著卷之六

三三

非若橫笛短簫之足聽也又非若漁竿樵斤足釣而荷也
而叔夜好之不置叔夜賢者是必有深意予思之未得其
說則取說文讀之鍛小冶从金段聲徐曰椎之而已不消
故曰小冶此鍛之義非器之釋也又取廣雅讀之鍛椎也
又曰鍛謂之錘益未晰一日有客脫予竹林七賢圖叔夜
之後有小童持鍛隨之其形八器之錘予乃取博雅
讀之錘修鉏鋌也又音秀鍛也則鍛錘明甚豈叔夜
不樂仕絕山濤俗王戎而一意淺之乎爲好果

哉末之難矣一日讀韓非子外儲說左之駕馬牽馬推
車則不能進代御執轡持策則馬咸驚矣說在椎鍛平夷

榜桡矯直比讀其傳椎鍛者所以夷不平也榜桡者所以
矯不直也聖人之爲法所以平而不矯不直也齊閔王趙
主父皆不能用椎鍛榜桡故身天下笑乃喟然

嘆曰叔夜之好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正始正元之
間朝廷不夷不平事觸目而甚也之廢高貴之弑背叔
夜所切齒扼腕者恨不得借鍛以夷之而未可形之齒頰
不得已寓意鍛濤戎等俱未可與言向秀雖佐鍛亦不
過知爲鍛柳耳而豈知其爲司馬昭設乎而豈知其痛二
帝之爲閔王主父乎而卒不免於法者則鍛之意露鍾會
等因而乘之耳夫忠義之性一也顯行之則爲傳浪之神
傳章雜著卷之六

三三

桃說

孔子御坐於魯哀公賜之桃漢書孔子先飯黍而後啖
桃公曰黍以雪桃非饌之也孔子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
五穀之長也祭先黍爲上盛果祿有六而桃爲下祭先王
不得入廟今以五穀之長雪果祿之下是從上雪下也故
不敢孔子之言辨矣而予湖米解上下貴賤之義比讀禮
記月令仲夏之月農乃登黍天子以黍羞與舍桃薦宗廟

桃乃不得金於舍桃以薦又曲禮凡祭宗廟之禮黍曰
薌合次梁曰薌其次稷曰引案次稻曰嘉蔬又次韭門豎
本而桃不得金於稻豎以薦則桃之不得入廟爲下明矣
或曰詩咏桃之天不灼灼其華又言何彼穠矣華如桃李
則桃亦未嘗不貴於詩人而曰下與賤何也郭子曰是乃
所以爲下與賤也禮婦人之摯棣棣栗而不及桃其曰
天天灼灼不移色耳婦人論德不論色故南畝之詩
或耘或耨黍稷薿薿又曰芄芄黍苗陰雨膏之彼天天灼
灼者何如疑疑芄芃之爲實乎此黍之所以爲長且上也
卽以味言孔子曰黍可以爲酒禾入水也周禮酒正掌酒

傳草雜著

卷之六

二十五

之政令辨五齊三酒之法以實外尊共祭祀賓客飲酒不
會以酒式誅賞何其重也桃西方之木味辛氣惡物或惡
之木之不用桃猶菜之不用辛也古人間一用之惟植門
以桃梗中木機臨喪以桃菊不過厭邪制鬼而已惡
得人宗廟與酒共薦乎若曰機之蟠桃萬歲一實桃
花源之漁人不知漢詩託於仙以爲機其有無不可
知由是言之上下貴賤之機廟不機耳雖然夫
子特假是爲魯覲也機室不張三家日倍貴賤而
賤貴上下而下上機如胎死乾侯政由齊氏祭則寡
人夫子豈直爲機評哉豈直爲機評哉

藏書焚書

李卓吾名所著書機焚書藏書卽遷史班書之續
也焚書則行所欲言機公親皆出於韓非子非子喻老篇
曰王壽負書而行機曰事有爲也爲生於
時知者無常事書者機也言生機者不藏書今子何
獨負之而行於是王壽因焚其機之故知者不以言
談教而機書機世之所過也而王壽懷之是
學不學也故曰學不學復歸衆人之所過也卓吾之意始
爲藏書以言談教既爲焚書是不藏書機以不學爲學也
是王壽之學亦老韓之學也

傳草雜著

卷之六

二十六

屢空屢中

論語其庶乎章曰屢空賜曰屢中二屢字同聲中字對
言一貧一富也空虛也乏也屢空貧之甚也中滿也漢書
制中機于石機于石屢中富之甚也世儒求中宇之
義不得遂以中爲去聲而屬之機所未解

大忠孝子鐘銘

冠朝里故有南齊機嘉靖間寺廢爲民居
隆慶末先尚書捐貲建觀音閣于故寺后有百年興廢
渾無定依舊鐘聲送晚風之句萬曆初西泉圯于江端
曾機演撤庵庵建庵于觀音閣前規制稍備然未復寺

命撫黔會先尚書病章乞養八疏未

乃誓復寺上祝 君壽下延親齡已父病稍瘳 上亦

令章歸養乃鳩工創寺請藏經于 內府捨州田爲常

住視故南臺益宏規模 曾君全簡題曰大忠孝

寺黃太史慎軒爲書 知幾經四下章乃鑄鉄

爲鐘于四天王殿後而爲之

銘曰高渥鐘 蕭公卿西昌之識惟鐘取靈章建忠孝

益倫是程上報 君思下永親齡 君父爲重公卿爲輕

而假之鐘以抒予誠谷空則響鐘空則鳴人法俱空何佛

不成公乎卿乎世法之銅慧足福足出世之鐙一願鐘聲

傳章雜著 卷之六 三七

佑啓賢英惟忠惟孝明德惟馨一願鐘聲如瑤如瓊啓迷

導悞無滅無生一願鐘聲上拂太清廣應徧容有情無情

一願鐘聲永徹幽真如雷如霆沉魄頓昇一願鐘聲湧出

四明如阿育 荆焚榮一願鐘聲開世太平上護三寶

下銷五兵一願鐘聲調雨順風 野穰穰萬物康庚母

令西昌獨以執榮毋令高渥獨擅識者 聞斯聲者鐘

不加轟不聞聲者鐘不加聲 無莫無聲 鍾義斯宏誰能

此請鐙子銘

六六六真示諸生

大靜

鏡之照也不以妍媸異象雨之汚也不以富貧異濡火之

烈也不以玉石異焚學至於此謂之大公

問儒答儒問玄答玄問禪答禪問天地答天地問古今答

古今無煩擬議毋煩思索學至于此謂之大通

譽在一世恐萬世人不與吾爭 毀在一世恐萬世人

不非吾奚以毀 至于此謂之大定

聖人之至不知不能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天何言哉天何

言哉學至於此謂之大默

逢難便敵見險不休逢利害便敵利害逢毀譽便敵毀譽

傳章雜著 卷之六 三八

逢生死便敵生死須敵得過方稱好漢學至於此謂之大

勇

五倫中惟父子最真餘便有間以父子之情事君必爲忠

臣以父子之情交友必爲信友以父子之情處昆弟則兄

友弟恭以父子之情處夫婦則 慈節學至於此謂之

真忠孝

獨與衆一尸居龍見淵默 登壇與夜一昭昭莫甲真真

真墮覺與夢一無繫於覺而溺於夢死與生一死者復生

生者無媿學至於此謂之真慎獨

執一則賊故舉一廢百之一不可有過一則推故一以貫

之之一不可無學至於此謂之真精一

必造次顛沛於是乃不違仁若爾汝語默未克非云精義學至於此謂之真仁義

知我者天人真我知我者我者此四我者皆自

知也學至於此謂之真知

我未見好仁惡不仁我未

而內自訟此三

劉吉侯以不爲酒困義相訊因作子絕四解答之

名士

天下何思何慮同歸殊塗百慮一致天下何思何慮此聖

傳草雜著

卷之六

人之母意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言必信行必果輕小人

此聖人之母必

可仕可止可久可速則行合則燕此聖人之母固

默識去識學不厭誨不倦

喪事不以生死累我毋厭誨

我

重建讀書臺祀博士

崔鬼書臺慶曆二年

史陳增重善建善抱惟德爲馨

廷名冠

天時怨時惆鳩工

大清可頌

倚啓後人爲爲世用如竹

之棟節近長至藻蘋虔供

龍毋尹宜人贊

湜湜洪源師垣簪綬

助勳榮中程弗弗壯觀

豐寶存乎慈儉貴戒勤于滿沸將百世之弓裏圖畫疇能

彷彿吁嗟宜人之聖善何泰文和之家法叶

恭跋鄒南阜先生命弟子龍以善送華嚴經板入忠

傳草雜著

卷之六

孝寺

萬曆癸丑臘八日鄒南阜先生命弟子龍以善駕三舟載

華嚴經板八百九十塊送入冠朝忠孝寺并至珠林江口

水涸舟膠予乃與五小舟命忠

禮香花往迎以是月十

書云散起刻華嚴經第講

寺告成敬上龍君手寫

是經爲以善手書幾至脫腕南阜又贊以善苦行恐經本

錄於瓜望乃藻緣剛刷又恐置不得所即削氏同歸於朽

故送入忠孝以予夫婦及三兒子息俱齋戒事

之妣爲王母加王者王父之考爲曾祖王父王父之考爲

曾祖王母曾祖王父之考爲曾祖王父王父之考爲

妣爲高祖王母高祖王父之考爲曾祖王父王父之考爲

廟一壇一壇曰考廟曰王明曰顯考廟曰祖

考廟皆月祭之注考廟父曾祖也顯

考高祖也祖考始祖也說文皇大也

从自王自始也徐故爲始也今文省作皇三

禮編譯注曰皇王皆君也昭明也祖始也據此皇王皆大

之義非天家皇帝王之謂也曲禮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

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婦稱姑曰皇姑

傳草雜著卷之六

孫婦稱祖姑曰皇祖姑祝嘏曰皇尸命工祝離騷屈原賦

曰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則皇王二字皆通稱

所謂以鬼享之不得不異其稱謂也又據性理大全家禮

神主式注禮經及家禮高祖考上皆用皇字大德

年間省部禁止回避皇德元成宗年

號則皇字之禁自元始而又

制也大明會典止稱考不稱

從時當從會典既避爾雅記皇王之稱又得臣子遵制

之義且皇王二字俱屬天家用之僭也顯字既專

屬高祖曾考採用之混也作皇考細考說

稷說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有也解曰五穀稻黍稷麥粟

也然非以此爲序也稷有五穀之長故陶唐之世名農官

爲后稷其祀五穀之神也祀亦以稷爲名以爲五穀

不可徧祭祭其長以該之五穀長者以其中央

之穀月令中央土食稷紀冠經五穀稷爲長

次黍次稻次粟即梁也周禮太司徒之職設其社

稷之壇而樹之田土其屬則有封人掌設王之社壇爲畿

封而樹之有稻人掌稼下地廩人掌九穀之數倉人掌粟

入之藏不敢與大司徒並則稷爲導故曰民爲貴社稷次

傳草雜著卷之六

之君爲輕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夫君尚輕

於社稷而況於他乎然則何以不曰稷黍而曰黍稷也是

方言也夫貉二穀不生惟黍生之若必長黍是長夷後華

也猶夫言水者不曰海河河海也夫河豈尊於海乎

痘說

中國之痘惟痘最厲自黃帝主卿士得免者方書

云父母無辜過染氣即痘痘爲痘子作痘痘方書

序一及之然未敢確謂然也萬曆間烏思義僧西空入貢

事竣約番僧三人同謂武當偶觸痘症二人阻止西空活

病中割付文引囊金俱爲人竊坐是不得還居中國十有

三年矣解華語聞吉水鄒鈴部名來謁止之鐵佛庵復來
泰和止荷葉庵予細詢之云烏斯蕞無鹽人不食鹽故不
出痘人亦無死痘者和尚入楚三人病痘止存西空予始
信痘之毒寔出鹽醬也其財無鹽亦無痘入貢中國會同
館往往死痘予在蜀蜀將

死者三十人在黔苗寨

十餘人入獄月餘痘

入獄半死於痘則西空之次信不誣如云胎毒豈華胎俱
毒與胎亡毒起第既生中國不得却鹽惟母兒淡飲食或
可解毒稀痘具載予稀痘方論中

聖門人物志補遺

傳草雜著

卷之六

三五

秦子

秦子名商字子通家語云魯人字丕茲一作秦不效鄭玄
曰楚人父與孔子父以德相尚後俱生賢嗣世相與焉
左傳魯襄公十年晉荀偃士句請伐偏陽而封宋向戌焉
荀偃曰城小而固勝之

克孟氏之臣秦董父輩重

人啓門諸侯之士門

焉縣門發耶人統挾之刃與刺者伏虎彌建大車之輪而
蒙之以甲以爲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
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董父輩之及禦而絕之隊
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所以御於

軍三日師歸孟獻子以秦董父爲右生秦丕茲事仲尼唐
贈上洛伯一作少梁伯宋加封馮門侯今祀福先賢

姓纂云龐秦之後姓六二留晉有秦邑春秋莊三十一年

築臺于秦是也魯大

宋加秦亦有秦氏左傳魯人

秦董父子孔子弟子秦子

家姓云天水族

贊曰孔父秦父相尚以德俱生賢嗣相與維則是父是子
克岐克嶽凡并儒林令名無極

論曰秦氏四子門中祖冉共事仲尼盛矣史記秦冉字開

宋封新息侯正義曰家語無此人 明嘉靖九年冉冉祀

傳草雜著

卷之六

三六

今秦氏止三人

啓聖公論

孟誌云宋有弗父何正考父孔父嘉之賢而開尼父爲玄
王成湯微子之裔似也而非有聖父聖母惡能開聖子偏
陽之役諸侯之士在門內有矣統挾舉以出門者勇也
顏氏徵在擇配事統知也 衛有也孟又云魯有獻子
莊子僖子敬叔之賢而 冉爲后稷又王周公之胤似
也而非有賢父賢母惡能聖賢子微早世未有聞然刑于
之孔驗於三遷母仇三遷而成孟賢也何可秘也予獨
怪孔子刪述六經無一語及統止有合秦族勝之文孟子

作七篇無一字及激與汎止有水若以美之聖賢之不私其親如此

曾點論

季武子死曾點倚其門云 曾曰狂而實非狂檀弓曰季武子寢疾蟠固不說蔡 親者斯遠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 子表微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檀弓曰表微之後其意微矣季氏世專國政國人事之如公固守禮矯俗不脫齊衰不敢貳君也庶幾哉夫子墮三都張公室之心又惡知點之意非固意耶不然檀弓胡爲置點於固後也或曰武子爲政

傳草雜著

卷之六

三七

猶稱賢大夫二子何過之深也曰魯之弱弱於三家三家之弱魯始於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成於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獲二子各一而皆武子爲之此固點之所憤也夫間疾而以死疑於生而引既喪而倚門歌疑於死而贊此皆非人情而一子肩焉爲之其意何如哉昔武子之毀中軍也叔孫不與點聞之謂五父之衛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孫之哭蟠固之哀曾點之歌其忠於魯一也奈何謂點狂也

題葉氏孝慈大祥卷

溪葉龍江處士去始祖七世子姓蕃衍至有途過若秦

越不相別識者乃合族建祠市田共祭工未落而處士塲長君生甫予門人也繼志畢事不遠數千里來謁予出卷句題予題孝慈大祥記曰君子營宮室先營宗廟重祠也又曰祝以孝告報以慈生甫大祥重祭也龍江之生甫繼之可謂知禮予昔司 禮部 漢書今親督學禹卿次生甫禹卿成進士爲儒宗而生甫尚滯青衿予甚惜之予嘗讀宋葉氏言經禮制之凡也曲禮文之目也二者蓋皆有焉藏於有司朝覲會同太師執之以莅事周衰禮亡惟孔子知之故謂之執禮而過庭之訓又以告伯魚漢戴延君刪禮爲八十五篇號大戴禮次君又刪爲

傳草雜著

卷之六

三八

四十九篇號小戴禮由是禮有大小戴氏之學今龍江父子世明於禮曲殺經等放文順據初祠設祭敬宗尊祖雖謂之建州孔氏也禹卿入仕以來書來問學問禮不一而足無以異生甫甚矣予衰無以應二子竊意孔子問禮先聘二戴受禮后舍予而能與二子聊舍耶則甚有其媿矣

懶閑睡笑四樂說

予自黔歸發始忙於定省既迫於讀禮甲寅以後二尊人已矣竟閑竟不得人有告予者曰若果閑浪學懶不懶而求閑未之有也予乃釋書卷省交遊學懶久之果

閑閑無事則五更睡日高亦睡日午北窓亦睡
輒輒然笑童子問故予曰予笑夫世之不懶也而又自
笑予懶之晚也予笑夫世之不閑也而又自笑予閑之
晚也予笑夫世之不睡而又自笑予睡之晚也予樂
甚矣樂甚矣因集古人睡笑四詩而爲之說因以
誘夫世人之惜樂也

懶

阮藉生涯慷慨意氣疎懶矣不過排俗累也不如貪枕
同羈客圖書委兒孫卽詩書亦捐又不如楚國有狂夫茫
然無心想散髮不冠帶行歌南陌上卽禮法亦疎又不如

傳草雜著

卷之六

三十九

謾向江頭把釣竿懶眠沙草愛風湍卽釣竿亦懶持懶甚
矣又不如調輿時人背心將靜者論終年在城裏不識五
侯門是懶而得其正者總不如一葉扁舟泛渺茫呈旆舞
棹別官商雲山水月都拋却贏得莊周一壺長夫能拋却
得雲水方是真懶

閑

世事元無定人生只合閑卒之曰悲白髮負青山得閑
也不如清川帶長薄車馬去閑閑似矣不無輪蹄之勞
又不如映硯時窺鳥卷簾靜對山終有山鳥之攪又不如
鶴聲連塢靜溪色帶村閑儘得閑中之趣總不如趙叔

應問秋雲學得閑飄然如不在人間是真閑者然未易言
也悟心容易息心難息得心源到處閑斗轉星移天欲曉
白雲依舊覆青山此不待問雲而得閑者真閑閑也

睡

酷憐一覺平明睡苦被隣催夜啼苦行役也不如爲報
先生春睡足道人輕暖更鐘則足矣又不如山寺日高
僧未起筭來名利不如閑脉五更睡尤快又不如野老本
貧賤冒雨鋤瓜日一畦未及終樹下高枕眠則田畝中猶
睡也總不如陶潛高卧北窓下薰風時至自謂羲皇上人
猶未也在夢那知夢是虛覺來方覺夢中無迷時恰似夢

傳草雜著

卷之六

四十

中事悟後還同睡起時此無論淵明子瞻卽陳希夷亦非
了手也

笑

世事難逢開口笑菊花酒插蒲頭歸笑亦難矣不如此日
此時人共得一談一笑相言是處人可共笑也又不如
隣里桑麻接兒童笑語喧喧一草亦可共笑也又不如撒
髯一笑吾真足不爲無事更歎貧夫惟知足忘貧可也
也總不如問予何事柄碧山笑而不吝心自閑他時莫
三徵起門外沙鷗解笑君夫無爲鷗笑幾矣善乎李邕
樂山詩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

峯頂月下披雲笑一聲嗟乎安得一笑如此哉

郭處士肩漢野蕭孺人贊并序

鳳岡之郭與予皆為汾陽王裔代有間人宗兄處士有漢其一也公息什一之責任

肩漢克繩厥考嘗以初祠參諸從事弗敢後

事母餘九孝節雖之冠服配五雲學堂蕭氏有

淑行齊憲八能世其業孫應雷邑庠

生 桑弓題遂系之贊云

矯矯汾陽有古節克繩其芳蘭苗于砌父惟親賢萬石

目厲舉業以授可友蘭計鄉人感之庚癸忘說不侵然誥

傳草雜著 卷之六 四十二

不墮孝弟祖武慈訓籍籍弗替聲飛處逸行高松桂榮豈

罄帶終甘華子孫承德蔚然文苑世塵印止威儀棟又

泰萬壤坊 未舊頌于吾子蘭陵之秀聲比官商柔和

夙授振貧靡鄰世 已深顧復不難中輟

乳庶之後木星豔賦 長壽一德外壽有燁

者胤標輝內穀通

祭劉約我孝燕

嗚呼攷廬陵誌民多壽考二百餘年代有國老胡為我公

弗究靈造歲匪龍蛇遽嗟有道運違百六仁賢凋稿憶公

靈毓普陀之島以地命名來自文葆幼讀父書嘒崑崙劍

岡伯奇之慶雲朱草才編國瑞文屬腹案為龍為光秘室

鴻寶比領賢書歲在丁卯卯為天門日出果果葉上公車

未杼宏抱乃重一川徑臨蘭櫟自怡名園世綠盡埽詩酒

正娛典墳是討濯足彭蠡公關阜客牛依劉士如聚源

點易黎閣方寸義陣徘徊商於四皓切擬來鄧俱起

歲蕪從公三之足夸大 多誰長五湖奇字何問

蕭月頓孤吾黨同 業正屬鳳雛阿士

有諒超超素志垂河離天 慶符章辱懿親昔共操觚

卯午之間衛牙九衢公為天隱僕為世驅出處雖殊意氣

相須八番歸來共樂桑榆壽公古稀酌以麻姑曾未論年

傳草 卷之六 四十二

玉摧蘭枯走哭靈輓風颯井梧燕歸鵲歸鬼乎歸乎

建兒附葬蟠塘高王父墳右告井坑行祠文

於惟高祖聖德昭著百 以履熾康長兒孔建丁酉

騰驤無何一病逝 穴維良玄孫附祖

如永有裳甲寅冬季 不慈祖孫共藏只尺

井坑同里同疆龍井鳳敷 岡告子祖百代其昌

繼母劉氏入主小 贈尚書公文

於惟我祖既贈祈父乃 宗以翼祠等世父我父並

兩廡繼母劉氏為父之羽茲幸窀穸骨肉歸土春禋秋嘗

圓簋方筐以婦從夫義得共俎敬告祖靈永篤郭祐

慈繼母劉夫人于夏條告文

敬築玄堂里之夏條梧岡聳左雲水環遶穆卜廿四就此
原兆從茲幽明永隔深靈肅肅通其登昭昭

慈繼母劉夫人于夏條告文

嗚呼人生七十亦云古猶壯壯年九變難期吁嗟夫人
八旬有奇方寸為淨頑詎令中一幾一變期願麻姑
結伴王母為師然此計七子而方大壽閣禮更云表其
吁嗟夫人黃門之
羣婦萬石若若五枝景景母實比璵池母年如彼
母福若茲下俾陶母上埒周姬
傳尊
卷之六
四三

百歲永則閨帷亡何一疾二豎為龍洲流咽武姥雲驚
章於同卿遺事心知夜郎之校生死不離歸田六載椿萱
並萎既哭四
嗚能不悲兒
已矣所恃者誰與以
同門合祭申太師文
卷之六
四三

緊應期之名世置半千之希
洞庭維茂苑之淑氣斯為周祖振
漢室之韋平喜鳳臺之靈會
世皇予以大名當文章妙
天下坐金馬而蜚聲續讀書於中祕廡
卷之六
四三

花于東觀邁秩宗于虞廷歸斗杓于南宮作槐市之章程

姓既復于申伯墮文范之宗盟基萬年之柱石示四海之

儀刑藉調燮乎丹鼎煇煌於正繩溫然趙衰之日沛乎

商說之霖雖楚晉之紛紛然聖斷于英明力整頓於乾

坤需 皇仁于八紘還布 毅故八以耦耕脉謝

蘭而齋茂洵接武於登 恩屢拜乎存司 振乎雲耳

孚民萌期 天之迎極星炯乎大奎瑤

水祝于椿齡更永樂之自逸如羊腸之未寧何昊天之不

憇遂遽厄於三彭 帝聞赴而震悼戒 卿典之備榮章

傳尊 卷之六 四十四

等侍師誨之有年仰雪壇以共驚啓手足之莫繇况負築

之靡營義在三之謂何鬱長望於吳城空托名於翹材實

負負於生 嗚其愁情與靈光之弗

歌鑒千里之

跋周紀善公舉周 子表 公勝與武姥

舉岡八咏者周紀善先生 天柱玉華三顧相掩映也 國初名人俱有題咏紀善死

難後舉岡名益重又與文止 金川玉峽相頡頏其裔

孫司馬如春寶藏之出示子章循環讀之首為紀善自記

記中數段漫漶不可讀王賜堂額當是 衡王 建文君

介弟也八咏始青城山人王汝玉則解春雨對 仁皇云

汝玉文翰不易得而惜其市心者次會稽葉砥吉水王

越人唐愚士無錫王達俱載遜國臣記雖生死不同皆

建文君故臣也同里栗園蕭公用道濠頭鍾公潛靖難師

渡淮用道與紀善共上書 國省 文姓梁即泊庵

侍講竟死於讒皆紀善 連副公鵬舉

南岡曾縣丞公 自尚約公父進

士淵松公太博由 吉水胡文穆靖鄒

侍講仲熙緝皆以文名入翰林永豐曾員外純與尹榜眼

昌隆曾御史鳳韶同舉進士繡林楊溥即文定荆有繡林

傳草雜著 卷之六 四十五

山也豫章張顯奉新人由教授遷監丞也諸公姓名見於

史志者班班可書餘無所考顧詩與書皆斐然足稱意者

紀善所友悉以此 予大書舉岡雅咏四大字并

之卷首以遺如邦

祭劉淳家光祿 丙

於惟光祿生豈偶然文 州家野 自秦火向歆

相禪辛酉鹿鳴州方新及捷南宮光蔚奎驪發軔鵠鴈

秉心塞淵皇蘇刑謨活人者千尋驅五馬池陽着鞭政若

會稽選受一錢邇邇潘臬抱直如茲戴茂躬郁金湯逾堅

捐循元元澤厚旬宜闕淨潮沒骨息烽煙 帝徵光祿勞

爾劉昆 地重牛首臺復鳳鸞乃戀赤松徑返螺川彭澤

詩豪蘭菊羊年共期百齡僅止萬年於乎光祿郁平平

同官浙閩道義周旋兒遊式夷一見姻聯孫叨甥館動訓

勉旃予歸八載時話又三歲忽龍蛇頓乖食眠亟遣孫視

邊爾弗延囊無長物清白 有令子產谷芝駢偉哉

諸壻如璣如璿玉行亡 日知已棄捐

哭臨喪次酸雨囑 公之賢當得

祁連公其默相以 皇族祿祚縣

儒林郎隰州同知謝介石先生像贊

荷與隰州其介如石讀書玉笥分陰是情秀微如安吟詠

傳草雜著 卷之六 四十六

似奕玉樹芝蘭連城主壁爰從 恩造始奮羽翮容與成

均鴻聲赫赫數奇未偶遂爾落魄授官西河董得半刺口

如冰葉手號露 乃生駿賜路姚秩早家貧旅

逆誰憐釜塵誰 壁障哉象賢早

事宦安繼登賢戶能 白字章於

公同貢同藉暗公之容 振鐸釋烏

衣之巷文靖之宅世祀儒林亦無數

廷尉李洞南年兄

隆慶庚午予與吉水李洞南結契於鄉里除柴池

不及合併比予右轄於楚廷尉以左遷於楚即予自楚

還閣左藩入 觀廷尉亦自郎來 觀長安輪蹄稍隙

日夜過從促膝談心形骸 討楚楚告致政子撫

黔中又十年而

青原仁文會又八

日東出遺像句贊手

綴韻語之上方

贊曰廷尉之先

文水之鄉太史

南雍校士有 折獄惟良瑚璉宜廟梗楠具梁

竟以貝錦出令郎襄乃履冠裳乃慕林塘青原之椒仁文

傳章

卷之六

四十七

之圖飢飽經術酷嗜文章朝夕鄉嚳尋友西昌章也同藉

實琴鴈行竹

書床公謝人世我髮亦蒼瞻拜

遺像恍挹圭

白離黃神飄緜綺鳳舞蛟翔

涼像

吾友

先生

園師

曾孝

約若

選遂精於白業

一旦息歿則

如師友

矣兄弟

矣迨同四

有白珠放光之昇

谷百谷異之歸而捷

卒卒之月惟書

如生年重三十六

予之

贊曰

珠像

其游也從

其遠未見其止

傳章

卷之六

彭陽何異修短有數展圖而觀恍若當

泰萬錯壤

相親公之生也

岐鳳

白馬疏動星辰

環頤頤

地重

虎臣五指入寇動煩蘭

相望雲津

每體阿育王

事過與交王百

那金

黃色

屈伸

遺像祝

地明月之

乎寒素能所雙忘心齊共路

歸也書一戒以示固惜哉吾見

斯言遂成識語

不陳惟公與我生

賦贈

上風高

賜

上命

為崇竟爾沉

上

上

上

上

上

色雖真黃流咽吁嗟友生徒哭寢

元勳郵恩頻加寃宥為春朝

薄莫以酒而薦以蘋藹

孝廉劉君東先像贊

予友劉君東先像贊

予友劉君東先像贊

予友劉君東先像贊

予友劉君東先像贊

予友劉君東先像贊

予友劉君東先像贊

傳草

卷之六

四九

惜其才張江陵門欲招之東閣俱固辭不往惟與諸

名士結社討論學藝乎大道矣迨周卿公與周恭人

相次卒竟其餘不繼焉取自怡郡邑守令式廬諸政

遠近蒙士載酒聞

薦于朝如鄧來

義尤潛心於易不以

二同志商父斯學仁東老

之甘子開鄒爾瞻摩

逾七十卒卒之日神色

薄恭儉之訓君東有銘狀具在

其像亦藉以渙寢門之悲云

皆曰武山金匱仁讓之里

劉君東先像贊

劉君東先像贊

劉君東先像贊

劉君東先像贊

劉君東先像贊

劉君東先像贊

劉君東先像贊

劉君東先像贊

劉君東先像贊

劉君東先像贊

劉君東先像贊

劉君東先像贊

劉君東先像贊

劉君東先像贊

劉君東先像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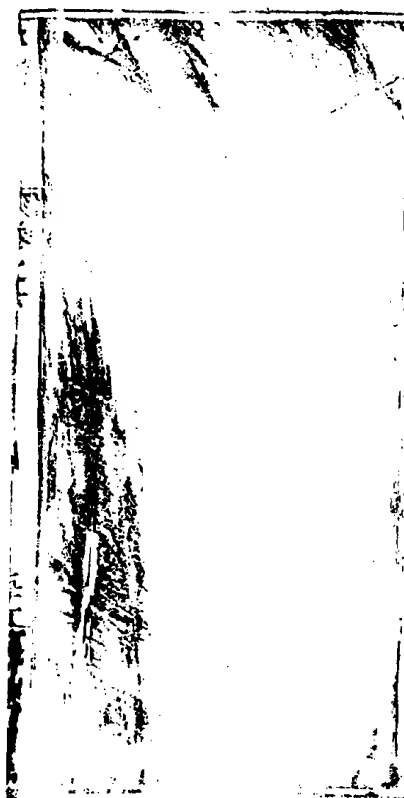
劉君東先像贊

劉君東先像贊

劉君東先像贊

劉君東先像贊

雲聚八片之新整因步韻廣之柴門雖設畫常開秋露飛
來去任爾自去山隈無處處有人何用更尋山敬請以所
之玄幸眉公鏡如三法其詩



續衣生傳草卷之七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門人武林黃文炳

海陽黃文炳

蘄州周延光

海陽曾用升

安居周達

綿竹劉宇烈

同里劉冠南

蕭士瑞校

尺牘

傳章

卷之七

謝盛揚灣太史撰述三代兵部尚書制詞

二苗之役僥倖成功主上加恩叨目過分小奴從長安

歸蹠領代言薦之宗廟揭之蓬蓽殊尤顯會家族騰

雖竊惟太史公英聲撞萬石之鍾雄文扛百斛之鼎片紙

隻字流播宇內視爲繡錦蘭匪而子章家得之連篇累軸

其爲珍襲銘刻又不知當何如也昔淮西叙功之碑成于

退之汾陽家廟之文出自魯公章尺寸之璧豈敢望淮西

汾陽而門下之爲吾郭韓顏也厚矣豈子章一人敢專承

之其自先王父以下至萬子孫共拜門下之賜

懇尚寶司正堂用寶

門下職任 禁庭守嚴 符璽金押玉檢如姬周典
瑞之儀帟符芝泥寶泰漢掌節之使一時大僚多缺門下
燦如北斗旦且夕秉信圭調大鼎此 朝禁所共踴躍非
徒局局出納備節已也子章平苗薄功 皇上特賜錄序
恩及先世 誥命用 寶惟門下焉賴色和于鮮印和于
全藏之家筭百生輝映雙魚在闕萬里肅使登階無繇可
勝依戀

與郭荀霞司理公祖

度臺五年相與萬里成別不得已扶病一晤又幸得與公
祖促膝坐譚歸合以後老病如故乃檢二運官解願末再
傳草

卷之七

二

上記室自念人生無百年豈可當吾世而令此良法不十
分完全又豈可當公祖世可以完全此良法而不一傾囊
陳之也倘議猶未善未備不妨博訪從長參酌改正祈於
十全以爲永利董香滌穎九頃以請

與本省諸公祖論官運

頃者以下邑兌南官解銀數上旬是時止馮道路之口未
及查卷揭碑故未有定數今揭縣儀門石碑細讀一過然
後知今昔之數似確然不可易者碑云一編徵額數本縣
民米并官米折民共計三萬九千八百七十餘石除優免
計實米三萬六千石有奇每石比照廬吉編徵運銀七分

計得二千三百零四兩以充兌南直櫃并旁歷糧米諸費
止因一二甲向係民運役過不編則兩甲運銀相應以未
役八甲加派故七分之外加編一分俟本甲役完十甲通
編改正七分詳行已久相應永勒遵守今壬子改造正當
十甲通編之時原詳七分碑載甚明則八分之中似當裁
一分也此當議者一也碑又云一直櫃之費官運每石徵
銀七分則戶無不編之糧人無不供之役矣猶擇糧多者
直櫃是重役也查原議吏書直櫃內編有紙張工食銀二
百六十兩據詳吏書不便今計本縣每年止用櫃頭二十
四人新議每名給發工食銀十兩紙張銀二錢稍稍做顧

傳草

卷之七

三

役之意見奉詳允遵守夫憫直櫃爲重役則七十二都之
氓無一不忌肩是深仁也而改募櫃頭二十四人此二十
四人者率多市魁加耗重秤又厲階也近年以來仍用糧
長每糧長一名止當直櫃二日此亦用民之力歲不過三
日之意實良法也第既用其力以直櫃復徵其銀以顧募
不已搜乎則此二百六十兩之銀似當蠲之以還民而直
櫃之法或者以爲未善近又改募糧多者直櫃糧少者蠲
免夫糧長一名直櫃二日則糧多者利糧少者苦改募糧
多者而免免糧少者則糧多者苦糧少者逸非均乎畫一
之法也愚意每年止三百六十日每年某甲糧長通一縣

計之共糧若干石除本年士夫舉監生員優免外一日該
派糧幾石則糧多者爲日自多糧少者爲日自少貧富均
乎似可永行此其所當議者一也此二事者就碑文所載
者議耳若碑所未載其當議者亦有二焉據前漢侯論民
便覽一款通縣官運二千三百零四兩正以九五色銀折
筭又用司降法馬科兌每兩作紋銀九錢四分夫舊以九
五色銀徵今以紋銀徵大約每兩該減去六分於總額內
共減銀一百三十八兩此當議減者一也南兌二運脚費
兌運派給銀一千五百兩南運派給銀六百六十兩碑文
所載充裕正此之謂矣近日運官猶以爲未足每上米一
傳章

卷之七

四

石私科銀一分則作偏月四十年張典史始今年大計典
史去官實由於此上司察惟恐民多一分增一分之苦
多方設法以損之何物運官既得厚利又復私派多方刁
難以益之似當嚴禁以垂永久此當議革者一也以上四
款或碑文已載或碑文未載摠關民瘼實係民脂恭惟公
祖愛民如子理國如家又當十甲改編之秋不以此時
懇爲定例悠悠十年誰復有知此利患者惟公祖留神查
議詳允而施行焉此實一邑千百年之利其爲尸祝豈止
今日

荅族人論賴夫人墓

祖母賴夫人墓此事肅人來說久矣而僕不敢信者彼郭
蕭之姓尚未定惡能定吾賴夫人墓之真偽耶吾輩子孫
不信先世之譜而信蕭氏之一狀一刻耶據其刻銘大都
是偽乾貞止有二年原無八年一偽也逞勃嵩昇四公本
是賴夫人子今銘中乃以爲孫銘未又以爲了二偽也以
黃巢爲黃曹三偽也唐進士如韓退之柳宗元文集俱不
書賜進士書賜進士本朝例也四偽也其僞立見矣信
以傳信疑以傳疑惟譜是據始爲確論病中草復其以質
之族中之賢明者

謝李本軍太史

傳章

卷之七

五

豚兒浪遊白門丈脈如猶子教之誨之飲之食之爲之正父
者感當何如豚不自量輕以大馬齒聞之丈丈軫念舊義
錫以八章并及內子天於癸卯生弟夫婦倫生宇宙逾
七十年夷狄不死患難不死天恩也弟事主上四十
餘年內子事第五十餘年勅封者三誥封者四主
恩也又幸丈錫以難老愛之欲生木公金母之頌司馬伯
鸞之稱東方宛若南嶽夫人之褒友誼也而埒於天與
君亦渥恩也弟不能忘天與君敢忘丈邪世事紛員
弟甥甥已陳仰屋竊歎丈齒少弟六歲又輪苑例得拜相
人欲平治舍公其誰子章無死猶得拭背以觀太平

謝林仲山司空

憶去名邦十有五秋始在黔中以飢風宿瘴消其精魂繼歸子合以枕流漱石習於疎慵晨風弗借訊問缺如言念舊義頻斜夢寐門下雲鵬迭致天驕上才聖天子以大司空特召猶若弗聞也者靈光巋然德齡益懋山川阻隔其錄促膝一話出世因緣徒增纏綿耳子章宿愆尚填赤海每念越王之石未嘗不泚然面惡乃請君子猶能記憶尸而祝之重勞椽筆記其事又承念及大馬齒壽以文一字一珠一言一感既慚叔子石似峴山恍若曾孫讎赴慢亭德戒百年筆舌難周肅械上謝可勝唐注

傳章

卷之七

荅劉貞白中書

昔年門下鄉試得雋偶得楚齒錄讀之門下不忘賢祖籍西昌已知爲鐵心翁嗣矣近得南宮之報齊名字於天地金光明於列星三顧七星增崇迴綠子章卽山林亦何幸分榮割而快焉夫今日甲科名香蘭惠價重瓊瑤非祖宗積慶何以得之三楚所願門下續修百行兼資九德清法鐵心不可磨礪博極七星爲世盤盂則豈獨一科第之榮已耶子章老矣粉飛已焉榮望惟先高王毋實出德門骨肉至親不能作輒語故爲之饒舌如此遠辱提劍櫜存注材便正謝可勝懸企

繼母劉夫人卒辭親朋長者弔奠

不孝孤無幸繼母弃世記曰繼母如母傳曰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孤五年內兩遭大故惡敢隆於吾父而殺于繼母然記又曰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麻在身當先公弃孤時孤未七十故勉焉終喪今大馬齒已七十二矣又多病不能禮客不能倚廬不能稽顙恭拜不能徒步謝孝是長者來弔賜奠本欲成禮而令孤違禮也是重不孝孤罪也唯長者憐而諒之不孝孤敢冒死以請與王仁父公論發社倉穀

傳章

卷之七

七

仁父下車子章局於禮不敢以衰見今仁父信州歸矣誼當謁禮入公門說齊衰仁父以禮處人必不令孤說孤以嘉服見則衰禮未畢其以喪服見則衰不敢入公門坐是次且未敢絕龍江而茲有公事不敢不以告僮室去歲歲儉入單今茲米價漸踊縣城西鄉一金穀四石或四石四斗南鄉一金穀五石縣城西鄉斛稍昂南斛稍平故不如此下邑城鄉原貯有社倉穀大約二萬餘石此時不一發糶貯之何爲故願仁父一發糶也南鄉社穀領銀一兩原議穀六石係二十五升桶愚意今以發糶六石之中當以五斗作數年鼠耗其以予小民當以五石五斗比鄉例時價五石多得五斗小民亦幸矣以一都穀救一都饑其

都未置社倉者當以預備倉穀發糶則人人飽仁父飯也
發糶之後查一都中發過社穀若干入銀若干其銀仍給
社長於熟後買穀上倉仍以一兩六石爲額各社社倉以
備來年發糶若縣城西鄉發穀之例仁父幸與城中西鄉
鄉紳士民議而穀之非孤所能與也社倉穀額社長領穀
姓名俱有冊在該房仁父幸查冊趣各社長備穀發糶不
許升合拖欠於現年里長取各鄉社長見在穀數冊於各
鄉約長約副里長報買穀小民姓名計一都糶穀小
民若干入銀若干兩該穀若干石穀穀彈而止乞軫念
民困毋差入下鄉查倉以困社長城市毋令市魁結衙棍
傳草

卷之七

買穀鄉中毋令鄉棍結豪民買穀一戶止許一石有子許
二石而止庶幾貧沽實惠亦扶荒之一策也至於預備倉
穀伏乞細查與社穀一體發糶此又望蜀之意非孤所敢
必也仰惟裁教此係七十二鄙窮民望望獨孤一人之
幸

上吳澈如公祖

敬啓今歲大荒蒙老公祖任援間更生荒後不雨秋藝
無獲此時熟後米價不甚賤則今冬明夏可知歲凶民饑
盜賊易起則今冬之盜宜防漫爲數條以備採擇一議立
社倉泰和縣原無社倉社倉自縣令唐公伯元始通縣

共二萬餘石甲寅之荒實靠此穀一大抹濟唐令之功偉
矣僕近與鄉官同知蕭觀我公議舊社穀二萬石所濟尚
少今當推而廣之名曰新社倉通縣實種三萬餘石每糧
一石令出和穀一担一都另設一倉另僉一社長看守明
年四五月與舊社倉穀同價平糶穀一担議價二錢通縣
共五萬餘石亦扶荒之一策也夫糧多者出穀自多則不
必僉富民而富民已出穀矣鄉官舉監生員富者俱不免
則不必勸借鄉官而鄉官已出穀矣或謂穀既從糧糧各
有甲令各都里糧清空倉貯之亦可此法即推之一郡似
可通行一議禁水客王政無過糶謂隣國凶荒不得閉糶
傳草

卷之七

也夫隣國凶荒則本國豐足可知已今隣國凶荒本國亦
凶荒安得樂言無過糶而瘠已以肥人乎則今水客是也
水客市我土之穀賣與他鄉覓厚利以自封而不顧我民
之瘠我土之富民利水客之厚利亦以自封而不顧鄉里
親戚之瘠夫天之生穀止有此數以一鄉之穀食一鄉之
民是謂食土之毛僅有餘裕奈何令富民以我土之穀市
之水客乎此其跡似過糶而實非也禁之之法責在平糶
不許欺水客并許民出首如首者是實水客之銀與富民
之穀同入官備賑此禁雖稍厲然不如此不足以禦水客
之來而阻富戶之糶或曰富民輸納亦須金何禁之厲如

此夫富民之不利在無金無金者委曲措置猶可爲也貧民之不利在無食七日不食則死無以爲也爲人上者以猶可爲者與無以爲者權之其輕重自縣矣一議流通吉慶城鄉之穀水客既禁吉民從慶州載租谷回吉此似水客而實非也夫慶州各縣大半皆吉民田以吉州土狹民夥二百年來俱買田慶州非自今日始也愚意吉民買田慶縣者慶各縣但有糧有冊照舊令吉民裝回自食自糶糶止給本鄉人不許半塗串水客盜載出境至於府縣城中士民其田俱在各鄉照舊令各城士民裝回自食自糶糶亦止給鄉人不許半塗串同水客盜載出境卽各鄉士

傳草

卷之七

十

民買租別鄉者亦許裝回不許攔阻一議防流寇夫流寇有二非今之流民也辛酉流寇其一爲廣東程鄉之寇其一爲汀漳上杭之寇然流入慶吉者實程鄉寇也由程鄉入平遠會昌等郡與國從白羊坳入寇泰和廬陵永豐壬戌寇平後設兵守坳者以此夫程鄉上杭之寇豈能飛越羊角水遽入泰萬哉其起踪有聲其流劫有報禦之法當增兵守坳均兵原設百名近裁五十名則少矣儻一報至守備官當增至百名守坳萬泰二縣當堅壁清野以待之夫清野非清洗田野之謂也諭鄉民近城者入城近山者入山令野無所掠賊不能久清野之說也堅壁非堅守

城池之謂也要在畫江而守令賊不敢近城始爲上策賊一近城則城外人民多於城中盡驅而入恐無容足之地更爲可慮則堅壁之說也至於議戰則又難言矣賊之來也非二千則三千萬安守備止兵七百衆寡不敵其何以戰此外別無兵可恃不得不議練上兵令家自爲守人自爲戰無餉兵之費而得強兵之用善之善者也中秋以後霜降以前便當熟議每鄉有都若干每都自爲一營一都之中除鄉官舉監生員童生外餘皆盡數卽戎人辦一刀至於鎗棍鉄鞭即銃鳥銃之類人執一器每月望魚貫遊行一都境上耀武揚威至晚始散各就所居聚爲小營每

傳草

卷之七

十一

遇夜警盡數出救此則先聲而陣足以奪賊之氣有虎豹踞山之勢遇寇有械足以壯吾之膽無空拳待敵之苦而又一都之內擇其驍雄者或一百或二百有司給之衣甲教以弓矢鳥銃便是勝兵一都一百十都一千三十都三千一都二百十都二千三十都六千儘足禦賊矣大抵防賊之法防之於未來賊亦有所憚而不敢來上也來而禦之擒之次也來而不能禦不能擒下也故今日亦爲其上者而已一議防明火夜劫之寇禦流寇之法大畧具前說并以城書利器解寨之伍之其法稍備所難防者在明火夜劫之寇起於莫夜所向叵測患在倉卒不知多寡如前

傳草

卷之七

十三

郿城之劫東安城之劫南惡能夜夜防之處處防之愚意
城中當嚴木柵并練近城之士兵鄉間當練壯兵并嚴鎮
市之木柵夫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聖有明訓故無門不可
門而不重不可無柝不可柝而不擊不可木柵者一重而
又一重所謂重門也夜門柝聲不絕所謂擊柝也鄉有保
保有甲甲有兵今徒講保甲不講保兵是紙上之保甲也
練土兵者按保甲之籍而練保兵有兵而後甲可保是禦
寇之保甲也真保甲也郡邑城中左右市相向大約百家
設一木柵卽爲一保每夜輪五家守夜然燈擊柝董勞五
家餘九十五家俱安卧也五家之中每家止輪一更是一
家止勞一更餘四更仍安卧也燈油之費一夜五兩一宗
止洪油一兩不甚費也一保百家每家出一兵兵持一柝
是一保而百兵也若市市有柵夜夜然燈擊柝卽有突
之盜能斬一柵不能斬二柵能斬二柵不能斬三柵英
無用武之地彼卽巨姦安所施其技乎鄉間有大鎮市俱
而爲之亦同此例亦同受其利最大便也城中市巷俱有
木柵夜間一閉柵卽官府無得擅開以撓之郡邑衛所
分巡各城守各城門大都民令守市官止守城爲力甚易
爲防甚周計之便者也巡城之官夜間一更止放一銃令
一城之民知已換更賊亦知更換有銳官兵不睡縱有不

傳草

卷之七

十三

宵之心亦當潛消練土兵之說已具前條雄悍者或能殺
賊縱不能殺亦能奪賊之氣張吾之氣而近城土兵朝呼
朝至夕呼夕至又在各有司愛護鼓舞脫有緩急自當得
力一多買硝磺以備火器盜賊中所少者惟火器一項以
硝磺爲禁物難辦也官中長技惟火器以硝磺易辦也今
市中出賣硝磺爲賞燈烟火之用例屬違禁法當嚴禁則
賊無從市買官中當差人於出硝磺處公平易買分屬各
縣以爲守城置火器之需查城書利器解半屬火器而烏
銳爲急亦須廣召銳手教師教成銳手一隊出吾之長技
以制賊則賊無不破矣

荅宜春錢石樓明府

鮑潛彭蠡方塊微渺螢通春臺敢言芒耀頃李山人自得
從袁歸來能言明府虛懷且辱下問榮耀旣多鐫銘倍切
第自分龍鍾甘從豹隱母論坐春爲難卽令懷刺亦減乃
明府獎絃韻辭念及老慵吐詞青於金口誇姓字於同心
捧讀來韻三十恍如老氏五千吹之以宋玉之風照之
謝莊之月如云千金曾屬馬片玉竟歸詵則章豈敢如
羣兒期恐後獨鬼怨爭仲章受其半如云是處皆縣聲何
官不積薪傳之子孫足爲實錄人亦有言天下有一人知
我亦足以死明府非章之一人乎至於城書器解則以歸

田七載森暴四起魚遊宋池燕巢巢禁聚安人殊無上策乃以已試伎倆早託英雄臂之一九便可換骨止求半偈寧必劍身不獨此書之幸亦抑地方之福也再閱綠刻如入武庫讀羅香白水諸集則陸海郭江爲孟爲益讀鴈鵠蝴蝶諸篇則袁山香水成鼎成鍾使君之文之望何異文饒退之第不省丘壑膺門得有如盧如黃者揚翹振響慰使君卷卷耳厚損月俸足周歲饑恩長感集德厚慙深瞻仰闕闕不勝肺肝

附錢石樓明府詩書螺郭老先生終養歸賦詩三十韻

紫蓋鍾靈秀青原產異人心緣吞石慧筆以夢花神鼓傳章

卷之七

十四

翅奮朱雀揚鬚躍赤鱗千金留馬片玉竟歸託馬序題名塔巒驚刻鶴環羣兒期恐後獨鬼怨爭伸幾試庖丁刀難改郢匠斤寒惟臨海嶠擊楫向江濱化國從堪適周行任士遵干戈紛起播羽檄遠通岷好奮聞難舞能辭叱馭辛輪攻梯併設易畫陣全因燦日旌旗閃疑霜劍戟新奇窺潛九地勝喜合三辰殺氣兼笏憤鏡歌帶鼓振泥沙封白骨野草點青燐化已沾狸狌聲今息側信兵輶元擅豹開像且標麟入陞身方龍趨庭意轉親猶然懷陸橘詎憶吳尊砌遠衣爲絳園遊板作輪花邊堪設幔沼上可垂繯止信家忘樂寧知世道屯當

關無猛虎倚窟有兔兔是處皆懸壺何官不積薪遼陽傳燧急前北恐盟溼但費金縉市誰將表餌陳杞人深抱應締婦最含壘鄙甚飲會閔時方待渭莘蓬壺雖咫尺未許便尋真

又荅錢石樓

承台諭誦詩達政原無二解誠然誠然第政事文學在孔門已分爲二科卓魯不聞詩李杜不聞政宇宙以來誰能兼之必兼之乃可以說無二解然孔子亦曰我於辭令不能也非謙也實不能也難矣難矣雖然三月魯國大治何有於政刪述六經何有於詩此政所謂無二解也夫子曰傳章

卷之七

十五

我戰則克文莫猶人則亦自任燕之矣吾輩但當求所以無二解處不宜專在政與詩上求也佳集當作一序以報知已今暑未能俟稍涼脫稿請政然亦不出無二解三字爲骨矣巖畧草復諸容續布

荅潘明陵觀察論中全書

丙

自得足下五羊之報喜劇欲狂以五羊距虔吉稍只領教有日未幾陳門生廷表使至即以八行奏不謂遂煩遽使之特辱也感沁肝腸筆舌難周于章大馬齒已七十有四矣比之懸車之例已多過四載埒之孔孟之年又偷生二年楚矣勒飛已焉榮望如來教云云在夢魂所不到亦

道義所未可脩身俟命正是今日事惟足下教我作如何
計耳足下青齡壯志今方展布來教錢糧全書一節草在
兩浙刻有由票便覽比入楚中得與聞三楚全書歸來江
右江右顧桐柏杜史公祖係蜀門人卷卷此二書盡以送
之爲江右賦役全書草今浙楚二書不存篋中止有敝省
全書一部敬以附覽來諭書之所載祈於畫一歲之所派
間有增減夫畫一者一之七八增減者不過十之一二以
一二之增減并七八之畫一者廢之此良法之所以難行
也孔子論夏殷之禮有損益孟子論井田之制在潤澤今
日粵賦之損益潤澤屬之足下某日夜望之爲并州快也
傳章

卷之七

十七

昔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季孫欲其
法也則有周公之籍在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今
之全書卽仲尼之所謂籍也惟足下毅然行之不肖且當
以聞之周制府以助足下爲百粵永利書成幸以一冊遺
僕

上郡侯祁夷度公祖論守江要害

頃於白下得聆玄教語及守江要害又及巡檢司弓兵于
鄙意甚合然勿勿未悉也敢竭其愚而盡言之吉州爲文
物之區二十年來恭爲盜藪毒及縉紳至再至三亡一家
能枕於枕亡一歲不賊於賊然非吉盜之自爲數也吉之

不幸與茶陵柳桂隣楚人慄慄吉人脆輒謂吉人易與
而士大夫又以被盜爲耻而不敢言則益肆吉枝江甚多
總歸大江劫掠之後揚帆而下瞬息千里則難捕而守江
之兵虛弱寡少又益無忌今議守江當首議要害以防其
路次增兵戍以壯其勢章生長於斯聚族於斯請先言要
害而後及兵戍可乎吉士大夫不盡往大江干也多散處
小江賊劫掠後勢必由小江出大江乘流而下至清江豐
城辟港乃始分賊卽有善捕安所捕之故今之守江者當
守小江之口以制其出入之路乃名要害如萬安當守窩
下江口界之窩下巡檢龍泉當守龍泉江口界之龍泉巡
傳章

卷之七

十七

檢泰和當守株林江口界之花石潭巡檢守牛吼江口界
之早禾寺巡檢度吉之界常守白羊崗隘口以備粵閩大
盜廬陵當守張家渡口界之廬陵巡檢安福永新之間當
守三江口界之安福巡檢茶陵永新之界當守蠟子樹下
隘口界之永新巡檢吉水永豐之間當守丁江口界之吉
水巡檢總吉安一府要害九處每一處用戍兵六十名益
以弓兵四十名用大紅紅二三隻總計戍兵實用兵五百
四十名查府營守備營食糧兵共一千餘名分五百四十
名以守要害而留餘兵以守府縣之城則營兵尚有餘弓
兵共用三百六十名以各縣輪戍則弓兵亦尚有餘不必

兵也有兵自有糧不必增糧也第兵雖已足債帥多費
故有百兵之名無百兵之實則法嚴查之如梭船之法
可行也有梭船則夜行之船當禁也多糧之船當禁也茶
陵賣鹽之人當禁也故江人引買布之人當禁也遊僧
募緣之輩當禁也至於練兵巡河二官本是一事今分爲
二練兵者不給兵以巡河巡河者持兩手以搏賊非計也
愚意卽以練兵官巡河每月以半月練兵於城以半月巡
各地方河可也至於府營之兵內則各衙門諸役以僕克
之外則各市棍土豪以僕克之表裏冒頂有名亡實當嚴
爲之禁可也庶幾戍兵恭置而豺虎跡斂乎若保甲之冊

傳草

卷之七

十八

甚周然能冊於陸不能冊於水保正保副之設雖備然能
捕於屋不能捕於舟故分戍兵守要害亦近日對病之劑
也巡道未蒞守道通國今所恃者惟公祖實風雨之廣厦
歸鳥之北林也公祖慈惠地方慈子孽下問故子章以膚見
請至於斟酌潤色全仗公祖與一三公祖商量裁割令畢
方罔象潛藏遁徙城市閭里安枕莫居地方幸甚士大夫
幸甚

與搢紳戚朋鄉約論郡庠社倉書

祁公祖枉教曰下僕入郡城謝因談爲政首務在養士抹
荒養士於學而府學燬掠荒以社倉而倉穀出納混奈何
僕應之曰重建府庠約費萬金費何從出勢不得不因糧
願自上出今則爲加賦加賦之名公祖不願也自下出金
則爲義助子來之義公祖亦聽之而已遂別去之吉水與
羅匡湖鄒南臯二公議僉曰善南臯曰糧一石出銀一分
僕曰吾郡計八萬石有奇民糧每石一分五厘合之得四
千餘金始可足用又僉曰善歸廬陵與劉斗墟曾金簡賀
定齋三公議又僉曰善僕歸來以聞於陳望州廖淳初蕭

傳草

卷之七

十七

觀我蕭夢瑤四公又僉曰善計亦親朋所共聞者第此舉
既名義助此銀必欲有司催納與加賦無異故僕意一都
一圖當請二三君子家富心厚者爲斂首若敝都僕與諸
兒孫輩任之矣餘七十二都乞注定斂首尊名斂完乞送
至僕所僕總上之郡太公祖無煩有司催督乃爲義也社
倉一事僕再請教祁公祖公祖曰無問銀穀貯之公帑恐
戶吏乾沒貯之民間恐不才社長乾沒聞去年荒甚社長
至無穀以應此法之敝也予意欲買田置契收穀各都每
年運穀入縣預備倉除納糧南兌二米縣官自以穀奉納
餘穀貯倉備荒如今年收穀明年不荒可存一年之穀

又明年不荒可有二年之穀以二年穀揀一年荒穀僅有
餘所慮者特買田難耳僕應之曰誠然公租因問田價僕
曰泰和上田租一擔自八兩至三兩者爲上二兩一擔者
次之二兩以下爲下今欲買田當以二兩一擔爲額如其
部原領社銀壹百兩即當買租五十擔置契定耕戶每年
收租當責之邇年里長收租後運入縣倉縣給倉收
待至荒年縣官當以本部之租還揀本都之荒而以預備
之穀補揀無社之都則民間社長之苦盡除而吏與社長
乾沒之弊盡革祁公祖曰善僕意官既爲民除社長之苦
民當爲官買社倉之田况二兩一擔亦不爲厲惟我親朋
傳草

卷七

十八

齊心朋力共買公田以備濟荒此其責在見今社長爲首
而田之肥瘠價之多寡則十邇年共議之僕承乏叨冒四
十年蒙主恩世襲卽社長決不貪及兒孫所以卷卷者
上念祁公祖既有美意良法吾輩當曲成之下念子孫他
日蕃多豈能人人皆貴不貪社長乎故乘此時一舉永逸
亦計之便者也夫有身家者少捐隨糧之金既足以明有
終之義少效買田之勞又足以脫社長之害此不待再計
而決者凡牘請益期以九月朔送問書至萃和書院書院
門子送至僕所共成義舉庶不虛稱忠義之邦謹啓

一本都都領民糧若干石內一箇民糧若干石二箇若

千石如有三箇四箇五箇須要明書

一箇當有一二歛首姓名爲誰幸填於書無以虛名
相誑

一民糧一石出銀一分五厘合一都民糧若干石應出
銀若干兩

一此銀歛完期以秋熟後八月送至僕所類齊送府

答祁夷度公祖

昨以藏書訓約序稿上政并報水災計未及入台覽而尊
教下及卷卷怵惕語語拯拯沉淪之民堇魚腹者既無可
奈何而延殘喘者猶尚思手援聞之人言此番災水源湧

傳草

卷七

十九

於橫浦波揚於章貢禍延於萬泰初三初四之夕江騰海
沸山動岳搖歷陽波來智愚同陷海鹽溺及里邑爲虐逐
波而浮者夾龍江而交挽舉一龍江而他江可知也迴流
而聚者合百處爲同窟舉一迴流而他流可知也公署私
宅無一不傾堅城石壁無一不破民間食米盡棄流水預
備倉谷已濕其半卽如子章家居猶巢燕幕然一年食米
半貯水次今爲水濕泡不堪煮未知此日何以爲命也鄉
紳中之苦猶有不忍言者橫宮壞而棺逐宋池巨浪至而
柩挂大樹劉孝廉卒而棺歛於屋棟馬公橋折而盡夷其
室家更聞五雲猶有甚於泰和者豈陵谷好遷乾坤忌蒲

故作此灾怪邪夫孽斷華山空假巨靈之力決平澤水頂
憑神禹之才今日仰望全在公祖來諭取倉谷二百石春
米少給災民一丸可以換骨半偈賢於剗身是心足王
必其備嚴略序復顛錯無倫臨楮可勝流涕

與萬安徐南高仁父

頃承枉教荒村擬圖躬謝而尼於雨旣而稍霽又擬脂車
而困於水雨與水亦春夏間常事也而今歲之水突發遄
至無所厝手足今沉淪之民死者既無可奈何存者猶尚
思手援淪溺之屋漂者既與汨俱沒壞者猶尚思撐持振
濟全活全仗仁父救遺一介崑申安問竊計仁父扶死拯

傳草

卷七一

三

傷日不暇給愁腸焦慮夜不交睫惟乞爲 國保壽爲民
瓊玉以爲兩邑二天僕不勝祝願

續衣生傳草卷之七

泰和郭子章相奎

門人同里陳以驥

蕭一傑

康子忠

溫江梁祖堯

華陽高 偉

黃岡孫大祚校

百功始末

萬曆二十八年庚子夏六月六日黔合蜀楚三省平播州

逆龍二十九年辛丑春三月黔合楚師協勦皮林招降九
版自計西南一隅役無再舉矣三十年冬十有一月播州
逆黨吳洪連結舊民楊邦俊盧文政盧里受譚里保羅志
王金義等復叛報至蜀黔震駭十有二月四日章令宣慰
安疆臣漢把王宗舜督兵斬吳洪擒譚里保等來獻章會
同畢御史三才合疏畧曰元惡吳洪在七姓中最號兇頑
實啓播黨播平歸鄉保有室家幸矣不思悔禍乃以爭土
細故插血稱兵殺合餘燼蟻結兇徒橫逞逆謀幾釀大患
既以爭長相殺投戈四潰與其逆黨吳突出奔宣慰安疆
臣一舉而擒從惡者先等再舉而斬元兇吳洪始斷長秋

之喉旋獲呂嘉之首克清大謗曾不崇朝不可謂非其功
中軍官劉岳旗牌官王安民督率夾兵把截要害旋擒首
惡其功足錄相應具題奉 旨下部三十三年春正月貴
州左布政使趙健按察使尤錫類守巡各道陸續申報山
苗路苗梗於平越新添龍里銅仁之間至七月終苗聲言
先打關廂後打城池於是司道合呈貴州一省原是苗仲
雜居 國初雖設貴州新添平越威清等十四衛分布上
下以通雲南之路而一線之外北通四川東接湖廣南通
廣西皆苗仲也近自征播以來糧餉欠缺軍兵困苦兼以
征播各兵不能歸籍者身無所依竄入各寨潛探消息與

傳草

卷之七

二

苗仲做脚串同勾引日益猖狂往劫盜間一出沒今無日
不出劫且一日而劫數起矣往止數十成羣今動輒數百
為夥且近千餘矣往晝夜潛出今聚集山箐白晝公然肆
出無忌矣往止劫客貨今劫及官員盡其盤費衣服 詰
命文引矣往尚竊發於山谷曠野今窺伺府衛州城且逼
近省會矣夥類日繁猖獗大甚肆其慘毒不可勝計道路
官商不敢往來屯堡軍民不敢出入貴州數百里之境將
成盜藪雖哨守官兵屢有擒斬但賊眾兵寡乍威乍起非
大集漢土官兵盡撲滅而懲創之恐銅仁三省之苗聞風
而起東西南北結連為害勢益眾而難為力矣伏乞批選

軍及召募四方勇兵并調各土司夷兵
剿殺或圍於山箐圍而勦之或匿於山寨圍而剿之
務必空其巢穴絕其種類俾道路清寧軍民安堵地方幸
甚 旨 同金御史忠士合疏其畧曰盜多起於饑寒之
迫切而黔中歲頗有年盜多困於官司之凌虐而苗民絕
不見官然而今歲苗賊視往更甚臣等反復惟之往捕賊
厚募惡苗為羽翼播平散歸故寨不能盡殄四方募兵為
征播四至播平流落山箐便作勾引盜之繇也往滇黔俗
樸陋近年以來俗尚奢靡富人衣彭段市民衣京青不惜
厚值以市而商日湊滇出銅錫宦滇者載而歸輜重蓋至

傳草

卷之七

三

苗民多以為寶鏹而劫日熾盜之招也自平播後瘡痍未
起庫藏益竭賊規知虛實以謂必不能復用兵又自興隆
至普安上下二千餘里都清新鎮二道貴陽思州銅仁三
府俱未銓補臣等才本庸下又鮮輔車盜之所以日恣無
忌也盜初起時臣等謂偶一二起未敢以 聞微有斬獲
亦未敢叙而今數月以來無論劫商即官員被劫慘不忍
言無論夜劫即白晝當路人不取問無論鄉村屯堡即近
城近省殺人無忌無論糾黨成羣且踰百近千嘯聚山箐
甚至聲言欲劫雲南起解 御扛又丟木刻欲攻州衛等
處城郭眾集大羊毒逾梟獍夫四郊多壘臣之慮也八

未靖臣之罪也臣等猶思其日長月增雄唱雌和小之如昔年韋同烈米魯之徒大之如古者黃巾青犢之流而臣之罪益無所逃矣今士民請剿之詞無日不訴府縣請兵之文無日不上又據三司會議賊惡已稔賊勢方張既積鬼誅之罪正當 天討之辰臣查得原領 勅書開載如有盜賊相機剿捕臣謹遵 勅書調集漢土官兵宣慰使安疆臣兵一萬分營於貴陽威清之間佐以指揮徐用賓把總劉崙王安民魏國忠越其進李文學王嘉言鎮撫蕭如京而以都司高垣坐營馮邦濟督之以攻賊之西自龍里至平越以宣慰安疆臣萬兵爲主又以守備李大諫把

傳章

卷之七

四

總馬武卿周之德劉崑土同知蒙詔土舍張鶴齡蕭芳羅國權分爲四營約近五千而以都司陳雲鶚遊擊劉岳督之以牽賊之東西賊之巢在老王山波羅清水箐阿倫哆囉阿郎洪麻王岡等寨八九十處不下數萬人而阿倫阿絨阿萬阿鷺王廷鳳等其賊首也東賊之巢在蝦麻塘紗帽山凱里大平伐小平伐的貢樂平等司寨六七十處亦不下數萬人而阿昔阿戎阿浪阿晏阿落等其賊首也黨類甚衆聲勢甚強非大創之不可至於二路將兵監紀督餉等官總督將兵官左都督陳璘總督監軍官布政司左布政使趙德勝等紀功按察司按察使尤錫類督餉威清

兵巡道參政兼僉事王貽德分理糧餉貴陽府推官楊可成入營紀驗功級新貴縣知縣龔一慶東管紀功分守安平帶管新鎮道左參政何偉督餉分守思仁道右參政洪澄源分理糧餉平越府管府事連同楊可陶入營紀驗功級黃平州知州曹進可鎮寧州知州吳天祐近省地方與省會城池委掌印都司陳所學督同二衛印捕官防守臣等猶慮諸賊奔竄湖廣機清浪泰將重獻策帶兵於偏鎮堵截又恐賊逆廣西委壩陽守備王應速帶兵於定番把遏各分理其事再照臣七年於黔矣討夜郎之後繼斬吳洪討皮林之後繼艾羅海臣非不知國小民罷財竭才渾

傳章

卷之七

五

顧事有亡可奈何勢有萬不獲已者不得不仰仗 天威糾率義旅以拯此一方生靈况今年黔中頗秋田禾被野正因糧於敵之候而安疆臣地界已明母鳳氏 恩賜郵典亦其努力報 國之時臣與按臣謀議僉同又與總兵官陳璘分布稍定乃敢馳疏以 請奉 旨這苗惡既稔天討宜加一切征勦事宜俱依擬許便宜從事務保萬全以安遠人章乃筮八月六日誓師八日進兵冬十有一月十九日左都督陳璘參政洪澄源移稱銅仁水硯山十三寨惡苗流毒銅仁思石四府居民在在受害赴告被劫殆無虛日且屢撫屢叛罪惡貫盈而大苗頭吳老喬僭稱將

巾身服紅袍張蓋轎鳴金吹打糾衆出劫而各寨苗首
侯興吳老成石老四等悉稱首惡虎肆鴟張本鎮切齒腐
心移請兩院俯從征剿調募精兵一萬二千員名分爲四
路並進至三十四年春正月終左布政使趙健摠揭東西
二路二起生擒原題疏內有名大賊首阿倫阿絨阿萬
阿鷲阿皆阿浪阿落七名斬獲阿晏首級一顆水硯山生
擒賊首吳老喬侯興吳老成石老四四名三路共擒竄賊
二百九十一名斬級二千七百零六顆擒斬通共三千零
九名顆招降過男婦一萬二千三百四十一名口是役也
日西苗以至水硯山苗其地千有餘里大山深箐堪以藏

傳草

卷之七

六

衆各賊者百有餘處兵西擊則東避南掇則北走非深入
窮追必不能殲其穴而賊其入故自八月誓師迄今正月
二十五日合漢土官兵數萬將領把守百員自西及東漸
次竭力攻剿方得詳具其詳其羣醜印未能嚙類無遺
亦已喙息鼠竄自今畏威來降者猶不啻數千俱給之免
死以示不殺之恩尤弱扶挈山見者不啻數萬盡招之使
還故土以廣滋生之惠由是分兵選將哨守要以爲善
後之計以圖萬全之策庶乎道路可清商旅可通而黔民
劫掠之患少蘇矣章復會同按臣具題畧曰貴州之苗在
西二路名曰仲家嘴係於貴龍平新之間實諸苗之頭

苗在水硯名曰山苗跳梁於銅仁思石之竟又紅苗之羽
翼一則恃千里種類之繁飽怒饑嘯輒敢懷拒轍之心一
則偵黔中平播之後財竭力殫無能爲再舉之役以故三
十三年內無一月不出劫無十日不報警掠商人而禦其
貨遂不保其首領劫官士而奪其貲且辱及其妻孥久之
嘯聚林菁聲言欲窺城池大羊之惡滔天神人之憤切齒
臣萬不得已會按臣請命於朝仰祈皇上嚴旨令臣
必剿許臣便宜從事又責臣務保萬全皇上秋殺與春
生並行破竹同繫桑兼命臣用是益加兢惕與按臣金忠
士晝夜協謀以水硯山先責之總兵官陳璘參政洪澄源

傳草

卷之七

七

用本營漢兵爲主而益以土兵以西路專責之監軍布政
趙健用安疆臣夷兵爲主而督以漢官二寇旣蕩而後專
責總兵官陳璘親入東路雷擊慧掃以收全局雖其千巖
萬谷不敢謂盡殄其種而草薶獸獮亦庶幾深入其阻西
路苗頭阿倫阿絨阿萬阿鷲東路苗頭阿皆阿浪阿晏阿
落水硯山苗頭吳老喬侯興吳老成石老四等或生而擒
之行間或斬而築之京觀是皆仰仗皇上天威震疊
明旨森嚴執政據忠謀於廟堂樞筦授方畧於邊圉省
垣謹議職方區畫咸劉厥敵推斷乃成故臣卽愚猶得協
同總兵鼓舞將士借三冬農隙之時獲三千斬馘之功迨

路如故官商無警豈獨殊方奉揚 王休共老於覆露亦
使愚臣恭行 天罰得免於罪警皆 皇上恩威所暨也
奉 旨下部二月班師再獲千級以報并進劄鼓十二面
已家大人病病章以親病再乞終養奉 旨亂苗雖已掃
除善後事宜猶須撫臣料理何得遽請歸養不允辭章乃
忽括苗功謹題爲路苗山苗兩寇並勦仰仗 天威擒斬
四千餘級謹叙在事文武各官功罪以明勸懲事臣以么
麼荷 皇上拔置撫黔八載矣二十八年逆龍稱兵有征
播之役其後播黨再叛有新吳洪之役是黔之北鄙也二
十九年皮林匪劫有征黎之役因皮林勾引九股有撫九

傳章

卷之七

八

股之役是黔之東鄙也中間銅仁水根苗賊平越新龍仲
賊鳩集蟻結在在而是猶不敢蠢蠢然動者一則征播征
黎之兵戈在場彼憚而覓爲免伏一則凶年饑歲之腹腸
不充彼饑而未振鷄警而自三十年以來天與之歲糧棲
於畝其虞高其腹實矣兵戈既散商旅疊至其涎垂其膽
張矣而臣三四年間古散於水播之爭界耳回於蘭州之
爭印鬬眉盡瞻形骸亦枯彼時伺之以爲臣之精力罷矣
而星沙之粟不輟鑲鳥之貢日甚哨兵菜色而執戈扛夫
枵腹以負擔彼又時伺之以爲黔之庫藏罄矣以故銅仁
水根苗賊吳老禱侯興吳老成石老四等平越新龍仲賊

阿浪阿昔阿倫阿晏阿落阿絨阿萬阿鷺等聚響山谷出
劫道涂始猶季一二出後則無月不出始猶月一二出後
則無日不出始猶劫商後則劫官始猶劫過往之官後則
劫本省之官始猶橫於道路後則進逼城郭始猶聚散靡
定後則嘯聚山箐而黔之勢岌岌乎將如播如皮林矣臣
始問兵於總兵官陳璘璘曰兩路並舉須用兵三萬人兵
不難辦難辦者餉金臣復問餉金於布政使趙健健曰楚
蜀不解黔室懸磬即解軍餉也非兵餉也無已軍門八年
節縮餉銀元以待不虞而今其時矣如有金無米何其問
之治粟者臣復問按察使洪源源於政何得對曰往往播

傳章

卷之七

九

借米於屯彼噴有煩言民愈焚方起其誰能運臣乃羣集
文武轉訪之有言哨兵爲賊之日軍屯私莊爲賊之高臣
於是下連坐之禁有言苗中屢豐今歲更有年臣於是下
因糧於敵不許焚米之禁有言安疆臣兵壹萬例自裹糧
可省運米臣於是下疆臣西路之檄有言水西向不斬敵
功多虛冒臣於是行布政使尤錫類有親驗功級之檄
有言上六衛軍夫稍逸每衛借運五百石會提學僉事甘
雨考校上衛臣於是行提學催餉之檄有言水根近總兵
討苗苗近水西先舉二路而後合兵向平新免於腹背受
於是下二路並舉之檄有言平新賊黠而夥盜路剽

傳章

卷之七

棘而深非大兵不可臣於是有總兵移鎮四司道共往新龍之檄有言仲賊實蕃有徒水碓西路稍見功火亦宜開一面網以散黨與臣於是下來降不殺之令比總兵官陳璘至新添布政使趙健按察使洪澄源蔡政何偉王貽德相繼至璘本以播州皮林之夙名寒賊之膽而復以水碓山之新兵扼賊之吭司道一心討賊文武協力共謀一二臣同千萬人住賊果不能支竄入山林米害於寨悉爲兵糧盡自秋八月興師至春二月班師蔡夫運米不能三之一餘皆取給於敵而水碓西路東路三路功次臣奏報兩疏實四千有餘一皆右布政使九錫類蔡政何偉所親驗者臣查得播州首功三省共一萬九千餘級費金錢若干萬皮林首功三省共五千餘級費金錢若干萬臣今此役擒斬共四千餘級上不敢請金於朝下不能派糧於民中不敢貨資於鄰臣以八年與司道銖銖錯錯節縮者毫釐分給姑以克其腹而以皇上之詔責肅將而宣布之實以鼓其氣皇上有首惡既稔天討宜加之旨故苗人懼必誅而竄高走險者先以視其魄皇上有務保萬全以安遠人之旨故苗人懷不盡誅而倒戈降者又足散其黨則諸文武將吏之功實皇上之明威也第未成功之先臣原無厚餉徒以空言勉而責之戰既

傳章

卷之七

成功之後不一品叙其望而難責其再故敢冒死爲皇上陳之至於臣章八載貴州始播州繼皮林繼水碓路苗無歲不動于戈始議平清四衛繼議播水地界今又議永赤四衛無歲不鼓唇舌下勞民力上煩聖聽其無斯短長之效居然可見皇上即逐之罷之猶以爲晚而敢言功即皇上不忍斥逐臣前屢疏終養乞皇上終聽之臣願足矣此非臣之飾詞也四時成功者退不退名曰逆天父母老當歸養不歸名曰逆子皇上爲臣去二逆之名而全臣父子之倫明臣進退之義賢於叙功千萬矣疏下兵部都察院行巡按貴州馬御史奕垣覈功御史行貴州按察司該司署印提學僉事甘雨覆行同知廖自伸推官楊可成再三磨覈據冊報三路原報擒斬功級通共肆千零叁拾叁名額內斬獲功級叁千柒百叁拾壹額今削去壹百陸拾捌額實計叁千伍百陸拾叁額生擒叁百零貳名今削去叁拾貳名實計貳百柒拾名擒斬共削去壹千零叁拾伍名口奪獲器械捌百壹拾柒件牛馬陸百貳拾隻招降男婦壹萬叁千陸百玖拾伍名口俱覈明冊報到司復該司看得黔地僻在西南界於楚蜀地名鬼國本是豺狼之居種出獍狍何殊猱猿之窟巖谷既險林

晉益濃四顧皆苗一線是路平清前龍之運馬道羊腸在
在皆爲巢穴蝦蟆錢坪之區峰也敬聚處處盡是腥膻而
水碓惡苗作梗於石思之間與路由互爲聲援交相要結
遠劫屯堡近掠郊垌以官道爲奇貨賂商旅若外府月增
日長禍及縉紳之妻孥雄唱雌和來窺府衛之城郭彼自
謂征播之後中國罷於用兵貴氣之食軍門難於養士以
故長驅醜類梗我道涂動搖八番斷隔千里自貴陽以至
下衛由石阡以及銅仁一帶地方岌岌乎殆矣於時赤齒
之囊紛至兵食之計兩窮仰荷軍門千萬拮据籌兵籌食
前按院三五申令同心自總兵以下及於三路漢夷

傳草

卷之七

十一

將士咸受指搦井奮騰勇兵交刃接魚散鳥驚由秋徂春
成此奇捷夫有功不賞則披堅執銳者何所勸勸功不賞
則僞級冒賞者何所懲此又職所大懼也今予取監軍總
鎮紀功各官文冊始委廖同知楊推官親自勘對已二官
冊到職役躬自查覈其一人從征而於三四處部下報功
者削其合軍掩殺無將官姓名者削其已紀於水碓而復
紀於新添者削其零星斬級而非在交戰之日者削其僻
路斬級而不在對陣擒巢者削蓋亦庶幾無濫冒無重複
矣職又查得水西羅兵凡奉調討賊向不割級以致漫無
稽考奉軍門令責安疆臣將西路功級一一解省聽尤右

以紀職不解者不第又查征播征皮林各官兵以路遠
辭功級俱委小官入營紀驗以致開有參差軍門
洞燭前弊令將東路功解何參政紀驗水碓山功解洪按
察紀驗驗明印旁面掩於近郊以聽覆驗故此番之功除
有疑者削去外其存者皆經司道親紀親驗最真最確萬
無可疑職又查得播州之役合策於川湖皮林之役協力
於楚粵而今山路二苗之役則貴州之獨力未藉尺寸之
纖於鄰省借升斗之餉於友邦也播州斬級貴州陸千餘
功川金伍拾餘萬皮林斬級貴州肆百餘功用金叁萬而
茲山路二苗斬級肆千取金於節縮之餉因糧於敵人之

傳草

卷之七

十二

用上不請於朝廷下不派於民間不可謂非全捷也此
皆由巡撫鄧都御史以八載之威名奏兩路之偉伐義師
方興不席上醜虜悉擒於目中前巡按金御史目擊山路
之捷汪力贊和門之征討悉心而効六奇指掌以佐三捷
勇兩院功在社稷不敢僭叙又職兩偶因巡按上衛奉
檄勦清原無纖芥之勞不敢濫叙外如總兵官陳璘參將
董獻策遊擊劉富都司陳雲鶚原任總兵坐營今陞都司
汪如淵軍門坐營官馮邦濟以及守備指揮把總等官陣
亡魚貫義旅鷹揚制勝摧堅同挂天山之旆出奇設伏共
函谷之泥監軍紀功督餉左布政使趙健右布政使

錫類按察使洪澄源原任參政今聽降何偉參政兼會事
王貽德以及紀驗理餉分運糧米府州縣正佐首領等官
既冠掌上借筋懼中萬竈生煙士倍折衝之氣三軍挾纊
人稱時雨之師文武崇卑雖有差等奔走後先均勤王
事通應分別紀叙賞賚以酬其勞者也該司上之馮御史
御史乃上覈功疏臣看得國家之大事在戎西南之難制
在苗地接弄驩種共繫輦故邦政條例以虜功優功苗功
並列雖賞格不無軒輊而捷伐均非容易貴竹孤懸萬山
中東西千里郡衛什一苗獠什九自楚入滇黔為咽喉天
設高牆之險地通如綫之路苗一扼其吭孰與翼而飛乎
傳章

卷之七

十

稽之載記自高宗克鬼方後唐宋以來叛服無常人明
始列版圖然思田昔安香爐山在洪武拾肆年永樂伍年
宣德陸年正德柒年嘉靖貳拾貳年惡其跳梁凡五出師
徵調轉輸不下千萬最為勞費後計擒斬俘獲數僅百拾
尚未能帖席蓋苗之為黔患始猶蟻蝨之屯於髮膚湯櫛
之所可及今猶蠱蠱之據於騰理鐵石之所難施病亦云
篤矣平居雖處無異編民一呼剽掠猛於豺虎時或竄伏
於深巖密箐之間時或出沒於屯堡關隘之內離則鼠匿
合則蜂起踪跡詭秘勢難猝勝又黔自播亂以來十室九
空百里無完壘未起流離未歸沿途哨堡戍卒皆以糧

散以故苗得偵我無備益肆猖獗在水硯山苗則偵
險鴟張於石阡銅仁之間在路傍惡苗則乘危蠅起於平
新龍貴之遙初猶月振鵲響繼則日恣狼毒初猶行旅家
灾繼則輜軒受禍攫金不已辱及妻孥殺人不已殃及應
令四方亡命又皆托足於此密為間諜潛為耳目以張其
召蠲之勢而瓜分其賊不肖屯官利刀錐而甘為兇窩無
賴將領懷首鼠而恣其虎噬千里提封幾乎道斷此神人
所共憤而斧鉞所必加也維時撫臣郭子章前按臣金忠
士共軫民艱會題請剿乃撫臣多方鼓舞將士前按
臣加意申嚴號令致師出數月功成肆千是皆仰賴皇
傳章

卷之七

五

上 睿筭中潛 神威外憺 許以便宜從事故羣帥踊
躍共受計於 明堂 示以萬全為期故百蠻奔走會
圖於葱嶺元輔密勿籌決從容而調萬化于槐棘之上高
廟廟勝談笑而制四夷於掌股之間極臣勸九天之上以
發謀音授折衝之畧見萬里之外而制勝遂成止戈之勲
兵馬指授宏界即青蒲白簡巧敵於金湯職方力贊神機
令平如綠林氣削於斥候故貴州即常夜郎皮林之後兵
弱而苗之餘猶能賈其餘勇及此貳苗不盡在疆場也顧
一時疆場在事諸臣臣歷歷所及始詢之文武事外之人
既泰之道路輿人之口臣請先序其槩而後列其詳撫臣

郭子章當兵餉未備之先檄總兵而問兵則曰兩路並舉非參萬兵不可於是按尺籍稽之衛所之軍力不勝辦哨守之兵亦重並足墨守檄藩司而問金則曰用兵參萬日幾費伍百金州湖之糧原是餉軍且賸有不前司帑之金罄於夜郎皮林即涓滴能濟幾何檄糧道而問米則曰派之里甲貴州元無都圖可派問之富戶富民落落如晨星雖有借屯米一策昔年行之而不免於整整之口於是撫臣蒿目焦心會同禮文武而議之曰用兵參萬土兵任其半漢兵任其半土司之半安撫臣宣萬蒙詔等伍千彼萬伍千者皆是其糧地時時發金助其市米而已漢兵之傳草

卷之七

十六

半合金糧銀兵共伍千不必予金止人日給米壹升新募萬兵足之則金與米俱昇焉金則用八年所節縮之轉餉米則借上衛之倉米以給征路苗之兵借思石銅之倉米以給征水苗之兵庶幾兵無艱食且歲既有年苗方刈米因糧於敵正惟此時於是以前月警師進兵會水硯山苗突出前按臣巡歷石井且擊前起移會撫臣請兵殄滅乃撫臣檄總鎮與思仁道按察使洪澂源參將董獻策總鎮標下中軍官汪如淵先剿山苗而後移師新添會珍路苗路苗實分東西貳路西路之苗令宣慰安疆臣督部兵壹自畏糧食專剿西路以遊擊劉岳原任都司高垣標下

中軍官馬邦濟督指揮把總等官率募兵銳手佐之東路之苗在新添平越間用土同知蒙詔土舍羅國權金大璋張鶴猗等土兵伍千名以都司陳雲鶚原任參將劉效節督指揮把總等官佐之貳路監軍則以左布政使趙健總之西路紀功則右布政使尤錫類督糧則參政王貽德東路紀功則參政何偉督糧則按察使洪澄源仍兼水硯山監紀督餉於時提學僉事甘雨考校上衛撫臣令就便催運上衛糧米以濟匱乏叁路將士俱聽總鎮陳璘調度璘始平水硯再赴新添勸風沐雨由冬徂春而功始奏矣是役也丈人長子既推轂而前在強士健兒共勦力以傳草

卷之七

十七

成功因糧於苗地糧米於上衛市魚鹽於川湖借轉輸於逸卒無煩朝廷內督之財未幾與邦助餉之費權宜指授飽士卒於連營多者幾萬流毒益於周道而又懸賞格以激士擒斬有名賊首為上臨陣斬殺者次之搜山獲級者又次之嚴軍令以來降殺降者抵罪殺老弱良民者抵罪以故數閱月之間擒斬肆千餘級已築京觀招降不下萬餘安插故土舉數拾年通寇解辦削衽如路苗頭阿倫河浪阿皆阿晏阿落阿絨阿萬孫六等水硯苗頭吳老喬老四侯興等渠魁梟孽就縛散降屯蟻雜之羣舉數十賊數破種洩域如西路苗老王山波羅平茶王岡谷坤

銅匙可龍等... 相山等... 輪不返... 途車馬不停... 諸將帥之折衝... 貴州都察院... 人才兼文武... 達周於萬里... 一之動外而... 敵愾勳功... 傳車

卷之七

十八

加原任川貴總督兵部左侍郎... 象乾以萬里干城之才... 久固於西川威震苗夷... 布行間之勝算... 氣倍勞苦功高... 非職所敢擅議... 心貫日月勇氣凌雲... 威名親提虎旅... 宣甲兵數萬此豈臣...

平播武功... 力一戰而削平兩路... 烈但本官見任左都督... 命或重加世廕或特加文銜... 使趙健挺身圭角... 縱不苛畫閫外之機... 功右布政使尤錫類... 指山畫谷中權足壯於前... 藩垣赤幟管綸白眉監軍... 峙炯識冰明鐵胃東征... 傳車

卷之七

十九

寇歟矣燎毛原紀功左... 手提一劍功分玉石... 三尺西路督餉右... 隅而纖塵無染... 軍威醜類心寒... 手握武庫曾羅千里... 石起距笑談而氛... 給軍興於行陣... 健總領東西武路... 微外均...

甘雨通行紀錄優賢何傳近以廣東副使被察聽降仍應
照播平叙功例惟復原職聽用者也清浪參將董獻策一
貌虎頭燕領滿腔豹畧龍韜障內地而固金湯風生八面
搗賊巢而親矢石威著三藩遊擊劉岳矢口譚兵六丁東
擬其銳殲精破寇百蠻爭避其鋒取首虜不啻封羊招降
夷奚殊馴鹿屯田都司陳雲鶚斗北陣星荆西將種朕足
胼首麥新固深壘高城怒髮掀眉苗醜畏風聲鶴唳標下
坐營中軍官馮邦濟身肩將領胸富智囊除戎器而左旋
右抽陣成驚鶴偵賊情而出謀入告膽落鯨鯢原任總兵
坐營中軍指揮使今陞雲南都司汪如淵有萬夫莫當之

傳章

卷之七

七

勇擅百戰必克之能視大敵若小兒雙雕聯落倚短兵爲
長技萬馬俱空壩陽守備王應速力能擔荷志不詭隨小
隊出郊壩六洞之犬羊惕息大軍壓邊徽八番之狐鼠潛
踪思石守備葉定遠增竈不減竈攻城復攻心志切於雪
耻除兇穢夷無算機熟於扼吭肘臂緩急有資以上崇臣
破賊壘而共振鼓聲還賊衝而互爲犄角均應優異內董
獻策劉岳馮邦濟汪如淵居黔最久獲功最多均應陞級
以酬其勞而董獻策尤堪大將之選汪如淵雖經陞任仍
當論功再加陳雲鶚王應速葉定遠功勞相等并應紀錄
厚養者也署銅仁守備事水岷山領兵貴州前衛指揮使

詳紹瑄律嚴步伐止齊機妙弛張開闔推心置腹三軍同
濟續之溫斬將奪旗一鼓類探囊之易標玉署中軍事西
路領兵貴州前衛指揮同知李棟材斬案游獵之勇過
者受夷控弦消蛇鼠之魂遇之披靡師中長子闔外元戎
領兵前衛指揮僉事徐用賓雅馴如處子激之則義氣不
回鎮靜若書生扣之而奇謀立見功成三戰勇冠諸軍總
鎮旗鼓官水岷山領兵平溪衛指揮同知洪應選奉揚號
令凜然雷厲風行旋轉旌旗儼若雲飛電掣既懋參襄之
績復饒俘馘之功總旗督陣百戶征東加街守備陳九德
縛虎雄威落雕妙手首庭深入獨高莫雄之功戎路先驅

傳章

卷之七

七

丕壯軍屯之勢以上伍臣在薛紹瑄李棟材俱以代庖成
功在陳九德洪應選俱以累革自命而用賓父死事於播
尤爲可矜均當紀錄擢用者也原任掌印都司今華任聽
勛陳所學神閑氣定識達慮周編保甲以衛城闔千里之河
山鞏固選壯丁以譏關市重門之暴橫潛踪原任操練
司今華任高垣察敵情如數一二間將畧巡邏尋常
暫垂尚異鯢濱之獨奮驥心尤壯堪來燕市之重招以
獻臣在陳所學應候蜀中勛明擢用在高垣雖以軍政被
革然近報新功似足抵贖相應准其赴部請用者也監紀
文臣平越府府事運同楊可陶吏才與武畧俱高儒術

共陰符並運櫛風沐雨時出入于猿啼虎嘯之場鳴鏑控弦卒艾除其封豕長蛇之毒東路干城全黔左臂貴陽府通判徐淳友才誠兩合謀斷兼資驗功涇渭分明有衡鑑先平之頌轉餉粟芻運至無樵蘇後費之虞貴陽府推官楊可成練事如轉圜迎刃宅心若執玉捧盈攝郡符而庭除水洌督兵餉而芻粟山來鎮遠府推官今丁憂鄧希稷朗照燭奸長材禦侮驗級而鏑不棄人稱水鏡錄功而臺髮罔私頌起冰壺思南府推官張文英真誠馴雅誌慎端詳典司軍實而輸將備極艱辛出入戎行而期會不辭旁午黃平州知州今陞登州府同知曹進可免胄雄風請傳草

卷之七

主三

纓壯氣入虎穴而搜虎子親提組練之三千伏龍劍而試龍韜卒縛雕結之婁百定番州知州萬曰軾身搜虎豹雄圖夙豫于徹桑信及豚魚逆節潛消於伏莽一方資其覆露八番賴以安瀾新貴縣知縣龔一慶屢屈通才鵬搏勁氣佐烏臺之豹畧龍劍長隨察虎帳之屬功魚珠立剖按察司知事今陞瓮安縣知縣唐時雍枕戈鋌而不辭跋涉轉輟耨而務濟饑勞豈徒爲連幕之英行看奏花封之績以上九臣在楊可陶滿腔經濟一片血誠水洞錢科之功實其手办清新平越之寇靡不心降况本官歷同知運同之俸幾及陸年卽循資一轉亦非踰等似應量加知府職

銜仍待後功更議超擢在徐淳友左右軍營曹進可躬擐甲胃龔一慶經營壁壘均應陞俸楊可成鄧希稷張文英萬曰軾唐時雍給餉不乏均應紀錄厚養者也轉餉文臣石阡府知府江大鑑懇切時艱謀圖計多方勸相輸將踵接於石阡極意拊摩樵糗騰於士伍思南府知府陰鏊喬木世臣之胃甘棠郡守之良牖戶綢繆食寢不遑於達旦棘門飛輓穰糧何至於愆期安順府知府喬樞槐惠能使衆才亦剴煩拊六衛之瘡痍崔若生色給三軍之餽餉庚癸不呼平越府同知李在公露覆人傳子惠風裁獨秉官常出庾粟以佐軍儲千鍾畢集度土功而嚴武衛百

卷之七

主三

維聿崇銅仁府推官今陞臨洮府同知譚完精勤無懈沉毅有爲綰綬危城赤白之九屏跡移車異境陳紅之粟摩肩龍泉縣知縣段宜標當披荆斬棘之區極埽茶徹桑之苦負載勤而千軍鼓腹綏懷廣而萬姓揚眉印江縣知縣今陞襄府審理李應發推露積以惠東方措畫不遺餘力梯雪山以資北討護持尤既厥心以上七臣均以督餉效勞均應紀錄量資內鄧希稷曹進可譚完雖已去任李應發雖已劣轉而功在黔中亦應併叙喬樞槐近報大察革任閑住似應照播平叙功例准復原職致仕者也入營督陣領兵官指揮吳國柱郭維滿張承爵劉世爵林起鳳王

有道姚谷岳柳國柱楊芬鎮撫蕭如京張鶴紳孫耀祖千
百李春元王安民李文學王嘉言葛宗儀印鎮國李朝
陽陳叙戴宗茂陳諫朱悅陳謨蔣宗周黃勝元徐鈺梁之
賓洪信劉胤宗高萬里范休元劉再邦薛應時韓紹緒尹
三聘田成把總魏國忠越其進劉崙徐用輔劉范和王
陳大縉沙應魁陳富用熊宗棟蕭泰王見龍劉岱劉廷王
馮承烈葉天植鄭國明沈輔明宋真相林懷遠王必進蕭
雲呂聯芳詹元富何尚卿楊祖夔葛師儀劉崑鍾一麟華
尚文尚宗襲陳守貴鄧正志董仁朱楫林夔王瑞宋廷詔
李良材安世珍宋師相張威陳宗慶姚必賢胡來賓蕭美

傳草

卷之七

五

中唐秀茂張萬英宋廷祿吳嘉隆劉鳳吳永貴鄭崇憲宋
可成梁應科楊子直蕭倬通蔣廷通蔣其策張德以上玖
拾柒員名踏羊腸鳥道之衝爭先滅賊鼓披堅執銳之勇
之死靡他苗夷畏其雄鋒俘馘皆從手刃均應覈實獎賞
內楊芬戴宗茂張鶴紳陷陣摧鋒獲功尤夥王瑞宋廷詔
偵探聲息巡緝最勤更當紀錄以備將材之選者也運米
入營及供事營中各官指揮李光春蔣國勳黃運清金鳳
鳴黃映宸張九德徐顯祖張世國劉化龍韓胤奇章達許
敬所李先春千百戶王有聲胡禹定李東生李枝盛吳永
吉李騰龍劉應和表應龍張汝功鄭國柱李以謙楊東明

葉仲經歷陳江定陶成禮照磨左鈺知事劉本典史劉起
江印萬鐘黃一揀吏目莊一貫以上叁拾肆員跋履山川
僇力効馬牛之走刺量兵食同心剪豺虎之羣雖大厦非
一木可成乃重裘必千腋始就均應獎賞內陳江定趨戎
行魯批虜首鎮平伐頗得夷心應與薛紹瑄酌量擢用者
也羅永催糧官指揮楊師震葛守仁蘇氏悅黃崇正吏目
丁文用巡檢巨轍造火器官指揮張世卿洛獻圖千戶劉
世臣差往楚蜀買魚鹽官指揮楊祖禹馮國恩千戶傅良
臣吏目王惟善李樹華文解王路直巡檢張奇玉省祭官
楊允泰以上壹拾捌員董儲新則輪將獨苦造火器則製

傳草

卷之七

五

作最工雖甲冑未親而辛勤難民均應同賚者也宣慰使
安疆臣與疾視師據誠報國調目兵以萬眾不煩斗粟
于公庾殺首虜幾千無返隻輪于夷穴此一臣者先因
播亂同弟隴澄有大水田之捷繼以播孽再亂又有吳洪
之斬時撫臣叙議加銜該兵部題覆奉聖旨安疆臣隴
澄候地界勘定另加優異今地界久明苗功更烈相應查
照楚蜀播平上例優叙以示大信於夷部者也至於鎮
雄府上知府隴澄雖與伊兄俱奉有優異之旨但此番
平苗實未効力應候平播善後疏內另叙者也其安疆臣
部下領兵漢把周愷王嘉猷李勝李輔葵應朝袁漢口同

羅城吳從衆頭目化跨阿縱刺罵色白卒魁亞祭縱白弟
普豆麻容遮白的阿四阿列等相應分別賞賚者也獨山
州土同知蒙詔忠勤本天性自來義舉非土司可及披荆
榛而除狐鼠轉戰數迴總部落以掃妖氛艱危半載宣慰
宋承恩同知安大貴金筑司土舍金大璋金全十二營司
土舍羅國權鎮寧州署土同知事監生張鶴禧新貴縣土
主簿應龍齊之翰章番司土官章啓程番司土官程弘道
肅番司土舍盧世臣華西司土官楊光世平州司土官楊
國陞平越府屬土官舍羅袍楊位楊開運宋世孝猶國柱
楊鯨毛守爵太平伐司土舍宋應祥小平伐司土舍宋國
傳草

卷之七

主六

臣樂平司土舍宋拱乾提溪司土官張位省溪司土舍楊
昌緒四川石耶司土官楊正魁邑梅司土官楊光斗以上
貳拾陸員名左戟右矛若庸蜀之効忠牧野前掣後曳似
江黃之宣力陞亭俱應分別獎賞內張鶴禧荷戈獨勤殊
白罔恤蒙詔金大璋羅國權楊正魁訊賊有功翱翔最久
尤當重賚近故宋承恩曾經職疏論雖從征効有微勞然
負罪停虜通誅是幸不得與諸臣槩從優錄者也原任偏
橋衛指揮陶陶之屏先因縱捕入城縱囚出柙問擬
戍遠已奉貳拾玖年恩詔宥免發隨舍餘差操令貳次
獲功年力俱壯似當照舍餘例量加錄用者也原任守備

楊惟中把總葉明遠俱因征播僑事操戈待遣偶值征苗
立有戰功又奉恩詔宥遠似應免遣問伍仍留撫臣標
下効用者也都清守備李大諫地方本有專責失事不可
勝書撫臣念其力不能支委把總周之德馬武卿助其不
及參人戈矛互起厥罪惟均之德武卿又經前按臣金
行查據該司回報細查參弁在之德武卿假以殺賊賣放
橫索蓋頭銀兩在李大諫貪肆無厭大憲遣驛卽有斬獲
而罪浮於功所當姑准抵贖免其另議者也百戶陳其學
雖屬有罪近報病故無容再議千戶吳東鏡始而誤傷兩
良苗既而運米數百石功過相抵應姑免究者也新貴縣
傳草

卷之七

主七

土主簿羅國梁先假緝賊以騷擾後率運卒以轉輸功可
磨罪但國梁年老應令伊子之翰襲職者也凱里安撫司
署安撫事楊燧庇匿東路苗賊侵越黃渭新疆平茶司土
官楊光祖入營已爲後夫私通又獨先去十二營司土官
蕭芳把總李逢元初則縱兵市擾續則抽身宵遁此肆員
者均應提問在楊燧臣見疏參論應正其匿賊之罪并責
今吐退越占疆境劑土削爵在楊光祖蕭芳李逢元俱究
先逃之罪仍各追原領餉銀還官者也行間得病身故原
任參將劉效節征播既竭心力討苗不避艱難苦已備嘗
死猶可憐所當贈官仍于祖職陞級以爲勸主死緩

勅者也把總陳人賴華統上官何天與百戶於世科因營
致病因病殞命所當量加優恤以爲効死之勸者也陣亡
把總鄭國英趙友仁水西頭目裸驢阿農漢把總泮史敬
者白衣蒼馬色阿列沙魁阿四阿翁卧卒部兵阿二黨元
等慷慨已收全捷迎刃不忘張元勇烈足稱野死最苦所
當重加優卹把總量贈壹官以爲死疆場之勸者也至于
撫臣與臣并總兵監軍司書吏成大文吳明智林應朝李
克明羅錦案陸勞心行陳儻力應照征播事例乞恩者也
其開功級有應卹者卽行刪削不敢徇情以滋虛冒有不
應卹者仍舊紀錄亦不敢苛削以負忠勤有功浮於罪者

傳章

卷之七

七

不敢以一眚而沒其功有罪浮於功者亦不敢以微功而
掩其罪若奪獲賊屬牛馬當已變價貯庫奪獲器械當卽
充賞招降男婦就經定案原土盡皆樂業無容別相應具
題伏乞 勅下吏兵貳部再加酌議 請施行度邊功
覈地方安而文武臣功漢土夷民胥悅服矣於三十五年
五月十八日上疏疏下兵部是年子章屢乞養六月始奉
俞旨三十七年已酉夏四月始與胡中丞桂芳代冬十有
二月家大人捐館合三十八年章請卹典蒙 上遣官諭
祭并祭先夫人蕭氏予全葬肆百金三十九年辛亥秋月
兵部序四川苗功并後功於是光祿卿趙健上揭爲川

貴總督功次蒙 旨特賜議覆懇乞台恩俯念邊方

一體揔叙以勵人心以安遠方事本月三十日據報吏部
一本給由事內開前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畧禦
倭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王象乾歷二品俸三年
考滿繫在京堂上官例不考核合無照例行令就彼復職
管事及照前遼等處原繫緊要重鎮各該巡撫考滿事例
節經題 准在優處之列其川貴善後平叛征苗前遼剿
虜各項軍功聽兵部查叙外如他日評川貴之積勞轉次
或破常格就此時課前遼之重鎮加銜仍照成例但 恩
典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便奉 聖旨王象乾陞兵部

傳章

卷之七

七

尚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照舊總督廕一子入監讀書給
與應得誥命其川貴功次着兵部卽與議覆欽此欽遵職
查得吏部疏未歸重丁川貴功次以川貴之功未蒙議覆
故也除經制善後之功有四川李按院疏叛黨吳洪等擒
斬之功有四川孔按院疏皆候兵部議覆外其川貴征苗
一事職原任貴州左布政使曾與其事地方休戚相關敢
詳具揭仰懇看萬曆三十五年五月內該貴州巡按馮
御史題爲路苗山苗兩款並勦仰仗 天威擒斬四千餘
級謹叙在事文武各官功罪以明勸懲事內稱奉都察院
勘合割付准兵部咨前事煩爲轉行巡按貴州御史查前

項擒斬路山兩苗大捷功級有若干是否真正有功人員作何議叙有罪人員作何寬處逐一查勘的確具題以憑覆 請定奪等因咨院備制臣查照勘得貴州東西兩路共擒斬苗賊四千餘級已築京觀招降百萬餘苗安插故土自班師以來官旅並出于途車馬不停于路則督撫與前按臣之主謀諸司道之協策諸將帥之折衝諸土兵之戮力功有不可泯者看得原任川貴總督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象乾以萬里平城之才兼三藩鎖鑰之寄慮周桑土金湯又固于西疆威鎮苗夷烽燧盡銷于南服知從天授忠爲孝移慈撫貴州都察院右都

傳章

卷之七

三十一

御史兼兵部右侍郎郭子章學貫天人才兼文武平蠻擒寇雄威震疊于三方料敵決勝機燭遠周于萬里作熊羆不二之臣服則含逆則誅策麒麟第一之勲外而嚴內而順雖勞謙遜美直欲爲介子之辭乃敵愾論功誰能居汾陽之右前巡按監察御史金忠士避馬霜蹄馮熊風采布行間之勝筭借箸以籌作閭外之威聲應弦而捷折衝氣倍勞苦功高以上三臣俱爲憲臣 恩典出自 朝廷非臣所敢擅議原任貴州今調廣東總兵左都督陳璘見任都督已無可轉重加世廕或特加銜爲功臣勸又勲功右布政使尤錫類督餉按察使洪澄源右叅政王貽德僉事

甘雨并運餉知府推官知州知縣叅將都司守備把總指揮宣慰使司土官百有餘員其爲有功應陞應賞其爲有罪應議處分別明白題奉 聖旨該部知道具載馮按臺疏中甚確自核功以後有貴州名色把總徐鼎聘奉差入京具呈兵部蒙給劄付實授把總黃平知州後陞同知曹進可起復到京具 奏錄功又蒙兵部覆疏移文吏部查新陞同知上加俸一級俱以馮御史所核功次爲准二官皆蒙 恩矣既以二官功次爲真則他官之功皆真二官之功應叙則他官之功俱應叙况自司道各官而上其應叙又何如也據兵部原咨前次擒斬路山兩苗爲大捷

傳章

卷之七

三十一

則此功應叙不爲虛冒明矣且是役也不調外省一兵不請 朝廷一金止爲苗夷日肆官旅被劫衆心懷忿情愿出力擒勦漢兵止日給米一升土兵愿裹糧自往故督撫順軍民之情興勦巢之役數年以來苗夷安靖道路無虞未必非此之功况今蒙 聖明特許議覆是貴州文武官軍皆藉總督之庇而過及一軍伏乞台臺溥大公之念弘一視之仁特憐貴州將吏士兵人等忠義之心兵革之勞戰陣死亡之苦一槩議覆自司道以至將卒應叙功者叙錄有罪者議處死亡者優叙則生者奮勵于將來死者附結于地下若職原奉委監東西二路官軍雖家按院題

叙然董奔走于矢石實未効力于尺寸何敢妄有希異特
爲貴州將士勞苦六年未叙御史總兵將官強半以故殊
爲缺望冒昧具揭乞賜優叙冬十一月初二日少傅兼太
子太保兵部尚書李化龍題爲路苗山苗兩寇並剿等
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巡按貴州監察
御史馮奕垣題前事奉聖旨該部知道欽遵抄出送司
卷查萬曆三十五年六月內該四川巡按御史孔貞一題
爲叛黨次第就擒新疆隨獲底定等事內稱楊應龍叛黨
吳洪等乘機煽亂官兵勦平叙錄有功文武各官逐一查
明如貴州巡撫郭子章行同金玉而猷爲更裕安撫節比
備車

卷之七

三十一

水霜而籌畫尤深帷幄門庭冠掃鍾功高總之忠爲
國家誼切隣封懋賞酬庸朝廷自有憲典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今該前因相應併叙又查得該省兩
苗功次奏捷人役巡撫郭子章差舍人蕭鎮總兵官差舍
人葉逢芳相應照例陞授試所鎮撫案呈到部除獲功級
傷亡官軍陞賞優恤等事查照嚴冊另行議覆及原任總
督王象乾已于川貴善後疏中敘叙知州曹進可已今另
疏陞俸宜慰宋承恩負罪誅誅與百戶陳其學俱經病故
守備李大諫把總周之德馬武卿姑准照千戶吳秉斌
功過通均各免議究俱照原題不議其內外效勞書更殘

大文等張魁等俱移咨吏部照平播事例酌處外看得巡
按貴州御史馮奕垣題稱路山兩苗流劫地方行旅阻塞
荼毒生靈官軍三路進剿一鼓蕩平所有擒斬功級除削
去外實計三千八百三十三名顆俘獲賊屬一千三十五
名口奪獲奪獲器械八百一十七件牛馬六百二十隻招
降男婦一萬三千六百九十九名口逐一查勘明實叙錄
有功文武各官內稱元輔等勿籌決昂勝廟勝樞臣發謀
折衝制勝止戈兵垣指授宏恩職方力贊神機巡撫右都
御史郭子章拮据幾及九載陞陞自當煩加前巡按御史
金忠士折衝氣倍勇功高俱爲憲臣恩典出自

傳車

卷之七

三十一

朝廷非敢擅擬原任貴州總兵官左都督陳璘自昔武功
於今爲烈但本官見任左都督已無可轉錫予之典惟
上所命或重加世祿或特加文銜爲功臣勸監軍左布政
使等官趙健洪澄源應超推以需大用尤錫類應陞俸仍
與王貽德甘雨通行紀錄優養何傳近以廣東副使被察
應降應照撫平叙例准復原職聽用參將等官董獻策等
之員均應優異內董獻策劉岳馮邦濟汪如淵均應陞敘
以酬其勞董獻策尤堪大將之選汪如淵雖經陞任仍當
論功再加陳雲鵠王應述葉定遠并應紀錄厚資指揮使
等官薛紹瑄等五員均應紀錄擢用原任都司陳所學

候蜀中勘明擢川原任都司高垣雖以軍政被革然近新功績足相抵相應准其赴部調用監紀文臣運同等官
等八員在楊可陶似應量加知府職銜徐淳友龔
應紀錄序齊轉餉文臣知府等官江大鵬等七員均應紀
錄量養內郭希稷譚完雖已去任李應麟雖已劣轉而勤
於中亦應併叙喬惟槐近報太察閑住應照播平叙例
惟復原職致仕入營督陣領兵指揮等官吳國柱等九十
七員名均應覈實獎賞內楊芬戴宗茂張鶴神王瑞宋延
詔更宜紀錄以倚將材之選運米入營及供事官中指揮

傳章

卷之七

等官李光春等三十四員均應獎賞內陳江定應與薛紹
瑄均量擢用權本催糧指揮等官楊師震等一十八員均
應同齊宣慰安疆臣相應查照楚蜀播平土司例以示大
信於夷部鎮雅府土知府隴澄應候平播善後疏內另叙
安疆臣部下領兵漢把周愷等頭目北跨等相應分別賞
賚土同知等官合蒙詔等二十五員名俱應分別獎賞內
張鶴樞蒙詔金大璋羅國樞楊正魁尤當重賚指揮陶應
龍劉之屏遣戍已奉恩宥今二次獲功年力俱壯似應
照合餘例量用原任守備楊惟中把總葉明遠似應
免遣開伍仍臣標下效用土主簿甯國梁功可贖罪

應令伊子之翰襲職安撫土官楊燧等四員均應提問在
楊燧應正其匪賊之罪責令吐退越占疆境削土削爵在
先祖蕭芳李逢元俱免此近之罪仍各追原領餉銀還官
病故參將劉效節所當贈官仍於祖職陞級以爲勤王
死綏之勸把總等官陳大綰等四員所當量加優恤以爲
效死之勸陣亡把總鄭國英等頭目張驢等所當重加優
恤把總量贈一官以爲死疆場之勸各一節爲照貴筑地
號鬼羅種多樂瓠乃西南之荒微爲通滇之咽喉其間峻
嶺崇巖深林密箐苗仲易於潛藏遁逃因而竄匿以商王
武丁三年始克降自唐宋姑無論已明興自我太

傳章

卷之七

三十五

祖以至世廟五次徂征勞費千萬雖經騰剿尚爾鴟張
彼其魁賜存心豺狼成性伏則自營免爲出則大肆鯨吞
苗之爲患也所從來矣茲茲路山兩苗乘我播州皮林
之役士馬罷於徵調糧餉匱於轉輸逞彼貪淫恣爲不軌
在石阡銅仁之地則被山苗之傷殘在新平龍貴之區則
遭路苗之荼毒始猶切齒商旅繼則戮及并紳始猶剽掠
道途繼則焚擄村屯始猶利人財物繼則辱人家室迹其
所爲若將謂我莫敢誰何此其不道之辜真常刑之罔赦
而天討之必加者設使圖之不預剿之稍遲無論滇南
被其阻絕卽楚粵亦受騷擾關係豈輕外哉所賴督撫明

叙已故宣慰安疆臣張糧討賊力疾從戎應與恩褒以昭
大信漢把周愷等頭目化跨等戮力王家均應賞各上
同知等官金家詔等二十五員名職之崇卑不一心之報
効則同賚予宜加以酬厥績指揮陶應龍劉之屏原任守
備楊惟中把總葉明遠先雖戍遣後獲多功酌法平情應
量錄用土主簿寧國梁功足蓋愆應令襲職至於凱里安
撫楊燧之匪賊侵疆平茶土官楊光祖之後期先逝十二
營司土官蕭芳把總李達元之縱擾宵遁均應提問以正
狀辜病故參將劉效節把總等官陳大縉等陣亡把總等
官鄭國英等或冒烟嵐或撓鋒鏑死事可憫贈卹當優再

傳草

卷之七

手八

前項軍功自勒報以來盡歷五年所矣臣等非故為濡
滯以廢將士敵愾之氣但功罪必消論定後明則叙錄必
詳慎始當今查貴州路山兩苗蕩平迄今商旅周行道
途無梗此之為功胡可少也况今奉有即與議覆之綸
音臣等敢不仰承德意哉第歲月居諸其間文武將士潛
見存沒者殊人陸遷事故者不一所以臣等一照按臣之
勘叙者而折衷之若夫有應酌處者文職咨吏部武職咨
臣部各從議酌處同不敢濫賜以市私恩亦不敢操切以
快衆志惟期賞當其功罰當其罪而已既經按臣題叙前
來相應覆請合候命下將郭子章轉加優異陳燧優

加贈秩進從優陞叙金忠士于今推司道上陞一級仍
加重賚焉奕垣洪澄源各贈相應京職尤錫類何倬王貽
德甘雨各加優賚內甘雨仍行紀錄何倬以原官副使調
用董獻策劉岳陳雲鸞馮邦濟汪如淵王應速葉定遠各
加重賚內董獻策候滇功勘明通叙汪如淵准以原官遇
缺起用薛紹瑄李棟材徐用眉洪遠陳九德與陳雲鸞
王應速葉定遠俱各加紀錄陳所學候蜀中勘明另議高
垣酌用徐淳友王官楊可成鄧希稷萬曰軾不謹龔一慶
王官唐時雍不謹各加厚賚內楊可成鄧希稷仍行紀錄
萬曰軾唐時雍准各復原職致仕江大鯤陰鏞喬惟槐李

傳草

卷之七

手九

在公段宜標李應發各加量賚內江大鯤陰鏞段宜標仍
行紀錄喬惟槐准復原職致仕吳國柱郭維藩張承曾劉
世爵林起鳳王有道姚咨岳柳國柱楊芬蕭如京張鶴卿
徐鼎和季春元王安民李文學上加言葛宗儀印鎮國李
朝陽陳叙戴宗茂陳諫朱悅陳謨潘宗周黃勝元徐鈺梁
之賓俱信判胤胤宗高萬里范休元劉再邦薛應時等紹緒
計三聘田成魏國忠越其進劉崙徐用輔劉范和王記陳
大縉洪應魁陳富川熊宗棟蕭泰王見龍劉岱劉王馬
承烈葉天柏鄭國明沈輔明宋真相林懷遠王必進譚雲
呂聯方詹元富何尚卿楊祖襄黃帥儀劉昆鍾一懷等向

文尚宗襲陳守貴郎正志董仁宋相林夔王瑞宋廷詔李
良材安世珍宋師相張威陳宗慶姚必賢胡來賓蕭美中
唐秀茂張萬英宋廷祿吳加隆劉鳳吳永貴鄭宗憲柴可
典梁應科楊子直蕭偉通蔣廷通蔣其策張德各加獎賞
內楊芬戴宗茂張鶴卿王瑞宋廷詔仍各紀錄候用李先
春蔣國勳黃運清金鳳鳴黃映宸張九德徐顯祖張世國
劉化龍韓胤奇章達許敬所李先春王有聲胡禹定李東
生李枝盛吳永吉李騰龍劉應祖表應龍張汝功鄭國柱
李以謙楊東明葉伸陶成禮左鐔劉本剏起江印萬鏗黃
一棟莊一貫同加獎賞楊師震寫守仁蘇民悅黃崇正丁

傳章 卷之七

四十一

文用匡轍張世卿洛獻圖劉世臣楊祖禹馮國恩傅良臣
王惟善李樹華文解王路直張奇玉楊允泰蒙詔安大貴
金大璋羅國權張鶴樞寧之翰章啓程弘道盧世臣楊光
世揚國陞羅袍楊位楊開運宋世孝猶國柱楊鯨毛守爵
宋應祥宋國臣宋拱乾張位楊昌緒楊正魁楊光斗各量
加獎賞內張鶴樞蒙詔金大璋羅國權楊正魁仍各加賞
安疆臣加贈三品職銜周愷王加猷李勝李輔蔡應朝袁
烈白周維城吳從衆化跨阿縱喇罵色白卒魁亞祭縱白
弟普豆麻客遮日的門四列行該巡撫衙門分別獎賞
因應龍劉之屏照舍餘例量加錄用楊惟中葉明遠惟免

遣開伍仍留撫臣標下効用密國梁准令伊子襲職楊燧
楊光祖蕭芳李逢元各行貴州巡按提問具奏劉效節贈
副總兵仍陞祖職一級世襲陳大縉華統何大與于世科
鄭國英趙友仁裸疆阿畏襲洋史敬者白表蒼罵色阿列
沙恩阿四阿翁卧卒阿二党元等行該省巡撫衙門分別
優卹內鄭國英趙友仁各贈指揮僉事其報捷舍人蕭鎮
照例陞授試所鎮撫但 恩威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
便伏乞 聖明裁定施行十四日兵部奏貴州功次行欽
天監擇日宜捷奉 旨是十有二月朔禮部署部事侍郎
翁正春等題爲路苗山苗兩寇並勦等事儀制清吏司案

傳章 卷之七

四十二

呈奉本部送准兵部咨該本部題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
部送兵科抄出巡按貴州監察御史馮英垣題前事內稱
路山兩苗肆行流劫殘害地方官軍三路進勦一鼓蕩平
實計擒斬苗賊三千八百三十三名顆俘獲賊屬一千三
十五名口奪獲器械八百一十七件牛馬六百二十隻招
降男婦一萬三千六百九十五名口逐一查勘明實叙錄
有功文武各官請加陞賞緣由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
欽遵抄出送司卷查本部見行事例凡報捷擒斬虜賊七
十名顆以上爲小捷九十五名顆以上爲中捷一百一十
名顆以上爲大捷苗功六倍俱照大明會典奏捷事理咨

行禮部擇日鴻臚寺于早朝將差來人員引至 御前宣
讀捷音欽此又查得萬曆八年五月內准禮部咨稱廣西
十寨等處報功欲行擇吉宣捷題奉 聖旨是這宣捷事
理還着禮部查照舊規行欽此隨該禮部議覆行鴻臚寺
查照大明會典即于本月十三日 皇上常朝之日 御
前宣讀捷音稱賀祭告 郊 廟仍乞 勅下兵部今後
除異常大捷遵照例祭告稱 賀外其各奏報計筭斬獲
之數如兵部見行事例原擬大捷以下者止照 會典于
常 朝之日 御前宣捷仍照常 奏事免行祭告慶賀
之禮節奉 聖旨是欽此遵行在卷今照前項擒斬俘獲
傳草

卷之七

四十三

四千八百有奇七倍大捷委爲功相應照例題 請宣
捷祭告 郊 廟案呈到部爲照貴州僻在西南通滇一
綏之路山蠻疊林等交加苗仲錯居叛服靡定自昔徂
征勞費不貲乃路山兩苗出聚瓠大肆跳梁阻塞道路劫
擄行商其且村堡受其傷殘輒遭其慘辱貪淫無忌稔
惡多端誠不可一日容於堯舜之世者苟不早爲撲滅
任其猖獗人泣咽喉已梗西南聲聞難通滇黔之間寧有
休日所幸督撫決計除兇鎮道同心協力八月誓師三路
進剿按俘獲數及五千論捷功已逾七倍是皆仰仗 玄
等垂格 列聖效靈暨我 皇上神武遠昭 廟謨指授

之所致也先該撫鎮奏報又據按臣勘實誠宜薦告宣捷
除獲功員仗查例另行議叙外合無恭候 命下本部移
咨禮部轉行欽天監擇日祭告 郊 廟鴻臚寺將差來
人役引至 御前宣讀捷音稱賀以仰答 天地 祖宗
之靈丕揚 朝廷武功之盛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
遵合咨前去查照施行等因咨部送司案查萬曆八年五
月內該兵部咨稱廣西十寨等處報捷欲行擇吉宣奏奉
聖旨是這宣捷事理還着禮部查照舊規行欽此隨該本
部議覆查照大明會典即于 皇上常朝之日 御前宣
讀捷音各官各具吉服行慶賀禮本日早遣官薦告 郊

卷之七

四十三

廟以後除異常大捷祭告稱賀外其餘奏報大捷以下者
于常朝之日 御前宣捷仍照常奏事免行祭告慶賀之
禮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已經通行欽遵外今該前因
隨行准欽天監手本選擇于十二月初九日巳時宣捷展
時奏告 郊 廟等因到司案呈到部臣等看得路山兩
苗敢逞跳梁肆行殘殺地方受其慘辱法紀在所必誅幸
而在事諸臣各謀進剿計斬獲之數將及五千論大捷之
條已逾數倍既經兵部移咨前來允宜祭告 郊 廟以
答玄穹宣奏 闕庭以彰神武者也恭候 命下臣部行
移鴻臚寺查照萬曆八年題准事例及今次欽天監選到

吉日於十二月初九日巳時 皇上當朝之期 御前宣

奏捷音是日百官各具吉服候宣捷之後鴻臚寺致祠行

五拜三叩頭禮以伸臣子慶賀之忱本日辰時先行遣

官祭告 郊廟所有行禮大臣三員伏乞 聖明欽定本

部仍行移翰林院撰告文太常寺辦祭器至期欽遵施行

謹題請 旨初五日奉 聖旨是奏告南郊遣公張維賢

北郊郭太誠太廟駙馬侯拱宸各行禮四十年夏五月五

日兵部爲捷功叙賞久稽人心仰望甚切等事催叙路由

二苗功次奉 聖旨這平苗功次各官既著有勤勞相應

叙錄郭子章陞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給與應

傳草

得誥命終養仍于原廕兒男上陞一級世襲賞銀四十兩

大紅飛魚衣一襲陳璘贈太子太保廕一子本衛百戶世

襲趙健陞通政使仍管光祿寺事給與應得誥命賞銀二

十兩大紅紵帶二表襲金忠士賞銀二十兩陞一級馬奕

垣洪澄源着吏部擬贈相應京職尤錫類等四員各賞銀

十五兩董獻策等七員各賞銀十二兩徐淳友等六員各

賞銀十兩江大鯤等六員各賞銀八兩吳國柱等九員各

賞銀六兩李先春等三十三員各賞銀五兩楊師震等四

員各賞銀四兩內張鶴神等詔金大璋羅國樵楊正

仍各賞銀三兩安肅臣贈三品職銜報捷令人照例

授職級肅大京着該部給與卹典該科官賞銀十兩宋一

韓于降職陞一級南京用該司郎中劉九光賞銀十兩其

餘各八兩趙拱樞復原職改南京用餘俱依擬八月內奉

兵部咨爲路苗山苗兩寇並勦仰仗 天威擒斬四千餘

級謹叙在事文武各官功罪以明勸懲事該本部題前事

等因萬曆三十九年十二月初九日具題候 旨未下又

該本部題催爲捷功叙賞久稽人心仰望甚切懇乞 聖

明速賜渙發以勵遐方以昭盛典事等因萬曆四十年四

月二十九日本部署掌部事總督倉場兵部尚書孫瑋等

具題五月初四日奉 聖旨云云欽此欽遵抄送司案呈

傳草

到部擬合就行爲此合咨前去煩照題奉欽依內事理欽

遵查照施行子章濫冒 渥恩於本月內具疏控辭爲草

土餘生橫被 殊恩謹瀝誠控辭以安愚分事臣章奉

命巡撫貴州十有餘年 恩放歸養尋丁父憂荷蒙 皇

上特賜祭葬臣於四十年四月遵 制釋服蒙江西撫按

題奏俱已奉 旨又接得兵部咨爲捷功叙賞久稽等事

催叙路山二苗功次奉 聖旨這平苗功次各官既著有

勤勞相應叙錄郭子章陞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給與應得誥命終養仍於原廕兒男上陞一級世襲賞

銀四十兩大紅飛魚衣一襲欽此欽遵臣飛魂再還戰汪

交集臣自平播之後再勦皮林思得與民休息共歌太平
無何而有吳洪之役臣督土司轉斬逆洪是以四川拔臣
孔貞一有叛黨就擒新疆底定之數又無何而有山苗路
苗之役臣督同總兵陳璘布政使趙健兩路進兵斬級四
千是以貴州按臣馮奕垣有兩寇並勦擒斬多級之數此
皆仰仗 皇上睿筭中潛神威外憐故 王師鼓行窮寇
席捲即以臣之不才亦能幸成厥功至於今七年所矣當
時共事諸臣如按臣馮奕垣監軍洪澄源總兵陳璘業已
物故如臣么麼亦久在出山童存皮骨貴州跡遠闕庭戰
士淪落邊鄙不謂光祿臣趙健與臣同在同發憤爲戰

傳草

卷之七

聖六

士雪苦不以去留二心少傳臣李化龍與臣久治軍旅臨
終爲臣一序苦辛不以存亡易念 皇上不以二臣之言
爲私不令邊臣之功久淹 聖恩無限 天造不貲遂令
枯木之上殘花忽開寒灰之中餘燼再焚死者瞑目生者
信眉臣得藉手一慰遠人亦既萬榮萬感矣而臣頃於釋
經之後坐取非據之榮尚書比天之喉舌司馬爲國之爪
牙而以畀臣則爲負乘飛魚本自命服朱被藏自禁府而
以畀臣則爲不衷臣於夜郎之役上光祖父下廕兒孫窮
極寵幸萃於一門而今復贈加級則爲逾涯 主恩則深
天槩可懼當不常功草逾其量此臣所以怔營而不敢也

除 賜金至日望 關祇領外一切 新命實爲忝越伏
乞 皇上俯照前誠特廻 睿旨容臣以原官終養於里
庶 聖訓不判於在梁微臣危安於撤室臣導子訓孫尚
圖補報銘心鐵骨敢忘銜結臣無任感激惶恐之至八月
二十七日疏 上九月初五日奉 聖旨卿勲猷素著叙
勞加恩已有成命不准辭該部知道

傳草

卷之七

續衣生傳草卷之七二

泰和郭子章相全甫著

尺牘

與丁敬字同空年丈

屈指同籍昆弟落落晨星獨幸翁丈歸然靈光澤沁東南
慮寬宵汗跡雖滯于秦淮履且曳于漢殿然主持大界力
公偏黨亦何論南北也子章忝谷尋春世路灰心數聞螢
牖縹緲與隣一葉漁舟繭綸不廢老漁生涯不過如斯翁
傳草

卷之七二 尺牘

與李本寧太史

門下道本猶龍文龍吐鳳天下士得片言之褒望于金石
珠玉章何人斯辱太史公數爲品題藏舟雖遠恩谷益光
藝望膺門益深感激遠承手教始知年已及傳詩星德星
交刺二陵敢操觚謬爲壽詞士之不朽愈久愈大在昔往
哲足爲前茅巾而頌之敢阿所好兩豚兒赴試之便令之

躬呈壽几翠水一觴正在茲時玉門三公期以異日子章
尙藉雲芪得並遐齡上歌聖主休明之世下觀聖相燮理
之實抑大快事也省墓之諭少悞周悰謹掃青原白鷺以
埃

與汪靜峰中丞

頃先司馬之故公祖遠自紫塞特遣遽使頒弔賜奠哀苦
中巖略序謝計當已入掌故嗣聞公祖讀禮擬卽欽弔無
何章復有繼慈之變歸田六載兩挂直經翹首聖室此悰
且且夕耳歲下乞繼慈并塋長豚千百哀結無頃刻舒眉
今春稍暇始敢興興於尊人之幃未能効徐生磨鏡之行
傳草

卷之七二 尺牘

敬托便羽以申鷄絮今宇內急才如饑之竈如渴之井天
生敏手足了十人寧令千莫匣於豐城騏驎逸於郊垌邪
必不然矣釋經之後自當借冠子章卽老漁惟拭背山巖
以觀太平

與王慕蓼憲副

南浦西昌相距只尺子章齒衰服衰既不能泛舟章江躬
領玄譚卽尺一之書亦未能時上記室空相邇耳茲專有
懇者泰和南允運易民爲官民困始蘇而官運派數尚未
畫一近閱江右賦役全書泰和縣南北二糧官徵官解每
民糧一石派銀六分二釐七毫八絲九忽六微第四十一

年著歸江郭司理諱維翰條議實減至五分四釐有奇
當是刻全書在先郭條議在后故未改耳今送永利碑一
通上覽伏乞鼎言於藩司行縣再查明改刻始爲信書事
屬錢糧公祖總轄故敢向祖臺一鳴之實泰和一邑永利
非僕一人私也臨楮不勝祁懇

荅馮文所年丈

黔僧至出瑤劄循環讀之楮短意長 萬壽之賀借重足
下 天子坐明堂群臣高呼丈首進金鑑如子壽故事喜
溢 天顏賚金賜謙自當先及獨恨子章相距數千里莫
繇聞 天語從日邇來耳足下歸依金仙有年大種福田
傳草

卷之七二

八續

三

功德無量度世經世正屬我身惟勉圖之先母早棄不孝
無貌於心雖七拜 聖恩而懿德未彰敢丐椽筆撰神道
碑伏蒙金諾幽明感篆公餘乘輿幸一脫草遙望文星九
頓以請

荅陳眉公

建昌涂生世將自貴郡至能言道履清勝甚喜甚慰明公
嘗有言吾本薄福人當行厚德事吾本薄德人當行惜福
事言哉言乎愚意行厚德事即厚德人德厚而惜福德益
厚矣行惜福事即厚福人福厚而積福德益厚矣福之厚
薄吾輩不知惟厚德惜福無問富貴貧賤一也涂生又言

眉公下問拙草敬以全帙請政尊秘笈章既讀之矣秘笈
外尚未之讀惟悉教之或謂吾輩刻書太多爲綺語業此
言誠然第業已剞劂亡可奈何其是非可否一俟之百世
而已

與周丰垣督學

錢塘螺水不甚遙長足下振鐸以來僅一寄訊惟是情切
坐春勞阻執鞭獨此中猶然如侍夜郎城耳吳越叩牯文
星山靈增彩青衿之子倚爲衡鏡白屋之士待以旌拔兩
浙桃李盡在公門爲 國樹人其功孰多兩小兒太陵應
試金陵便叩香壇足下以教浙士者教之一洗俗腸引之
傳草

卷之七二

八續

四

至道亦大幸也肅臧上候神與之俱

與吳微如僉憲公祖

春光明媚山谷岑寂然時雨既降草木甲折鄉間改觀瓦
礫生姿老漁如章與物俱春總之皆覆露也下邑王令公
心惟天禱清畏人知顧復民萌真如赤子偶以閭閻之變
遂生山林之念不孝率老稚再四留之第聞已具公移請
告祖臺批下懇留民心稍定然尚未坐堂治事是敢布悃
上千台慈伏乞俯順下民之情力挽令公之去此非不孝
一人套語實七十二鄰之公願百萬生靈之共仰也惟賜
之手書諭以士民之卷切出於公誠若出於文飾勉以功

名之進退當以道義不當以閭閻庶幾色侯翻然改去志而民萌忻然樂怡特矣臨楮無任悚仄待命之至

與鄭齊雲太奉公祖

蔡載去湖西暮月百萬生靈不翅坐九陰中望太陽賴天之靈復舊重來去歲女魃爲災人呼庚癸今年疫鬼爲厲家恩龍蛇化慘成舒公祖焉賴况吳公祖已行青原白鷺之間惟福星之相護也子章年復一年衰而又衰左臂作痛不任舟車辟虞山谷卽緣鵲道自下竟莫繇共候江干此際依依與螺川俱北耳

又

傳草

卷之七二 凡牘

五

門下入關校士旋聞香陟不出豫章竟喜如之何比讀牛楚編大序如傳闕里之書似送層城之壁此編一布仁聞四周遂使齊庭蔽蘇再聞甯氏之歌西河犢特不受鸞刀之苦盜源一室閭里安枕公祖之惠廣矣大矣并此附謝臨楮感戀

荅沈五知司理公祖

自登龍門獲聆玉屑歸來又復改歲日月不居疾病相仍烏頭已白魚尾將頽不知老之將至云爾仰辱手問并賜鳳曆特分餘潤微假末光竊比龜靈敢忘雀報今歲雨暘時若穀價亦不甚翔迴視去年此日何翅九霄九淵此皆

公祖廣求民瘼竭力揀濟大則致鼓腹之歡小則有息肩之惠故災而不害凶而不斃未省吉氓九同何以酬高厚耳祁夷度公祖將莅螺川公祖少息拮据亦是快事舊新相告後先相成此之謂陰德此之謂仁言惟公祖留神臨楮卷切

與王心岫仁父

承發賑銀四十五兩分給敝鄉九都每都銀五兩每一都約極貧饑民不過百人每人五分自五月五日起至十三日止一日一都饑民俱至敝都忠孝寺親領而僕手散之均沾 皇恩白骨頓肉第各都饑民有不滿百名者餘銀

傳草

卷之七二 凡牘

六

二兩三錢買米十石於十四日分散諸乞兒每名五升又蒙發下吳徹如公和家載賑米十石分給九都或不能足豚兒延稍添數石九來領賑銀者人給米一升令自煮粥爲食以無負吳公祖推食之意外饑民一冊上覽并以附卷

又

頃承寵召集于龍塔時雖亢旱而領教竟日穆如清風卽北窓上人夢寐中未尋此樂辭而之里不三日霖雨如注丘陵墳衍既霑既足則又似不肖挾大夫之雨歸而散之都鄙封溝中也感何可言茲將新穀既升可春可蒸敬以

獻新而鮮蕸鮮柳來自嶺南并以獻果暑氣正隆絕江未
易遣使代將伏積兢惕

又

頃者賜宴賜教未得躬謝近日獻新獻鮮未得躬致既感
且愧惟有耿耿承諭廣社穀本原以濟荒然士大夫不喜
者十九惟不孝意與仁父意同與王大蒙公祖意同耳今
幸穀價稍平留此以待異日誠如尊諭第此議已有成案
採荒亦是一奇百年千載皆仁父明賜也豈必今日鵬軍
由書達李左丞公祖敬具請政乞械封投之臨楮依依

又

傳草

卷之七二

尺牘

七

龍山巖塔碑記仰承嚴委脫稿請政唯裁教之無卽加菑
於石書碑則原生羅萬春爲佳義助二塔姓名數目另具
一冊內塔張父爲政管工貢生王文端公孫渙渙雖物故
其子監生逢辰數目清楚可憑外塔始起四層金父爲政
李肅二義民管工俱已物故肅李之子俱爲諸生乞令查
之合尖三層渙父爲政主簿劉似龍典史鄢從龍管工二
生數目清楚可憑若不孝父子出金內塔不孝四十金外
塔先父五十金不孝五十金共百金其餘士大夫內塔有
冊外塔未考并附以聞

與史玉池奉常

工訝來告駕止吾吉關門紫氣彌漫金牛擬湯小艇辟呬
領教實以老病不任舟輿只尺千里悵如之何 官闈事
足 嚴旨切責不肖與爾瞻仰屋竊嘆誰肯復鳴朝 陽
比見大疏諫舌切切上磨貴近不謂再忤 龍鱗竟獲嚴
譴顧此等議論陰奪姦壬之魄大爲 七咤之助豈徒負
剛腸譽追強項名已邪又聞門下追憶播事辦白涇渭天
下有一人知我亦足以死而況監邪古鏡抱直長松如門
下乎子章不朽矣近刻數冊敬附請政濡毫伏紙億萬常
心

與曾棠芾儀部

傳草

卷之七二

尺牘

八

兩載以來妻辱手教感深存注篆在肺腸天垣之 命何
故又稽計旦夕將下惟棠芾何以格 天何以貫日不肖
卽林巖願洗耳以聽焉此時水署閑寂似當留神夫國家
有久弊積痼人不及言者今當廣搜預構 命一下便可
昌言亦有事變突起關係安危不得不言者苟得其當無
愛一紙但恨道遠不得面商耳茲因歐陽豫喬入燕敬附
八行豫喬朴愿大似其師惟棠芾教之子章老矣棠芾念
我無以孝棄苟可以繩老漁者毋吝金玉

與歐陽豫喬司理

昨承枉教執禮甚恭非僕所敢承然在豫喬取善之意拜

高之風當必有見顧僕么麼無所益高深也出處升沉元
有分定不怨不尤乃是實學文忠之文文莊之學皆名門
親德此二集不可不日夕熟讀第世態日險物情叵測慎
惡一字尤是對症之藥何如何如長安貴人漸不可識令
師張澤耀年姪曾棠帶二書附上少申契濶之意云耳

荅徐鍾汝太守

興爲七閩名邦單父多賢稷下饒俊主爵者以畀足下誠
知書不操燭日有餘光何有於興僕久於閩閩士民來謁
者嘖嘖詞懿政不歇且曰徐使君故僕門人閩人受徐君
澤猶是僕聚沙而雨之也特辟處山谷晨風爲艱無由一
傳草

卷之七二 尺牘

九

奉尺素忽接瑤函感篆於臧便羽入閩敬庀八行以謝僕
老夫倦飛已焉榮望來諭云云夢想不到至云性命有悟
菩提有緣輒足然喜此無論秉笏持竿隨處可修無礙同
堂異竟隨人可學特無若覲面促膝一語爲親切耳此念
既誠終須有會姑且俟之臨楮悚息

荅沈河山觀察

自賢昆仲齊鳴燕臺以來字內印之有如華向載轍而鄉
會殊墨卽玉樹一叢明珠六寸不得瞻此光芒士林傳誦
家置一帙一章時以爲子弟式而卒未似也至於鴻裁鉅
刻在三楚鄉錄江右武錄風雨爭飛魚龍百變及今得真

隱軒稿讀之有節有度愈昌愈高而格致一說乃其大根
苑處十九與鄙說合特論物處稍有異同何時得促膝連
床一竟此語也平播微功乃學問粗跡而伐交一節則平
播關鍵章著有平播始未得一賞識便足不死感所知已
遠塵瑤札如錫十朋庀簡上謝百不宣一春詩上祝新禧
全刻以佐覆瓿仰瞻龍虎可勝肺肝

與明虞繇令公

頃接手教始知令壻之計未及奉慰罪何可言大都人生
缺陷無有全昌令壻突變極傷閨情顧事出無奈只得順
受仁父無過自於邑白樂天詩我有一言君記取世間惟
傳草

卷之七二 尺牘

十

有苦人多不肖每遇拂意嘗以此詩自寬自解惟仁父之
洞然無礙也一自恟恨便涉怨尤 天大父母唯其所命
誰敢怨且尤邪境稱難堪道故如是臨楮可勝悵悵

荅劉明自京兆

翁丈未老縣輿白鷺金牛執耳而盟後進知歸德星益炯
茲者七袞逢辰天游典劇祝融君開謙稱觴授以牙真
震爲侶南極增熙不腆之詞何足爲祝翁丈歸來卽蒙
謝雙南二珮之褒章何人斯敢聞是語愧甚矣細讀佳
句山靈生色林籟結響調如竿瑟泉石激韻和若球鐘第
愧下里無能屬和耳何日扁舟過我煮茗以娛

若張江津尋問

項承大教來自長安勿勿款款不知作何語承教已微
覽幸矣嚴廣文時雨下邑臭味相同不謂以校文得待賢
弟老漁食息廣文以告賢弟必喜而隱憂者廣文或未
知即知亦未必以告恐賢弟聞之未必喜也歸田七載病
挂組經哭父哭母誰能堪此僕與老妻久已長聚七旬之
外誰能無病兒輩學疎父兄傳薄歲歲下第分故應耳第
來諭云云以江津為苦府殊不謂然利器須錯節始見
賜須驥足始達若孩兒不哭誰不能抱惟賢弟小心歸之
母以意氣加之也來諭看如寒士慈如婦人僕甚喜甚喜
傳草

卷之七二

尺牘

十一

止能為寒士為慈母其清名之來不來善政之行不行非
吾事也毋論其他即如子章撫黔以五十萬還天子猶
誣意以總殺苗夷一萬四千及云姑息顧友之方寸實無
愧怍 老天憐之同輩謝公半趨見錄而子章猶近親恩
於天地間豈非人誦而天憐人朝而見右刑賢弟亦之
可以曠然矣勉強為樂生他念 天自有安排吾輩處
不必憂也主臣主臣

與銅仁萬鍾岷進士

不孝去黔七載矣七載之內兩披苴絰身非木石誰不痛
索不謂銅仁見憐猶集畏疊上煩椽筆勒之堅瓠十年苦

心一自宣百雖無陳曲逆之六奇一經品題便是金龜
徑更之葛武侯之八陳才遇指綴何讓豹畧虎韓陳望洲
文寄來巨篇不孝讀之始則甚媿既而劇感此石不泐微
功不朽劍閣張銘平淮韓碑事有鼎立門下何多遜邪嚴
畧寄謝拙刻請政

若周鎮遠太守

項黔人來承手教卷卷如促膝語感載記存有同骨肉僕
在黔十餘年脉黔人如子弟離黔人年不能拯黔讀教未
終涕落如雨古人為政利在一世利在百年而僕不能如
古人僕之過也然管仲為政於齊四十餘年卒二年而齊
傳草

卷之七二

尺牘

十二

亂子產為政於鄭五十餘年卒三年而鄭亂豈治亂之故
自古皆然僕猶得藉以解嘲第二公卒而僕尚存寧無惻
然於懷邪摩普禍起克弁無端殺人并殺老婦匹婦銜冤
六月飛霜天自有定衡出蘭之印功實為民不序其
謂之何滇失武定印而罪不赦黔得蘭印之功不赦公
論如此誰不解體撫夷綏苗為民不序其
拾非千戈之難所以千戈難也我僕能書
肘掣不珠不掣千載一時故願足下之慎之也悚息悚息

若扶溝令歐陽成原

諱照

中州距白下路甚姚長白雲在天山川間之忽接手問空

谷足音輒寔然喜頃者門下駐真州曾一上起居入山
深音問遂踈扶溝之遷未解其故然明道先生亦曾爲令
於斯官與地俱以人重人之重無藉官與地也君家經術
有和伯文章有六一字學有率更理學有文莊取之家庭
自足千秋然此四公俱詣其至未可以易言也惟留神圖
之世情太行議論風波百凡慎重臨楮悚息

荅劉明自京兆

自陳生送來天玉經勿勿啓謝未獲再領教一則蘊隆方
熾筆墨如仇一則西風方殷童僕去側不謂重煩瑣示
我以天玉序而又重勞遠使乃知丈眎夏如春而弟眎夏
傳草

卷之七二 尺牘

十三

如夏弟之不如丈此一端也敬服敬服玉經之旨歐二明
公得其解得其效而未有一言剖疑啓迷其後人又視爲
祕書不欲外人傳習不知寒家郭本之注得之何人眎他
注取明而弟又欲公之於人今又得大序發明不獨天王
之幸爲揚曾傳神亦歐陽二明之幸吾二人者爲之忠臣
也第此書雖具意義猶難解解之者止豐城一姓甘者其
人未至至則即送謁丈自與之談方知其可甘生未必能
等牛眠而却能解天玉故弟尚留之門牆不即麾去此外
同有一陳姓者稍可若餘子碌碌無一可者又莫輕信之
恐治禍不細也役還庀謝并布區區

又

今夏水災殊常而廬吉泰萬四邑邊江獨受其苦喜祁公
祖拯溺拯焚視若已推而沈公祖佐之同心共拯則亦
民無幸中之幸也邵康節水旱吟曰堯水九年湯旱七載
調燮之功此時安在又曰九年洪水七年大旱非堯與湯
民死過半則今日祁沈二公祖之謂乎不然吉氓之死亦
半矣承手翰卷卷示府公移丈留意桑梓何異二公若不
肖弟豈敢素越自遭水後公呈私書達之院司道郡至於
再至於三矣九月青原之會弟亦當赴偕郡縉紳同謝祁
沈二公其未盡者共頌言之總之爲桑梓也吾吉近來風
傳草

卷之七二 尺牘

十四

俗薄惡與弘正間姦姦盜遍劫士夫則小人負君子叛僕
告主甚且投王則奴負主吉水鄉民擊李氏諸生永新王
氏擊甘監生翼之泰和龍氏遂擊周司馬章南則齊民負
永冠此三負者爲禍不細似當明言以告祁公祖亦吾輩
之責也并附以告

荅蔡槐亭

聞仁兄枉教兩次一爲弟外出一爲水阻豈至人難遇耶
抑機緣未偶耶猶幸茶陵螺川路不甚姚長領教之期當
必有日海內至人如羅近溪劉廬山師俱已矣弟歸田
以來止有鄉南臯以爲切磋今得仁兄以爲盟主地又相

近不可不一會以光大斯道又一大快也吾輩中更有何人可爲益友禪門中如沈蓮池已矣亦更有何僧可爲益友均乞見示孔子有云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此是大道爲公善與人同的本體何容揀擇然又曰今也則無未聞好學則曾閔游夏尚在門外故弟向至人前求真友也有真友然後有真訣有真訣然後可印証弟愚鈍何敢望曾閔游夏藩籬况於顏子但一日未死意念却在 孔子身上去求不知是否惟仁兄教之承賜三書俱祇領并附以謝

與王心岫仁父論置社田

傳草

卷之七

尺牘

十一

竊聞之古人立法制政始未嘗不欲施霖降祥令窮澤生流枯條更芽而未乃萎頽終之怨悵非法不良窮則變變則通亦其執然也井田之制三代良謨自阡陌後更爲賦稅至今不可復井青苗之法始於唐人王介甫不過續之顧放利而行遂爲宋既朱文公變銀爲穀名爲社穀以穀貸人又復求息故亦難久行今之社倉卽朱子遺意也而社長之害恐朱子時未有也亡論他邑卽敝都頗稱文物民居亦稠然士夫舉監生員吏承不僉社長卽有富戶自立社倉三四十年来三年一換輪常幾周故一僉社長鄉宦舉監生員曰例不當也諸富戶則曰役不再也不得

已以不富不貧者應後建倉有疑土度木之害看守有盜賊侵偷之害查點有驛巡下鄉騷擾之害濟荒有發穀賄賂之害是社倉爲利於國中而爲阱於社長也僕自黔歸鄉人告苦僕乃呈於前濮仁父以原領官銀一百二十五兩分散於各大家僕首領十二兩其餘監生員吏承俱以次分領或八兩或五兩或三兩蓋自以身爲後不專責於庶民以故甲寅之荒敝都不害蓋領銀者皆大家故穀亦易辦此皆我仁父所目睹者然他都不爾也不謂和公祖下車以來洞悉民隱創爲置立公田社田四條申詳兩院司道行之九邑此誠社長更生之會荒年永利之政也

傳草

卷之七

尺牘

十六

伏讀公移曰社倉散處於各鄉誠不乏壯哉之鼠雀而每至僉點巡緝典守之人不當若赴湯蹈火者此真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又曰以拾石之穀置田歲可收壹石之租穀既不與日以俱耗而租乃得與歲以俱增不出十年則歲收之息且過於原存之銀此真所謂不忍人之政也乃仁父恪爲遵行與民更始有賢公祖仁父如此何忍負之僕乃將敝都社銀會梓置買社田令里老具呈上之仁父伏乞轉詳和老公祖不獨爲一都之利且將爲九邑之倡昔吾夫子有言曰大道之行天下爲公某竊有志而未之逮張橫渠慨然有志三代之治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方與

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
下以成禮讓之風俗有志未就夫逮與就亦 旨矣僕不
量亦有仲尼橫渠之志今日躬逢社田之議井田經界
之遺意青苗社穀之初心彷彿天下爲公之一節也矧上
有賢公祖仁父可逮可就吾志而不一昌言以求逮求就
是好從事亟失事也故敢焚香令里老跪上呈詞惟仁父
裁而詳焉臨楮悚息

與親朋論改建萃和書院

吾泰和故無講學書院有之自萃和始書院故址實地藏
寺寺廢而大塔不能廢塔中故瘞佛骨舍利舊志志載其
傳草

卷之七一

十一

來久矣郭平川先生因寺廢始講學其中以爲書院有田
租四百三十七斛又一百八十四桶以爲講學之贍平川
先生卒而代縮書院經三四鄉先生至廖二守矣無嗣人
始惶懼未肯肩其事者僕以大馬齒差長不得已縮之反
復思惟萃和道義之門也決不可廢大塔神明之宅也亦
不可廢倚大塔爲書院不儒不禪亦不可濶盟之於心矢
之於神寺應還地藏書院應諫另建庶幾無憾於神明無
害於子孫然書院之建費將安出查得萃和租額九門頭
租四百三十七斛黃漕及城外租一百八十四桶除每年
不登不入者四五十斛通年用八九十斛易銀完糧春米

完兌書院門子工食并催租守倉工食共二十有四斛除
蓋塔下諸屋約若干斛歲剝穀數據舊冊未載據今丁巳
自僕管起除歲用外實存三百斛若勾合不妄用積聚五
六年後或可創一書院第僕老矣恐不能需歲月又查得
社學租創自前任濮侯甚盛心也真遺澤也歲收租八百
七十六斛出內付三鄉約長歲定一百二十斛完糧一百
二十斛濟學貧生七十二斛助萃和講學之費五百六十
斛給社師弟合邑士紳見者僉謂社師之勤惰不可稽社
弟子之有無不可知五百六十斛穀不過爲腐儒牧童十
飽耳近接濮侯書云社學豈田時事之久紕繆漸生而責
傳草

卷之七二

尺牘

十八

備於吾手鄉約其故可知已第此項租創自縣父母公當
以聞於王父母公而盈縮之愚意每歲除納糧濟貧外社
師止東西廂幾人以二百六十斛分給之餘三百斛悉令
三鄉約易銀存貯三五年後合萃和社學一剩租創建書
院易耳夫爲腐儒一飽計而未必可久莫若分其三之
一爲士紳講學計而又可久此亦濮侯所必從者是吾鄉
一大事須合通邑士紳議妥然後乃敢以聞於王父母公
敬期二月望日枉教書院亡後期亡柴池幸甚幸甚

答王仁父節官蓮枝宗祿書

三元剪綵十日讓喧臘盡猶雪立春忽霽雪與雲皆兆豐

年變信難舊在在皆蒼蒼赤士紳同茲忤暗忽接璫函以
節官解抵宗祿下問憂 國憂民甚盛心也章卧林谷未
詳勝錄則敢以臆對 宗祿之苦在朱邸民運之苦在閭
左一也昔之醫民運者以官代民民始息肩稍贏其直民
亦甘心今欲節其稍贏者以抵宗祿亦列位老公祖酌盈
濟虛萬不獲已之計然運官又稍苦矣第撫建廣三郡業
已議裁吉郡惡得獨後三郡裁減之數僕不得聞其詳第
聞吉州吉水議裁官運七十餘金則泰和視吉水似當少
增即裁九十餘金未爲不可又聞泰和南運之金比兌運
稍昂則兌運裁三十金南運裁六十餘金共湊九十餘金

傳草

卷之七十二

尺牘

十九

抵祿亦未爲不可此外若過爲裁省恐運官既有輸將之
勞以勤其身復無尺寸之利以養其庶民逸官苦又恐非
情此非爲運官彙彙計也爲運官即以逸閭左也老漁庸
見如斯惟仁父鑒而裁之崖畧附復臨穎三肅

荅林靜宇公祖論建府庠

頃邀台駕光臨青原不獨杯酒間得聆玉屑即駘駘摩拳
羣屏月橋諸流增崇迴綠誠一大快也復承下問鼎建府
庠并示以前祁老公祖中詳公移區畫周至裁酌停妥業
已奉諸公祖批允安敢復置一喙第今復一年歲月稍易
其等會同鄉紳細加斟酌所有一得之愚敬附呈覽以佐

未議

一重委任公移有云舉大事者全在料理得人應請委府
佐一員專督其事本府甫于府首領及縣佐之內擇其
堪供任使者二員專聽該館差遣督催仍照先年建造
白鷺書院事例聘請紳中有精心才略者二位綜理
計畫又選義民四人以分管木植磚瓦之類而總聽鄉
紳之調度誠盛心也第考得昔年建白鷺書院偶有胡
郡丞尹別駕居于府城隣于書院而二紳平日以心計
名以故前任汪老公祖敦請任事不復另置府佐公祖
今既有府佐公祖專督其事而復請鄉紳與府佐

傳草

卷七之二

尺牘

二十

公祖同堂而治體本不便况今偶乏心計之士如胡如
尹誰敢擅舉且書院爲子弟肄業之書肆鄉紳與聞其
事猶非越俎府學爲 國家造士之賢官必借重府佐
縣倅始有專責又文移內云總聽鄉紳之調度使鄉紳
而調度公祖父母義之所不敢出也使鄉紳而調度義
民匠作諸人維桑與梓亦令之所不能行也細觀諸公
祖嚴批甚周而獨于鄉紳管工一節未及明批意可槩
見已鄉紳而終事如胡尹幸其稍不終委託異日者恐
爲蛇足無若專委府佐以總于上而分任縣佐諸義民
以佐下風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之爲妥也

一各工既已分屬各縣則估計亦當分委各縣如廬陵專
管明倫堂則廬陵當委縣佐一員同該縣義民估計先
告之縣令後呈之府廳而老公祖裁之即發銀若干付
廬陵令轉給縣佐義民買辦木植燒造磚瓦如泰和安
福分管尊經閣則泰和二縣各委縣佐一員同該縣義
民估計分辦木石如廬陵推之九邑皆然則衆擎易舉
不日告成

一查得錢糧約用萬金少亦不下八千金據公移貯庫銀
約二千八百兩有奇七民每糧一石樂助一分五厘通
府民米二十八萬二千石該銀四千二百有奇所少者

傳草

卷七之二

天順

三十一

不過千金耳以三院兩司二道一郡九邑之全力又加
以一年紓徐之歲月吉郡叛風正熾皆攘奪主物以飽
奴豪者如近日泰和歐氏投王之奴永新永寧龍氏打
鬼之奴永豐宋氏占屋之佃奴皆明裁緩書義當剪除
稍議罰贖亦可助費第聞樂助銀泰和吉水二縣俱已
解完餘各縣未完者乞票行各縣如泰吉事例先扣糧
銀解府買木各縣另追補額亦一便也

一公移云柱梁須用楠木須差官往楚收買竊計楚楠誠
爲巨材楚地距吉甚遠大江多盜錢糧之携帶甚藉潯
陽流搜廻之搬運甚苦吉州近日士夫家創立宗廟

起造寺觀柱梁用五尺六尺圍圍者往往市清流縣木
四尺三尺圍圍以下者用本地龍泉永新木泰和真洞
木皆可採也即欲用七尺圍圍者以六七尺者爲君如
一尺帶而輔之亦亡不可況朝廷殿柱間亦有幫者
矣第發銀買木當給各縣木牙行彼平日既牟大利即
今日擇而勞之亦不爲過但牙家姦猾一承市木之令
輒指一富民山木而號之曰是木可用富民百計用金
買免又指一山號之曰是木可用展轉覓利必飽其慾
止留一山以應官木此等姦弊惟在府廳縣令一嚴稽
登之耳

傳草

卷七之二

天順

三十一

一燒造磚瓦吉州各縣皆有窰匠今工既分屬各縣即以
一縣之窰應一縣之工庶幾不叢集于廬陵若填地方
磚則吉水永豐龍泉者良砌堦條石則廬陵麻州者堅
各縣當貿易于三縣可也至于價直亦有定價近日青
原用磚石頗多一訪問之便無二價

一今年戊午興作不利南向大吉之期當在己未然亦須
擇日者先期精選虔告文廟以重其事卜日者九邑
皆有請下一檄于各縣示之本學方向并太老公租年
庚令各擇一日取其同者而用之亦三人占從二之意
也

樂生傳草卷之八

泰和郭子章相

門人潮陽吳仕訓

江都倪啓祚

同邑劉若海

弟子華

子中

姪尚魁

孔吉校

續偶記

偶記 卷之八

孔孟貧富

鯉也死有棺無槨也死不貴車爲柩一柩之費所直幾何而孔子不能爲鯉而辦貧可知已孟子爲母治美棺自言有財樂正子以後喪踰前喪爲貧富不同則孟子之富可知已孔子爲司寇而貧孟子爲卿而富此孔孟聖賢優劣之辨也

魏黔二國公祖鑄豐城樂平

沐黔寧祖籍樂平李姓先塋在邑之大汾潭洪武二十八年嗣侯沐春疏乞道將代鎮親請樂平致祭先塋並修墓碑以勒勳德秋八月 命江詔恭進爵黔國公子孫世鎮

雲南非奉詔遣不許擅離信地和莫遣官代祭仍將歷祭

豐功刻石一立樂平之和利一立江寧之功臣祠以垂永

久嗣侯仰體 上命遣指揮鄭祥往樂平祀祖并修神道

碑其詳具程公本立碑文萬曆二十二年黔國朝弼復遣

指揮來祭祖塋并持勅誥詩頒示信邑人詳樂平縣志又

南昌志載徐中山祖塋在豐城縣同曹水南鄉名二八居

士墓則開國五王江西著其英

騰霄

祝枝山野記成化中進士放榜有吉水龍騰霄上曰龍而

騰霄是飛龍在天命更名曰騰霄中武定阿克叛阿克

偶記 卷之八

故姓鳳初起時改名鳥騰霄中之曰鳥豈能騰霄乎立

敗矣已而果然

天啓銅馬

萬曆間子邑人掘地得一銅法馬圓如月樣上鑿十字較

勘重肆斤天啓三年造銅背有吉安路三字子考天啓乃

梁王琳立永嘉王蕭莊稱帝改元也可謂久矣然是時不

稱吉安亦不稱路吉安稱路自元始而元又無天啓年號

考太和舊志至正戊戌紅巾徐貞一陳友諒陷江西下吉

安太平天啓三年則天啓徐氏改元銅馬正其時矣

天啓銅馬

辛亥六月萬安鄧林劉世書里地名東園衝開銅錢
一層周圍石砌一丈許內錢約三百餘担往來舟子及土
人爭取之數日而盡錢有大小文有貞觀開元太平至治
建炎紹興至元等年號大抵唐宋元錢也錢銅鑄朱砂青
綠等色俱極鮮妍可愛聞其中尚有金銀他物不可問矣

潘李

萬曆辛亥二司賁捧入 賀布政司參政潘公士達甫出
城卒於進賢泉司觀祭李公天麟甫莅任代之行行至九
江亦卒禍不單行卽一差然邪

偶記

卷之八

三

練瓊瓊

練瓊瓊者練中丞子寧之女也靖難時中丞死甚苦殃連
九族止遺瓊瓊有德改元 宣皇帝赦瓊瓊歸令其招壻
封之以官而授以勅其 制勅曰靖難懷忠全臣子之職
分賞功罰罪示人主之恩威茲朕嗣登宸極恭爲天吏統
御萬方敢不以生物之心自心慈愍追諡忠貞以彰報賽
咨爾練子寧爲國良臣順身抗節罪及全家患連九族遺
女練瓊瓊朕今憐爾父忠爾宗祀絕赦爾大罪令爾還鄉
賜爾招壻封之以官授爾以勅守爾父業報爾父忠慰爾
父靈爾其欽哉當該官吏毋許剝虐軍不許役匠不許班

業不許朝政違 宣命卽以本犯本罪罪之後瓊瓊歸臨
江嫁陳川片至今川昌子孫世守此勅萬曆中中丞孫絳
自閩長樂歸始主中丞祀嗚呼天之報中丞旣令有女又
令有孫而 宣皇帝繼絕之仁獨高千古勅內有追諡忠
貞四字今日議諡何可獨遺中丞

沐謙張偉

劉裕使刺客沐謙往刺司馬楚之楚之待謙甚厚謙欲發
未得間乃夜稱疾知楚之必往問疾因欲刺之楚之果自
齋湯藥往視之情意勤篤謙不忍發乃出匕首於席下以
狀告之曰將軍深爲劉裕所忌願勿輕率以自保全遂委
偶記 卷之八 四

魏世祖

北魏世祖封景穆太子晃之子濬爲高陽王旣以王孫世
嫡不當爲藩王乃止萬曆中有 宣議令 東宮與 諸
王同日封王太倉王相公亦以爲然羣臣爭諫而予友朱
可大維京諫尤力惜未有以北魏事諍之者乃知夷人尚
知此禮而宰相須用讀書人也

韓延之

南陽韓延之爲司馬休之府參軍劉裕將篡晉以書招延之延之以書復裕稱劉裕足下裕視書嘆息以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此矣延之以裕父兄起字顯宗乃更其字曰顯宗名其子曰翹以示不臣劉氏延之此意與陶元亮同而跡更著弟延之投魏後南史未敘其忠不得與元亮同傳

孔熙先

魯國孔熙先與范曄謀逆推戴劉義康以爲天支圖識文帝必以非道篡竊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及逆謀露下獄熙先於獄中上書謝恩且陳圖識深戒上以骨肉之禍曰願且勿遺棄存之中書君囚死之後或可追錄庶免

傳記

卷之八

五

泉之下少寒覺青此元凶劬試逆武陵王駿由尋陽入慕廢先言驗矣江州天子之識是時義康在安成熙先以爲應在義康而豈知爲武陵耶正德末帝星炳朗江漢間劉養正順識天文助宸濠叛以爲濠當應之而豈知爲世皇承天之祥耶故天命有在非智力所能經營

成均

周禮六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

成均五帝學名今稱國子監曰成均以此

受法今焉注云御史侍御於君之史官也今御史爲諫官

非史官矣

序事周禮序事注事宗祀有司之職事也周禮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所謂宗也大祝掌六祝之辭小祝掌小祭祀之祝號所謂祝也

委積

委積國用之餘少曰委多曰積

太僕

周禮太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主之大命掌諸僕之復逆

傳記

卷之八

六

此其所司者甚大注云僕侍御之官太僕其長也今專以此字馬政則馬爲實越馬之職矣

職方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周知其利害注云職方主四方之職貢地圖也唐之夏官故今以之屬兵部

行人

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以太客之儀以親諸侯小行人掌小賓之禮以待四方之使者今行人司則其官

也故稱曰大行

儀制主客

周禮司儀掌九儀之賓客辨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卽今之儀制也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卽今之主客也

大采小采

千門入劉客甫得楊文貞公與陳芳洲學士一親筆小啓啓云禮天子大采朝日小采夕月說者謂大采袞職也有非其說者引玉藻篇云天子玄冕朝日於東門之外玄冕在冕服之下此非袞職矣又引典瑞篇云王摺大圭執鎮

偶記

卷之八

七

圭纁藉五采五就以朝日所云大采者蓋謂此然則大采圭之纁藉也典瑞注云纁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爲中幹用韋衣而畫之五就者五匝也文獻通考亦用此爲據昨晚所云一時失記妄對今檢看如此奇前說不足憑用事却不差也大抵此樣事須令通知特錄去一觀耳夫未得其說則引爲妄對已得其說則須令通知前輩之用心故如此予復將國語韋昭注與周禮典瑞注合而細考之周禮王摺大圭執鎮圭纁五采五就以朝日則大采謂五采也色不過五天子之藉備之故曰大采朝日以五采則夕月以三采三采朱白蒼也故曰小采纁藉纁絲爲纁以藉

至也五就五匝也一匝爲一就周禮纁藉有五采五就有三采三就有二采再就有二采一就上下之降殺寓焉必合二注其說始備

艾韜異寃

魏遣鍾會鄧艾伐蜀劉禪既降會又不返後唐遣魏王繼岌郭崇韜伐蜀王衍既降岌韜亦誅伐蜀之將其不利如此先是有問平原劉寔曰鍾鄧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唐人族王衍衍母徐氏且死呼曰吾兒以一國迎降不免族誅信義俱弃吾知汝行亦受禍矣故鍾鄧之死爲炫才也實鍾負鄧也岌韜之誅爲殺降也實岌負韜

續偶記

卷之八

八

也故艾韜實千古異寃

蕭娘呂姥薛婆

梁武帝遣臨川王蕭宏伐魏輔以呂僧珍宏性懦怯僧珍依違魏人知其不武遣以巾幘且歌之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章虎虎謂章奴也唐薛訥將兵六萬擊契丹兵敗突圍得免虜中姥之謂之薛婆夫巾幘之辱一也在司馬懿受之孔明量敵全師謂之忍在蕭宏受之魏人虜國喪師謂之懦

虜主南寇南主東侵

自古虜主南寇者四而俱以亂亡符堅聲言斷流而雉於

其伯祖甫一飲江而弒於宗愛皆歸國未幾禍不旋踵
者道光冠晉而死於殺胡林顏亮冠宋而弒於維揚皆
未得歸而殞於中國者天戒若曰虜主貪恣即南侵不得
絕長江也不然何四虜主以兵力之全盛而俱不得其死
邪自古南主東侵者二而因以亂亡隋煬帝自將伐高麗
啓楊玄感之叛不逾年而亡唐太宗自將入平壤未正蓋
蘇文之罪不逾年而崩天戒若曰南主貪恣即東侵不得
絕鴨綠也不然何二南主以中國之全力而不得志於小
夷邪

辛壬進表

續偶記

卷之八

九

萬曆辛亥江西進表二司潘大參士達李憲副天麟未出
境而卒明年壬子進表二司蔡大參增譽顧憲副天植既
出境而卒豈出行之月日未良邪抑偶然邪

讀弁山堂別稿

弁山堂別稿 皇明盛典序海內父子二尚書共十六家
詳矣若父子三尚書止餘姚孫氏一家南禮書陸吏書鑑
南兵書鑰父子四尚書止靈寶許氏一家太子少保吏書
進南戶書誥少傳吏書大學士讀太子太保兵書論祖孫
父子兄弟五尚書止福州林氏一家南兵書瀚太子太保
工書庭楊南禮書庭機南禮書嫌南工書輝林氏一家四

監三司成則尤奇

父子閣老惟南充陳文貞公以勤文憲公于陞兄弟閣老
惟安福彭文憲公時文思公華而一狀元一會元則尤奇
特彰其從兄弟耳

別稿云萬曆乙酉內閣首揆申公時行壬戌狀元次揆許
公國辛酉解元三揆王公錫爵壬戌會元而皆南直隸近
代所無予考吉安志正統間內閣一時三及第狀元彭公
時榜眼陳公文探花劉公定之皆吉安一郡人尤近代所
無

續偶記

卷之八

十

別稿云正統己未第一甲第一名施舉吳縣人第二甲第
一名張和崑山人第三甲第一名莫震吳江人皆蘇州府
予考吉安志正統丙辰一甲第二名陳文第三名劉定之
二甲第一名王鑑三甲第一名龍文一科四傳臚皆吉安
府正統壬戌第一甲第一名劉儼第二甲第一名鄒貴第
三甲第一名陳宜一科三傳臚皆吉安府則別稿未載
別稿云尚書兼九列王驥程信以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
石璞趙榮以工部王來以南京工部兼亦如之蓋皆用軍
功也按理官非若官秩可兼又於品爲三無足榮者蓋二
俸並支優以歲祿耳自程後絕不復有此加王司寇就所
見言耳萬曆以來尚書兼九列者儘多即以播功一事李

尚書化龍主尚書象乾俱以兵書兼右副都子章苗功加恩亦以兵書兼右副都摠之軍功也黃尚書克績巡撫山東兼理營兵亦以兵書兼右副都則又不專論軍功矣別稿云於品爲三無足榮者不知兼官例以大兼小尚書三品例當兼三品命出朝廷豈謂無足榮耶又云二俸並支優以歲祿不知二俸正不並支也

一科二元

隆慶庚午泉州鄉試坊曰一科二元曰五十八士鳴盛也考吉安志永樂乙酉得舉人六十九甲午七十丁酉六十三庚子七十四癸卯八十二景泰庚午八十一癸酉一百續偶記

卷之八

十一

太師

本朝未有歷官太師者惟李公善長張公居正官太師然俱削奪若贈太師者固不乏人三楊李文達彭文憲萬文康劉文穆徐文靖劉文靖李文正梁文康謝文正張文忠徐文貞李文定張文毅俱贈太師然皆閣臣也部臣震忠定王端毅馬端肅俱贈太師然皆冢宰也萬曆壬子少傅

其部尚書李化龍卒贈太師則異數矣考各部尚書惟戶書夏原吉兵書儀銘贈太師與李少傅共三人蓋武臣祇晚贈者多矣

檮駝

歐陽永叔代王狀元謝啓陸機閱史尚靡識平檮羣校臯屬文徒自成於駝駝一時人皆謂陸機不識檮羣事不知載何書宋王楙野客叢譚謂見于玄晏春秋曰予讀匈奴傳不識檮羣孤塗之事有胡奴執燭顧而問之奴曰檮羣天子也匈奴號檮羣猶漢人稱天子於是噴然發寤然則不識檮羣者乃皇甫謐非陸機也永叔謂機得非別有所續偶記

卷之八

十二

桑梓

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爾雅翼注云古者見喬木必下而趨所以廣孝桑者母之所事以供齋纁梓者父之所植以伐琴瑟故見之而恭敬之心惕然生焉不必待於口澤手澤之所漸也此解亦甚明晰乃常譚放誤謂自宋至今以父母之邦稱桑梓不省所謂豈未

讀兩雅翼邪

子子

蛸螺井中小蛸螺亦重一名子子此郭氏說也淮南子曰子子為蛸許叔重曰子子結蠶水上說文子無右臂子無左臂子讀海篇直音子吉菊决三音無左臂也短也即子字也子音結無右臂也獨立也絕種也即子字也則子子二字當音吉厥山是言之子字左右臂俱備所以為全禽獸知往知來

禽獸知往知來

兩雅翼曰鵲能知人之吉凶故自勝其足則行人至或曰其聲接接令接來者也南人以其聲為吉以鳥為凶北人續偶記 卷之八

反之崑崙之下以玉璞抵鵲蓋惡之也鵲雖能知來及其避風而巢耳也大人遇之則探其穀嬰兒過之則挑其卵故號知來而不知往子按南方鵲噪最為靈驗故又名喜鵲一名靈鵲詩云夜短猿悲城風和鵲喜靈鵲噪未為吉鴉鳴豈是因雖云達者之作亦足証鵲之知吉矣淮南子云猩猩知往而不知來以能知誘者之姓名及其祖先為知往不知被禍為不知來也畢萬術曰婦終知來猩猩知往婦終神獸也兩雅翼曰橋杙逆知一名倒壽為其能逆知來事而史者示往知來者也故曰楚之橋杙子按婦終橋杙俱屬神獸非人所常見者不知何以知其知來耶

鳥屬備載

集韻屬虛器切讀曰戲最平秘切讀曰備鳳壯大貌一日作力貌魏都賦巨靈屬鳳屬也雄鷲為最由是言之實二物矣海篇直音云鳳肩碑石下獸也對鵠注云肩屬此獸好文今石碑兩傍龍是也又霸下此獸好負重今碑座獸是也不知何據一作異肩韓文月蝕詩寒氣燭眉頑無風

一物二解

琵琶一器也釋名曰琵琶本胡中馬上所鼓推手前曰琵琶引却曰琵琶語林王瑀為太常卿見康崑崙彈琵琶云琵琶聲多琵琶聲少亦未可彈五十四絛大絛也自下而上謂之琵琶自上而下謂之琵琶芙蓉一花也說文美之言敷也芙蓉之言動容也菡萏芙蓉一菡也未發為菡萏已發為芙蓉鴛鴦一鳥也雄名鴛雌名鴦鳳凰一鳥也雄曰鳳雌曰凰麒麟一獸也牡曰麒麟牝曰麒麟鯨鯢一魚也雄曰鯨雌曰鯢肉好一璧也體為肉孔為好虹霓一氣也雄為虹雌為霓谿谷一瀆也無水曰谷有水曰谿箭簾盛飯一器也方曰箭

續偶記

卷之八

十四

一事二解

苞苴納賄也裴曰苞藉曰苴乾沒營利也得利曰乾失利

曰臨以薄紙覆上隨其曲折婉轉用筆曰摹謨謀計議也
慮二事畫一計為謨汎議將定其謀曰謨柄止鳥宿也陸
鳥曰栖水鳥曰宿獨鳥曰止衆鳥曰集鼓雛哺鳥也鳥生
須毋哺曰穀自食曰雛

竊窹幽閒也善心曰窹善容曰窹零落困墜也草曰零木
曰落墮困迫失志也墮如籀之墮而飄零獲如禾之穫
而枯槁參差不齊也三相參為參兩相差為差胚胎孕也
一月曰胚三月曰胎吹噓氣也急曰吹緩曰噓癰疽瘡也
癰屬六腑不和疽屬五藏不調

續偶記

卷之八

五

偃什顛倒也偃是仰倒什是踣倒煦姬覆育也以氣曰煦
以體曰姬炊爨火食也進火曰爨氣上曰炊變化通易也
自有而無曰變自無而有曰化

簡策書牒也單執一札曰簡連編諸簡曰策土壤土名也
萬物自生曰土人所耕種曰壤阡陌田間道也東西曰陌
南北曰阡畎畝溝洫田疇名也古之溝洫相廣五寸二耜
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倍畎謂之遂倍遂曰溝
倍溝曰洫倍洫曰澮六畎為一畝眺胸月見也晦而月見
四方曰眺朔而月見東方曰朔

謂功狀也明其等曰閼其功曰閼又門左曰閼右曰

得誠軍所獲也繫其人曰俘截左耳曰馘

器從人名

鏐邪于將劔名也于將韓王劔師莫邪吳大夫作劔者因
人以名劔也鏐篋一名坎侯樂器名也鏐篋師延所作言
空國之侯所好靡靡之音也坎侯漢武帝命樂人侯暉所
造也因人以名樂器也

科場改期

萬曆壬子當秋闈禮部具京考官名上請至久未得

旨南直隸江西浙江湖廣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八月三場
俱不得如期至七月廿四日始奉旨江西試官以八月

續偶記

卷之八

十六

廿三日至南昌廿六日一場廿九日二場九月初二日三
場亦場屋之一變云考江西嘉靖壬子三場後火幾不得
開榜第以試卷未焚仍舊如期揭曉前壬子以火而震驚
今壬子以試官未至而改期亦數也

乩仙

莆田門生丘憲周末中鄉試起一書室偶遇扶乩仙者求
一對子仙降云委吏奚必足父高官不願蘇秦末省所謂
後福建乙酉鄉試題曰孔子嘗為委吏矣二節丘生是年
中式則委吏奚必足父之驗也丘生未拜官而卒則高官
不願蘇秦之驗也其子公豐城范舍虛尚書未第時求

仙降云今日恩榮第他年桂山坊恩榮第尚書尊翁牌坊
也豐城楊公廉爲禮部尚書號桂山謚文恪舍虛後爲宗
伯亦謚文恪事之前定如此而凡仙之靈亦異矣哉

廣安隕石

萬曆壬子冬十有二月二十五日申時四川廣安州縣庭
雷震五聲隕石六塊州學後西溪堡隕石一入地三尺掘
起石有硝磺氣刮之有火煇光其色如墨如鉄其形不方
不圓圓一尺重八斤河東堡隕石一入地一尺重四斤平
灘堡隕石一入泥二尺重十七斤西嚴堡隕石一重十兩

續偶記

卷之八

十七

巡撫吳用光巡按彭端吾以聞

三劉三王

萬曆乙未江西南昌一榜二劉皆布政司材子山東新城
一榜三王皆封侍郎王麟子孫此字內和氣醞釀所致非
特一家之福已也考之於宋惟南豐三曾同榜餘未之聞

傳奇

傳奇蔡伯喈元高則臣作寓言也子讀伽藍記曰洛陽城
南正覺寺尚書令王肅所立也肅在江南娶謝氏女及至
京師復尚公主其後謝氏爲尼來奔作詩贈肅詩曰本爲
箔上蠟不作機中絲得絲逐勝去頗憶纏綿時公主亦代

肅贈謝肅聞之甚恨遂造正覺寺以憩之則實有是事矣
王肅大儒乃亦易妻耶其視宋弘湖陽冢壤矣

傳奇西廂元關漢卿作以崔鶯鶯爲崔相國小姐誣也崔
鶯鶯唐女郎也其寄張生詩云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
拂牆花弄影疑是故入來西廂二字本此又寄張生詩云
自從消瘦減容光萬轉千迴嬾下牀不爲傍人羞不起因
郎憔悴却羞郎又絕張生詩云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
還將舊來意憐取眼前人

四聖百年

四聖百年宋儒以爲美談然不獨宋也今自三代以下通

續偶記

卷之八

本

論之二聖百年者一周昭王穆王是也三聖百年者五夏
帝不降帝崩帝履三年共一百一十年商小辛小乙武丁三王
共一百一十年周成王康王昭王三王共一百一十四年宣王
繼王平王三王共一百一十年遼聖宗興宗道宗三宗共一
百一十九年四聖百年者七商太甲沃丁太庚小甲四王共
一百一十三年雅已太戊仲丁外壬四王共一百一十四年
周靈王景王悼王敬王四王共一百一十一年威烈王安王夷
烈王顯王四王共一百一十五年漢文景武昭四帝共一百六
年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四帝共一百一十七年孝光寧理四
宗共一百一十三年若我朝武宗皇帝十六年世宗皇

帝四十五年 穆宗皇帝六年 今上皇帝萬萬年無極
以待史臣異日 質揚云

國多君子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季札適衛說
遽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
患也季武子曰晉未可媼也媼薄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
暇以爲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
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媼乎故曰不有君子其何能國又
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

楚平蔡景

續偶記

卷之八

十九

楚平王爲太子建娶婦於秦婦好來未至平王自娶之更
爲太子娶殺太子太傅伍奢及子尚奢次子員以吳伐楚
辱平王之墓蔡景侯爲太子般娶於楚通焉太子弑景侯
平景隲色無禮一至於此故景及其身平及其墓

斯須須臾

孟子曰斯須之敬禮記不可斯須去身中庸不可須臾離
斯須須臾皆不久之意然未有明注考韻會方氏曰斯者
辨於此須者待於彼辨則離待則合斯須則一離一合之
頃也惟須臾無明注考說文與束縛梓拙爲史从申从乙
徐曰申束縛也乙屈也愚意一屈一縛頃刻而就故曰須

史須與須異史與史異不可不辨

金帝非經

父有天下傳之長子經也而有二子金帝三子金帝兄弟
金帝權也漢惠帝絕而文帝繼唐中宗絕而睿宗興宋有
五國之辱而後有紹興我 明有土木之狩而後有康定
皆變而權也有天下者無樂於此也摘而書之以備參考
夏王泄在位十六年子王不降五十九年不降弟王局二
十一年父子兄弟共九十六年幾百年爲盛○商太甲在
位三十三年二子沃丁二十九年沃丁弟太庚二十五年
商祖乙在位十九年二子祖辛十六年祖辛弟沃甲二十

續偶記

卷之八

二十

五年○商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二子祖庚七年祖庚弟祖
甲三十三年○祖甲在位三十三年子廩甲六年廩甲弟
庚丁二十一年○漢高帝在位十二年長子惠帝盈七年
惠帝弟文帝恒二十三年○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子簡
文帝綱爲侯景所弑元帝繹爲魏人所弑○唐高宗治在
位三十四年子中宗顯五年睿宗旦三年○憲宗純在位
十六年子穆宗恒四年宣宗忱十三年○懿宗灑在位十
四年第五子僖宗儇十五年第七子昭宗晔十六年爲朱
溫所弑○宋太祖趙匡胤在位十六年弟太宗晟二十三
年而不以還德昭○金太祖完顏旻在位六年弟太宗晟

十二年而仍以還熙宗○宋徽宗在位二十五年北狩
子欽宗桓北狩第九子高宗構即位建康○元憲宗蒙哥
太祖第四子拖雷之子在位九年弟世祖忽必烈平宋觀
一在位三十五年○元武宗海山在位五年弟仁宗愛育
黎拔力八達九年元武宗長子爲明宗次子爲文宗明祇
於文文黜於順○大明宣宗章皇帝 英宗睿皇帝正統
天順共二十二年弟 景皇帝景泰八年以上二子金帝○商太
庚在位二十五年子小甲十七年小甲弟雍已十二年雍
已弟太戊七十五年四王共一百四年爲盛○商太戊在
位七十五年子仲丁十三年仲丁弟外壬十五年外壬弟

續偶記 卷之八

三十一

西夏甲九年四王共一百十二年爲盛○唐穆宗在位四
年三子長子敬宗湛二年第三子文宗昂十四年第三子
武宗六年○高歡宇文泰皆亂世之英雄也歡泰未帝而
手勑伯業三子俱帝北齊高歡三子次子文宣帝洋第
六子孝昭帝演第九子武成帝湛又俱善終後周宇文泰
三子第三子閔帝覺長子聖帝毓第四子武帝邕第閔明
但爲宇文護所弑不及高氏以上三子金帝○商沃甲在位二十
五年五子南庚二十五年南庚弟陽甲七年陽甲弟盤庚
十八年盤庚弟小辛二十一年小辛弟小乙二十八年
沃甲五子次第爲帝萬古以來輩輩一見則商家之

也五子俱帝

唐詩解

子遷宿山寺中宵能得幾時睡又被鍾聲催着承羅昭
諫酷憐一覺平明睡又被隣雞半夜啼曉鍾催隣雞啼
異而意同也胡宿雨詩石床潤極琴絲緩水關寒多酒力
微鄭谷雪詩亂飄僧舍茶煙濕客灑歌樓酒力微事異而
句同也

崔莊鴛鴦詩映霧乍迷珠殿瓦逐梭齊上玉人機
解曰朱殿瓦鴛鴦瓦也魏文帝有瓦化鴛鴦之夢王建
詞有鴛鴦瓦上聲然聲畫寢宮娥夢裡驚之句玉人機
續偶記 卷之八 三十一

爲被也古樂府有文彩雙鴛鴦裁爲合歡被之句此解極
精鄭谷鷓鴣詩遊子乍聞征袖濕佳人纔唱翠眉低
鷓鴣啼曰鈞軋格磔亦未甚悽愴何至濕袖眉低熱轉聲曰
行不得哥哥又曰悵惱澤家豈所云濕袖低眉者謂此
耶

晉魏酒囊

楊子雲作玄經劉歆見謂當覆晉魏惟鉅鹿侯芭子常
承雄學謂玄必不廢汝南桓譚君山直比之聖人焉陸機
入洛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徐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
以覆酒甕耳乃左思賦出戲絕嘆服以爲不能加也

五女三姑

一統志東昌聊城縣西有五女墓相傳郡人傳年惟女五人誓不適人孝養父母後卒同穴而葬金李佐特贊曰哉五女踰年弗嫁甘甘奉親溫情冬夏風雨靡懈自華芳謝墓可封哉永澤傳化于書學於鄉里其母何氏三女其父老得一子病革語其長姑曰女不必嫁若家養我幼弟以歸予福殆嫁二妹足矣長姑泣曰諾後仲林將奔長姑爲擇夫仲林曰姊奉養命不嫁妹何敢失後仲林將奔并二妹擇夫季女西顧學仲姊於是三姑同守一室育幼弟而教之幼弟後出仕官經歷經歷之子成進士爲大壘

續偶記

卷之八

五

而三姑未旌予行縣至安岳有司以開予讀楊升菴太史三姑傳良然乃以聞之杜史杜史謂其歲久不合例未題予乃爲豎一坊因通其杜發女明金鑾宇宙中獨鍾震離光正氣坤維聲玉壘闔閭猶見夏商周遺民復入何氏家廟祀三姑聊城五女安岳三姑其事相埒因並志之

管仲子產

管仲以周莊王十二年丙申相齊桓公至襄王七年丙子卒共四十一年所謂行乎國政如彼其父也子產以鄭簡公十二年爲卿至釐公五年卒共四十六年亦不爲不久矣然仲卒三年而齊亂卒三年而鄭亂則賢人之存亡

係國之安危信矣雖然孔子有言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百年可以勝殘去殺乃二子卒後不能及三年何也王者善人王道也管仲子產伯佐也治亂久近其相縣宜矣

汾陽淮南

唐郭汾陽王出征盜發王父墳天子親督討賊不得舉朝驚異王歸對代宗曰臣在軍中不能禁人不發人墳墓致有此報涕泣如雨而不急賊楊行密特蔡儻叛於廬州悉毀行密墳墓及儻敗而諸將皆請毀其墓以報之行密嘆曰儻以此爲惡吾豈復爲汾陽淮南二事極相類而郭王與唐相爲終始楊二世四主垂五十年則墳之毀無損於

續偶記

卷之八

五

郭楊之興而郭不急賊楊不報儻一念仁厚天固有以鑒之矣明高皇帝與僞漢爲仇都陽之戰高帝幾敗比僞漢亡其祖墓在汚者帝以一大鐵釘釘之不發其棺友諒墓在武昌臬司後帝置之不問不釘至今猶存大聖人作爲超越千古國曆萬年不卜可知又不特如汾陽淮南之祚已耳予先世祖墳在通判坑祖墳居中長房子祖附左次房叔祖附右乃次房一惡少竊掘予祖而去其棺子長房子孫謂當去右房祖棺始得其平予謂惡少所爲吾家豈可效之則淮南之意也又予征撫三省兵掘逆龍祖屍懸之四門楚蜀不禁予亦不能禁而惻然

昔父之則汾陽之意也今士大夫夷人墳墓以廣園囿樛人屍骨以爲宮室則又異乎汾陽淮南之用意禍不旋踵宜矣

禮殿小常村青楓嶺三婦

譚氏婦吉永新人姓趙氏宗室女宋末元兵破城趙氏從其家俱匿縣學兵至殺其舅姑與夫執趙氏欲汚之趙氏哭罵不從以死自誓遂并其子皆殺之血漬于禮殿間八磚上宛然一婦人抱嬰兒狀或磨以砂石不滅又煨以炭其狀益顯至今如初云小常村在福建延平府境宋時叛卒楊勛冠南劍州道出小常村掠一民婦欲與亂婦誓死

續偶記

卷之八

五

不受污遂遇害棄屍道傍賊退人爲收瘞屍所枕藉處跡宛然不滅每雨則乾晴則濕削去卽復見覆以他土其迹愈明浙臨海有王貞婦元兵入境夫死婦被執帥欲內之望至礮縣青楓嶺守者少懈嚙指出血題字石上投崖而死後其血清入石間陰雨卽墳起如生書時三婦死事甚相類英風勁節愈晦愈明豈天欲彰明節義故留此一段蹤跡教千萬世婦貞耶

伐樹

阮脩伐社樹或止之脩曰若社而爲樹伐樹則社移若樹而爲社伐樹則社亡其言甚辨不知伐樹社移社之神不

可移也伐樹社亡社之神不可亡也故社曰神叢四川南充縣衙傍有譙公周祠及墓隆慶中予鄉建昌胡進士令南充到任日不祀譙公是日令妻乘卒令具文欲遷其墓明年賊入縣衙殺其母南豐一鄉紳爲郡太守仇寺前二栢爲柱已舊坊折壓死太守於門前萬曆中吉郡楊司理毀衙中一神祠忽罷官歸歸亡其身予表弟曾孝廉居傍一樟社甚茂伐之亡一子并其身一族姪伐樟社爲船父子俱亡且斬其祀此皆予目擊者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伐樹不敬伐樹木爲柱爲器則不遠可謂智乎

四刑

續偶記

卷之八

五

管子曰太寒大暑大風大雨其至不時此謂四刑邵康節大寒不出大暑不出大風不出大雨不出其以避四刑耶然又曰大葬不會豈謂葬日多凶殺故當避耶周禮方相氏大喪先匱及莫入壙以戈擊四隅馭方良方良卽罔兩也所謂凶殺也今葬者多不製方相以馭方良故邵于大葬不會

方丈

今寺中多有方丈不知所起仙傳曰方丈山在蓬萊山南漢書曰太液池有方丈瀛州象海中神山焉方丈之名始此常談考誤云唐書顯慶中王玄策使西域至毘耶離城

有維摩居士石室以手板縱橫量之得十笏名方丈室後人因此通謂僧舍曰方丈而今人於道士房亦曰方丈謬矣是未考方丈之始名也漢書謂方丈象海中神山則僧舍道房俱名方丈亦可

人漫

春秋運斗樞曰搖光星散爲人參廢江淮山瀆之利則搖光不明人參不生禮斗威儀曰君乘水而王有人參生說文云人漫出上黨漫即參也所以名爲人參者本草云如人形者有神潞州太行山所出者謂之紫團參尤貴至宋稍衰故傳子云先王之制九州異賦天不生地不生君子

續偶記

卷之八

三七

不以爲禮若河內諸縣去北山絕遠而各調出御上黨真人參者十斤下者五斤所調非所生民以爲患予官晉中偶有友人遺書求上黨參者予問潞安遼州求三五枝其形甚大而中虛不若遼東之實故今人止貴遼參不貴潞參萬曆中遼東參暴貴一金止易一兩予友人宋方麓巡按遼東以花盆貯遼參歸栽蜀中而不甚茂則地氣限之也

石粉

萬曆乙卯民饑吉安吉水廬陵泰和萬安諸山多出石粉可食予取而觀之似赤白石脂又取本草讀之石脂當

火煨通紅取水飛過成末方可食食之不饑山粉之出大類石脂飛過兼米粉捻團食之不饑不飛過不兼米粉食之間有一二飽死者然不死者尚多天心仁愛饑民一至於此

琴操

白虎通曰琴者禁也禁止於邪以正人心也琴者閉也所以懲忿窒欲正人之德故君子無故不去琴瑟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

桓譚新論曰琴者禁也古者聖賢玩琴以養心窮則獨善其身而不失其操故謂之操達則兼善天下無不通暢舜

續偶記

卷之八

三八

其聲清以微微子操其聲清以淳箕子操其聲淳以激風俗通曰和樂作者其曲曰暢其道暢美也憂愁作者其曲曰操言不失其操也此暢與操之分也

江西鄉試解額

洪武三年定省直鄉試解額江西定四十人是時應天百人山西山東陝西北平浙江福建湖廣與江西皆四十人也正統元年定順應天俱百人江西六十五名浙江福建皆六十人江西之增五名始此湖廣五十五人河南廣東五十人山東四川四十五人陝西山西四十八人廣西三十六人雲南二十人景泰元年開科江西一百五十人四年復

江西一百九十人則益增矣至景泰七年定江西解額爲九十五名正德五年禮部覆占城國使人亞劉凌遲處死罪名劉本江西萬安人籍瑾矯旨謂江西土俗自來多玩法者如彭華李裕尹直徐瓊李致省黃景數人多招物議難以備舉且其地鄉試解額數多今宜裁革十五名仕者不許選除京職蓋大學士焦芳有憾於華等故也則又減矣瑾誅旋復至正德十四年已卯因宸濠叛罷試嘉靖壬午始開科并兩科爲一共一百九十人至萬曆四十二年乙卯省直俱增解額江西增五人以一百名爲定額云

續偶記

卷之八

壬九

讀史乘考誤

王弇州史乘考誤通紀言權監察御史韓雍爲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非也韓公還朝後遷浙江按察副使之任半歲以陳芳洲薦遷今紀載于十四年土木之變前亦非乃景泰元年予考陳氏家乘韓公祭芳洲閣老祭文曰當正統之季年值邊寇之孔熾禍已流於西江勢若難於平治大馬之年甫三旬外臺之擢纔八月巡撫重臨乎舊地華資振及乎非才初猶未知其所自後知辱舉於公台使雍懷有利以干先生而先生薦之是私謁得薦感不如此之真有言以求先生而先生薦之是諛諛得薦感不如此之

深惟先生薦賢爲國一至公無私惟雍無意得薦刻骨銘心有鬼神之昭察與日月之鑒臨據祭文以繩通紀則通紀誠誤

史乘考誤憲章錄言楊文貞公子楊稷毆死人命數多逮繫法司至是審實斬之文貞以疾在告御劄慰之曰卿歷事祖宗以及朕躬啓沃弼贊勞勩實多比卿以疾違朕左右者數月朕心拳拳唯卿子乖家訓于國紀朕不敢私卿其以理自處勉進藥食早圖康復以副注重文貞感泣按稷行提至京文貞疾已甚矣論死未決上故以勅慰之文貞卒兩月而稷以瘕死獄亦未嘗處決也今錄

續偶記

卷之八

三十

似誤予憑西昌公議稷以宰相子自尊大驕鄉閭誠有之然無重爲南岡李氏訂奏被逮瘕死後稷曾孫載鳴成進士歷官通政姪孫給事海問卿賓秋門戶至今昌熾而南岡未有聞人則天之定也論人善惡至四五代始定諺曰益棺論定猶近也

弇州史乘考誤張南園謚法有曾襄敏蔡許襄敏彬林襄敏文王襄敏獻攷國史家乘皆無之最後從內閣攷前後賜謚稟本亦無此四人此必誤也且此四人乃不謚文何取其俱謚襄爲何故予考皇明臣謚類抄吏部封郎郎汝璘編也襄敏項下載曾榮少詹事學士贈禮部侍郎

宣德年謚江西永豐縣人許彬南禮部侍郎贈尚書天順
年謚山東寧陽縣人林文太常寺少卿學士贈禮部侍郎
成化年謚福建莆田縣人王獻太常寺卿學士贈禮部侍郎
即成化年謚浙江仁和縣人吉安志亦載曾榮謚襄敏不
知考誤所云 國史家乘皆無何也但曾西墅文集載楊

又貞公神道碑楊文敏公墓志銘俱未及謚則弇州所云
家乘無謚又似有據而臣謚類抄云云又何也姑謚再考
史乘考誤載客坐新聞官永豐曾學士榮字子啓永樂甲
申狀元及第仕終禮侍文學才名冠于當世其生洪武乙
巳九月七日亥時追生而年月日時同因名追成化戊戌

續偶記

卷之八

手

追亦探花及第子孫一門光耀千古按子啓仕至少詹事
曾官乃禮侍耳追之祖則學士鶴齡也其祖孫科第年月
俱無同者而妄談至此予按曾榮永豐人曾追泰和人追
祖鶴齡及第一甲第一父蒙簡二甲第一追及第一甲第
三坊曰祖孫及第父子傳臚原不借重於子啓也又追兄
名迥亦中鄉舉兄弟名皆從之不因祖榮而名追也野史
之可笑如此

史乘考誤全刪上相廣西之全州僻州也蔣文定冕呂文
簡調陽二公爲時相首輔各位權力亦同予考呂公履歷
廣西桂林衛籍湖廣大冶縣人似非全州以俟再考

吉安一府一科三鼎甲者二科建文庚辰一甲第一胡靖
文淵閣大學士累贈少師謚文穆第二王良脩撰死難第
三李貴學士永樂二年一甲第一曾榮少詹事學士謚襄
敏第二周述左庶子第三周孟簡詹事府丞終長史俱奉
御批有嘉評而二周爲從兄弟尤奇弇州別稿 皇明盛
事不載故特紀之

本朝一郡拜十相惟吉安府一縣拜四相惟泰和縣一郡
鼎甲三十四人惟吉安府一縣四狀元惟吉水縣 皇明
盛事未載故特紀之

弇州 皇明盛事有一郡三傳臚正統己未第一甲第一
續偶記 卷之八 手

名施槃吳縣人第二甲第一名張和崑山人第三甲第一
名莫震吳江人皆蘇州府予考正統丙辰一甲第二名陳
文第三名劉定之二甲第一名王鑑三甲第一名龍文一
科四傳臚皆吉安府正統壬戌第一甲第一名劉儼第二
甲第一名鄧貴第三甲第一名陳宜皆吉安府 皇明盛
事不載故特紀之

白膠香

內典供佛多用白膠香不知所自出爾雅翼載楓脂甚香
謂之楓香脂一名白膠香入地千歲則爲琥珀考說文發
兵瑞玉爲虎文从玉虎聲引左傳揚子家雙琥一曰禮西

方之玉韻會云琥珀出別賓國本草陶云松脂入地千年所化中有一蜂形色如生者以拾芥爲驗又云松脂千年爲伏苓千年爲琥珀千年爲鑿通作魄前西域傳作虎魄今雲南各郡出琥珀皆云松化未聞楓化豈爾雅翼之誤耶

奴婢

應劭風俗通曰古制本無奴婢奴婢皆是犯事者奴者頑劣婢者卑陋明制罪人子女罰入功臣之家爲奴宦官奏事自稱曰奴婢不敢稱臣

龍湫

續偶記 卷之八 三十一
東粵有龍湫蕭宜於夏卧在藤席蒲席上考山海經民山之東有賈超之山其中多龍脩注龍湫也似堯而細生山石穴中莖倒垂可以爲席則龍湫之名其來久矣

雨豆

萬曆乙卯夏四月二日湖廣荊州府石首縣雨豆有大者小有黑有紅質最堅滑色亦淺淡知縣謝天賦知府吳繼東布政使劉之龍巡撫梁見孟疏聞以爲災異

豕異

萬曆乙卯五月十七日遼東寧遠白塔堡官金時選呈驗小豕一隻一頭一嘴兩身八腿兩鼻孔兩眼睛兩傍兩耳

頭頂上兩耳連生後有兩尾總督薛三才巡撫郭光復巡按王雅量以聞

女魃

萬曆乙卯六月十九日河南懷慶府河內縣景明村人王少讓妻周氏生一女人手人脚其面尖嘴眼生於額上腦後一孔撫按以聞在占書則爲人妖在俗呼則爲旱魃

讀星平書

五星貴格有二曜朝陽一星伴月二曜非二星一星非一星也二曜火星也一星水星也水數一故曰一星火數二故曰二曜火與日同居午謂之二曜朝陽水與月同居未

續偶記

卷之八

三十四

謂之一星伴月皆貴命也

貴格中有命坐玉堂玉堂非一垣也乃二星名左爲王右爲堂如甲生人以丑未爲玉堂立命在丑未二宮者謂之命坐玉堂主貴

人知天上三奇乙丙丁也而不知所以奇天之奇爲日月星天干乙爲日丙爲月丁爲星故曰天上三奇人知地下三奇甲戌庚也而不知所以奇甲爲陽木之魁戌爲陽土之君庚爲金之精故曰地下三奇

經注曰天上三奇地下三奇宜順不宜亂觀近士大夫之命如馬文升尚書丙午丁酉戊子乙卯天上三奇不順

者亦貴如李霖數太師甲寅戊辰庚戌庚辰此順而貴者
張見庵尚書徐念吾右都不順亦貴則亦未可泥者

煞前主後格以宮論如亥命以木爲主以金爲難金在子
爲煞前木在戌爲主後則吉反此爲主前煞後則凶餘倣
此以度論角一爲後角二爲前如主星在角一爲主後難
星在角二爲煞前則吉反此爲煞後主前則凶然亦有不可
泥者如水得水度火得火度謂之水火既濟卽主煞前
後不論也又有水火同宮如火爲主水爲難又非煞前主
後本不言吉而中有木星則水生木水生火謂之化難生
恩反吉亦不以主煞前後論也

續偶記

卷之八

三五

唐書宰相世系表攷誤

蕭氏宰相世系表云蕭氏姬姓漢有丞相鄒文終侯何二
子遺則則生彪諫議大夫子考西漢書鄒侯傳表何長子
祿小子延遺則皆延之子非何子也則之弟爲嘉嘉之子
爲勝則之子爲慶慶之子爲壽成皆曾嗣侯載何傳明甚
並未載則之子爲彪此表之誤也表又云彪侍中以事始
徙蘭陵丞生章章生仰仰生皓皓生望之御史大夫子又
考蕭望之傳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徙杜陵家世以田
爲業至望之好學治齊詩並未載望之父爲皓亦未載祖
爲何顏師古注曰近代譜牒妄相托附乃云望之蕭何之

後漢史記流俗學者共祖述焉但鄒侯漢書無功
位重子孫胤緒具詳表傳長倩鉅儒達學名節並隆轉覽
古今能言其祖市朝未變年載非遙長老所傳耳目相接
若其實承何後史傳寧得弗詳漢書既不叙論後人焉所
取信不然之事斷可識矣望之傳不祖何而唐表強以何
爲望之祖不知何據豈歐陽公未見顏注耶

唐書宰相世系表竇氏居平陽鳴犢生仲仲生臨臨生竇
宜生陽陽生庚庚生誦二子世扈世生嬰漢丞相魏其侯
也扈二子經克經秦大將軍生甫漢孝文皇后之兄也克
避秦之難徙居清河漢贈安成侯葬觀津二子長君廣國
續偶記 卷之八 三五

廣國字少君章武景侯據世系誦二子世扈兄弟也世生
嬰爲魏其侯扈生二子經克克生廣國則廣國者嬰從子
也予讀廣國傳殊大不然廣國年四五歲家貧爲人所略
賣傳十餘家始賣皇后去時與廣國決傳舍中貧賤如此
傳未載其父名克也傳載漢文帝崩景帝立竇皇后爲皇
太后乃封廣國爲章武侯長君先死封其子彭祖爲南皮
侯吳楚反時太后從昆弟子竇嬰俠喜士爲太將軍破吳
楚封魏其侯竇氏侯者凡三人則魏其侯嬰廣國從子也
唐書錯謬如此豈歐陽公未讀西漢書耶
史記魏其侯竇嬰者考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索隱

志觀澤縣屬信都言其累業在觀津故也索隱誤也唐書賈氏宰相世系竇誦生二子世忌世生嬰故西漢書從之世實嬰父名非累業之謂也

誥封關侯張侯許侯岳侯

主上褒崇前代死節諸臣於漢關侯誥封帝矣於唐張侯巡許侯遠於宋岳侯飛俱崇以上爵錫以誥詞所以褒表節義以爲人臣勸也今錄其誥詞於後

御製岳王誥湯陰誕秀杭郡戴真蘊蓋世之將材負冠軍之威勇盡忠報國自幼涅于肌膚至孝敦倫及壯移于廊廟未究生前之事業益彰身後之勛名忠義貫乎金石威

續偶記

卷之八

三七

武列乎天曹瞻言名將夙號蓋臣誓清朝漢之腥羶恢復中原之耻恨丹心報主竭血汗於宋朝洪力降魔顯威靈於明世保消劫運拱佑皇圖一門忠孝以昭彰萬古英雄而美仰先授雷部之帥號繼膺道教之監壇赫奕神功藏揚玄化神霄右監門靖魔上將忠勇岳鄂王盪虜大元帥又誥伏魔上將雷部正神掌管陰兵百萬提轄三界九州忠孝昭于日月智勇冠乎古今同稟元始一炁除奸剔佞神王保消劫運顯應化於皇圖捍禦強梁播威靈於聖治誅邪輔正大將精忠武穆帝君主治洞天福地統領裡祀蒸嘗協理三十六雷律令贊襄七十二候天罡受命上清

永揚帝化神霄右監門靖魔忠勇岳鄂王盪虜大元帥

御製張英濟王誥陰陽正氣造化儲靈毓精粹于閭閻智謀足備展經綸于社稷威德並行發軔真源身先陣壘雍丘耀武志益剛堅縛縶爲人誘賊兵之殺矢殺妾餉士鼓軍隊之前驅綿力寡援孤城勁守生作忠臣而報主死爲厲鬼以誅奸瀝赤膽於唐朝顯威靈於明代孤忠許國大節昭天立萬古之綱常豎人臣之節義職司瘟部統轄神兵捍寇禦災保寧家國唐忠臣英濟王三界鎮魔左副帥御製許威顯王誥兩儀孕粹三才育精以身殉國不辭汗馬驅馳赤手擎天豈惜捐軀荼毒遺賊子睥睨之日適忠

續偶記

卷之八

三八

臣偃伏之時睢陽抗節殺奴僕以飽三軍靈武傳基竭貞誠而思三聖嬰城獨據足徵底蘊之雄材慈醜踰梁猶見勤王之壯志金石可鍛節義難磨身雖隕於一朝名益彰於千古職祛魔試保障生民共扶帝化默贊皇圖唐忠臣威顯王三界鎮魔右副帥

霍渭巖洗慙詩

渭巖學既成書試於郡廣州某郡侯不識其文不收也渭巖強之不可則以墨圈其二目今吏人捧而跪之珠江橋側渭巖自題詩曰今日墨圈眼明年朱點頭珠江橋下水爲我洗慙羞明年以會元登第履官禮部尚書

林崇獨鬼記

萬曆九年五月城南有鬼騰越於楊氏家侵其女而淫之
自稱曰獨女坐鬼坐女行鬼行女卧鬼卧日夕離闔家
大驚一日請巫禳之有呼者有呶者有鳴鑼者有擊鼓者
有吹哨角者有上表章者展盡伎倆鬼亦擲石投瓦耀光
現恠倏而孩兒在樑上坐倏而衣服在笥中倏而飯盂盡
泥沙倏而空中累磁器閃爍若雷霆作祟萬狀而後巫者
莫不緝維頌聖叩頭請罪楊氏莫不膽落魄喪逃匿無地
觀者如堵亦莫不股懾心怖縮頸吐舌鬼乃陡然聲如乳
虎曰天曹地藏可出入鄧都鬼國可處使風伯雨師可呼
讀偶記

卷之八

三九

嗚彼巫何能爲已而訴於城隍之神鬼曰若訴城隍彼城
隍復何能爲第願吾意甚惡山珍海錯悉羞以飽吾
欲若曹當安枕而臥矣不則公能爲也楊如其言肅庖飲
食設香案掩以竹簾鬼與女寢處時或攘竊財寶排列
炫觀旋即化去不知所之言禍福幽隱事如響郡中來占
休咎者門如市隨叩隨答人甫動念鬼每先言公不徵驗
鷄黍忽煮置於几少頃食罄或分與某某食之都無災害
自是老少與之狎相戲謔如家人然有府學生吳某者父
乳名阿鴈往筮來秋某試事鬼詎曰即君高捷阿鴈而
出楊詎之鬼曰吾故紉之阿鴈行最市井公封君之福

予明年登闕王榜矣壬午赴試果卒於省其言多中未易
縷述十月郡守郭公青螺入 覲次舟三河聞其妖移文
驅之鬼語所私女曰郭使君正人也有牒嚴驅當疾走不
敢復留此矣獨鬼滅踪蓋在十月十二日也林崇曰國家
興亡必有祥妖而至誠先知至誠如神肯哉言也聞之父
老嘉靖丁巳馬騮精奔騰燐火夜飛變幻異形入人家侵
婦女逾旬乃去戊午倭奴內訌嗣茲盜賊猖獗所至屠燒
積骸如山頽 天子威靈以次勦平予以爲獨鬼之妖不
滅於馬騮精况鯨鯢丁時業已見告其灾肯當不獨禍楊
氏乃郭公尺牘賢於百萬甲兵遠矣假非天幸錫以名卿

續偶記

卷之八

四十

挽回陽九而拆亂萌則戊午己未之變不復作哉夫播州
之酋 國家一大關係也公平播開疆拓土天地爲烈誠
何有滅絕魔麼而永奠海國也邪豈傳所稱至誠者哉而
昌黎馴鯀公足昇矣予謬方舉於公而獨鬼之情狀顛末
知之獨稔不揣擗管詳紀於篇或亦竊比戮鱷之陳堯佐
也哉

予守潮時果有驅獨鬼一事其文刻於粵草當其時亦
不知其詳萬曆丙辰門生林崇入燕過予山中書示是
記甚詳因刻之偶記恐讀者傳訛耳

羅圭峰紀異文

成化甲辰先是關中大饑冬予應入粟往賑例明年三月
遷至謝埠舟人大疫亦及予四月至青泥灣勢轉熾予以
錐刺手無血自度必死遂與弟經訣訣已正冠瞑目果奄
奄若入深泥中臭腐不可當自卯及巳矣忽聞呼天妃至
目遂開覺舟之簾蓬壓若簪足之垂而陷者宛一婦人聲
呼曰一有學之士病在孤舟灘上無一神道救之者我來
送它一陣好風言畢簪足舉蓬遂起頓覺舉身冷顫須臾
顫掉不已雖舟亦爲之動經乃以數簾壓之蓋自己至未
出臭汗如雨衣席皆濡漸覺少甦由是得全殘喘其秋北
上過祠下進謝今越十八年又過湖上仍進拜焉因紀其

續偶記

卷之八

聖一

事同同年都昌尹前監察御史王君廷瑞爲刻之懸置于
梁間以志神之靈既若是而其偶及於予之不肖者則又
不知何如云弘治十五年壬戌歲冬十一月日

頻衣生曰羅圭峰一納粟生耳天妃呼爲有學之士圭峰
終以文名官至宗伯以氣節聞始知明神未嘗不重有學
也予萬曆辛卯過太洋州內子舟膠於蕭公廟前夜神夢
告內子曰明五更即脫幸語郭尚書無督過也時予方爲
參政而神以八座見許靈哉則羅公天妃之揀無足異者

讀磨鐫賦

讀五星磨鐫賦夫妻本是難星逢尅化反能偕老兒女主

是恩宿逢生旺反主刑傷注云如辰命木爲妻火爲難若
同居齊眉到老如酉命土爲兒女火星同行雖相生終爲
難星主刑予嘗舉以問日者俱不能解予細思解之夫妻
本是難星如辰宮命戊爲妻宮若木入妻宮火爲難星同
居木能生火主齊眉到老難而不難也如酉宮命己爲兒
女宮若土入兒宮火星同行雖云相生火終是難主刑生
而不生也

賦云忌難同行當獲福恩仇如遇主無成注云忌難同行
自相尅反吉恩星到限忌亦到則破害予嘗舉以問日者
何爲忌何爲難何爲二星同行反獲福俱不能對予細思

續偶記

卷之八

四十二

之生用論云生我者爲恩我生者爲用我尅者爲仇尅我
者爲難同類者爲忌我則命主星是也夫同類爲忌土與
計同類水與字同類火與羅同類木與忒同類計字羅忒
皆忌星也忌難同行難只攻忌不攻主故曰偏獲福

賣犬乘龍

吉水羅匡湖諒議嫁孫女妻泰和甘竹龍起弘起弘龍少
泰源孫也匡湖贈龍子一聯對窮諫議爲子嫁孫即箕
帚布衣臨時賣犬好風流攀雲折桂看文章錦繡前日乘
龍賣犬事人不甚知本吳隱之事也隱之爲奉朝請謝石
請爲衛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石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

薄乃令後厨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犬出賣之此

邵康節生日

宋祥符辛亥十二月二十五日邵康節生康節自作生日
詩云亥年辛丑月甲子日甲戌辰日辰同甲年月同辛吾
於此際生而為人章以星平理推之地支戌亥子丑得西
卦連珠亦是上格

白荔對

丙辰夏客有貺予鮮荔者諸孫以白薔盛白荔換茶予
喜其潔也乃出對曰小孫持白甌盛白荔白之謂白父之
續偶記

卷之八

四十三

曰將中服黑衣監黑所黑正當黑子曰黑正當黑出何書
友對曰出說苑孔子云夫貴非正色也質素白正當白黑
正當黑予喜其博故記之

兼陵

大水後鄒爾瞻以詩見教有鴻鴈嗷嗷沙際度况逢道路
滿兼陵之句予考韻書說兼陵事甚略而最詳於詩兼陵
之詩曰兼陵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
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兼陵兼陵曰兼陵
所謂伊人在水之渚溯洄從之道阻且難溯游從之宛在

水中坻兼陵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渚溯洄從
之道阻且右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坻注云秋水方盛之時
所謂伊人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皆不可得乃知爾瞻
之咏為水而發其親切如此兼陵兩物兼蘆之未秀者葭
葭之未秀者皆蘆葭屬也爾雅分為兼蘆葭蘆以此若兼
葭倚玉樹出晉書毛曾與夏侯玄並坐人謂之倚玉樹葭
借葭荻之賤以況玉樹之貴也予和詩森森玉樹庇兼葭
亦是此意

瘦

瘦形之極不佳者然亦有極貴者齊宿瘤女東郭採桑之
續偶記

卷之八

四十四

女閨王之后也項有大瘤號曰宿瘦瘠里予癯疾漸積多
智秦人號曰智囊賈逵在弘農發憤生癯自啓顏割魏太
祖不允杜預攻吳吳人繫瘦狗頸逢大樹似瘦者題曰杜
預宋王欽若拜中書令號曰瘦相吳人相瘦曰瘦安節
王介甫瘦詩曰瘦重既已聞杜預瘦不幸秦人號智囊吳
人掛狗頸乃知瘦人多貴亦多智也予家有小廝居水之
東生癯名曰癯仔後居水西一年而癯平予里有日者癯
極大後遊術於外二年歸來絕無癯痕怪而問之則曰用
藥而平乃知藥能消癯惜樽里杜預重未遇此明醫也

以孤平播功世襲錦衣衛衣左所捐揮食事是年食全俸優給至己酉年方十七歲中武舉鄉試第三十八名是獅山之應也已酉十二月二十五日先司馬公卒孤親至石角塘開左穴棺開一磚其氣如龍案之煙彌山遍谷再開之煙益熾第塘中少有泥或云自墳上草根浸水積下所致然孤終不敢遂掩之而改附於井坑先是閩中一太學王君名美中者寓歸南先生子也語孤曰石角塘墳龍從左來氣從右結止好葬蕭夫人一席虛在以出熱可矣若封公百年後當別尋地至是其言始驗

傳草庭訓

卷之九

三

工困睡不意右土塌倒將義男隨福壓住傷其腰脊遂成廢人予甚痛之且隨福又素人隨僕也識者言開土傷人此地必真然亦無所稽偶讀地理真機曾文迪問實租地預卜阡地必傷開土之人後應果然何以知之楊曰地雄猛一曲回轉而成盤龍之勢如矩四方其氣怒而未舒及其開發氣怒一泄必中傷人是以開土之人必折臂足之應凡盤倒龍勢圓規回轉則生委曲方矩硬折則怒氣發所以傷人也由是以談開土傷人龍怒氣發故也隨福即天慶之父冬至之祖此一枝僕吾子孫宜善視之石角塘左穴孤疑不敢并歸而謀諸父老從叔於潛尉文

昌及諸兄弟叔姪語孤曰井坑劉氏祖母墳右虛一穴原以俟唯翁府君後唯翁壘蟠塘其穴尚虛今以壘六封公不亦可乎孤頓首幸甚乃以庚戌正月七日開右穴氣茜布滿舊磚塘中有二松木宛然如新扣之錚錚響蓋百五十年物也今尚匣之如豐城干將然非風氣融結何以致此先數日大雨如注是日開窾始克襄事明日孤具俸貳百金入公堂備祭是冬十有二月主上遣分守湖西道副使兼叅議胡公諱廷宴來諭祭并祭蕭夫人孤乃造饗堂於山之左中祀高王父唯齋府君高王母劉氏孺人以先司馬及蕭夫人配享共作一龕祀焉

傳草庭訓

卷之九

三

辛亥七月諸兒孫進言王父附井坑王母壘石塘俱稱佳城惟是大人年近七十未有壽壤近求之諸叔伯兄弟食言蟠塘鳳形唯翁墳右原虛一穴兒輩備參百金入公堂市祭田句爲大人壽壤敢請子曰諸伯叔舅弟既以義讓敢不惟命乃置扁唯齋堂之下曰仁讓楊公三十六脉歌云龍抱虎似開弓平陽山谷一般同東朝水反歸東去下了其家福祿融開弓李抱也更得外邊西水倒東吉又云歸東龍脉最堪逢龍人西湖虎人東南地安墳居庄姪兒孫袞袞作三公此言龍抱虎謂城龍饒虎穴宜茲也歌云虎抱龍如新月弩滿弓圓珠妙絕那知

水反歸西天子呼來朝金闕虎抱龍新月彎滿子圓皆
乎抱也更得外邊東水倒西吉又云歸西龍脉最爲奇虎
人東林龍出西北地安墳居右妨子孫代代掛緋衣此言
虎抱龍謂饒龍城虎穴宜右也石角塘山正是虎抱龍蕭
夫人穴居右正合此格

賴文俊理氣葬法云龍脉峻急煞氣太重宜用出煞其法
於授穴之處虛砌一壙以息急氣然後於正壙之前砌正
壙放棺廖金精泄天機注云凡雙穴只以一穴爲正蕭夫
人石角塘地今虛左穴不葬一以出煞一以一穴爲正蓋
用廖賴二公法也識之識之不可再葬

傳事庭訓

卷之九

四

朱文公年譜乾道六年正月葬母八月改葬父亦未嘗拘
於父母合葬予家廣居祖附葬勾字坑龜形祖母蕭孺人
葬石陂烏鴉泊田形此分葬也高祖唯齋府君葬蟠塘鳳
形高祖母劉孺人葬井坑入形亦分葬也曾祖西坡府君
與蕭孺人合葬巷口龜形祖贈司馬雲塘府君與曾夫人
合葬油塘虎形先考封司馬公相葬井坑劉孺人墳墓蕭
夫人獨葬石角塘獅形又分葬也亦文公法也予同年吳
中趙定宇分葬父母讒者入奏以阻其謚惜無以朱文
公分葬父母折之

青島縣志凡地有五不祥者可改

塚無故自遷二塚上
木枯塚三塚有龍鼠

風聲少亡孤寡男女忤逆劇狂劫害刑改之如見三祥
傷盜災五人口死絕家產耗散官訟不息
瑞則勿改一兒生龜蛇生氣物二兒紫草交結棺木甚哉
有味乎其言之也予已酉臘月開石角塘左穴其氣如霧
初擬葬六封公既以穴中少有泥疑而中止然蕭夫人穴
不敢輕動亦以其氣如霧耳識之識之以上專論石角塘地不可輕動

巷口西坡府君龜形平中得一突爲奇一方四水皆聚於
塘然後從左流去又一奇也雪心賦云爲官富厚必然水
遶青龍注云水朝入明堂環抱左邊而去主富水法云水
遶青龍脚銀瓶金盞是也其龍之來一云從花園山下
至龍田迢遞入穴則溫家巷是入龍處不可開一厠坑一

傳事庭訓

卷之九

五

云從鄧氏分枝至宜玉店過脉入路邊屋高處入穴則曾
家巷是過脉處不可開一厠坑前年諸惡僕私開厠坑予
責罰而令填塞之予孫當時時巡視無令再犯
冠朝陽宅面龍顧祖祖山卽三顧也利南向非午丙則已
丙今以街上店中之基分屬二房申明之基分屬三房鄧
氏丈德堂後之基分屬四房鄧氏街上諸店及垂楊館分
屬長房門俱應向南縱基土淺狹亦當委由南面以迎顧
山之秀

冠朝陽宅龍從三顧山發來秀特尊貴宅須迎龍顧祖生
北向南始迎其秀王氏鄧氏宅門南向俱發科第予家爲

仁堂與復古堂亦然橋頭門亦南向頗爲街上衆居所掩
富亦悠久次則西向亦佳如吾五寶堂仁讓堂皆西向也
向東者不甚利汝曹識之

冠朝龍是川字崩洪中爲王郢及中街橋頭翰溪至祠堂
而止右爲上下湖頭至四歐墨石庄及忠孝寺而止左爲
路遠至巷口而止故爲仁堂中枝之心也祠堂中枝之盡
也忠孝寺右枝之盡也巷口龜形左枝之盡也又云出水
蓮花形故四傍俱水

城中東門出楊陳二閣老一品腰玉而二夫人皆出予冠
朝里楊文貞郭夫人出洲上予今得其地植林木禁人樵
傳直庭訓 卷之九 六

探近以施忠孝寺卽其舊基也陳少保郭夫人則予家上
湖頭族姑也上湖頭以昭公以父靖難功子孫世襲吉安
所千戶子孫吳以予平播功世襲錦衣衛指揮一里二女
王一家二世襲里中風氣原自不薄

墨洲對面之山名猪婆潭此俗名也予細問土人舊名龍
眼上當名龍潭或名犀潭傳聞墨石雖什至今尚橫潭中
里之漁人猶能言之吳孫習射築射堂於墨洲上予與一
對云龍輒直向犀潭起燕習還看鵲印飛

雪心賦云發福悠長定見水驪玄武注云玄武者后山也
水朝明堂或流或流右驪於玄武而去主發福綿遠但

甯身逆眺之勢多是水驪玄武也丁家陽宅三水俱驪
武龍陂小溪遠在祠後筆筆大江遠近寺後所謂水驪
武非耶以上論冠朝陽宅

予自餘歸堪輿與國曾某先嘗小旱鳳形後嘗東河嶺下
地其姪與李某嘗康公嶺地陳象山嘗小旱虎形王太學
嘗三顧山下田中地楊村田中地豐城羅某嘗沙村山上
地而城三地荷塘對面田中可成一穴良方劉親亦肯相讓
王某言石角塘對面田中可成一穴良方劉親亦肯相讓
予親視之龍孤土薄問之里人前年江水漲已浸人矣堪
輿之不可信如此恐後子孫不知來歷術士復來誑惑姑
傳直庭訓 卷之九 七

識於此此餘論管輅之不
生者未可再誌
城內北門之居坐西向東儘可安居第當撤而新之可居
一房蔡家巷尹氏之居人言東門之水西流學前之水東
流谷而入此巷出則城流入東門橋下出大江亦一快也
此居以巷右蕭居爲輔可居一房溫氏之居溫五得典價
十四兩矣似當留之以備緩息以屯行李鍾氏之居在祭
院後亦當留之爲輔城外如秀溪大有風水張氏中衰以
水不入塘向左邪方流去故也今酌左右二巷之水悉入
門前大塘放丁水從右地方入韋家小河以入大江亦一
快也此宅合左右二大方可居二房若園中羅居柳溪關

州上王居三處皆可為秀溪之輔

泄天機云神前佛後最為忌廢址猶當避注云立宅最忌神前佛後鬼氣盛則人氣衰荒廢神廟寺觀基址皆不可居主絕城予邑各大家祠堂太多自楊文貞公而下不下三十祠所謂鬼氣盛也予秀溪之居後有龍周二祠亦犯此忌特可作行館耳若廢寺觀之居如曾都諫之快閣尹州守之南臺楊懷鳳之普閣皆已絕嗣大塔東禪般若真如俱不甚利可畏哉

泰和縣城風水龍從武山西來氣從東結以故縣治儒學

傳草庭訓 卷之九

八

歷秀溪出南門橋人大江左水由東城出東門橋入大江三水合抱縣城在中而龍洲龍及洲高擁交夾古誠云龍洲過縣前泰和出狀元陳芳洲曾松羅曾南州及曹典史文忠公四應之又云龍洲接金魚泰和出相儒龍洲等龍及泰和出帝師四閣老應之所欠者東門外去水直下無天遮欄包裹昔人先建縣遂建大塔寺以蔽之猶謂薄也復建普覺寺而楊文貞楊介元出焉即儒學中進士百八十餘人名卿碩輔出焉猶謂薄也復建快閣寺而陳芳洲公出焉至嘉靖間士大夫盡撤三寺為居董存一大塔文風不振實由於此此雖人事不滅實亦氣運使然今不得

已建龍頭二塔所謂遠朝不如近朝也或謂白下驛前舊橋築一臺上建巍閣以障之一說也又謂東門街太直洩氣考舊志門在快閣寺前當塞東門而開快閣舊門又一說也又謂水決天井填水去太直議塞新河又一說也第其工甚大未可卒辦或謂破塘口水來衝城築磯護城又一說也自唐令公築而且圯今漢令公又甚法秘議築龍穴秋水四者夫人能言之予謂尚少一案字十公則巍雪心賦曰使我快於心必得人懷之案謝子期注云凡案山欲其當面時來如人拜者或如龍之蟠屈鳳之翔舞或兩角抱身如弓之卧如几之平此人懷之案也若案山無

傳草庭訓 卷之九

九

情離尖圓方正亦無所補故楊公云若是真朝直入懷不必尖圓如龍馬但要低昂起伏來不愛尖斜直去也直去名為墜朝山雖見尖圓也是閑管如貴人背面立與我情意不相關賦又曰欲求真的遠朝不如近朝注云遠朝衆山趨向之朝近朝乃本身特配之朝故遠朝雖尖秀不如近朝方圓有情況近朝福應之速遠朝福應之遲蔡氏曰若要發福快還是近朝山楊公云朝山亦自有真假若是真朝時來也若是假朝山不來徒愛尖圓巧如畫廖金精六戒第四龍嫌無案山衣食必艱難人子須知梁竊溪饒曰左右周迴似有情來龍落穴亦分明水長無案明堂曠

上後兒孫家計傾子家祖墳如井坑石角塘即從本山右
抽出作案故大得力蟠塘鳳形案亦不遠勾字坑龜形巷
口龜形俱以千人煙火作案故案所繫甚重若無案縱龍
穴砂水四全猶云未備

廖金精泄天機云市居地氣有推遷世代豈能延鄉居龍
脉若來遠世代長平穩此明言市居不如鄉居也市居氣
象廣大山水弘濶然其人衆夥其居蔓延其氣分散而不
專一鄉居氣象雖不如市之廣大山水雖不如市之弘濶
然其人少其居狹其氣專一而不分散子斟酌論之避賊
避亂鄉不如市太平無事市不如鄉故予所置市居不可

傳家訓

卷之九

十

葉祖宗鄉居不可遷

人子須知云大地難識且有鬼神司之不可強求故性性
圖大地者雖小地亦不得而竟被假地所誤彼蓋不知安
穩小穴在在有之易於求索况小地既真數穴併力亦能
成大筠松云大地難得小易求積累不已成山丘衆墳合
力却成大人說小地生公侯又云凡地不必問大小積小
成大最爲好又云圖大不得且思次此事當與智者議肯
哉言乎人子求地且知辨真與偽慎毋爲圖大所惑也此
議甚是子家子孫凡有小地嘗試乾淨不可輕棄積小成
大前言足據

人子須知云地理法眼必從師授觀名墓何爲而吉何
爲而凶龍穴何爲而入格砂水何爲而合局一一檢點以
之爲法故曰法眼上氏云追尋仙跡看格七勝看書楊氏
云勘君且去覆舊墳勝讀千卷撼龍文又云見格多時心
易曉見多勝耳千回聞又云若不看格信人說俗師不曉
龍穴人是也故將欲營宅兆必須先去多觀仙迹名墓以
彼爲法則庶幾心目有主而不被假地所惑誠一緊要事
也予歸來於吾邑名墓一一過看不特名墓即大家舊盛
今衰者亦當看其何如而衰以便裁度此須不惜脚力乃
可遍視若護之家奴時師令朋姦合謀便悞大事

傳家訓

卷之九

十

凡五星聚未必皆吉如漢受命五星聚於東井井泰分也
漢王王漢中實泰地爲滅秦受命之應宋受命五星聚奎
文明之應故宋朝長橋輦出唐五星聚箕尾尾主后妃叙
御於土所箕承帚掃又揚設之器尾而受之以箕示婦道
也故唐五星聚箕尾而有天寶之亂 明嘉靖甲申五星
聚奎星以舉畢而見主營建宮室事故嘉靖中多營宗
廟玄宮雷殿之應徐善繼人子須知乃云嘉靖三年五星
聚奎蓋宗室蕃昌之應誤哉但謂天文五星之聚與地理
五星聚講之理同則是矣
地理家有五星歸垣圖火山峰南木山居東金山居西水

山帳北土山居中故名歸垣又名與位最爲難得予壽和似稍近之三廟爲火在南玉華爲水在北武山爲金在酉紫垣爲水在東高城似土居中龍洲亦似土庶幾五星真位

齊地之說不載堪輿書惟言賴二府有之此法甚妙即茲師無所售其欺庸術無所容其說故有嘗二三乾淨而後用者有嘗十餘年乾淨而後用者若焉其說吉即打後日不吉悔之何及聽其說凶即改起來不凶亦悔之何及故吾家法必嘗必試

予讀太平御覽言凡墳見城者吉以城爲玉帶砂即天傳草庭訓 卷之九 十三

造山川未有若此之圓整也予入順慶市陳玉聖相公於其祖墳墳臨順慶府城外二塔玉豫章張洪陽相公祖墳在省城永和門外臨江西省城公前融滿一小湖陳氏二玉張氏一玉此今堪輿家所未談者

堪輿書取多難過讀其肯玄微難解惟泄天機太華經下氏雪心賦地理真機四書好者予又有二抄本一爲易鳳坡書一爲劉誠意出砂書皆明白易讀外楊公歌記二冊亦紫抄本雖未必實却要熟看

凡宅既吉不可留財財者爲財女婿外孫亦難知息財會松膠狀元生於家底甚豐宅於松膠府前名松元園

至親俱皆消歇蕭梅谷公子廷揚爲魯都諫塔都諫愛女令之同居比生外孫都諫竟亦無後又其近者皇岡秋潭翁女嫁曲塘劉氏劉姑婦寧生一子於蕭而家輒落其後始振嘉靖辛酉蕭叔氏坎避賊曲塘亦生一子於劉而劉祀遂斬若敖遂假此皆予耳而目之者兩曹慎之無以爲迂

堪輿誠難選擇亦不易選擇當以古發微通書爲主第板多脫落漫漶其次則理數日抄選擇類編二書雖明白然作書者以意去取所遺多矣合三書觀之庶幾備焉即修造婚姻二事選擇亦難當先數年前計未來厝揀選乃得傳草庭訓 卷之九 十三

吉日若臨期選日央難逢吉唐高祖之起兵也隋留守官衛文昇發其墳墓毀其五廟而唐之帝如故也延祚至三百年汾陽王之出征也盜發王父墓天子親督討賊不得舉朝驚異王歸對代宗曰臣

不能禁人不發人墳墓致有此報而郭之王如故也與唐相爲終姑夫和久墳被發堪輿家大以爲不祥而牛帝郭王亡毫毛損則風水似未可盡信者予入蜀謂昭烈惠陵山水茫茫亡一翁聚安樂公惡得不入洛入金陵過 官殿偏在東南洪武門外至今無一故家輩除君惡得不出亡則風水似不可不信者夫風水與氣數相應李

華除氣數將衰而墳宅風水又促之即鍾山錦城不足以
抹其亡故堪輿之學不可不精講也

劉江東家寶經云玄武莫教長吐舌定知殺却少年兒又
云玄武出門爲吐舌任他龍虎有回旋明堂傾敗無收拾
後代時師莫亂打壞金精泄天機注云玄武如鎗箭百禍
重重起雪心賦云玄武不宜吐舌未嘗聞其可打也惟金
函賦云玄武病長高處點又云山高玄武脚尖長此穴高
打也不妨然止云驚長脚長未云吐舌也予鄉小阜鳳形
龍席勻稱好看病在玄武吐舌予亦從高處管之年餘掘

傳草庭訓

卷之九

十四

出水蟻則玄武吐舌決不可打而高處點穴未可盡信

雪心賦云取覆舟於前灘注引景純云形如覆舟女病男
囚謂不當著取字予意此亦太泥胎腹經云富砂致富貴
砂致富注云富砂者銀瓶蓋注置庫堆禾秤斗橫財覆金
覆船之類是也貴砂者樓臺更點捍門華表行衙踏節團
軍旌節金橋銀案之類是也據此則覆釜覆船亦是富砂
予郭五族祖地墓五十九都覆船山子孫萬人富貴綿延
此亦一驗則此注不太泥乎

雪心賦云不論平地高山揔宜深穴注云深字可疑凡山
屬陰其脉沉宜深葬淺則氣從下過平地屬陽其脉浮宜

淺葬深則從上過經曰淺深得乘風水自成賦云吞吐浮
沉務依葬法一槩深穴予所未解

雪心賦云宗廟之水法誤人五行之山運有準顧乃德補
注陵岡云宗廟即洪範五行也按學士傳以配卦取文郭
璞諸君子屢嘗用之吳景鸞亦有五行表進于宋帝于是
大行天下殊不知正五行論龍運八卦五行論局洪範五
行論山運后世不揣其本而加于水法則誤人不淺矣故
曰宗廟論水法誤人如山運有準熊洪諸君子悉註爲
滅壁之說大失上氏本意顧注得之

傳草庭訓

卷之九

十五

賦云古木塋場驚見雷霆之擊注云曾經雷擊驚散龍神
也故凡墳經雷擊者決不再聚儻有以此等山墳來售者
慎之慎之

天機會元楊公九星集云高山頂上有池水兩邊夾得真
龍行間君高低何生水此是真龍樓上氣樓殿之上水泉
生水還落處兩邊迎真龍却在泉中過也有單池在傍抱
單池終不及兩池池若傾崩友生禍池平兩水夾又清此
處名爲天漢星天漢天橫入閣道此星入相居天庭更有
衛龍在高頂水貼龍身入深井更無水出可追尋或有蒙
泉小如鏡看他辭樓井下殿注云高山上有池水名衛星

其地脈從地裏過水無聲曰入井石中出泉曰蒙泉辭
下殿者予家井坑祖墳墳前常有水注濕不乾正所謂
水貼龍身入深井更無水出可追尋者似蒙泉也右邊有
一池水甚清潔里人俱汲為飲食似天漢也以此二水又
似兩池但一大一小耳子孫宜識之

人子須知云云應水者是注穴前以應真龍之結作者也
蓋好龍旺盛既結穴道秀氣不盡溢發為泉應我真穴不
拘大小但要澄清甘美春夏不溢秋冬不竭潄而不流靜
而無聲者為是亦名靈泉若有此水必有大貴之地宜於
此處求索不可忽也如湖廣夏忠靖公祖地及廣西呂文
傳草庭訓 卷之九 十六

簡公祖地皆有真應水是其格也吾家井坑墳內明堂常
注濕不乾暗流入墳前空地不見流去豈非所謂真應水
邪

人子須知云台州王亞卿敬所翁祖墳四金相照貴格亞
卿父子四魁人丁大旺原取螭螭吐沫形穴前有流泉或
言不吉鋪石甃砌之工未完而泉已濁涸遂傷少丁及陰
人數口或謂螭不得吐沫之故仍去諸石不兩月泉復流
清如舊吾家井坑祖墳萬曆丁酉戊戌間誤信術士修鑿
穴前明堂內水遂涸是年兩房共損六人而吾弟省祭相
夏子孫承子竟吾兒舉人孔建相繼病卒此予堯先

善始尋原踪造明堂而水流如故然則井坑穴前之水
不可輕易動一匙土子孫識之子孫慎之

陽來陰受陰來陽受堪輿家人人能言之其解俱不
甚晰惟地理真機曾楊問答何者為陰來陽受曰脈來有
脊入穴處有窩謂之陰來陽受何者為陽來陰受曰脈來
微平入穴處突起謂之陽來陰受又蔡牧堂發微論有竹
氏注山之與水各有雌雄其受穴之形如窩如錯如坡其
氣發於外為陽如乳如脯如突其氣畜於內為陰然窩之
內必有凸者為陽來陰受也乳之首必有凹者為陰來陽
受也窩心賦謝子期吞吐浮沉注夫脈有陰陽故穴有吞
傳草庭訓 卷之九 十七

吐浮沉也凡陰脈到墓口內純陰直如劍脊要饒二分于
墓唇下放棺謂之吐此因陰極縮下借陽氣一吐其氣方
生凡陽脈到墓口內純陽來如仰掌要入墓唇下放棺
謂之吞此因陽極插上借陰氣一吐其氣方生所以陰來
則陽受陽來則陰作此謂之挑出死氣以求生氣是也如
此三解方明不可不詳

真假生死順逆老嫩八字堪輿家難言之至問其所以
茫然不知惟原金精泄天機穴星篇云第一要分真與假
多有昏迷者若是真兮山水朝假則去迢迢第二要分生
與死時師多昧此藏風得水為生生死則氣飄零第三宜

逆不宜順莫把尋常論逆是下山脚先四順是逐流來第四要嫩不要老細看休草草老是大山毛骨粗嫩是換皮膚解得取醒不可不味

雪心賦云使我快於心無非逆水之龍注者甚多而於逆字未晰惟洪氏注云龍行隨水忽然轉身而上謂之逆水龍最貴楊公曰翻身顧祖顧祖宗此是四龍轉身處宛轉四龍似掛鈎未作穴時先作朝指南云左山右水財易發左弓右抱次其間陰陽二宅皆如此其與斜傾左畔山此謂逆水龍不得不辯入懷案謂直來特朝也若逆水案亦吉楊公曰順流隨水案無力此處名為破城裏若是逆

傳草庭訓 卷之九

十八

水作案山關得外垣無走氣此注甚明以愚論之四龍顧祖山水大勢之逆也上也水來朝穴水之逆也山脚先回山之逆也次也

諺云高一寸為龍低一寸為水予嘗疑之及讀雪心賦洪氏彷彿高低之注則以諺語為非而謂須高尺許則來止分明地理真機玄真子穴法賦注平地渺茫龍勢微微不起堆阜但認高一尺許則為行龍之山低一尺許則為隨龍之關峽其說甚明

廖全精世天機建都入式歌天下名郡都不說止論南昌吉安云魯楊一記洪吉郡專遵六秀論六秀者長丙吳辛

父丁也注論洪吉六秀甚晰不可不看第言南昌地多靈蹟居神仙有道者主威武吉安多聰惠饒商賈亦多衣冠之家又云英雄俊傑少而貨殖多民性褊急而多爭其說甚似而未及人才豈注者皆唐末人耶自宋以來二郡名賢濟濟不盡如注所云則六秀之為秀也大矣

予泰和科第之盛無如蜀江歐陽氏甲科十八人鄉科十九人尚書一侍郎二文莊恭簡二謚鮮元一探花一文莊公兄弟一行八人俱官大僚坊曰八龍朝天以此當元

明之際其祖觀明俊明二公最好堪輿精於天玉經故其子孫富貴蕃盛實冠吉州予少時取天玉經讀之茫然未

傳草庭訓

卷之九

十九

知所謂意二明當有異傳不盡在此書及得楊筠松鉗記讀之其詩曰要學陰陽求秘訣日夜常時說遂將天玉鬼靈經六宿與天星地合陰陽分八卦說看鬼神怕始知天玉鬼靈實楊曾之心傳堪輿之秘旨未易測也會豐城堪輿甘生君贊至極言天玉原係楊公錦囊經一種非歐陽氏家書也特二明鑽研之得其妙故子孫受其福耳因出其家藏天玉與予家藏及門人康仲揚所藏三本參校之其文頗同其注頗異友人周銓部如春與甘生意合而又深究其旨豈此書將載與於世而二明之學亦將復明耶因識於此以告子孫

讀玉髓經

玉髓經曰幽都萬仞如屏堅四向量說一千里周君檢點從何起萬山高處取低山子孫乃可與王帝祖宗勢大子亦大小小枝柯無足貴又曰大梁不似長安險七篇烏輪勉回車正宜定都七萬日即當回車長安都若得大原及燕地子孫帝業千萬世張子微宋初人言燕地爲子孫萬世帝業比宋得燕雲國事已非至我明始定都燕京實爲神聖子孫萬年鴻圖神設于微何愧曾楊

玉髓經曰又如龍脊兩長安百二山河今可觀此脉本自崑崙起截斷河源經黑水積石之水流不斷突起橫山八

傳草庭訓

卷之九

二十

千里黃石胚胎氣不舒製作岍梁左右至中間踴躍起四山回環四百八十里龍兒出峽九霄中臨視人窠如視水天河在後不可逾荆岐山水高深俱渭涇派水合河流關却大門安枕居若得橫山爲我有方得億年混車書子微言長安須得橫山爲據蓋宋初未得橫山故也由是言之宋都洛陽未必全是晉王主意橫山爲夏所據雖欲都關中其勢焉得子微議都之言曰橫山以北皆爲西夏所有河山之固當與我共之及據高以臨我是以不可定都而東京之地旺氣久歇則宜有可乘之旺故可都也然則宋人舍關中而都洛陽實由於此徽宗政和初已得橫山而

金人入寇國事益非子微回車長安之言遂爲虛談予考一統志橫山在平涼府靜寧州北十里蕃部所居又考羅文恭廣輿圖橫山在延山綏山無定河永樂寨之間則橫山之係於關中誠重也今堪輿家既不知有橫山而士大夫亦水見議及於此予故表而書之以俟後之君子



頤生傳草卷之十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里中門人曾大奇 廖應宣 劉可宗 陳際泰

曾堯曆 楊嘉珩 曾國光 劉可權

蕭天胤 劉可文 康光宇 王元參

魯良猷 曾士理 弟子發 姪孔且

孔兆 孔霄 孔常 九臯

承綸 承乾 承帝 承珣校

禪紀

明州阿育王寺志序

傳章

卷之十

余生平事佛率以名理取勝多採諸家上乘門與吾靈臺有所契合發明者雅尚之至於一切報應因果等說置弗問中年宦轍四方多更事故凡有所求屢著勝響于時雖或問問未加詳萬曆庚子奉 命討播以孤軍冒重圍舉家百口繫萬死一生之地恐畏百至雖委身於 國聽命於 天未嘗不禱於 三寶禱即應應即審事非影響且與關侯通於夢寐播首授首多賴神助余於是不惟於報應之道加詳而於生平所尚名理益著近奉 旨歸養乃建忠孝寺上報 主恩下酬親恩摠之答神既以彰至理之不誣也吾兒延太陵皆與余同茹茶甘昭格見聞故於

此道頗遲延訓院兒以今歲壬子赴試留都乃先渡錢

踰鄧嶺觀阿育王寺真身舍利一入殿堂如善財之升彌

勒樓閣無着之登竹林精舍已禮舍利獲觀種種祥瑞隨

種既萌法雨復潤未發者發已發者增長即於增前發弘

誓願施旃檀寶龕一座鏤刻精緻復施種種供具兼為勸

募修葺殿塔重新先朝 御製扁額是時舍利殿住持理

公通名理諳教相助徒眾精焚修莊嚴淨土於是焉賴理

育王寺為天下第一藥林蓋借重於如來舍利光明自晉

太康歷六朝唐五代宋元至我 皇明萬曆壬子千有

傳章 卷之十

傳章

卷之十

百四十九年其間靈異事蹟同朝典故士庶投誠文人翰墨使如國之有史家之有年日錄而年編之不啻汗牛充棟乃今觀其所集不過拾神編錄藏典僅得數萬餘言至於名公唱和又皆取實於小師考信於野錄不無亥豕魚魯之訛余每閱斯文未嘗不置卷太息因做普陀山志條以義類立為十門門說四偈各為一卷譌者正之缺者補之若高僧則尋傳燈錄補之以傳刪取機緣為宗門提唱使後之作者隨類編入無續集之勞蓋將以舍利為如來眾製為說法余偈為註脚如華嚴之塵說剎說依說正說主伴重重無非華藏莊嚴不亦鄧山三佛地一盛事乎

虛爲序

總論

猶未生曰人間世何所有三才而已矣曰天曰地曰人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位乎中天何所有氣而已矣氣無其形空而已矣地何所有水土而已矣金木火皆土之變也故知天五行之消息者也地五行之變化者也人位乎中又得乎五行之性情者也然則天雖位乎上亦位乎下地雖位乎下實位乎中故曰天如邪白地如邪黃第此方論天地指六合爲言得其形似而已方外爲言天無涯地無涯論涯涘者約一佛化境一佛化境謂之三千大千世界傳單

卷之十

三

有百億日月百億須彌山百億大海百億鐵圍百億四洲鐵圍繞其外海水聚其內須彌時其中四洲羅其下日月照臨乎其上百億鐵圍之外更有大鐵圍以總括之形如棋布總之以秤大千之外更有大千不知其紀極故曰天無涯而地無涘然則載山岳者海載大海者地載大地者水載水輪者金載金輪者又風輪爲之執持也故楞嚴云覺明空昧相待成搖故有風輪執持世界乃至寶明生闍火光上蒸故有水輪含十方界是則地依乎水水依乎火火依乎金金依乎風風無所依依空而已故曰天位乎上亦位乎下豈非上天之上復有大地大地之下復有上

天橫論世界已知彼豈論世界又如此天豈有涯乎地豈有涘乎今之論山源者曰中國五岳七山皆自崑崙發源夫世界初成寧有先後高原平陸一湧而纖悉畢具不觀之洪水初落乎江河之畔沙聚壘壘高者下者峻者夷者是水之淘汰也風之鼓擊也醞雞而五岳之嶸嶸而北山之南柯之王將遷都而長安矣今之大地亦若是也然則古之論山源者非乎曰然也第究其山而不究其水究其水而不究其氣也究之者不得其經也以余言之山無本末水有源流氣寓其形則聚不寓其形則散形者山也故曰乘風則散界水則止故余之論源約其氣論傳單

卷之十

四

氣約其水若曰山源豈其然乎然水無定止因山而爲源山無自體假氣以爲因蓋山之形勢必中高而邊下如人身之有頂顙四支相爲高下既非先頂而後支豈可以顙顙爲源四支爲流乎雖然心身莫尊乎頂氣之所聚非頂也衆山莫尊乎祖氣聚非祖也然有大聚焉始焉中焉末焉聚而復散焉散而復聚焉中國名山祖於西嶽靈山其次爲崑崙又其次爲五岳爲七山離而復合合而復離又合而不離離而不合者不知其幾合而不離者其氣聚聚則成焉離而不合者其氣故散則敗焉又有成而貴焉賤焉合而復離離而復合如父生子子生孫子又爲父孫

又爲子或子貴而父賤焉子賤而父貴焉貴賤賤父父
子子直趨大海而後已故曰界水則止

正論

育王山去明州治四十里其源始於天台山天台山有九
峯形如八葉蓮花華頂峯當其中正東一峯謂之摘星峯
自摘星峯發支至奉川爲二一支爲伏錫雪竇一支爲金
巖爲護聖由取溪管江爲雲峯爲天童太白山育王山實
以太白山爲近祖自太白衍爲玉几峯一支去東南二里
而止者爲白雲山一支於東南過峽起頂爲鄒峯卽舍利
湧出之所今上塔是也鄒峯凡爲二一于本身抽三小支
傳卓

卷之十

五

短支爲列祖方墳次一長者爲大殿坐山又一次長者爲
下塔西退居此本身之脉絡也一于孝順巔過峽起高頂
者爲赤茱山鄒縣古稱鄒稱董以此由赤茱又過峽爲寶
幢山山形如鉢孟又謂之鉢孟山之形勢自西而南自
南而東爲玉几從東過北爲鄒峯由此至西爲赤茱自西
環南爲寶幢山盤迴不出十里縱橫不外千武左折右曲
東瞻西顧古稱八吉祥六殊勝非虛也寺景之勝者有迦
葉佛左足跡踰巨石上覆以石亭亭名佛跡去鄒峯絕頂
天空海濶可以四望亭名極目又名望海山亭而下有損
部龍欲截藥土山之中偶生片石亦奇觀也古鐫損巖三

宇故名品下有小澗澗水潺湲不絕理公累石以渚其流
山水輝映竹木交翠崑之上下可列坐十數人方丈後有
仙人崑崙僊翁書才翁二字寺東有妙喜泉泉因妙喜老
人得名文見於碑去泉半里許有金沙井去井數十步有
龍潭潭上有泐靈廟龍卽靈蠅菩薩護埡利生神應不測
有司歲致祭焉玉几山有大權洞七卽巖赤茱山有飛來
巖明堂巖有鬼谷祠并塔峙巖去育王十里有烏石巖相
傳有僧隨阿育王安舍利塢未得道者墮地化爲烏石石
上現袈裟紋明顯可觀又有月現崑石上有暈如白月故
名石傍有七佛潭古稱七佛深浴其水故名惠底有窰塔
傳卓

卷之十

六

波慧達大師靈骨瘞焉大率山不自勝因人而名此山自
太古來土阜而已一有舍利便與名岳爭光歷代王臣而
崇奉之高僧而護持之文人而讚詠之山韞玉而生輝水
藏珠而增媚有以也夫

地輿融結

粵惟菩提道場基抵金剛匪茲堅固曷居法王諦觀舍利
塵塵覺帝神聖所都孰言容易是卽靈山是卽摩竭須彌
有壞此無振裂皆爾山靈願爾比丘作難思想呵護謹修
志地輿融結第一

舍利緣起

人亦有身念念煩惱佛豈無身塵塵相好戒定餘勤萬劫
不壞機息應滅不滅者在八萬四千此當其一如析旃檀
一卽一切物轉卽人轉物卽佛觀象得意斯人彌勒志合
利緣起第二

王臣崇事

佛何爲者慈愍含靈王何爲者仁濟蒼生惟王卽佛惟佛
卽王佛法久住王法彌昌亦有賢臣國之輔弼兩者並行
願王敬佛願王伊何廣王仁政敬佛伊何行佛正令志王
臣崇事第三

塔廟規製

傳草

卷之十

七

佛無所住心函太虛乾坤作殿是亦遽廬芥子可大須彌
可小帝釋樹利植竿已了嚴密寶塔塔函虛空惟佛舍利
小大圓融人亦有塔中藏舍利敬佛慢人爲佛慢去志塔
廟規製第四

瑞應難思

我聞世尊神用叵測所餘舍利大海一滴一滴之水大海
全收迷其廣大棄海認漚故此舍利波騰性海出沒隱顯
神通自在或見異相或覩奇光難植者植慶喜洋洋志瑞
應難思第五

神明效靈

人貴於物物靈於人非謂倒置一念之真矧彼修利自稱
大權亦有羅漢役鬼因緣金沙之井靈鰻天矯魚中有龍
效靈非小人亦有龍自不知聖聖負已靈埋沒佛性志神
明效靈第六

高僧傳法

佛名爲覺法名不覺匪覺弘人人能弘覺如來善逝傳弘
者僧光光相然是名傳燈慧達開山資始奉律豈惟茲山
天下表率唐宋以來更律爲禪雖曰傳心孰非戒先志高
僧傳法第七

福田常住

傳草

卷之十

八

照世者火傳火者薪食輪先轉繫我有身如來應供維摩
托鉢香積國中喫飯成佛古人耕鉢我今耕田雖曰遠律
力田者禪煖衣飽食爾今何爲三學勤修何患鐵園志福
田常住第八

提唱宗乘

明明大道唱道者審橫施林喝歸無所得或凭玉几或塵
長松鐵掌一拍粉碎虛空祖祖相承同一鼻孔牛溲馬勃
同歸藥籠亦有舍利光茫燭天不屬諸方五味之禪志提
唱宗乘第九

名公題詠

主世者道誦道者詩鶴鳴九臯其子和之東方啓明拂衣
而征鳥鳴倉庚憶我友生友生胡居厥居匡廬六時蓮漏
入人子虛我欲從之從之不得寄言靈鴻雲夢之澤志名
公題詠第十 以上俱阿育王山志畧

長英觀論

晉得長英觀原係有名道院祇爲地當泰萬之交漸爲通
逃之藪此雖無損於道院不無少玷於清規僕爲先夫人
勅塋石角塘往來先塋駐足長英本觀道士騰霄等涕泣
告懇特與本都糧里保正鄉約人等共立條規保障道宇
計開

傳草

卷之十

九

歲年凶荒異境流民携婦女乘馬匹多駐本觀濶擾道
士苦不可言羽流方窮勢不能禦此後有來者保正鄉
長會而逐之

地爲泰和萬安接壤之所逃奴叛僕蹤跡不良者依此
耕種其實職匪除已往不究外今環觀而耕者各宜改
惡從善耕即耕種即種無串姦黨潛聚不軌爲本觀之
累如仍不改鄉約保正共舉呈官重究

一修玄念經乃道士本業近有道士翻禽倒將意欲何爲
此而不改本觀道士公舉而逐之

一木觀止爲修奉原非舖舍四方公差往來借歇可也乃

夜間責備火把日間責備酒肉殊爲非法然此亦非通
衢孔道名曰公差實係姦徒保正人等指名呈官重究

題忠孝玄樊卷

五

予以萬曆己酉歸養于時忠孝禪寺已落上祝 主壽下
延親齡苟完矣美矣越二載建藏經閣於大雄殿後眾議
請經或曰北藏遲而難致南藏近而易載北藏背饒南藏
背城北不如南予曰茲未可以遠近饒城論或曰北藏字
畫莊嚴南藏字畫輕疎北藏印造出自內府縑緞有式南
藏印造付之市匠縑緞易渝南不如北予曰然質之融上
人上人曰非若是也北藏自 文皇帝詔刻頒賜天下名

傳草

卷之十

十

山永樂以後未刻者即 仁孝皇后夢感佛說第一希有
大功德經臣民俱未睹我 慈聖恭熹皇太后續刻共四
一函 主上親序詔天下或非南藏所有兇寺以忠孝
名理宜有之 主上錫以綸音永爲寺寶政謂 皇圖鞏
固佛日遐昌奈何局於南也予曰如是如是誰爲請者上
人曰融不敢辭上壬子春二月錢融公南臺秋八月融始
達長安印造將就融辨血誠上疏遂獲 俞旨賜 勅一
通賜額大法寶藏 慈聖皇太后賜額曰 勅賜大慈忠
孝禪寺賜鉢金佛像一尊孔雀明王佛像一軀融復跪請
本出家貴州大興寺寺經雖已補完而寺額未改 太皇

太后改名 勅賜興國慈聖禪寺賜佛像十二軸融以癸丑冬十月捧 勅載經南還至甲寅春正月始達泰和恭飾 賜額於山門敬貯 賜經於藏閣皆 殊恩也季春三月融言忠孝義經已貯如法融將捧大興 賜額西之黔以宣 皇綸廣 慈恩不敢後也且融二老人在黔年八十餘鶴不啄肉鶚且瞻親日連援毋尚及七世而況生存者予曰某在黔妻乞養惡得羈上人豫章忠孝名義上人當不俟終日於其行贈以言題曰忠孝玄奘唐玄奘法師涉歷諸國百有五十翻譯經論千有五百前後寶軸幾向五千上人勤苦踪跡大似樊師忠孝則 上賜禪寺名傳章

卷之十

十一

也亦上人天性然也

淨聖堂碑記

淨聖堂故大虛觀左廳也予少年同表兄曾孝廉一中友人楊秀才以教讀書其中後廳將什黃冠支以木予歸自黔什其半黃冠盡亡去止德元一人居其右予謀之僧明源給簿募緣緣復源曰源僧也募修觀廳非衆門事思無應者文佛老聃一也無若藉修庵院爲名僧易爲募人樂於施予曰然題簿修觀音堂予倡之四方響應者至三百餘金界源與其徒貞順等伐木市碑鳩工經始于某年某月訖工於某年某月中題曰淨聖堂顏其門曰普明照世

先尚書施長洲若干畝姪孫承乾施田若干畝田以飯僧洲以供饗予內子爲像大士及二童子韋陀堅牢二菩薩於龕從子孔表承蔡范黑金鑄爐瓶於堂無何源西歸戒其徒曰若輩礱石以待大司馬公記方垂永承予聞而諾之竊惟淨對衆聖對凡淨不染染不淨凡不聖聖不凡猶種之莠必不能稷種之稷必不能莠也顧淨有二義洗濯其心不爲客塵煩惱所染汙離客塵煩惱轉來無漏名曰淨修擇名山大川如五臺峨眉山普陀曹溪爲宅無內澄淨爲惑所染濁無捨清淨念與惑相應竟入彌陀淨土名曰淨居此觀世音菩薩之所以爲淨聖也吾輩業已生五濁傳章禪紀

卷之十

十二

惡世居震旦東土將何以淨聞之內典得於佛不壞淨法僧不壞淨聖戒俱得生天顧天有三一少淨天二無量淨天三遍淨天凡居此堂發淨念者誓度無邊衆生誓斷無邊煩惱誓學無邊佛法誓集無邊福智誓成無上菩提頂辦此一付好心腸下此一段苦工夫方名真淨修堂在忠孝之上大虛之左亦雲亭勝地而俗染亦不淺終今以還無書二適婦昏約於此以染此堂堂外民居有室有家無聚民間婦禮拜於此以染此堂觀與堂別輩與衆殊予少年讀書觀未爲堂何嫌於輩今廳改堂即吾子孫無讀書於此尋酒噉肉以染此堂無縱四方流民携婦走馬以染

此堂雖未卽爲淨土亦庶幾淨居雖未敢齊淨聖亦庶幾
聖諦久之自然易短爲長易僞爲妙合忠孝大虛而三之
無負明源初堂初意可也諸檀越捨田捨洲塑佛施金者
一切淨念都是聖胎具載碑陰

送明上人自忠孝還蕪序

菩薩共承 佛光各坐一方顯化池州九華仙山則地藏
教主道場蕪湖萬壽水月二菴全椒施茶菴皆僧如明主
之明號秀峯嘗駐錫九華於非寐非寤間見一大菩薩頭
戴毘盧巾身穿千佛衣呼曰如明來授女偈明目觀金容
玉相畏不敢前衆推使受記明發念之第記其二云出水
傳草禪紀 卷之十 十三

蓮臺色色鮮家門吉慶保安然忘後二句明歸菴沐浴炷
香復上九華頂禮地藏求圓全偈仍前非寐非寤目擊本
山九峯旋轉不停明與大衆共力推之如轉輪藏因拾地
上一黃赫蹠題曰出水蓮臺色色鮮家門吉慶保安然佛
度長生永在世名揚四海古今傳卽前夢全偈也時予謁
建大慈忠孝寺遺黔僧融公偕徒一海入京請藏伏蒙
慈恩頒賜龍藏寺額載經南還轉泛長江如明預夢觀世
音菩薩語有經自北來共三十五篋內四有鎖宜爲看守
未解其故又預夢菩薩語女二小沙彌當隨一海爲徒亦
未省一海爲誰無何一海貫經至萬壽菴小憩明欸之坐

問師從何來海曰從長安請經來問號海曰名號一
海明恍然思與夢語合又問經有若干篋海曰三十有五
其四有鎖明又恍然思與夢語合卽欲拜海爲師海不可
因遣沙彌寶文來嗣海同海歸忠孝融公後至捧 慈恩
賜大興寺額返黔携一海寶文同去五月明自蕪湖携沙
彌性慧來隨喜忠孝將問舟忽一舟泊戟手手千眼觀世
音菩薩極莊嚴問之則予四兒陵自浙請來大悲像也明
喜附舟南來至止忠孝而一海寶文不爲明爲悵然予解
之曰世情聚則喜散則悲釋家不然獨坐一榻面壁九年
無聞無知絕踪絕跡不爲單三聖十賢六羣七衆高談十
傳草禪紀 卷之十 十四

二細覆五千不爲聚聚散浮雲也明上人且歸去海上人
有時來聚不必喜散不必悲於是明上人和南曰命之矣
因以性慧托忠孝住持隱休且托子兒陵孫吳爲外護秋
初歸蕪行爲書數語以昭建化門一段奇特事

送涂印玄遊吳越序

天下亡二道亦亡二教教而三之後之人三之也非其始
也說者謂孔子儒教老子玄教予讀禮記孔子與曾子論
禮一則曰吾聞諸老聃二則曰吾聞諸老聃孔子未嘗分
丘與聃爲二教也孔子豈迷玄老子豈昧儒哉佛自漢明
時入中國惜未與孔老遇使三聖人者同堂共席次不至

如今之操戈相戕孔子有言兩方有聖人焉孔子聖之後
之人至欲火之廬之禽之獸之夷之狄之何哉然猶曰三
教則亦未敢軒輊之也予嘗辟之問足爲三其金一也山
一成坯再成英三襲陟其山一也丘一成頓丘再成陶丘
三成崑崙丘其丘一也雖然金與山丘猶三之也至所以
金所以山所以丘則一也夫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道無二教豈得有三乎哉予老友徐印玄始學爲儒有大
學訂義既學爲玄有老子會旨已學爲釋有金剛寶筏比
來謁予館之忠孝寺會請藏經至印玄齋心畢藏了其宗
旨庶幾合三教一之矣雖然讀其書猶三之也印玄別予

傳卓

卷之十

十五

將有美越之什倘遇善知識晤真聖神將融液其三會合
爲一遙歸忠孝用以起予

重建太虛觀綠疏

十一

太虛觀雖雲亭一鄉之道院實吾冠朝一境之勝槩其開
建之始聞先人撤道院舊料成工今殿上之鐘鑄自唯齋
府君殿前之爐鑄自桂林府君法堂之鐘鑄自梅軒府君
開載賢堂太翁事蹟明甚福流子孫有自來矣今百餘年
而傾斜幾什道流幾空僕曾講業此中多荷神力始登仕
藉乃先令僧明源脩淨聖堂以支其左然不葺其右是猶
人文繡左肩而祖楊右肩也既欠莊嚴未稱完美召匠計

有四十金耳不敢煩勞里閭親朋惟吾家子姓各出少許
助成此工亦繼述志事之一端也工完之後照白馬庵例
飲百子燈費市田買油以供香火則不能無望於雲亭一
鄉十八都善男信女各出銀米共成善果以垂永久云

大明三藏聖教目錄序

子章復南臺寺上報 君恩下祈親壽黃太史慎軒收題
曰處孝歸田後始竣工遣僧祖融以藏經 請萬曆癸丑
經自長安至 勅賜大慈忠孝禪寺經道蕪湖蕪僧源明
有一海護經二十四篋三篋無肩之慶經至與慶符其異

傳卓碑記

卷之十

十六

一友人鄒銓部爾瞻刻華嚴經送板八百九十片自吉水
至鸞經儒士龍以善送入寺即歸歸即化有付託得所語
語詳銓部書中其異二包進士儀父以書板藏經之半自
湧水至其異三大興寺以予釋四十二章經板自貴陽至
其異四庶幾備矣僧隱休告予隨其大藏者屢滿戶外彼
不能閱藏往往借目手觸目冊不亡小損無若刻目冊以
便隨喜予覽唐藝文志僧玄琬有衆經目錄五卷玄應有
大唐衆經音義二十五卷王彥威有內典目錄十二卷經
目之刻其來已久我 明大藏 列聖梓於前 明肅皇
太后續於後朕隋唐倍徙即刻目流通寺置一冊庶知

佛法光明無量 聖恩又異也予因之有感焉內子曾蒙大士與經所在即佛所臨即福集燕吳佛教大行金臺塔寺若于庵若干經若干今科第聯宇為民若素經典如敝屣祥符玄妙快閣南臺昊天佑聖或慮或增德者恩在令佛不樂居福不集哉科第日減閣閣日廢此之故耳內子瘖而予語予曰若然則今日之復寺請藏豈專為一家福田哉為一家福田哉

賜額大慈忠孝禪寺記

萬曆己亥子章奉 上詔討構明年臨逆龍獻俘 闕下傳草禪紀 卷之十

先向書公聞而喜又明年病章上 疏乞養 上不俞如是者七計無獲之書論兒延太陵孫吳禱諸佛即里廢南基新一庵以妥佛靈父病間甲辰 上詔序平播功章轉遷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祖父如其官廕子錦表衛指揮僉事父喜甚病瘳丁未 上俞章終養已酉春歸友人黃太史慎軒贈詩有虎頭身了 國家事鵬中天封忠孝侯之句友人曾儀部公簡謂章曰忠孝當以名寺予謝不敢章慶父事父冬十有二月父病卒 上賜祭葬并及先夫人已聞 明肅仁聖皇太后續刻大藏經竟極遣僧祖融請藏 欽賜寺額大慈忠孝禪寺

又賜浴金佛一尊畫孔雀明王佛像一幅大法寶藏四套重以璽書章乃建藏經閣以貯 賜額賜佛藏經於是忠孝寶剎輝煌江右居超七淨梵踰八禪子乃於佛殿前建天王殿殿閣上貯友人鄒爾瞻所刻華嚴經板左右貯鐘鼓外建山門門上祀地藏菩薩左玄武祠祀玄帝右神武祠祀關侯門外建一石坊顏曰大慈忠孝禪寺尊 制勅也閣後建方丈為諸僧飯堂寺左為六度菴荷葉菴兒延太建也右為觀音閣先尚書建也閣前為祖贈尚書公及先公祠祠前為南臺寺故梵也寺後百步為大悲閣兒陵建也予初意請記於黃太史亡幸太史卒諸門人謂茲紀傳草禪紀 卷之十 十八

莫若師自為之章上感 主恩下思父恩於丙辰元日焚香頓首記之竊惟忠者中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謂之畜書文止於一中者為忠持二中者為患患人之忠不一者也不一則患生故君子貴一善事父母為老从孝省从子承老也故王道施於敬老自有宇宙以來不一不忠則不臣不老老不孝則不子亡有能自立者顧儒與釋言則異矣儒者曰父母之恩無所解於其心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善言忠孝者而比佛於無父無君是未知佛忠孝之大者四十二章經云凡人事天地鬼神不如孝二親二親最神也惡

仁親佛之生自言曰天上地下惟我爲尊西方卽事仁爲君惡云亡君故儒有孝經有忠經佛亦有孝子經父母恩難報經勸孝傷忠與孝非兩物也儒與釋亡二道也何也道一也卽儒與釋不得二也二之云者儒非真儒釋非真釋也卽以忠孝一寺論始求養於皇上不可得求諸佛而父病瘡而予得盡力於邊疆是佛成章之孝而竟其忠也佛恩大既乞養於皇上得之以播功晉秩三代予父益健而予得竭力於庭闈是皇上不盡責章之忠而竟其孝也君恩大章一介老臣跼伏田野亡以報君報佛敬令兒孫作寺少效涓滴是友人黃太史曾儀部所傳草禪紀

重建太虛觀記

予冠朝里之北爲南臺寺南爲太虛觀昔時宏觀莊嚴僧道富有田園嘉靖間南臺廢鞠爲土壤先尚書公存日力復之予近初忠孝二利並曜太虛卽存亦董董耳予歸田過觀公廳且什予傷之命僧明源募緣改廳作淨聖堂而

觀尚未新辟之左右矜右就而左露肘不可以風又辟之倚簷筍具而簾不直不可以縣第予旣合縉紳里旅力初落淨聖尋田二燈茲更以修觀廬諸長者幾於瑣晤且觀殿鍾鑄於先高王父唯齋府君康王殿鍾鑄於曾伯祖梅軒府君殿前爐瓶鑄於曾伯祖桂林府君則茲觀之新郭氏責也予乃捐五十金爲倡諸子弟從而協助之經始於萬曆甲寅秋九月訖工於乙卯春二月督工則郭復明劉文賢專董其役中仍爲殿故王冢宰文端公題曰寥陽寶殿縣諸門楣予更題曰高玄寶殿縣諸殿梁左爲玄武殿右爲文昌殿右之旁爲康王黃將軍廟殿後橫爲五楹予與諸門人講業其中工竣或有問予者曰淨聖太虛其旨異同予曰釋宗文佛玄宗老君其門戶殊淨以皜皜爲義虛以空空爲義其旨趣同天體清也三光昭回寸雲不翳而後成天之虛地體寧也百川洗濯寸流不濁而後成地之虛人參天地者也纖欲畢除片念不起而後成人之虛昔人辟虛空曰其猶橐籥焉不淨卽鼓籥者便自窒礙何能自近及遠又辟之呼響谷不淨聲必有所往何能呼之卽應由是言之惟淨乃虛惟虛益淨虛無老君曰遺形忘體恬然若無謂之虛專精積神不與物雜謂之清誰能三之雖然予之合淨聖太虛而一之也蓋萬不得已焉昔予

設科太虛黃冠未嘗不焚修也日焚修餬口於四方夕歸
觀守玄於一室今則不爾一出焚修旬月不返淨邪虛邪
亡一而可而今太虛門戶不鍵香火無烟故予不得不借
僧以代庖也予將遜一靜修黃冠專主香火勤耕燈田荷
衣蕙帶不利刀錐大戒三百以杜未兆之禍威儀二千以
興自然之福是予上願也令僧與道各止其所香火與焚
脩各事其事顧不庀與予郭醵金姓名具載碑陰

太虛觀淨聖堂二長明燈田碑記

予歸田後始建淨聖堂重建太虛觀次第落之矣觀與堂
俱當置長明燈予爲之倡倣白馬庵例自十金至一錢二
傳草禪紀 卷之十 三十一

錢皆可爲燈田贊釀之雲亭一鄉共得若干金置田若干
畝觀之殿題曰高玄寶殿置一燈堂之中題曰普明照世
置一燈宛若日月雙明於二刹間燈之義詳載白馬庵碑
雖然猶未盡也日月燈三佛埒如矣易曰明入地中明夷
夷昧也燈也者即明入地夷而不夷者也孟子曰日月有
明容光必照燈也者即光不容處如豐屋覆孟皆所必照
者也在易曰大明在老曰常明在佛曰慧炬其燈之謂乎
雖然有燈亡田猶之亡燈其明猶夷其照不必故燈也者
日月之繼明而田也者又燈之傳火也故予醵金必置田
田必近水而後可敵早必稍近觀與堂而後繼徒可耕田

租必分屬堂與觀而後二氏不涸則里人劉文賢與有勞
焉燈田畝田租并施金檀越姓名具載碑下以垂永福
龍陂渡迎經橋記

泰和雲亭龍陂渡石橋予兒孔建以萬曆丁酉鄉試中式
闕坊銀捌拾金爲倡先尚書公命工伐石於雲運石遍山
逕將就工里人有尼之者中輟萬曆己酉予自黔歸養先
公喪言乃以己酉冬十二月八日始營以乙卯夏五月五
日訖工築址于淵布石于岸灑水爲三道梁空以行舟長
八十有五尺廣二十有七尺翼以石欄如其長而兩之靡
金四百兩有奇米千石有奇邑侯王公施五金倡之予與
傳草禪紀 卷之十 三十二

子孫延太陵吳竭力成之蓋尊先尚書遺命竟建兒志也
職其事謝君主賞及義男春慶受簡石工楊可增四大橋
成會忠孝寺住持祖融請藏經於長安蒙 上恩賜經賜
額經渡龍陂入忠孝敬名曰迎經橋橋西豎一石坊昭
主恩也坊之上創一庵名曰護橋庵置田若干畝以共僧
人子章因議歲月勒于庵中而刻之貞珉

募修安福法雲寺引

世尊大法雲徧蔭沙界普令火宅衆生各獲清涼然而信
根不具者苦熱惱無已時非法雲有不蔭則蔭於法雲不
自知耳予仗 佛慈仰報 國恩當戮力疆場之日唯是

心曲護夷夏所同愛之軀命迄今謝政冉身老
遠憶衆無遺恨則於雲之所陰深矣安哉太
史固佛法一金湯也天授以法雲大道場爲覆露衆生地
子辱同志願佐一臂之力親司馬頭陀鉗滋益心動夫千
秋福地必留待千秋福人而千秋福人不致獨踞千秋福
地此其護法之殷過人遠矣予乃資若行僧特走楚蜀間
求信心大檀施共贊其成藉此法雲自潤信根自種福田
其世世孫子永食德于無疆

募緣脩吉水玄潭觀雪浪閣文

子章嘗謂三教聖人俱 聖域亡甚軒輊然地方崇祀應

傳草碑紀

卷之十

三

論功德功巨者當報其功德者當報其德記曰報者天
下之利也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又曰盛德必百世祀又
曰能禦大災則祀能捍大患則祀此篤論也以吾豫章論
其功德莫大於許旌陽其治蛟發跡實始於吉水玄潭志
載玄潭一蛟潛通鄱湖真 尊靈金二一覆玄潭一覆
湖禁蛟入寢恐貽患巨則又置符於江南符山觀後有石
屹立兩側如劃名試劍石故玄潭者真君治水妖功德
場也則吉水玄教所當祀者無如旌陽以理學論吉水
學代有傳人然私淑王文成良知一脉實始於羅文恭公
公嘗誦玄潭如鄉文莊請具稟陳請劉鄱山西峰凡

弟及唐荆川錢緒山王龍溪三先生聚談游說必至玄潭
後因建閣文恭題曰雪浪文恭沒門人及鄉後進等歲春
秋次丁祀先生於閣祭畢會講至今未廢則吉水理學所
當祀者無如文恭玄潭故有崇元觀以祀旌陽歲久觀頽
香火消歇識者心憫雪浪日月稍近顧液橫軸解賢士增
悲予友羅公廓給諫謂旌陽之功文恭之學兩者俱不可
泯茲欲重修雪浪閣存文恭之丁會重建真君閣顯旌陽
之殊勩聞之當道陳直指公祖助五十金鄔觀察公祖助
百金爲之倡矣第二閣並建工費不貲乃屬子章爲文募
緣復請於溫明府鈐印於簿以防姦冒予惟玄潭鄱湖二

傳草碑紀

卷之十

四

寶未寒地氣陰漏山川之靈鍾爲水怪自真君置金後地
氣始發於人間而賢才輩出是真君不獨治蛟且蔚爲人
文以玄教開理學也文恭倡道玄潭爲真君建閣其詞曰
石斷孤鋒曾是袖中三尺地施八索尚存江底千尋是以
人無湯析歲有豐登道間居韓子之先功不在大禹之下
是文恭不獨宗孔而推高旌陽以理學翼玄教也二公之
功維均故二閣之建允宜特工煩貨薄舉廢費詘華寮
爛非隻色之功焉岱峻拔非一簣之積一井五穀洩可立
待溢流者衆也一竈五突烹飪十倍分烟者衆也公之
役不得不藉於衆也受真君全活之恩不侶於愚賢者何

以支玄室蒙文恭問誘之仁不腐於草木者何以瞻講堂
綠成帛縷成布尺寸皆是嬰珞流為海塵為岳咳唾盡屬
燈明上無負陳鄔二公倡率之仁中無負溫侯置簿鈴印
之意下無負給諫孜孜拮据之勤此情檀越永鎮玄潭

鄧峰阿育王舍利塔緣起

經云昔世尊入王舍城乞食路遇童子聚沙為戲見佛威
儀心生歡喜即以沙土為梵股勤奉佛佛即受之乃授記
曰此童子吾滅度百年後閻浮提中作鐵輪王有大威德
四大部洲悉皆臣順取吾八塔真身舍利造塔供養滅後
果符昔記阿育王有大神力能役鬼神於一夜中碎七寶

傳草碑紀

卷之十

三十三

屑成八萬四千寶塔每塔安舍利一顆時阿羅漢耶舍尊
者於五指端放八萬四千道光明阿育王今諸夜叉各隨
光明於四天下遇八吉祥六殊勝地乃安一塔計震旦國
中有十九處四明鄧山所屬之塔是其一也及晉武帝太
康三年壬寅有并州離石人劉薩訶弋獵為業病死見一
梵僧謂曰汝罪重應入地獄吾甚恤汝今洛下齊城丹陽
會稽並有古塔及浮江石像悉是阿育王所造可勤求禮
懺得免此苦既蘇改業出家更名慧達如言南行至會稽
海畔山澤遍求莫得正煩惱間偶聞地下鍾聲殷殷達竭
誠懇求三日忽地湧寶塔光明騰耀其狀青色似石非石

高一尺四寸方廣七寸露盤五層四角挺然中懸金小鍾

舍利現鍾下圓轉不定統塔四周俱是鑲空諸佛菩薩金

剛聖僧八部等像神工聖迹非人力所及塔之肇始寔於

斯時矣予 賜養歸來以先司馬年高予不便越行遣兒

孔太孔陵孫承貝先後詣明州頂禮舍利壬子陵携貝至

鄧峰陵初見舍利如黍米綴金鍾下次日復見白珠如芡

實白燄籠珠外見初見觀世音菩薩首頂小塔敷坐塔內

又見一青龍銜二珠下垂甲寅太詣謁舍利初見如紅珠

又如白珠禮禮補陀返脩懺四日乃見兩金鍾懸四珠作珍

珠色旋轉鍾內兒輩歸各陳所見予東向稽首再嘆希有

傳草碑紀

卷之十

三十六

我佛世尊座剎度生無有疲倦其難思議如此至若西晉
訖今王臣所親瑞相與夫崇奉之盛予已詳載育王山志
不具書書造塔緣起并塔兒輩所親於塔圖下為瞻禮者
作光明種子云

新吳寺造像施燈碑記

予讀西昌舊志新吳寺舊名石池院在三十二都新吳均
內宋紹興間僧安素開基元至正間僧即空重興 明洪
武二十四年清理佛教立為叢林二百年來梵宇傾塌佛
像彫缺龕前燈炷或興或輟同里大中丞曾魯源先生倡
導修復歲餘力單未竟厥願萬曆中予承 命入黔平播

逆龍獻俘多荷佛佑已爲先尚書病遣內子蕭氏養家
距新吳隔一衣帶水時忠孝禪寺尚未營建兒孫祈佛誦
經多就新吳住持真映性奇常倫等對兒延太陵及孫吳
曰寺以佛爲教主有寺必佛不足以宣教開敬與寺同
佛以燈爲長明有佛必燈不足以破暗銷障與佛同燈
以田爲資糧有燈必田不足以續明傳火與田燈同故造
佛製燈置田此三者皆法界之妙果化國之智炬不可缺
一者敢告檀越里閭長者以善法扶助自心以法水潤澤
自心如能法施財施便是福足慧足兒孫以告內子於是
內子首治赤銅鑄觀音大士一尊兒孫共治黑金鑄彌陀
傳草禪紀 卷之十 三七

釋迦藥師佛三尊爲之倡而曾氏諸長者以塑像應內子
出金買燈田租壹拾貳石爲之倡而雲亭諸長者以市田
應於是石池吳均諸佛光儀氛氲華列灼爍雷掣而安素
卽空之墜緒倏焉重光然猶未垂之貞珉也已予從黔歸
養復醵金置太虛淨聖二燈白馬一燈兩作燈記刻石二
梵於是新吳諸僧乃以本寺鑄佛施燈記請竊惟威神尊
重利益弘深隨喜聞見如臨咫尺故鑄佛非爲佛也觀佛
心存妙色因從三觀重發果具未得見佛於蓮國且觀佛
於震旦也日舒則夜卷月生則陰滅乃假之燈以助日月
名曰月燈三佛故然燈非爲燈也開彼勝光振此大智聯

金鋪以忘夜臨玉砌而疑曉所謂無盡之火盛明之徵也
弟恐諸僧徒未之解也雖然猶未也鑄佛佛身也非法身
也淨名經云法身從無量功德智慧生從慈悲喜捨生從
布施持戒忍辱柔和勤行精進生此法身也然則觀香華
之相嚴膠漆之飾冶鎗鋸之精皆似也非真也然燈火光
也非身光也依智度論云欲界諸天身常光明以燈燭明
珠等施及持戒禪定等清淨故身常光明不須日月所照
色界諸天行禪離欲修習火三昧故身常出妙光明勝於
日月然則難脂膏之火籠水晶之光交炬火之燄皆似也
非真也存其似者以肅如在而儼若思而求其真者睹法
傳草禪紀 卷之十 三八

身而現身光則予與兒孫及釋子交相勗焉此非獨爲新
吳諸僧告也至於諸檀越施金施田具載碑下方

題杏荊雙脩疏

杏荊雙脩者何杏杏壇也孔子設教植於魯國故世之誦
法孔子者必曰杏壇荊荊樹也思祖說法植於青原故世
之傳宗青原者必曰荊亭孔自孔思自思魯自魯青原自
青原而曰雙脩者何孔子洙泗之教至陸子靜而豫章始
盛至王陽明倡良知之傳而吾吉始盛歐鄒二文莊聶貞
襄羅文恭諸公率入青原而聚講焉達祖西來之派至六
祖始南至七祖思祖而吾吉始盛上承曹溪下開石頂實

上青原而托跡焉。唐則思祖開基植黃荆至
今千年不槁在。明陽明倡道繼香壇至今百年如存
寺曰淨居堂曰五賢雖其門戶微異超採少殊而無欲無
念之旨與人爲善之心杏與荆一也七祖與五賢一也第
歲久頽頽勢必重脩吾郡每歲九月羣紳士儒例有一大
會予歸田以來讀禮六年萬曆丙辰始得隨諸大夫後赴
會重九明日太守祁夷度公祖自郡至主盟講論之暇議
及脩理僉曰寺殿講堂義應均脩與其合脩之混於一室
孰若分脩之各止其所道之所同水與天一天與水齊勢
之所別水會於海雲翔於天杏荆各樹一處春來枝葉並

傳草碑紀

卷之十

壬九

蕃孰分非合孰合非分分脩便且議非始於今日也去歲
吳徹如公祖欲葺僧廬以居祖僧欲復僧田以飯行僧又
欲量移賢祠以還荆亭之舊則議固有自來矣祁公祖曰
諾而工鉅費夥勢難卽就亡幾何祁公祖去吉歸越臨岐
之際夜分書簿令僧寂公募緣於是合郡士民感仁政之
繫繫念臨發之卷卷五雲張仲子壽長以五百金爲倡予
與羅匡湖鄒四山龍斗冲鄒南皇周章南蕭獨脩諸大夫
各出少許旬日之間遂盈千今顧一殿一堂兩地既分百
柱百梁千夫共食一手獨拍雖疾無聲一輻獨入衆輻皆
靡況有共倡之旨有和之上自賢公祖仁父母下及冠紳

士夫里巷齊民皆可書亡貴貴亡賤賤上自數百金百金
中至數十金十金下及斗米尺布皆可入亡多多亡寡寡
語曰千人之下無絕梁萬人之聚無廢功正今日之謂也
或謂難之夫學佛作祖儒秀之子取青拾紫何與於愚
癡何干於貧寒奈何以金相醴予解之曰不然佛性人人
自有六祖隱俱七祖起耕儒書人人可讀芝草無根醴泉
無源斯目實歸原非誑語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毋括囊毋
謹原難曰財施實名法施指頭出火報君有期

會原萬人般若緣緒引

傳草碑紀

卷之十

三十

道場福地自唐神龍初有寺名安隱開元間七祖行思禪
師卓錫鼓山乃更寺名爲淨居大倡曹溪之道天龍推出
四衆雲集而造其堂與傳其心宗者如石頭遷禪師藥山
儼禪師天台韶國師清涼禪師永明壽禪師皆肉身菩
薩應運而來後衍而爲曹洞爲法眼爲雲門三宗之盛所
得宗匠不下千人悉皆契會我釋迦文佛拈花之旨達摩
初祖西來之意非世所稱凡夫禪外道禪小乘禪以及四
禪八定之禪諸師所證者乃取上一乘圓頓之禪各各活
脫直下一唱一和賓叩主應如兔起鶻落霆震雷轟或如
行空之月或如過樹之風塵塵絕跡莫可擬議迦其所得

法源皆分曹溪一滴之餘青原一派之波耳語曰不知其師視其弟則七祖所悟之禪所證之果又豈末代初機所能思議其萬一哉誠如是謂青原即迦文之靈山亦可初祖之少林亦可不獨吉州一郡之名山寔乃震旦共瞻之叢林不獨圓究一心可紹隆祖印然而莊嚴萬善亦無非佛事佛云六波羅密般若波羅密爲第一如山中須彌山爲第一能持地種故如獸中獅子王爲第一能摧伏羣獸故般若波羅密亦復如是能轉一切無明成一切智慧故上自釋迦拈花之宗一傳至迦葉二十八傳至少林又七傳至我青原其所傳者一一皆般若之秘密門也若餘五

傳章禪紀

卷之十

三十一

波羅密信心行者代不乏人但般若之頓門入者寔難難曰頓門其寔漸脩曰漸脩者夙世曾脩習般若種子當來方得發生又非有階級所歷之謂漸也普願今日四衆於青原祖庭同結般若之緣誠能破彼慳囊作無住施固爲上根利器卽辦香飯投亦無非第一義諦殊因他年一聞千悟得大總持釋迦骨少林隨一串透却三界四趣不得留礙花臺寶地元我妙依慶快何如豈非此日所種殊因基之邪故曰般若一度超過五度茲者青原雖稱捨殊窺之則豕圈禽桺而又糟丘澠汁可憎也予從諸同調徘徊祖庭未嘗不三致慨焉所幸者祖道未墜天龍猶衛金

芝呈瑞祥光燭天淨居遂有興復之役是役也佛宇祖塔院東西禪堂山門以及四土旃檀大毘盧像計費青銅八百餘萬今賢公祖仁父母及鄉紳士儒出不過二千多金餘尚無所出不得已做萬人緣例每一邑設一籍以萬人爲率自三分至一兩皆可出所冀善男信女共捐不堅之貲同泛般若之海九仞一簣浮屠合矢工成當勒之堅珉名曰萬人般若緣碑有能施二兩以上者則入宰官碑夫狐白之裘取之衆白大厦之豐度之衆材斯吾吉亦大勝果末法一段奇特因緣其所關係真非淺細而七祖諸師於大寂定中未有不爲諸檀那摩頂彈指者也凡我親

傳章禪紀

卷之十

三十一

友不可不與名此緣故復爲之卷卷如此
四明阿育王寺舍利殿化齋僧緣疏
夫精藍鼎建緣固藉乎資成海衆雲臨功尤先於博施茲吾明阿育王寺舍利殿者釋迦如來真身所在以無住之住住茲鄞城神光忽從地湧以非通之通通彼塵劫梵樂遠自天來誠與我嶺五臺比肩稍怛洛伽並駕也求現光現瑞之奇四方響應聚乃聖乃凡之衆千里奔奔奈何寺臨海僻殿處山脈峰高玉几几可安禪井滿金沙沙非飯本一瓢空夜月無以供億萬之傾心孤笑冷朝烟寧忍視大千之枵腹於是住持理公敬叩朱門遍求巨室有能損

爲廩之有餘助齋厨之不足則純陀妙味遍飽緇流檀度
功勳遠逾香積矣

禮節峰阿育王舍利塔記

予 賜養歸來頻念四明節峰舍利靈塔未得一瞻禮焉
遂以先司馬年高予不便越行遣見孔陵孔太孫承見先
後請明州頂禮舍利王太子春陵携男承見至節峰時已漏
下二鼓矣陵夜分扣關晤住持理公理公即以頃所夢境
指示一見恍如夢中更有種種殊驗以昇日陵是夜亦有
可徵明晨頂禮育王塔陵初見舍利如黍米綴金鐘下次
日復見白珠如芡實白皎籠珠外吳初見觀世音菩薩首
傳草禪紀 卷之十 王主

頂小塔數坐塔內又見一青龍啣二珠下垂甲寅太詣謁
舍利初見如紅珠又如白珠禮補陀返復詰妙勝殿請理
公及同業淨侶重修懺法四日乃見兩金鐘懸四珠作珍
珠色旋轉鐘內兒童歸各陳所見予東向稽首再嘆希有
我佛世尊塵刹度生無有疲厭其難思議如此至若緣起
及西晉訖今王臣所親瑞相與夫崇奉之盛事已詳載育
王山志不具書書見輩所親於塔圖下爲瞻禮者作光明
種子云

箬竹坪極樂庵碑記

萬曆壬午上人真海於雲亭鄉二十都箬竹坪創庵一所

中爲佛堂左右樓閣市買田地山崗東抵鳳山塘西抵
富坑口西抵羊古壩路北抵亂石坑塢植茶木以護庵
場歲入田租以餉庵僧請名於予予名之曰極樂於是曾
太僕養全顏曰東林山鄒給諫南臯顏曰萬法歸一郡別
駕潘公顏曰淨戒禪林自是極樂遂稱勝區已丑海公復
創庵於仙槎鄉十五都大嶺名曰中華甲午復建庵於鳳
坑名曰水月俱置田植茶周遭蕃翳三庵踞立於雲亭仙
槎之間海公入平等觀起隨喜心往來三庵藝香念佛亦
云極樂矣辛亥八月歸寂其徒法敬嗣之出百餘金爲師
大葺三庵未庀者庀未竟者竟可謂善繼師志矣予歸養
傳草禪紀 卷之十 王主

以來建大忠孝寺起大雄殿全仗敬公敬公以海公棄世
歸綰極樂至丁巳忠孝住持缺予復以屬敬公公復慮三
庵弟子彌衆不能盡持戒入繩紛紜汨亂非海公創庵意
齋戒請記訓諸弟子極樂之義竊惟極樂二字出阿彌陀
經經曰佛告長老舍利弗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
界名曰極樂所言極樂者有二十四種樂一欄楯遮防樂
二寶網羅空樂三樹陰通衢樂四七寶浴池樂五八水澄
漪樂六下見金沙樂七階際光明樂八樓臺凌空樂九四
蓮華香樂十黃金爲地樂十一八音常奏樂十二晝夜雨
華樂十三清晨策勵樂十四嚴持妙華樂十五供養地方

樂十六經行本國樂十七衆鳥和鳴樂十八六時聞法樂
十九存念三寶樂二十無三惡道樂二十一有佛變化樂
二十二樹搖羅網樂二十三同聲樂二十四聲聞發
心樂蓮花化生佛親迎接身具光明妙相跡踐寶樹香臺
故國云極樂雲亭何鄉筭坪何坪而予以極樂名之燦峨
爛陶自詫遙籠鳥鵲魚翻欄快樂寧得謂似之邪是殊
不然夫無諸非鄉魯夫人而辨之也而今云海濱鄉魯有
莘非唐虞夫人而辨之也而今云莘野堯舜筭坪非極樂
亦夫人而辨之也而今云雲亭安養無諸與鄉魯一學也
有莘與唐虞一道也筭坪與極樂一心也經云一心不亂

傳草碑紀

卷之十

五

諸罪消滅卽是福德因緣又云心不顛倒卽得往生極樂
國土第所患者亂且顛倒耳筭坪人而心果不亂不顛倒
也與極樂奚異哉於是敬公和南曰此非獨以教筭坪三
庵卽忠孝以此爲真可謹勸貞民令念念虛玄心心寂靜
煩惱滅滅愛欲泉枯其日泰和不爲東極樂耶

復能仁寺降龍受師殿紀畧

先尚書置吉州吉塘橋租四十石五十令李教掌收每年
以十石五十內糧輸三十石於本府教故令郭長郭文收
內萬曆丁巳春里人蕭秀才九功夢一僧語曰郭卽君里
仁子今主命我降龍寺末則所謂三月四兒陵經紀青原

佛二寺宿能仁寺睹降龍祖師殿穢藉不可言殿前市
入置棺三四十柩陵憤之爲言於李郡丞泰臺李公親至
寺中盡令昇之去而殿稍清陵爲延廬山僧大觀領降龍
殿務置僧房六間設鐘板建叢林又爲題其柱法付鷲嶺
燈分南嶽自一拓欄胃後宗風堂堂卽在目前由來五嗣
繩祖武道弘螺水跡應西原說雙趺降龍時真身凜凜尚
餘生氣至今千載頌禹功於是郡城內外咸知降龍復振
焉戊午正月予乃以吉塘橋租四十石敬施之以供香火
夫吉州肉身菩薩惟青原七祖與降龍師也七祖入塔而
降龍存衲奈何裴之蕭生之夢卽降龍之靈真君斬蛟功

傳草碑紀

卷之十

五

在南昌而鐵柱存受師降龍功在吉州而肉身存其功一
也師名宋受唐禪師止觀徒其詳具陵兒近刻西原紀略

雲半間傳

雲半間邑白竹溪人郭姓其名不傳人間雲半間其法號
也髫齡出家親歷三顧山駝峰之護國寺寺僧喧雜公
巖之遂闢荆棘穿石徑深入山之紆嶇巖巖而居採蕨煮
米日中一食必分魚鳥巖畔有溪咒食食魚一呼千鱗集
躍不爽其期兀坐巖中間誦經虎伏而聽俟公揮塵乃去
潭中潛龍或化爲蜴爲螭爲蟹佳巖左右聽公說法公飲於潭
龍見小身公以鉢乘之說解脫法及逝少頃潭水沸湧半

壁若示證可觀者成奇穴居數十年絕意棟宇有詩曰三
山巉嶮一石巖老僧半間雲半間夜半雲龍行雨去聞頭
只有老僧閑有神告之夢曰公苦行久矣宜索居里中有
王尹二氏將以訟傾家公令築僧舍可免公曰此以禍福
惑人也者吾不爲也神又告之曰當道者好禪公以禪諭
當得大刹公曰此以威勢勞民也者吾不爲也明年里早
魘爲災米且珠貴民方嗷嗷待哺苗幾盡稿神告曰公何
不以妙法普濟乎乃出禱雨隨身所至雲龍擁護百里之
內甘霖滂沱苗稿而生民因以題恩報公德乃相率大建
佛刹前後殿堂左右僧舍約七十餘楹名妙濟院徒衆雲
傳草禪紀 卷之十 三七

集公登壇說法演三乘之教悟無生之旨歷數十年不出
山谷一日浴溪畔烈風暴雨公遺二鳥於盤石跌坐沙汀
脫化而去徒衆迎歸寔於巖後年八十有奇化之日有僧
自庾嶺來遇公於途寄語寺僧曰我已往南華其神異如
此
論曰雲半間元末人於三顧山下鑿巖而居今巖見存
護國庵山之左予每坐其中輒誦詩曰六丁持斧施神工
鑿開西南萬仞之崆峒乳泉掛壁噴晴雪玉梅懸谷搖香
風恨不起斯人九原與之共坐石室至問其事蹟并雲半
間所以名卽庵僧茫無以對及上人敬公洗掃庵中故籍

生應祥於殘編中得劉雲章先輩所爲公傳然後知雲
半間者公所爲詩老僧半間雲半間也又知公姓郭氏白
竹溪人乃知吾宗世不乏高人數百年兒輩重建護國庵
而公傳始出於敬公蕭生之手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東沔螺山見明庵碑記

螺山見明庵在雲亭東沔之干翠嶺茂林周遭圍繞宛似
螺髻予入東沔西陽往來宿庵中庵僧法耀予族大岡里
人勤讀內典賓客蓋至接待如歸予自平播歸養過螺山
耀合庵僧以開山事蹟乞言載之石予卒業之庵初于萬
曆丙戌僧本能與其徒真壽募緣鳳岡曾鳳溪竹林山隈

傳草禪紀

卷之十

三八

之地中建圓覺堂正殿及左右僧房癸巳能公卒塔于庵
右丁酉壽公建飯堂厨室于庵左甲辰建前殿故別駕曾
梧岡公孫文敏施金助修丙午仲兒延聞於予予顏其殿
曰離垢世界吉水鄒銓部題曰萬法歸一季兒陵題曰兩
足尊壽公率其徒法順開庵于二十三都爲庀常住名曰
青雲庵法耀募百子燈一炬置田立碑庚戌壽公又率耀
輝等開庵于高龍坑爲庀常住名曰雨華庵丁巳壽公卒
塔于庵後能壽二公後先拈据置田除分撥青雲雨華外
實存見明早租三百一十九石有奇晚租七十三石有奇
合三庵共載民米九石一斗有奇三庵鼎足呼吸相應輔

卓相係六度門中深發弘願八福田內普運慈航
等復請予一言爲諸庵鵠予惟能公命名見明盡矣見明
二字始干楞嚴佛告阿難汝今當知見明之時見非是明
見暗之時見非是暗見空之時見非是空見塞之時見非
是塞四義成就汝復應知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
見不能及云何復說因緣自然及和合相又曰汝今日以
目觀見山河國土及諸衆生皆是見病所成甚矣夫見之
爲病也顧非論于本明也阿含經云螢火之明不如燈燭
燈燭之明不如炬火炬火之明不如積火積火之明不如
四天王身光又不如究竟天自在天光明總不如佛光明
傳草禪紀 卷之十 三十九

佛之光明非衆生所能見也昔佛曾飛妙寶光於阿難身
之左右阿難左右觀似若有見者而佛猶有頭動見動之
詰譬曰認物爲己自取流轉則明不可見以不見見可也
三庵諸僧思能公以明名庵之意求之本明求之妙明而
不墮於諸趣又思吾以不見見之訓不落衆生別業妄見
不落衆生同分妄見而不必於眼瞞底幾得之至于見利
見害相戕相賊是自投於無明暗室是自罾於煩惱稠林
可畏哉可畏哉

蕭石明傳

蕭石明小字考保皇崗蕭良情仲子也不持齋亦不言佛

但一生惡人殺生牛羊鯨鱈之類絕口不食即肉食亦不
嗜好不愛華服無私藏好讀書有司小試亦得傳不喜交
遊有問即對否則終日默然萬曆丁巳年方二十臘月無
病坐化父檢其箚中得一偈偈曰自幸生流在富家只因
偶然一念差蚤知今日是如此悔殺當初穿破衲破衲破
衲勝着袈裟着了袈裟端坐蓮花眼着閻浮如一夥麻逍
遙極樂長嘯嘖嘖好足綾羅只是少尺高堂上人休要惱
殺後會有緣同登寶筏

曠衣生曰坐化事紀載不乏人而未得耳而目之者予所
自擊者惟先妣劉夫人早飯畢以餽餘分侍女甫坐語孫
傳草禪紀 卷之十 四十

婦曰予欲去語畢而化蕭石明予表姪也亦無病坐化箚
中之偈明是再來人故特記之爲念佛者勸紀傳所載良
非虛語

四明阿育王寺請藏募緣疏

余自少至老往來車塵馬足強半在紛囂雖垂魚兼笏頗
多烟霞癖惜未訪翁洲金塘借鹿渾伊連以洗五濁塵染
至于鄧峰洛伽之靈跡異踪尤所皈依心而不得一禮然已
栩栩神飛矣其地深山大澤高僧宿衲每出其中四明廣
利禪寺住持理公戒珠明耀悲願弘深可謂智者之台宗
再振慧達之寶幢復建欲眷眷流通大藏屬余爲之疏嗟

大空門顧有隱淪之奇結茅堂幽僻絕塵間之馴豹啼
猿嘯石冷泉寒其莫逆也一意空寂謂無眾生可度世尊
且以焦芽敗種呵之使無度世之願而法不可弘矣良由
眾生根有利鈍故法有頓漸慨拈花之旨既吝而三乘五
教隨眾生機緣而成就眾生世尊以一音演一切修多羅
摩沙國土無量諸菩薩無量諸聲聞緣覺一切四眾天人
以及有情無情無量阿僧祇眾生隨類皆得解脫世尊說
法為破暗燈為渡海筏眾生聞法如病得醫如貧得寶此
法乳飲法子慈恩實無量自雙林示寂佛不可見經佛語
也聞佛語即面奉滿月能仁也理公頃將請藏還鄧太轉

傳草碑記

卷之十

四十一

法輪自利利他真震旦殊勝事此段因緣已為三世諸佛
手摩其頂衣覆其體惟宰官居士清信士女共舉施助一
沙一塵得福甚多不可具說余多生多障塵劫塵勞沉淪
綺語業海老而厭離於法寶不啻饑渴嗜之又愧福不圓
修困頓風潮毒霧中揮戈擊劍魔撓萬狀今幸脫纏縛寄
傲長林豐草無心出岫矣它時移雲裝於玉几金沙借山
下幽溪為鴟夷五湖更得諦聽理公為四明眾生作大獅
吼廣說教乘但言智者與慧達兩師在常寂光中亦出廣
長舌歡喜贊歎無量耳

一寺僧

南海方丈襄以議禮縣貢廣居室欲撤府城西西禪寺
以黃昏乘醉拜主僧不納止曰相公欲撤即撤不必問走
僧明晨掉臂去題詩寺壁殷勤收拾舊袈裟打點行囊沒
一髮袖拂白雲歸古洞杖挑明月入烟霞可憐松頂新巢
鷓鴣却憶池邊自種花分付大猷隨我去免拋流落在人家
文襄見詩大悔欲以寺之半還僧差人追尋僧至雒州及
之僧不反止寄公詩不愛西禪只愛山免今車馬日躋攀
黃昏我不如人醉白晝人無似我閑坐石扣衣觀鳥過捲
簾隱几看雲還寄語當朝諸貴客不知身在利名關此僧
名不傳方公竟全有其寺為長子尚寶宅尚寶竟亡後西
傳草碑記

卷之十

四十二

禪至今類落無有修者

潮陽開元鎮國禪寺請藏經疏

潮之開元鎮國禪寺初自李唐規模弘麗為潮名利廼靈
山大顛禪師下院師蓋青原之世孫石頭之法嗣也師初
參石頭句餘於言下大悟後韓昌黎訪師問春秋多少師
提數珠曰會麼公曰不會師曰晝夜一百八公不曉遂歸
次再來至門前見首座舉前話問意旨何如座叩齒三下
及見師理前問師亦叩齒三下公曰元來佛法無兩般師
曰是何道理公曰適來問首座亦是如是師乃召首座是
知如此對否座曰是師便打起出院公又一日白師曰弟

一州事繁佛法省要處乞師一語師良久公罔措時三
平爲侍者乃敲禪牀三下師曰作麼平曰先以定動後以
智拔公乃曰和尚門風高峻弟子於侍者邊得箇入處潮
之禪學寔始於茲而開元之名益重千古守潮時每詣
開元吊前賢於既邁嘆禪宮之銷歇亦頗修葺殆今三十
餘年矣寺僧妙質以請藏滿足千里而來予猶得以竹杖
蒲團相見於長林豐草中質公心地質直慧天朗徹運無
功行作功德藏乃於寺後建藏經閣種種莊嚴皆太守陸
公予門人林曾二友金湯之閑成欲請佛藏供閣中令潮
人得發法乳作佛事予喜劇而難者曰禪門不立文字安
傳草禪紀 卷之十 四十一

得重貝葉之靈文華無爲之要旨乎予曰不然教者借文
字宣明此心也教外別傳者不立文字超出言象矧契此
心也經稱世尊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
嘗談一字於此則一大藏教曷嘗有言語文字可得邪如
必欲稿木死灰殞情絕識則文字早已如山積矣此予一
段爛葛藤未知能夢見顛師禪否也質公往矣此行自有
布祇陀之金爲公成就勝緣爲潮人種無量福田爲開元
紹隆佛事末法中有能於如來教中諦信力行定慧圓修
入法雙泯拈起一毛坐斷兩頭是謂轉大法輪是謂手握
祖印斯不孤負大顛和尚不埋沒已靈也質公其勉之

曠永生傳草卷之十

泰和郭子章相本

永新甘胤蚪翼之父校

禪紀

太洋三蕭侯廟志

曠永生曰孔子不語怪神顧中庸論德盛大易著妙物至
與宰予季路問荅一何亶亶特未及水神耳太公陰謀記
南海神名祝融北海神名玄冥東海神名句芒西海神名
蓐收河伯名馮修此水神之著者若山海經之水夷天吳
博物志之陽國侯嶽瀆經之無支祁以及離騷蒙莊所載
傳草禪紀 卷之十 一

水神不可枚數亦紀其掀騰勃怒之狀喧呶震掉之聲滔
滔泊泊可怪可畏耳若風濤之險叩之如響舟楫之傾轉
危覆手予以督運入淮祀天妃與金龍神豫章祀許旌陽
如吾臨吉祀太洋蕭晏三侯拯人于魚鱉之腹脫舟于蛟
螭之窟叟著靈輿爲榜人賈客所侈談者若前知士紳升
沉預報于夢寐間如文潞公過江濱廟祠官述宰相之夢
歐陽文忠公入黃牛峽祠丁元珍識馬耳缺之異此則水
神之先覺騷莊所未載者不佞章太洋蕭侯之夢亦復如
是章由蜀督學遷浙參知官舫泊洋洲予舟解纜肉子舟
忽膠焉予亦停舟江左待之而噴色延洲暮不可開內予

焚香舟中禱是夕夢侯來舟畔語曰不知夫人舟泊廟前
明五鼓即開亡過慮爲語郭尚書功名遠大幸自愛丙夜
大雨水漲黎明舟合內子始爲予言予炷香謝神而紀之
播州之役幸以微功陞右都御史已酉歸養穩卧山中予
對內子咲曰太洋之夢幾不驗邪內子曰既得隴復望蜀
邪越七載壬子司馬序蜀戰功有 旨川貴苗功一并序
來于是司馬始序山路二苗功而晉子章兵部尚書上及
祖父下于孫吳錦衣之廕加陞一級嗚呼 主恩厚矣神
之夢亦何靈邪予同內子叩頭謝 主恩復謝神許爲文
紀之石歲月居諸轉盼七年未就丁巳內子幼年家子甘
傳草禪紀 卷之文十

生翼之來弔自言渠以事禱于大洋是夕夢入廟謁神神
于座上授白赫號一幅覺而未省所謂與太祝語太祝曰
泰和郭司馬公夫人舟泊廟渚曾夢侯許公官至尚書公
亦許爲碑文數年不酬神意知君與郭公爲年家故授白
楮促之邪予曰諾敢爲侯趣文予聞報然曰予之望何敢
望文歐萬一神之靈何讓于嶽瀆黃峽予讀聞見錄蘇子
瞻集二公之報神甚隆不腆之文未能速就致塵神促不
獨負神且負內子寃矣既畢乃撮集三侯靈丹之跡我
明祀典之隆豫章西蜀名公詩文之詞共爲一志名曰太
洋三侯廟志而爲之傳

顯應真人蕭伯軒

臨江新淦大洋洲蕭氏其先開封祥符人宋紹定中有允
康者積官金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子蘭芳桂芳蘭
芳登宋咸淳進士官吉安路刺史允康就養官署子父咸
卒于吉遂留寓吉允康葬吉葛溪橋鳳凰尾蘭芳墓吉塘
頭龍坑伯軒即蘭芳子也取于吉永新上坪劉氏伯軒因
訪道臨江金鳳洲謝真人愛淦江山水之勝遂由吉徙淦
之太洋洲不事生人產惟好行其德晚有神識事皆前知
元大德十年坐化鄉人祀之爲水府神至大二年封五湖
顯應真人子祥叔

傳草禪紀 卷之文十

顯德舍人蕭祥叔

祥叔伯軒長子也亦娶于永新劉氏增修父道更復神異
每于洪濤濤湧崩雲層雨中顯其靈明嘗遊湖南水後膠
于沙公咄咄水溢後遂大浮過洞庭颶風四起雄浪拍天
公出神半空以衣袂壓水面少選波恬衆舟尾其後而進
焉至正五年伯顏南征歸奏公神德廣被詔封公爲永寧
神化普濟顯德舍人九年卒合祀于伯軒廟入 明洪武
初金陵鼎建宮殿庀材楚蜀梗楠杞梓蔽江而下石尤倏
起運卒顛危公現身雲中高濤頓息助木南下運官以聞
高皇帝遣官祭勞恩禮特隆子天任

英佑侯蕭天任

天任祥叔仲子也生而廣額修髯軼常流似有夙慧凡經史百家一寓目靡不淹貫不受世驅瀟然物外踵祖父之武爲湖海遊壯年以後吉凶皆預知每瞑目出採江湖舟楫之險醒而菽粟之類往往掬指掌問詰之則曰此覆舟物也里巷戚朋同日招飲僕分形化身亡處不與有樂巴冷謙之風焉永樂三年冬端坐越旬休棖絕食後啖白石而化年八十有二遺令覆以巨楠木周匝二十有八以象列宿環以竹籬五以象五行藏廟左廡迄今二百餘年如新沒後愈益神異十七年 朝廷遣內臣下西洋內臣

傳草禪紀

卷之文十

四

航海艱險顛倒天吳九首更笑登怒神婁掖之 文皇帝封爲英佑侯正統十四年 睿皇北狩虜騎闌入關燕齊蠢動會神舟艤臨清官民乞靈侯降神凡判詩有虎驚雷鼓響依舊老江山之句軍民始帖席亡潰志上皇南歸鍾簾不移江山如故神凡驗矣景泰三年楚武岡靖州苗叛神復降凡言苗款在卽遣其裔孫蕭鳴祠祝王灝輸香錢二百金餉兵未幾苗果就撫四年楚撫臣李某奏請加侯封號 詔加靈通顯濟四字成化二十年 御製祭文詔新淦邑令具牲醴致祭萬曆三十七年巳酉夏疫大作里醫袖手遠邇士女禱侯祠挹江水乞神方藥注水治疾新

完活甚夥不數月驟盈千金會廟隄毀兩姓子孫悉付治新廟築隄費纍四千金詳豐城丘太史記中海內江許在在祀神惟紫淦之太洋洲蜀之李渡燕京之蕭公塘爲最著當勝國時清江鎮有晏公者名成爲文錦堂長因病歸登舟卽尸解人以爲神立廟祀于本鎮靈顯江湖 明封平浪侯與蕭公同著靈異天下稱水府必曰蕭晏云

論曰人爲萬物之靈生爲慧人死爲明神此理之常亡足恠者而獨蕭氏爲水神且爲水神者三世此理之不可解者將蕭氏之積慶與抑金川玉峽之間靈氣所孕與臨江圖經云閭皂玉筍爲一郡鎮山道書以閭皂爲三十三福

傳草禪紀

卷之文十

五

地以玉筍爲十七洞天第八福地相傳爲神仙館有自來矣居閭皂者漢張道陵晉丁令威葛孝先居玉筍者漢梅福晉郭棧倫彭真一袁景立梁杜曇蕭子雲太洋三蕭豈亦張梅葛蕭之徒與宋陶公詩云華表鶴歸春谷響玉京龍起夜潭腥其太洋之謂與

續夜生傳草卷之十一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門人富順朱 芹 安居鮮順祖

鄧川阿天麒 永川凌伯曾

合江董 翼 涪州張大業

通江王道光 建安陶宗器校

外紀

西蕃

西蕃本吐蕃吐蕃本西羌屬蓋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江
岷間有發羌唐旄等然未始與中國通居析支水西祖曰

傳草

卷之十一

鵲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諸羌據其地蕃發聲近故其
子孫曰吐蕃而姓勃萃野或曰南涼秀髮利鹿孤之後云
子曰樊尼曰僣檀僣檀嗣爲乞佛熾盤所滅樊尼挈殘部
臣沮渠蒙遜以爲臨松太守蒙遜滅樊尼率兵西濟河逾
積石遂撫有屋羌云其俗謂彊雄曰贊丈夫曰普故號君
長曰贊普贊普妻曰末蒙其官有大相曰論藍副相曰論
藍扈莽各一人亦號大論小論都護一人曰悉編掣通又
有內大相曰曩論掣通亦曰論莽熱副相曰曩論覓零通
小相曰曩論克各一人又有整事大相曰喻寒波掣通副
事曰喻寒覓零通小整事曰喻寒波克皆任國事終

曰尚論掣通突瞿地直京師西八千里距鄯善五百里勝
兵數十萬國多霆電風電積雪盛夏如中國春時山谷常
冰地有寒厲中人輒瘡促而不害其贊普居跋布川或邏
娑川有城郭廬舍不肯處聯毳帳以居號大拂廬容數百
人其衛侯嚴而牙甚隘部人處小拂廬多老壽至百餘歲
者衣率毳韋以赭塗面爲好婦人辮髮而髻之其器屈木
而韋底或毳爲槃凝麩爲盤實羔弄酪并食之手捧酒漿
以飲其官之章飾最上瑟瑟金次之金塗銀又次之銀次
之最下至銅止差大小綴臂前以辨貴賤屋皆平上高至
數丈其稼有小麥青麴麥蕎麥登豆其獸羴牛名馬大羊

傳草

卷之十二

晁天鼠之皮可爲裘獨峯駝日馳千里其實金銀錫銅其
死羴爲冢堅塗之其吏治無文字結繩齒木爲約其刑雖
小罪必抉目或刳劓以皮爲鞭杖之從喜怒無常筭其獄
窟地添數丈內囚于中二三歲乃出其宴大賓客必驅羴
牛使客自射乃敢饋其俗重鬼右巫事獺獺爲大神喜浮
屠法習呪詛國之政事必以桑門爲決多佩弓刀飲酒不
得及亂婦人無及攻貴壯賤弱毋拜子于偃父出入前少
而後老重兵死以累世戰沒爲甲門敗懦者垂狐尾於首
示辱不得列于人拜必手据地爲大號再揖身止居父母
喪斷髮黛面墨衣既葬而吉其舉兵以七寸金箭爲契而

傳草

卷之十一

三

里一驛有急兵驛人應前加銀鵲甚急鵲益多告冠舉烽其畜牧逐水草無常所其鎧胃精良衣之周身竅兩目動弓利刀不能甚傷其兵法嚴而師無餽糧以鹵獲爲資每戰前隊盡死後隊乃進其四時以麥熟爲歲首其歲基六博其樂吹螺繫鼓其君臣自爲友五六人曰共命君死皆自殺以殉所服玩乘馬皆瘞起大屋家顛樹泉木爲祠所贊普與其臣歲一小盟用羊犬猴爲牲三歲一大盟夜肴諸壇用人馬牛驢爲牲凡牲必折足裂腸陳于前使巫告神曰渝盟者有如牲其後有君長曰痕悉董摩董摩生陀上度佗土生揭利失若揭利生勃弄若勃弄生詎素若詎

傳草

卷之十一

四

貢今其地爲都指揮使司二曰烏思藏曰朵甘指揮使司一日龍峇宣慰使司三曰朵甘曰董卜韓胡曰長河西魚通寧遠招討使司六曰朵甘思曰朵甘龍峇曰朵甘丹曰朵甘滄塘曰朵甘川曰磨兒勘萬戶府四曰沙兒可曰乃竹曰羅思端曰別思麻千戶所十七闡化闡教輔教三王貢使自四川入贊化王自陝西入每貢百人多不過五十人大乘大寶二法王貢無每貢僧徒十人凡諸王嗣封賜誥袞袞僧帽數珠鈴杵以大慈恩寺刺麻僧二人克正副使四川自黎州或天全陝西自洮州出境宣德元年封大寶大乘闡教闡化贊善五王九年闡化王貢使札藏等還

不過百五十人或歲一貢貢三十人多不過五十人
岷番寺歲一貢貢一寺四五人番簇二年一貢大簇四
五人小簇一二人至京餘留塞上洪武四年置洮州衛軍
民指揮使司永樂九年置洮州茶馬司火把藏思曩日諸
簇歲納馬三千五十匹洪武初置河州衛以河州衛軍民
指揮使司七年置河州茶馬司必里衛二州七站西番二
十九簇歲納馬七千七百五匹洪武十一年置岷州衛軍
民指揮使司又置西寧衛西寧茶馬司歲納馬三千五百
匹市法上馬茶百二十斤中馬七十斤下馬五十斤五王
諸僧番簇在四川西寧洮岷河在陝西西寧在黃河北洮

傳草

卷之十

五

岷河在黃河南陝西諸番畏宋將軍四川諸番敬信丁大
夫丁大夫玉園初爲御史大夫出鎮四川最久威惠並行
夷民安輯宋將軍晟洪武永樂中入鎮西垂積功封西寧
侯丁宋皆克平羌將軍成化十九年西番滿松及侵內地
巡撫都御史馬文升討之斬首八十三級正德初北虜徙
居西海蠶食諸番勢漸吞併識者慮其結勾深入如前代
吐蕃吐谷渾事當是時虜在西海言官言前代有屯兵青
海以絕羌虜連和內侵者然徵輸調發民力大困正德十
年調朔方勦兵遂擢虜進松濟旋言募費以萬計竟
無成功嘉靖元年西番反鎮守都督鄭卿討之不能克

自是歲入境殺虜人畜八年洮岷番賊數至擊殺
掠人畜焚廬舍隴右騷動尚書王瓊請賊入聽官軍襲
至賊巢勦殺番人畏之已而兵至塞防秋套虜番賊遂乘
虛深入臨洮鞏昌殺掠大慘尚書李承勛言西番土地被
西海虜酋亦卜刺侵占日益內徙將來番胡交通益肆猖
獗何以善後昔漢趙克國不戰而服羌段熲殺羌百萬爲
費以億計內地虛耗是知用勇將者雖可取快目前任老
成者必能獲萬全之策乞廣宣帝之明專克國之任制馭
西番事宜悉令瓊從長區處上從之瓊曰欲撫罕必勦
先零遣遊擊將軍彭械鎮守都督劉文統兵自固原進至

傳草

卷之十

六

洮岷分據要害且撫且勦撫定六十五簇特險拒戰者十
六簇斬首三百七十西番風俗大抵皆質直朴魯上下一
心君臣爲友吏治無文章飾以瑟瑟爲上食酪衣氊居毳
帳務耕牧好狠鬪貴壯賤弱懷恩重利尊釋信詛其山川
崑崙山極高峻積雪至夏不消延亘五百餘里黃河經其
南可駭海自蕃境東南流至雲南合西洱河號漾備水又
東南出會川爲瀘水黃河其水從地湧出百餘泓方七八
十里東北匯爲大澤又東流爲赤賓河合忽蘭諸河始名
黃河又東北至陝西蘭州入中國又東北經沙漠地折而
南流入山西界土產金銀銅錫犛牛名馬天鼠皮獨峇駝

青稞麥絲豆源羊貢物多畫佛銅佛銅塔舍利足力麻
力麻璫瑪珊瑚犀角左髻毛纓明盔甲刀劍遮甲麻衣馬
青鹽鄭端簡曰西戎亦能爲中國患從申侯逼遷西周附
隗器族拒東漢唐連吐番直入長安宋失熙河併於西夏
爲禍不小我以官賞貢市羈縻之西鄙稍寧正德以後邊
防大弛及心遂啓瓊議欲於洮岷河蘭間繕城堡遠斥埃
廣儲蓄謹備海賊勿使得連西番卽有侵侮發請精兵駐
臨洮鞏昌要害之地拒之斯良策也

續衣生曰西番莫盛於唐至以金城公主妻之而不得其

驪故唐書論著最詳莫衰於明而連結西海北虜驍使

傳草

卷之十一

七

南詔爲前鋒貽害巨測故吾學編論著亦周予兩收之作
西蕃載記若烏思藏風土另具一記烏藏亡兵戈之慮而
有慈悲之教與他蕃殊則西空之語或足徵焉

烏思藏載記

烏思藏西番之一種也古吐番地元時爲郡縣洪武初因
其舊職於是烏思藏番僧有闡教王闡化王輔教王贊
王統化番民又有護教王大乘法王大寶法王凡七王俱
賜銀印令比歲或間歲朝貢成化十七年題准每三年一
貢各番王差人填寫原降勘合闡化闡教輔教三王差來
人從四川布政司比號贊善王差來人從陝西布政司比

號并齋有印信番本咨文方許入貢每貢各一百人多不

遇一百五十人大乘大寶二法王原係遊僧無定所不

東番民不給勘合亦無進貢年例止聽其欲來許差僧徒

十人齋印信番本隨四王貢使赴京護教王弘治以後來

貢例與輔教王同其後入貢人數益多隆慶三年奏定闡

教闡化輔教三王大乘法王大寶二法王俱三年一貢每貢各

一千人內五百人全賞在京五百人減賞入省於全賞內

起送八人赴京餘留邊聽賞護教王三年一貢每貢七百

七十五人內三百八十七人全賞三百八十八人減賞於

全賞內起送六人赴京餘留邊聽賞貢物畫佛銅佛銅塔

傳草

卷之十一

八

舍利各色足力麻各色鐵力麻各色璫瑪珊瑚犀角左髻

毛纓酥油明盔明甲刀劍萬曆三十年間烏思藏遣僧來

進貢有僧名蔣觸匝巴與其徒二三人謁武當至常德觸

豆死二人止匝巴存文行路資盡爲常德人掠去匝巴無

以歸往來吉水泰和梵庵人稱之曰西空西空流落中國

十三年矣遂能華言予遇而細詢之言中國人稱烏思藏

彼國止稱烏藏入貢陸行一萬八千里始至雅州入京師

彼國皆祝髮爲僧無城郭有土堆土堆內國王大臣居之

長茹素披緇王無官眷官絕妻室土堆外僧有妻娶食牛

羊肉國人稱國王曰喇嘛令巴極三五年一換將死日語

羣臣曰我以某年月日生某國中父母爲某汝等俟期來迎後如期死後果生某國從脇下出三日卽能言告其父母曰我本烏藏王我死日曾語國人國人亦知來迎父母當送我還烏藏父母如其言送來烏藏臣民如其言備寶物以迎迎至國五六月暴長如成人卽能登壇說法往來事無不通曉經典自能淹貫特新王面貌不似舊王不過五年又生他國大都多生虜地虜人稱曰活佛迎送必以禮國王持咒虜人不能動故極敬畏國王死不葬新王到方火舊王骸骸中有舍利齒間有寶石其異如此第國無刑罰無兵革無鹽亦無病無痘毒稍有病食阿魏便

傳草

卷之十一

九

愈其人壽多百歲甚至有百四五十歲者其官章飾最上瑟瑟瑟瑟者綠珠也婦人結面辨髮如虜婦然飲食重茶其供國王用牛乳煮茶爲獻犬馬牛俱極高大犬高至三尺一牛能載二十人則犂牛也多經典如楞伽經至萬卷此皆史書未載并紀之云

續衣生曰西空羈中國十三年始解華言予故能與之談北虜恒言送活佛以爲虜黥將入寇詭言如是今以烏藏國王証之信有是事西空又言國王多生北虜北虜好殺亦上天誘化虜人意其言亦佳予讀藏經須彌山北名北鬱單越彼國人懷妊七八日便產男女過七日其兒成

長與彼人等始以爲幻今不誣矣唐書烏藏好章飾瑟瑟爲上博雅云瑟瑟碧珠也一日綠珠乃吾學篇云吐蕃音樂尚琴瑟誤矣問之西空彼國惡有琴瑟邪國無鹽故不痘一入中國觸痘多死具載予痘說

書西空真實格持卷

丙

予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意夷中有君子也又曰西方有聖人意夷中有聖人也此孔子欲居意也至擬議聖人君子於中華曰聖人不得見得見君子斯可善人不得見得見有恒斯可何董董也惡得不起居夷之想第夷地姚遠不得卽與其人俱耳天牖庸愚烏藏西空南來

傳草

卷之十一

十

流落吳楚二十餘載遂能華言予慮之思孝蘅策二梵與之語口口真實絕不道金錢一意持善勝難提二呢念太明真言六字卽前後溺不敢穢三光而養長老底幾君子路上人西空又言其國王大都四五年一化知死之期而及知托生之地半歲迎歸於國暴長如成人知宿因知內典隣於生知不久又化其國人無病人壽百四五十歲者比比幾於華胥嗟乎使吾夫子及見西空其嘆賞又當何如也予友鄒爾瞻題其卷曰真實脩持西空巧予嗟嗟乎天命流行物與無妄真實則無妄無妄則誠西空幸無染中華紛靡之習遠慰吾夫子居夷之意

續永生別記卷之十二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門人曾應槐 陳守和 尹陞

郭賓王 陳邦材

律疑

大明律

偽造印信

凡偽造諸衙門印信及曆日符驗夜巡銅牌茶鹽引者斬有能告捕者官給賞銀五十兩偽造關防印記者杖一百

傳草

卷之十二

一

徒三年告捕者官給賞銀三十兩為從及知情行用者各減一等若造而未成者各又減一等其當該官司知而聽行與同罪不知者不坐律

一凡盜用總督巡撫審錄勘事提學兵備屯田水利等官欽給關防俱照各官本衙門印信擬罪若盜及棄毀偽造

悉與印信同科

例

一凡描模印信行使誑騙財物犯該徒罪以上者問發邊衛永遠充軍

例

偽造印信者斬律至重矣偽造關防印記者徒三年律似太輕故例重之凡偽造

欽給關防者與印信同科例不言印記則偽造印記者仍依律科以印記所係輕也律文凡偽造原無分於銅與木石泥蠟也璣言必以銅為偽造而以木石泥蠟為描模則天下無偽印矣姦人偽造假印多用泥蠟印訖即銷以滅其跡若煽爐鑄銅募匠鑄印未及行用而人已先知矣故今天下之偽印百無一銅也且偽造與描模大異偽造者用力雕刻之謂也描模者謂有真印在紙上用硃筆描模其背而印之公移以詐人也璣言謂用筆描畫模寫以成印文則誤矣又謂木石泥蠟難坐造而未成之罪夫雕刻木石泥蠟或半而未完或刻而不肖皆所謂造而未成也

傳草

卷之十二

二

豈可不引此律乎

殺死軍人

凡殺死軍人者依律處死仍將正犯人餘丁抵數充軍律一凡謀故殺死總小旗就於本犯人戶內勾取壯丁抵充軍數其旗役仍令本戶餘丁補當

例

律文凡殺死軍人者即死便要餘丁抵軍恐軍伍耗也原未分謀殺故殺間殺也璣言曰若間殺因傷邂逅身死及戲誤過失殺者不在抵充之限觀例意自見非也律言殺死軍人未及總小旗故例專為總小旗設也重旗役仍令本戶餘丁補當一句益以總旗有冠帶者不可以罪人抵

凡非謂軍人必謀故殺而後抵克諸開殺不抵克也

盜印信

凡盜各衙門印信及夜巡銅牌者皆斬盜關防印記者皆杖一百鞭字

此律盜印信者太重盜關防者太輕脫有一人盜縣衙門印信擬斬又有一人盜督府關防擬杖可乎故當引盜欽給關防之例與盜印信同科例在偽造印信律下○盜印信與盜用印信異盜印信者皆斬盜用印信者分別衙門有絞者有流者有徒者

詐為制書

傳草

卷之十二

三

詐為將軍總兵官五軍都督府六部都察院都指揮使司內外各衙指揮使司守禦緊要隘口千戶所文書套畫押字盜用印信及空紙用印者皆絞察院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衙門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其餘衙門者杖一百徒三年未施行者各減一等若有規避事重者從重論律一詐為將軍總兵官五府六部等衙門文書律該絞罪者依律問斷外若詐為察院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及其餘衙門文書誑騙科歛財物者問發邊衛充軍例一凡詐為各衙門文書盜用印信者不分有無押字依律罪若止套畫押字各就所犯事情輕重查照本等律條

科斷其詐為六部各司軍衛各所文書者俱與其餘衙門同科例

此律稍欠重輕律曰詐為文書套畫押字盜用印信及空紙用印者皆絞是各官之押字與朝廷之印信並重也故制例以輕之例曰凡詐為各衙門文書盜用印信者不分有無押字依律坐罪若止套畫押字各就所犯事情輕重查照本等律條科斷所以輕押字也律曰詐為各衙門口千戶所文書套畫押字盜用印信者絞察院布按二司府州縣者杖一百流三千里是衙門之印押重於察院二司府州縣也故制例以重之例曰若詐為察院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及其餘衙門文書誑騙科歛財物者問發邊衛充軍所以重院司府州縣也故凡斷詐為文書獄者先看有無盜用印信無印信即詐為文書不絞次看有無誑歛財物無誑歛即詐為文書不軍

冒認良人為子

法家哀集云一得遺棄小兒從姓撫養長成後親父母老孤無子知告認歸養贍給付何人答曰遺者移也棄者擲也遺棄者不顧生死以絕其恩也今他人撫養成成人却乃告認則不與之仍問冒認良人為子之罪斷給所養父母此斷非也父母可以絕子子不可以絕父母况祖宗之祀

傳草

卷之十三

四

尤不可絕乎當給還親父母而令所養父母同居共膳死後服喪三年

以藥迷人

以藥迷人圖財與用毒藥殺人異以藥迷人圖財者罪同強盜分得財與不得財不問傷人與不傷人也卽不傷人而但得財者不分首從皆斬用毒藥殺人者不問得財與不得財業已殺人爲首之人斬若殺人而又得財當依謀殺人律因而得財者同強盜不分首從皆斬迷人之藥麻藥也食之未便死也故曰迷人毒藥砒霜斑苗斷腸草之類是也食之便死故曰殺人

傳草

卷之十二

五

白晝搶奪

凡白晝搶奪人財物者杖一百徒三年計賊重者加竊盜罪二等傷人者斬爲從各減一等並於右小臂膊上刺搶奪二字

律

一響馬強盜執有弓矢軍器白日邀劫道路賊證明白俱不分人數多寡曾否傷人依律處決於行劫處所梟首示衆

瑣言曰白晝中途搶奪與邀劫道路情跡相似須當有辨人少而無兇器者搶奪也人多而有兇器者強劫也非也例文響馬強盜執有弓矢軍器白日邀劫道路賊證明白

分人數多寡梟首例不分人數多寡而瑣言顧分人數多寡可乎設響馬強盜止一二人亦將以人不多而不問邀劫乎故曰白晝搶奪之律無馬無弓矢軍器者也止加竊盜罪二等白晝邀劫之例有馬有弓矢軍器者也遂名曰強盜此強與竊之分也人之多寡原非所論

傳草

卷之十二

六

法家哀集曰律云白晝搶奪不言黑夜設有犯者何斷答曰雖非白晝也難引別律摘去白晝二字徑擬搶奪人財物者罪重也曰暮夜無携財外行者故無搶奪之事設有犯者暮夜對面不相識認是亦潛形隱貌之意也止以竊盜科之不在加等之限瑣言非也暮夜搶奪與竊

刺字

法家哀集云一如人先犯竊盜於右小臂上刺有字樣又犯監守常人盜亦刺於右小臂上刺有字樣則合免刺不得刺於左臂此與竊盜之法異查嘉靖三十二年例一凡搶奪至三次犯罪者不分輩前輩後俱比照竊盜三犯絞罪奏請定奪具有先犯搶奪刺字又犯竊盜刺字而又犯搶奪及監守常人盜應該刺字者俱遵照律文於右臂膊重刺其先犯盜官物等罪後二次犯竊盜者不得

併論止問竊盜再犯罪名今刻新律去此例豈亦有感於哀集之言乎

親屬相姦

一姦總麻以上親及總麻以上親之妻若妻前夫之女及同母異父姊妹者各杖一百徒三年強者斬若姦從祖祖母姑從祖伯叔母姑從父姊妹母之姊妹及兄弟妻兄弟子妻者各絞強者斬若姦父祖妾伯叔母姑姊妹子孫之婦兄弟之女者各斬妾各減一等強者絞律

一親屬犯姦至死罪者強姦未成依律問罪姦邊衛克軍例

傳草

卷之十二

七

一犯姦內外總麻以上親及總麻以上親之妻若妻前夫之女同母異父姊妹者依律擬罪姦夫發附近衛克軍例前一例爲親屬強姦未成者設雖未成仍邊戍後一例爲親屬和姦者設雖和姦仍近戍俱以本律稍輕不足以懲亂倫者也後例言姦內外總麻以上包小功大功在內依律擬罪本條載有正文杖百徒三無他說矣前律言犯姦至死強姦未成依律問罪查本律無強姦未成之文有犯此者當用凡人強姦未成律杖百徒三復引邊戍之例爲正龍頭註解曰如姦從祖祖母姑從祖伯叔母姑從父姊妹母之姊妹兄弟妻兄弟子妻父祖妾伯叔母姑姊妹子

孫之婦兄弟之女各未成姦亦摘去強字引此例克軍殊覺未妥例云強姦未成者克軍不云姦未成者克軍也如姦未成不見強跡安知非誣執乎安知非指姦乎一槩引例刻矣予嘗問一翁姦子婦者婦斷其舌頭不從正合強姦未成克軍之例使無舌頭爲証亦難斷其爲強也

造妖書妖言

凡造讖緯妖書妖言及傳用惑衆者皆斬若私有妖書隱藏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律

皆斬謂造者及傳者皆斬也凡言皆者不分首從造者爲首傳者爲從也若私有非造也隱藏非傳也止不送官亦

傳草

卷之十二

八

杖百徒三懲其不送官之罪也此條與禮律禁止師巫邪術相似而不同造妖書妖言便有不臣之意故置之謀反謀叛之後不分首從皆斬假降邪神書符呪水妄稱彌勒等會原無不臣之念止是左道亂正之術故分首從首絞從流總之皆足以惑衆生亂官司不可不重懲之以遏亂萌也東漢之斗米張元末之白蓮教其爲亂豈在妖書妖言下哉○符瑞童謠與妖書妖言不同符瑞童謠莫之爲爲者符瑞如劉秀赤伏符卯金刀典午伍馬一馬之類童謠如千里草二月了之類後皆驗也妖書妖言是妖人自造者如魚書陳勝王狐鳴大楚興之類未必驗也管見

以亦伏符爲妖書則光武亦妖人耶

尊卑爲婚

若娶已之姑舅兩姨姊妹者杖八十並離異

律

餘冬序錄曰已爲姑舅兩姨之子彼爲姑舅兩姨之女無尊卑之嫌爲子擇婦爲女擇婿古人未嘗以爲非如溫嶠之玉鏡臺此以舅之子而娶姑之女也呂榮公夫人張氏乃待制張顯之女而待制夫人卽榮公母申國夫人之姊又非以已小姨之子而娶大姨之女乎意欲議弛其禁予謂道法一也法之所禁道之所不可也姑舅兩姨之姊妹去兄弟之姊妹一間耳互相成婚則姦之漸也漸不可長

傳事

卷之十二

九

故律必禁江南此俗甚多然予觀卽舅以子女成婚者往往多無後豈違理傷教天亦絕之乎

大學士朱文恪公善上疏論婚姻律曰國重世臣家重世婚今民間婚姻之訟甚多非姑舅之子若女則兩姨之子若女蓋法不得爲婚以故讐家詆訟或已聘見絕或既婚復離或成婚有年兒女成行有司逼奪夫婦分離子母永隔冤憤抑鬱無所控訴悲號道路感慟人心議律不精禍乃至此按舊律尊卑切相與爲婚者有禁若謂母之姊姊與已之身是謂姑舅兩姨女無尊卑之嫌爲子擇婦爲女擇婿古人不以爲非成周之時王朝所與婚者不過齊

宋陳杞四國而已故當時稱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

舅其世爲婚姻可知至於列國齊宋魯秦晉亦各自爲甥舅之國後世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潘楊之睦朱陳之好皆世爲婚媾其顯然可證者如溫嶠之玉鏡臺以舅之子娶姑之女呂榮公夫人張氏乃待制張顯之女待制夫人卽榮公母申國夫人之姊也今浙江此事尤多以致訟獄繁興賄賂公行風俗凋弊願以臣章下羣臣議弛庶幾刑清訟簡風俗可厚朝廷是之○餘冬錄之說其原出於朱文恪而文恪論更詳特此律至今不改律意原精未可輕變卽舅成婚往往絕後予驗之里戚良然何公之說爲是

傳事

卷之十二

十

朱公之說爲非

監守自盜

一監守盜財律云併贓論罪謂十人共盜庫銀五錢值鈔四十貫各分四貫則十人各得四十貫律斬係雜犯准徒五年例稱以上人犯俱依律併贓論罪仍各計入已之贓數滿方照引擬克軍何律重而例輕也竊詳設律之始謂監守主掌錢帛易於侵盜故云併贓滿貫各問雜犯斬罪雖云併贓其罪只徒是賊重而罪輕也後有侵盜數多者一徒不足以盡其辜特著爲例分別邊腹與監守常人差等各發永戍夫永戍下大辟一等照律併贓滿貫卽發

永遠不無太濫所以要計入已之賊數滿方照前斷是罪嚴而賊恕也設有不及數者只照律發落而已若併賊論罪又併賊擬成脫有四人共盜四十貫每人分十貫入已將並擬四成乎奇矣善乎龍頭律註曰律言併賊論罪例要各人入已之賊數滿者合例方擬軍切不可以併賊而誤引

威逼人致死

一律云若因姦盜而威逼人致死者斬例云子孫威逼祖父母父母妻妾威逼夫之祖父母父母至死者俱以歐者律斬其妻妾威逼夫致死者比依妻歐夫至篤疾者律絞傳草

卷之十一

十一

奏請定奪竊詳因姦威逼人致死其情不一有姦夫自行威逼婦女之翁姑或父母與夫并夫之兄弟子姪等項親屬致死則姦夫自應按律處斬又有姦夫姦婦同爲威逼亦有婦女淫濫自行逼挾情狀既殊斷罪宜別考諸瑣言云律言因姦求嘗專言姦夫又無婦女不坐之文安得獨坐姦夫又人字所包者廣兼男女合親踈尊卑而言之蓋所逼之人不等故槩以人字包之又云斬爲極刑無容更分別也如女與妻妾與人通姦而恣其驕悍之性逼挾其父母與夫及其餘親屬使之無可奈何不敢禁阻因而羞愧自盡或反誣以縱容抑勒之情因而至碍自盡此豈

可以獨坐姦夫哉予謂瑣言亦未盡也設有姦夫用強挾本夫自盡身死若依瑣言則姦夫姦婦俱得斬罪但律不言因姦威逼人致死者皆斬似亦當分首從以協律意如逼由姦夫則姦夫爲首婦女爲從逼由姦婦則婦女爲首姦夫爲從方爲允當律文雖無首從所謂不言皆者依首從法也

縱放軍人歇役

一律云凡管軍百戶及總旗小旗軍吏縱放軍人出百里之外買賣或私種田土或隱古在已使喚空歇軍役者一名杖八十每三名加一等罪止杖一百罷職充軍若受財傳草

卷之十二

十二

賣放者以枉法從重論例云凡各處鎮守總兵官跟隨軍伴二十四名協守副總兵二十名遊擊將軍分守叅將十八名守備官十二名都指揮六名指揮四名千百戶鎮撫二名不管事者一名但有額外多占正軍至五名餘丁至六名以上俱問罪降一級正軍六名以上餘丁十名以上降二級正軍十名以上餘丁二十名以上止於降三級或問律七名即罷職充軍例至十名止降三級律重例輕何也答曰律重縱放二字例重多占二字縱放情重故律重多占情輕故例輕且律內獨指管軍百戶及總小旗軍吏未有總叅遊都司也國初以百戶爲親管所以支糧

票帖皆言某百戶家小軍某人支米幾斗是軍只屬百戶親管可知且百戶品卑無級可降故七名便至罷職充軍例內總兵副參遊守都司其職既崇與軍不親故以十名止降三級以後犯者當分職之崇卑科斷如百戶總小旗軍吏依律總兵等官照例

發塚

律云於他人墳墓熏燒狐狸因而燒棺廓者杖八十徒二年燒屍者杖一百徒三年若總麻以上尊長各遞加一等龍頭註云若燒棺廓總麻加凡人一等杖九十徒二年半小功加總麻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大功杖一百流二千里傳導

卷之十二

十三

期親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若燒屍總麻加凡一等流二千里小功二千五百里大功三千里期親亦罪止三千里夫律云遞加期親與大功同三千里何也名例律云九稱加者就本罪上加重又加罪止於杖一百流三千里不得加至於死若燒屍遞加則期親應加至絞便入於死非加律意也且燒父母屍者絞期親安得與父母同乎

選用軍職

律云守禦去處千百戶鎮撫有關具本轉達五軍都督府奏聞取自上裁選用若先行委人權管希聖實授者當該官吏各杖一百罷職役充軍不言罪及所委之人何也考

律無明文不坐以所委曲人非已所得為也若其人曾有希望實授之情而求委者門不應杖罪照資級降級調衛帶俸差操又管見云所委之人律無明文合與希望實授官吏同罪各杖一百充軍上請項實授見互異何以定擬竊詳權管之人既已受委行事其有希望之心不然而當推辭勿管亦難諉以由人細玩律文先行委人權管希望實授二句當分別看先行委人權管即當該官吏也希望實授即受委之人也以後犯者當以當該官吏并希望實授之人各杖一百罷職役充軍為當

先生傳草卷十三

嗣孫子章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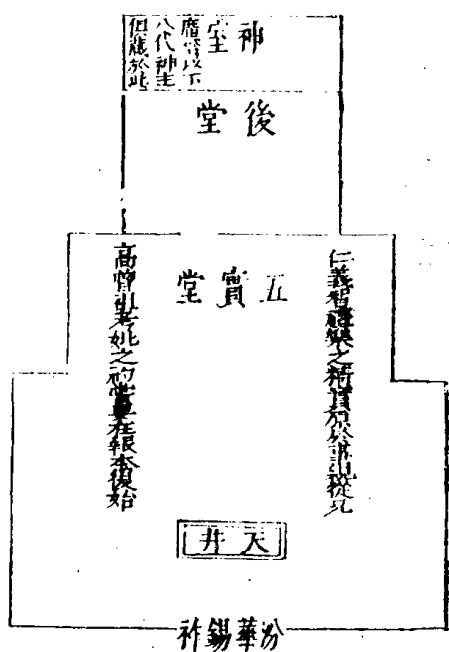
郭氏五實堂祀典

吾郭有大宗祠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功祖道山賢堂
 二府君有忌祭且載家譜詳矣惟是清明中元二祭各房
 止祭五代如吾五實堂則以廣居府君為太祖百世不遷
 者也屢代主祭不一人議尚未詳予歸田以來與叔父文
 昌弟子新子發姪厚次兒延再議之定為告文式令子孫
 百世可守并載祭田顛末令子孫知案盛所自來至於初
 五實堂載于堂記中不具論嗣孫子章志

傳草祠典

卷十三

五實堂圖



五實堂記

吾郭自朱嗣公發竹徙居溪其後太常集賢父子同
 登進上里人摘語中語易居溪為冠朝里十五傳至廣居
 府君居中街為我四房始祖府君早世祖母蕭氏在農教
 養四子嗣芳竹立手縣廣居堂并後寢歲時子孫燕嘗不
 替至於今六世矣廣居府君之族孟秋望家大人羣昆弟子姓
 晉子嗣稍雨浸漫著地乃諸曰斯堂也于今二百餘年寸
 瓦片石先世所遺鴻恩慈惠遠矣易居祠久則瓦石久則泐
 與其庚於弊孰若未弊存什一於千百創手澤也諸昆弟
 子姓僉曰諾乃築吉告廟雕金鵬材分簡子弟各共厥事

草祀典

卷十三

二

前仍為堂後為祿祀府君派以下昭穆主又市田若干畝
 以庀豆豢饗事於月日已事於月日國家大人以
 舊堂名祀府君諱父之乃庚曰五實時余小子章請告家
 居因命記之且曰爾賢其語今昆弟子姓昆謂子章受命
 爾賢其語曰五實之說助予孟氏仁義智禮樂之實不越
 事親從兄兩端顧此兩端匪踐外德所事在親不緣親生
 而從在兄不從兄起孩提之童知愛其親及其稍長知敬
 其兄親親仁也敬長義也此良知也即我昆弟子姓誰不
 知愛親誰不知敬長又誰不可為仁人為義士為知禮樂
 之成人乎備怪夫孩提愛親履冠而後不愛甚至頑率不

檢逆逆不祥有產則破蕩而縱恣無產則怨怒而悖棄者
稍長敬兄勝冠而後不敬甚至分門割籍終臂奪食護牝
鷄而鬪于牆競刀圭而繫于庭者則我昆弟子姪無若
人奈何令府君與蕭孺人見也此無異故病在幼不學長
不習耳孟子說知之實在知斯二者勿去子章謂教而習
之無若勿去二者孩提知愛親勝冠而愛白首而愛是實
能為愛親之仁人即親親節目或有過不及處自能節之
文之久則樂之矣稍長知敬兄勝冠而敬白首而敬是實
能為敬長之義士即敬長節目或有過不及處自能節之
文之久則樂之矣孔子論五達道必行以知仁勇曰知知
傳草祀典 卷十三 三

萬曆四十二年定祭儀

一齋戒凡遇清明中元前夕主祭孫當同管祭子弟共
宿後寢

一省牲 一羊 一豕

一陳設 有圖在後

一正祭通贊唱執事者各司其職以先贈祖尚書諱奇
職陪祭者各就位主祭就位

至祭位如係職官
稱主祭官

迎神

通唱迎神奏贊引贊迎神鞠躬拜興四拜子孫俱拜
拜畢樂止

章按家禮曰祭神 大明會典曰迎神從迎神為難

傳草祀典 卷十三 四

通贊曰唱贊引曰贊以相別也從 會典祭 文廟

式也

降神

通唱降神贊引贊詣盥洗所引主祭至盥洗所贊酌

水進巾詣香案前香案設於廟
中以降神也跪上香進爵執事者

以爵跪奉主祭主祭受之贊引贊祭酒主祭以酒灌

於茅盞執事者接爵贊俯伏興平身復位

朱子曰醇酒有兩說一用礬壺灌地以降神則惟天

子諸侯有之一是祭酒蓋古者飲食必祭今以鬼神

自不能祭故代之祭也今人雖存其禮而失其義不

可不知章按酌酒祭酒一也酌酒似僭今從祭酒爲雅

司馬溫公曰古之祭者不知神之所在故灌用鬱鬯臭陰達于淵泉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所以廣求神也今此禮既難行於士民之家故但焚香酌酒以代之章按今代以茅亦鬱鬯之意廣求神之義也

北溪陳氏曰廖子晦廣州所刊本降神在祭神之前不若臨漳傳本降神在祭神之後爲得之章今置降神於祭神之後祭神即迎神也迎神迎祖考之神也降神代祖考祭先代所爲飲食之神也迎神祭如在

傳草祀典

卷十三

五

也降神祭神如神在也

三獻

通唱行初獻禮執事各有各捧爵帛詣各神位前贊引引主祭贊詣

太祖廣翁府君神位前贊跪主祭跪通唱子姓皆跪贊引贊獻帛執事以帛進奠訖執事以爵進贊獻爵獻饌俯伏興平身贊引贊詣

太祖妣蕭氏孺人神位前廣翁祭贊畢

通唱讀祝贊引贊詣讀祝位樂贊贊引引主祭至香案前贊跪皆贊讀祝讀祝者取祝文跪於主祭左讀

訖贊引贊俯伏興平身贊引贊詣 五先一行祖妣

神位前儀與廣翁府君祭畢贊引又贊詣 九公一行

祖妣神位前祭畢贊引又贊詣 奇字一行

祖妣神位前祭畢贊引又贊詣 元字一行考

妣神位前祭畢贊引又贊詣 元字一行考

又贊詣 左昭祔食神位前祭畢贊引又贊詣

右穆祔食神位前祭畢贊引又贊詣

通唱行亞獻禮禮與初獻同但無獻亞獻畢贊引贊

復位止樂

通唱行終獻禮禮與亞獻同終獻畢贊引贊復位止樂

傳草祀典

卷十三

六

侑食

通唱侑食贊引引主祭者執箸執事者執注滿斟諸位之酒引主祭每至一神位一揖而拱之拱畢復位

進飯進茶

通唱進飯執事者進飯于各神位又唱進茶執事者

注茶於各神位茶鍾

飲福受胙

通唱飲福受胙贊引贊詣飲福位引主祭至 廣翁

府君神位前贊跪皆贊執事者以爵進贊受酒主祭

者接酒贊祝嘏辭嘏于主祭曰祖考命工祝承致多

福于汝孝孫使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永年勿替引之祝畢贊飲福酒主祭取酒卒飲執事者以昨進贊受昨主祭受之執事者將昨去通唱鞠躬拜興拜興兩拜子姓皆拜贊引贊復位

章按祝嘏辭以會典家禮爲妥舊辭多無疆二字多賚汝孝孫一句今省之會典家禮受昨受酒受飯今去飯

徹饌

通唱徹饌樂奏執事者各詣神位前徹饌樂止通唱送神樂奏贊引贊送神鞠躬拜興四拜子姓皆拜

傳章祀典

卷十三

七

章按家禮曰辭神會典曰送神從送神爲是徹饌不必盡去其饌每神位止去其箸而已

望瘞

通唱司祝者捧祝司帛者捧帛各詣瘞位通唱望瘞贊引贊詣望瘞位樂止贊引引主祭及諸子姓入廟站班通唱禮畢

納主

通唱納主主祭與執事者各奉主納于櫝以筭斂櫝奉歸寢室

餞

一餞儀是日設席尊行自爲一列南面自堂中東西分首若止一人則當中而坐其餘以次相對分東西向就坐行酒薦食酒饌不足則以他酒他饌益之大都每人一器將罷主祭頌昨於僕從徧及徹賤其日皆盡

章按餞儀家禮有長幼兄弟迭相獻酬卑幼酌酒置長者前祝曰祀事既成祖考嘉享伏願尊長備膺五福保族宜家長者飲畢亦授酒卑幼舉席注蒲祝曰祀事既成五福之慶與汝曹共之酬酢既畢乃撤席此禮久不行因附載之以俟異日

傳章祀典

卷十三

八

一祝文

維

大明萬曆某年歲次某春三月某朔越祭日某嗣孫某等敢昭告于

太祖廣翁府君

太祖妣蕭氏孺人神位前曰歲序流易清明中元節臨追遠感時不勝永慕謹以牲醴式陳明薦以

五先一行祖妣神位

九公一行祖妣神位

奇字一行祖妣神位

元字一行考妣神位配暨諸

昭穆親靈附食尚

饗

璋按五先者潮先桂先廖先一先舉先五公也惟舉
先公無嗣餘因先分四房九公者長房公憲二房公
薦公和公傳三房公思公選四房公佐公配公域九
公也惟配後餘俱有後奇元二行具載於譜不
能盡書

舊時祀文盡載祖考妣子姪諱名讀祝者難以盡讀
寫祝者豈無遺漏每以此奏假喧譁今祝文之式

傳草祀典

卷十三

九

詞約而盡禮先公奇元百世不遷相字行承字行列
於左昭字字行憲字行列於右穆後世子孫通行之

清明中元祭席圖

太祖廣翁府君神位
太祖妣蕭氏孺人神位

主祭位

子姓陪祭之位

傳草祀典

卷十三

十

一陳設饌卓圖

太祖廣翁府君
奠 奠 奠



諸孺人席同帛各一豕羊
與祖席共之

豕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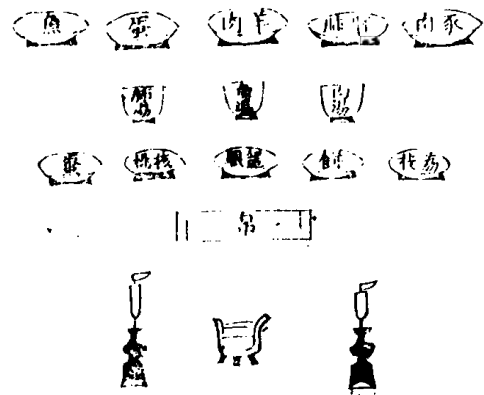
羊一

如神

先公前元四代配製共四
常同惟帛不同五先五帛
九公九帛奇字一行元字
一行各十帛酒鐘數如之

醢 醢 醢 醢 醢 醢 醢 醢 醢 醢

貢 貢 貢 貢 貢 貢 貢 貢 貢 貢



左昭右穆附食共二席
同惟帛與酒鐘各十

傳章祀典 卷十三

十一

墓祭墓祭非古也而人情亦非古也南方酷信風水將
侵古墳故清明中元二祭之後管年者二人領肉貳斤酒
貳壺楮錢貳大束共用銀若干先祭勾字坑

廣翁府君之墓後祭石陂

蕭氏孺人之墓周遭審視墳碑有亡侵損丘木有亡斬伐
不獨祭墓且以防盜

一檢葢堂屋每年春雨後管年者審視其滲漏處記之俟
秋深瓦出添瓦若干用工若干每歲檢葢一次庶亡損漏

賢堂府君祖妣韋氏陳氏孺人忌祭

賢堂府君忌在大宗祠崇德堂共祭初娶韋氏孺人忌在

禮仲昇二公昇公無後禮公為水東橋頭房祖常孺人忌
在敬本光啓二堂祭于五實堂可以無祭惟繼妣陳孺人
生仲智仲廣二公智公為上下店房廣公為五實堂祖陳
孺人忌在五實堂祭賢堂府君生元順帝至正八年戊子
卒

明永樂二十年壬寅二月初九日享年七十有五韋氏孺
人生卒詳長房房譜陳氏孺人生元至正二十七年丁未
冬十有二月二十日卒

明景泰壬申秋七月二十日享年八十有四

一告文

傳章祀典 卷十三

十二

維

大明萬曆某年歲次某月某朔越祭日其嗣孫某等敢

昭告于

太祖母陳氏孺人神位前曰歲序流易諱日甫臨追

遠感時不勝永慕謹以清酌虔伸孝思敬奉請

太祖賢翁府君

祖妣韋氏孺人合鑒

告

席圖

太祖妣帝氏孺人席居左

太祖賢堂府君席居中

太祖妣陳氏孺人席居右

每祭設三席三帛九爵九湯

傳草紀典

卷十三

十三

廣居府君蕭氏孺人忌祭

廣居府君生洪武壬申正月初二日卒正統乙丑四

月十四日享年五十有四

蕭氏孺人生洪武己巳七月二十日卒天順壬午六

月初五日享年七十有四

一告文

維

大明萬曆某年歲次某月某朔越祭日某嗣孫某等敢

昭告于

太祖廣翁府君

太祖妣蕭氏孺人神位前曰歲序流易祖諱甫臨追

遠感時不勝永慕謹以清酌虔伸孝思敬請

祖靈同堂合祀謹告

每祭設二席二帛六爵六湯

一祭田租弓步號段單

視口上壩內早田五號計租六石廷朱耕

翔字十一號積一百零四步

十二號積二百六十四步

十三號積四十二步

七號積十七步

傳草紀典

卷十三

十四

八號積四十步

洲下嶺兒近早田一坵二斗計租二石一斗原欽耕

雨字五十七號積二百六十七步

洲下壩內田土共七坵計租十三石二斗曰奉耕

結字七十二號積一百一十八步五分

七十三號積二百一十八步五分

土八十一號積五十八步五分

八十三號積五十二步五分

八十四步積三百三十二步五分

八十七號積三十七步五分

土 八十八號積一百一十四步六分

洲下早田二坵八斗計租十石原欽坐耕

結字八十九號積三百六十四步

一百一十八號積一百零七步四分

洲下東河口土二坵三斗五升計租五石二斗五升

欽廓耕

霜字又八號積二百六十步

又十號積五十二步五分

外郭居朋原安慶通銀租地名規口上壩內早租三

石居朋耕

傳草祀典 卷十三

十五

以上早租共三十九石五斗五升

晚米租

世遂耕米租四桶零五升

明志耕米租三桶

敏策耕米租二桶三斗五升

加兵耕米租二桶二斗

元季耕米租二桶

堯迪耕米租一桶

明戀耕米租三桶三斗

尚替耕米租四桶二斗

以上共晚米租二十三桶一斗

每年管祭者及租後明登於簿各祭用租若干納糧

若干各佃欠租若干有亡餘剩明注以交下手

一納糧有田則有租有租則有糧每年管祭者用租若

于完南免工米貨租若干納民米銀先公後私毋得

闕誤

官糧八斗一升六合五勺約納銀貳錢壹分捌釐

民糧壹石四斗五升合銀肆兩貳升八合四勺在

內約納銀柒錢貳分貳釐

夏稅貳升叁合一勺約納銀陸釐

傳草祀典 卷十三

十六

以上糧差毫共銀壹兩零陸分

南米貳桶壹斗六升

兌米四桶零六升

二項米約折銀陸錢伍分貳釐在內

銀米下各項年且宜兩捌錢柒分

戶內三丁係康王四王魁才二俱住水東當年者催

徵完納

順永生傳草卷之二十三

子章編

四時禮儀

順永生曰予歸田後居家凡歲節四時自元日至除夕有當舉行禮儀如元日冬至忠孝寺祝

萬壽八月十七祝

聖壽是時家人婦劉夫人尚康強亡恙除每日定省外誕辰祝壽歲節上食皆嘉禮也立春祭先祖冬至祭始祖道山賢堂二祖忌祭祭於大宗祠自廣居唯齋西坡諸祖以下忌祭祭於五寶仁讓齋諸祠皆歲祀也

傳直

卷之二十三

大慈忠孝禪寺祀佛太虛觀祀三清玉皇五王廟祀里社皆羣祀也四季禮儀既不可缺今於每月備載其期令子孫熟讀而世守之上亡失禮於

朝廷中亡失禮於宗廟下亡失禮於寺觀廟社總名之曰四時禮儀異時有未備未載者觸類而長之可也

春禮

正月

每年春正月元日昧爽率子孫赴大慈忠孝寺設主上萬歲牌於佛殿東北向章與子孫羅拜行五拜三叩頭禮禮畢恭捧萬歲牌置於原所尋於佛殿上香

升佛設香案拜天地次及大宗祠小宗祠讀香臺五

寶堂仁讓堂齊壽堂拜祖五王廟拜神龕龕前堂拜五世

祖父像然後夫婦交拜坐受子孫饋饌之禮畢獻羹飯於

各祠堂飯畢即於近處上墳先勾勾二祖墳次并坑塘

塘二祖父墳又次巷口祖墳夏孫劉母墓母二墳宗

族親朋不接帖止書門簿

是日人出城以初二日送縣候帖

初二日太虛觀淨聖堂行香上油塘祖墳初三日上石角

塘墓母夫人墳如兩另擇日

是月孟春以立春日祭先祖於大宗祠如立春在先年冬

傳草

卷之二十三

二

十二月即於先年歲下立春日祭

初五日太祖道山府君忌辰祭於大宗祠之崇德堂

十四日先妣蕭氏夫人忌辰祭於小宗祠前堂奉先公贈

尚書府君及繼妣羅劉二夫人並祭

十五日元宵節早辦羹飯祀各祠各神廟晚子孫上食

十八日先祖贈尚書雲府君忌辰祭於小宗祠堂上奉

祖母曾夫人配饗左設世父龍洲府君世母劉氏孺人席

右設先考六封府君先妣蕭氏羅氏劉氏夫人席如併食

儀

二十四日高祖齊府君忌辰祭於仁讓堂奉祖妣劉氏

八肅孺人彭孺人配饗

二月

初九日太祖賢堂府君忌辰祭於大宗祠崇德堂以祖妣
常陳二孺人配饗

十二日里神陳元帥生辰於五顯廟行香

十九日觀世音菩薩生辰於忠孝寺行香

二十三日高祖妣劉氏孺人忌辰祭於仁讓堂奉高祖唯
齋府君繼祖妣蕭彭二孺人並祭

三月

清明節祀太祖廣居府君祖妣肅孺人於五實堂以五先
傳車

卷八十三

三

一行九公一行奇字一行元字一行配饗暨諸左昭右穆
附食如清明節在二月終卽於二月節日祭

初三日玄帝生辰於太虛觀行香

夏禮

四月

初八日大佛生辰於忠孝寺行香

十四日太祖廣居府君忌辰祭於五實堂以肅孺人配饗

初八日繼妣劉氏夫人生辰子孫上墳祭墓

墓在
夏禮

十一日祖妣曾氏夫人生辰子孫上墳祭墓

墓在
油塘

二十九日祖贈尚書雪塘府君生辰子孫上墳祭墓

墓在
油塘

五月

初一日薦角黍蒲酒於各祠堂。是日家婦張氏忌日子
吳主祀

初五日施茶於楊村庵自五月五日起至八月十五日止
歲給茶一百六十斤柴銀一兩四錢。又歲施谷拾斛於
縣北郭真武閣下施茶

六月

初五日太祖妣蕭氏孺人忌辰祭於五實堂奉太祖廣居
府君並祭

初六日曾祖妣蕭氏孺人忌辰祭於齊壽堂奉西坡府君
傳車

卷八十三

四

並祭設雪塘溪隱梅源三府君席如侍食儀

初六日浴 佛於忠孝寺行香

十一日祖妣曾氏夫人忌辰祭於小宗祠堂奉祖贈尚書
雪塘府君並祭設世父我父席于傍如侍食儀

十五日薦新米羹飯於各祠堂

秋禮

七月

初一日先公贈尚書府君生辰章率子孫上井坑墳祭墓
是日施茶於井坑饗堂前起至八月十五日止

十五日爲中元節祀太祖廣翁府君於五實堂與清明節

名焚承祭加紙衣二百襲

二十日太祖妣陳氏孺人忌辰祭於五寶堂奉賢翁府君
常氏孺人並祭

三十日地藏菩薩生辰於忠孝寺行香

八月

初十日繼妣羅夫人生辰子孫上墳祭墓墓在大洛坪

十七日 皇上萬壽章率子弟拜牌於忠孝寺如元旦儀

九月

十二日妣蕭氏夫人生日子孫上墳祭墓墓在石角塘

二十八日里神五顯王生辰於五顯廟行香

冬禮

卷之三

五

十月

初一日上各祖墳掛楮錢俗名曰剪草紙

初十日長兒孔建忌日子吳主祀

十一月

初一日祭太常集賢二祖於讀書臺

初五日先繼妣羅氏夫人忌辰祭於小宗祠堂奉先公及

蕭劉二母夫人並祭

是月冬至日祭冠朝始祖於大宗祠以二世三世四世五

世六世先祖昭右穆及諸從祀配祭

十二月

二十四日祀竈神俗名曰小年夜

二十五日先公贈尚書府君忌辰祭於小宗祠堂以妣蕭

夫人羅夫人劉夫人配饗祭畢即往井坑上墳是日實子

章生辰不幸與父忌同日所謂終身之喪也終身不敢受

賀詳生日解

二十九日繼妣劉夫人忌辰祭於小宗祠堂請先公及蕭

羅二夫人並祭○三十日辦羹飯祭內神外神以謝一年

麻庇○除夕作樂家人上食若二十九日爲除夕不作樂

以劉夫人忌也

傳草

卷之三

六

蟻衣生傳草卷之十四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門人溫陵王畿翼邑甫訂

建安魏濟禹卿甫校

黔中平播始末上

蟻衣生曰自萬曆庚子六月六日破海龍鹽逆龍獻俘至於今十有六年矣平播一事未有紀述每一念之如溺者談水焚者談火稍捉筆輒中輟然終不可已又如賈人子負責未償且夜遙遙也憶曩播甫平監軍楊義叔請告歸予謂義叔年方艾又善序事且親在行間睹聞寔真以傳草卷十四 平播

討逆志託之入黔記亡何義叔卒予又念李少保霖霖年方艾更善序事摠三省事最數當有平播志已少保以全集序見屬予閱之平播有全書而簡裘重煩不及刪潤成編亡何亦卒而予拮据黔中留滯十餘年亡湏搖隙已酉歸養於今又七年矣兩挂苴經淚血成池那暇及此乙卯嘉平始釋經聞一二武弁無識情坊間措大作平話類水滸傳左袒逆龍又或倩文士作平播錄飾張已功浮夸沒實予憤然曰文國有言兵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豈嫌戾一時事以欺明主哉脫死誰當復言之者乃以諸泰疏請力銓次效古人作通鑑紀事本末名曰黔中平播始末

雖其中言黔事頗詳顧在黔言黔不得不爾若求其全則異日 國史有實錄李少保有全書江中丞楊阿卿有平播集予亦有黔記黔草 聖旨日記等書讀者合而觀之可也

播州在秦為夜郎且蘭二縣地漢屬牂牁郡晉隋因之唐貞觀初分牂牁郡北界置郎州領恭水高山貢山柯盈邪施釋蕪大縣州及縣尋省未幾復置後改郎州為播州治遵義縣天寶中改播州郡乾元初復為播州乾符初南詔陷播州州沒於夷太原楊端者仕會稽徙京兆應募領兵復之蠻人懷服楊氏之有播州始此傳子牧南牧南子三

傳草卷十四 平播

公三公子實實子昭無子以宋益州刺史楊延昭之子克廣使廣西與昭通譜以其子貴遷後之自是有播州者皆貴遷之後也貴遷子光震光震子始名文廣後至璚而大震安撫使璚子价价子文俱為宋安撫元改為播州沿邊安撫司文子邦憲邦憲子漢英漢英子嘉貞俱世其職嘉貞從子鏗 明洪武四年納土改為播州宣慰司宣慰使鏗孫輝集宣慰負險驕恣屢戕虐長楊氏之禍始於輝又數傳為楊烈楊相相之子為應龍應龍目眇鬚專恣一方萬曆間蜀建昌蠻叛蜀撫臣檄應龍以兵隨摠兵李應祥征之頗立功歸而益恣殺其妻張氏張兄弟鳴於兩臺行聖

慶府建應龍置之獄謀脫出獄入穴自是不復出矣
兄弟訴於 朝下蜀兩臺蜀前撫臣逮之不至加以兵於
是有白石口之役

萬曆二十三年 上勅兵部侍郎邢玠往勘大畧謂應龍
如悔罪出勘情有可原法有可伸准與具奏待以不死如
抗不服勘卽便加勦刑司馬駐重慶遣布政使李士達副
使易振之知府王士琦遊擊吳文傑至綦江安穩驛勘應
龍罪狀罰銀四萬兩留子楊可棟在重慶爲質已而可棟
死屍留重慶應龍愈憤糾苗擾蜀黔邊地亡寧日

二十七年春三月貴州加兵應龍乃有飛練之役於是貴
傳草卷十四

平播

三

州巡按御史宋興祖疏聞其畧曰本月二十五日推官劉
養中平越衛指揮郭維藩同報二十四日午時據指揮李
廷棟親見鄔起鳳等報稱本役在太營中二十三日天未
明時親見播兵數萬突營前各草一束來燒營棚分攻小
營後攻破大營當時鄔司楊國柱經歷潘汝資父子及把
總于思忠莫天賜王嘉臣指揮賈安國百戶周維新張舉
姜履忠陳大才俱被害軍士如天邦土舍宋菊一營楊義
可司一營及猛兵紅兵十損其九臣一聞報不勝痛傷官
軍罹禍之慘貴州精銳之盡而傍徨孤弱自固之難也播
子熾 夫子之命官戍都司之崇職罪惡已盈恩旨難

但黔之時勢有可扼腕付心者地止中通一路實爲楚蜀

滇三省咽喉問其軍則曰一十八衛半故絕削弱是謂亡

兵問其餉則曰川廣協濟僅銀六萬八千有奇而解多後

時是謂亡食若不急爲貴州兵食計暫借助于隣省臣懼

束手待斃而三省之路將成中絕貴州臣子知無所逃罪

如 國家之事何又臣經軍節衛至貴州府計九站三百

餘里皆安疆臣地方疆臣迎送長跪執禮近恭及諭以謹

守臣節以保封疆輒叩首領教似一馴雅修整少年也且

貴竹水東司屬新貴縣疆臣已無異說雖二司形迹難憑

而中國駕馭善善臣謂疆臣謀殺安定彼自剪族類何與

傳草卷十四

平播

四

中國事而必欲以中國之法繩之雖大都法所不赦亦安
定入境之未普謀始也而況所殺又非中國人也議者謂
必罪陳恩王加敵以正法紀索之不與是彼得抗我法紀
安在嗟嗟身勢相倚陰附不難與其苦索二人不得罪疆
臣以固楊之黨又孰若明釋二人 恩宥自我可結安之
心乎糾江鐘挑釁有由擬以克軍似足正法陳恩王加敵
奉有 成命臣何敢違便邊臺不容兩開行間先于孤黨
亦不得已救時之計也新推撫臣宜嚴促就道星夜抵黔
以濟危急有 旨兵部作速看議來說於是兵科都給事
中張輔之等會疏惡苗酷禍內地所不忍聞乞 蚤下督

臣之命以圖拯救臣聞葛伯無道成湯征之一人橫行
武王耻之蓋父母君師之任寄之人主則殺一童子仇在
必復越志衡命法所必誅書傳所稱于今爲烈即晚近世
莫不然若宋祖間漢主國政淫虐乃驚駭曰吾當救此一
方民自古英雄開創之君急于除暴安民如此矧我皇
上乾綱專斷神武震揚東創倭北創虜一時大勇直作湯
武而陋宋祖于不居者奈何忍視三省邊播地方無辜赤
子盡遭楊酋之酷禍而不亟救乎夫楊酋之害極矣五司
七姓其得免于酋之戕殺者僅可十之二三酋之稔惡怙
終其見于先後諸臣計奏而爲我皇上所知者不過百

傳草卷十四

平播

五

之四五姑無論其已往即昨二月間寧有幾日初三日湖
廣巡撫支可大以播酋倡亂越境捕虜報十七日貴州撫
臣江東之以播酋誘苗爲賊黔中兵餉不支報二十四日
四川按臣趙標以播惡不悛又復搶劫內地報勾引生苗
動以萬計使奸民乘機助亂亦莫究詰方且歸于衆曰吾
捕叛官某也吾捕叛民某也執辱品官掩圍城堡焚破者
不知幾何家殺死者不知幾何命擄去者不知幾何名口
大者肢解幼者腰斬至且對夫淫妻對父淫女虎狼不足
諭其毒刀鋸不足諭其慘額天不應控地無門楊酋非倭
非虜胡至視民爲魚肉一圓黃平等衛則黔之內地殘矣

一圍偏橋等衛則楚之外地殘矣一入江津南碁等處則
蜀之內地殘矣地方官司非不力祛穢弊思即新圖兵賦
單虛一時無奈只得暫爾推諉黔之人曰此地係蜀寇楚
之人曰彼遠省二千餘里蜀之人亦曰彼遠者零千五百
里勢分而謀不協氣奮而力不前議兵則處處無餉議餉
則處處告乏是猶揖讓以救焚溺終至焦沒焉耳臣等念
之不覺髮指謂此賊介在三省竄伏無常須蜀之撫臣帶
一部銜如兩廣督臣故事庶可摠繫事權齊同心力爲旦
暮計賊計仍今尅期赴任會同三省酌量機宜舉一切調
兵濟餉重大事情惟其節制則設防行勦戡亂救危自將

傳草卷十四

平播

六

次第見效不致貽他日君父之憂於是廷推李化龍爲
兵部右侍郎巡撫四川總督川湖貴三省推子章爲右副
都御史巡撫貴州兼制蜀楚地方
閏四月二十三日兵書田樂題准巡按貴州御史宋興祖
題播酋陷飛練殺官兵俟容勘實或殺或虜的數并有罪
員役另報外但貴州兵寡糧少若不急爲借助隣省恐束
手待斃三省之路將成中絕乞催新撫臣上任以濟危急
兵科給事中張輔之題土酋糾苗數萬圍殺官兵披猖幾
不可制乞勅新命督撫諸臣星馳赴任會審機宜確定
防勦以靖地方題催督撫李化龍郭子章星夜速赴交代

料理俱奉 旨該部院作速看議來說該本部覆議川貴督撫協謀共計嚴禁各將領毋得輕率債事貽誤按御史將平越啓釁失事及應參應恤事理嚴行勘具 奏陳思王嘉猷事情仍候撫臣郭子章從公究結按臣既稱安疆臣馴雅執禮尤應以大義獎率報效立功 上報俞

兵科給事中桂有根疏參銅仁總兵沈尚文逗遛觀望有旨沈尚文革任回衛以童元鎮代兵部題貴州總兵所轄照巡撫例湖北川東參將守備軍衛土司俱聽兼制及稱廣西雲南與貴州接壤播患方殷行二省協力援搗不許互分彼此 上曰貴州方在用兵總兵官所轄准照巡

傳章卷十四

平播

七

撫事例湖北川東參將守備軍衛土司俱聽兼制有事調遣不許抗違無事六照常行改寫勅書與他廣西雲南與貴州接壤去處也着協力援搗不許互分彼此

五月子章與李總督次第入境

六月逆龍破碁江縣二十一日應龍統賊八萬逼近碁江縣城明日圍城數匝遊擊房嘉龍於城上親放火磚誤入火藥桶內燒死我兵數人苗乘機蜂也蟻聚上城房嘉龍張良賢皆陣亡守備胡汝寧溺死全城半屠西南大震勅督告急 上曰碁江失守蜀事甚急可憂著總督率屬勵兵相機防勦不得仍蹈前人玩縱輕率陝西延綏甘肅浙

江等兵俱著揀選精銳刻期赴援軍火器械給與隨營應用各鎮官宜同心協濟不得有分彼此漢土諸兵到日仍著劉綎提督伊素稱忠勇欲以功名表見餘部裏馬上諭著他奮身報國

是月應天衛百戶范倉奏貴州土官姚莊所商民林茂春等口稱彼處產水銀鉛銅硃砂雄黃白蠟各樣雜貨每年約徵稅銀叁萬伍千兩名馬肆拾匹查內官張慶堪任上曰貴州稅課名馬有裨國用准差監丞張慶督率原奏官民前去會同撫按照例徵銀及馬匹解進不許擾害地方大學士沈一貫揭 奏貴州乃古羅施鬼國地皆蠻夷

傳章卷十四

平播

八

山多膏欠水不涵澤土無貨殖今云產有水銀銅鉛硃砂雄黃白蠟等貨每年可徵稅叁萬伍千兩名馬四十匹理所必無臣不數信縱使有之亦出蠻夷况楊應龍正肆猖獗方議征討何為顧惜小利妨害大事又遣一稅監臨邪則臣謂萬萬不可所宜重收 成命以慰彼軍民之心願毋以夷汙為難 上曰覽卿奏揭忠君愛國遠慮深謀但貴州稅課差官非專為財貨欲訪彼中軍民利病起釁之由耳既卿道等說朕亦思念正在用兵勅諭已停廢矣詳照記止推志

七月兵書田樂題儲用監司備用將領增置中堅慎重戰

守懸賜賞格列款上請 上曰川貴用兵雲南兵將許惣督徑自催調領兵參遊而下併聽節制監軍司道准設着精加選調務俾實用不許採取虛名及因循資次乘機借用私人其備用將領兵士增置惣兵中軍俱依擬戰守機宜着督撫慎加相度而行不從中制有能擒斬楊應龍者不論漢土官民人等破格酬功餘部裏還明白議擬陞賞等級來行風示天下蓋自賞格一行天下始知應龍之爲賊而罪不可赦矣是月二十七日兵部題五司等官毛守爵宋世臣等奏應龍抗 旨猖獗屠戮億萬生命陷邑殺將燒燬大木欺 君藐法惡貫滿盈神人共憤本部看得

傳草卷十四 平播

九

人臣無將將則必誅播州雖係土司縮我符章受我正朔乃遂肆然凶忌跋扈縱恣悖逆 天常荼毒萬姓殺奏民屠五司戕七姓此尚爲彼之同類也逐長官殺土司發丘隴此尚謂彼之土官也學校官儒 朝廷所建而燬逐之驛遞官卒 朝廷所立而廢絕之供貴之糧馬數千而擬爲已有進 上之皇木無算而邀截燬碎跡賊所爲叛乎不叛乎各蠻民膚訴前因亦難一一行之分理而興師之費必爲預處錢糧在四川或可暫那而貴州毫無所出乞皇上於戶兵二部發餉酌給臣亦曾與督臣李化龍撫臣郭子章約將士之可調則調無妄調以糜餉財之可用

則用無濫用以困國有不足者或於就近省分搜發或明白開 請事完造冊奏繳 上曰楊應龍世受朝廷養厚恩犯罪以來又屢蒙曲赦不知感激改圖却乃稱兵犯順荼毒生靈攻城池戕殺將士好生極惡滔天亟宜誅剿朕心獨斷更無矜疑一切用兵事宜除已行外未盡的陸續奏來兵費着戶兵二部如數即便先發以後不時開請接濟軍中用人舉事務要詳審精實一一濟用不許濫收談士游徒及僥倖輕舉糜財無益奏民着盡數發回各督撫衙門從宜鼓舞聽用仍須密訪詐冒及覆等情不許潛留京師混擾如違着該衙門嚴行驅逐

傳草卷十四 平播

十一

秋捌月二十日設貴州興隆參將兵書田樂題貴州撫按官郭子章宋興祖各稱播酋楊應龍逆天悖叛聲犯貴州情形不一貼危爲甚而沿播之界府衛司所偏橋等十二處俱當播衝偏橋等四處隸於湖廣應募萬人興平等處隸於貴州應募二萬又稱苦無兵餉欲催雲南欲借南京等處復欲於興隆添設參將裁去普安守備爲照楊西陵轅土司抗拒 天朝陷城屠戮骨山血海顧蜀黔之地久紐承平戎兵不詰師旅廢弛四川兵旅業已行之飭整湖廣者彼中撫按雖未之陳誼在同舟而偏橋四處尤爲要緊賊衝止募壹萬守戰無濟合無備行貴州巡撫照數召

募其用錢糧貴州近於兩部督發可給目前之用湖廣錢糧不妨先動後題貴州撫臣議裁普安守備添募將一員駐興隆查普安與興隆隔遠難以兼攝應於興隆添募將員今其團練普安守備仍令照舊相應舊請 上曰貴州湖廣各兵俱准添補湖廣軍動錢糧惟先動後題興隆參將准添設

秋八月設蜀楚黔監軍以按察使謝詔參政張棟監四川軍按察使楊寅秋參議張存意監貴州軍按察使胡桂芳參議魏養蒙監湖廣軍俱限十一月入覲

九月初二日兵書由舉題山東道御史涂宗濬條議正辭

傳草卷十四

李藩

十二

伐罪議移撫臣酌調土兵寬假便宜四事蓋謂楊酋狙詐多端情形迥異欲申九伐之威富圖萬全之策條爲款議悉合機宜相應開列前件覆議上 請 上曰楊應龍屢肆狂兇負恩犯順今又破城殺將荼毒生靈罪其自取故加征討然尚誅止本惡更不株連脅從亦不必絕其宗祀收其土地況土司素守恭順朝廷自加恩撫何用疑畏但能奮身倡義斬楊應龍首級來獻的不拘本各土司之人卽許代其世襲若合謀成功便各裂土酬賞土司自我朝開設以來因俗而治世效職貢上下相安何必改土爲流方是朝廷疆宇徐部裡將朕此意傳布遐邇以昭至公共

激忠憤協心靖亂其他部功悉照前定賞格行一應用兵機宜着督撫先發後聞務以老成取功不拘淹速餘俱依擬

秋九月戶部題征播軍興 上曰楊應龍罪惡多端朝廷念其先世恭順姑准贖死乃敢逆天背恩屢次狂逞今又公然領兵內犯罪不容誅且彼處撫鎮文武等官何故任其竊發不早偵報原議招兵何故至今未備欺蔽玩縱莫此爲甚該科便叅看了來徐部裡卽速馬上差人着李化龍嚴督所司慎加防禦准便宜行事不許有悞機事劉縱世受國恩又今叙功在邇特寄重任待之不薄何爲遷延

傳草卷十四

李藩

十二

逗遛不爲朝廷盡力便馬上嚴催他去若有別情着他早奏將來毋致悞事司道官凡係用兵處所的吏部就近更調有才畧諳機宜的去府縣官許該撫按于本省內揀選調用是時徵兵半天下餉調不繼計部題楚蜀加派民間黔無民可派議以楚蜀銀一十一萬三千三百兩有奇雲南原借蜀銀一十一萬六千兩有奇聞銀十萬兩給黔上曰兵興餉急四川湖廣地畝加派准機宜行者總督于三省通融支用仍禁有司豪右巧避貪漁等弊毋致累苦窮民兵罷之日卽行具奏減免

章查得前項助黔餉銀湖廣原派壹十壹萬叁千叁百

貳拾伍兩止解到五萬壹千玖百伍拾壹兩尚欠陸萬壹千叁百柒拾肆兩未解四川二起共貳貳拾貳萬兩有奇議將雲南原借川省銀兩解用止據雲南解到壹拾萬肆千兩尚欠壹拾壹萬陸千兩有奇未解福建原派拾萬兩已如數解完

冬十有一月初九日貴州總兵重元鎮與舊總兵沈尚文交代遊限二箇月零十日兩臺照例參究疏畧曰童元鎮自五月簡用改限八月終到任不爲不寬乃今受代之期計違劄限七十日當播賊猖狂之時正臣子急公之日乃延遷道路遊限兩月既乏快轉傳棋之勇終非披髮纓冠傳草卷十四

之義論法相應參究但臨敵易將兵家所忌而東安染疾情非無故合無姑貸其遲緩之罪專責以討賊之任庶幾收之桑榆用以克清兇慙相應留用以責後効或量加罰治以懲怠玩後總督再奏始革職銜充爲事官

冬十一月十六日賊寇東坡重安遂圖興隆衛僉事梁銓貴陽同知徐廷綬率衛兵固守衛城子章發鎮軍兵及貴陽兵援賊兵始退東坡興隆衛爲黔楚滇蜀咽喉之地若令賊據而有之北來之餉不得入西蜀滇之餉不得達黔而貴州坐困矣故臣章上疏言賊勢重大動稱數萬連營結寨窺我衛城塞我官路今楚黔之咽喉不通一應奏

兵餉文移俱不得達其志甚大其謀甚詭其勢亦甚岌岌矣若東坡之賊不退則楚黔之路不達 陛下發京餉六萬尚阻於辰沅雲南大監楊榮進上之扛亦阻於貴陽廣西福建二十萬之餉即至亦不能入楚滇二十一萬之餉又屬烏有伏乞 勅下兵部嚴催湖廣三萬之兵及總兵陳璘副使王應霖早入偏橋共勦東坡之賊以紓咽喉之急嚴催滇粵一萬七千之兵早入貴陽雲南總兵沐敷入雷益廣西總兵李如樟入泗城共圖犄角之勢以爲黔中之援臣日夕佇望有如倒懸而臣猶有說焉地方多難文武共憂集兵聚餉責在撫臣援戈仗劍責在總兵自傳草卷十四

有播患以來川貴總兵畏賊甚於畏法愛身重於愛國在沈尚文則高枕不出今則優游泉林矣在劉綎遷延不入今則安閒善地矣彼富貴已極又何所畏忌而必於討賊邪新到總兵伏乞 天語責成毋蹈前轍共紓寇難以必期於蕩平若使 陛下之令不行於總兵則總兵之令不行於偏裨偏裨之令不行於三軍而臣等將何所持以收西南之危局邪此非細故也故臣不避斧鉞爲 皇上陳之也有 旨下部

是月十八日兵書田樂題總督李化龍題陳征播軍前緊要事宜乞給發盛甲火器等項棟堪用者解發濟用軍前

文武各官但有不妥職守及不機械操演揚帖布散流言者在内聽科道在外聽督撫按不時參論及稱恐有病狂喪心之輩入其籠絡爲之顛倒是非榮感耳目要請天語申嚴開諭爲照播逆滔天征剿宣決至於軍器已議彼中酌量製用惟是師克在和事定於一務必同心共濟如五味之調始克成功而酋司最狡酋謀最工其利足以誘人其賄足以汚人督臣建請及此誠爲深思遠慮相應覆請禁約申諭各督撫按轉行鎮道將領等官務在戮力協謀若有不安職分妄生別端入賊籠絡流言傳布變亂是非內聽科道外聽督撫按臣指名參究 上曰逆酋罪傳章卷十四 辛椿

惡滔天更無可赦軍中機宜悉皆責成總督各官宜協謀共剿不許參差若有妄生機械流言游說顛倒是非榮感耳目的在内聽部院科道在外聽總督撫按不時來重處毋容姑息

是月二十四日革董元鎮職銜克爲事官李應祥起貴州總兵兵書田樂題撫督李化龍題逆賊任逞有日諸將觀望成風據實糾參以肅軍令以靖夷方恭貴州總兵董元鎮革任勒問但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合再嚴半去職銜克爲事官戴罪管事有功贖復有貴州總兵革任侯代沈尚文推諉誤事不如罪

逐之蚤去以一裨將代事及查照實職降三級仍行巡按御史勘明究罪副總兵官合江遊擊事曹希彬畏難避事先革其職今克爲事官守合江標下遊擊梅鼎臣畏怯避賊姑令回衛帶俸差操以後大小將領但有除之不來使之不勒及一切懼寒恣肆畏縮逗遛情態輕則革其職任重則收監具奏宜多發大小將官軍前不時更換爲照朝廷居九重之上即出片紙于萬里之外無不奉行據稱董元鎮身膺重寄恣意逗遛法應褫革提究始念諸將未革去職銜克爲事官官總兵事功則贖復罪則併究沈尚文身雖投閑尚在候代屢檄不行杜門稱病身既不行傳章卷十四 辛椿

擁兵三千止發登百坐視地方似此無忠義無良心之鄙夫似應查降實職三級仍加重處曹希彬數月不前梅鼎臣畏賊如虎俱犯逗遛之條應革職仍行巡按御史嚴提究問以後凡有懼寒逗遛罪不可宥者即以賜劍行事先斬後奏查原任四川總兵李應祥勇畧可尚曾有薦刻介無以原官起貴州總兵 上曰董元鎮改貴州總兵原旨著馳赴管事不必候代如何至今未到君命嚴重軍機緊急恣意逗遛本當拏問姑念用兵之際革去總兵職銜克爲事官官總兵事立功贖罪沈尚文握兵未代責任在外如何托病閉門擁兵三千只發百人赴急好生藐視憲

法全無忠義之心著錄衣衛便差的當官校星夜扭鎖來京究問曹希彬梅島臣俱革職行督按官嚴提問報李應祥准以原官起貴州總兵兼用國家養士甚厚酬功不薄望濟不時之用各官平居緊蹙恐肆遇警長繯遷延巧擇便利專圖推諉負恩玩法於心何忍軍法尤宜嚴肅以後有故違不遵的即以賜劍從事毋得姑息容姦

十二月十八日戶書陳稟題貴州撫按郭子章宋興祖會題楚滇助餉勢難如期懇乞 聖明下部別處以濟軍興看得貴州撫按題議誠恐閩粵銀兩亦如滇楚以空文回覆兵餉無恃故欲別為處籌夫貴州彈丸地耳議餉于楚

傳草卷十四

十七

蜀則時有不足尚可移議餉于貴陽則當常令有餘乃可接濟所懇請者欲將各省銀兩并加派地畝及留漕糧等項要先儘撥中然後分發楚蜀及查滇蜀已解助黔銀致萬二千有奇而閩粵二十萬金皆係見貯庫銀兩非北滇楚可以別詞搪塞者近兵部議廣西借動二十萬解貴州軍前支用伏望 天語丁寧各該督撫將應解助黔銀兩如數如期起解不許支吾推諉有誤軍機 上曰貴州貧瘠殊甚軍興尤宜加給所議各處協濟銀兩兵部便馬上火差人守催如數如期解發若有支吾推諉的該部科參來重處 同日兵書田樂亦為前事題撫臣郭子

章貽書於臣應道其兵集而餉不繼恐有他變臣惟兵垣職守調發餉事似不宜與第兵與餉從來相須必集餉以待兵未有兵集而待哺者近該都察院覆戶兵二部處餉事宜該臣部欲催解鳳陽馬價十萬兩廣西桂林麻梧州府各借十萬兩覆奉 聖旨既會議停當這兵部錢糧准借發川貴用夫鳳陽廣西之銀止憑文移往來恐遷延不發貴州燃眉之急其何能濟伏乞 天語丁寧鳳陽及兩廣督撫務以播事為自已之事川貴之急為自已之急容臣部馬上催發以鳳陽十萬發四川以廣西二十萬發貴州庶可以濟倒懸之苦 上曰川貴待餉甚急你部裡便

傳草卷十四

十八

馬上差人星夜嚴催鳳陽廣西如數解彼濟用不許執留遷延誤事取罪還立限與他 是月二十四日戶書陳稟題福建撫按金學曾張應揚題為貴州借餉數多採木又助全運懇乞 聖明下部裁議看得福建撫按題稱貴州因播西肆逆議派閩省協濟餉銀十萬兩但本省瀕海鄰倭屢遭荒歉即有庫貯減汰銀兩先經題 准留備本省緊急軍需要將工部原題協濟貴州採木銀五萬兩抵湊今派協濟兵餉之數開銷為照貴州僻在一隅賦稅有限今撫臣郭子章先任閩省需度周詳今按臣張應揚議將工部採木銀五萬兩抵數發

但採木與兵餉協助雖同爲用則異今見在題請催解難
以酌減仍應照數起解接濟軍需 上曰貴州用兵急需
著該省遵旨如數速解限二月內到彼不許遲延短少
二十八年春正月初五日逆賊寇龍泉土司守備楊惟中
遁土官安民志死之臣子章疏以聞其畧曰龍泉一土司
耳距貴陽千五百里而遙去播僅二百餘里而近於貴陽
爲遼隔之藩籬於播爲切近之門戶逼在虎穴瞬息可至
臣一入境卽慮其以彼孤懸當此狂勁去年八月內具
題爲地方孤懸無援賊勢侵軼可虞等事內稱龍泉無城
郭葵川無將官又俱無勁兵議將葵川增設叅將一員龍
傳草卷十四 平播 十九

葵增兵二千隨該兵部覆議上 請增設叅將推補今狼
山副總兵王鳴鶴臣又查得都司楊惟中守龍泉二年曾
殺捕賊頃逆酋公移至大加怨恨臣知其伎倆已窮顯去
之似爲賊報怨乃咨兵部量移別地另選材勇將官以補
其缺兵部亦如臣議 題稱龍泉兵少無城恐起別禍暫
將楊惟中移量陸遊擊而以今江南副總兵坐營沈弘
猷補之臣之慮龍泉者非不高目苦心顧自去年六月至
十二月解餉無幾支持半年藩司司庫僅存四千五百金
卽那借無從勢難多募而王鳴鶴沈弘猷俱未入境狡酋
自分 天討必加乘我大兵未集以數萬之苗賊襲無城

之土司此非賊之強實我之守備弱耳楊惟中與土官安
民志同處一司惟中擁兵二千安民志兵止數百民志挺
身與關惟中避創鸚鵡失事之罪惟中卽萬口無以自解
豈獨惟中臣受事半年不能討賊而一土司反爲賊所乘
臣亦安所逃罪又何敢以分屬楚信地爲辭伏乞下巡按
御史將楊惟中提問正法將臣 罷斥有 旨下部
是月初六日兵書田樂題議湖廣撫臣移鎮沅州廣西雲
南鎮臣移駐分援監軍兵道分轄信地疏畧曰播逆及側
屢肆屠戮蓋分理在司道而各道空虛統領在主帥而主
帥各觀望不至兵士厚集所需在糧餉而糧餉缺乏不繼
傳草卷十四 平播 二十

乃童元鎮久駐銅仁爲何尚余棲遲陳璘據報將入於楚
計今想已履任若各將再有稽遲該省撫按務要從重叅
治撫臣支可大前已題奉 欽依移駐沅州不知及今到
否封疆之臣重在封疆封疆有誤職守謂何如憚於近賊
則貴州之撫臣郭子章日日臨賊川蜀之督臣李化龍今
且移住重慶與賊對壘復何所退避也合候 命下移文
雲南廣西鎮臣照先議地方移駐共濟聲援湖廣撫臣先
移沅州待大兵齊集移近偏橋相機防剿童元鎮速赴貴
陽以資彈壓若有畏怯不前指名 叅處至於監軍二
道一駐貴陽一駐清平分轄信地 貴戚各該司道有

未備未補者仍咨吏部除補速催赴任 上曰這賊日肆
得梗各官著作速移駐部署地方協力相機進剿不許觀
望逗遛誤事國法森然有沈尚文例如違著督撫部科指
名從重叅來事關吏戶二部的便覆議行

是月十一日戶書陳奏題貴州撫按郭子章宋興祖會題
播寇突出充斥興隆黃平之間阻塞官路殺虜居民懇乞
聖明嚴勅援兵以救危急看得播寇突出需餉甚急誠恐
閩粵銀兩路遠到遲欲就近于滇蜀借銀二十萬即以閩
粵銀兩照數解補誠得緩急之宜所據閩粵銀數仍應題
催速解爲照黔省糧餉全藉別省協助原非楚蜀可比但

傳草卷十四

本播

三十一

閩粵二省道路遙遠難以應急今撫臣所議就近借取滇
蜀銀各十萬兩依擬准借聽其補還閩粵二省應解銀兩
速解接濟不許遷延合無今後念貴州孤懸一隅道路梗
阻不便轉輸凡楚蜀供餉銀兩俱聽先儘支發楚蜀儘再
不敷遵照先奉 明旨聽總督凡鄰省堪動錢糧俱准先
動後題各省撫按等官不許推諉 上曰貴州孤懸著總
督將兵餉銀兩先儘支發仍遵前旨于鄰省堪動錢糧內
先動後題逆酋抗亂普天同讎各省直官宜請助兵餉豈
得托言違旨支吾推諉著通行與他每知道

二月初三日誓師進討有期乃逆龍之罪未聲也予乃作

討逆酋楊應龍檄文告之四方其文曰蓋聞陰吸陽噬天
道不能去殺文經武緯王業所以勝殘故虞廷奮有苗之
誅殷高與鬼方之伐聿觀盛世不諱言兵播賊楊應龍者
繁瓠遺種夜郎支酋襲千年之爵土不思締造之艱受

累朝之綏撫頓忘養養之恩弑父而滅宗支有同梟獍殺
妻而室弟婦及并鴟鳩言之汚齒牙書之檄簡策試觀大
倫之教已犯首惡之誅其罪一也惟辟作福惟辟作威人
臣無將將則必誅而宦官官妾之奉僭擬 官關總管統
制之除大亂 國法稱已曰朕稱子曰新王稱女曰主主
謀縱劉關合爲一人丹浦綠林結爲一黨其罪二也五司

傳草卷十四

本播

三十二

七姓吳非 王民小有齟齬遂肆魚肉避難遠竄者追而
炮烙之銜冤赴 奏者捕而支燂之填穽孩於萬仞之壑
聚毋女爲一堂之驩甚至刳孕婦而嬰呱呱枯骨以犬飼
疇非人類罹此荼毒其罪三也自十四年以來謀動干戈
焚劫止僭竊可接腋於井蛙遽思持願於海墮問罪之師
方營白石拒敵之寇反殺官軍由茲倖勝驕彼雄心其罪
四也逆節之獄未正其罪征倭之調適墮其姦一脫幽犴
竟成漏網 聖朝念先世之勛督府開自新之路示之五
事貌若秋毫連年之通賊不輸四萬之罰銀烏有微調不
赴驕悍愈滋其罪五也放豚躡躅歸虎咆哮邊民怨之入

至師帥不保其首領士卒盡膏手甲兵流血成河積屍遍野延燒百里之內絕無寸草之遺其罪六也秦江城郭創自朝野詳尊併攻一旦不守破獄劫庫聲勢滔天殺將鯁兵肝腦塗地闔閭市民盡作莫敖之鬼縉紳巨室旋爲羊舌之宗逆天不道與國爲讐其罪七也急於要撫巧於弄兵率九股之生苗連數萬之勁卒東坡橫截六衛震驚掠商販以資糧斷佛像而爲日千里孔道兩月不通其罪八也逆黨趙登仕者騁其螳螂之臂蠶害思石之地天心厭亂兇人授首鼠子挾讐而報怨龍泉被創而罹

傳草卷十四

平播

二十三

阮士司何冤莽無噍類其罪九也饕餮之魚期在消爛蒼蒼之鳥勢且摧折春秋之法亂賊必誅不思因繫而祈生尚懷微倖以免死投賄而姦人盡縛挾撫而詭使就擒罪惡彌彰朝野共憤其罪十也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况羈性已受於胎生之始狼行益恣於稔惡之餘曠古無之終今何極卽身蓋骨粉不足雪數十萬人之冤縱草薶禽難難以償二百司堡之命神人之所共憤天地之所不原且賊亡有期咎徵恒見祖塋碑哭知廟鬼以何依海國山崩覺地靈之盡竭可爲短氣良足長吁本院奉天討而聖義植人心而鋤妖孽材官雲集猛士星馳趕赴皆蒙輪

挾輜之夫和桓亦拔距投石之士以此赴敵何敵不摧此圖酋何酋不得斯蓋丈夫食肉之秋壯士封侯之會水有可折時不再來宜寧正正之旗百道並進圖堂堂之陣萬弩俱飛使董卓之魂先爲東市之燼元濟之惡難逃雪夜之擒功名與日月齊輝爵賞將山河共永指白日以揚塵對蒼天而布檄凡諸漢土咸使聞知

是月十有二日馮牙乃以牲醴昭告于旗纛之神曰稷稷生靈共戴聖主百蠻率服萬方按堵惟是逆播楊應龍者性自豺狼兇猶狹獠構構亂屠戮邊圉侵城殺將上干天怒爰授節鉞征茲不軌猛將如雲戰士如虎烈

傳草卷十四

平播

二十四

高牙闐闐伐鼓蠲吉啓行馮於征所正直爲神忠勇是扈萬靈司戟五將擁部鏃刃鋒鏑集于亂賊鎧甲干櫓完于軍旅早滅渠魁盡縛妖豎靈毒一麾皇風四煦以綏南黔以篤聖祐凱旆旋旌不昭神武已設壇於北門集文武將吏士漢官兵而誓之其文曰漢武伐夜郎多巴蜀校尉之力諸葛擒孟獲實濟火軍旅之資黔陽故典尚存青史勛名猶列我皇朝子毓萬國廣服四夷島奴啓釁於朝鮮懾天威而遠遁劉勅弄兵於寧夏望漢幟以就擒惟茲逆酋揚應龍者素藏禍心敢犯天憲喜則人怒則獸噬毗之隙不忘爾爾戈聖爾矛饗餐之兇遂恣殺戮無分善惡侵

軼且實城池數百里內青草不生十餘年來白骨盈塹數其罪不容於死正其惡自絕於天 皇上嚴必勦之今機決勝之符天地合謀鬼神助伐大師樂集問罪有期指天日以揚麾對神明而作誓凡我文武將吏以及漢土官兵爲 王朝之臣子則不共戴天之讐計小醜之姦雄則當奮從王之義威敵宜雄降有淚叱咤應怒髮衝冠震若雷霆方爲烈士捷如虎豹斯稱壯夫故或卷甲晨趨或落師夜起或橫金鉦而入其阻或橫玉弩以挫其鋒或折其拒敵之雄心或截其歸圍之要路必呂嘉之首是獻而劉闢之庭盡犁京觀築於退方組織收於外府庶上足紆 朝

傳草卷十四

平指

五五

廷之忿下可洗邊圉之寃建茲大功自膺懋賞 明旨旌焉如日神亦陰爲擁佑若督撫鎮道及副參遊守府縣衛所大小文武等官有貌似驍熊志懷百鼠口譚忠義未堅鐵石之心念切身家尚絳帷檣之見不思投醪饗士而剽削無厭未能超距買勇而踞踏自弛迎敵誠行惟倚 荆茅富陣却步未誅獨柳妬忌勝則籌畫每相矛盾淫滑滑則是非不辨玉石或以小忿而亂大謀或挾私心而害公義或首尾不相接應或泰越不爲助援或分地而止守疆域或違約而不顧孤懸上司懷孤鬼之悲而旅進旅退漢人造妻非之謗而如鬼如賊而且貪貨貝於破賊之初滔妻

安於婦穴之日爭功則按劍相視邀賞則鼓譟而呼有一於此在國爲不忠在家爲不孝在將爲不武在士爲不律無獨難逃 朝廷之斧鉞抑且大犯神明之網羅赫赫在上其亟亟之誓畢遣官遍禱四竟諸神其詞曰伏以天討有罪大振貌虎之威神聽無私詎忍承蛇之毒聲靈赫濯幽顯皈依竊惟播酉楊應龍者隼臂難馴狼心自野憑險負固罔知三面之恩挾黨蓄謀益肆九頭之暴徒勸諭蜀無改吠竟弑父殺妻棄大倫於婦地剝胎斷骨稔極惡於滔天懷忿七姓五司虔劉殆盡拒討白石飛練傾覆靡遺加以暴江之屠兼之龍泉之陷前後戮無辜者數十萬命

傳草卷十四

平指

五五

終始怙不悛者幾二十年日月其愆神人胥憤九重未安於丙枕三藩徒整平甲兵惟 上帝顧譴之命震隆垂下民生成之德至厚五丁開道陰符彰殺伐之天威六甲呈祥神武收蕩平之偉烈驅忠魂而慰 閣下盡令守虎豹之關拔鷹鬼而護軍前罔俾帶農隨之野庶鋒鏑之腥盡洗而瘡痍之肉復完 宗社蒙休官民頌德謹詞明日於本署東園漢前將軍關侯神武祠與宣慰安疆臣等盟其文曰竊聞諸葛公之擒孟獲也當時所使者火濟侯景之不得志於高涼也南海所倚者沈氏閨閣中豈無頗牧駭就外便是良平自古定大難者率由茲道非一手足一耳

目之爲烈也播酋楊應龍者席二苗之遺種煽九頭之餘孽包藏禍心跳梁并餘公連異類欲悖太陽昔年殺官兵於白石今年殺官兵於飛練至於綦江之陷益肆滔天之惡犯天下之大戒此人情之必誅 帝赫斯怒授敕專征本院銜 命入黔流劔其憤膏肓同苦看得貴州宣慰司宣慰使安疆臣本火濟之胄而母淑人鳳氏亦沈氏之儔世篤忠順當蓄精銳又有宗旨漢把陳恩王嘉猷等爲之左右尚念爾祖助順討逆蠢茲播酋自干 天討如能戮方掃穴悉心爲 國剖貪憐之豕心獻突梯之鼠首本院合奏 朝廷申明 前旨褒汝元功懋膺上賞今舉大事

傳草卷十四

平播

三七

須當歎血上告 皇天后土下告山川神祇如疆臣與陳思王嘉猷等陽爲聽命陰故敗謀以誤本院負 朝廷詒笑天下則不忠在疆臣等有如此血如疆臣等功成之日本院頓改初心不爲 題請則不忠在本院亦有如此血惟神正直鑒此血誠有不如約者其亟殛之謹告

是月二十九日戶書陳葉題稱貴州巡按御史宋興祖題稱福建十萬尚無影響廣西十萬才到沅州并後糧餉不繼恐致脫巾之變乞要嚴催各一節爲照糧餉實三軍之司命貴州物力單弱必藉鄰省協助况今刻日進兵糧餉萬分難緩相應嚴行申飭恭候 命下通行各該撫按將

本部題取助餉銀星火解發以濟危急如再藉口支吾聽督撫諸臣指名題參以憑請旨重治 上曰協助兵餉著火速嚴催接濟有再藉口支吾的該總督撫按指名參來重處

三月初二日兵書田樂題稱戶科都給事中李應策題乞聖明嚴定剿除之 諭免致再耗以遺悔恨事爲照天下之事成於斷而敗於疑軍中之法行於肅而弛於縱此不易之道也所據貴州龍泉失事各官本部覆題奉有 嚴旨通行去後今科臣李應策有詳章奏謂今日之事惟斷乃成不可疑貳以僥倖事剿處之機更當縝密不可先露

傳草卷十四

平播

三八

以泄智囊而尤痛恨於李應祥等之後至欲重懲夫楊惟中之先逃并議夫陳良玘之坐視議撫剿賊往事以爲炯鑒重法紀則舉條重以泯成心且身任勞怨而不辭恐墮賊狡而是慮冀三省之同舟貴諸臣以除暴怨貽後時之悔且虛內帑之儲及覆論說覽古徵今但臣部之所以議處龍泉失事各官亦就撫按疏中之所論列而折衷之復請 上裁毫非寬假黨如童元鎮陳良玘仍前觀望楊惟中有罪無功李應祥等遲至而有規避則內有白簡外有 尚方其何敢諱而臣等又何敢爲諸臣緩頰耶至楊賊罪惡貫盈卽寸斬不足以申 國法撫之一字恐難輕

言若夫機不可泄狡不可墮三省互相犄角剿滅所當急舉不用命于賊者則有累次之申諭矣夫離暴之所當除雪姦狡欺惑之所當參處明旨森然尤當通行欽遵者也上曰是董元鎮等李應祥等俱已有旨了進剿除兇屢經申飭大兵既集著鎮密機宜行事務須聯屬三省互相犄角不用命的任總督從重處分不得徇情姑息妨誤大事

是月十一日左監軍楊寅秋帥諸將合土漢兵克烏江關十二日克河渡關已賊并力衝營我師敗績十三日右監軍張存意摠兵李應祥帥兵克青岡關斬賊三百餘人十

傳章卷十四

辛酉

壬九

六日左監軍楊寅秋副使洪澄源將朱鶴齡帥冰西鎮雄兵自刀靶水移營至雷打鋪斬賊四百餘人進攻楊水斬賊三百餘人克落濠關進攻大水田破播州城右監軍張存意奏攻郭廷良副使尤錫類參議張文奇摠兵李應祥副摠兵陳寅帥兵攻袁家渡斬賊三百餘人臣章疏以聞其畧曰狡酋竊伏草澤長江爲界頻年狂逞漸侵內地疆界河之東僞提調謝朝椿營而穴之川難爲難迺茲半月擒斬絡繹旋水之捷已足消肆牌之涂高固之勝又足洩飛練之憤則摠兵李應祥右監軍張存意副使尤錫類之功也合掃肆牌勢既成於破竹接戰乾溪勲立睹於

傳章卷十四

辛酉

三十

折箠則總兵陳璘左右監軍胡桂芳魏養蒙副使王應霖之功也若乃烏江河渡二關上插雲霄下瞰江渚苦竹大紅落濠等七關削壁斗絕垂藤蔓延逆賊倚爲天險兇徒馮爲高壘仰攻方且難於斬關深入豈遂易於搗巢左監軍楊寅秋副使洪澄源躬授方畧於虎穴總兵董元鎮參將朱鶴齡親冒矢石於烏道九關連克諸險盡夷亦足稱長驅先登矣所恨烏江河渡既克不守官兵損折數多臣另有疏題參然二關不克賊不出巢併力衝突冰西鎮雄之兵安得乘虛突入直抵桃溪衝攻彼母氏固則諸將失利之罪誠無所逃而拔關之功臣不敢泯若左監軍楊

寅秋轉戰爲功尤極苦心焦畫者也宣慰使安疆臣鎮雄府土知府龍澄督率親募之聚蹂躪豺虎之境克七關而不以克關爲奇斬千級而不以割級爲功誠能永堅初心毋懷二念則先登除兇之功誰能掩之而又誰能以臆見辨妬之第元兇未縛全局未收所當責成畢力殲狡而後朝食以膺懋賞者也目今將士用命之秋臣不一爲具題不足以及作敵愾而揚先聲伏乞勅下兵部待播平之後總爲查明覆議施行有旨下部

是月二十五日戶書陳渠題山西道御史李時華題爲師期伊邇謀費萬全敬獻勞勩以備採擇事看得御史李

時華題稱黔中困劇要將在京錢糧酌其可動者三十萬
差官徑解黔中如謂見今格藏空乏就近何省有可取者
一面徑自取用况三十萬不但盡用軍中并以給貴州二
十衛所又近未給操站軍糧及三路驛遞馬匹草料要料
原留楚中漕糧作速運至鎮遠以十分爲率七分黔中三
分楚中急救然眉各一節爲照議處糧餉本部節經題取
閩廣雲南銀幾七十萬兩仍以楚蜀地畝漕糧先儘黔中
支用惟是進兵取捷期難預定前餉若盡後餉不接邊需
甚急事關安危此御史李時華擊目無心切切懇請也近
查得南京戶部銀庫實在銀三十萬兩內支取十萬又查
傳草卷十四 平播

河南應解京銀兩改撥九萬兩通解貴州以濟急用至於
漕糧荆襄等府距黔甚遠顧募費多當通融酌處偏沅近
黔尤便協濟若仍優恤二十衛所黔中原有規則今太倉
匿極新募之師餉尚兩難繼豈堪分濟衛所將本等月
糧及時蚤發如就中揀選赴敵行糧例應均給及題取各
省助黔餉銀仍應嚴行申諭速解恭候 命下移咨南京
戶部動支庫貯銀十萬仍咨河南巡撫將應解京銀內動
支九萬兩各文到五日勒限通解貴州軍前支用毋得稽
遲及題取廣西等省助黔銀務要如數奏解不許延誤
其漕糧其府宜本某府宜折衛所本糧作何催給行糧

何量加悉聽督撫酌量調度 上曰三省進兵費多師期
又難預限况貴州尤稱貧瘠萬兵齊集其操站俱當存恤
這南京河南銀兩著作速依限依數解去以前題取各處
的務要奏解俱不許短少遲誤責有所歸漕糧聽督撫酌
量調度還通行與各省直知道

是月設偏沅巡撫偏沅者偏橋衛沅州之間皆楚地也楚
巡撫駐武昌距偏橋遙距播益遙先是楚巡撫支可大料
理兵餉至是以江鐸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偏沅至
四月初旬始入竟

四月十四日兵書曰樂題貴州宣慰使安疆臣奏爲播警
傳草卷十四 平播

方殷會剿在即謹陳憂議畏議之私以息羣猜以堅一志
事爲照播逆聚難集旅徂征凡屬土司均行調遣且
賞格通行去後今宣慰安疆臣奮忠討賊簡師徒而防剿
仗大義以滅賊唇齒世交皆所不顧而尤惴惴於人之議
彼忌彼以爲厥功議欲任用之事倚信之至堅持盟約無
替初心由前鑒後婉婉千言此其矢志之致忠爲國而
其宅心之憂鬱亦甚不得已矣但 朝廷之除暴安民實
罰俱在苟能倡義率先殺賊成功無遲疑以費財無觀望
以老師照格在案新難輕棄至於該司既爲 國家効力
今更部除患順且督撫又與立誓訂盟肝膽相照同寅任

亦事亦胡疑忌之足憂而詆毀之可畏該司更當益勵忠貞勿生猜二矧物不自腐蠹何能入人不自疑讒何能加既經具奏前來相應覆請合候命下臣等遵奉施行上曰朝廷推誠布公賞罰明信微功必錄豈有忠順之臣安疆臣既奮忠討逆奉公滅私朕方嘉悅誰敢妄生說毀有何嫌忌著他上緊進兵報効毋得自生疑阻功之日一依原格行賞外部還行與該省督撫等官著宣諭知之

是月二十八日摠督李化龍報丁父憂於是兵科都給事中侯先春題征播機會宜乘督臣關係最重懇乞聖明

傳草卷十四

平播

辛三十一

急勅從權移孝以收成功事督臣聞喪欲疏請守制夫守制在居恒無事則可此何時也而可以常禮拘乎督臣受皇上特達之知膺闡外之寄義在獨國家即其自昭慷慨激烈誓不與賊共天況楊酋危困之時正督臣矢謀之日倘聽其守制而去毋論京師已蜀相去數千里而達他臣往代不能一蹴即至而易一督臣則耳目既殊聽觀之異即堅守成轍而精神意氣之間不相流通何如督臣如之督臣終之爲事半而功倍也查得先朝舊典軍旅大事即家事尚須奪情況今身膺重寄奈何令其弛而去耶臣知皇上知督臣必不聽其去督臣受皇上之知必

不忍堅于求去第恐其去志一萌方寸且亂而各路將士或生懈怠之心則逆酋得乘間自固蕩平之功難于立就師老財匱非國家之利也伏望天語叮嚀令督臣終始播事毋懷去志致悞軍機又勅各省撫臣急趨將士速勦成功播平之後方聽督臣守制則效忠即所以盡孝而行權不失爲守經上報俞遂留督臣

六月六日官兵圍海龍國克之逆龍自經死妻子惡黨盡獲於是督臣李化龍題爲仰仗天威破國滅賊飛報捷音事萬曆二十八年六月初九日據分守川東道按察使張梯川東監軍叅政張棟川南監軍謝詔貴州監軍按察

使楊寅秋叅議張存意督兵副使尤錫類湖廣監軍按察使胡桂芳叅議魏養蒙等會同三省伍總兵各路副叅遊守等官遵照臣指授方畧公同分布自五月十九日以後各抽精兵輪日前後攻打總兵劉繼李應祥爲壹日吳廣陳璘爲壹日各打後門馬孔英督各路兵攻打前門至六月初五日輪該劉繼李應祥攻打後門自寅時起緹身先士卒火炮震天至辰時攻破頭道土城賊兵抵敵不住退至貳城又行攻打至巳時又將貳道石城攻破賊退至叁城死拒當因兵疲住攻當夜劉李二總兵即劄營叁道城下拒守是夜城上賊黨紛紛奔下關逃至初六日輪該

傳草卷十四

平播

辛三十一

廣陳璘攻打自寅時起我兵齊上賊即潰敗奔走大兵擁入各路兵亦即一擁齊進各苗奔出大戰斬獲無算當時前後大兵會齊圍上接捕獲各苗稱逆賊楊應龍見官兵大入倉皇無計一面自縊一面放火自焚火未及然賊已氣絕有屍見在眾驗果真當將賊子楊朝棟楊以棟賊弟楊世龍賊妻田氏朝棟妻小田氏賊婿宋承恩馬千駒賊軍師孫時太惡黨何漢良田一鵬楊明葉喜良等二十餘人俱擒獲我兵到圍爭搶財物人多嚴禁不住幸未至大有殺傷即今賊巢一空我兵盡剽圍上千年狂寇一朝蕩平該臣會同巡撫貴州都察院右副御史郭子章巡撫傳草卷十四 平播 三十五

偏沅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江鐸看得逆賊楊應龍恣逞淫威肆為叛逆破城站已叁五處殺官軍至數萬人以致震驚西南搖動海內彼恃此國險絕以為人跡必不可至也乃今恭遇 皇上神武威靈百蠻震懾輔臣紆籌於旃厦之間本兵投策於荒徼之外坐使萬人同心三軍用命兩日之內連克三城盡破險圍因而元兇自盡逆黨就擒閭閻惡苗盡膏霜刃削株掘根靡有孑遺從此四封千里盡入 皇圖大地一民盡歸 王化三省永無吠雞鳴之警四海通折憑山嘯澤之姦臣等待罪地方殊為多幸欲候查明功次一體具 奏恐致耽延且天長萬里事決十

旬海內之屬目方殷 皇上之關心更甚合先馳報以慰聖懷先是圍破蜀楚黔各有塘報黔路出楚甚遠蜀路由秦稍迂惟楚路徑直先到內閣傳奉 聖諭朕覽卿揭奏偏橋巡撫江鐸塘報逆首楊應龍於六月初六日已就天誅此寔仰賴 天地洪庥 祖宗佑助大小文武將士海晏之時成此大功朕心嘉悅不已其著無辜撫安地方合行事宜卿可傳示該部議擬且奏特諭卿知至是督臣摠題至七月初三日兵書田樂等具題初五日奉 聖旨元兇既殄凡脅從牽累的都免窮治流移的招他復業毋許豪強乘機兼并還與優加賑恤以安新定地方兵馬傳草卷十四 平播 三十六

久戍勞苦酌量應撤的次第撤還永靖諸苗橫恣誅就著撤回兵馬剿處不必待奏可即便宜行事軍中一應有功人員俱從公敘來其餘皆依擬該督撫悉心行旬餘摠督李化龍上露布疏疏曰恭遇平播事竣臣謹稽首頓首上言露布者伏以 辰象麗天七緯判井參之紀方輿略地八紘嚴夷夏之防故陰慘陽舒天綽所以陶庶彙而文經武緯結后所以殷萬邦道如此乎相成世賴茲而常治垂衣而理爰開弧矢之威舞干以來不廢徂征之舉黃公玄女策贊王門赤燄素靈符昭金匱洎乎 皇風既降猶然遠略時聞漢鉞呂嘉聲教訖於嶺表唐俘蒙儉威稜懾

予天南是雖晚近世之作爲孰非 大聖人之家法匪云
得已允有成功恭惟 皇帝陛下道契書繩祥擒載王憲
紫微而立極雪踐四神登翠媽以握圖星飛五老昇平三
紀雲火靜其橫氛受昨 九宗風雨漂其濺澤委任心膺
妙選爪牙兵以不殺爲威德用無爲而治朔方叛黨嬰城
旋就誅夷海外羣魁越國耳從紉束 宸居端拱 大步
泰寧日浴月媚之鄉莫不奉琛而納款紫舌黃支之侶咸
皆調辭而稱臣昆明通 太液之波大宛貢 天閑之駟
春秋之義無外詩書所稱何加惟此播州介於川貴貞元
以往猶遷客之是居會昌而還爲楊端之竊據本以招討

傳草卷十四

平播

三十七

擅此方州跨重岡復嶺以疏疆介絕澗茂菁以設險丹崖
紫澗常截地而潌洞翠壁蒼巒每橫天而截藥羊腸鳥道
一夫可以當關虎嘯猿啼萬騎總爲却步加以腥烟暴震
毒霧縱橫上漏下蒸坐見飛鳶之墜前溪後甯常有蠶
之災別是封疆自爲聲教冠紳承襲已歷四野子姓蒙安
洊及千載強弱之形互見離合之勢靡常饑則依人飽則
颺去終非馴擾之儔失則其鹿德則其人薄示羈縻之術
然猶奉琛奉幣職歲之貢獻無虛不叛不侵非時之征調
惟謹迨至逆賊應龍者夷運將終淫凶遂熾天奪其鑒既
安忍而無親鬼瞰其家極恣行而播虐殺人如不舉害衆

若弗勝徇孽妾之言妻其屠膾剪同官之黨人盡誅夷敵
怨五司魚肉不留手遺拊快心七姓烹醢冤徹於三泉懸
磔確湯鑊之刑宜火床鉄刷之獄是尚恣睢乎部曲已而
較轡乎縣官數肆嫚書屢馳密謀謂 九重爲遠聲不憚
於吠堯以千里自封財無難於使鬼重慶城計脫犴狴已
道靈誅白石口謀動于戈寧辭越志從此恣其玩弄因而
極彼壽張宰割一方睥睨諸省收藏亡命逋逃徧四海之
姦糾結生苗聲勢致兩川之震盛氣豈志躍馬雄心不憚
稱孤犯乃無將志不在小 皇上俯憐愚謬屢沛 鴻慈
征誅尚緩於後夫撫戢屢申手邊吏網開三面聿弘卯育
之恩禽縱九頭倍肆鴟張之志虔劉飛練鬼哭千家糜爛

傳草卷十四

平播

三十八

基江屍橫百里捐嬰兒以填巖谷割孕婦以決雄雌萬靈
號地稱冤四境額天勾命樵蘇何計間閭動輦鼓之哀羽
檄交馳城郭盛妖氛之氣一時惡少儘欲效尤幾種夷酋
半懷觀望業已驛騷乎西南半壁之天下行且震驚乎東
北一帶之人心亂形已成逆圖漸逞全蜀星河搖曳 重
瞳宵旰焦勞佇望廓清宜資卓犖而臣以章縫末品樸遫
短材偶 詔起于田間遂謬膺乎軍事控四蜀而兼綜湖
貴柄在專征奉 三錫而濫秉鉞旄義當滅賊臣感茲
恩遇願效驅馳憤同泣劒甘果輩以從戎心切枕戈計除

兒而報國但期平定敢愛髮膚顧民力凋瘵而未蕪又武備廢弛而不振賊強臣弱難希擒縱之風一日數驚易斷平安之火於是殫機朽鈍獎率權奇謹會同巡撫貴州兼督理湖北川東等處地方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子章巡撫湖廣等處地方兼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可大巡撫備沅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鐸共懷許國之心感驚勤王之誼謂夫

傳草卷十四

本藩

三十九

之體三推恒運而重履拊髀柄分黃鉞下天上之將軍案有丹書合地中之義旅命五丁於蜀郡召三戶於楚人集演旗樓下瀨之豪連韓魏會擊秦頭之衆秦稱孔武維孟賁夏育之朋浙號多才搜剔越平吳之士鷹揚騰躍於齊客喜建功勳駿聲偏重於燕臺爲憐慷慨有嚴有翼兵武服而旂旐央央如漢如江啓戎行而威靈濯濯咸來奏技莫不從軍又以古制師行糧從兵貴馬勝士飽爰開庾廩共極舟車籌策徧於橐橐轉輸酌于鍾金耀船銜尾粟盡海陵之倉組練生光山積漁陽之甲兵同時雨衆既蒼雷臣乃於正月十五日攝衣登壇歆血矢誓宣忠義

以作士氣思齒劍者投袂竝興懸賞罰以一人心懷淬者超距競起衆憤懣而梁益之天成霧軍聲動而岷峨之水飛波克日長驅嚴兵待發臣又於二月十二日五申戒衆八路徂征在四川以綦江南川合江永寧爲四路總兵官吳廣劉綬馬孔英將之而監軍以叅政張棟謝詔督餉紀功以叅政張文耀副使史旌賢叅議劉一相僉事徐仲佳在貴州以烏江沙溪平越爲三路總兵官李應祥將之而監軍以按察使楊寅秋叅議張存意督餉紀功以叅政郭廷良副使洪澄源尤錫類叅議梅國樓在湖廣以偏橋爲一路總兵官陳璘將之而監軍以按察使胡桂芳叅議

傳草卷十四

本藩

四十

魏養蒙督餉紀功以叅政詹啓東副使王應霖路雲龍陳與相集群策於一時宜天威於九伐旼旼旼元戎之今以律而滅練士雜夷漢之師在和而克風鶴咸知助順草木都化爲兵賊勢已危狂氛未戢力伸螳臂尚三覆而設奇若燎鴻毛輒一鼓而制勝諸路並斬關而入一時多解甲而降婁山岩門萬夫不守涇潭河渡一葦可杭兵遂環於白田衆已焚其赤社曲房別第一炬堪憐班馬鋒車闔門咸窺於是巢穴漸定羽翼半摧獸既窮而搏人鹿方急而走險賊乃重招逆黨其保嚴限百仍臨高築距堙而不及一偏延敵攀蘿葛而難躋自謂天險可乘兼有積儲足

侍從云得計祇自速以愛命六師圍之三匝蜚狐屢奮於
郊校鼙鼓加募乎軍金攻極力殲莫禦疾雷之勢計窮詐
得齎賂小月之書臣乃謂其深謀特申微備復令按察使
張惲入營督戰重戒總兵吳廣毋與賊通眾志彌堅賊困
猶颯連旬積雨其洗蠻艇之妖疊雉靈雲寔壯王師之氣
勢將剪滅事已垂成而臣適邁閔凶遙傳音耗寸心塗炭
乍懷進退之虞 簡命眷留更切始終之慮望雲渺渺向
日炎炎事難適夫兩全身為拚乎一死勉脩軍令益整兵
威旬月迭攻晝宵不息小嚴結聚知蠻滅以非遙異鳥翔
羽信賊平其有兆卒徒旣奮雉堞平頽彼力盡於枝梧此
傳草卷十四

平播

聖一

骨騰而距躍楚歌四起雖不遊以驚心越甲重來人長號
而入夢徒揮金而召死士竟掩袂而別妖妻縱飛走以無
門悲蟻虱之相弔天已定矢劍烏江人力難施投繯荒
谷愀大兵之畢集遂舉族以就擒剖腹不減然臍駢首同
看繫頸銅人彩女解玉佩而成俘劍客謀臣抱兵符而就
繫電擊星馳三十萬巢穴倏爾成空摧枯拉朽指揮間根
株蕭然盡拔定軍之山頓藉祥柯之水已冊飛虎飛龍堅
城如掃養鷄養馬故壘空留止餘草木之腥無復萌芽之
肆訊執已成聚落首功不啻丘陵築京觀可示來茲勒銅
標謾誇已事紅旗十里依依六月班師翠幃千重蕩蕩

方底定前歌後舞鏡吹半襍於巴渝繡帽錦衣勝氣全
乎玉壘戎驛因而奪氣流汗走馬將軍從此開顏告成飲
至豪方卧鼓息壯士之呻吟解劍賣刀恣農夫之耕耨百
蠻稽顙萬姓謳吟重念開創之難更竭圖維之力因地
以爲疆理招土著而慰戢黎黎削滅叢祠別營茅社爰分土
宇指西母而開圖載布冠裳順東風而受吏易瘴鄉爲樂
國於人起鴻鴈之歌黜夷法於漢官拭目快威儀之觀化
瑟張而勿擾熙熙乎坐赤子於春臺太宰享廟有餘栩栩
然圖焚人於蝶夢本因亂而制治實用夏以變夷何敢言
勞期不辱 命此蓋 神武有赫 厚德用感遠克鬼方
傳草卷十四

平播

聖一

奉役不淹於三載同符 帝德成功僅踰於七旬民未太
勞師無再役還千秋之疆土重勒鼎銘戢四海之窺覲坐
銷金甲獻俘 清廟更承玄緯之心上壽 明堂旅受綠
圖之福臣無任瞻 天仰 聖望 闕稱慶之至爲此具
本謹具露布以 聞 上曰覽奏露布朕心喜悅
九月初四日大學士沈一貫題播州之亂仰仗 皇上神
明威武悉行剪除惟是善後事宜尤貴詳慎總督李化龍
蒙 允回籍守制頃廷臣會推堪任者尚未奉 點此事
之不可緩者也昨本兵會臣於朝房續有一議敢用奏
聞初廷臣會推之時皆舉京營尚書王世揚衆口一詞無

有同異因不可無陪舉貴州巡撫郭子章爲陪以其在彼有功也適李化龍書來宣慰安疆臣恃有前功妄冀厚賞不可無以裁之臣等因而共籌 皇上若用王世揚甚善用郭子章恐子章於此有難處焉蓋安氏與楊氏接壤世姻聲勢倚楊氏發難之時天下疑安氏爲助而安氏又與貴州甚近安若助楊無論楊不可誅而貴州省亦不可保故當時定議務收安氏之心使之爲 朝廷用而不爲楊氏用又不欲使安氏獨成其功致令挾功邀賞氣力亦張或缺望生心爲患叵測也故一面使郭子章於貴州竭力鼓舞推心結納令其建功以報 朝廷而一面使李化龍徵兵四方恭行 天討以示 朝廷用兵不必籍土司之力蓋總督裁之以法而巡撫收之以恩兩相濟而後安氏始入掌中也夫天下之理威之入於恩也易恩之入於威也難子章之於安氏方以恩收之耳豈可遽以法裁之乎不裁必恃恩而多求裁之則生怨而啓事故子章之爲總督勢不便矣惟 特遣一重望大臣往則可以據理而折衷奉法而定制即子章亦可因而操縱以行其控禦之術此定西南之長策也臣等愚意仰祈 皇上俯採僉謀點用王世揚俾往總督而令郭子章照舊巡撫與總督同心行事於計爲便蓋楊氏未滅則憂楊氏楊氏既滅而憂

傳事卷十四

平播

中三

安氏天下之事善始不若善終 皇上宵旰憂勤以成大功而臣等處置一有未詳恐後虞猶在不敢不盡言伏冀聖明省察 上曰覽卿奏具見爲國籌畫計慎王世揚可用但協理京營亦係重任郭子章着照舊巡撫地方卿可傳示該部另行會推忠實才望的二員來用
十二月二十二日戶書陳渠題逆寇既平六兵已撤貴州支存餉銀造冊 奏報臣看得貴州巡撫郭子章題稱戶兵二部并各省直解到征播軍餉銀兩共計一百四萬八千六百二十六兩八錢有奇自萬曆二十七年六月三十日起至二十八年九月終止支動過五十二萬二千零四兩六錢有奇支剩銀五十一萬六千六百二十二兩二錢有奇貯布政司貴陽府二庫尚有賞功并善後事宜等項經理之費必取於新餉特以未奉 明旨預難定數俟異日另冊具奏及要將用過軍餉行巡按御史覆覈爲照征播軍餉黔省原無積蓄本部題取各處銀兩協助今幸逆酋已平一切軍需撫臣留心稽覈絕無糜費故能剩餘前銀但今太倉匱乏各邊索餉合無于前項銀兩支取三十萬解京抵發九邊軍餉該省卽有善後等費仍有二十餘萬恭候 命下移咨貴州撫按衙門一面將支銷過各項軍餉逐款覆覈明白其剩下銀一面動支三十萬作速解

傳事卷十四

平播

中三

京奏發邊餉部又撫臣子章題將常德府見貯支剩漕米
四千四百五十石留解黔省賑饑湖廣未運漕米五萬五
千二百三十六石應該變價銀二萬一百二十六兩行湖
廣司道起解部 上俱報可 命下章檄黔司將銀二十
萬還部十萬還蜀漕米銀三萬一百餘兩還部楚米未運
入黔折銀六百七十餘兩到黔分賑詳子章黔記疏中

傳奉卷十四 平播上卷

四十五

賴永生傳草卷之十五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門人海陽黃文炳訂

南克楊松年校

黔中平播始末下

萬曆二十九年春正月十三日禮部題剿平逆龍例常

詔告天下 上曰可乃頒 詔曰朕嗣承歷服式奉先猷

欲人竝生庶幾不擾八年以來俄煩兵甲賴 天地 廟

社之靈將相臣民之力內攘外卻無損國威然彼皆文告

不來自投繫獲朕甚憫之非為快也惟此播州故有楊氏

傳草卷十五 平播下

為夷長率受我冠裳子孫之仍藉有年朝廷之覆雪良厚

夫何其未肯應龍者安忍無親大逆不道當其變寵宸嫔

淫刑禍民毒痛一方凶殘七姓國人皆曰可殺朕心不忍

加誅因其漢官疆以戎索曲從贖死為德甚私而乃下愚

不移肆行無忌敢為殘虐妄意若窺既通重慶之因遂決

跳梁之志收藏亡命播煽苗夷震駭兩川惴惴四海朕猶

時單在宥未即移師而賊因撫成驕因驕成亂內則僭越

主章無復人臣之禮外則矜詡物力有輕中國之心掩不

備于綦江梗道塗于湖貴為臣若此孰其堪之夫帝王之

道淮亾固存邇者東西之故胡不開焉是用一勞師徒四

微饋餉天休人力滿霧屯雲景蜀楚黔滇土著之兵下秦
晉吳楚如林之甲豈山崖門之區平地九衢陷潭河渡之
漢崇朝一蕞賊徒鼠竄仍社稷焚穴擄空窮登高塞向猶
自謂重關百仞可敵萬夫因數千羣堪資一戰豈知天心
既吐地險何憑死固不能詐降不可百迴而鳥飛絕九
攻合而蹇免啼哭士盡而鼓聲哀雖歌悲而誌妻談夫應
龍以極惡就經一死安贖是命刻屍傳首與天嚴誅其妻
孀黨與七十餘人繼來闕下重者分裂輕者鉗奴自餘在
播者下傳近獄有司報治千年守上一旦丘墟伊誰實然
豈朕之意於戲漢封邊矣代有真置蠻夷君長人安與安
傳草卷十五 平播下

惟度劉黑摩子一人不忠子赤子亦明天地雖廣日月
無私積無遠而不疏惡無微而可繼苟有冒暴淫虐茂常
亂紀朕雖欲赦如天弗容其明告中外有土有身視為前
車各戒爾後以馬初消瘡與夫起師之所處荆棘生焉邑
里蕭條哀此漢獨凡蜀楚滇黔有因用兵加派錢糧及一
切可緩稍地若誣誤輕條並今所司酌量蠲宥救乏振滯
賜滌煩苛咸與維新安生樂業布告中外俾共聞知比三
省俘逆賊楊朝棟田氏等七十二名至 闕下兵部擇日
獻俘 上御門親受而勞之 詔曰逆犯楊朝棟等着便
處決楊應龍到屍張世爵等發遣宋承恩省放回籍還職

仍將各犯首級傳示諸夷昭布天下 上久不御朝至是
御門行獻俘禮上尉 祖宗之靈受俘而獻 太廟下示
臣子之戒盛醢以賜諸侯一時大小臣工睹兩觀之誅上
萬年之觴自寧夏後輩一再見焉子章自思軍興冊 奏
逆賊俘獻兩年焦苦病不可支乃上疏請告 上曰地方
初定郭子章着照舊供職不准辭故事撫臣請告疏上下
吏部議部覆議或留或去請 旨子章疏至 上從中批
留不下部議實異數云

三月十八日左監軍楊寅秋卒先是二十八年六月播平
寅秋少病不能飲至以思母請告黔兩臺疏請 上予
傳草卷十五 平播下

至是病卒臣章疏聞其畧曰當播賊方狂貴州只尺虎穴
獨櫻其刺臣以不才謬當是任文臣錯落晨星武將蹙縮
首鼠臣隻手獨拍及及乎殆矣寅秋八月 陛辭十一月
入黔賊方犯東坡邀之興隆幾為所困乃單騎之貴陽與
臣調募漢兵操縱土夷即軍興戎器各有攸司寅秋既督
兵又理餉既治軍又繕械晝坐臣署手不停書夜叩臣門
舌不停議而後東坡之賊始退既首級為江河渡二關賊
突出犯其勢甚銳寅秋直以身當之作使隴澄安疆臣批
亢構虛以解其紛開路攻堅以扼其喉峭壁無水則雜血
以飲積尸如山則折骸而卧而後海龍之功始 奏歸來

面色黎黑不能即席次尋聞母病飲食頓減不能下
牀事見其病勢急即爲具題伏蒙皇上俯從部覆
憐回籍調理病痊起用寅秋得旨以十月南還既入
里門病日綿延臣屢遣人問之即從褥上輒以手書來不
曰皮林未了之局作何收結則曰播州新收之邦未易控
制無一語訴其病無一字及其私臣猶冀其膚功甫奏
寸祿未霑或可苟延歲時以膺皇上異數不謂三月竟
長逝矣計來貴州軍士哭於部伍上夷哭於邊徼僚宦官
吏哭於庭兒童走卒哭於市臣以總角共研席白首同干
戈一生一死惡得不拊膺長涕寅秋有母業已逾七望八
傳章卷十五 平播下

垂白在堂寅秋有子女然而未嫁未婚者孰孰在孺此雖
寅秋之私然今日所望以哀而存之者皇上也古人輟
蓋不弁爲埋狗馬猶虎必迎爲食鼠豕寅秋綏交征徭平
夜即三役彼存日尚不敢言功而况身後獨計以爲鼠豕
之食犬馬之力國家爲將來死事者勸自有褒典不悉
處其薄耳照得已故監軍按察使楊寅秋世篤忠貞才兼
文武枕戈以討賊則九死爲輕介石而歸田即終日不俟
方焚老上之塞遽阻營中之星志決身殲籌國何減於
諸葛功成勇退承家不恭於文貞况交南折寇之勳方之
銅柱而府江破竹之烈過於金城合三省之其勳以死以

勞戰功爲最賄四夷之來享于理于疆卹典宜優項者陳
御史功於朝鮮近者張恭政卒於淪水死事既同明例
昭然又經司道查議非濫一應贈官廕予立祠各項相應
比例上請伏乞勅下吏兵二部覆議明白查給施行
庶幾幽以瞑勞臣之目明以鼓戰士之氣臣不勝懇乞俟
命之至御史宋興祖疏聞其畧曰監軍楊寅秋形神已
化何心臯寵臣聽視既其難沒其勞方播賊狂逞黔獮虎
穴時文臣錯落晨星武將遼縮首鼠貴州岌岌殆矣寅秋
單騎犯賊鋒東坡直走貴陽與撫臣調募漢兵操縱土夷
既督兵又理餉既治軍又繕械旦夜手不停書口不停議

傳章卷十五 平播下
料理月餘全黔兵食始有頭緒而貴筑人心賴以安東坡
之危賴以解此始事之勞之功也大兵既集分道而進寅
秋計河渡烏江逼近酋巢最爲要衝乃擇處其難提兵涉
境兩關並奪西憾方深突出大犯身命瀕危勁氣不衰振
兵再往時卽武將且奪氣銷魂而不敢前步寅秋獨提一
旅駕馭安酋搽山奪路多所斬獲直擣白田海龍此中事
之勞之功也三省兵合險圍峭絕難攀而扼項背背計後
路不可乃安酋開山架閣伐木穿崖得圍後地利據酋上
游而必勝之畫定寅秋鼓之而入也時三省各有分地矣
屢攻不克議欲安酋而用其地利以求快於一舉安費開

鑿之力而我一旦欲取之以爲資安其必勝之資而我一旦欲得之以取勝臣慮安西未必遽出乃驅之則退寅秋諭之而出也臣聞之嘆曰非楊監軍陰陽操縱不能也寅秋繼同劉綬李應祥軍劄於安營去播圍後城門不百步衝突必首及之百無一幸乃寅秋朝攻城援枹鼓之暮攻城援枹鼓之時踐橫尸時飲水血而志氣益堅洪建六月五日黔糧偶不繼士幾不振寅秋東括西貸自炊餉之士氣始奮劉李二將兩破城門促酋詰朝自縊寅秋殊大與有力此其終事之勞之功也歸來飲至容色黧黑不能卽席旣入里門病日綿延竟至不起有臣若此國家不

傳草卷十五

平播下

六

能盡得其用而俾之殮瘞觸霧以死臣甚悼之有功若此生前不能少食其餼而俾之棄毋遺孤以臣重傷之臣謂寅秋勞苦與四川監軍張棟同棟勞苦疫癘感之重重則驟發而卒於軍寅秋勞苦疫癘感之深深則緩發而卒於里其死事同其有功同議卹俱當從厚難以軒輊疏入上下部議或疑予與公肺附請乞從厚已職方移驗封議曰楊某鞠躬盡瘁矢志威賊如鼓舞龍澄收白田壩之捷督率將吏成海龍固之功其勞勩益有足多者今督撫之叙疏可稽貴陽之口碑具在彰彰在人耳目終難泯滅茲行間將士行且擬例加恩矢生者似榮而死者獨缺非所

以爲公也生前屢效辛勤而死後卒從薄報非所以爲勸也於是輿論始明及兵部叙功 旨下寅秋贈太僕寺少卿廕一子入監讀書

二十九年夏貴陽大饑斗米五錢道殣相望臣章會同巡按御史宋興祖題稱貴州天旱地震軍民饑荒斗米四錢無法賑恤議將湖廣自萬曆十四年起至二十八年止共施欠協濟貴州糧銀七萬八千三百九十餘兩四川烏撒等四上府自十七年起至二十八年止共拖欠貴州本色糧米一十二萬六千一百六十餘石糧銀三萬七千九百一十餘兩解黔賑濟卽以年遠者不能全解其年近者得

傳草卷十五

平播下

七

其半亦足少抒目前倒懸之急續山西道御史李時華揭爲貴州大兵之後繼以大荒斗米五錢死徒甚衆但奉旨下部該戶部議將川湖拖欠貴州銀米照撫臣所議將近年未完先徵一半內將四川應解本色糧米一十二萬六千一百餘石盡數刻期解黔先行賑給其湖廣解到拖欠銀兩內准動三萬兩四川解到拖欠銀兩內准動三萬兩貴州撫按督同被災地方司道有司酌量賑發於十九年九月十七日戶書陳稟具題二十日奉 聖旨著照所議查得湖廣長衡郴等府州縣欠協濟貴州糧銀七萬八千三百九十餘兩奉 旨准動三萬兩賑濟止據解到四十九

百零七兩五錢當行布政司會同各守巡道酌量被災地方分賑士民違冊具奏銷算訖其餘未解四川四土府拖欠本色米一十二萬六千一百六十餘石至今升合水解糧銀三萬六千九百一十餘兩奉旨准動一萬兩賑濟縣民至今分文未解

二十九年夏四月吏兵二部題播平新設府州縣名請

上欽定上曰府名與做遵義平越州名與做真安黃平縣名與做遵義桐梓綏陽仁懷湄潭龍泉甕安餘慶分屬蜀黔云方播初平李總督謂播去成都遠去貴陽近當盡以屬黔後議論紛紜以遵義府真安州遵義桐梓綏陽仁懷

傳草卷十五

本播下

懷四縣屬四川以平越府黃平州湄潭龍泉甕安餘慶四縣屬貴州當時黃太史輝書來曰遵義平越字俱帶戈兵戈猶未息乎其後遵義有吳洪之叛平越有路苗之訖其言如左券焉

是月二十日兵部題貴州總兵官李應祥調四川總兵員缺推李承勛常世爵堪任上點承勛至十月二十六日

兵部題李承勛調浙江總兵員缺推李遇文楊登山堪任

上點遇文二李奉旨遷延不來蓋薄黔地瘠悍黔苗多故不來耳後承勛任浙以論去遇文公何死然後知人臣擇地而官者人從其擇天未必從其擇也

三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禮部署部事左侍郎李廷機題為天威遠震逆寇蕩平遵旨覈敘八路從征文武官員功罪以明賞罰以資安攘事准兵部咨巡按四川御史

李時華題稱查勘過四川各路官兵蕩平播逆斬獲首級八千九百五十二顆俘獲賊屬男婦二千四百四名口招降男婦二萬三千五百九十三名口全活被虜男婦七百四十二名口奪獲馬牛七百一十四匹隻器械二千一百八十一件敘錄蜀中文武有功各官巡按湖廣御史王立賢題稱查勘過湖廣各路官兵蕩平播逆斬獲首級五千七百六十二顆俘獲賊屬男婦一千八百八十二名口招降男婦一萬八百八十八名口奪獲馬牛一百七十七匹隻器械四百八十九件敘錄楚中有功文武各官巡按貴州御史宋興祖題稱查勘過貴州各路官兵蕩平播逆斬獲首級四千八百六十八顆生擒首從逆賊一百五十八名俘獲賊屬男婦一千一百一十二名口招降播民二萬九千八百五十一名口奪獲賊仗一千四百五十七件收獲

傳草卷十五

本播下

昌田驛印一顆長官司勅命一道敘錄黔中有功文武各官巡按湖廣御史應朝卿題稱查勘過湖廣官兵剿平皮林惡苗擒斬首級三千四百五十八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一千一十九名口奪獲賊仗七百二件衣服等物四十

三箱件牛馬七十二匹隻敘錄楚黔有功夫文武各官巡按
貴州御史畢三才題稱查勘過貴州官兵剿平皮林惡苗
斬獲首級四百十二顆生擒六名俘獲賊屬男婦二十六
名口奪獲賊仗二百九十四件招降九股等處苗寨二百
四十三寨苗民四千八百七十戶共男婦一萬六千七百
六十名口敘錄黔中有功夫文武各官巡按廣西御史傅祺
題稱查勘過廣西官兵剿平皮林惡苗斬獲首級二千三
十六顆俘獲賊屬男婦三百二十八名口奪獲馬牛七十
三隻匹賊仗一千一百二十二件招降男婦三千一百六
十三名口撫安男婦一千四百一十三丁口猺獠四千二
傳尊卷十五 平播下

百七十二家敘錄粵西有功夫文武各官緣由奉 聖旨兵
部知道查得本部報捷見行事例凡擒斬虜賊七十名顆
以上爲小捷九十五名顆以上爲中捷一百一十名顆以
上爲大捷別種賊寇遞加女直三倍番賊苗蠻六倍俱照
大明會典奏捷事理咨行禮部擇日鴻臚寺於早朝將差
來人員引至 御前宣讀捷音今照前項一處捷功在蕩
平播逆擒斬俘獲共二萬四千七百八十八名顆招降余
活男婦共六萬五千四十二名口在剿平惡苗擒斬俘獲
共七千二百八十五名顆招降撫安男婦共二萬一千三
百三十六名口猺獠四千二百七十二家并各得獲賊什

牛馬以數千百計委爲異常大捷又經各該撫臣查勘明
實相應照例題 請宣捷祭告郊 廟施行爲照各鎮獲
功必行祭告宣捷此定例也所據播逆楊應龍席祖父之
穢跡資最猖之極惡始猶荼毒其人民繼則侵軼我疆界
綦江之戮將罪狀業已通天烏江之抗衡肝腦遂致塗地
在逆酋肆無忌憚謂西南莫敢誰何向使不早撲滅恣其
蔓滋則三川震黔楚危西南半壁幾非 國家有矣幸而
羣力畢效八路徂征出師纔百十四日而闔兩郡二千里
封疆奏二百餘年所未得志於西南夷之盛事功亦奇矣
至如皮林之諸苗抑亦逆播之余黨矣奏凱而還分兵夾

傳尊卷十五 平播下
擊渠魁旋即投首繫瓠僅假游魂三方鼎立咸藉廓清一
截幾何兩封京觀是皆上 玄靈仰承 祖烈暨我
皇上聖武遠昭 天威震盪之所致也昭垂簡冊猗歟盛
哉委應薦告郊 廟宣示中外以彰殊勛除獲功人員照
例另行升賞外恭候 命下本部移咨禮部行欽天監擇
日祭告郊 廟鴻臚寺將差來人員引至 御前宣讀捷
音以仰答天地 祖宗之靈丕揚 朝廷武功之盛等因
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合咨前去查照施行等因咨部送
司隨行准欽天監手本選擇本月二十六日卯時祭告郊
廟已時宣捷到部臣等爲照楊酋之肆兇已極皮林之

自固亦深所幸 廟筭徂征三藩用命既併力夾擊而殲
逆播于重關險固之中伏買勇還師而剿蕞苗于崇岡疊
嶂之表擒斬俘獲四萬有奇招降撫安難以悉數我 皇
上東征西討所向奏功然未有一舉而恢二千里之封疆
洗數百年之巢穴如斯役之爲烈者是皆天心助順 九
廟炳靈祭告宣捷于禮攸宜既經兵部具題該監擇吉前
來合候 皇上欽命大臣三員於本月二十六日卯時祭
告 太廟及南北兩 郊仍乞 皇上乘三陽道長之候
當臣工歸 覲之際于是巳時 親御文華殿宣讀捷音
鴻臚寺致詞稱 賀內外百官各具吉服行五拜三叩頭
禮畢仍行移翰林院撰告文太常寺辦祭品至期欽遵
施行奉 聖旨是祭告南郊遣公張惟賢北郊遣公朱應
槐太廟駙馬萬煒行禮

傳章卷十五

平播下

十二

是月二十六日署戶部事刑書蕭大亨等題爲 天威遠
震逆寇蕩平遵 旨嚴敘八路從征文武官員功罪以明
賞罰以資安攘事爲照播州綿亘三省逆酋楊應龍雄據
一方彼其憑席二十九世之資保界二千餘里之地外挾
蘭水且蘭以爲羽翼內據樓山崖門以爲險隘中營海龍
關以爲窟穴將自謂萬年不拔之基人誰得而睥睨之者
以故恣逞搖威敢爲叛逆洩忿于七姓五司度劉殆盡拒

計於白石飛凍傾覆靡遺罪惡通天肝腦塗地蓋至於
滅之屠龍泉之陷偏橋之圖而西南半壁幾奔爲賊墟矣
幸而天助其順人效其謀重臣奉 特旨以專征將士分
八路而並進一戰而克楠木山羊諸洞再戰而克桑木板
角諸關三戰而連克龍瓜鐵柱諸城直壁海龍圍下前後
夾攻重圍三匝坐使元兇計盡無之其投縋以自縊羣黨
伎倆俱盡歲駢首而就擒師雖勞於六月克無待於三年
振古以來未有奉詞討逆勘亂成平若斯之爲烈也彼朔
方之師靡增式廓麓川之役旋卽抗衡以今方茲蔑如已
憶播發難以來人百其說有謂宜撫不宜剿者有謂宜先
撫後剿者有謂宜示以必剿而後撫者紛紛藉藉幾無所
折衷向使剿不早決督臣不早發尚方之劔不早賜則禍
流于蔓滋事牽於繁室功必不成又使餉不足 詔今不
嚴失事之罰不重先發後聞之權不假則勢窮於捉衿柄
苦於旁落功亦不得速成故臣等謂茲役也乃 聖明之
獨斷 廟堂之主持也敢曰師武臣力哉惟是觸瘴癘披
荆棘援炮鼓冒鋒鏑出師纔百十日有奇兵纔二十餘萬
費纔二百餘萬而淨掃蠻煙重開炎徼永臻臥鼓橐弓之
盛逆折憑山肅澤之姦微文武將吏之戮力不汲此設以
爲而竟沒其功或以用衆而欲薄其賞則名實混淆殿

傳章卷十五

平播下

十三

最失當其何酬既往而勸將來臣等仰承 皇上慎重國
賞之意固不敢輒濫予以市私恩然念將士成功邊徼之
難又不得不從優以示鼓舞茲據三省按臣之勸報恭以
督撫前後之題咨其功之應敘應削應陞應賞固已昭乎
在人耳目且臣等無庸別出意見第於重敘者稍爲刪之
于遺佚者稍爲存之於事例參差者稍爲釐正之期於無
負 國家賞功之典以爲封疆勞臣之勸敢不矢諸天日
從公評議如 內閣大學士沈一貫贊廟謨以張敵愾先
聲望重華夷嚴 勅旨以定人心一舉功成淮蔡沈鯉朱
唐雅意和衷同心善政籌畫則房謀杜斷論思若蕭規曹

傳草卷十五

平播下

十四

隨緊惟軍國之平章具識 帝心之簡在任任戶部尚書
陳堯今趙世卿原任左侍郎張養蒙彼此分猷萬里絕呼
于庚癸原任兵部都給事中侯先春前任桂有根今田大
益後先抗議 九重悉藉其謀謨見任四川巡按李時華
勘報獨矢公平品騰衆孚衡鑑見任川貴總督王象乾經
理力圖久遠綱繆蹟底金湯加恩計有特酬遵例不敢僭
敘茲以督撫調度者言則有前任川貴總督李化龍報
國一腔忠義臨戎疊出謫鈴總轄三陞號令宛同指縱提
衡八路緩急悉當機宜蓋艱難險阻之備嘗即死生利害
有勿顧功垂憂鼎威震遐荒貴州巡撫郭子章緩九股以

靖夜郎勝算捷于射隼定八番以戡繁瓠迎機撥若承蜩
慮遠謀深功高事苦原任湖廣巡撫支可大蒐乘儲胥借
置靡遺餘力批款導卻焦芬備極苦心事濟同舟功歸創
始原任偏沅巡撫今故江鐸叱馭搗巢俘馘事收於指顧
旋師封規蠻苗共響其聲靈忠貞夙擅承家勞瘁雅誇定
國已上四臣矢心協力共成掀揭之功飲至策勳應隆帶
礪之典但封爵雖難輕議而論敘未可薄酬在李化龍始
而星馳討賊夙夜不遑既而輟哭誓師寸心幾嘔凡遣將
調兵飛芻儲餉稽功嚴罪三省之事無一而非其事則三
省文武將吏之功無一而非其功維茲元勳允宜首敘而

傳草卷十五

平播下

十五

郭子章之料理兩征艱危萬狀支可大之倉卒舉事心力
俱殫江鐸平播雖屆垂成征苗更多耆定均應異數以表
膚功以按臣言則有趙標等四員選忠殫慮持綱獨表風
裁決策定功懋賞允字輿論雖崔景榮屢揭且辭勳臣特
爲議及但趙標在事勢縱橫之始而預策便宜克裨緩急
崔景榮當兵戈剪撥之時而獎率將士移駐巴渝宋興祖
一心幹 國閱二載之星霜王立賢之三肄陳師騰兩番
之露布其艱難差與督撫共之詎得盡拘前例況崔景榮
等三員奉 旨監軍不止于巡察當機決勝勞更倍于激
揚且西征事例俱存自難以勞謙繁廢仍應優擢以勸勞

臣以統領大將言則有原任四川總兵劉綎等五員或入關有後先或轉戰有緩急或攻取有難易或獲賊有首從要皆奮勇破敵爲國除兇克建犁庭掃穴之勲共效展土開疆之績在劉綎九盤首挫前鋒絕圍盡夷多壘雖衆革業經永錮而論功自足冠軍吳廣勇數先登功高獻賊身殞可稱殉國真策詎足酬勲馬孔英入關直擣官壩攻圍獨壁前門克敵知名投開可惜陳璘偏橋僅屬一隅皮林旋奏全捷兩功並茂宿望高懸李應祥力保孤危相機剿撫三路成勛足紀遐方盡瘁堪憐均應厚敘以勵戰功以監軍司道言則有張棟等七員申令紆籌督竭勛勤之

傳草卷十五

平播下

十六

力履危蹈險身當矢石之衝在張棟楊質秋奮志滅賊生前既建奇功彰往勸來死後須隆特典且經督撫循例請卹相應彙錄以慰忠魂詔張存意胡桂芳魏養蒙久勞營中躬踐固下論績均應殊常論才尤堪大受張悌督臣重其籌畫擔當按臣稱其英風大畧前次奏計已明善後勤勞更著但已簡任巡撫又經本官力辭免敘似應酌量以平公論 旨久未下至本年閏九月二十八日文書房傳奉 聖諭傳與內閣說平播功本乃是平定一國開疆展土奇勲懋績如何題敘陞賞內無一當封侯伯世爵使朝廷威鎮華夷激勵大典不盡宣揚何以顯忠勞之臣血

傳草卷十五

平播下

十七

戰之績傳行天下後世彼時欲卽出惡奸使之奮借言鼓策之輩誣害良善故以遲緩耳先生無可體朕意詳擬改題昨日文書房傳 聖諭傳見 皇上加獎軍功激勵後來至意正臣等所久欲贊襄而不可得者敢不祗承隨於本日出閣時到朝房內約同兵部官虛心面議俱說平播一切開疆展土奇勲懋績誠如 聖諭委應從厚陞賞惟是徧查舊例如宣德九年平松潘功總兵官方政止加陞左都督成化三年平都掌蠻功提督程信止加大理卿萬曆二年平九絲蠻功巡撫曾省吾止加陞侍郎總兵劉顯正加陞都督同知此皆四川最著軍功並未有封侯伯世爵者若近年總兵官李成梁封寧遠伯則遼東虜功與苗蠻功不同又係積功累級歷十數年而後得非以一次大功便與封爵且成梁係一身獨將非有二三同事也今播功雖大而在事各官有一總督三巡撫五總兵俱同功一體之人衆擎易舉之事槩行封拜人將謂之濫擇一特加人又謂之偏以故衆議謂封爵未甚合例衆功又難盡封不能于原擬陞賞上各加優厚使與受者于心各皆安臣等仰體 聖意擬議再三竊謂文臣中調度忠勞總督爲首武臣中行開血戰總兵爲首將督臣李化龍原擬

加太子太保今改擬加少保原擬世廕指揮食事今改擬
指揮使總兵劉庭原擬復官陳璘原擬加右都督今俱改
擬陞左都督仍將原廕副千戶俱改擬指揮使馬孔英降
唐遼身吳廣李應祥武生起身原擬襲陞職級今改擬世
廕千戶郭子章江輝俱原擬量行遞加夫文官至少保
已列公孤之尊武職至左右都督可稱侯伯之亞而廕至
指揮使世襲與國同休抑又鄰于勳爵之崇似此恩
典極爲優異近年盛夏朝鮮松山諸功皆未有此足以播
之青史誇之外夷傳之天下後世爲不朽之大業 昭代
之盛舉矣臣等謹遵 旨一一改擬并發下前票一併進
傳單卷十五 平播下

寬如 聖意必欲議加封爵則事體重大條例未備臣
等既難定擬須下五府六部九卿科道官廷議但恐衆人
意見不同人心忠奸難測或因此吹毛求疵或因此爭長
齟齬使朝廷一場好事諸臣一番大功反增一段話柄
有傷全美語云築舍道傍三年不成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以臣等愚見言之如前改擬唐幾公 典輿情兩得其富
况文武諸臣之待敘者已五六年猶大旱之望雲霓但未
速得不論多少升賞若速則感荷眼前之光寵即稍從減
省人必不以爲薄萬一再遲則滋多日久之熱中即較前
特厚未必便以爲恩此固公論所全然而實激勵一大關

係也恭候 聖明裁定 上曰覽卿等奏揭改票議加封
爵條例未備今播功雖大而督撫總兵衆多世爵難以盡
封文武李化龍等俱擬加陞職廕具見恭敬忠慎仰體朝
廷優恤開疆展土忠勞血戰之意朕已知悉依擬即行卿
等爲朕輔弼股肱朝夕替憂勤度烈勞懋著當有恩
賚勸酬擬諭未行不顯天朝武功毋得遜讓特諭卿等知
之是時序功疏五六年未下大小臣工猜疑有謂舊八
百年家貨未進獻者有謂序功中有一二進言者 上
意其未應序者有謂左右近習或有尼之者不知 上意
尚無其序之漸也至是 聖諭出始悉 上意即諸臣未
傳單卷十五 平播下

膺封爵 聖恩領已厚矣至本年十月初七日奉 聖旨
朕賴將士之力討平播逆以申靈誅開疆展土奇勲懋績
允宜敘賞李化龍既兵部書加少保給與應得誥命廕
一子錦衣衛指揮使世襲 銀一百兩大紅蟒衣一襲郭
子章陞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昭舊恩撫給與應得誥
命廕一子錦衣衛指揮使 銀八十兩大紅蟒衣一襲
三表裏支可大准復原官 廕缺起用廕一子入監讀書賞
銀五十兩大紅蟒絲二表 朱江鐸贈兵部右侍郎給與祭
葬仍廕一子錦衣衛指揮使事世襲 銀八十兩大紅蟒衣一襲
部查照資俸優陞京堂給與本等誥命與王立賢趙標各

賞銀二十兩王立賢趙標仍陞職一級劉縱陳璘俱陞左都督各廕一子本衛指揮使世襲仍與馬孔英各賞銀六十兩紵絲二表裏馬孔英仍陞實授都督同知加陞實職二級世襲仍與劉縱遇缺推用吳廣李應祥伊男俱准世襲本衛正千戶李應祥仍贈左都督張棟楊寅秋各贈太僕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謝詔等四員各陞二級仍各賞銀二十兩紵絲一表裏仍與沈季文易登瀛各候巡撫員缺推用張梯陞俸一級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仍候閱視并敘張文耀等十三員各賞銀二十兩馬朝陽等二十四員徐成等四十二員各賞銀十五兩蔡宗憲等四員黃

傳草卷十五

辛播下

字等十一員王應宣等五員各賞銀十二兩傅光宅等十五員周懋鄉等三十九員張叔聖等十員徐堯萃等四十二員各賞銀十兩內張文耀等四員與傅良諫各陞一級王嘉謨與李廷謙等十員各陞俸一級史旌賢劉一相郭廷良梅國棟陳與相張文奇等六員與蔡宗憲史朝貞馬性和各遇缺推用高折枝趙世德郎陞部屬用自杜熊兆以下共七百十二員各賞銀八兩陳良批等張秉忠等各六兩安疆臣隴澄伊母鳳氏各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鳳氏仍加賞銀十兩彭元錦等五員各賞銀十五兩吳一極等岑紹勳等張嵩等張世臣等各賞銀八兩彭養正等

覃宗伊等各賞銀伍兩安疆臣隴澄仍候地界勘定另加優異內紀錄陞級陞俸及襲陞酌處起用優恤獎賞開伍復職等項俱依擬此功因成於將士實賴在廷先令謀謨協忠駢誠處置中窳其舉長策遠計敘賞尤宜首及田樂擔當力任廕一子錦承衛指揮僉事世襲賞銀八十兩大紅紵絲蟒衣一襲候旨召用陳堯趙世卿理餉有方各賞銀四十兩大紅紵絲三表裏張養蒙協理匪懈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王象乾綏輯新土賞銀五十兩大紅飛魚服一襲著上緊勘完地界回部管事肅大亨攝樞久效改兵部尚書准復原陞仍加一級世襲賞銀八十兩大紅蟒

傳草卷十五

辛播下

承一襲其先前任都給事中侯先春今都給事中兵科前任司官楊應聘張王敬有時鑒及勛功御史四川巡按李嚴貞度桑學慶王惟儉及勛功御史時季其貴州謝廣前各賞銀十五兩王敬等開寫職名來看該司官申用懋回寺供職遇巡撫員缺推用賞銀十五兩餘員外極張養蒙王應吉董肇領王事未化乎沈光祥各十兩徐可求葉世英李本錦吳鍾英王壽鼎劉九光黔黔之難不難於兵食而難於播之與國親戚及九股悍苗比予入黔赤赤似寢人子周旋無策甚且仰屋長嘆或坐燈燭宵曜或候星月雞鳴軍書旁午晷刻所不暇李霖稟書來謂黔以孽瓢陋巷之家而欲為斬將奪旗之事不

亦難乎蓋危之矣此 主上有貴州貧瘠殊甚軍興尤宜
加給之諭已復有貴州孤懸餉銀先儘支發隣省堪動錢
糧許先動後題之旨章捧而泣曰 主上憐黔子章生矣
章始得一意解水西之援携洪遠之昏斷九股入播之臂
而後我得從容帷幄師行枕席之上傍無所顧忌而行有
所主持用是披亢搗虛卒制死酋之命藉令當日規行拯
溺昂食療饑飢推術以處蠻夷而徒嚶嚶今日備黔明日
取播不幾於與狐議製裘與羊議製簪耶伐人八百年之
世交絕人百年之世婚誰其一旦 主心予我致銷其狙詐
之習反爲我作使耶議者漫以當日何不就移勝兵一加
傳草卷十五 平播下

水西嗚呼是誠何心何說哉此何異往年逐日本後有倡
爲取朝鮮之議者之故智也而令堂堂 天朝失四夷心
異時遠方誰其信我是今越裳亡貢白雉而慎肅亡貢矢
也非以全取勝也昔趙克國擊先零釋罕羌而罕羌終爲
漢用李愬降李祐并釋董重質而元濟竟爾成禽范文正
擒賓慶諸酋長六百人而後諸羌不爲元昊鄉導古人
征伐未有不先用間以疎敵黨者播州之役予以漢唐之
釋罕羌赦李祐者釋水西罕羌水西皆夷族也以唐人之
釋重質者釋洪邊重質洪邊皆賊壻也以宋人之賞環慶
諸酋者籠落九股環慶九股皆賊導也語云前事不忘後

事之師趙李范三君子吾師乎吾師乎而又何疑於予之
用安乎安安正所以孤楊也 廟堂議之 皇上主之非
愚敢私也

奏辭播功加 恩疏

奏爲加 恩殊常循省非 源謹瀝誠控辭以安愚分事本
年拾壹月貳十五日臣接侍邸報該兵部題覆爲 天威
遠震逆寇蕩平遵 旨襲叙八路從征文武官員功罪以
明賞罰以資安撫事奉 聖旨朕賴將士之力討平播逆
以申靈詠開疆展土奇勳懋績叙賞允宜郭子章院都察
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郭子章院都察院右都御史
傳草卷十五 平播下

一子歸衣帶舊金事世世 賞銀捌拾兩大紅紵絲三表
裏欽此除金幣出自 尚書義不敢辭恭候 齋捧至日
望 闕叩頭外竊惟 國家 功疑惟重而亦不得虛
授以啓溫勝之漸人臣之田處非所據故亦不敢虛受以
增員乘之憂若力未效於涓滴而 恩隆丘山過已彰於
昭記而潤深江海則 朝廷不惜之賞臣叨非分之榮
上有無功之施下多不勸之嫌如臣子章是已往者播酋
逆茹屢懲黔中臣以無米炊以豆粥禦寒以徒手當虎口
其生沾危不知死所仰藉 皇上之威靈主持於上閣部
省閣之謀畫指授於下兼以蜀楚二省之夾功將帥

之朋力拮据於野故臣得畢其愚用殄妖氛以報 皇上
然當兵力未集之時強寇橫突之日士馬物故地方蹂躪
計其後獲不足以償前失自今念之臣之耻也亦臣之罪
也即三觀臣不足以暴臣罪而昭 國憲 陛下擴天地
之度流大漢之愷悌念犬馬之勞緩司收之吝鉞令愚臣
猶得戴不肖之容以齒於寵榮之列亦已倖矣茲者拔於
萬死之中置在九天之上猥承 休命濫叨 恩綸秩進
西臺銜兼貳卿名漸次於析父廕入 侍衛官予世襲
恩遠延於兒孫且推祖父之自出俱霑 綸綍之殊榮是
臣緣罪以得功應罰而受賞用是一夕九飛終朝三省鵷
傳章

平播平

二十四

恭謝 天恩疏

奏為恭謝 天恩事萬曆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准
兵部咨該本部題為 天威遠震逆寇蕩平遼 旨嚴敘
八路從征文武官員功罪以明賞罰以資安撫事奉 聖
旨朕賴將士之力討平播逆以申靈誅開疆展土奇勲懋
績允宜敘賞郭子章陞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昭陽侯

撫給與應得誥命廕壹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賞銀
拾兩大紅紵絲卷裏欽此欽遵移咨到臣臣以 天恩
殊常循省非據具 奏控辭至三十三年三月初三日准
吏部咨該臣奏為加 恩殊常循省非據謹瀝誠控辭以
安愚分事奉 聖旨敘功加恩已有成命不准辭該部知
道欽此欽遵又移咨到臣臣祇奉 溫綸謹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訖伏念臣子章行能劣薄品格低凡一生
梯航於粵閩中年廻翔於藩臬頃承人乏出撫龍番之區
偶際時艱會計夜郎之逆而臣愚貧患寡多懼多凶六月
興師竟籍 廟略 九重宣捷何與臣勞乃荷 宸綸特
傳章奉 上 平播平

二十五

播平謝內閣啓

蒙 帝眷 恩生不次事出非常秩晉中丞謬竊紀綱之
任銜兼右侍俾貳爪牙之司文綺錫自 尚方精鏐攸於
內帑因枝葉以及根苑 龍章上侈於親親繇文臣而廣
武銜金吾遠逮於世世祖禰拜 命襁褓分 榮循省實
為逾涯控辭匪敢飾讓伏蒙 陛下 念深簪履 恩過
生成慎以退人容於竊祿頓寬 朝廷之法典仍錫重鎮
之 簡書臣感 恩而涕下霑襟忍愧而汗流浹背誓當
飲冰食蘗鏤骨銘肌拊集漢夷効守亭障冀申綏綏之效
上酬 天地之仁臣無任瞻 天戀 闕感戴兢懼之至
播平謝內閣啓

竊惟播事之萌芽業已十載惡氛之踴躍突發一朝蜂蟻
螳螂頗聞自負已淪滇楚共疑難攻國人皆曰不如釋吳
相公獨謂亟欲平蔡上參廟筭潛運神機動九天之上
以發謀見萬里之外而制勝黔人既患貧又患寡未頓絕
蛇豕之妖廟堂今伐謀復伐交遂大快鯨鯢之戮俘賊裔
而獻太廟醢首以賜諸侯三省蒼生共老止戈之伐
八番赤子皆爲壽域之人若子章者陶之大鈞圓之寒谷
異時比隣豺虎內諸咎獲之中今日疊承絲綸置在雲
霄之上功無銖兩恩重岳山摩頂趾豈足上酬逮雲仍
敢不世鑠無任感刻悚爰之至

傳草卷十五

二十六

播平謝本兵啓

竊惟國於天地誰能去於五兵儒在朝廷重豈惟於九
鼎頃者夜郎匪茹苗民弗懷敢包狼心大肆蕩毒王師
薄伐未終瘳狗之狂天討奉行遂觸駭鯨之執此皆門
下出奇謀於堂上視醜虜於目中捷書既聞數疏繼上辨
文武之勞勤如分蕭蘭別漢夷之戰功辟數一二若五校
若太尉小統大統人人得其懽心若秉鐸若庶長執戎元
戎在在當其功次帝心喜悅恩綸寵頒華裔加額將
吏彈冠章自分檣舊猷蒙培植印黃樞之勝算念切美膺
頌赤鳥之碩膚神注鴻臚迭傳成命倍激懽悰敬情羽郵

謝言燕買入以第舍內米飯常治外已普尊周鼎夷之功
五大不在邊五知不足是相服強水補枝之飛鳥何惜外
詹依之至

播平謝部科啓

夜郎反側黔人震驚是微蹤嚆嚆重寄顧章馬齒加長
麗技已窮對越一心雖誓不以賦而遺君父馳驅二載
竟未能安邊而立功名乃合二省之師共鋤千年之寇是
殆因人而成事其敢貪天以爲功夫何異數之便蕃抑
重微躬之惕厲恩波若海致牛搜馬渤隨所用以兼收
王言如綸今重膺鼠肝不以微而見棄固出九重之

傳草卷十五

二十七

播平謝部科啓

使過實由二天之虛枯仰懷援手之義已著刻骨之銘
收具短策少抒謝悃伏惟台慈俯賜昭啓

續永生傳草卷之十六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同里門人康紹玄

蕭文宰

鄧思光校

著述總目

續永生曰萬曆丙辰予年七十有四矣友人書來有勸予再出者予荅之曰犬馬齒踰七望八比古人縣車之年已踰四載豚孔孟夕可之日又偷生二期匪獨夢寐不到卽道義未可然於生平著述不忍鷄肋之也因命門人康仲傳草書目上

卷之十六

賜蕭元卿自 恩貢成均至今終養歸田共七十種內集十四種共一百九十卷外集五十六種共五百卷已刻者四十九種未刻者三十一種令兒延太陵孫昊等彙而藏之以俟異日

書目上

續永生內集

全集共一百九十卷

自燕草至傳草共一百九十卷梁山友人來太史知德臨印門人劉太史綱序惜也劉君未見予黔草來君未見予養草苦草傳草感念故友爲之三嘆

來太史序略青螺先生宦游海內四十年所至皆有草督學蜀時德董管窺十一今在黔中以金草見示德喟然嘆曰先生于道辟則物猶有遺皇造物隨地而肝其物因物而鑄其質道無崖不在物無地不生楚而蘭彭澤而菊會稽而竹徂徠而松新甫而栢嶧陽而桐殊形異狀畢美競芳物之不齊者物之情也所以物其物者非物也惟文亦然三才皆可以言物人成位乎中感物興文詞之有形者皆物也而所以根柢之者則德也先生爲東西南北之人則行東西南北之道行東西南北之道洩東西南北之文其

卷之十六

上

教其諸其約其辭其文其序其尺牘 奏疏皆道不離乎其辭散文不出乎其位孔子所謂君子之懿君子之實君子之躬行非先生與至黔則忠信行于蠻貊聲教孚于鬼方較之陽明先生凡夷于風清月朗之際先生居夷于枕戈被甲之昔難易雖別而所以行道則一也昔蘇公步屨後人以蘇步名之千載而下黔何緣而得理學名臣二妙步于此地哉

燕草四卷

燕草隆慶己巳 恩貢入燕所作經書時稅也久已弁髦束之高閣友人鄒爾瞻丙辰過予言此板當留

以傳子孫即陸象山先生集亦刻時義王文成山東
程文至今傳誦公起家實錄二稿奈何捐之予乃令
兒孫收拾刻板四書文二卷同年朱可大維京序易
經文二卷同年建安黃植庭應槐序

閱前草六卷

隆慶辛未予筮仕建寧司理作也名曰閱前草以別
於後閱藩草也

留草十卷

由建李陞南虞部郎首尾六年共十卷名曰留草
與草十四卷

傳草書目上卷之十六

自留守潮時作也名曰留草德清許侍郎孚遠休寧
門人吳廣文子玉序

吳子序畧云先生束髮遊學庭踰冠以廩餼生高等
貢對 大庭擢上卷第一連對內史書李建寧水衡
南都所在有論著歲滿篋以爲常壬午奉命守潮有
粵草丙戌陟學使者入粵有勦草其屬得粵草
七卷刻之蜀蜀草十卷刻之潮所著取題諸名勝或
揚激先達或標振風紀卒業其文氣勢之雄視濠滌
足與騰額巨防敵才力之長輪彌博足與陸澤鳳城
苞體性之沉寂矜重足與潮穴昆井鎮結構之卓絕

傳草書目上卷之十六

四

權奇足與伏犀擎雷闢情采物色之豐蔚麗足與
浣花扶荔麗文貝無以侈豁險不能踰其文之氣之
鋒發一子長明允之氣采色之俠佳一長卿之色體
之雅醇不啻昌黎之正而注然勃然超其天授者焉
先生之以其地名是草子玉不佞以其地之奇狀切
是草以其地之命代名流而擬先生之草孰得而昂
卑之也第猶有言焉嘗謂豫章人 明以來功業理
學氣節皆足爲 熙代瞻睥至以文章命代當 不
生然先生理學氣節有可稱者而功業未 不
廬山公之門潛心道窻當錫貢遊京師時相家招之

爲其子師先生謝不往是先生之文有理以爲之幹
有德以爲之根莖不特二馬之弘博而昌黎之原道
明允之恬退子瞻之氣節有兼之者是以其文率本
原六經而持名教讀者尤當有玩於斯焉

許公序畧云蓋昔者胡廬山公之學以一體爲宗以
無欲爲本以天則爲用以盡性爲極誠如是也千聖
惡得而易諸先生受之矣其造愈深則其發愈盛文
固不止是而已也胡公有云文必根諸道始爲正法
眼漫欲融漢宋爲一治通古今爲一轍以爲斯道傳
神然力終不逮嗟乎非先生孰與繼斯志哉曩予遠

守建武隨典學關中與先生蹤跡頗類嘗與先生邂逅江山之畔班荆而語意氣如蘭金於今八載矣先生茲來叅政我兩浙屬桐鄉令李君梓行是編特遺書予遠而委之序遂不辭謏陋爲贊論若斯云

蜀草十四卷

督四川學政所作名曰蜀草南充陳大學士于陞序序略云相奎蚤成進士司李建安已從郎閣出守於潮皖皖焉強半繩墨亡奇之境所至以神明績最聞而能灑滌淳窳鼓儻靈粹春容鉅篇凌厲作者余每飲酌鬱珍味不置其來蜀草事也昔今褒貶中

傳草書目上

卷之十六

五

括家言輶軒歲徧喻糜日親神眩於覽閱腕脫於評竄未嘗稍稱倦飢暇輒進博士諸生相與講業賦詩而猶下帷讀書倚馬飛翰思精蠶縷機迅風雲蜀草數萬言皆屬構三年間者其生平鴻製紛綸滿家亦復可想恨未覲蒼粹之全耳意相奎淵識當有加入數累者非然胡以衆難獨易略不爲塵勞事障所汨

縛耶

浙草十六卷

董儲浙中叅政作也名曰浙草建昌劉銓部文卿東海屠儀部隆序序略云豫章郭相奎先生湛研古道

書文章擅當代作者余觀其下筆則古師心鍊格地氣隨地布景因物賦形外亡窘象以亡乏思

似緩而嚴似疎而密似正而奇似離而合歷歷峯峯漏洩澎湃若陟西峨之巔倒秋濤之峽也而又練于世務澤于理道持論破的鑿鑿精深絕無浮態俳習先生之所得于靈明者亦鴻鉅矣今天下文章家競趨左史字摹句剽人人肖也得亡秣林之優孟乎譚咲抵掌非不儼然識者知其非真也先生不屑屑字句左史而與古雄蕩自成一家蓋他人文章得之剽獵而先生出之靈明也往歲一楚客與余言今文章

傳草書目上

卷十六

六

極盛矣家琛戶珍顧盼自喜靡不詭以爲千秋之業徐而按之毛草差存神理不屬互襲遞勦意象一耳吾虞他日突起一亡賴英雄創立旌干一掃而盡空之彼家琛戶珍者恐一朝盡化爲灰烟不傳也其言雖過激有味哉即令今文章家盡掃而空郭先生文當歸然作魯霽光亡疑矣何者剽獵之物自不可常出之靈明者不可廢也

晉草十卷

長臬山西按察使所脫草也名曰晉草太原門人黃孝廉廷綬序序略云郭先生當舞象日固已田大江

以西漁獵百氏虎視中原其所撰經義數十百篇廷
綬得而讀之大者中宮細者中羽其圓如璧其方如
邸吹萬不同而天籟自已也意其進于技矣曰有若
人乎而當吾世雖執鞭所欣願焉無何先生來掌晉
臬延見吏民討求故實百執事顯然嚮風矣則拔廷
綬于泥塗而延植之所著晉草以示廷綬再拜卒業
賦二篇詩三十篇漕論八篇志敘雜體若干篇美哉
洋洋乎麗而則工而典哀而思直而有文其風木之
悲苞桑之慮意獨至矣蓋先生宦轍所至由建州入
秣陵分符海陽秉文巴蜀已進治漕使者所至治行
傳草書目上

則以選庭矣
楚草十三卷
由晉臬遷湖廣藩司右丞作也名曰楚草晉陽王方
伯道行溫陵門人蘓督學濬序
王公序畧云郭相奎先生寄楚草一帙至自武昌命
王生序之先生移晉臬非久也所著書已萬七千
六百言矣原本山川考攬人物商畧道術奏記便宜
泱泱乎盛哉然意主明理不以繁輓爲工至論學數
章則微言精義非深於道者未易解剖也先生宦轍
且萬里在左廣有粵草蜀有蜀草治漕有浙草掌憲
有晉草先生皆縱觀焉其他著書甚多而四書頗解
門下士傳相秘錄者不欲遂行求晚年之定論未
艾也先生吉郡人自文成揭良知之旨有文華文恭
三先生相與習焉而發明之立朝獻納居鄉教信
能統一室其指授後進已先生不如神授學有師承
自爲舉子業已盛名聞海內於書無所不讀天下事
無所不究心四方之士無所不友雖以道行不肖亦
引爲臭味焉先生探討日精閱歷日熟以茂達之年
而好學不倦如此必移令於經肯啗于吾心釋于世
用然後已昭昭然如日月于九昏之途多士將望風

平 所謂正人心息邪說以承三聖者將不有

蘇子序云余師郭青螺先生入蜀有蜀草入越有越草茲入楚又有楚草潛受而卒業焉則嘆先生之神何其整且暇也楚幅員數千里郡邑相錯如繡宗藩棋置輓輸繩屬江湖之區易剽輕發難五溪百粵蠢蠢然深菁叢薄間至繁鉅矣吏諸藩者左而書右而畫戴星治事漏下二刻不休尚慙不肅給惡問其他哉先生為楚藩伯楚之三事大夫惟所指授轉盼解顧無翼而飛而時時問元元疾苦為滌其煩祛其苛傳草書目上

卷之十六

九

令吏無重繭野無吠聲稱牧寧矣間以在公之暇與二三君子往復揚榷而樞承發之士又時時質疑於先生先生為之開其關啓其鑰源源乎不竭津津乎其有味也濬聞楚故多才而宦楚者尤多才若筆路藍縷以啓山林斷脰決腹以憂社稷一純一精靡有不度疏穢鎮浮靡有不共此以功重楚者也然而未馴也浮湘大招之激也洞庭雲夢之誇也日月蔽虧龍鱗照爛後惠圃衡蘭之勝鋪騰遠射干之觀此以言重楚者也然而未樹也迨宋周茂叔先生以太極先天為樞紐以風光月霽為心胸畫為圖筆為詩

無言而皆言無功而皆功眎被規規於尺寸而咕咕於盈車者可同日道邪今之世大道岐多而人各以才相競侈規恢者薄無用之雕蟲工組織者囁譚天之迂論高言性命者又笑駢枝芻狗之無當是者是同非非者異如臧之笑穀而藥之憐眩也久矣先生之學信理為功而不驚於功信心為言而不枝於言故眎孝弟忠信即為性命簿書米鹽靡非身心荑稗乎土苴乎糟粕拍煨燼乎入九天而騰九州乎無之而非是也先生之言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君子之道不知不能至矣又曰思親之當愛思長之當敬者思也思親之當愛而愛思長之當敬而敬者學也誦斯言也與遊無極之宇而坐光風霽月中得無似之然乎濬聞茂叔之學一傳而溢于洛再傳而流于閩今先生繇楚入閩吾閩且籍先生之言重矣奚獨楚也

卷之十六

十

閩藩草九卷

長閩藩左丞所作名曰閩藩草晉安翁進士仲益建溪門人魏督學藩豐城門人李進士景春序序云公長閩藩之二年而閩藩草成蓋為詩文雜著者十七而所奏記中丞憲若御史臺及下諸郡國長吏牘牒

者十之三也門人李景春受而讀之爽然興曰上臣
身部四岳爲百吏帥察已愛人明微貽遠非是易繇
哉方伯重臣比迭三事第司存泉穀勢不得諱言
出內以自委蛇則米鹽煩費供之薄正兩臺使者用
簡書相周旋胥役乾沒是常上下相蒙莫可究
詰二三小吏甘餌遺軀弗克自愛與其察之淵中怙
終用懲束以濕薪失賢者意孰與明疏厲禁眎不可
犯之爲公且仁哉公益謂出內之弊獨有二竇解成
而聽其謝碎甫收而輒自發封則利盡籠于下而謗
因叢于上惟母發原封斷令成錠將主藏吏安得高
傳車書目上 卷之十六 十一

下其手輸將者安得反覆其詞本司與郡縣有以自
潔而不待自明計無便此者矣夫以公之凌貞寅直
昭揭囊中卽百發封百謝碎何足以涅不緇之介且
二三長吏漸于羔素是謂不檄而操已先誰敢哉負
厚雅犯不韙以干國憲者凡以長者御下耻爲獨清
蓋臣斷國當爲後法今誠一疏爲令經爲文俾賢者
無虞于置喙而不肖者弗容于濡指渝染盡捐經濟
益聞蕪菜桐鄉偏滿網墨是百吏之師也畫一既定
相因哀永雖歸糾繆如故是閩中百世之利也
微聞閩中裁藩就郡裁郡就邑推省而直推直而

內則天下萬世之利也最微者若始之諸猾惡其言
已而竟獲自究受賜彌溥譬之不比之音寧必涸辨
風之聽輪鬱之材美足缺成風之斧然而協之管灰
運以矩矱者將淑中才詔來者也嗣之按牘而理者
將帥臣我公則是編爲之矩律矣令尹之政必以告
新彼亦自謂計密亦自謂慮遠顧有所告必有所遺
新以繼新誰當告者用心廣狹顧相邈矣公起家爲
建安李寧帷通蜀中故他所條如預定解官止佃寺
田改造丁冊分別蠲賑疏其餉無慮十餘札皆閩
中鉅利而獨于釐正解弊一端詳哉其言之者竊窺
公之用心不獨屬衆以矯矯且不忍獨揭已于昭昭
也景春初習爲吏幸佐下風樂與後之君子共宗成
事以爲程憲廼不自揣受簡而叙若詩與文公旣蔚
爲詞宗世且爭誇小子母敢以一辭贊
家草八卷

由閩藩請告里居作也名曰家草南昌劉太史曰寧
廣陵徐督學來儀序

劉太史序往予遊長安郭先生從方岳觀還時時過
予意若有求于青原白鷺之間者問其故不答居無
何上書致爲臣寄予詩曰乞身明主非玄隱垂釣清

溪不在照察先生志雅堅其歸而欲就之業甚大會
播州亂攻破碁江疆場大駭黔邇播無備共策亟請
授公節制予謂公處時與裴晉公准蔡事相似諒不
宜宿于家連公再疏不入無何公起家開府于黔益
前後決歲先生里居日治安輿奉觴爲太公壽暇則
假尺寸脩討論之業要以因時立事因事立言總之
不出于家而遠于汙漫雕鏤之指題曰家草予惟先
生轍跡滿方輿所至結撰流布人間各有志迺予讀
家草如序已易微而顯敘世譜法而核叙贈送誦而
箴益總其大言者小言者並以賅得失之林極文質

傳草書目上

卷之十

十三

之會斯亦所謂性情學術淪浹而輻輳者邪先生起
泰和入黔予里居客有造予問者予唯唯否否而以
先生難播事邪先生少欽明先王之道耻爲虛談固
已驟猶神臯圖鑒區域卽伏軾結駟三十年要以無
所不容益鼓掌之間有元昊久矣西南險塞之故此
無異家人之數聚落而討器用也播足以難先生耶
吾儕讀公草當不更端且翹首讀公露布居無何播
平予嘗誦叔孫穆子之言而心疑之夫古人之所謂
不朽者離之而三合之而一者也予無足以定先生
文竊有望于定先生者宜畧探其性命條奏之言爲

一編當著述山川人物之志爲一編當訓釋別簡其
贈答祝誄之類爲一編當詞賦昔人亦言乘一總萬
斯亦先生之定論邪嘻嘻此可與知者道也

徐督學序畧云儀總角受書習海內諸大家語業已
奉泰和郭公爲玄茂云于時問津經義曾未涉歷乎
詞源而西面望洋底幾乎旦暮之矣越三十春秋屠
維之歲 聖天子命公握大中丞節填黔來儀幸得
執斑管之役越風下吏時方有軍務不敢以文事請
由是縱觀我公式遏之略赤手扶乾光靈炳耀彼戎
王鹿駭直須折箠制之一或負隅卽移師挺伐而摩

傳草書目上

十四

若承嗣也者儻所謂 社稷之勲非耶而後乃今
知經國之業非僅儻離焉上所能辦哉居無何樽
俎之暇公親授一編和來儀曰此吾家草也于其序
之以明吾志顧來儀愚儒無知安所當於持論猥以
西河之託不朽者區區願爲嚆矢耳受而卒業凡百
二十六篇則皆古文辭也名理盡在是矣觀其揭生
生爲性指血肉非心辨爲善去惡非格物而良知之
義愈顯此其大較著者也至於敬止紛綸嬰情泉石
如建公一傳靈然天性之極思江中丞一札遽廬中
已制夜郎王之死命至於今卒用之也是惟無作有

作必準諸周宗是惟無咏有咏必歸諸風雅豈非刪
中虎外鑿鑿有道之言也耶即今六一比肩文成
方駕彼猶將三舍避之矣

黔草三十七卷

巡撫貴州十載所作半平播奏疏半雜文名曰黔草
豐城徐大參即登麥新丘太史未實序

丘太史序郭中丞車轍馬跡幾遍天下而文因之簡
中草各以地名而黔草寂後成黔草中詩文才十一
而奏疏公移十九丘生曰余讀中丞諸草見公之貌
讀諸草中論學書見公之神乃今讀黔草而後知公

傳草書目上

卷之十六

十五

之貌之神之不可測也夫文章家雕龍繡虎之業出
而理學二理學家探玄索珠之健啓而事功二非自
爲二也好奇者浮好脩者泥浮者矜已泥者滯物是
以詞人往往有遺行而儒者或斤斤守咫尺之義無
所見彼于所謂不二者未數數然也余觀中丞爲古
文詞意氣在秦漢上顧其沉雄渾樸爲鼎爲鼐又似
三代間物皆封蠶蝕而精光不可磨滅至其論學多
發揮所自得不拘拘于門戶繹之如飲醍醐令人神
醉如得水于諸而取火于燧無其形而有其實蓋知
公無意鉛槧而徒以緒餘發之顧其用物弘而取

傳草書目上

卷之十六

十六

多其能以古文辭爲鼎爲鼐則亦其萃九牧之金而
成也故以此謬謂見公之貌而併見公神乃公諸草
成時治有績才見之簿書功有成才見之平世所謂
道隱于小成言隱于榮華未有若黔之役一出而嘯
風鞭雷瀆吏底定者自今觀黔草中若奏疏若公移
或出民于湯火或玩敵于掌上或倉皇而應一時之
卒或鄭重而周百年之防算無遺籌計不再慮又何
其以鋒披之思斧藻之業談笑而當虜也意者公好
奇而不爲浮好脩而不爲泥撻不二之精而禦無窮
之變故于黔若承蜩然噫此余所稱讀黔草而後知
公之貌之神之不可測也抑余有感焉公師廬山而
廬山淵源姚江夫姚江理學文章無論顧其試于贛
而贛平試于濠而濠執試于思田而思田服彼所謂
仁者之勇哉要亦有所以撻之也公既得其所撻以
爲黔夫又何二焉且如黔有文成又安得不寧也余
異夫文成處困于龍場公遇屯于播而皆以亨蓋文
成他日訓諸生必曰吾得力龍場最多而公今日亦
以黔名草總之不忘吾黔也何黔之有厚幸于兩公
也凡我黔人請求文成集合中丞草爲聯璧以光黔
志且代甘棠

徐大參序昔之論文者曰秦疏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之數者無論僅僅擅一長即使並臻其妙然或從容翰墨之暇或吟弄風月之辰予以抽思於蒸雲蒸霞爛無難夫一昔師之詞指麾變三軍之色露布之文鋪張壯四方之觀而況籌運帷幄之中腸決千里之外倥偬于戈之際雍容禮樂之談斯不亦難乎其爲文哉故梁武之移魏立成於裴子野桓溫之征鮮卑倚馬於袁宏自昔辭命之工類假書記之手未有身親軍旅而于披詩書者誠難之也若今日郭相奎氏則又有難之難者蓋一時三大役西

商周之體而奏凱露布卽于公異所爲收復京邑能使德宗聽之而感泣者無以加焉則又夫人所假手於人者而公獨親自揮灑而有餘且所指授方略控險扼要如身所嘗經料敵制變若持券取責一一符契不少與卒之策覆殲殲克奏蕩平之績蓋所謂有用文章也大凡時若彼爲文若此自非其養之素積而極之素安能神閒氣定於臨戎之際以辦此哉予每謂儒者之學不明致令儒者之用不著居嘗職于談性命一旦當艱危之寄輒束手縮胸無措此庶儒耳世祇知孔子揖讓壇站之上一言而起萊三千而不知其請具左右司馬以從則備禦預也子貢一出而存魯亂齊破吳強晉霸越人知其爲說之力而不知不使回不使由而獨以賜則任用得也相奎氏蓋學孔子者予觀其平居嘗高目而爲嫠婦之憂則取天下事籌畫之人材區別之其胸中若有成筭然者豈倚辦于臨時已哉予讀其制敵策至所云推誠絕交俾酋所恃以自固者無一不爲我用而我所以困酋者無一不因酋以爲用則歎曰神哉善用間者也此所謂廟算勝乎及讀其善後議有謂今日之立紀綱安漢東當圖萬年堅永之策不啻爲目前

之計者則又歎曰忠哉爲國謀也非所謂計久遠者乎孔子云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相奎之於文武蓋兼之也其庶幾乎儒者之用而善學孔子者哉黔故古鬼方地前有諸葛武侯南人懼天威不敢復反後有王文成公講學龍場能化夷俗之陋二公皆儒者作用至今昭耀方相奎氏有武侯之功而又不繼出師二表有文成之學而化寧少遜于何陋之君歟

養草七卷

自黔歸養作也各曰養草

傳草書目

卷之十六

十九

苦草六卷

歸養未幾適先司馬公之感苦由所作名曰苦草自序序刻於傳草

傳草二十四卷

釋先司馬公服時年七十老而傳也所作名曰傳草自序序刻於傳草

疾慧編上下二卷

疾慧者何人有德慧恒存疾疾予拊黔十載亡目不疾疾跡疾生慧董窺一班隨意筆之故曰疾慧分土下二卷自爲序序刻在黔草同年管子登志道序略

吾友郭子相奎督師平播之後遺我疾慧編兩卷使序之疾慧云者志此編之出自兵荒疾疾中也編中首揭悟脩止敬次剖君子中庸又次敷格物本末之義以及不學不慮之知能相近相遠之性習盡性忍性之淵旨存心放心之微幾用舍行藏之樞柄崇效卑法之匙鑰舜孔生而知學而知之關鍵孔孟畏大人藐大人之幾希聖祖續道統之直接堯舜取天下之遠軼漢唐一一若寫我心目中事而筆端之變化出沒古甚遠而辭甚文正程伯子之所謂西銘吾亦見得但無子厚筆力者也

傳草書目

卷之十六

二十

續永生傳草卷之十七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同里門人康紹玄

蕭文宰

尹陞校

書目下

續永生外集共五百九十卷

聖書日記五卷

子章歷官 奏疏共一百三十五疏奉 旨者錄其

旨集之自爲序序刻在黔草

傳草書目下 卷之十七

聖門人物志十二卷 重校聖門人物志仍十二卷

予掌憲晉中已遷楚藩司右丞南樂魏見泉中丞留

予集此書一月而成予自序馮宗伯琦序刻於晉中

中多未庀歸田後稍暇重校之名曰重校聖門人物

志予復序之屬刻於建寧知府門人羅文寶文寶序

馮宗伯序聖門人物志者魏中丞意而郭憲使所緝

也凡游聖門與私淑而得從祀者皆人傳其略而贊

以詞其志傳其裁衷逾兩月而告成問序於余余讀

史至仲尼弟子傳何其略也稍可考見者三十五人

其餘名藉耳彼以爲未睹厥容貌則論言其言大略

皆出諸論非傳論而傳者其事不雅馴人物志乃出

二千載後其人若斯而言其事若斯列也復與據孔

氏古文而此編無標百家衆氏執百家衆氏之餘文

爲孔氏紀載十不得五然離百家衆氏而以臆意之

十不得一夫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存之矧其未必

也吾以爲史紀簡不如爲人物志詳史所據孔氏

未必孔氏也孔氏弟子藉豈其諸弟子皆略而獨端

木氏詳此非端木氏而託端木氏以附於孔氏者也

是詳與略兩失之也百家衆氏豈無記而附于孔氏

者然而皆尊孔子者也今人而未識其高曾者見其

傳草書目下 卷之十七

所與游並問焉得一語一事必謹識之此百家衆

者或及與聖賢同時或後之而猶得聞其風烈此亦

學士大夫所宜亟問而謹識之者也是編也凡傳

人之學祀于其庭者盡在是矣登其堂思其人其

亡而言與事存千百世而知其解者且暮過之也

希賢聖必從是編始後之學者其無忘中丞憲使公

之勤

官釋十卷

以我 明官制爲題而釋其名義也作官釋自序序

刻於傳草

豫章書一百二十六卷

總目共一百二十六卷內大記二十卷志二十八卷
表十卷事紀二卷列傳六十六卷大記志表事紀列
傳俱有自序序刻於縣草

廣豫章郡邑記十卷

此亦豫章書之一種而漳浦陳大樂公一沐岸而刻
之陳公序畧夫括地之書作者代有然才有所及而
識不必究藻有所窮而實不必割均無當也今公所
選述始之以圖而山川如列眉與繼之以沿革而繫
代如貫珠矣終之以表志圖說而十三鄉之風土如

豫章書目下卷之十七

指掌矣其他戶口賦稅之舉書兵屯驛遞之必詳無
不本舊志而廣之誠足究才實足副藻一關卷而形
勝風俗瞭然於心目關矣

廣豫章書目下卷之十六

此亦豫章書之一種而甬東丁中丞公繼嗣序而刻
之丁公序是廣豫章書災祥志者何豫章災祥郡邑故
有志大中丞泰和青螺郭公廣而輯之也中丞橫經
絳帳獨管詞壇為世儒宗至其談象緯風角妖祥災
眚之故則超覽如陡廣舊如帑不棄錙銖及視師貴
竹值播夷廷張疏十數上請兵益餉召諸材官健兒

習枹鼓之事若無暇于操觚者之為乃自其行間倣

劉氏五行志以豫章災祥分隸而志之約為卷者六

以聊余在唯天人之際其故難言矣洪範九疇於五

行不言用皇極極不言數其用偏其數不可盡也貌木

言金為德聽火思土五者本不蒙惟人以根合之以

極主之故能於其中槩見有事如禾槵空得風氣呵

物得水想太老而然思巨浸而寒凡有妖祥均我之

自致兆龜數著聖人契之五行無不應者非徒應之

也蓋將有其事焉方今祝融煽殃陵谷易位太白或

以經天蝗虫或以被野所謂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

言可以三不足之說進乎此中丞所為愚而志是編

豫章詩話六卷

豫章詩話六卷

姑胥張給事公思序序略云青螺先生伉來自黔

以黔草見寄先生宦轍所至必有謨著黔草者則今

撫黔者作也又以其刻豫章詩話見寄且屬一言

弁其端余自思黔草寡聞而可授簡先生邪則念當

播簡之匪茲而逆我王師也三省騷然而黔更無備

朝廷推轂先生自歸伯從撫而黔之命失

以兵食兩虛之地如黔者而抗雄張之寇謂當日不

交睫承不解帶猶將弗及是懼乃先生乘雲騁風坐
帷帳而鞭撻之方略指按折衝無前不數月而累百
年遺誅之酋一朝授首俘梟梟梟梟梟梟梟梟梟
而事有當聞于朝者有當移于隣境者有當檄于
屬國者有當昭告于鬼神者口占手揮文不加點若
馳駿而又用其餘畧以游息于篇章凡登臨譙集感
遇靡不有紀有咏凡有叩而請者靡不有應不少遜
于楚于越于閩蜀時而至干詩話一編雖未必盡出
于黔然而成於黔也夫子謂有武事者必有文備此
豈特緩帶橫槊者儔哉詩話而曰豫章者其人豫章

傳章書目下

卷之十七

五

之人也不然則其與也不然則宦而遊過而登覽者
豫章之山川也網羅見聞拱挾今古運之以卓識眇
論而一于詩乎發焉大都人是先而詞次之或累牘
而未卒或數言而已殫靡不具有指歸焉余諷之再
過竊謂此非徒說詩也者蓋詩史也

續豫章詩話十二卷

予既作豫章詩話張憲長刻於豫章矣又而續之又
十二卷乃分爲三十八類脉前倍徙焉

豫章雜記六卷

豫章書豫章詩話續詩話識其大者豫章雜記識其

小者以其厯雜不馴雅故曰雜記

古志補二十五卷

古志刻矣曰補者亡者補之畧者詳之誤者証之也
志首星土志補次藝文志補科第志補明列卿年表
補王侯傳補宦政傳補鄉賢傳補理學傳補忠節傳
補文苑傳補隱逸傳補流寓傳補列女傳補雜傳補
考誤終焉共二十五卷自序序刻在黔草

白下記四十卷

此卽泰和縣志曰白下記者泰和故名白下也書凡
四十卷首大紀次名碩傳大臣傳理學傳忠臣傳孝

傳章書目下

卷之十七

六

友傳儒林傳文苑傳樓逸傳義惠傳寓士傳皆鄉賢
也又次帝王傳宦賢傳死事傳皆官蹟也又次方外
傳附寺觀庵廟又次輿圖志自一都起至七十都皆
載焉又次秩文志上下又次薦辟表又次科貢表終
焉共四十卷予自序序刻在黔草

郡縣釋名三十卷

以明省直郡縣爲題而釋其名義也自序刻於各
省直俱有小序大中丞王太蒙先生合刻於豫章而
序之序曰夫有物必有名有名必有義成湯問夏棘
曰古初有物乎夏棘曰古初無物今鳥得物益自早

高陳而物羣分矣蒼蒼者何物耶名之曰天於是定
爲三辰爲五經二十八緯則名茫茫者何物耶名之
曰地於是別爲五嶽四瀆爲十二州爲千八百國則
名狂狂蠢蠢者何物耶名之曰人於是界爲夷夏繫
以姓氏族類則名此皆智初無前獨開渾沌而彼蒼
蒼者茫茫者狂狂蠢蠢者範圍其中而不過前成而
不遺易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
右民此之謂也郡縣非古也郡縣之名不自秦始比
物取類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備焉是豈名一草木一
鳥獸斤斤爲經生博洽資者哉禮莫備於周官姬公
用之以致太平而紫陽朱子謂從廣大心中流出則
郡縣可推矣大司馬青螺郭公於墳典記乘百家諸
說無不考於天人性命禮樂經制無不究東西南北
唯 天子命於三吳閩越晉楚蜀黔無不仕孜孜矻
矻於在公在疚觀風登覽問政問俗無不學從黔歸
養繼而離倚廬以一編示佐啓視之則江省郡縣釋
名云讀之卒業佐輟然曰此經世書也獨江省爾不
詠不偏不足以備大觀請得全帙梓行什之八矣餘
五省直方脫藁佐並取而字句比櫛之再四徃返正
其亥系補其缺逸謀諸左伯麻城李君觀察桐鄉沈

君覆訂而付之梓人夫封建之不能不易而爲郡縣
也勢也郡縣之不能復爲封建亦勢也子張問十世
夫子謂殷因於夏周因於殷雖百世可知封建必不
可復此將歷之元會運世而不變焉宗子家相異登
三五不離密勿而進九垓八埏於几席匹夫壯天子
之猷不出戶而知天下公所云猶賢於多識鳥獸草
木毋乃公自道歟三皇之世若存若亡六合之外存
而不論羅長源作路史始自初三皇訖於疏仡豈不
創未有之觀然多令人遊無懷葛天之域而恍惚無
之論治者法後王孰若闡明 時制爲天下萬世法
而況開闢以來文爲損益神化宜民原無乎不備也
佐不能窺司馬一班姑表而出之以俟經世者勿作
釋名觀斯知公之深者矣
古今郡國名類四卷
以古今郡國名分天時地理人倫卦名宮室珍寶五
色花木數目器用通用禽獸夷狄爲十三類共四卷
自序序刻在傳草
黔記六十卷
貴州故有通志然尚未允予搜括古今遺典作黔記
共六十卷內大記二卷志二十五卷表五卷紀一卷

列傳二十六卷夷論二卷麥新丘太史禾實都勻陳
給事尚象序

丘序曰今天下開府置官屬之地十有三而黔最後
黔非特後也藉黔之入不足以當中土一大郡又漢
夷錯居而夷倍徙焉以此宇內往往少黔其官於黔
者或不欲至至則意旦夕代去固無性其然乃士生
其間或亦謬自陋通藉後往往藉其先世故里視黔
若將浼焉余居嘗每嘆之嗟謂黔不足治乎是越不
章甫而蜀不雅化也謂黔不足興乎是陳良不產於
楚而由余不生於戎也有是哉第地之重人也以山

傳章書目下

卷之十七

九

川而人之重地也以文獻黔入國朝始爲冠帶之
國文獻闕焉地奈何得重余間攷鄉先輩非無崛起
於時者旋就湮沒載稽故府牒及列郡乘俱散漫磨
滅不可讀有無乘者夫其湮沒也豈非無以表章之
而其散漫磨滅且無乘也又豈非黔士大夫之過也
余不佞嘗讀郡志而有志焉自以學閨典墳摻羅宋
廣懼爲山川羞乃今有郭中丞青螺公黔記也中丞
讀書盡天下其記黔也直取兵於武庫不勞更鑄第
中丞自平播以來拮据戎馬兵食間空無餘力而游
翰所染輒至充棟余曾不聞杜元凱平吳裴中立平

傳章書目下

卷之十七

十

淮有所論著也且中丞望重中書久矣獨不意旦夕
代去邪余觀大事記黔之故實鑿然指掌雖黔人不
諗也至讀賢宦傳見鄉先輩一二典刑矍然如昨而
身或不知又如宣慰傳中所載昂兄弟詩蔚然風騷
想見其人士流有此何論華族而黔記未成時輒併
湮沒由此以譚未嘗表章之不可謂無獻則未嘗修
之固不可謂無文也中丞所爲詩文在在殺青而其
肆筆爲史則黔獨著中丞豈亦有意爲黔文邪書成
紙貴海內士與寓目焉由此必有樂至其地以紹中
丞之業者若黔士既發醯醢之覆其亦將得寶於家
而不暇外索乎此非黔記誰啓之也記今自重天下
不藉余爲玄晏第余樂桑梓文獻有歸且見君子之
有益於人國如此因紀其實而序之若文之工不工
自是黔驢之技所不計也

陳序曰大中丞郭公撫余黔之癸卯歲出所著黔記
示昔子欲居九夷曾論紀其答問之語炳如日星正
德中文成王公官龍場暑中書有何陋軒記今黔墨
淋漓壁間似若神物護持之者嗟孔子所云九夷豈
必陋羅施之區先生茲記毋亦爲鄙夷余黔者庶乎
以今睹青螺先生黔記益可念也嘗觀名山大河載

其圖經字內寥廓昭曠之士恨不旦暮遇乃邪
壞豈無一丘一壑爲造化所舍者即軒轅過之不
肯經覽人情真賤目真近賤遠大抵然也夫黔
中土亦何以異此且黔自我明建藩來不二百餘
年二祖之所創造累朝之所覆育皇祖與
皇上之所觀文成化亦既等之雄藩矣民鼓舞于
恬儒士涵咏于詩書亦既彬彬質有其文矣第遊
之士尚往往以其意之文士大夫間除自一下
厭薄不欲往此寧獨以邊徼故抑或以文獻少與
起而難故雖千載下猶未聞士或人之見其有

傳草書目下

十一

中丞公黔記其地之寥廓而考鏡矣余黔人何敢侈
譚黔事試即記中所載則理學文章忠義節義種種
且備何其盛也豪傑之士丁時奮樹如所稱二三
子褒然名世何其偉也又如名公巨卿之所經略邊
客碩儒之所講明勛章增天地之光道德作譽望之
式抑何造物之有意于黔也由斯以譚則今日之黔
孰與曩昔乎士亦何必徒以耳食邪今天天地之元
氣愈漸漬則愈精華國家之文治愈漸蕃則愈彪
炳而是精華彪炳者得於黔于蓋代之手其人重則
其地與之俱重黔益蒸而有之貴山富水與龍山龍

場行且有聞于天下萬世矣世有寥廓昭曠之士亦
必于黔乎神往矣非公茲記其時與張之在昔賦三
都兩京者一出而貴洛陽之紙價騰士林之口吻然
或感時諷諫或折衷羣言且皆成于十年視公投戈
染翰刻燭賦詩備一代之典章垂千秋之信史其遲
速輕重固天淵矣記成當與黔並永不特海內番然
改觀固知孔子何陋之言與陽明先生名軒之意俱
得公而益信也象不揣固陋附言末簡豈惟無能發
公表章之意抑亦恐爲斯記之羞公儻謂其爲黔產
也而載其言以存汗樽土生之一端邪

傳草書目下

十二

黔類十八卷

予居黔類古人逸事共十八卷分天部時部行部地
部人部倫部情部閨部禮部樂部官部治部兵部譽
部刺部文部讀部身部諺部服部食部器部寶部室
部釋部玄部醫部神部夢部藝部荒部夷部草部禽
獸部禽部獸部蟲部魚部化部安居門人周柱史達
刻於金陵予自序序刻於黔草

黔小志二卷

上卷山川黔產下卷黔黔本草滇南馬少參燁如刻
於黔而序之序畧右司馬郭公異才天挺於學無所

不窺宦轍所至而晉而楚而蜀而越而閩皆以文章
德業彪炳一時凡一咳一唾人爭奇而藏之不啻木
難火齊之寶于衆也比撫黔垂十稔轍跡幾徧夜郎
舉山川風物之奇之異靡不醉之心目習之風謠且
見之經綸也則以其宏且鉅者筆之爲黔草爲黔記
其于安攘大概忠孝大節豈不燦然備載乎茲復以
其緒餘土苴出而爲小志夫小志云者無亦類裨家
之卮言僅爲譚叢資哉而非也其稱名也小其取類
也大按志中所載姑無論銀永冊砂啓二酉之秘蓮
僧寶藏現西竺之珍卽如三男之表人瑞三姑之破

傳草書目下

卷之十七

十三

天荒率皆和協感孚精神昭格神尸而天應焉夫豈
細故哉又如佳山勝水異卉祥葩皆山海經之所未
載志草木者之所未賅也又如本草樂目炎帝或未
之嘗以至結草之憂走陰之談幾于恠矣齊諸倘亦
未志乎夫以公一代偉人千秋鴻筆黔之山川風物
待以標表若益增而奇且異焉則是志洵非小也

黔臺校牋錄二卷

予在黔平播後進諸生孝廉講學間及時牋又四方
門人送舉子業文來質正者選而刻之名曰黔臺校
牋錄自序序刻在黔草教黔士之爲舉子業也

城書四卷

予入黔征播賊襲攻城爲城守作也刻於黔分給將
士自序序刻在黔草後滇有武定之叛滇周柱史懋
相再刻於滇而序之又再刻於吉州守備府湖西吳
觀察正志序序曰博物志推本作城強者攻弱者守
夫攻城者逼則臨衝紆則隧道或高高或下下惟力
是視惟恐不克固知非強者勿能辦也若守則有險
可憑而且以主待客以逸待勞但使備禦足賴何慮
乎乘墜何憂乎闕地不得已而至于易于析骸則病
甚矣然苟上下戮力猶可以免城下之盟而況其他

傳草書目下

卷之十七

十四

乎故善守者誠講求乎備禦之術強固可弱亦可恃
恃陋而狎敵不可耳郭大司馬委身從事亦旣獨賢
水西一役益嘗身親旂鼓與將士共周旋于魚麗爲
鶴之間而因攻思守每飯不忘雉堞故所著城書規
則以盡常機宜以盡變與夫整整其器械諮諮其號
令皆鑿鑿可行一日出以示予予謂未雨綢繆之計
豈獨邊徼所當留意凡有兵戎之寄者皆當置一冊
於座右遂命萬安營白守備重付剞劂令湖西將吏
按策而預圖之卽遇流寇不能爲害則公之嘉惠不
梓大矣

利器解二卷

予征播囊集諸家火器作也刻於黔自序序刻在黔
草再刻於吉州守備湖西吳觀察正志序序曰孫
武子論火攻厥義有五總其大歸不過按方遵時乘
順風而縱之使彼步伍自亂蓄積自空而已其末籠
火箭頭飛墜營中即今火器類而古不盡用乃邇來
遇敵取勝舍此則其術無繇固知祝融氏靈秘經千
餘年而始大泄也郭相奎司馬德票陽精曾羅武庫
所著利器解一書皆曲盡用火之妙而又博詢異人
兼采外國故其制度精奇迥絕今古蓋宜用之羅施

傳草書目下

卷之十七

十五

經百戰而百不挫而又欲移以禦虜夫虜之來也其
矢如飛雨其騎如飄風我軍當之無不立敗所恃火
器紛紜有以制其死命而尤幸引火諸具皆產東南
北虜不得而有之此正天之所以私中國也而我
能善用其私以退敵而取勝將使匈奴得志而過陰
山咲中國用火故出下策司馬聞之當爲氣短
匈奴無過自眺梁邊境多事中國且相司馬矣

四賢潮語四卷

子章自序四賢者何韓公愈蘇公軾文公天祥王公
思也韓文王三公寓潮語潮蘇公寓惠語潮也古今

寓潮惠者多矣寧獨四公寓潮惠語者亦多矣寧獨

四公賢不必文文不必賢而文則四公也四公之文
亦富矣棄其全而董董潮語何也孔子在魯曰魯論
在齊曰齊論孟子作七篇在梁曰梁在滕曰滕左氏
春秋外傳晉語越語等類皆是例也不必其全也或
曰韓蘇之文文王之忠若是班乎非也易其地爲之
其辨王庭奏志范滂者可文可王也讀制策讀獵虎
疏可韓可蘇也幸則文不幸則忠其爲百代殊絕人
物一也嗟乎是其風於潮者遠也婆娑海水簸弄明
月斌斌鄭魯矣蔡迪功死梅馬塞正苑潮炳炳忠義
矣則四公之烈也余與韓蘇同宦其地而文王余鄉
先也舊國舊色望之暢然矧其人也見見聞聞者也
是子章所爲刻潮語也

潮中雜記十二卷

子章自序略潮州郡志予先伯大父春震守潮時集
而刻之今四十餘年矣比予來潮博士叔與京手而
授之曰是書先人筆削稍嚴其故頗略春秋彌曠子
其卒之子章敬諾入潮三月校士於簾已入 覲於
燕逾年始還潮自昧簿書手桂朱墨手敝狂狷腰折
逢迎朝而堂皇以罷其肢夕而床第以焦其思髮幾

傳草書目下

卷之十七

十六

堯齒提擢矣年餘日稍隙始脩博士叔語下令搜十
邑之故而來其籍至貯之於簾董董耳聞之人言多
備規軸減溜六成備不多則成不大又搜之山穴殘
礪故族半編久之簾盈解之曰是可以志矣稍次之
已事七八後事二三不大增於先志始歆其後無何
而予持三年牘入奏矣又計之儻而場儻而觀黠
陟去留不可前識迴眎簾中紙猶雞肋然遂雜次其
略凡通志前志載者不書書其逸者新者若干卷命
之曰湖中雜記而託之荆嗣

儀爪志十卷

傳草書目下

卷之十七

十七

南京工部故有惟司正儀直兼權爪州子章承主輯
權事而志之今司久裁故有故署

蕪關則劍志二卷

予督權蕪湖抽分時作也自序序刻在留草志板在
蕪湖分司

六語六卷

六語一曰諺語二曰謠語三曰讖語四曰讖語五曰
諧語六曰隱語總名曰六語每一語自序共六序序
刻於黔草門人顧柱史造張柱史養正刻於金陵
老子集解上下二卷

古今解老自韓非子以下不下百種予取其當於予
心者集之名曰老子集解上下二卷自序序刻於傳
草門人謝柱史正蒙刻於維揚

兩浙由票便覽十一卷

是全浙十一郡之由票也刻於杭州督糧道署中子
章自序畧曰國家租賦倚辦吳越法令修明無敢增
羨多入而借分毫銖釐絲忽之細以眩愚民之視聽
而漁其利徃徃而是當事者創爲由票大之計億事
材兆物收經入行姦極細之積微隙遊穢麥指節毫
分縷析所以惠恤元元甚渥猶慮不家喻也刻石國

傳草書目下

卷之十八

十八

門猶慮夫石一而民千億也給赫號里正以轉告閭
閻法具矣不佞承乏司會入武林士大夫問票者比
比不佞茫無以應稽之故謂司會一手足不足以覈
十一郡之煩拏而十一郡之姦胥多湛浮其數莫可
方物乃分而覈之守巡郡國輒以其票聽守巡覈而
司會者遂爲駢枝盈縮不以聞輸通不以告不佞大
思漢文帝問周勃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謝不
知陳平對曰有主者唐崔仁師遷度支口陳移用費
數千名詔杜正倫持符使對唱無一謬有如 上詔
吏持簿而問主者子章敢謝不知而謬對乎乃以其

事請之撫臺傅公巡臺黃公二公交是之令郡縣歲上票一聽守巡覈上票一於司會以稽盈縮而責輸通令既具不佞復惟之國門之石果不足告人人里正匪赫號不轉告納戶則亡或乎士大夫之罔聞而齊庶之苦無訴也於是令郡縣分刻之而彙其本於署郡以分授其鄉之士大夫縣以分給窮陬而當年之科頭臨期以布庶幾分毫銖釐絲忽之間彼得按籍而稽持籌而筭而蠹蠹蠶蠶之毒亦因之少息乎潮州府李考錄四卷

傳章書目下

卷之十七

十九

自序畧予來守潮校官諸生有教矣會文社學有約矣及校士韓山刻其文序之矣大都引之誦法韓子進之孔子而要之立誠辟之橡登之黍而歸之惇實顧未合郡邑諸生都試之也及今試之矣尊令甲也且刻其文若干篇

賭誠二卷

自序畧潮故無博起於二三豪家浸淫成俗嘉靖間倭奴入寇山賊內訌民抹死扶傷不贍母暇博隆萬以來竟內稍枚定又以制錢雍滯遂競出錢賭名曰蓋寶即古掩錢意至於今填閭巷蔽市井矣識者稱盜往往從博徒起余憂焉爰集古今博事釐為上下

二篇起 大明律至左祥復凡五十九條皆聖賢博禁語下篇起并公至禱補經凡六十四條皆愚不肖僱博禍語命之曰賭誠而刻之郡中

韓山校士錄三卷

自序畧萬曆癸未秋月予偕二三僚友蒼梧何君敢復石門梅君驚滇南王君用賓泉諸文學諸生講業韓山之陽日亭午振永山椒求志所稱韓木不可得予惟魯檜秦松今尚翁藟豈唐之植而潮獨遺稍勸坐翠微父老折木枝并進其實予就眎之橡也以眎三君三君曰橡也橡凡植在在著地潮人何神其名曰韓木且韓子奚取焉父老曰不然潮無橡橡始韓子韓植橡茲山移其種之佗山不橡也故名曰韓木木華於春簇簇附枝如桃邦人以上科第興衰予友復惟之物莫病於華而無其實者夫諸士文亦若是矣氣靡鴻漸言必鵬運假珍玉樹而顛墜鬼神華也曠而不溢奢而無玷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剽文之橡也韓子植橡百千年後猶稱曰韓木予植士士稍改柯易葉十年不中橡廿年不中屋百千年後不曰郭士羞乎而焉用文之諸文學諸生湛思若有深省予與三君取其文四分校之約曰最其橡

傳章書目下

卷之十七

二十

殿其非橡者進之則問之蓮會之棗也又進之則孔之黍也嗟乎夫使予登黍矣又毋論橡矣

夢徵錄十八卷

集古今夢語夢事而類分之爲十八部一敘夢二天文三地理四時令五人倫六科第七文史八草木九飲食十珍寶十一身體十二衣服十三宮寶十四器用十五仙什十六鬼神十七魚龍十八鳥獸共十八卷

蜀餘錄十卷

自序答昔之評蜀士者曰蜀上文章乃其餘事而先

傳章書目上卷之十七

三十一

嚴君平等爲第一倚則蜀固自有其鉅者予安得後其餘爲諸士亦志乎因彙刻試卷而題之曰蜀餘錄今四方觀者知爲坤維諸士之餘也嗟嗟寧獨蜀士子言之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道故如是

書程彙編六卷

自序畧予入蜀未都試諸生已校官縣令上月試季試課始讀之意氣駿爽神色靚采蔚然可掬徐味之各師成心茫亡根据雖抒巧意危敗亦多匪獨文也字畫布白偏側幽莽頭瘠尾肥左縮右伸乃於學約中書書法二章嗶嗶矣又思書亡日程字開始育

猶然聲也乃東集何信陽先生學約書程程思勉先生分年日程王氏栢先生正始之音而四書小學者經字稍難辨者備爲音釋間折其三言四言者類爲蒙訓總名之曰書程彙編共六卷刻之成都

聖諭鄉約錄二卷

自序畧萬曆丁亥四方郡國奏水旱上宵旰焦慮之至召輔臣煖閣議賑恤令頒海宇於是豫章都御史魏公上封事其一曰得士召和之本士蓬累時在明德義明德義無如行鄉約講習高皇帝聖諭六事上下其議宗伯宗伯沈公議魏都御史言是

傳章書目下卷之十七

三十二

上復下其議各省直令督學官勤率郡縣有司著圖說編俚語俾閭巷士民易遵循子章承乏三川思亡以稱上意指乃首刻聖諭六條次三原王尚書註先師胡廬山先生疏并律條勸戒爲一卷次朱文公增定藍田呂氏鄉約爲一卷敬書今上俞魏沈二公疏冠於篇首題曰聖諭鄉約錄

鹽井圖說一卷

自序畧予讀杜詩負鹽出井此溪女意蜀鹽井猶夫往來井井者及入蜀臨井跡之大謬不然古井百一竹井十九竹井者形大如竹莖可容竹也其鑿之

類其入之甚深其汲之甚苦至於鐵釘漕釘利筒亦
筒等制纖悉具備竊意古先聖人期此以活西氓不
然蜀距海遠安所得鹽而食之予過射洪同馬令明
衡三問竈丁井匠頗得其詳顧命岳論方記之岳論
前爲圖後記其事末言苦在竈丁利入商囊徵輸告
急勢多流徙則庶幾仁人言哉

四書頗解四卷

四書俱有解以不盡解故曰頗解有四小序刻在晉
草

經書類解十四卷

傳草書目下卷之十七

集四書五經諸家之解當於經書之首者從其類繼
之名曰頗解共十四卷

童蒙初告六卷

自序畧予舞象時先王父方伯公授予蒙求千文及
明心寶鑑諸書予白首夢寐不能讓王荆公所謂先
入之言爲主是也比壯遊四方讀歸德呂天理翁小
兒語忻然當於予心顧多北音南兒未甚解已入黔
夜郎皮林阡平蘭錡之隙乃以先王父所授書及小
兒語并及八鄒爾瞻來矣鮮所寄書與詩之切近者
分類輯之以教黔中兒名曰童蒙初告首孝弟至內

則共四十九條門人張應陵今圭刻於吉州

泉志八卷

泉錢也類古今錢法而泉之名曰泉志

藏論六卷

貴陽太守吳來庭集予諸論而刻之共六卷予自序
刻於黔草名曰藏論泉一見一否曰藏吳序曰郭司
馬公論鑄成來庭問名得藏始義畧以終對尚未悉
具材神妙復爲之跋曰夫泉有五德其仁淖弱以清
好洒人惡其精視黑而白其正量之概至滿而止
其義唯無不流至平而止其卑人皆赴高已獨赴下

傳草書目下卷之十七

壬子

故道室王器存焉五量宗之五色質之五味中之萬
物準之神哉泉乎公藏論數百萬言談經義時政人
物史事直發千古所未發至仁至精至正王義猶曰
以其否者受彈射是甲之象也惟卑故虛惟虛故神
神則與水合德豈但揮戈八極游刃千秋如淵泉足
以洗濯黔士卽化天下水一則人心正水清則民心
易蕩滌八紘固藏之樞所由以根苑者耳公德行文
章事業汪濊如水來庭日飲江河故敢因序藏者而
併贅之

眉壽五封錄八卷

子章自序畧家大人以萬曆壬寅孟秋壽齊八奏先是辛丑冬十月主上冊立東宮詔京官三品以上得封贈祖父於是家大人以封左布政使改封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蓋自貶思以來至是五封云於是哀集綸誥及諸大夫壽篇合而刻之名曰眉壽五封錄

眉壽六封錄八卷

子章自序萬曆壬寅家大人年八十以今上立東朝覃恩封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是時家大人膺封誥五矣予師申少師翁題其卷曰眉壽五封既成

傳草書目下卷之十七

壬午

帙刻爲錄八卷越三載乙巳以子章平播功晉封資政大夫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蓋六封云太宰蔡見庵先生太史黃慎軒先生俱大書眉壽六封字自吳蜀見遺於是諸學士大夫聯聯篇子章乃命兒陵臨二公手書於簡端首刻誥命次奏疏旨意次部咨又次文若千篇詩若干首名曰眉壽六封錄噫子章羈萬里外七歷春秋乞身乞罷不俞乞養不俞未能飛入玉關趣就子舍爲老親浣厠膾乃邀絲綸於主上邀珠璣於師友而壽之梓庶幾續不孝畧萬之一云耳

師中家慶集二卷

孔太序曰王父年八十有一以主上冊立東朝覃恩受五封爲副都御史又明年以家大人平播功受六封爲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申少師翁題冊曰眉壽六封諸學士大夫咏歌之家大人次第爲集付之剞劂矣太史董公思白書來壽冊如命題字顧環衛殊錫比於分茅四字中當並見之更擬曰師中家慶昔人以壽親爲拜家慶而師與家人皆封名也容賦拙詩附以不朽家大人敬諾命不肖太以師中家慶名集句南中學士大夫更咏歌之既成帙太記

傳草書目下卷之十七

壬午

得家大人李建州時王父年五十初受封曾王父贈中丞公在堂建州趙進士秉忠題一冊曰汾陽家慶自爲序序汾陽王多壽多男而以父五州刺史公不祿爲汾陽恨且羨家大人重慶是時家大人以文學初起家何敢比汾陽而趙公以爲比擬制勅中又有國恩有赫家慶彌昌句與趙公語合更三十年而有夜郎之役家大人與李少保江司馬二公同事二公皆以奪情竣役而王父始督家大人職有勝爲功臣否爲忠臣語賊平家大人乞養有經理未竣無以家爲語比聖天子殊恩六錫士父實躬承之則董

公所云師中家慶良然而趙公纂所云汾陽家慶似爲之兆也又家大人未釋褐時王父炳病母夫人侍藥勅夢之帝所親聞帝命王父頤封等語豈非莫莫者宰之故前定耶太史公命題卷卷以易之師與家人爲言師中天寵主恩渥矣家人之義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先兄建鄉試出董公門太兄弟私淑有年太史公屬望于家父子兄弟之意豈淺哉豈淺哉

賜養恩紀七卷

卷一 聖旨四道卷二奏疏卷三尸牘卷四贈文卷

傳草書目下

卷之十七

五卷六卷七贈詩共七卷

敬哀錄十卷

章自序畧不孝孤自萬曆丁未乞養皇上俞孤請歸養十月不幸至於大故几進之祭道臨之獻勿勿饗之惡敢不敬第大馬齒踰六望七不能盡哀悵愴稍暇乃著先君年譜一卷又勾狀勾銘勾傳神道碑於大人長者集之共若干卷所以爲哀也已復草施乞卹於皇上上予之祭并及先慈予葬其四首金孤集聖旨論祭文爲一卷公孫奏疏爲一卷外而僚友屬吏門生內而宗黨姻黨俱有莫詞稅車

集之共若干卷所以抒敬也總名之曰敬哀錄孤豈敢自謂知禮聊以逭聖明不仁之誅耳

旌懿錄二卷

旌懿錄爲先蕭夫人作也制曰雖慈儀云邈而華問具存宜錫愍綸以旌淑懿故曰旌懿乃彙石角塘志銘碑銘獅山十景詩而總刻之共二卷晉靖安王題於首

枝幹釋七卷

自序畧予歸田多暇集枝幹釋首列古今支干統論次枝幹原始次甲子會紀次雜纂次詩話次姓名終焉卽不敢謂正論衡內寅之疑亦庶幾免三豕渡河之謬云

傳草書目下

卷之十七

三

年歲紀十卷

年歲紀總論一卷自朔月至八十九十百歲千歲萬歲九卷共十卷自序序刻在傳草

古蹟考六卷

自序序曰宇內古蹟多矣有名亡實者如黃金臺滕王閣化劍閣黃鶴樓之類是也有名亡實而僞飾可疑者如老柏機石皆後人爲之非其實也有名有實而轉徙亡常如傳國璽博古圖彙傳是也有名有實

而常存者如同宣石詩孔子庭檜旌陽鐵柱武夷厓
甌房山石經之類是也予作宇內古蹟考凡亡者轉
徙者不書獨存其疑者書其實者共若干條分直隸
十三省共六卷

痘書四卷

專爲稀痘治痘言也自序序刻在傳草原有稀痘方
論刻於金陵杭州今總名痘書虔州李別駕若素刻
於虔

人形志六卷

合古今人物奇形異相而類集之也名曰人形志共

傳草書目下

卷之十七

三十九

六卷

大明三藏聖教目錄二卷

子章既建忠孝寺而請大藏經經至故有經目二卷
求觀者紛紛恐其觸汗故刻經目二卷而自序之序
刻在傳草

名馬記上下二卷

予集古今名馬爲二卷而自序之序云韓退之曰千
里馬常有伯樂不常有予不謂然馬之千里人之驥
也攬轡舒節凌雲光嘯歷塊過都瞬息八極者千里
馬也智籠二儀才擅萬物見本知末觀指暗歸者聖

人也如曰千里馬常有伯樂不常有是去聖人常有
識聖人者不常有也千里一士百世一聖聖人果常

有乎知聖人則知馬矣周穆王時天子主車則造父
爲御太丙爲右栢天主車則參伯爲御奔戎爲右董
得八駿東漢之末善相馬者有西河子與子輿傳西
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
言之伯樂千里馬孰爲常有子曰不愚人之不已知
患其不能夫馬何患伯樂之不知哉患不千里耳於
是采古今名馬爲記二卷上卷自伏羲至宋皆帝王

傳草書目下

卷之十七

三十

公侯所馭者得八十八條下卷據傳記所載者得十
有七條刻於杭陳眉公復收入秘笈刻於吳

名劍記上下二卷

予集古今名劍爲二卷刻於杭李太將軍承勛續而
刻之爲之引曰說文云劍者檢也所以防檢非常也
故士君子佩之不斯須去身曼倩必攜具見暴直指
者有以夫矧古豪傑按劍叱咤辟易萬人作其驍勇
之氣以爭雄長又弗能闕琤琕之屬焉名馬記輯自
泰和郭司馬已刻浙紫微署中不佞時承乏浙閩幸
得攬觀因謬綴數語末簡茲名劍記編輯與名馬記

相埒似宜並傳以勗英雄壯氣故解囊中奉遺刻之
既告成事敢敘簡端以紀歲月陳眉公復收入秘笈
刻於吳

校定天玉經六注十卷

天玉經楊筠松公書也元明之際泰和歐陽二明
始傳其書深明其理以通子孫子孫昌大天玉始著
予家故藏二注又得歐陽二注近得豐城本一注山
東本一注名曰天玉六注而自序之序刻在傳草
阿育王寺志十卷

阿育王志在明州即今寧波府也予為輯其山志而
傳草書目上卷之十七

序之序畧見陵以萬曆壬子赴試留都乃先渡錢塘
諭鄭嶺觀阿育王寺真身舍利一入殿堂如善財之
升彌勒樓閣無着之登竹林精舍已禮舍利獲觀種
種祥瑞宿種既萌法雨復潤未發者發已發者增長
即於壇前發弘誓願施旃檀寶龕一座鐫刻精緻復
施種種供具兼為勸募修葺殿塔重新先朝御製
扁額是時舍利殿住持理公通名理請教相易徒來
精焚修莊嚴淨土於是焉賴理公嘗有意山志乃按
是編示陵陵歸復持是編進余余因倣普陀山志條
以義類立為十門門就四偈各為一卷讀者正之

缺者補之若高僧則尋傳燈錄補之以傳刪取機緣
為宗門提唱使後之作若隨類編入無續集之勞蓋
將以舍利為如來眾製為說法余偶為註脚如華嚴
之塵說係說正說主伴重重無非華嚴莊嚴不亦鄭
山三佛地一盛事乎

牛禁編五卷

予自序畧予類集古今牛戒牛報牛經共五卷首
大明律例會典次羣書牛戒又次生牛善報又次屠
牛惡報又次大藏牛經名曰牛禁編江西參政鄒公
鳴雷刻於湖西而為之序序曰凡物皆不可殺而牛

傳草書目上卷之十七

三十二

為甚牛順物也犁耙之功至能粒我蒸民牛又羶物
也屠宰之利尤能寔縣盜賊故盜不戢則良善何以
安生牛不禁則攘竊胡由息熾嗚呼此郭大司馬牛
禁編之所由作也司馬仁心為質滿腔惻隱近益崇
信金僊氏之教不殺生不茹葷動修精進即山中苦
行僧不過故凡肖翹蠕動之物有觸於中必庸乎情
其所以利養生全者不獨一牛也而惟牛是禁何居
夫亦謂為治有術弭亂有方養馬者去其害馬計莫
如禦盜而清流者必先澄源又莫如禁牛豫章固瘠
區也民之所恃以活者獨有買價而耕暴背而耘

不肖者恒耽耽焉試觀今之潛踪如鬼鼓刀以屠者
有一非牛之以又觀今之桎梏滿庭日煩刑書者有
一非盜牛之以始而濫觴終而滔天甚且瞋目語難
矯命雄行豈代之性則然哉無乃居上者無善教以
化導於先而徒恃嚴刑以救弊於後是理亂絲而禁
之也亦何益之與有故是編首律令以示王制之當
遵次羣書以示古戒之當守又次報應俾知因果之
決不爽而以大藏牛經終焉亦見諸佛所說斷無虛
妄仁人君子留心相術益重牛若斯之至也噫嘻民
可使由不可使知此其終身為行不著習不察之民
傳草書目下 卷之十七 三

先天九曜圖一卷

此五星書也天有十一曜日月二曜金木水火土五
行羅計悉字四餘也今除日月止存五行四餘故曰
九曜以六十年一輪便於日者查五星耳予自序序

刻於野草

四十二章經輯注四卷

佛說四十二章經者佛因事誠約勸諸弟子成四十
二章也經者梵語云修多羅此云為經經訓常也常
者言其真常不易之法也刻板存忠孝寺

傳草書目下

卷之十七

三

贛永生傳草卷之十八

子章著 門人歐陽斌

康紹玄

劉廷曾共校 郭復明書

郭氏世讀堂著述書目

贛永生曰吾鄉居縣之南山水清奇有三顧雙鳳層溪水十里一相五尚書之謠故人文特盛著述日富吾郭自宋以來易名冠朝父子讀書有臺山川墨石頓時至先王父贈尚書公始以博學名顧於高林靜藪之中養被褐懷玉之意詒穀先公庭課不肖而諸子孫頗解祖意珍藏父書傳草書目

卷之十八

舉業之外各暢其神辟之春華茂而羣峰競採夏日至而田蛙爭鳴黃山谷云醫子弟之病以藥醫子弟之俗以書藥石林云後人但令不斷書種若夫成否則天也吾亦恣其所鳴聊以醫俗而續種耳

先祖贈尚書公雲塘府君著述

韻海三卷

辛酉之難亡其半今董存其半皆公手書

選擇一覽四卷

以下四種皆公手書今俱存

譜疑一卷

譜辯一卷

郭氏先塋錄一卷

傳草書目

卷之十八

二

都里形向於後雖其事繁其詞儼然畧於譜者或詳於此不無絲粟之補且所述經明祖塋來由置於篇首正欲為後人者知昔人迷失之易今日清理之難而益致堅冰之戒則我祖宗之塋垂之萬萬世不朽矣豈直由唐迄今已哉書成有來告予者曰祖塋雖已詳悉但三善而下墳塋浩繁難以盡紀其間有賢子孫者踵是意而繼之可乎予曰可

先考贈尚書公兩峯府君著述

壺史五卷

壺史公自著而自序之序曰予少喜騎射東走吳會

南客粵閩西颺楚鄂以及於徽徽信而足跡乎天下未嘗不負弩矢以從辛酉寇關鄉邑予以篋子主帥不內卒而難起身中重創挾一騎以走不至魚肉虎口射之力居多焉今予髮種種且倦遊矣予鄉人性纖而力作春耕夏耨望望或亡隙地原野可馳驟決拾顧此念變學未即捨去乃於堂中置投壺一具矢一束客至酒酣命童子執矢而投之或橫或直或側或卧或捧或高惟其所適亡不命中恍若攬繁弱於羽隊而弄忘歸於路吸久之得一百十目間以已意新創其名已乃適然曰得無近於戲乎因取禮記投壺篇及司馬溫公所刻投壺譜讀之乃知其爲古禮而射之遺也孔子曰飽食終日博奕猶賢執御執射吾將何執便投壺而果戲若博奕猶可爲賢而矧其射禮之遺爲吾夫子所執者矣竟以其目編之得五卷首羣書語次溫公譜又次吾所自投而名者副吾兒子章刻之金陵且戒之曰予非教而壺也欲而不忘射也亦非教而射也發而不忘有事於四方也昔齊桓公好九九而國治邴邴選賢於齊之內外夫九九豈誠足好而靡何所益於事事哉此予所爲壺也應子志之

郭氏世恩錄五卷

先考尚書公輯吾郭世膺 誥勅及諸進士殿試策

題前後部咨共七十九道故曰世恩錄命子章序之

序刻於譜

冠朝新譜議一篇刻於譜

兒孫書刻

垂楊館集十四卷

長兒孔建著也凡十四卷張太守東山應泰黃督學

貞父汝亨張郡丞匡源子理俱有序

張序曰今類言造物忌才夫既生之而復忌之則何

故乃以予概諸達昔如童烏之玄輔嗣之易文考之靈光子安之滕閣長吉之高軒過竝以蚤慧讀父書而驟幾其父然竟夭折傷父心此于前說真若有券合不誣也者豈其少年僂佻鑽藻自多壹意泔泔亡復役匪遂于神明之妒邪顧顏氏子絀聰如愚者爾而命亦弗長則又何也余故于學立潛然有感焉學立爲今中丞公相奎子生而稱貴介矣而茹素若貧生而負奇穎矣而含華若拙屏躬踞踏溫溫若處女第令人折而欲親不知其爲貴介爲奇穎也卽時然後言雲煙彪炳乃思深體厚絕無柔曼纖穠之氣全

其集具存斯亦何關物忌而務摧之刺之使好脩者
思又安在其常與善人邪夢夢者天難詰問矣難詰
問矣學立死諸弟孔延輩梓行其遺草而緘一編寄
金陵屬余爲玄晏嗟嗟余何忍序學立文哉既念學
立文可讀而知其學立所爲兢兢砥行世或未盡知
因爲志大都令後世悲學立之不永年非才寔爲祟
也解在乎魯東家之爲慟回者矣涇上張應泰撰

傳草書目

卷之十八

五

長安市稍稍窺其筆端牙後之慧私喜語人曰郭郎
千古人會建公病毒罷公車忽忽別去嘗以書貽建
公爲下氏掩泣建公亦以書報予云病幾不支近如
子瞻所云似天竺退院僧折足鑄糲米飯過活幸
不卽夜臺耳而不虞其竟夜臺也汝亨聞之爲泣然
泣數行下會半走燕越亦復遭人告缺然南州之弔
而吾師不見督自黔中挈建公垂楊館遺文屬鍾陵
而序之汝亨感且泣爲之廢書太息曰嗟乎人間世
存者多矣今建公死哉顧古才士而夭折者不可勝
數禍衡以賦賈誼以政事書謝朓以驚人詩俱不得

傳草書目

卷之十八

六

長其年子淵而爲學問道之士亦不得免豈惟建公
哉夫賈誼謝朓公蓋讀宋槐賦而嘆其麗而則賡而
之矣而何妨於公蓋讀宋槐賦而嘆其麗而則賡而
不蕪也屈景之質也讀序託論諸篇而嘆其瑰瑋以
達也詩不多作作亦不盡變其抒情傳物則應物長
卿之流也乃竿牘短長之談嘔心論事衷言藻發可
令孔璋閣筆子雲廢札至于禪那證幻止脩詮理爲
有道先生入室之友而情之所至小遜蒙莊不幸短
命豈非才士之陽九而爲子淵氏解嘲者乎豈惟建
公哉蓋建公秉靈露穎而亦趨亦唯于父師之庭龍
門千秋其來遠矣古人有言死而不亡者壽意建公
所亞然九原而莫逆黃生者在斯也

郭學立五試卷一卷

學立建字丁酉鄉試之年一歲五試皆第一故曰五
試卷臨汝謝曰可廷讚何明府傑俱有序
謝序曰暴余讀郭相奎先生制舉義心有醉焉蓋在
舞象時泊家兄友可賦天闕也則相奎先生交一臂
而去學立提筆之賦幾幾知不及卯之歲車停於越
登元禮之門有日矣逢掖王符寥寥皇甫乃甲午之
役賀戰勝者在門矣誰瓠子魄運如廣陽間邪計以

敗卽歸土耳而鉤距主者卒以咸陽相難於是乎虜王之身首無餘逐客之河清難俟矣當是時且決裂不周續紛息壤而信信者當關目攝之西山之泣豈償富水之冤哉賴學立捧劍相提鄭階一言照於衍律嗟夫季何人哉其於以當學立無能爲役乃不憚子春之諾爲饒鵠重也且八之日走赫驍相勞苦真龍蛟蚬蚬五試綠圖固知沈濤果腹不忘餽饒然以此卜石梁餘勁矣如稜稜者有滅皆面壁耳此無論其文瑤敷玉續流光自照吞吐八川沃瀉雲日殊有令公鳳毛卽信陵孟嘗之義誰兩之者吉州之水其文爲吉如澄江巴字以其故異人間出如朱長倩者姑射冰雪也如郭學立者鍾山片玉也卽謂天地以吉州爲私壤可也然光祿公一珥耳學立伯仲之鳳以三卽謂天地以郭姓爲私人可也曩余結朱博之綬今再登郭泰之舟卽以兩君之妬澣不佞之剝亦可也詩有之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益余得學立而懷長倩於燕然後乃喜可知也故縷言膠漆之誼如此若學立之文則洛陽紙價繁若列眉矣何序曰明興以制舉義舉髦斯士士亦藉以傳賢有司計三歲鄉國當上計輒偕所辟士登之南寔自

郡國始泰和郭學立夙以家學赤幟其里中辨志以往操觚驚座長情有思已而載試郡邑出當學使者泉輅軒大夫先後凡五試若承蜩而撥之也客有傳其先資之言來楚者不佞問得請於今方伯公卒業之輒讀輒伎憐巨咄嗟技復至此乎矧自聖明天授直儒嚮應草創進呈之業用程型范之辭成弘而還剡剡揚靈中道幾爲濫觴肆嘉隆而作者鬱起容與六經消挫百氏廓然盛際矣而君家方伯寔爲龍卷蓋前代制舉義不能喻勝明卽明亦不能喻勝嘉隆之際而嘉隆間制義又不能喻勝君家方伯也記曰堂上布武堂下接武蓋似續之謂也君家方伯兼其制義綴繼三朝翩翩弓冶而學立復綴其緒餘五試得雋至諷其文洗洋自恣且間雅甚都其於家法斷斷如也夫博士家憑陵大噓嚙爲丘言脫也質之不存與尼言亡當等失耳故傳時者格不足焉也諧耳者調不足按也學立之爲文揮斤而無所不極則汗漫而無所不歸心周流騁望而靡所不善息矧一日之內充耳塞目翰不得留行人不得左辟舉不得旋次假令腕下格僉且攘臂其間非彬彬質有其敦學烏睹此也然不佞偃蹇公車闕於自見會

君家方伯爲蜀學使而不佞謬名能窺其緒皇皇多
士輒賴公以左右袒此亡論家學也乃文章經國之
餘業而不朽之遺事矣翹前茅將後勁焉今學立所
挾以射時者卽其所爲穀率也者其於發藻儒林且
饒爲之矣日者功令廣屬學官職關乎雄之途而學
立奉羔雉以彙征而以其餘勇賁射南宮是軼其嚆
矢乎不佞方局踰簿書局敢以玄晏一當學立唯是
國門之懸具在迺詔剞劂而授先驅焉

垂楊館時稊草二卷

兄建制義也建自有序序曰余甲午落羽歸擁婦泣

傳草書目

卷之十八

九

牛衣中不勝孤憤西之役而婦死此余所以怨淒
于唳鶴而聲慘于峽猿也嗟乎天奪余婦余奈何以
自苦而從山僧結伴尚手山椒白雲深處上真賜余
履余復何憾朝市升沈一切空諸夢泡又焉用文哉
顧古人尚悲亡簪豈其以咽心鉢肝者而敝帶棄去
乃檢至辰以後草若千指歸徐故蘇門共之又與謝制科書
劇氏蘇門超然越俗如半天朱霞與余莫逆千秋之
業貯西麓走雞林將與蘇門共之又與謝制科書
爲竢鐫成以覆吾甌

史通評釋二十卷

傳草書目

卷之十八

十

次兒孔延所校釋也延自有序序曰張審父先生再
刻陸太史校定劉子玄史通於豫章坡寄家君縣中
張先生手校爲增七百三十餘字去六十餘字而曲
筆因習二篇增補缺略已成全書家君讀而喜以新
刻寄延曰張先生爲觀察而手不釋書猶諸生也爾
曹爲諸生乃不諸生也予甚有其惠黔中亡籍予家
史通蜀本吳本再校之刻中如干寶之于揚雄之楊
王劭之邵常璩之據符堅之符當是篇誤可發舊本
細爲校定延自長安歸循環校閱再加芟正篇中史
官姓名如左氏遷固古今共推者可以無釋自孔衍
荀悅以下俱爲著其爵里間以已意爲之評論雖未
必合作者之意祇承嚴命終陸張二先生功耳約而
言之考究精覈義例嚴整文簡古議論慨慷史通之
長也薄堯禹而贊桀不感春秋而信汲冢訶馬遷而
沒其長愛王劭而忘其佞高自標榜前無賢哲史通
之短也然則徐堅所云當置座右者以義例言良非
虛譽而宋祁所云工訶古人者以誇詡言亦非誣善
矣延又因之有感焉子玄自叙史通方諸太玄太玄
數百年後爲張衡陸績所重第史通後來張陸則未
之知不謂今千年後首刻于陸太史再刻于張觀察

爲子玄之平子公紀也二姓俱同事豈偶然亦可謂
子玄忠臣矣

正誤三卷

三兒孔太纂也太自有序序曰予年三十而後知頃
所讀經書雖粗悉其義而音多誤也常談語卽解其
義而音多誤也記得先曾王父司馬公訓家大人以
所注韻海嘗曰弟子出則弟二弟字不同音洋洋乎
如在其上洋讀養君子貞而不諒諒讀良幼年忽畧
不及窮問而今始知誤者尚多也今據曾王父韻海
及許氏說文黃氏韻會陳養吾氏韻注楊升庵氏古

傳草書目

卷之十八

十一

音畧參互考訂以所讀誤者列爲三卷上中卷經傳
音誤下卷常談音誤亦有音不誤而義誤者亦有義
不誤而誤以爲誤者共若干條嗟乎曲有誤周郎顧
邢子才有言誤書思之更是一適彼曲書之誤古人
且顧之思之而經書音韻可令其誤不一省邪雖然
音誤猶未害也理誤不可言也辯馬而數蹄選勇而
駟閭尹失理太甚故雕龍舉以爲戒而太以爲車馬
小義中黃細名猶未爲大失王夷甫誤天下蒼生呂
將軍動輒言誤宋太宗誤渝金匱盟則真誤矣真誤
無以爲矣

醫藥二十四卷

談醫理也首名醫次脈支次診法次針灸次分治次
醫議次藥議次醫書次驗方次藥品次奇疾次報應
四兒孔陵善病特爲編次各門都有小序

錦衣志六卷

孫承昊集也昊年十二以予平播功恩詔世襲錦
衣衛承左所指揮僉事食優給俸年十七中江西鄉
試武舉年二十以予平苗功加襲錦衣衛同知予以
其齡未壯事未更學未成不欲令之官也時教以錦
衣之故昊乃檢會典凡屬錦衣故者爲四卷以王

傳草書目

卷之十八

十二

元美先生錦衣志爲一卷以諸書旁載錦衣事者爲
一卷合之得六卷予命之曰錦衣志而今藏之異日
者之長安訪諸長老考之衛籍以成全書

然者矣 本朝二百餘年典章令甲其枝葉窮其根柢
晰其利患恭其顛末以待異日癸亥以王父承重慶歸公
益自輯欽杜門養重丙寅服闋丁卯復除原官時華亭徐
文貞公階居首揆特寵重公曰此維桑後來之偶他日可
肩巨受大者而新鄭高文襄公拱與華亭有卻比選令
上東宮講讀官盡屬新鄭所取乙丑士而公積在前耕絕
不以言唐午公副丁文懿公士美典順天鄉試所選士半
升南宮有會元二曹甲二宗伯一大學士一即么麼如章
付待門墻皆公所陶鑄也辛未二月分校禮經復得趙宗
伯用賢以忠諫名得夏司寇良心以循良名以人事主就
傳草

卷之十九

三

與公多尋音公宮允充經筵日講秋九月 詔都試天下
材官公仍副丁公典試事是科武舉以謀勇著稱幾半其
額亡何晉宮諭音副總裁充修 世廟實錄未幾 穆廟
升遐例有詔諸閣筆事宜多出公摩畫而勸進策表聞
皇太后及 今上覽之色動具載起居注是時公齡未四
十而留志憂國渾思摘藻不三月髮星星白矣癸酉 上
登極晉官庶仍直日講公繇是歲充講官迄戊寅前後六
載所講四書通鑑出公裁定者十七而尚書則公以顯經
詞任江陵曰是可傳也曾奏 上俱梓之內府甲戌晉宮
詹少尹兼侍讀學士祝翰象如故兼理清黃凡軍職黃簿

武弁世系功次及升調降革緣由以其副藏內府
督張本先是樞吏作敘爵以旁爲正叙績以廡爲真
野庶亥豕混濫不可方物公悉心校勘無者削之謫者正
之異者乙之務令前所類進黃冊與近供相應至今甲戌
以前內黃冊然別自皆公手筆云丙子晉宮詹正尹充會
典副總裁會典始自弘治迄今 上踐祚可八十餘載摘
舊因革之故教禮刑政之條今昔崇池南北刺謬公曰此
冠代典章也如承訛襲舛因陋就寡其何能訓乃問於遺
老咨於故實視諸故府嚴之新志一切綱領義例悉公苦
心創定如會計如典禮如邊防如河漕諸大政務規範本
傳草

卷之十九

四

傳草
節節浮詞著爲令丙凡十有二載告竣雖成之群策公
鑄裁居多焉丁丑公同蒲州張文毅公四維主會試是科
得人如沈公懋學魏公允貞余公繼登教公文禎馮公琦
鄭公元標朱公廷益皆公手拔而登延者卒爲名臣八月
公禮右侍以 穆廟實錄成加太子賓客已改吏右侍
是年江陵奪情事起一時 廷杖五公公不勝義憤拉王
文肅公詣政府力解不可得公謂王公曰事急矣吾輩不
以身庇忍令 朝廷負殺諫臣名乃丙夜密從緹帥楊公
後卿謀調護之諸公拜杖出公與王公時時餽餼夜半
就門迎鄉兩公且不諱公並遣奚奴迎醫視創公披衣立

露下候報報云沈昏默不語私語奚奴寄謝吾師吾神
候如故可以不死報 國時漏下四鼓公乃就寢當沈公
軍時家乏強幹宿春卒無所辦公一一料理遺蒼頭護
行迫還沈公持蒼頭叩首曰師實生我矣鄭公賜環時曾
語問卿曰吾師顧我于死生患難之時振我于解甲登朝
之日其何以報惟始終亢節以母負朝廷不殺諫臣之誼
乃所爲報耳是時五諫趙沈鄒俱出公門吳又公同年人
謂公扶維得力而公不任德茂寅春 上一日傳旨增置
閣臣廷推大宗伯馬公自強及公名上 上晉公吏左侍
兼東閣大學士兼與機務公辭不允乃孜孜以格君體國
傳草 卷之十九 五
爲念堂題座右收斂精神平居如對 君父講求政務夢
寐毋忘 國家蓋公所自矢也已卯春正月 上致齋文
華殿會江西樂安等府宗室宸涼等六百餘人俱以多礮
多燬等互許擅婚連名奏辯 上省覽梓召閣臣入公條
奏甚悉大畧謂以例論宸涼等六百餘人於法當奪如以
情論授封在嘉靖二十八年以前彼時條例未布雖有違
碍例前可憫合無念其年遠人衆以二十八年爲斷仍請
告諭諸宗以爲經久可行之制 上深然之詳起居注中
公以三品考滿晉禮書是歲江南災公乃倡言今日秣時
急務要在休養生息之意多而鈎鋤擗擊之事少庶可保

固根本振起凋疲因手疏懇請條上如修葺梓梓以障水患
酌備科以安人心禁奢侈以厚民俗創長單以釐根運請
辭皆公所慷慨三致意者庚辰公主會試所舉皆知名士
廷試江陵以伊子典甲爲請且示以 上意公詳爲不
省列二甲中江陵怒密從保增廣易置中外譁然而知非
公意時江南北並災淮揚爲甚漕撫從公策事公以流移
班軍贖價之說告漕撫以奏班軍減四之一班價亦如之
江 漕撫爲災撫臣以改折漕糧請公從中從吏之竟有
旨改折一年公之流寓東南心入吳越如此壬午夏五
月江陵卒蒲州爲政謂公曰今當很秀之餘要在芟刈公
傳草 卷之十九 六
曰吾以爲肅殺之後應有陽春二公指各有攸歸而公意
添遺矣會秋八月 皇長子生公喜曰時讓不可失也
上宜有大慶施于天下蒲州亦以爲然乃盡出諸司所擬
寬條屬公損益上之識者謂此審 詔書真所謂寒後陽
春也先是江陵黨與假江陵遺疏起新昌位公上而逼蒲
州及新昌論罷又設事構隙并劾蒲州 上特其章不下
公曰予其及矣乃具言徐爵諸人表裏爲惡狀 上怒立
鑄御史官而督過保璫殊甚語漫漶外聞言官錄 上
意指其効之 上立諭公擬旨下爵詔徐爵死安量保于
南京藉其家而越蒲州出蒲州出謝公曰僕人從中力挽

幾盡一網矣初羣喙詰詰詞語百車二公不無少生得失至是如初公以 覃恩晉少保具疏力辭不允奏未會試蒲州長子甲徵與同卿中式魏侍御允貞引韓忠憲事抗章云俟兩輔去任後方可入對蓋過德丁丑庚辰事度閣臣之復蹈前轍也公大慙侍御言懇 上允其議上不從四月蒲州憂歸公始爲政擬蒲州地郵傳隆又疏請簡用閣臣乃薦新安許公國 上從之已議起廢吳趙二公晉宮坊旋日直講讀一時大小臣工以言得罪以寬見抑者次第登用盡洗昔時伏下之習而言路益明張肅清矣已而止太和內監干預都司之勅減三吳織造之額寢戚晚傳章

卷之十九

七

李偉國公之贈請 潞邸之國之疏止 楚府爵土之復恤江陵老母之田 上一一從之是歲以撫南陽川獻倖擬晉公少師中極殿公力辭止晉官一階尋 朝閣臣自張文毅公以前凡有軍功無不贈 朝功無世蔭自公始嗣後遂左報捷 慈寧王竣會典告成上咸特勅褒公晉秩公累疏辭不拜嘗語同卿曰吾叨冒極矣 深恩難報厚福難消人以爲名言詹侍御講請王文成守仁陳檢討獻章從祀浮議紛紛武王霸儒嘗陳偽學請獨祀胡布衣居仁公疏折衷王言致知出大學良知出孟子陳言主靜沿周程未嘗立門戶也氣節如守仁

功業如守仁孝友如獻章非禪也請并祀三賢于薛文清後亦足增光盛世 上卽允行乙酉余文敏公卒公屢疏薦太倉王公錫爵山陰王公家屏不報至是復疏得請大快輿論夏五月大旱公具疏引咎乞罷 上降旨慰留自責精誠未格公遂力請叙錄言官減上供袍服停新機罷蠲免天下災荒錢糧卹錄執審罪犯俱次第行凡請 上罪已省躬齋心額帝布袍蔬食虔禱郊壇 上悉從公請是日戊午昧爽 上從大明門却輦步行公同兩輔後隨 上數行數目公使近前至南郊 上躬禱畢出御幄次 上特召公面諭公隨撰救宣上德意并擬傳帖傳章

卷之十九

八

進覽 上嘉納之逾月公考一品滿加特進光祿大夫支正一品俸仍蔭一子中翰賜宴禮部公疏辭不允舊例閣臣九年考滿始得賜宴公以初考于例非當復具疏力辭俱不久再降旨勉公祗承以成君臣相得之美 上一日幸兵仗局觀兵罷或言 先朝有內教場蓋指正德年間事也 上欣然舉行乃選內豎二千餘人更班團練寅入晨散援袍執鏡袍聲相聞鼓賊徒譟外議洵洵公深以爲憂乃同同官具疏懇能大畧謂 宸御清嚴宮庭邃密詎宜有此及今停止一以安人心一以杜亂萌一以養君德一以省濫費不爾恐蹈正德年間覆轍不報時臺省亦以

為言而刑部董事基言尤剴切 上怒欲重譴之公復極言救解得薄譴外任然弓矢未棄旂幟如故公曰此未可以口舌爭也乃因文書房傳語司禮諸大璫云此事屬在禁廷諸人擐甲荷戈未明入內設奸徒竄入為害巨測即有緩急外廷不得聞宿衛不得入吾輩大臣束手無計此公等剥膚之患也諸大璫皆悚然變色乃乘間復以閣臣言力奏 上遂命撤止公之庸諫潛移類此召對之典泰陵承陵問行之廢亦久矣 上一日朝罷御樓閣召閣臣入 上以董侍御子行疏手授公疏中一謂撫鎮官當親自巡歷一謂巡撫宜久任責成一謂邊方司道宜加優傳草

卷之十九

九

異一謂沿邊佐貳官員宜慎選用嚴格選除公受贖且披且奏 上悉首肯召對又屬一旦警報中外臣工喜色相慶翕然有太平之望焉時吏治警嚴賄賂成風公特疏畧曰人臣以潔已奉公為貴國家以獎廉禁貪為要聞先年郡縣積貯多係撫按職罰今朝廷既括之濟邊而撫按又取之充費非惟無餘勢不得不受詞多問罪其為民害不淺夫濟邊有定額不可復減莫若節之于公費或衙門公費不可盡裁莫若省之於餽餽遺餽遺者其始以交際名以通贊禮交際不已則廣餽遺餽遺不節必成賄賂撫按無以禁司道司道無以禁有司而欲郡縣起廉平之政聞

聞免愁歎之聲胡可得也懇乞 賜旨申飭先自臣部院大臣始今 朝覲在邇敢有挾貨入京仍前通餽違禁者盡法處治然後貪風可革仕路可清擬 聖諭一道進覽 上即頒發勅嚴行之秋八月 上傳旨親閱壽宮十三日 駕幸大峪有 旨吉典用大峪山本朕親定工作方輿不必更議以滋煩擾前命卿覆閣止以首臣會同該部詳看以示慎重內閣職任匡贊豈以技術為重輕至是吉壤始定群議始息 駕還感恩殿御東室賜公主帶羅衣是日 上以重陽令節循諸陵而行回鑾復登華城樓宴飲及夕夜將半閣臣叩聞者再 上猶未返公具傳草

卷之十九

十

竭力請 上乃還行宮公擁衛 聖躬諫止夜游有古大正風樂云丙戌春正月 皇長子生五齡矣公念 上亦以五齡出閣講讀乃約同官於歲首題請冊立東宮以重國本畧曰國本係于元良主親其若長子故漢臣有云登建太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 皇上德澤浹於寰區嘉祥鍾於胤嗣自萬曆十年 元子誕生詔告天下五年於茲矣即今麟趾龜斯方興未艾正名定分宜在茲時得祖宗朝故事 宣宗以宣德三年立 英宗為皇太子時年二歲 憲宗以成化十一年立 孝宗為皇太子時年六歲 孝宗以弘治五年立 武宗為皇太子尚未週

功成應具存昭然可考今元子聰明克類岐嶷夙成
外臣民屬心已久伏望皇上深惟大計以今春吉旦
勅下禮部早建儲以慰億兆人之望以固千萬世之基至
于出閣講學及朝賀等儀不妨次第上請疏入上降旨
云卿等以冊立元子請朕見嬰弱少俟二三年舉行越一
日公復疏曰冊建儲官國家大典皇上特以元良之重
故謙讓未遑又或以禮節之繁欲從容少待但葵藿微忠
尚有不能已者自古享國長久莫若成周善輔養太子亦
莫若成周蓋自孩提有歲已備師傅之官抗世子之法矣
傳享

卷之十九

十一

本朝列聖建儲多以冲年寔法成周遺意今元子方
及五齡雖未甚壯然比之宣孝兩朝已過期矣如欲
修講學故事備朝賀等儀或恐嬰弱之年勤勞未習若但
奉行建儲之禮在宮中不過一受冊在文華殿不過一受
初未爲勞也而名號既正千萬世之統攸歸典禮一新億
兆人之望斯慰其請學等儀遵奉明旨少俟二三年則
而燕之謀保愛之道兩得之矣疏入上曰卿再疏悉見
忠君慮國朕已知之矣是時中外晏然亡有慮及國本者
公獨懇疏倡言上亦絕無它意惟是廷臣揣摩欲捷得
之以定國本紛如蜩起上浸不能堪始有疑君立幼廢長

朕不善之語意遂遼邐矣已議水田上意欲詰責
議者公力救徐尚寶自明且云人情營私者多奉公者少
畏難者多任事者少若以建議爲罪將來必至以言爲諱
誰肯爲國肩事周府中尉勤倂越關想究酷侵撫按官
上意欲逮撫按公力揀撫按且云國家大紀綱有四親
王輅宗儀將軍轄軍士有司轄百姓提學轄生員故大小
相維而天下治若宗室事不問親王不下撫按亂之道
也上皆然之秋九月山陰王公以憂去公疏請傳簡才
賢以隆政本意屬于公慎行沈公鯉大要謂見在臣等三
人貴皆南直生長既聞于一隅智慮未周于四海竊恐瞻
傳享

卷之十九

十一

振職業孤負恩私仰祈聖明特簡或令臣等疏名上請
庶得盡芻蕘之見且可免桑梓之嫌不報是歲水旱異常
災荒洊至公疏宜勅災重地方蠲緩催徵設法賑濟如
有饑民嘯聚搶掠者務中嚴保甲團集兵卒會治正法庶
使潢池赤子毋敢揭竿制挺爲難者擬聖諭一道內令
借發臨德兩倉餘米以充賑濟借支太僕馬價四十萬以
資糴本而又以四事責成撫按令每月一奏報曰田禾有
無播種曰雨雪有無沽足曰人民有無流亡曰盜賊有無
寧賊上兩善即令中書官騰寫頒示一時有司稟稟奉
職庶幾循而不怠云丁亥春正月公語同事云冊立久稽

異漸起今將建儲封王並舉庶慼聖體統各正乃引高皇帝詔首疏請並舉建儲封王吉典以慰人心以承天祐畧曰本朝故事成祖以永樂二年立仁宗爲皇太子即封趙王英宗以天順元年立憲宗爲皇太子即封德崇等王臣釋思列聖傳家世守之法仰體皇上愛子均一之情竊謂皇長子宜正東宮第三子宜卽分封大國一時並舉尤爲盛事疏入不報以子春二月上御經筵講畢命司禮傳諭內閣唐宗有德魏徵虧大節以後止講禮記罷貞觀政要公顧同官曰上天縱聰明日新學問其於剖析義理權衡人物卓

傳章

卷之十九

十三

有定評如此相與慶幸遂具奏畧曰唐太宗開基創業身致太平史稱其平隋之亂比跡湯武致治之盛庶幾成康納諫如流改過不吝亦三代以下賢君也魏徵事有爲之主當不諱之朝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王珪稱其耻君不及堯舜以諫諍爲已任其十思十漸之疏後世皆以爲讜言亦三代以下直臣也至於閨門慚德忘君事仇誠如聖諭臣等惟願皇上以二帝三王爲必可師以唐虞三代之治爲必可復宗社臣民幸甚至於通鑑纂要大學行於君德治道有裨相應兼講上嘉納之時公自閣中故牘得高皇帝御筆凡勅諭詩文共七十六道裝潢

進而人告曰皇上於語言文字之中求聖祖之精蘊於朕降存著之頃法聖祖之憂勤上覽疏喜曰朕當留覽珍藏是歲直隸浙江撫按官奏報災荒地方如南通州數百人邀搶米麥餘千縣數百人邀劫民間糧食昌國縣軍人因放糧稍遲卽將衛官圍擁倉官細射公上言恤窮民所以收拾人心繩亂民所以消弭禍亂今時值饑荒事干人衆搶奪不已必至劫掠劫掠不已必至叛亂撫按朱奉明旨孰敢以重法繩之人有玩心漸不可長臣謂今須責成撫按假以便宜令督率兵巡嚴加緝獲遇有鄉村城市聚衆搶掠者卽將首惡數人擒拏梟示毋得苟

傳章

卷之十九

十四

且養姦姑息釀禍庶人知畏憚地方稍安至於減價平糶之說惟官府可行民間不可強行今官府既無穀米可以減糶而徒責之民間則積穀之家皆深藏而不敢市是趣之增價也開糶之禁原有明旨而地方官各私其土本管之外漠不相關臣以爲平糶徒足擾民無益事實過糶最爲厲民有傷治體皆宜申明禁飭上曰可其嚴勅行之

大學士太師申文定公傳下

庚寅元日上御毓德宮暖閣召四輔入上手示維廷許十仁疏讀其肆曰妄意觸怒感疾聲色俱厲必欲嚴

謹公奏小臣輕信訛傳干冒 天威誠爲有罪顧處分過當恐彰詬詆詆照舊留中乃見容德公以疏繳置 御前者三反覆勸解良久 天顏稍和因謂公曰朕是心先生是股肱心非股肱何以運動又曰朕既委任頂替朕主張任勞任怨公同官叩首謝曰敢不服膺因勸 上涵養聖德保養聖躬清心寡欲戒氣平情已又勸 上時御朝講以慰群情瞻仰已又以建儲豫教上請 上俱首肯之公方與同官叩謝出上遽令司禮援止之云俟宣長哥與先生每一見公聞言喜甚有頃 上傳語令公將鯨瑄訓責公辭不獲乃以 上意訓責之畢已 皇長子 皇三子傳草

卷之十九

十五

俱至 上於榻前手携 皇長子向明正立公等注視因奏曰 皇長子龍姿鳳目岐嶷非凡 皇第三子玉筍蘭芽娟秀可愛仰見 皇上昌後之仁齊天之福普商山四皓一出而羽翼遂成臣等雖不及古人而幸遇 聖明特鍾慈愛造膝之一見賢於苦口之萬言臣等舞抃何能已已詳 召對錄中公於次日即疏請 立元子趙旬以豫教請俱不報至夏四月南北兩京九卿科道咸合辭疏請公復約同官再申前情畧曰建儲一事前有 皇長子始生之明詔後有臣等節年所奉之屢旨公有兩京各衙門之合奏私有皇親國戚之專請近有都城奏卷之流言

遠有四方萬姓之屬望而 上則臨之以 九廟之神靈兩宮之慈訓 皇上豈可差舉一念而臣等亦豈可苟順一言今 皇長子年已十齡矣而冊立未舉出閣無期師友未親名位未定以先後長幼之序而言則不疑而生疑恐訛言日興非所以信明詔也以安危治亂之機而言則當斷而久不斷恐窺伺漸起非所以固大業也疏入不報越二日公又特疏曰當今第一大計無如冊立 元子而臣等第一職業亦無如建儲一事夫 祖宗家法傳昇萬世 列聖相承儲位未有不歸 元嗣者 皇上纂祖宗之緒須守 祖宗之法 皇長子當正儲位萬萬不傳草

卷之十九

十六

可遲疑一也臣等先年奉 旨立儲以長幼爲序今年又奉 旨云父子至親長幼有序元旦之辰 皇上親挈 元子今臣等謹視又親諭臣等長幼自有定序今言猶在耳 皇上豈得失信於天下失信於臣等二也向來道路訛傳皆謂 皇貴妃獨蒙眷注屬意所生京師百萬軍民願倡後議獨臣等不信以爲元日親奉 玉音謂 皇貴妃每勸冊立安得有此不根之言乃今國泰之疏既上而不報已票而不行則外間又生疑議以爲 皇貴妃姑令國泰塞責 皇上姑爲 皇貴妃解紛使疑在宮闈憂在宗社何以杜百萬軍民之口副四海九州之心三也臣

等竊謂 祖宗一定之家法決不可不遵 皇上已出之
綸音決不可不信 皇貴妃未白之心事決不可不明
皇上何不早發德音定以明春冊立 元子勅禮部具儀
擇日立決大計盡釋群疑使臣等得聞其忠無事曉曉強
聒自外於心膂股肱之托也臣等之言盡於今日臣等去
就亦決於今日不報已而 上特命中官傳諭公等詞意
甚厲公知 上督過之甚不得已復言此舉一言不定則
流言一日不息 皇上心事一日不明如必欲暴白 上
意解釋群疑莫若先令出閣讀書再議冊立大禮 上覽
奏報可已而仍令內侍傳示閣臣候旨行之公喜甚顧謂

傳草

卷之十九

十七

同官曰 上意無他第謂冊立大事未敢自臣下發之吾
輩宜拱默以俟耳是秋洮河事起先是套虜大落赤鈔掠
洮河熟番入據奉刺川就水草數出掠漢人畜邊將或就
索輒復得之而副將李魁者素有膽志值卒報虜至魁即
單騎赴之不介而馳虜持鞍自白魁輒拔刀斫之虜眾大
譟射魁創甚還營宿昔而殞督撫檄大帥劉承嗣率虜不
勝虜遂入犯洮河副將李聯芳出戰死廷議紛紛謂虜已
敗盟順義寔助逆洮河且陷臨鞏危若累卵相率攘臂談
遑必欲罷欵決戰公乃具奏先年俺荅欵貢套虜吉能及
松山西海諸部並聽約束西鎮之不用兵二十年矣及吉

能父子皆死其孫下失免幼弱而用事夷酋如切盡黃台
吉者又相繼亡以故各部渙散或以轉堡要賞於延緩或
以借路生事於其肅或駐牧近邊驅之則曰吾不犯內地
也或刁搶番族問之則曰吾不擾漢人也欲絕之彼以欵
貢為詞難於峻拒欵撫之彼實需索無厭難以曲從此西
鎮虜情之大略也顧邊疆事勢軍旅機宜譬之隨病製方
不能執一今虜既狡黠無狀掠我屬番殺我裨將公背盟
約其勢不得不戰然一二小酋雖已猖獗而大酋全部尚
在羈縻順義自西鎮和畏事卜酋回套猶聽調還初未嘗
合謀犯順其勢又不得不撫然或陽順陰逆已去復來雖

傳草

卷之十九

十八

有兩掠而或送還人畜雖有殺傷而或縛獻罪虜此其勢
又不得不酌於戰與撫之間顧今久安之後海災之餘伍
缺無可用之兵餉通無可恃之糧當事者掘臨渴之井炊
無米之粥未及整頓虜患遽已剝膚方欲經營人言更多
掣肘必須寬其文法假以便宜然後可以盡心展布畢力
安撫此今日計邊之大畧也臣請 勅令兵部將督撫
按梅友松條議作速議覆其彼處失事候巡按御史查覈
另為處分已而傳 旨令輔臣將梅友松奏報看詳且詰
責各邊督撫引嘉靖間失事為證公 上言今日虜情與
嘉靖間不同先年虜犯各邊惟一意拒戰而已今虜方欵

貢就中部落有大小情態有順逆不可以一部便命廢名部之羈縻不可以一邊騷擾致九邊之決裂如其背約則當聲討如其輸服不事窮追制馭長策揔不出此今洮州失事明係火落赤邀請而宣大總督諭書及虜王頭目稟帖尚猶未至果否背盟犯順未可知也若一有疎失即大更張調撫臣斥司道而又更易總督使醜虜反得挾以爲重必云我一作反邊帥盡更將益無所忌憚而任事之臣皆垂首喪氣莫能自振矣上深然之然意猶苛責督撫不已而崔直指景復報虜騎充斥之甚公乃立趣銓部廷推戎政尚書鄭公洛經畧七邊又選用梁公雲龍萬公傳車

卷之十九

十九

世德贊畫又特薦尤帥繼先領兵以往經畧奉公指從大同邊外巡邏而行兵聲大震西虜聞之咸惴惴思竄於是檄切責順義趙之東歸聲火酋之罪勒兵出剿自是莽刺川絕無虜巢而他酋真相據捏工川與火酋爲表裏者亦遂稍稍移帳遠徙矣是時上加意邊防屢聞警報意不能無動乃於御門視事畢召公及兩輔於暖閣中從公商確機務疊疊不休且囑曰卿等爲朕股肱須替朕用心分理詳具召對錄公仰承廟謨竭力擔任語稍憤激言官遂交章攻之公去志益決顧念西事雖稍寧戢而後尤宜熟圖復具疏申明邊計甚詳語具綸歷奏疏

上今九卿會議以問已九卿陸光祖等回奏大畧謂邊務委不可驟開款市委不可遽罷經畧委不可復更兵餉委不可太減元輔主持允合機宜委不可不聽上報俞衆謹始定紫荊關外廣昌靈丘等處姦民有奏開礦興利者而張守清尤桀道路洶洶謂旦夕且有變會上遣中涓禱五臺還奏事一日上視朝畢召閣臣於皇極門議事語次及之公請敕該部行撫按查問禁戢速速清伏法閉塞諸洞礦矣不謂宛太玉田豐潤姦民復言之上遣閭閻臣公與同官力陳其非便一防礦徒二費多得不得失三官吏繹騷四示國匱形令外夷得窺淺深非算是傳車

卷之十九

二十

疏出王文肅筆而命意刪削悉公主之事遂寢自公去國後武弁中瑄明比入奏旨從中出迄今爲患焉辛卯春內侍口傳聖諭邢銳擅作威福結交官輿輿何成趙昇等通同鑽刺都打發出去了公乃奏云臣等近聞彗星示異天鑒孔昭不勝驚駭以爲聖明在上豈宜有此皆臣等奉職無狀所致方共省愆修職冀消天變不意宮掖之中乃有奸人蠱惑以致上拂聖意有于天和令皇威有赫宸斷不疑儉邪進除宮禁肅肅而又奉聖諭切責言官通行罰俸仰惟皇上之尊如天如父天方震怒入木有不畏威者父方譴責子未有不引慝者皇上以駐

奸不道嚮貨嗜利咎言官之不言又以屢借風聞訕上要
面斥言官之妄言臣等既無表率之能又無挽回之術曠
瘠特甚愧懼尤深然自古帝王臨臨百官裁決庶政即事
以觀理則氣自平緣情以用法則心自服近日刑鏡等若
事已暴著惡已播聞豈惟科道當言之即臣等亦有不能
緘默者惟是人在禁庭耳目所不能及事初發覺言語所
不能詳其煩瑣觸忤之詞誠屬可厭而旁觀避禍之意或
亦可原是在 皇上以理照之不必怒也且渠魁先已斥
逐黨與聞亦就擒或命內監鞠審情可立見或下法司究
問罪可立決是極 皇上以法繩之不必怒也臣又聞

傳草

卷之十九

三十一

祖宗立法入皇城者不得持寸刃經斷罪者不得充宿衛
向者內操人員持仗出入言者每有隱憂今內操又停而
兵罷尤藏謂當通行檢查申明禁制此又防之於漸者
上覽奏曰元輔真可謂忠愛憂慮之至矣先是邢璠陰爲
誣疊 上怒置之法而特勅詰科道君側有惡隱忍不言
詞甚厲南中遂訛傳謂 上有意督過公疊疏攻公公亦
疊疏乞罷其畧曰臣有至難至苦者如遷謫官員孰非
宸斷明言之則謂歸過於上不言則疑臣脩憾於中留中
章奏何者不經 御覽不請則疑臣蒙蔽而請之又謂臣
塞責邊務夷情本難逢度敗則詆臣失策而勝則疑臣欲

借以叙功 召對敷陳本爲盛舉秘之則人多妄傳而播
之又謂臣誇示恩寵衆之所擬不當則以爲私而當則以
爲僞衆之所賢未用則以爲有意疎遠而既用則以爲姑
事虛糜事至于不得不辨辨之則以爲爭勝而必欲摧之
不辨則以爲氣餒而愈益攻之人至于非理相犯不容則
以爲狹隘而群然非之容則以爲畏縮而肆然侮之人不
論賢愚事不論當否與臣異者即以爲是而欲引之升天
與臣同者即以爲非而欲擠之入淵似此世局似此物情
將使予奪不聽于 朝廷而聽於衆庶之口吻去留不制
于 皇上而制于小官之掌握臣雖百身千喙何能自解于

傳草

卷之十九

三十二

謗議自免於風波荆棘之中而 皇上即以簪履庇臣以
爵鉉優臣亦何能使臣不面慚而心悸也臣竊爲國家計
不去則弼臣益賤國體益輕 皇上爲朝廷計不聽臣去
則國論益淆政本益蕪臣所謂不得不去 皇上不容不
聽臣去者以此 上不允立趣公出先是十八年冬 上
令內侍傳諭閣臣冊立事如明年春夏科道等官不來責
擾便于明年冬傳 旨冊立如再來責擾直待十五歲舉
行公與同官約曰 上已有明諭臣下自當遵承稍需一
歲大事定矣每諸司接見公皆以此告之自春及秋中外
相安不謂工部張有德以營辦請疏中語借冊儲爲重

上怒曰小臣敢爾沽名耶時新安與山陰在直不及與公商確乃曰小臣以建儲請吾輩喋無一言可乎倉卒具疏首列公名以上似不知有前論者上覽疏益不懌立批冊立事再遲三年公卧榻間聞而驚起曰閣中一論得之甚艱小臣一言捷之甚易奈何別具一揭一則謂前此聖意已定諭旨已明向來兢兢恪守不敢違越以俟來春舉行小臣不敢激聒一則勸上如前宸斷親裁勿因小臣妨悞大典原揭詳具升儲錄中時新安山陰在閣司籍出示公草兩公嘆曰如公言當不致決裂如今日吾輩悔無及矣速以公揭上請冀一回天上覽揭喜手賜傳章

卷之十九

三

批荅而竟不及建儲事已而傳諭云小臣庸擾以致朕怒卿等當調元贊化寅亮天工乃宰相之職及隨小臣雷同疑貳朕豈不益怒自古宰相協和然後可以保國今閣務煩重卿宜遵屢旨寧即入閣公歎曰進退觸藩何以作荅上意上以新安前疏近激督過爾甚忽中旨批令致仕去公謂新安去而我留人其謂我何乃密請慰留新安而極言新安如行願同去國以謝言者上難於慰留新安而又諭公意不可挽乃許公暫歸公得請喜躍具疏稱謝并以三事上陳一曰蚤定儲宮以安宗社二曰力持廟議以奠邊疆三曰甄錄逸才以充任使而復勸

上慎起居之度平喜怒之情節用愛人財以不蓄為富親政典學治以無逸為勤妮妮手數百言公歸三年皇太子出閣至辛丑上命立儲遣黃曹耶琿存公於家曰卿養襄有年前屢有疏揭勸朕冊立朕志已定待期舉行但因激阻故從延緩知卿忠言至計尚鬱於懷今元子已冊立為皇太子冠婚並舉念卿家居繫心良切天語篤摯似若報成事於公者而公陳謝疏內猶諄諄然冀上返初心脩始政勿令已渙之汗反而復行不調之絃更而復鼓上悚然嘉納官一孫中含嗣後以皇孫軍慶比歲以公大孝咸膺存問四月間上遣李大行自榮齋勅傳章

卷之十九

十四

行迫七月十日勅使及門公已不諱矣屬纊前數日囑同鄉孝廉曰吾病病恐不能成禮勅故坐名義當跪領銀幣君貺不可委之草莽也謝疏中末勸上勤朝講發京奏罷征歛慎封疆及時起廢汝曹識之絕不及家事親朋問疾詢公何為公拱手荅曰吾惟來乎其當來止乎其當止而已公卒撫按以聞上咨嗟震悼不已詔所司議所以優隆元臣卹典禮曹請壇祭九上詔加四銓曹請特進一品正階贈太師予廕尚寶丞起曹請塋如一品制而以勲爵例特加柩柩一閣臣請謚曰文定上報俞稽之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安民大慮曰定夫道

非間見博雅之謂謂所行不離於道德也安民大慮謂思
樹惠慈以慮安民也公實咸之亡規斯名與昔諸閣臣謚
文定者曰勤學好問純行不爽者殊旨蓋異數云嗟乎子
章事公四十餘年間之公曰天下事平心而揣則脉絡明
平衡而治則差數均平氣而調則節奏和故公在事一切
以持平行之不藏宿不枝橫過即釋然又曰吾受 上恩
寵無以報惟是不居功不弄權不市恩不微名以誠心直
道處已待人可幸無罪公書生時持志厲精嘗罵倦鬼曰
青細浩牘王笥陳編誦不能句讀未終篇惟爾一至令人
茫然汪洋與義信倨微言凝思注想欲探其玄自爾一至

傳草

卷之十九

主五

忽若澶漫將挽去淬刃懸桃薦棘出于莽莽之野渡
子於逍遙之域斯語也斯志也存此則爲孔之不厭不倦
爲孟之樂善不倦出此則爲尹之無時豫怠爲且之所其
無逸公之相業實基於此 天子之揭於屏豈漫然哉不
知公者謂公將順以權還 主上委蛇以異就功名予嘗
質諸大人長者則殊不然雲間陸文定公嘗曰申公正已
以御物侃直以持國是苦心調劑於國體物情之間而進
退從容沉幾不露真所謂命世大人矣太倉王文肅公謂
人曰參合人情權衡國論明才辨者猶能之吾獨服公
於中 肯迫側衆咻紛擾之時不難不疎翕如廓如信口

公實嘗謂我 朝元老所稱雅量宏材不茹不吐惟申公
一人耳予友鄒爾瞻曰吾師掄政以來手所拔處抑者若
而人所調劑者若而事惟和惟平惟寬惟厚始末嘗不怒
怒而卒忘始未嘗不詘詘而旋信蓋師心慈性善機若轉
圓而事體練達又遜而出之自後來歛手讓後之人遂有
不得自由者又曰吾師有百善而外人不知者有一筆而
海宇回春者此惟天地鬼神知之庶幾知公之深矣人亦
自言天下有一人知我亦可以死又云中國之民明乎禮
義而陋於知人心三公於公觀其裏矣不徒表之而已而

傳草

卷之十九

主六

况 主上之綸詔出諸代言者不論 召對有股肱腹心
之託 手勅有何所用情之褒貶灑宸翰不一而足農采
八穗漢札十行章以爲三代以下魚水始終之際未有若
斯之隆也公亦可以驕矣公所著有綸扉奏草四卷綸扉
笥草四卷綸扉簡牘十卷賜閣堂集三十卷元配吳氏累
封一品夫人子三長兆胤早卒仲即同卿用懋季即孝廉
用嘉伊陟魯禽爲望尚餘諸孫曾繩繩具載家乘不具論
贊曰人亦有言孟圓水圓孟方水方此非獨人主也臣之
體韻亦猶施之方圓方圓不可錯用體韻豈可易處各順
其方以弘其業則歲寒之功必有成矣今 主上聖明四

年如一日也癸未申申之際頻頻召見閣臣時聞采芹
園之風今味蘇之餐不加宰輔矣墨者守內宮者守內
守園守積各懸機且今曠暨四出飛而食人矣朝議即紛
然俊顧李等字不敢訟言今訟言某黨某黨矣吉水
安邑諸賢聞憤於外猶得引之天垣天曹實兩實俎今反
問巷修魚釣者誰賜環矣夫公何持何修而得之 明主
旋羽還風今乃投石耶辛丑壬寅之間人知 青宮貳
卿 宗社萬年大計定矣而惡知 毓德之召見造膝之
微 秘閣之德音爲之根也人知 福邸之國宗藩維城
固矣而惡知公 召對 元子龍姿鳳目 皇三子玉筍
傳章 卷之十九 五七

兩茅二語爲之別也夫功有造端有因先甲一日易後甲
一自難揚了言之矣密勿之功人不及知溫室之樹公又
不言乃言官更有求多於公者言官諂諂相臣休休乃所
以交相成也予考本朝以陽元入相者十二元相者三惟
與公年相若李文定之年又不如公宰相享年八
十者十二元相今終者三而二文貞一以徵聘召一以僉
泉入其賜第不如公 本朝一科帖甲三入相者三入
相惟嘉靖壬戌而王文肅受殿之年與胤嗣之繁碩又不
如公內閣謚文定者五楊石首蔣全州李興化于東阿微
獨年不如公其謚同其所以謚又不如公若公所謂天與

全昌非耶公壽躋八十而子章以天定之說祝又豈以文
定之謚耶公一品三考 上優禮極崇而公辭疏有云以
主寵爲至危以至榮爲至苦又云 皇上少此一原無虧
高厚之恩微臣多此一官益增盈滿之患詞極懇至 上
始聽之未幾聽公歸公歸而署其門曰有賦歸來四時成
功者退無心與世爭三六直道而行嗟夫易云謙謙詩咏几
凡八言謙之矣

蠟衣生傳草卷之二十

泰和郭子章相奎甫著

門人宛平王文邁

大足潘元勳

廣昌劉睦

上高黃
灝

滇中何其良校

贈司理沈五知公祖考績序

今之刑官卽古之理官也在 朝廷爲大理在省會爲提
刑在郡國爲郡推官韻文推窮詰也又尋繹也官置於唐

傳草

卷之三十

至宋初詔曰司理叅軍專於推鞠獄事郡二人此推官之故也一名司理又名司法予讀揚子雲理官箴殷以刑顛泰以酷敗獄臣司理敢告執謁意主於寬又讀崔駰箴選矣臯陶翊唐作士如石之砥如淵之清意主於執執不能寬寬不能執則又有平之法焉法者天下之公共也天文權北有四星曰平罪之官平星執法正於紀綱平也者上叅於天文下協於民情而不骹於國法者也易六十四卦惟訟與噬嗑專言訟獄訟者方爭而求辨非剛中不能畏其志故訟曰利見大人獄則已斷而行刑非柔中不能恤其情故噬嗑曰利用獄夫剛中柔中卽所謂平也推鞠獄

事窮詰下情而至於平非佞惟良矣今天下郡推各一員惟吉州二員猶沿宋舊豈非謂民俗洗與訟牒蕃與一人不足理至嘉靖末始裁一員豈非謂太平日久風俗稍淳與然予觀吉州司理戴星出戴星入塵趨坐走乘雲帶雨鞅掌於輪蹄亡甦安時也今司理五知沈公自下車至今三年若手拮据上以脩頭下以脩足履冰執熱如此其劇也若所持茶首如蓬葆體如漆幹勞身苦體如此其勤也然後知吾吉之訟猶然繁矣則公以一人兼二人之勞莫敢遑息矣然後知十三郡之政紛沓至矣則公以一八理十三郡之刑莫敢遑處矣此猶公理刑職內事也公在吉

傳章

卷之二十

1

三年予請歷數之甲寅之荒米直忽翔小民爭食土粉道
殣相望公縮郡篆佐吳徹如觀察弛役薄征糾守緩刑青
禮殺哀嚴捨穀之禁設煮粥之廠凡以財獄訟者正以俾
別納劑故雖荒而不害丙辰之水起自度嶺漲於鬱孤一
夕澎湃歷萬泰及廬吉下者壅魚腹高者巢喬木公縮廬
陵篆佐祁夷度刺史引舟楫入市衢以極棟宇枵腹之倒
懸棹漁艇凌洪濤以援急流蕩析之溺子水退遣官瘞甃
散米哺饑上書請賑請折故雖水而不沼此又公理刑職
外事然三年大政亡踰此二役矣公以今年冬月考績祁
公及同寮李蔣二公九邑列侯例有贈言介予邑王侯屬

言子章聞之太守者吏民之本兄司理而弟之也兄弟相下則相成相成則德意上可以達兩臺監司下可以浸旣郡邑民萌辟之天地定位而合德山澤異體而通氣雷風各動而相薄水火不相入而相資衆良相德而積施於無極也韓忠獻推官開封理事不僭暑月汗流浹背府尹王博文大器重之曰真宰相器歐陽公留守南京蘇子容爲推官歐公一以府政委之曰子容處事精詳一經閱覽則其不復省此四公者政所謂察察相成也故皆爲宋名臣今祁沈二公同心如蘭同德如水他日爲韓歐爲王蘇名世 昭代詞色 皇猷而吾吉先受其賜真一大快也予

傳草

卷之二十

三

因類沈公三年有成之政而并及此韓退之有言志同氣合辭半相章炳半相輝魚川泳而鳥雲飛也豈不然哉若公滿腹 奏而銓司康晚之 天子下聖書集對二尊人宣室之召天垣之拜皆今甲所必荷可謂足需者無足爲公修矣

贈會昌尉侯玄同明府考績序

夫令難矣公於度康難矣今之難非以掌勾稽上催科漚米鹽州縣吏徒勞人之劇也又非低眉上官折腰重人途趨坐走於輪蹄風塵之爲執掌也又非野有梓鼓之警微有雀鼠之姦而安救辨折之爲兢兢也今之日蓋別有

難焉三涂並用例也而執不得並甲得十之八猶得十之三而責得十之一以一敵三數不勝也以一敵八數更不勝也爲難一出宰百里寄跡花封一也有品邑有士邑士邑金張多援薦剋易騰品邑樹棲培塿跡伏潢污自咲柴愚誰憐參魯爲難一時尚佻浮俗喜奔競以剖訟爲能吏以矯枉爲令人聲名看門簿高低流品出柄家子弟而度之邑路達俗樸爲難一若邑如會昌處之屬縣考之潮脉鬱孤已在山椒距匡廬似若龍堆望金臺屹如雲中難之難矣而如臯冒侯以選貢令其邑於世所稱三難者益幅湊焉予謂三難難於中才不難於聖賢豪傑程大中令

傳草

卷之二十

四

興國幾二年而園扉空庭訓二子爲大儒周濂溪別駕度南以獄事不能媚運使便欲解綬去晚始受知於趙閱道海忠介令興國初甚齟齬卒爲 國名臣則度令之難固自有在不在聖賢豪傑也予觀冒侯之治會昌庶幾似之矣弱冠以文名廣陵試无譽毫十北鄉聞竟阨一第萬曆癸丑始捧會昌檄比受事一意澹恬休養居恒奉月六齋不宰割邑故有五湖潭歲供縣官網罟侯三年不釣一鱗而寢厲牛禁雖窮鳩以病死聞者悉從掩瘞而挾鳥鉤傷羽禽者亦槩論止發孤稍被魚肉卽市豪庠彥務在創抑以保全之偶雪中出西關外望見覆茅下有啼聲問之知

溺廢厥主置死地矣侯召而付以甦之者治以故殺
今尚存亡恙也東嶽廟側茅寮百餘暴曬羣牛羊踐觸
齟齬相望侯三日爲期悉召歸土而夷其寮中有客死者
捐賞爲封識更設漏澤一區送死者以是亡憾他如牒廟
驅虎禱雪降澍祝融下拜而風倏反洪波及橋而神若抑
日者乾溢海聞異舊肆訖而會微亡害有年人多異之不
知其召格然也其巨者亡如造橋復田建學三事橋在水
東爲邑受津河伯衝決侯始倡建爲石墩九費貲千有餘
金橋成名曰抑洪復田建學共爲一事往勝國時民施田
千把於白雲等寺廢田存租歸豪佃會儒學頽圯侯議

傳草

卷之二十

五

清田三析之寺以存羊七歸之官以新學詳侯記中侯三
載政成考績予門人曾廣文希范及劉廣文國檄諸生歐
可範李益佳等詣予山中乞言爲贈予入潮婁經會昌羊
角蕭巖之勝寤寐如睹族人田租半出九州往來如織故
侯之政若耳而目之爲談序娓娓如此董子曰考績之法
考其所積也天道積聚衆精以爲光賢人積聚衆善以爲
功侯之善政可謂積矣天子有六廉之令甲銓部有二
十七最之考課 賚黃金 下褒詔賜山海經河渠書
召入臺省爲耳目臣皆曉下事由是言之令難而侯若易
度令難而會昌若易周程海三君固不得專美於前也雖

然有本焉冒姓甚希而獨著廣陵 明正德間中丞政垣
捐寧夏大忤逆瑾衆知鸞著績八閩侯謹守家訓克紹箕
裘夫其不墮家聲於廣陵而後能勳官箴於豫章能爲中
丞察知之象賢而後能繼程周忠介之芳躅語曰聲生於
日律生於辰豈無自哉豈無自哉

贈奉政大夫廣西提學僉事魏崑崙公墓志銘

丁正

隆慶辛未予司理建州明年署松溪縣事奉試得平魏親
察禹欽卷署第一案西入閩鄉闈得晉江蘇憲長君禹卷
署第一二君俱隸藩字禹比會試後先中第十四卷比官
俱爲督學使者文名士品正相伯仲於是閩中有謂門二
傳草

卷之二十

六

游語方予署松時禹欽單人贈食事公尚存實行婚節得
耳而目之予去建二年贈公始捐館舍迄今四十餘年矣
公初筮瑤上是時禹欽尚未亨發後貴貴公兩蒙 恩賜
未載墓中石萬曆丙辰禹欽來觀察豫章過予以志銘請
予詎松爲并州念孔李通家季兒陵又師事禹欽從旁趣
之義不得辭按公行略公名鏞字希玉別號崑崙元初祖
朝自建州東和徙松之詹源三傳仲良徙松城長子伯正
國初以明經選季鏗舉洪武丙子鄉書第二人署定陶因
言事左遷永嘉簿以出粟佐賑授承事郎承事生文學琬
則贈公父也文學需次且貢遽謝博士業又不問生人產

刀七女四卽尚平之貲亡所營家用瓠落公自少治產積
店逐什一之利而不責於人父之漸充於是竭力事二尊
人絮棉醴羞珍饈市帛絮細布文采以承權文學公故有
女兄貧不能自存逆而養之不以煩諸昆弟二尊人卽世
年俱八十一切俎豆寔公又獨營之不以煩諸昆弟於
是里族稱焉公天性孝友重然諾邑里事囂紛里正宗長
不能繩就公所片語立決邑里奉爲祭酒公正身厲行邑
令亦時有所諮度前令令非公非之令欲案之公義不受
筭而出令改顏謝之公曰使君猶足用爲善也不任受怨
後令今是公是之鄉飲肩席衆議以介上令署爲正賓公
傳草

卷之十

曰使君猶行古之道也亦不任受德長子以糧長事令謹
頗得其驩公語之曰往役義也內交非義也令公喜邑人
怒矣禹欽少年嫻於文予愛重之時時商統郡閣公語之
曰離經問業外非汝所宜言故成其長子爲邑素封成禹
欽爲建南名儒皆公貽之教也嘗大書壁間爲人必知禮
義知禮義則無事而心閑可以全生遠害初得周民宅携
二幼子居之周壁故有二畫左畫趙閭道告天右畫彭祖
祝壽公令亡滌惟書左壁云天不言晝所爲善天自知之
吾益加脩所爲不善天亦知之吾內自訟耳何以告爲書
右壁云吾聞彭祖多妻後以少妻敗當其敗時卽告天無

爲也人以爲名言嘉靖壬戌倭犯閩陷莆中時關方內大
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倭後福寧圍松急公令諸子號召
里中豪傑計事募卒守城公家獨飯八十餘人亡不一當
十夷遁去邑人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咸公德不置義士
張德有全城功而殞其身公憫之時詩給其家母令之語
具予所爲德傳公晚得禹欽知其慧尹必亢宗此教之作
字碑上字成今口占對對成公曰是兒可與有成惜予老
不及見之矣嘗手書一牘授禹欽云志欲大情欲約銷客
氣硬香梁居鄉居官亡之不可禹欽至今服以周旋知子
其若父信矣公莫年得血疾勅斷家事亡得相關築亭東
傳草

卷之十

溪上祖妣祠側名曰觀瀾花爲僮僕鳥共咲談時時曳杖
嘯吟其上又自治壙於上瑤常携酒召逸友曠友累日懼
謔曰今日與諸君對飲昇時諸君過此一杯墓樹有
劍松濤壯之便不落莫其達如此壙成二十年公始卽世
爲萬曆丙子九月十七日距所生弘治癸丑三月六日得
年八十有四公卒後二十九年爲甲辰禹欽始成進士又
三年丙午禹欽爲戶部河南清吏司主事以 慈聖聖恩
贈公爲主事比禹欽出僉廣西以秩滿贈公奉政大夫廣
西按察司學僉事勅書以全城之功比之弦高然
諾之重埒於季布蓋實錄云是以銘矣元配葉氏側室

王氏俱以鼎欽貴贈宜人子七源涑潢沂治俱業出濬縣
玉出女二諫尾俱業出諫適范珠尾適嚴文昇源娶葉繼
艾涑娶葉潘娶李沂娶陳治娶葉繼陳潘娶林繼葉霖娶
陳孫十六彬林朴楷和標永乘相桂棟兼學慎泉孫女
八王翠珠璋珽玘瑩秀曾孫廣輝耿煥魯煥煌

銘曰魏以大名天開之矣萬後昌蕃松源是徙考亭為隣
湛盧為墨儒生贈公夏瑚周蓋匡困資無辟之儲侍起危
濟傾辟之國醫老萊於庭祭酒於里教人以義亡事踈踈
教子以忠行多身島夷入寇弦高足倚然諾不易李布
是侍兩載皇言碑碑上瑤玄室公自經紀原臨臚

傳草

卷之二十

九

撫黍稷慶我銘於斯百千萬年將為好時廊時之似邪
抑以貽茲季武仲之祉邪身音維身手介直貌

虔州會昌縣重修儒學記

王石梁曰六經言學莫先於允允命允命曰念始終典于學
夫允命商言也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學則三代共之自夏已然微獨商也小學大學其來久矣
顧造士之區名學士之所自造亦名學學記七年論學取
友孔子十五志學則士所以學也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
親民三代之學皆以明倫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明德
明倫異其明一也親民親異其親一也上合是無以造

士士舍是無以自造其學一也我 明建置郡縣縣名縣
學郡名府學兩京設國子監名國學 高皇帝創為卧碑
兩國學俱刻監規兩京設提學御史省設提學憲使降
勅諭厲功令所以訓士者肇矣贛州會昌縣置於宋太平
興國中建儒學於縣西北隅元至正中火知州常方壺脩
建 明洪武戊申知縣張桂徙建壬申火永樂癸未知縣
王文夜重建成化壬辰知縣梁潛購千戶白璽故宅易城
隍廟地拓之嘉靖癸未邑人國子生賴元啟建至於今液
楠軸解墻傾城夷矣萬曆癸丑如皇冒侯來莅任乙卯始
議重脩而時謫舉廢計無復之乃清勝國寺田千把嚴驅

傳草

卷之二十

十

姦佃猶僧用十之三存善果於緇流用十之七廓鼎新於
寶序經營於某年某月訖工於某年某月中廟 先師前
門櫺星左翼啓聖右祠賢廟後為明倫堂堂後為 敬
一亭尊經閣左進德齋右育材齋公廡講堂儀館號房肄
業有舍習射有圃大約費金錢若干貲楹構若干植餽廩
若干石上不請公帑下不煩里旅數十載荒屋冷舍一新
而落之堂下不嫌繁馬海中即竹塹鯨喚起偷惰稅迴淳
雅冒侯之功於是為巨矣工既侯乃介予門人曾廣文希
范泉劉廣文國檄廩生歐可範李益佳謁予請記侯以考
績道白下躬詣山中趣之予惟學之設士之羅也昌學自

傳草

卷之二十

十一

宋至今凡七建宋得進士二薦辟一 明得鄉舉一何察
察乎所欲甚奢所獲竟薄將風氣使然乎夫風氣何常之
有道隆則隆道污則污泰伯仲雍以傳國故逃荆蠻鬻髮
文身裸飾混俗何陋也其後季札起毘陵言偃起吳而姑
蘇遂爲具區漢元封間天子以閩粵悍數反復詔軍吏皆
將其民徙江淮間其地莽爲莆葦隋始建縣猶名莆中至
唐黃滔秦系輩出宋朱李名儒疊出而莆中遂埒鄒魯昌
州卽瘠薄猶有尹唐喻三君爲之前茅眎荆蠻莆葦何翅
千里荆可蘇莆可興又惡知昌州昇日者不爲蘇爲興邪
故風氣未可泥也卽以昌之風氣論予讀史齊世祖廢在

而昌之名立 明得圭得璋而昌之士顯庶幾不負危重
建學之意若明德親民明倫民親之說諸生童而聞之白
首而習之予無容啁啾矣

沈介庵先生傳

頤禾生曰五倫之中以人合者三而夫婦處一焉良禽擇
木良士擇主擇友故君臣朋友之間猶可以擇及其不可
臣曰則止友亦曰則止有男女卽有夫婦執本難擇一與
之醮終身不改卽不可執亦難止及其弊也人盡夫之說
興而婦不從一富易妻之說興而夫多二娶故孔門多賢
惟曾子不再娶西漢王吉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
傳草

卷之二十

十一

娶東漢管寧妻先卒知故勸更娶寧曰每誦曾子王少府
之言意當嘉之而乃自違之也至於楊秉之三不惑陳化
之辭宗女則尤偉唐元德秀陽元宗以卓行稱皆不娶子
平子王摩詰喪室孤居皆數十年爲最著宋劉庭式瞽妻
終不再娶爲尤難吾邑蕭清節楚感聘女之死謝以不娶
嗟乎上下數千年何董董也蓋其難也至於今予得錫山
沈介庵先生夫德秀元宗清節似過於義惟曾王諸君子
乃合於禮介庵繼之足以風矣作沈義辟傳禮稱夫曰呈
辟也

沈公諱從龍字汝化別號介庵常州無錫人幼徇齊清慧

習舉子業愛義愛奇故按劍不售俛而教授生徒所聞鑄多名士家貧逾弱冠始贅于杜性下急嚴教杜孺人莊事之初若磨角久之比目附翼歡樂相得杜又善事姑敖姑甚懼悅相期永托以老無幸孺人善病年二十有六溢焉朝露當病病時已舉令吉州司理應時尚未離文保孺人痛子稚慮後母見凌有孝已伯奇之虞與公泣別訣絕良久淚痕猶沾沾未乾公感愴遂焚香矢弗再娶四十餘年執紼一榻以無涯之情愛悼不駐之光陰淒涼伊鬱極人所不堪公處之若化甘之若飴不過慟以傷荀氏之神亦不過達以擊莊生之缶鄉評月旦以爲義丈夫焉部使者

傳草

卷之二十

十三

行縣式其廬而尊禮之比司理成進士倅吉州公曰吾所以不繼娶者非牽於床幃以有孺子也孺子勉之亡忘而母之劬亡負而父之義稊身字民詒父母令名司理頓首曰敬受教治吉風令雨施刑清政平氓恃爲毋士倚爲師吏畏如神明而吉大治皆公教之忠也予家子弟從司理遊於青原白鷺間因得公之節槩如此

贊曰婦無二適人皆知之不知再娶亦未合禮禮大夫以上無再娶何也其負心一也董子有言人孰無善善不一不足以立自治孰無常常不一不足以致功詩曰上帝臨汝毋二汝心知天道之言也夫妻地道也地道有終故從

一而終夫夫天道也天道無二故二娶爲盤沈公知天道哉宜其有司理也有華元而後曾子得成其義有司理而後公得遂其高誰謂古今人不相及邪晉左思賦云毘陵高節所興以立風俗隋常州地理志君子尚義沈公得亡聞高節尚義之風而興者邪

贈邑侯王心岫先生考績序

吾吉郡止九邑耳不及太原西安成都三之一而甲科居其八五百里內有賢人聚上映天文才名地望正相伯仲下決民萌亦地方厚幸也萬曆癸丑南宮之牘一奏先後來令吉者八今茲丁巳俱當考績之期西昌令公王侯

傳草

卷之二十

十四

以仲春泰滿儒學三博士嚴君劉君恭君景通學諸生介予門人子弟詣山中祈言爲贈義不得辭予惟侯之令吾泰也澡浴以爲民鵠容愛以爲衆毋準繩以爲士範長懿山行短輟澤行高下既與時宜巨細不爲世窮金試於子肉試於莫不楚十九年之刃投亡間之節懿政徽猷更僕未盡數猶記乙卯冬侯入觀時予有贈言侯字昨之績大率具是諸門人爲侯所薪蕙者又乞言爲贈予作貞教篇侯教士之績大率具是雖然猶其凡也未及侯之大侯之太亡如甲寅之饑斗米千錢道饑相望民至啜土粉以充虛又亡如丙辰之水踰高嶠破大庖兩厓民在夢寐頃

則莖於魚腹侯始竭拮据以抹溝壑之填既焦毛髮以殿
墊臨之溺此二役者皆大政也當饑之來也如西風之行
從太空谷中忽然而至民莫屑手足侯曰弊軍不能救鹽
池之鹹阿膠不能止黃河之濁廩之穀饑之藥也始發預
備倉既發社倉不足損俸爲之倡勸借鄉紳義士爲之助
其窮賑僻塢遠不能達者棹漁艇載米飯之而城設三大
粥廠鄉各自爲粥廠以待累累然不能扶服者已而請賑
請折額天而禱辟之乾皮復血枯骨返肉今聚焦悴再造
者與之談甲寅之瘡誰不曰王侯其秦越人乎前丙辰水
積霖洩旬八猶得移徙而遁今丙辰之水雲不甚族雨不
傳草

卷之二十

十五

甚霪而眎前水禍突高丈餘水甫退而侯入觀還自南
浦趣至糧廩曰已溺者既不能手援幸存者猶得以道援
問彈爲河者祗席之魚沸鬱者湯熨之從蛟龍聞而登岸
者飯飲之水平浪息露筋疊骸者掩瘞之已乃修城廩以
禦暴築公署以歸賓延見泥魂問民疾苦蓬徙塵走饑不
及殮沐不終湯已而請賑請折如昔抹饑時辟之蟻磯作
崇偶遇太真然犀象潭破浪忽逢旌陽鐵柱今聚泪沒再
出者與之談丙辰之溺誰不曰微王侯吾其魚乎夫禹思
溺者猶已溺之稷思饑者猶已饑之三過不入如是其急
故書曰禹懋乃德嘉乃丕績詩曰稷降嘉種以歸肇祀皆

序其功之不可忘也王侯二役之勞彷彿三過之勤今當
考成兩臺上之銓曹廉之天子葵之如璽書之褒宣
室之召河渠書之頌山海經之賜皆可次第得者而侯之
意或不盡是也侯常有言曰甲寅民幸免於辟惡知亡再
饑乎又惡知亡七年之旱乎丙辰民幸免於沼惡知亡再
水乎又惡知亡九年之水乎故常平之議所當講也求常
亡饑也黃隄之築所當議也求常亡水也何也西昌穀直
以一金易十斛穀即爲常平而穀亡從出西昌糧戶有糧
一石歲可收穀五六十斛若糧一石者令出穀一斛合之
得三萬三千斛令貧家一金易十斛可濟三千三百家糧
傳草

卷之二十

十六

戶得金貧戶得穀貧富兩利所云西昌常平也予曰此師
耿壽昌之名而不師其跡百年其利矣又曰西昌之水人
皆謂破塘宜磯然上流也未必即有襄陵灌城之患亡若
築壩壩迴下流之水亡令太決一以少殺建甌之執一
以完爲邑城之護不獨水患可減且於學宮甚壯予曰此
師宜防宮之意而不師其跡萬福其來矣侯常平議雖上
而尚未之行黃勸議雖定而時詘舉羸尚未之就未行者
以須之昇日未就者且成於不日是侯愛利元元之真意
今百年後父老思我也於是博士諸生合而進曰抹饑抹
溺之政三年之績也以紓劔戟之憤以解百弩之環其跡

著而易見當平黃霸之議必世之仁也先甲一日易後甲
一日難其事遲而難觀易見者書之以報政難觀者俟之
以圖遠且今後之俾循良者有所稽焉郭子曰有是哉遂
并書之以當與人之頌

贈安福陳明府自公先生考績序

萬曆丙辰秋九月刺史祁夷度公祖枉教青原予同鄉四
山羅匡湖鄒南阜劉斗虛賓定齋等侍講於梵宮九邑孝
廉有志者俱與會既別予同安成朱生高生應角鄧
生聲雷等復之文水赴仁文會三日而別天際真人之想
竹林賢者之風悠悠於青原白沙間有出於聽言察論之
傳章

卷之二十

十七

外者真嘉會也別二月餘予方樵雲三顧垂綸層溪安成
三孝廉不遠數百里命駕訊予山中揮麈雄談再理青原
仁文之緒若春日之判薄水秋風之掃枯葉良有樂焉已
而論政則壘歷乎陳侯自公之治安成厥歷三年報政有
期例有言贈某某等九人乙卯幸聯籍又幸同出陳侯之
門願先生無愛一言上以揚侯吹萬之仁下以鳴九人在
三之諒予自歸歸田陳侯之政日來於耳顧以西昌距武
功武功爲遠以山谷眎堂堂皇皇爲高遠蔽其大故從山
上望牛若若羊也高蔽其長故從山下望木者十仞之木
若箸也不若二三君之耳而目之也二三君請以目論而

傳章

卷之二十

十八

予証之耳三君起而言曰請言其崖略侯以萬曆壬子登
經魁閩省遂成進士來令下邑甫下車值邑亡歲三春嗷
嗷半救不飽侯惻焉引痛請開倉議平糶不已旋損俸繼
之不數日而富民饒室爭輸濟以佐侯之不逮今試向溝
壑餘生譚侯甲寅救荒狀有不涕落心惻者乎茲憂女魁
爲災侯赤日步禱甘澍隨應以故下邑視通郡之收稍饒
而民亡徙移予曰此唐八計中視戶口豐耗以稽撫字者
其最一又曰條編法行民久安堵然積厥猾胥表裏肆姦
適負之棍亦每以同里累良善侯設別戶彙總之冊分文
升斗洞若列眉而積害頓除桁楊俱寢更於里通輪役盡
削走馬折乾之譬自厝公費代之予曰此唐八計中視賦
役薄厚以稽廉胃者其最一又曰侯自奉淡如書生其門
如水過貧士好脩者不難割俸相周若文章理學之會津
津不厭與諸彥督課雖盈案疊几不越宿而筆削已遍如
嚴父課子弟或投以他爭色變口鉗而不欲言每鄉紳聚
講書院即紛予宛乎必罷政而赴凡興革大事須輿論定
徐以片語獨斷之至研及性命曰千秋事業正在此耳邑
學宮形勝稍侵甲榜少細侯慨然脩復至有勞怨不辭予
曰此唐八計中視學校興復以稽教導者其最一又曰邑
宗苦盜烽燹亡歲亡之侯廉其魁悍痛懲之餘漸消以鄉

約保甲之法迄今羣兇革面雞犬以寧予曰此唐二十七
最中所謂部說有方警守亡失者其最一又曰運差之苦
武弁頻年相競高下其手以充橐恃其庭可上抗縣官莫
能詰侯至踰月先折其忿滿之氣令賜從亡許唐突法門
隨取尺籍與鄉先釐正之武弁竟不得魚肉所旗而黠悍
稍柔予曰此唐二十七最中所謂輸將以時收穫成謀者
其最一又曰邑有胥緣起家輒欲鴈行甲第且凌青衿侯
於沈履竈警侯獨力幸持噸咲不假首創其舞文數輩吏
獎一洗以故吏抱案累累不敢仰視予曰此唐二十七最

傳章

卷之二十

十九

中所謂明於勛覆為檢亡失者其最一予聞之董子有言
考績之法考其所積也天道積聚眾精以為光聖人積聚
眾善以為功陳侯三年安成之政其功積矣其可書者亦
夥矣顧三君所言者侯之凡也而未及侯之大三君謬然
曰何為侯之大也予曰三光懸象式揚天德岳瀆山澤廣
開地道賢人顯進實與聖治安成乙卯一歲實貢九十九
士又皆侯平日所薪爇而銜轡之者語曰歸國實不若獻
賢而進士下臣事君以貨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
三君所言侯所竭之身也予所言侯所獻之人也茲侯之
所以為大也漢吳公守河南薦賈誼一人治平為天下第

一任長孫都尉會稽聘請高行董子儀嚴子陵二人待以
師友之禮故西漢循良傳首吳公東漢循吏傳首長孫吳
進一人任禮二人而猶為循良首况其九也倍於吳之一
任之二也夫九者陽之數道之綱紀也天有九星以正機
衡地有九州以成邦國人有九竅以通精明故易曰乾元
用九天下治也皋陶曰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厥有
常士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以為唐虞之際於斯為
盛實九人耳唐虞以九德成一元文明之會姬氏以九人
開八百成周之業故九之數亦甚不偶然也安成乙卯九
士正符此數昇日者儻日宣日嚴如皋禹之相濟曰祗曰

傳章

卷之二十

二十

敬如周召之相成則九士之福於安成甚顯光於師門甚
厚而侯之裨於國家甚鉅國家之所以酬侯者豈淺細
哉予聞進賢受上賞漢文既首吳公之考徵為廷尉光武
召見任長孫賜馬雜繒令妻子留洛陽以為榮皆異數也
今主上勤恤元元急於褒表守令豈下漢二帝哉侯侯
之行且召矣

贈祝惺存公祖還少參序

丁五

嘗讀潛夫論曰列士者以孝弟為本以交遊為末孝弟者
以致養為本以華觀為末守本離末則仁義與離本守末
則道德衰及讀管子曰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一

以養爲本一以養爲下彼二說者似有軒輊焉而孟氏論
曾氏之養直斷曰事親若曾氏可也則養胡可少也夫養
有五有體養有目養有耳養有口養有志養此五者代進
而厚用之可謂善養矣意所謂下者其體養目養耳養口
養與所謂本者其志養與我 明初制凡官員父母年七
十以上如果老疾戶內別無次丁者許終養俟親終服除
起復聽用嘉靖間制親老而兄弟俱仕無人侍養者雖有
兄弟篤疾不能服事者雖有兄弟同父異母者俱令終養
夫終養一制 累朝不厭嗾復至再至四惟恐人親之一
日不養者何處虛也意若曰古者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
傳草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不能戲絲親而望其傾葵君側其勢焉得且令人臣以
身就日復令其以心望雲是兩分之也吾姑盡其歡於親
存之日而復收其力於親終之後是兩收之也故不禁人
子終養正以求人臣代終耳子章承乏黔中幸播之後乞
罷乞養至九疏而 上始俞歸養以來始弄筆子之雛烏
既竣二人之寃宥 主恩厚矣丙辰之夏祝惺存公祖起
田間以僉憲來鎮湖西予與周司馬章南謁公白下章私
謂司馬曰祝公通藉三十年今始出僉何也司馬曰某在
粵時公由部郎出僉嶺北公性至孝辛丑夏仲忽念二尊
人春秋高援終養例請 上俞之詔還吳越至於今十有

五載矣公家居既久雞豚之養稚牛之饗必誠必敬求之
有悔亡涉行役之帖言採南陔之蘭既免不逮之悲復亡
負米之恨公即終身處居川親亡有遺憾東山之起豈親
終復除例耶抑主爵者顧孝子以勸臺臣耶予相與咨嗟
嘆息久之子莫年終養事二親董五載公壯歲終養事親
歷十有五載予甚愧恨不如公之登疏也又羨公之日長
可以報 國而快予之髮短無以答 明時也公泊湖西
皆孝之餘銑質無改鋤心不變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
言依於弟即斷一木殺一獸必以其時士民方待爲衆父
父而少恭湖東 命下士民欲援前黃與蔡中丞例留之
傳草 卷之二十一 三十二
太守祁公亦以爲然謀之子章章惟凡以終養起者孝弟
之望隆莫不淵岳其神麟鳳其采林谷之日久皆云煙霞
共遠星漢同高聲望隆率簡在內家食又例不循資今祝
公之起豈獨湖西不能長借即湖東亦非久駐足地予江
右人習江右之故南昌張廷祥弘治初乞養家居九載受
知 泰陵起直日講掌詹事費溪高上達天順初南都御
史乞養成化改元上杭賊橫卽家起官討賊功成晉爵吉
安司李陳時周拜御史乞養疏辭月米不受史稱其廉如
石守道孝行如徐仲 詔表宅里曰孝廉以三公之故論
祝公豈江右一隅所能久稽耶公離湖西入湖東吉州李

郡丞蔣別駕沈司理及九邑諸明府屬予言爲贈予故備述公之出處悉本於孝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敷之而橫乎四海區區爵位未足爲公侈也

王載南先生繼配陳孺人墓志銘

隆慶己巳予同溫陵大學士李爾張先生以恩貢入成均明年庚午順天鄉試俱幸入彀又同出連江王載南郡丞先生門郡丞時爲襄城論已遷粵西上林令再遷珠厓萬州守三遷思明郡丞卒予守潮州公子美中來乞銘并銘官巷陳孺人共窆於磁窰江店橋畔予業已銘且鐫矣萬曆乙巳郡丞繼配陳氏卒男執中尚中卜以戊午某月傳草

卷之二十

二十三

某日寔於澄巖山從堪輿家言磁窰墳湫隘穴不能三安分葬執中尚中遺美中子治坤來乞銘予義不得辭按狀孺人諱愛玉瑚璉陳公德燦長女孺人生而凝靜淑穎日者言當貴先是官巷陳孺人于歸時孺人尚韶飢贈郡丞公夢神指孺人謂曰若女而婦也寤而異之曰予方爲兒取婦奈何復婦已官巷孺人先卒郡丞尚爲孝廉虞乏中領煩母氏乃求昏瑚璉而孺人齒已十八矣德燦公喜得婿且與贈公寡符遂俞焉既歸于王夙夜拮据蘋蘩脩灑以佐丞嘗親操井臼以奉尊章顧復官巷孺人二子亡昇已出贈公喜曰此吾夢之祥也郡丞自襄城令上林守萬

州丞思明武不越粵東西梯山航海羅文領方之域破瓊海陵水之波而攀緣於摩天明江之間孺人俱隨侍不難以身殮瘴癘而禦方良萬曆辛巳贈公計聞孺人同郡丞戴星奔歸方逾月郡丞過勸病捐資客孺人痛郡丞死于苦塊悼不欲生既而嘆曰翁未窆姑在堂一男二女尚未成行吾何敢死因勉稱未亡人比姑蕭沒服竟擇吉葬翁姑及郡丞官巷孺人一一如禮已延師課子孫妻尚中嫁二女闢堂構榑家率作惟恐少墜先業王中外翕然曰孺人婦道也妻道也母道也備矣萬曆乙巳河魚爲梗諸子奉藥進孺人曰而父爲太夫人年未六十死于孝吾幸傳草

卷之二十

二十四

倫生比而父增八歲眎官巷母又不啻過之而弟妹婚嫁已畢吾可以見大夫於地下藥何爲竟坐蓐殞蓋七月廿九日也距生嘉靖乙巳閏正月初十日子時享年六十有一子男三長卽執中儒士娶提舉陳元憲公孫女繼娶御史陳褒公孫女次美中國子生娶楊寅龍女皆官巷孺人出李尚中邑庠生娶御史孫用公男郡庠生懋孝女女二長萬姐適孫肇興次瓊姐適吳廷恩俱邑庠生皆孺人出孫男五治乾治坤治臨治豫治晉孫女四各適名家曾孫三相國相卿相宸華澄巖山坐寅向申銘曰日月共照松筠俱貞佩紛已遠結鏡待明上符翁夢

下伴水清隨辟宦粵舟輿過梯山壁天航海涉鯨上石
下石之崖之瓊思明宵奔憂心嫖嫖郡丞死孝母心益焚
養姑寔夫課兒督耕畊前母兒如同所生卓哉孺人母中
玉瑛月沉蘭摧予爲之銘嗟哉磁窰澄嚴兮相望而望

從姪九臯秀才墓志銘

予從弟子華少予十四歲日幼耕耘書圃弋獵文場與予
同師兄子積先生爲郡博士弟子貢小試輒高等十戰鄉
闈數奇不得雋比有子孔鳴清慧能讀父書華曰孺子可
教也弱冠請字於予予字之曰九臯取詩鶴鳴於九臯聲
聞于天之義年十八督學蔡公選爲博士弟子貢與父同

傳車

卷之二十

十五

庠每小試亦輒高等歷試鄉闈萬曆丙辰冬吉郡侯祁夷
度公祖季試郡庠諸生得九臯卷喜甚署曰局整氣舒情
深致遠以近體寓遠神不爲岐路生解取徑極捷此舉業
正家脫穎而出當旦莫過之署一之四比報至九臯已病
病亡幾何卒年止二十有八祁侯以書來極爲扼腕華哭
之慟予卽痛甚尉之曰予長兒建戌戌會試下第後均年
止二十有四豈予家家兒多不長庚耶檀樹辭榮芳林引
暮學書不成爲箕未貨此情此痛予與爾共之顧事已至
此且柰之何頽天陋巷賈促長沙壯氣雲蒸而雍門援琴
烈志風合而墨子悲系此又古今英雄所共痛者不獨予

傳車

卷之二十

十六

與爾也平始收淚以其婦弟康生元所爲九臯狀來乞
予惟九臯之文祁侯評之洞如觀火無待言矣猶未及其
行九臯清夷粹和宛如處子思不能喜譽不能怒世間一
切可豔之物猶未開其鑰父夙病氣寒夜不交睫九臯禱
于山川搏頴請代父卧則卧父不卧不卧稍間輒色喜人
稱其孝弟登性稍剛勁九臯病時卷卷謂父曰古人爭讓
伯雍子臧兒何敢冀其後儻保首領惟給朝夕外家業悉
讓弟何其友也佗如鞠長舅陳女於襁負收姪孫懋秋以
歸宗提誨外甥曾宗秋於寒畯飯塋外王母羅於大壺惟
恐宗戚庶倪不得其所至割田贍渡倒困振乏築橋涉川
贊助父志以行其德惟日不給此皆長者之行而未及頽
賈之齡予何以問天耶嘗讀鴻烈解鶴壽千歲以極其游
又讀爾雅翼鶴一起千里古謂之仙禽其於物爲壽所以
壽者無死氣於中也九臯之字予期其必壽而竟不爾何
耶相鶴經曰鶴陽鳥也而游於陰易曰鳴鶴在陰今聲不
聞於天而神多游於陰豈和鶴周易之言爲然而鴻烈爾
雅不然耶雖然天下有一人知我亦足以死九臯之文祁
侯知之九臯之行予知之是亦足以死矣予是以銘九臯
生某年月日卒萬曆四十四年冬十有二月日娶於陳
林院博士兩湖先生孫女也無子如登有二子令一

墓本里南臺寺背卷龜形曾王母曾孺人墓石下未山

止向

銘曰謂子能文邪不作兒女語邪侯知之能貴洛陽之紙謂子脩行邪不謬聖賢指予世父知之彷彿孔庭之鯉子所欠者盜邪盜原壤遺議訛子所恨者子邪南華青原嗣法榮榮墓在南臺之側忠孝之里千百萬禩守以鬱

汪雲陽司馬撫宣奏議序

夫地之重輕何常之有而恒歸其國國眎其君君重則京邑重京邑重則畿甸重君如心京邑如身畿甸如臂而四

傳

卷之三

七

方如指其勢然也 明初 高皇帝定開金陵距幽薊數千里而遙今之宣府故秦漢上谷郡且居女邪雍奴庠奚一下落耳自 文皇帝建都燕京距宣軍四百里出貢所謂甸服也山川糾結地險而狹分屯建將倍於他鎮將則鎮守協守分守參遊守戍不下四十員名戍則十二萬有奇騎六萬有奇屯糧地糧糧糧十三萬有奇長戟林高大旗雲撓指北平而封燕然中西域而立幕府獨石萬全之間居然一重鎮此非爲官軍也內固神州外制匈奴爲朝廷重也昔 文皇帝三犁庭庭出入開平興和諸衛如歷尺皆踏九衢傾枳棘之巢待擒妖鳥決潢汗之水

以捕涸鱗何其壯也自土木火節之訐滴水叛卒之譟宣鎮亡戡不告急亡月不議餉若源泉有竭若鬼神有歆至於今日甚有其患乎嘗取友人汪司馬雲陽撫宣奏議讀之論制虜利患謀發九天之上見徹萬里之外不由舟楫可濟盟津論築壘設險或五雉或七雉或九雉毋留隙以聚蟻毋示薄以來灌鴈海龍堆足埒天險然不過十之四五耳至其論宣餉也或一月而三五疏以勾諸 闕下或一日而二三揭以達於政府直陳其枵腹之狀若慈母之憐饑即填溝壑默虞其脫巾之情恐凶卒之鼓行便成涇原其脆者惟憂委骨邊塵敢望橫戈紫塞其懇者思其授

傳

卷之三

八

足虜主使是反唇中行司馬之腸焦矣舌敝矣所幸者大聽雖高下濟於宣疏計臣分過亟還其借餉 旨一下三軍更生散沙中之偶語免庚癸之潛呼人知司馬油幢瑞節擁護 山陵如此偉特也而惡知其間突徙薪之委婉火腸膏鬚之憂危如此哉予故讀司馬奏議爲之論著如此雖然管子言之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國無三年之積粟宣離燕薊四百里許矣王制言之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宣且無一年蓄矣公塞上之勦既高禁中之召正急可以餉貽 君

父愛邪愚問之人言倉厥儲蓄瓦礫場地鞠爲茂草或爲
執豪佃以爲業則飽歌騰槽之故謂何地在畿甸內脫有
急則它運之說宜行歲例招買之外再勾帑金十餘萬積
粟數萬以備借支之策宜講皆所以濟軍興之窮也又曰
補長峪城鎮遼城之舊募重洋圖峪神箭嶺之防守留茂
山衛京操之士以益紫荆築李信屯交介之堡以固兩鎮
又所以濟鎮戍之窮者也此雖方策陳言寔亦邊疆大計
并告司馬以志杞憂

易解序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獨不及易易難言也惟難

傳草

卷之二十

二十九

言故罕言子罕言命易性命之書也子言性與天道不可
得聞中人以下不可語上何輕與人雅言易也微獨難言
亦難學孔子五十以前豈不學易而不以學易名其自名
曰假我數年五十學易可以無大過孔子將終之聖五十
學易董可以無大過何晏王輔嗣諸人奈何以輕俊少年
謾言易邪則直管窺天却視文也夫學之爲言效也效之
不肖不得名學易之入手在洗心其入神在知來藏往今
學易者能洗心乎知來藏往乎易之終萬物始萬物莫盛
乎艮其妙萬物莫妙於神今學易者能終始能神乎乾
六龍可雨天下漸六鴻可儀天下今學易者出可爲雨處

茲解贅矣予之過大矣

傳草

卷之二十

三十

明正奉大夫湖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脩書馮公神
道碑

萬曆丁巳秋九月明州馮東流公公泰父函書馳白下言
先大夫方伯公筮仕泰和歷老而傳亡一日不泰和也亦
亡一日不念郭司馬亡幸甲辰捐館舍比今十有四載墓
木拱矣墓中石屬之李太史本寧惟是國制三品以上
例得置神道碑墓前敢以動司馬子章敬諾又自惟嘉靖
丁巳予以童子出試備博士弟子員矩其陰陽不忤不擊
皆吾師焉倚而今復以丁巳始得志神道以酬博垣闕槐

德慈六十年而結韓氏之草何期期也雖然猶及之也
不敢以不腆辭願師生半李太史據爲八實炳若燭爛
若繁結詳哉其言之矣第太史未及與師一交臂促膝
師子章侍師於泰和者三年既入南康師出推遠適師正
填池太侍師於江上者二年既督浙賦事師於浙者三年
既右楚藩師即去楚久而故縣在署吳口見碑予若侍門
墻又二年是予耳而目之者猶夫談稷榜入說舟似唐詳
嚴紀之於石以爲世錫師名叔吉字汝迪別號脩吾其先
出南唐一延尚書後從慈谿代有偉人至封池州太守公
父師父也爲諸生時與從兄司寇公岳副公璋齊名娶

傳草

卷二十

三十一

錢恭八生子三長師師次工部司務贈襄陽守季兆又季
少隱不仕師年十四爲諸生二十舉嘉靖壬子鄉試第四
人癸丑成進士除太和令當是時師以子章之齡河陽之
表買牛之文寧百聖人仰之如神仙中人而師溫溫愛民
抑抑下士於士年與已若者尤愛重之子章與友人楊以
叔俱年十有三楊太僕義叔年十有一龍少參君揚年十
有四楊憲副延嘉年二十有一也政稍暇命題課文子書
續之刮摩之求其下而後已延蘊續娶聘一巨姓未命師
曰吾爲若娶倚投之金帛送內米子章以乙卯出試不偶
丙辰再試偶遺榜出師覽曰何可亡郭生名以硃筆添子

章於首比道試爲王所宗師優錄師甚喜予五人者惟
以救天四人後先成進士播之役予與義叔共籌破賊師
聞而喜遺予書曰不意頗收出吾帷中隣邑名士如廬陵
習宗伯豫南豐城游京兆靜宇皆師獎拔顯名當世其造
士惜才如此夫喜工文者武事不必備定三章隱五兩終
非吹霜噴露寒暑筆端者所能辦泰故仕國亦盜藪會洲
之麓旱塘之胡此二窟者聲勢相倚每出劫輒署里間口
某日劫西鄉某宅某日劫東鄉某宅吏搖手莫敢問師廉
賊左右隣與有連者逮之至論曰若隣賊而府賊府賊名
高罪浮於賊吾姑貴而窩凡賊入城而先告吾無泄語於
傳草

卷二十

三十一

是嚴城中宿互標者禁徑踰者與以兵書懲者一書司
賊入城路頃之一賊魁入城隣以告其書之某書未知所
出居數日復一禽之居數日又復一禽之賊某書某書旁
舍不敢出師乃令鼓人擁鐸群吏弊旗軍徒無作衝放直
抵其穴一鼓殲之盡俘其妻帑以歸於是四郊無餘外戶
不閉邑故有土城而未斃師曰家以垣籬限闕爲城固以
山海城郭爲護金城缺廓寇不敢賊吾豈以門戶爲戲經
營爲擾乎乃雉之軌之錯之不傾之地即言者交口不使
師勿顧也後七年而粵寇至成憲副汪虞食事王民依城
以完活食曰爲侯生我後六十年而吉州郡邑寇大開王

一士天象不盡於職輒相謂曰今馮泰和在吾屬張德爲方良魚肉邪是吾師泰和之政予耳而目之者爲一師由泰和召入爲小儀臺子內艱中飛語被察左遷兩淮運判擢徽州判改丞遷守池州遷江西憲副復左遷晉少參會盜掠蕪湖藏遂移江南備兵是時章亦以南虞部郎權蕪湖稅朝夕侍師于湖大都師之才亡之不適如車可直疵可句疵可澤行而短轂可山行而長轂故治徽治贛治錢穀以兩手兼十人而尤長於治兵大江之濱東自武昌以會於大雷西自豫章以通於秦淮物衆藏姦地寬長孽於是荷澤之間潢池之警在在而是師於濱江設皖城茨

傳草

卷二十

主

港二營置二樓船船有帥翼以戈船數百艘艘以旗幟爲別而又設梭船往來江上以察軍機擄謀賊嚴禁夜船與八槳船不得行行者執而錮其船之首於是長江上下數千百里鐸振旗作鼓行獨鳴若常山蛇首尾相應有警則江山搖動林壑飛騰楊么李成之徒亡所厝趾賈人子弘舸巨艦連舳接艫風停雨歇即野泊如登堂與江賊既遁鯨鯢既散師又虞其恣於陸也乃議城蕪次城銅陵城望江城桐城築清溪隄護以千柳選材官分制諸要害以一二將爲中權以二萬戶爲倚角又部署良家子弟爲土著道亡飛走之虞金陵鞏金湯之固江右蘇浙諸隣封但

枕枕上皆師之勛也重以心遊書圃思託文林稍暇命章同傅士吳子王蒐集古今文詞命曰名世文宗以嘉惠後學章時或侍師登樓櫓而望蜀泊燕磯以弔古興茶短簿擬議軍前如在泰和時亦一奇也是吾師江上之政予耳而目之者爲一已卯師復從江南轄楚右丞尋晉左丞董革一年議通錢法更定江防申飭漕艘劑量宗祿鉤校賦役井井有條庚辰丁外艱戴星而奔讀禮益歲後十五年予自晉遷楚右轄雖師去楚爲日已久而動著嘉猷行留故事舊署陳牘言言師保恍若泰和太平函丈間也是吾師三楚之政予耳而目之者爲一師自憂歸後督首林嚴

傳草

卷二十

主

屏居文溪山中不復開口談世事而一意督訓子弟其嚴長君東流今生泰和署中泰在宋故有呂令子呂濤讀書於泰出而魁天下公命長曰若呂字濤父仲君生江都命曰若舒字仲父以董子江都名相也二君次第舉應天舉南宮無負師意遂肩名輩而以其訓二君者訓從子憲副君大咸及瑛張憲副君曙海值以妙齡應仕驥駘未艾誰謂二延尚書大馮君小馮君不復見於慈也師博大概閱而挺身甚嚴歎人爲絲絹事抵慈投黃金磚十枚值仲子比部君出即叩頭投藥去仲子移文於師師述其人抵罪黃金入官帑誰謂師清曰易繼也少年人守矣與計尋丈

師以青嶽登仕即城泰和歷數年新安二城地太固難凡
七城者爲 國樹千年計爲民定萬家命雖謂少年人易
與得傲之以不更也夫鳥鳴似語蟲飛成字事可偶爲名
可襲取今十城皆精七城皆精可偶而襲取乎師平日
忠廉之實跡和濡之教子甚遠 朝廷五十萬金爲貴陽
築五城師三城蓋慕師忠廉之風而則之也如此師敗歷
仕淦幾三十年其存也實難所至相與戶而視之其功也
祭於明州之社庶幾生榮死哀者矣所著有文集若干卷
視道七議江防十議若干卷雄風大略茂敵諸政詳李太
史志銘生卒歲月了孫蕃昌詳大威憲副行狀不具論而
傳草

卷二十

三十五

論予所耳目或狀忘中未凡者愚得而悉論之弟子之於
師其跡習其情誠其臭味同若先之與影若磁石之取鍼
舌之取燔骨故不敢辭而爲之銘
銘曰馮氏之先食采焉城畢萬之支泉於南唐三延尚書
一徙于慈明中憲公篤生方伯如龍如鳳冠冠第氣鍾
五緯才周六藝出宰泰和處子終軍風流在茲副賊如洗
築城如囑頓起瘡痍既遷小儀中道坎珂逢此百罹爲判
爲丞留滯新安始命守池賊掠于湖江南大震乃求能熊
公來自晉江防整飭舟賊奔靡既移三吳晉轄三楚以綏
黃斬勳若魔騰人望奔鉞爲 國著龜竟以憂歸激石枕

流文溪之涯庭訓二若從子繼之謝砌叢芝倏捐賓客
逾古稀功麗旂旂予小子章奉華浙楚四立師惟教之誨
之扶之掖之面命耳提慈未既拱馬齒既長乃銘墓碑庶
副有狀太史有銘孔壁之離予以耳目載之最願以志予
憶百千萬程馮氏世昌與石岐嶽奉世之八弘農之九執
爲銘

同鄉劉策齋先生合傳

同鄉劉公諱逢愷字虞讓吉之泰和人舉嘉靖辛丑進士
生平以問學自砥礪早師事郡丞王夢泉郭中洲二先生
郭故王文成公高弟公聆其語能務文成公言郭喜曰子
傳草

卷二十

三十六

與一日千里吾當加策因號策齋已卒業南雍師歐陽文
莊先生益開發良知正宗既成進士與中丞曾魯源公同
出尹宗伯洞山先生門又同師宗伯比今慈谿慈故楊慈
湖公故里公創書院祀楊楊故陸象山弟子而文成所推
高者公取其遺書與文成傳習錄時進諸生發明詳錢緒
山公德洪碑記中究公師友皆吉州端人因以窺慈湖不
起意與文成良知一脉其問學淵源如此公既以策自號
策仕入慈即欲欲追古人不爲賡時以就功名首題其堂
柱曰參差終成陳情不作釣後起復補廬江歷官太僕
復自餘餘經見盧士民勝老幼迎送語子制內吾嘗謂

卓魯過卿相吾不得爲卿相又不能如卓魯然觀民情若是亦足自慰潮丁卯得雋公書誨之曰吾少師王先生傲秀才得受用及遊太學師歐陽宗伯舉進士師尹宗伯傲官得受用吾兒未能得師如我何以致用今且於日用應酬間操練此心謙抑謹慎之意多責人望人之意少庶有入道之基遠大可期矣其自刻勵嚴課子如此令慈谿修書院令盧江修類宮慈谿河渠築陂堰旱澇皆賴廬築圩岸立圩長修永濟橋兩邑民獲有秋 國賦無虞其造士字毗如此公性崇節省惡騷擾廬當孔道中官馳驛道廬用百夫舁鹿鶴器物公繫其鹿鶴詰治冷擾民之罪中官俛首謝過嘉靖末祠禱紛紜閭閻意出內公永光祿屢告誥不給 上劄問內閣寺長東莫知所對公曰及此時宜爲 上明出入盈縮之數使 上一覽瞭然即侵漁者無所施乃援筆力疏以聞 上覽之色霽 詔著爲令數年後省金錢至十餘萬已三載考績 制詞有曰頃者朕念國費實係民艱特命稽查以清風臺乃能數實條對今茲月有報章以舒朕懷亦惟爾同寅協恭所致其節縮公實遷南太僕少卿仍有忌者遂歸歸而與曾中丞駁駁以學相劇切勉鄉族長老以孝弟力田間諄子姓必示以學

所從出後卜居邑城西春秋蒸嘗必歸龜溪居恒謝託至事關一邑則密白當道計殲巨寇尤殫力不憚其延師課子一日問誰爲友比得予文覽之曰郭生文大似錢謙山而事業年壽過之足爲吾兒友矣及潮興計皆北上公易以友天下士臨行猶多規儆語諭月公忽遽疾不起其嗜學樂善垂老彌篤如此公沒四十餘年曾太保言於學使者從邑人士請祀郡縣兩學鄉賢而慈谿廬江兩地先後並祀名宦慈人追誦公功且以配享慈湖書院子淵字君東傳學清修慕陳新會鄧新城來梁山之風高蹈不仕有孫廷曾君東遺師鄒爾瞻及予誠之曰而祖以予未得師爲憂而今得師矣曾事予二人甚謹請業請益能世其家

續永生曰余嘗讀劉孝廉所輯崇德錄其叙述岡鄉事抑何豐隆也而詳於學者或缺於政備於宦者或略於家夫國有史家有乘非參伍以合厥全今後世何以觀余括諸所論著數之獻徵名賢儒行諸編爲岡卿合傳是持衆美以合尖也後有能表名臣纂世傳修郡國公卿大夫之業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明中議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念所江公墓碑

予代江公念所中丞撫黔於茲十九年矣中丞墓木已拱

長君國松自新都扶服走青原介予友鄉國瞻屬事墓碑
予竊惟公鐵腸石心剛能毅狀出天性謙論大節英風雄
略在 朝廷墓銘出沈中丞傳出兩瞻皆字內名賢即懸
記公傳章亦稍稍爲公序遺愛以明名之榮并刻鄉傳以
識公之大既元矣兩瞻曰江長君意謂予二人皆役於黔
也後黔言黔予言江公黔難在東狄公言江公黔難在兵
戈如問濮鈞於南人問祝粟於北人人易信耳予唯唯按
傳公萬曆丁丑成進士授行人拜御史首叱侯爵馬都尉
拱辰於御道曰壽陽車且得碎破鼠子敢爾錦衣衛指揮
徐爵倚關保出入 禁圍祗應兼車鳴驚春傷公劾爵因
傳章

卷三十

三十九

以誠保并及梁太宰 上怒誅爵遂保一時挾炭之子趣
治之門者氣奪王中丞某撫豫章與于陳二御史合謀擠
劉御史臺竄而殺之漳州劉御史卒日與張江陵公合公
劾王予以副自投王王曰御史何言公曰言公殺故劉御
史媚閣臣耳王却走 上竟戾之邊公是時直聲震天下
嶽立冠人曹而側目者亦復不少亡何大峪議起公獨與
執政許出知霍州歸田起鄧州陞楚泉食事備兵辰沅是
時予謫自楚藩右丞始與公定交公尋 召爲南光祿少
卿遷大理丞左少卿陞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戊戌之冬
兩瞻喪內子予喪長子相期鉄佛庵守歲而公貴陽之書

以除夕至大率言播事十八跳梁土司助播十九狐兔欲
爲一勞永逸計而兵餉兩誦未可以無米炊空秦搏也予
二人相與咨嗟嘆息亡幾何公果揚塵誓衆校節訓兵矢
不與賊俱生爲飛練之舉而夜雨如注王師少却飛語三
至 上不得已解公節鉞而以么麼無當如章者代之辟
之扁鵲不能瘡篤病而繼之矯氏良驥耳尚未及登坂
而繼之驚也予甚憚焉比與公代於沅予促膝前席請教
公曰虜不太強黔實太貧予憤友邦不時給協濟搜括帑
緡不下萬金而遂從事故垂成而蹶公今當力句 主上
必令我庾如抵如京而后浴兵縶馬予敬諾再括通省革

傳章

卷三十

四十

六千金妻懇 主上盈百萬而始誓師公教也公又言餉
足不患亡兵兵有三有衛戍有土司有召募衛戍饑則搖
尾乞憐飽則坐食恣贅姑留城守而已土司匪敢匪棘午
叛乍臣終不得其死力惟召募在擇將將得人則爲爲爲
鶴如熊如熊伸縮在我吾前日太特衛所土司執亦不及
召募故不大得志予受事用衛所而不使擊用土司而不
使陣用召募以先啓行趣土司爲輔車逾年而覆賊皆公
教也公又言曰安氏吾已折其氣矣似可用也吾業且行
留爲公用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吾以不用爲用公以用
而不用庶幾飛鸞懷我好音故予之用安氏也示萬舉以

萬全卽九攻而九却今二安皆殂西南亡虞又皆公教也夫天下之事奮而成者十九奮而虧者十一因成論成易因虧論成難夫人之功已而就者十九人而就者十一因已論已易因已推人難夫是之謂不以成敗論英雄夫是之謂不以爾我論勳庸史之亂唐室幾絕相州之何誰能爲汾陽諱李武極代之營壘士卒磨礮亡所更而一號今之氣色乃益精明至今論唐室再造者必曰李郭則知汾陽之相州乃武穆之所因以爲功者也好水川之蹶誰能爲稚圭解明年范文正與韓公同開府涇州明號今拊士卒而西夏竟寧一韓一范之誼亡所軒輊則知稚圭之

傳草

卷三十

四十一

好水乃文正之所以爲功也予與念所先後黔陽跡頗類是予何敢希李范顧公未竟之功使予竟之未用之策使予用之公非予之汾陽稚圭邪公生幼歲月墳隴首趾及子孫蕃碩具載沈中丞誌予不且論論黔事之大者著之墓碑

銘曰嗟嗟長信縣貴陽以前論爲汲之直爲史之魚人之信長信也在當寧縣貴陽以後論爲汾陽之相州而予因之爲李爲稚圭之好水而予因之爲范人之信長信也在余匪余黔撫誰知公之齟齬匪爾瞻都勻之謫誰爲公竹帛之書朋友道喪予二人者於公敢以成敗論毀譽沮耶

紀之墓石彰公之劬百千萬年永爲型摹

贈王中丞太蒙老公祖晉司空總河序

王中丞太蒙公祖撫豫章于茲六載矣會總河司空缺有旨晉公總河以漕急河涸則邀爲上有旨免代趣之河上不日戒行豫章十三郡士紳氓萌及衛所戍卒攀留擁涂不可得三司諸大夫例有贈言屬之子章竊惟公之留滯豫章幾二十年矣始出守南目光芒奪斗牛之氣仁愛得江湖之心如文翁在蜀既督學臬司木鐸起而千里應席珍流而萬世響如常袞在閩既長藩司投利刃以皆虛委紛紜而必理如韋舟在豫章星如歲如始終一方寢滯

傳草

卷三十

四十二

戲膚滲漉骨髓甚家嘗而戶飽之矣北縣東粵入填撫公如駕輕車就熟路民亦如子應母如膠投漆比及三年廷推貳天卿而上不俞又二年廷推貳冬官而上不俞南六年廷推總河而上始俞以常情度工而不銓外而不內主爵者意未可測愚推主上意若曰冢宰掌邦治翊王均邦國有四司分理銓事少宰不過贊家宰受歲會令群吏致事而已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亦有四司分理土事小司空名申大夫不過贊司空紀綱繕脩杜塞淫巧而已若總河不爾京師六軍之命依於漕漕依於舟舟依於河辟之三蘆立於空地展轉相依乃得豎立若去

其二亦不立若去其二一更不立故總河爲舟之脉爲漕之骨爲六軍之根死非少宰小司空比上之用公於河意者在於斯乎予又推而論之憲臣治河非古也漢成帝時命王延世爲河隄使者隄成賜爵關内侯改元河平而名始重唐開元間以宇文融充九河使而任始重宋咸平間命隄防轉運使勿兼他職天聖間命轉運使五日一奏河事而責成始重然特謹水患而已非賴之以濟漕也元都于燕叔季江南賦阻始從郭都水議開渠濟漕命曰會通河明初仍從海運永樂初定開於北始命工書宋禮鑿會通刑侍金純開黃河故道而海運始罷平江伯陳

傳草

卷三十

四十三

壇疏鑿淮揚一帶而漕大通然特濟漕運而已未及護陵寢也今大疏黃河於漕利矣然黃淮難弱黃奪淮而淮阻淮阻於黃而溺於祖陵今泗肝之間奔爲巨浸而人不敢以告欲從天長一帶開故道以通於江於淮通矣而祖陵氣洩害及雲仍而人誰敢以肩故今之議河者既欲濟漕又欲護陵難之難矣予於王公又稽其素官而論之則似無難者公成進士起家南虞部入爲屯田爲營膳一生居虞衡之司掌考工之記飾五材辨民器爲日最久坐而論之作而行之行山行澤爲政亦精公自撫豫章以來六年之間三遭洪水勞心焦慮治有則度或瀦水或

止水或蕩水或均水或含水或瀉水因病用藥不拘於方嘗曰金爲火所流海爲寒所凝此理之開而常達者也然能流金而不能焚景龍凝海而不能結風此理之閉而所窮者也故達於開閉窮達之故者可以治水乎而又三以水災聞於朝不以爲瀆聽三請改折不以爲市恩請改湖口諸稅屬之有司不以爲逆鱗上亦因而從之故民雖災而不害水而不沼公以十年虞衡之政知水之源以六年豫章河伯之災願水之流其於理河易易矣昔之治水者禹爲司空錫玄圭王延世猶以河平賜關内侯我明之治水者宋尚書金司寇陳平江皆燭焉著於史冊祀

傳草

卷三十

四十四

於河壩公又奚險水而必樂於銓也奚勞外而必逸於内也予以是復諸大夫之請而俟公熙帝之載告厥成功請爲公頌

白下金城堤記

予邑之治登科諸嶺洪其後回望如玉几澄江一水繞其前俯視若天塹王華五姓三顧天柱屹立四隅林林恭布風氣攸聚故堪輿家標以五星奠位脉郡邑形勢當以西昌爲最勝然猶有慮焉草貢之源基遠飛湧相磳激勢相切加之泝水囁隄而冒民田疇者患過半矣往破塘潰時邑侯唐公廣修十餘礮障之右臂幸免於飛衝獨驛之左

原缺

頤衣生傳草卷之二十一

泰和鄒子章相奎甫著

門人南溪牟志夔 莆田林恭亨

東莞溫可貞 富順阮良選

達州瞿溥

孔廟議序

古之道統治統出于三代以後分而爲二書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作之君故治統歸焉作之師故道統歸焉堯舜爲君即唐虞師禹湯文武爲君即夏商周師故出傳草

卷二十一

于一也文周以後道統屬孔子而老于洙泗治統不得與非孔子能師不能君也雖有舜禹之德亡天子之薦故不有天下而稱素王記曰能博喻然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是合二統而一之者而師故尊又曰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弗臣也當其爲師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是分二統而二之者而尊師之禮惟天子始備生而榮之死而爵之謚之皆尊之之禮也孔子沒後門弟子推尊之詞有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謂其可以師天下而綰道統也有曰夫子得邦家立斯立

道斯行綰斯來勳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謂其可以治天下而綰治統也故自漢以後人主釋奠於學稱至聖先聖稱先師尊道也稱宣父稱宣尼尊謚也稱文宣王尊爵也其尊之禮凡八明高皇帝詔曰九嶷鎮海濱功於一方一時所封號宜仍其舊大哉王言蓋合二統並尊之以予孔子者二百年來亡敢議庶而張永嘉嚴整疏奪夫子爵謚止稱先師此王敦陽所以有孔廟議也永嘉意若曰春秋諱衛王稱王非夫子意不知夫子稱武周達孝十一語諱道王大王王季之非異時人主傳草

卷二十一

追王夫子亦夫子所不禁也父以子貴子孫以祖父貴亡時之子啟聖何以公亡也又何以公先王之祭先河後海源之不也且先師非極尊也宋景濂孔子廟堂曰古之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皆是也又國無先聖先師則所稱尊者當與隣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不合也今尊孔子爲先師上之不過爲夔夷爲周公下之比于高堂制氏毛公伏生尊孔子爲夔夷周公高堂毛伏不如尊孔子爲堯舜禹湯文武諸王之爲極尊也亦謂文宣不足以盡聖德不知天未喪斯文夫子自聖

在茲繼天繼文王也謚文宣子貢謂夫子如天不可升如日月無得而踰天貞觀日月貞明高明宣朗謚宣亦宜萬世之下亡再謚文宣者乃所以爲極尊也且主與像亡甚異也木與土亦無甚異也神鬼陰屬非附土木而彷彿之則不可以見古者祭皆有尸故祭五祀皆設主而後迎尸後世尸禮廢而設像像猶古之尸也路史曰今之像方之于尸則尊且嚴矣儒者惡元惡釋見像必撤不知像非始于釋與元也郊之祭也尸與王裘冕而士師逆尸者亦裘冕與其尸而裘冕執若像而裘冕乎故開元加夫子以袞冕非像不可而惡乎必以爲釋必以爲夷而撤之也此黎傳草

卷二十一

陽之所爲卷卷也嗟乎當肅皇帝初年永嘉貴溪皆以議禮驟貴而得失參焉不獨孔廟一體也本禮之議明父子之倫似矣而躋獻宗於武宗上則太廟之禮可疑分祀天地似矣而讀高皇帝大祀殿文則分合之禮可疑竊恐繼孔廟而議者不獨一王黎陽也

泰和令公濮侯去思碑

世之論政者必曰嚴愛昔人辟之火水火形嚴故人鮮灼水形懦故人多溺似也顧主嚴者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故寬難是縱火焚林而無以水沃之也而又思夫暴聲殺機之爲名累則混之曰吾嚴所以成寬是

今火可爲水也其勢焉得故寬嚴當互設水火應並陳而後先次第尤不可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善用水火者先火後水善濃土天者先天後土故政教大舉於當年德澤永沁於昇日所居得民之尊既去得民之親子產孔明之治鄭蜀得之矣刑罰之鑄申韓之書說者病其太嚴而誦子產者曰古之遺愛誦孔明者曰見伊呂失蕭曹迄今數千年後民猶見思在當日可知已舒城濮侯之治吾泰也蓋法鄭蜀二相之術焉侯始令長興既更吾泰甫二年考績侯自著論民便覽予爲之序曰鄭人思僑蜀人懷亮具在此傳草

卷二十一

書比侯應召去泰令令公王侯爲鑄侯官運碑予爲之記曰疋前癘瘕解後增繳亦詳哉乎其言之矣侯赴召後以讀禮居望室士民思侯善政爲伐貞珉紀之聞之王侯復屬言於予予惟侯之政夥矣細者亡論論其巨者陳者亡論論其存者巨莫巨於賦役初議官解時每石派銀八分後實減止派銀五分四厘有奇歲減九百金嚴禁私科每石一分歲減三百六十金泰故設直櫃老人外夥積保內軍猾胥奴里隸甲刑牲彘酒比之豺狼虺蜴侯革之歲省費二百金豪芒僉主皆民脂膏昔苦民運而今易以官昔苦直櫃而今自守櫃民惡得亡思民苦歲歲食保正

副侯今見年里長兼充民苦歲歲金收頭侯今里長依糧
虎鼠通充兩廂民苦歲歲金總甲侯今保正副每人承直
半月民惡得亡思其存而可目擊者邑龍首山故築一塔
後議再築一塔以時訓舉羸而半輟工侯竟之費五百金
與前塔俾邑故亡社學侯捐四百餘金市田租八百六十
斛爲社學費今社師雖稍柴池而侯田如故祖如故賄浮
圖而思築者睹社田而思置者民惡得亡思爲十年計誠
詭寄包攬爲六限計誠積保証收爲推收計今彼此親供
對同卽以造冊而書筭亡以售姦爲綱常計論叛奴母負
主母跋扈今反側子自安民又惡得亡思雖然此皆爲民

傳草

卷二十一

五

萌也有本焉侯初下車與神矢曰有司索耗天人叢災故
今收頭直櫃令納戶自兌自封自內櫃中收南兌米較正
鍊斛比舊斛省米三升令糧戶自繫玉尺提身冰壺照物
當在任時民敬之似尊而不親今去五載民思之又親而
不尊侯自處於火與天之間而民愛侯在水與土之際予
非爲侯侯也侯性情峻今伏苦土本不祈人知而內姪蕭
傳士應禎補諭舒城與侯朝夕且三年以書來曰濮侯蕭
然鄉園結盟泉石門止五尺之童清見千尋之底嗟乎侯
亡愧此石予亦亡愧此文侯名中玉字號琢如直隸
廬州府舒城縣人萬曆丁未進士

東莞溫處士紀堂先生墓誌銘

粵中東莞溫爲著姓其先出豫章之廬陵至明萬曆中
有二溫長君可貞壬午舉于鄉歷官思南郡丞仲君阜謨
丙辰舉進士高等初官令吉水翩翩知名當世昔予守潮
陽壬午校士鄉闈是歲羅間野侍御爲政予以同年得樹
酌殊卷而思南雋稱門下士予自黔平播歸養是時吉水
來令出予門人王諭德純孺之門以諭德故稱通家子而
予往來青原仁文與鄒爾瞻給諫共學吉水多與焉且內
念其兄之師外念其師之師往來西昌請益問政無日以
怠乃思南自東官介吉水以尊嚴贈南安君所著王父紀

傳草

卷二十一

六

堂府君狀來乞銘予以二溫之交在師友之間稱人之善
本其父兄况溫之先出吾廬陵維系之誼亦惡敢辭按狀
溫當宋季有祖諱鎮者從廬陵治鹽鉄因家于莞四世而
生彦和彦和生德光德光生贊俱有隱德贊生景芳以璧
經教授于里學者稱約屏先生是爲公父公諱孟乾字純
伯別號紀堂約屏公取于史未有免置姚孺人生公公頤
敏并常兒日誦萬言年十四出試邑郡署督學士公大器
之擬補弟子員公以父在獄辭且號泣曰父立于赤石而
子青其矜安乎王公曰釋而父青而矜可乎公曰父幸說
于網卽終身牧園其焉王公心動曰孝哉孺子檄縣推勘

約屏公寬狀得平反王公猶欲置公郡庠公曰非敢辭也
食言而驟進無如食舊以踐言竟辭嗣魏莊渠公來督學
廉公孝育選入郡庠魏公倡道東粵公日侍函丈多所發
明魏公喜曰吾門端木子也已從陳亮山先生學造詣日
深遂捧手橫經毅然以古人有期待焉爾丙午蕭山孫公
學古以名進士來今東官學分校棘闈得公來振首拔之
以對策越幅不錄公憐之歸即禮為塾師公固辭曰先人
敝廬距縣治只倘有族談者櫛誣者誘書一入即明府不
授行如吾弟何因避嫌遠匿于太平鄉孫公益嘉之移牒
于學曰溫生某茂才篤行好學樂貧真是先民之法程可
傳草

卷二十一

為後進之師表其以縣優取儒士延之為師設帳費官縣
備薪餼公又辭曰其肄業太平雖甚荒寒其父兄子弟不
相厭棄也其惡忍棄之棄荒郊而趨華廡富室而就炎非
夫也且諸生中有張仲河察常饒者某行不如有羅一道
黃諸者其學不如先生近合椽櫟遠徵栢構非計也孫公
咲而止已酉孫公載分校棘闈首拔公卷袖之忽遭疾暴
卒放榜後於孫公牀第所得公卷諸公嘆惜嘉獎公曰命
也夫即以獎余為孫公賻執紼蕭山歸而心喪其尊師如
此公八試弗偶遂推分澹如浮雲軒見一意養親課子每
日焚香額天為親祈年有弟孟坤從文母寄給事縣官公

誠之曰利之惜心也幸於得而已我得則欲
遺腹田即無幾悉以畀爾汰則不足約則有餘是以焚
身弟受教歷官司吏亡公負亡墨行公稱壁經祭酒甲中
肩笈來學者屢滿戶外公微獨講譯書義揚確古今諸生
有善狀厚見周稱以就其聲價有干名教者曰吾慚負其
父兄當側席思過故所成就多名士至於養門生房某之
毋還越東被掠之兒活老疾陳公之死匡困資無之心長
然灰肉枯之計周邑里稱公僉曰古君子云隆慶丁卯公
疾革勅贈君曰靜坐養心勤學訓子又諭長孫曰庶讀書
傳草

卷二十一

八

做好人遂卒亡一語及家事距所生弘治癸亥得年六十
有五子二長孔時早卒次孔復更名一復邑廩生贈奉直
大夫雲南南安州知州女一適庠生袁廣祖孫四長即可
貞思南府同知次即皇謨吉水縣知縣次可權益謨俱庠
生曾孫六迪光迪先貞出迪元臯出迪堯迪克權出迪見
益出光與元俱邑諸生公塋城東杉子嶺乾亥向距約屏
公墓十餘武配鄺孺人先公六年卒塋城南長笛嶺繼配
孺人後公廿二年卒塋公墓左十餘武公塋五十年矣
向未封樹思南致政歸始甞石封塚傍立碑亭吉水入江
右思南始命乞銘于予予考溫之故自彥弘彥傳彥將三

兄弟構造唐室起家卿相至于今始有思南吉水之號豈
唐三溫苗裔邪何其似也予又聞彥弘彥博與董常等師
文中子北面受王佐之道而思南兄弟以文中處我則甚
有其惠顧紀堂有此二孫亦足以明 天道佑德之報而
亡秦于叔虞之後矣予是以銘

銘曰唐有三溫爲武德之燉 明有三溫爲東官之銀豈
叔虞之澤世發于兄昂將紀堂之仁施及于子孫孺子而
孝父寬平反祭酒爲師師嚴道尊植德耀南安之根作思
王文水之元辟海似源於山爲岷杉嶺之林扶胥之墩跨
牛山瞰虎門公藏于斯萬子孫今美哉璵璠

亦定軒稿序

宜與陳柱史中素先生萬曆乙未以進士高等起家出宰
劇邑崑 召爲柱史奉 命按晉秦豫章宦轍所至斟酌
道德之淵源循襲間閭之民隱上告 天子下移郡國而
以其餘調溪谷韻煙霞肆爲韻語總之奏疏若干卷晉秦
豫章公移若干卷玉澤吟草若干卷名曰亦定軒稿而屬
子章一言弁之首章辟處林巖距洪都遙未及請公名軒
之義以意逆之其程子靜亦定動亦定之謂邪予卒業軒
稿總覽公定矣庸言尊孔子則曰孔子一生學問惟顧言
曰三致意焉如謂信心爲真踐履爲篤此無忌憚之方

卷二十一

九

傳草

卷二十一

十

傳草王成則曰良知聞自孟子致知垂之聖經如仁
之達四端之克心性之盡無非是致致之一字極精微
亦極切實公之志定于學孔學主父矣臺中之疏明目張
膽決心造膝定抒爲忠也按治公移風霜肅物霖雨濟時
定抒爲仁也玉澤吟義吐光芒吻縱波濤定抒爲詞也
予證之易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玄黃色雜方圓體分
日月星辰疊壁以垂天而天之文昭焉山川草木煥綺以
鋪地而地之文昭焉本本元元根于乾坤之定公之得力
何嘗不自定中來邪顧定之說在程子動靜之定無將迎
無內外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似以定爲極則在大學
知止有定而後靜安慮得以次而造則定猶有階級愚謂
學問中無二定也靜安慮得之妙在知止定後大公順應
之妙在動靜定後文王係艮辭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
不見其人孔子解之曰艮其止其所也語定也而終之
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則靜安慮得大公順應如火
之炎炎相和而成煖耳一定百定寧有等待揚子曰脩身
以爲弓矯思以爲矢立義以爲的莫而後發發必中注曰
莫定也公之以亦定名軒即以亦定名稿意者其在斯邪
公侯代南康南康距匡廬只白鹿洞中朱晦翁講堂在焉
太平宮東北周濂溪書堂在焉朱子曰明道定性書在郭

年壯少自胸中湧出如有物在後面逼逐他相似皆實
不辨周子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此
皆精語定者公其以愚言質之二先生

附侍御陳中素老公祖還朝序

萬曆丙辰侍御陳中素公祖奉天子璽書來按豫章至
戊午春三月代且還朝矣按君一歲一代今遲至三年
何也解在易曰咸速也恒久也皆道也所以貴鏃矢者
其應聲而至所以貴鏃邪者為其應物而割斷故代例
一歲不為速驚驚五彩之文三歲始備龜之言久千歲而
傳享

卷三十一

十一

出三年外者為父陳公三年而代亦云父矣予與鄒
諫爾瞻講學書原郵人報公榮戟移鎮南康候代爾瞻
吾輩受陳公三年之教未得祖章江上當有書贈司馬
任之郡中鄉紳有詩贈詩當有序某任之子章敬諾竊惟
孔子有言苟有用我其月而可三年有成可之去成遠矣
公越一歲之例不以可報政遲至三年而後以成人告夫往
吏行部大都有三約一官約一士約一民萌約此字內所
同也而予豫章有出三約外者一悍宗不可約而甚為
戚一蛟涎不可約而甚為水旱一稅使不可約而甚為
虎比豫章之難而作省未有也予得公亦定軒稿循環卒

傳章

卷三十一

十二

父之變鬼神莫測其陰謀路人盡識其心事以正嫡廢之
分此非獨為淮藩計也所以定淮以上之嫡廢也疏撤
湖關稅歸有司稅厥火請停湖稅水逆行請蠲湖稅此非
獨為湖計也所以撤湖以外之湖口也丙辰丁巳水災
海至民墮魚腹纜繫城垣公兩番奏疏極為模寫讀之令
人涕落初計莫若改折停徵又謂改折可以懸輸將之困
而流離者苦不在輸將停徵可以寬鞭朴之痛而待斃者
變不在鞭朴終計莫若厚賑江右之氓今日得再睹天日
不盡轉溝壑者伊誰之賜乎公非獨為江右拯溺計也思
天下溺猶已溺而以江右示之鵠也公今還朝入奏

天子上不負 天子爲木之繩爲金之礪下不負豫章爲
兆人人爲衆父父中不負所學爲鸞鳳之音爲金玉之光
主上蔡之臣庶巖之鑄國察茲以佐公道維靈義雲以
覆天下則豫章固公之并州螺川亦公之畏壘而吾兩生
者又仲舉之周璆徐釋也吾情無以爲公贈敬書公三約
三不可約之約爲贈爾瞻曰家人有嚴君父母之謂也說
者又曰家人有嚴君并寵之謂也俾冬作夏非寵孰能俾
夏作冬非并孰閑陳氏在漢時元方季方昆仲成於文範
先生在今日御史君督學君竹林成於孝潔先生則文範
孝潔信陳氏之并寵乎吾豫章人不能忘柱史而能忘柱
傳草 卷二十一 十一

汪君疇秋鴻草題詞

予讀易卦乾與漸矣乾稱六龍漸稱六鴻而他卦不得與
同豈不謂龍可以雨天下鴻可以儀天下邪予友汪君疇
讀書黃嶽取友青原居文章之錄登道德之藩不必於雨
而志用爲儀丁巳之秋自黔入吉積詩文若干篇名之曰
秋鴻草予卒業之首篇曰紀難遊廬山題末首詩曰塞北
鴻飛寒已疾園居蟬噪怪秋遲爲之慨然曰是美難矣渠
邪細讀之則以仲子世淑肄業中天友人有嚴牆之變仲
子六友與邑人之災予乃卜之曰是舉也在世淑得漸之

初父鴻漸于千小子厲有言在君疇得漸之上父鴻漸于
述其羽可用爲儀而夫子象初小子之屬義無咎也象上
爲儀之羽不可亂也則君疇之遨遊廬嶽其橫絕四海滄
繳安施之會邪世淑之遊難中天其羽翼未全而有四海
之心之謂邪惟當居易俟之命耳君疇乃作祭窮文而卒
之曰吾今而後罷勉學路天乎人乎敢怨尤乎君疇由白
下之文水以子言質之友人鄒爾瞻先生爾瞻曰君疇志
在學路是即雲路既漸雲路弋者何慕

吾友甘宮亭大參墓碑

萬曆癸丑春二月朔友人甘子開卒於郡城之寢鄒爾瞻
傳草 卷二十一 十四

先生自吉水趨哭之督諸孤糾豹鸞等歛含俱如禮予家
去郡城百里聞計稍後不及視公含帥兒太往吊撫公棺
哭予問諸孤尊公大事惟擇吉壤請銘碑二事爲巨諸孤
泣對曰壤梓未及擇鄉年伯語墓中石文渠任之墓前碑
文仰句椽筆以壯遐觀予曰諾比讀爾瞻誌銘子開一生
懿美二君生死交情庀矣予復何言無已惟有揭子開之
大者題曰忠義敏文之碑聞之爾瞻爾瞻曰義山一片石
足千秋矣竊惟五倫中惟君臣父子爲重世風日澆朋友
道喪故友義重回難以不敏自歎孔圉以敏學爲文故敏
文重當萬曆初江陵奪情綱常幾墜爾瞻不難以身肩之

傳草

卷二十一

十五

子開下邳以身蔽之故父子恩伸 主臣諒全而朋友
義亦堅於金石子開建 儲一疏雖從中格寔緣忠義而
於情著至其才諳頃刻割斷可當十人賦詩摘文不減八
人真敏手也題其碑曰忠義敏文非阿矣按狀公名甬字
子開居義山下別號義麓晚愛廬山更號宮亭其先出南
土繁判吉州留寓永新是爲虹橋初祖入 明有文學霖
者擢永樂壬辰 廷對第一霖生勵卓卓生封刑部主事
彦彥生公亮登正德戊辰進士歷官惠州知府講學邑之
蓮花坪學者稱蓮坪先生蓮坪生封柱史公仕可娶歐陽
孺人嘉靖辛亥子開生免之夕惠州夢貴人紫衣橫金鳴
騶甚都降其庭甚奇之公五歲能誦唐人詩九歲日記千
餘言惠州以春正月八日屆壽子壻上壽公試課曰春酒
祝眉壽公應聲曰社飯思老身其敏給如此丁卯補邑庠
生庚午以春秋領鄉薦年甫二十同榜九十五人公齒獨
少予亦以是歲舉順天待公長安一見交驩如舊知爲左
相上卿之儔也妻上公車不售讀書安成師劉三五先生
友二鄒二劉鄒爲僉憲聚所宮洗四山劉爲聘君瀘蕭柱
史畏所已下帷青原山中兄事鄒給諫兩瞻每飯罷促膝
翠屏月橋笑語移日舉業以削之外席上柱下玄足文足

傳草

卷二十一

十六

之有寃窮探討不洞地不極天不止丁丑以春秋魁本房
改翰林院庶吉士又與爾瞻同精日益親會江陵奪情不
奔喪公耳語爾瞻曰羅文毅疏將無待于吉州乎爾瞻曰
不然君讀中秘書異日調鼎社稷安危唯君焉倚何急於
一疏某例當需次李官異日即稱職 主上召君臺諫固
當有言貴第今天在茲上不得不發耳日月照大明于寰
宇松筠負貞心于霜雪各有攸當也公猶不謂然又爾
瞻疏上 旨下廷杖瀕危公曰天生雨爲爾瞻舌也其身
死舌焉得生哉或有沮之者公曰緣是獲罪可無負青原
屏石乃竭力扶護密令龍輿軍作鄒氏老者頭裹藥餅隨
侍爾瞻得不死下 詔獄公又令龍左右同土當事者廉
之比解縉出爲福建道御史巡歷長蘆甯平載括羨
三萬兩盡付解額辛巳春左遷調臬公事公曰
三萬兩盡付解額辛巳春左遷調臬公事公曰
儀諸綜千古稍隙則躊躇畦苑遊戲平林弋高鴻於鳳臺
釣遊鯉於龍溪若將終身焉壬午江陵卒丙戌用薦起公
浙江僉憲備兵台州海門松門桃渚健跳間海蛟不揚鯨
鯢遠徙丁亥京察有脩舊却者從御史鵠公職一級補解
州判已丑遷楚德安司李時郡守倅俱缺而倚郭令以

不視事歲大旱部使者又行縣公一手獨拍五甬並用似
借風雲爲氣而橫吞雲夢德安大治無何開封公病公足
馬走襄陽句按君差歸省庚寅還南比部主事尋遷南兵
員外郎禮部郎中時鄧文潔以待郎署禮部與公爲忘分
忘年交商古辨學惟日不足會建儲改期旨下疑諸
臣離間要君公上疏爭之其略曰父愛子臣亦愛君自古
聖君未有不早定國本自古蓋臣未有不以早定國本勸
其君者臣觀漢文帝初元有司請建太子文帝優詔褒荅
遽從其請當時未聞以有司之請掩文帝之斷夫君臣之
際亦難言矣大臣焦勞于中羣執事延頸于外逆志而言
傳章

卷二十一

十七

則虞激遜志而言則虞隨先時言之則徑情無當後時言
之則紆徐罔功當事而不言則溺其職越職而代言之又
見謂生事而擾故曰言難伏乞勅下禮部申明前旨定
以二十一年舉行使目者無譁于廷耳者無誹于腹天下
早觀前星之耀宗社幸甚生靈幸甚疏入大臣有沮之者
格不上而公一片忠憤熱腸天下聽之矣已遷粵西督學
僉事炎微多瘴病甚乞骸歸謂人曰此一僉也相與二十
三年始困于重人今困于二豎子奈何過東粵登南華謁
六祖東渡梅關賦詩自娛有導遊稿病亦尋已已汪公靜
岑來守吾吉禮公爲鷺洲書院山長公乃細尋堯坪公

古一志來先生養秀樓中評諸生文稅人加脂粉物競琢
磨虛而往實而歸已亥封公卒公讀禮山中絕不與外事
甲辰上饒楊公貳銓政訪逸賢予時撫黔偶貴州學憲缺
又升場期近乃以公舉楊公題起僉僉事督學公從田間
起上如駕輕就執行澤行山短轂長轂亡之不遑諸生
肉之隨投隨閣至夜了了詰朝榜出試童生歸飯未下咽
而名第已揭黔人言督學如過客便道乘傳周遊耳公又
慮黔士迷於文手選諸名家程墨梓之以武又慮黔士迷
於學初聚奎書院于省城日討經術而程督之予顏其堂
傳章

卷七十一

十八

又修葺鄧句雲龍書院以訓勾士則爾瞻昔讀書處猶王
文成之龍場也予時雖已平播而皮林山路二苗未教與
公論兵移公督餉賊平序公功曰提學僉事甘某假督學
以兼督餉既論文而復論典典出內于三城千鍾屬發總
輪將于兩路萬電煙橫旨下賜公金帛紀錄予朱予奉
詔歸養公爲予賀論及家事仲孫承昇未聘公曰某有弱
息可以備箕帚予以兒太實猶子行不敢當公曰兒女齒
相若毋論先後輩公是夜夢一紫衣高聲賀曰大澤高門
容駟馬陽春化日敷麒麟公以告予予乃上吉納采世講
友誼其勤篤如此戊申入賀萬壽已酉遷福建臬司副

以時閭司道缺八公館九綬撫其綬笑曰吾老人腰那堪此若若邪然鑽木取火掘地索泉大冶鍊金亡不銷者其敏足恃也壬子遷楚藩察政決意山林取箇中存稿自編輯之題曰仕隱集以見志枉駕為顧人忠孝寺謂予曰某亦願籍世尊力上報君親名曰大報業已開基而尚未度予喜曰何日落成吾輩歸報復命此正其時斟酌出予亦勸公且止公曰然癸丑春聞公病顧不一二日便微書來書必親札咲語如常既又聞小恙甚喜不謂其困篤綿綿竟不起也爾瞻為公志曰予受公愛如昆季公既不難捐生以佐予萬死一生中公之先我逝也既不能以身代公史臣也口知公遺事能不為予愧嗟乎朋友之義於是畢矣予之學篤於五際而重於疑倫自宋歐六一公後主嘉靖初籍之以正大禮成化中羅文毅疏李文忠公後主萬曆初爾瞻嗣之以正江陵仁親也

傳草

卷之二十一

九

解大紳護 仁宗於東宮鍾恭愍廖恭敏護 憲宗於東宮至萬曆中甘子開特疏護令 東宮重 國本也宋主庭珪護胡忠簡之貶王炎午護文文山之死 明楊文貞護尹中允之子至子開扶護爾瞻于丁丑而爾瞻愧不能以身代子開于癸丑篤交誼也今日之碑政以發紆紆之正氣而豈獨為一子開銘哉公以癸丑春卒距所

辛亥得年六十有三元配安成朱氏封孀人副劉氏王氏子四長胤蚪增例國子生娶安成鄒宮洗公元女次胤鴈邑庠生未弱冠卒封孀人朱氏出胤豹附例國子生授鴻臚寺序班娶廬陵藤橋劉光祿卿公次女劉氏出次胤驚娶安成江口劉畏所男大守公孟銑女王氏出女子四人考玉適安成鄒柱史公長男郡廩生贊明早卒關玉適安成前溪劉吏部公季男庠生峰俱封孀人朱氏出爵王許聘予仲孫承昇王氏出鈍王尚未聘男孫二玉山保豹出啓元保驚出俱幼未聘所著有白鷺洲志督學集古今韻註撮要吉安貢舉考若干卷諸孤能讀父書將付之梓而

傳草

卷之二十一

二十

問序於予予尚未有以應以俟異日諸孤上墓于山銘曰甘氏之先昉於甘盤商家維禎由茂而羅為武左相為始上卿南唐鈴轄紹興簽判卜居安成泉入我朝顯于蓮坪世載令名偉哉宮亭山鬱秋義泉溢聰明既成進士讀中祕書執牛耳盟奪情議起嶧山諍之朝陽鳳鳴安危叵測舉朝卷舌公獨正窺以身為蔽護之 詔獄翼之燕京當是時也友朋義重軒冕為輕柄家移怒緣是坎壈幾於咏砮青原之椒禾山之麓避以待清公論既定德安司李禮曹遷鶯 前星未耀薦紳謹譚道路眴公疏侃侃 旨莫可易期莫可更一腔血腸格而未灑於衣為貞

督學粵西二豎來崇憂心惴惴歸十餘禩載起黔中士俗
爲衡夜郎卽平皮林苗仲逆我願行公寒賊膽督學督餉
論文論兵繇黔而闔繇閩而楚望日崢嶸四方環眎萊公
北門韓公長城亡何一疾猝捐館舍暴風敲臚嗟乎子開
忠貫日星義忘死生旣敏且文厥手鎗鎗厥聲鏗鏘碑之
路衢刻之學域白雲英英上光蓮坪下蔭蓮實子孫庚庚
百千萬禩談天有誌子玄有銘

祭李九我相國年兄文

萬曆己酉子章奉 詔歸田吾友李兩張相國解相印歸
溫陵內辰爾張卒會章有繼母劉夫人之喪丁巳有妻喪
傳章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不克往品謹馳香帛爲文以奠之顧以誄以詩局于韻語
乃短長其辭宜寫交情其辭曰章之交驩於公也天實介
之非人也其出處交遊道義聯之亦非人也予與公同生
於嘉靖壬寅其齒同隆慶己巳 穆皇詔天下儒學恩貢
士公起晉江予起泰和其貢同予入長安 廷試魁多士
公監試魁多士名相甲乙其名同庚午順天鄉試同出十
文僊申文定二先生門本房又同出連江王載南先生門
其師同此豈人力所能維縛之綱繆之邪予兩仕八閩公
卽歸治孤芳獨潔絕無一毫干澤之書公由史局入相予
以道徳相勸勉以功業相期許絕無一毫上援之意此非

道義之聯屬意氣之薰蒸邪夫公之清天下知之 主上
慕之而或者病其水底見魚公之剛譽之不喜毀之不懼
而或者病其李下無徑而予以爲皆未深知公也公清而
不隘執而有容公與予同師連江公書來輒及連江子孫
連江子孫往候公公往往傾囊贖之蘇君禹出予門公出
蘇君門君禹沒後其子尋茂公經紀其家事其楚域予
知之甚詳謂公爲伯夷之隘可乎公以矯哉之強蒙求全
之毀嘗對人曰言官自言官廷某自廷某無幾微芥蒂胸
中謂公如路公之容非邪播平之後蜀中一意用兵於黔
予疏句之 主上書懇之公公遂擬撤兵之 旨而 上

傳章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從之是一紙書不獨賢于十萬師且能活十萬命所謂不
殺之武非邪卽九疏陳情 旨格不下公甫入相卽擬
終養之 旨而 上從之令予父子相見出處合道所謂
愛人以德非邪故論公之品其介似海忠介其潔似鄧文
潔其人相未幾不俟終日似薛文清其撤蜀兵與捐交南
意同似楊文貞庶幾咸之矣予嘗謂品人物者有三觀卒
之日觀其所死死之後觀其所遺雖無所遺觀其所保人
焉度矣公易簀日方寸不亂視死如歸可以死矣以貧爲
寶亡分銖之蓄遺以安矣晚得二千貲其竹立可以保矣
予以三觀觀公公可無愧異日者人以三觀觀予予能得

如公否邪馳使莫公因以自警公靈如在鑒於予誠謹止

黃君儒別駕詩集序

天地山川精英之奇微獨鍾於人物其和風瑞光尤能感
召賢俊集文士於臺令山崇水迴益增高深何也召雪署
龍命呂者律應燧在堂而太陽火然方珠連握而少陰水
潤日南至而黃鍾應融風動而魚上水凝賓統而微陰萌
蒹葭蒼蒼而白露凝物類相動本標相應類感之也泰山泗
水既生孔子而商賜自衛至孔子皆與言詩故有詩傳有
詩序銅梁王壘既生褒姒比及唐宋子美入成都魯直入
涪州皆以詩雄西蜀即吾吉州青原白鷺龍州螺川統為
傳

卷之十一

二十三

八木江著者自歐陽公以及文丞相為世名臣無讓單父
後下而四方賢俊文墨宦于茲土者更僕未易數在唐如
杜審軍必簡祀于詩人堂顏司馬魯公題詠遍于山巖段
刺史成式著廬陵官下記在朱如向通判文簡塵機擺落
得咲浮雲牽通判子才扶開宇宙拈出江山及於我 明
如吳去疾守太和成康境翁吟稿之刻王文成令廬陵啓
歐鄒二文莊良知之傳泉于今日齊安黃君儒以詩人來
別駕吉州其詩宗杜少陵而寒暑筆端又自為家其書宗
顏魯公而雲霞標色其體自照初論襄城兩令龍舒耶簡
至梓吉州得詩若干首共若干卷予友人官於讓業已序

之首而別駕又屬予一言豈吾吉山川之靈能陶鑄吾輩
而猶能感召文士如唐之杜顏宋之向牟邪予同鄒給諫
蕭太史東脩青原會講賢祠林刺史靜宇與君儒來赴會
君儒出詩五首予謂青原山中詩惟魯直最多志青原者
合而刻之則青原之黃可也

卷之十一

二十四

嘉敬助以章勳也爾福建軍府推官郭子章妻蕭氏
端莊有則微成無違惟爾夫之績學服官茂揚芳譽則
爾內助之益有足多者是用封爾為孀人尚書贈之
榮益謹矜之訓

勅命

萬曆三年五月十四日

之寶

二封蕭夫人 誥命

皇命勅曰夫宜家之女有齊之婦詩人錄焉故從夫而貴
爾有賢德是義也爾南京工部府府史司主事郭

傳草

卷三十二

三

子章妻封孀人蕭氏淑婉為義柔嘉維則克脩懿範
贊官常爾夫仕有令聞爾實夜光之也是用加封爾為
安人載承綸紼之華尚懋蕭繁之職

勅命

萬曆六年九月十八日

之寶

三封蕭夫人 誥命

皇帝制曰朕觀家人在中饋之繇而知內德有裨于士行
尚矣國家課績疏勞恩均伉儷豈非義哉爾廣東潮州
府知府郭子章妻蕭夫人蕭氏夙以令儀類于良士

原缺第一、二葉

克襄闕政順正無違爾夫功譽日起寔爾先修之也茲
加封爾為恭人尚敦交儆之風永迓維新之厘

制誥

萬曆十四年三月初一日

之寶

四封蕭夫人 誥命

皇帝制曰古邦君之妻號稱夫人今藩轄之長彷彿岳伯
體原相儼階亦茲學爾福建布政使司左布政使郭子
章妻累封恭人蕭氏幽貞淑德婉婉令儀挽而偕怡佐
孝養于歡菽聽難脩儆匡經業于焚蘭夫已歷乎九官

傳草

卷三十二

四

爾亦膺乎三錫載褒藩勩益邇壹功用加封爾為夫人
欣承洊至之恩愈懋相成之義

制誥

萬曆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之寶

五改封蕭夫人 誥命

皇帝制曰國倚名臣丕著揆安之略家資淑媛式宣敬助
之勞伉儷所以相成恩數因之茲及爾巡撫貴州等處
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郭子章妻累封夫人蕭氏秉
德柔貞提身淑慎恪修壺政琴瑟諧靜好之音懋贊官

常恭緒著委蛇之度稽襄勤於仗鉞知効傲於鳴環直
頒綸綍之恩用表閭閻之懿茲改封爾爲夫人程弗申
榮譽已光於彤管鷄鳴矢助節愈勵平素絲

制誥

萬曆三十年閏二月二十三日

之寶

六封蕭夫人 誥命

皇帝制曰國容軍容用殊塗而致一治內治外體各正以
相成既林杜之功功宜芝函之竝錫爾巡撫貴州兼督
理湖北川東等處地方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

傳單

卷二十一

五

右侍郎郭子章妻蕭夫人收封淑人蕭氏儀閑望族
訓誨先姑樂我編業默贊帳帷之緒湘彼綺衾仰裨尊
俎之猷履豐實在於儉慈守貴戒勤於蕭溢逮君子就
乘紹之業口不言勲亮家人明職饋之閑儀無攸遂揚
輝女上展賞師麾茲用封爾爲夫人荷恩數以維新服
宰階而食舊

制誥

萬曆三十三年四月初八日

之寶

七封蕭夫人 誥命

皇帝制曰蟻穴廓清外攘寔資雄畧燕居矢傲內襄必藉
淑貞肆酬虎旅之風勲並需魚軒之新渥爾原任巡撫
貴州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郭子章妻封夫
人蕭氏克遵聲訓作配紳英燕婉主閨直踵徽于彤管
鷄鳴佐宦更貞度于翟褕處惺惺而據算機恭緒之
風用顯當尊俎而爲衡爲折錡湘之敬亦彰惟從貴而
匹休乃隆名之疊賁茲仍封爾爲夫人承榮三錫彌昭
琴瑟之音紹化二南益崇山河之度

制誥

萬曆四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傳單

卷二十二

六

之寶

夢徵記

頤永生曰夫人生而聰慧夢多奇驗七十五年間不可枚
記予所憶而記者董十之一二作夢徵記

夫人以嘉靖癸卯年六月廿九日生先父母溫肅人夢
闔中濟濟冠帶私語曰迎新官溫母意必生貴男明日已
時夫人生不甚喜太母楊夫人曰惡知非福也且曰予夜
來夢屏牆外蘭花一枝拂牆遮以一黃蓋其他日外姓之
貴乎命名曰瑞蘭後受七封三封夫人二母之夢驗焉
夫人十六歲爲嘉靖戊午秋九月迎舉人是年曾蠶湖守

惠中式蠶湖與陳鶴泉宗諫爲姻家陳與蕭見翁又同爲
溫氏婿夫人脉陳姨翁也三公同在庠每朔望謁廟同憩
溫氏堂夫人因是識蠶湖蠶湖中式迎過溫門夫人與姊
妹同觀嘆曰秀才故當如此外母溫目之戒弗易言是夜
夫人夢三長人金冠法服手執如意過溫門呼夫人出曰
汝今日觀迎舉人心頗羨之汝家十一年後亦當如是且
庚昌大令侍者送一金扁曰進士及第末書子章名置溫
堂上夫人覺不敢語外母外母弟諸生和者是夜亦夢三
道人送扁於其家與夫人夢同對外母具言其夢外母入
以語夫人夫人乃言曰兒夜夢亦復如是自戊午至隆慶

傳草

卷二十二

七

戊辰剛十一年明年已巳章叨 恩貢漸次科第如夫人
夢

夫人以辛酉年正月元日冠笄先夕有叔母姓郭者出大
同其姑母爲曾魯原中丞公夫人郭氏夢至一所甚莊嚴
侍女靚飾從者皆冠帶夫人坐左曾夫人坐右侍從皆同
夫人前多二掌扇郭氏私問曾曰子姪女後輩何以坐姑
母左而多二掌扇曾曰汝姪女比我爲尊郭氏再問曾曰
彼尚書夫人也明日來賀以語祖母楊夫人

辛酉正月初五日婚是夕夫人夢人鼓吹送鄉試錄及二
大鐺題曰坊牌銀已夢入朝蒲朝霞帳不識爲誰中一老

夫人呼曰郭奶奶來夫人趨而進問夫人爲誰曰
歐陽德夫人也汝從我行亡失步夫人隨歐夫人朝見惺
而語予曰歐陽公爲誰予曰是太宗伯歐陽文莊公也歐
夫人姓康出金灘考宗伯公以嘉靖壬子拜禮部尚書
以萬曆壬子晉兵部尚書其年正同予兒太爲宗伯公粹
詹事公翰壻事之前定如此

嘉靖辛酉先廬燼於賊先公奉王父王母居巷口庄隣
人有失盜者請十廟靈神呪咀置神予門首予家堂故祀
玄帝一夕內子夢十大神次第入參玄帝內子獻茶果諸
神皆羅拜內子內子答拜諸神曰請淑人起已次第去予

傳草

卷三十二

八

是時讀書大宗祠自祠歸內子以夢告予乃令內子竊窺
隣所請諸神一一與夢符乃烹茶供養後內子以予貴封
福人安人恭人夫人獨不封淑人以爲言不盡應比征
播以都察院副都御史單 恩例得改夫人爲淑人竟如
神言

甲子科舉曾嚴宗師歲考吉州是時予與同年楊憲副
龍河名相甲乙一夕內子夢予家設席宴客應事排十席
予坐八席龍河坐九席內子秘訪主人坐客左邪已發落
予一等第八龍河丈第九其驗如此

嘉靖間三殿災已聞三殿成然亦不知其何名也乙丑予

居巷口一夕內子夢一金甲將軍從天降至屋上止一足下天井內大呼曰予午門門神也汝家秀才昇日皇極殿前宣卷第一特報汝知寤以告予是年巷口園內竹筍皆朱穉如大赤梅榴棗茄瓜皆一蒂三實二白鵲來巢蕭夫人墓復得此異夢故予雖在落莫中稍自振聳已已叨

恩貢 廷試第一果在 皇極殿前也是日予卷飛上殿閣已徐徐下至殿前不得下墀一內侍收拾捧來墀下呼是何生卷予前揖之內侍對予曰先兒第一予初意殿前宣卷之夢或可望甲乃竟以一 恩貢廷試應之頗不懌又自念風飛卷上殿閣之異或可望建立比以播州之傳章

卷二十二

九

役叨世襲之榮則內子之夢豈偶然哉

丙寅冬督學徐嚴泉宗師歲考吉州內子夢故僕福壽負米二囊入室置曾王母前曰我主人吃此米後即吃蘓州白糧米也已案出予居一等第二明年補廩已已叨選恩貢庚辛聯登科甲叨享 天祿四十年而後內祿福壽之夢良然

予居巷口偶遭竊盜丁卯始圖歸老居居唯翁茶堂右是夕內子夢五神人女冠博衣來賀曰喜汝居龍頭上此中一帶他日皆汝所有內子謝即今爲仁堂貽養堂是也又夢王母曾夫人來告曰汝夫婦將昌年至六十猶是汝父

管家內子語予予曰斯語也不獨卜昌盛即大人之壽與吾夫婦壽皆可已知比犬馬齒六十家大人猶秉家政於戊辰夏予偶外出疫盛行家大人先病已內子亦病一夕病危昏憤中若有攝之者與俱去入鐵城至一公署周遭俱鐵被攝者疊疊皆倚鐵欄立鐵城內虎犬從橫啖人叫號不已偶溫氏一亡叔名四官者來見內子駭曰若胡爲來此陰司閻君殿前也內子對曰若輩攝予至此溫四曰凡亂年亦亂攝人即予當日亦亂攝至今不得歸矣慰籍良久已殿門大啓四官辭內子去凡被攝者俱過堂點名一一亡差至內子問君披簿怒攝者曰此人家福緣起汝

傳章

卷二十二

十

胡爲者重杖之呼里神里神爲五顯廟將陳將軍也陳至閻君曰若領他回內子由殿門出欄于前復遇溫四又慰勞良久而別曰可賀也已出鐵城門外後呼閻君送與至內子登輿坐自惟曰予病似當夢不知翁病瘳否輿中即問陳曰家翁病若何陳應曰此是脫胎換骨內子曰予問病而將軍以脫胎換骨言將不吉邪陳曰而翁他日當六到河言病內子輿中頓首已至家門土神出迎內子始自座帷惺遣人至家大人所問疾則云今夕大安好內子甚喜然身病不甚間明日至夜又昏憤如故則有使者輦輿來仍從故路至故鐵城復見閻君閻君慰曰昨遣汝太急

辭再三請乃乘輿入祠謁王內子拜王荅拜王顧其扁曰此郭先生賜也內子睹而記之寤與予言曰君送關祠扁邪予曰然曰非心日天人耶予曰然君何以知之內子具以夢對王之精靈不爽如此

內子自晉歸念佛殷勤時時夢見大士一夕夢大士偈誨之曰識得圓頭苦用功了然蕭灑悟真空悟得真塵不染翻身跳出苦婆娑內子大省悟內子御下頗嚴女奴少舉者夏楚不貸夢大士偈誨之曰持齋念佛心要堅胸中除火更除煙寧改英雄爲下賤一念迴光向佛前內子聞偈遂濟以寬

傳

卷三十二

十一

內子家居一夕夢大士至庭延入佛堂衆佛畢送出大門門前有二石鼓大士偈誨之曰門前石鼓響發鐵樹開花象鼻一筆寫就三千界木魚下水變黃龍即見木魚聲連中頃刻黃龍飛入雲霄其異如此又言汝門對三顧山爲奇不知果否吾試探之即信一手直抵三顧約長一十五里縮手入袖言山向果合子孫蕃昌

萬曆己亥春予有黔撫之命椿氣甚惡人言洵洵或勸予曰方伯請告副都卽行人其謂君何姑且辭疏以觀變或勸予卽行亡携家去予與夫人酌之夫人曰不可矣事君幾四十年亡一日離左右今兵戈患難不相將人謂我

避難且家翁何言予迷家大人言曰勝爲功臣敗爲忠臣亡不可者無以吾爲念夫人曰勝爲功臣婦敗爲忠臣婦妾亦亡不可者予忻然曰有是哉遂決意同行而陵兒不能舍母亦携妻侍母去行之先夕夫人夢門外車馬鱗鱗報關王來拜予肅衣冠逆之王武服下馬易官服入中堂對予四拜坐定大言曰公到黔事卽定然亦須十五六個月方了又促膝耳語曰路上少說話賊耳衆茶罷入佛堂衆佛夫人掩身門內避之王曰請夫人揖夫人出王亦四拜予送王出大門而別是夕予傲裝頗倦夫人呼予起告以夢予氣益壯及入黔自誓師至破賊巢十六月固知關

傳

卷三十二

十四

侯陰相而夫人之夢若燭照數計然者

黔草二十一卷

浙江汪汝璠家藏本

明郭子章撰是集自爲一編乃其巡撫貴州時作
總目雖題二十一卷而第八卷分九子卷第九第
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七卷皆分二子卷卷十四
分三子卷實三十四卷不明其例至卷十四後既
曰卷又十四又曰卷又又十四尤叔見也案千頃
堂書目子章所著尚有閩草十六卷留草十卷浙
草十六卷閩藩草九卷養草一卷苦草六卷傳草
二十四卷今皆未見而粵草十卷黃虞稷乃不著
錄蓋當時隨作隨刻又隨意以數種爲一帙多寡
分合初無一定故所見參差不一耳

鄧定宇先生文集四卷

〔明〕鄧以讚撰

蘇州市圖書館藏明周文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文潔集四

卷》提要

鄧定宇先生文集	卷之二	語錄	原心論	奏疏	欽聞並	封新旨疏	舊疾難痊疏	奉	旨建	儲歲期疏	表	賀登極表	卷之二	書	上王荊石相公書	答殷同仁書
		四十九首	一首	三首										五十一首	三首	二首

與陳玉壘書	一首	與徐魯源書	一首
與丁右武書	六首	與吳安節書	二首
答鄒爾瞻書	九首	答夏仁吾書	一首
答曾見台書	一首	答蕭慕渠書	一首
與朱鑑塘書	二首	答宋懷川書	一首
與許敬菴書	一首	答洪陽張相公書	二首
與楊掌科書	一首	答張陽和書	一首
與余十竹書	一首		
與殷同仁書	一首		

南昌郡志序		與范晞陽書	一首
壽外父姚翁九十序		與戴如平書	一首
壽徐州兵憲中陽舒公序		與熊復吾書	一首
吳氏宗譜序	六首	與馮番禺書	一首
卷之三		上袁洪溪先生書	一首
序		與劉幼安書	五首
		與范晞陽書	一首
		與唐凝庵書	一首
		與章本清書	一首

張官諭文集序

浪遊稿序

記 三首

秋遊記

重修華容縣學記

普陀巖華嚴閣大士像記

詩 四十五首

登第後寄親友

鄧宰先生文集

目錄

四

玉堂對雪

出京日

法通寺訪融上人

答張洪陽道房見寄

處暑

小重陽蓮花庵飲

蓮花庵

思歸

南歸途次立秋

夜坐 二首

有感懷某

乙亥九日 三首

丹陵歸

蓬蒿園 五首

朔日早朝

元旦賀正

鄧定宇先生文集

目錄

五

夜坐 四首

蓮花庵

懷張陽和

又蓮花寺

二年元旦待漏

次徐州值黃水 四首

九江夜渡

歸後夜坐 四首

與友人夜話

遊某寺

擬九日侍宴

讀中秘書有述

雜著 六首

救荒議

薛文清從祀議

試歲貢生策問

跋醉墜稿

圓通神應說

左司馬兌喁蕭公贊

卷之四

誌銘 五首

兵部左侍郎兩溪萬公墓誌銘

嘉魚令玄圃吳公墓誌銘

封太孺人涂母陳氏墓誌銘

封太安人熊母丁氏墓誌銘

左布政使湖山劉公墓誌銘

行狀 三首

張母陳太淑人行狀

刑部左侍郎致仕敬所王先生行狀

刑部侍郎楓潭萬公行狀

傳 一首

李侍郎范淑人合傳

祭文 三首

祭張子蓋文

祭袁洪溪文

祭徐伯繼文

鄧定宇先生文集

鄧以讚 著

南昌

劉曰寧

輯

吉水

鄒元標

輯

宜興

吳達可

編

金陵

周文光

梓

語錄

動靜說

楊貞復從事于學。有年矣。予方幸同官。頓然請告。予就而問之。見若眉睫之間。若不得其所止。而幾求之靜也。鄧子曰。不然。夫學之爲心性也。靜所以攝心。而非心也。所以求性。而非性也。夫是物也。在目爲視。在耳爲聽。在手足爲行持。安往而不存焉。惡在其必靜也。故古之聖賢。於惻隱而驗其端。於知能而驗其良。要以直參其體而已。然則動乎。曰不然。子

固前言之矣。安往而不存也。善乎古之人曰。動靜者時也。夫有時而不在。非體也。有時不可用。非功也。故夫可以動。不可以靜。與可以靜。而不可以動。其病一也。某勉乎哉。予不敢謂良醫。亦嘗折肱焉。決不相誑。

又

予與陽和子共學三年。今其指各自變焉。而不知孰是也。予初以病喜靜坐。嘗厭塵務。而欲逃之。陽和子曰。不可以不動也。及今予知其果不可以不動也。而陽和子又凝然欲靜。且擬三年乎山中。陽和是耶。予是耶。嘗聞諸昔談矣。有曰。外息諸緣。心如墻壁。或又曰。不斷百思。對境數起。有曰。以推求尋逐爲心者。是認賊作子。或又曰。若以爲非心者。是認子作賊。亦動靜之說也。而此數人者。均有與於斯理。然則惡在其必同也。鄧子曰。其相反也。

茲其所以相證與。雖然莊生言伯玉行年五十而知非焉。知五十之非四十九年非也。然則子今與陽和子所執。又安知明年不皆自非耶。惟各勉之。期以後會相質。

論心說

乾齋甘子與予論心舊矣。力行而砥節。其素所蓄積也。爲南北部六年所。民以不冤。可以觀學。乃

東寧先生集

卷之一

王

天子念滇遠。不沐道化。遷爲臨安守。惟時新布功令。禁乘傳。而乾齋子至。減騶從以往。無難色。徒然抱當官之憂。問言于鄧子。鄧子曰。以子所操。予復何言。雖然。無亦惟是信心而已矣。夫執事非心。然存一爲己之心。卽無妄不真存。爲人之心。卽無真不妄。故古之君子。知其一。不知其二。見其內。不見其外。一介之不取也。務以自淨。非責聲也。布衣藜藿。且

甚于胥吏之奉也。務以自約。非釣奇也。蒿目而憂。平明而事。至烈于工農之勞。務以自慙。非市恩也。是以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編髮椎髻。可撫而順。虎兇可係。羈而遊。况今臨安。猶然吾族。且內地哉。惡觀所謂遠也。孔子曰。忠信篤敬。蠻貊可行。自行之謂敷。不然而汲汲乎人知。卽事事而善。君子已見其微。元神生不定。安在其無滲漏也。先正曰。古之學者爲己。故仕而爲人。今之學者爲人。故任而爲己。子謂學惟爲己。則仕而爲人。亦爲己也。學惟爲人。卽仕而爲己。亦爲人也。予蓋嘗自度之。而深知其病。故以相勉。往哉善自愛。

靜攝說

監中有一孝廉。請曰。某領教甚悉。退後頗有欲相質疑。及見德容。愛慕畏服。意自消融。無可質說。然屢蒙誘之。使言敢就自身鄙屑之

東寧先生集

卷之一

四

事煩讀尊聽。惟師裁教。平日知靜攝。乃學之首事。顧應事接物。此心猶不見紛擾。及一靜坐。則覺得紛擾。不勝雜起。繼思陽明說求靜之心。即動也。此求去紛擾之心。似不可有。又欲放寬一念。使他自然。漸次化去。然恐遲遲不克。去此紛擾。恐終不克。請教。還由他自然消融。須要就去此念好。荅曰。人心譬如天。常要見他。只是有些浮雲遮住了。到此工夫也難。不可輕易。須要把箇念頭換了他。就是調息也好。人心從氣機出入。息調氣定。紛擾自息。然亦以漸。

舉業問

又問作舉業時。此紛擾愈甚。何如。曰。作舉業原不相妨。如場中七題。逐一順手。由破承開口做去。只沒有患得患失之心。就是舉業原不與我相妨。

讀書史

又問做舉業。須模古宗師。昔年業舉記誦。亦恐不廢者。曰。先人有志讀書。及子有病。十餘年廢書籍。幼時家貧。亦苦無書讀。嘗從舍親家借觀。如諸史左國諸子。無不看。看得文字。自是有力。平生苦不能記。即三四行書。背不得。只是看他意思。凡書他都有箇意思。所謂含其英。咀其華。自然得他好處。非是記他的。將別處用。程子以琴瑟詩書。皆涵養身心之助。曾與舍親作一墓銘。與國策左傳一段文氣相類。當時原非有心。記作今日用。今亦非區區求合。自然濟用。

交友問

又問凡朋友雜處。或當言論時。恐自己念頭差了。每欲管照自己念頭。衆人不察。疑其有深藏之意。此關照一念還好否。曰。朋友相處。

就是道理不可又多一念相與要真切不要只求自己好已立立人已達達人意思纔不隔絕我與你生意原是淡洽的

事親說

又問曰某因遺有家祖母年八十餘不日告歸然以家政之奪朋友常言當離家何如曰此要看自己力量若有意思在家原不相妨卽臥房內也看得書但事親道理極細事親

御學先生集卷之一

七

原不相妨讀書也不相妨

體用說

或有問體用者曰體用原不相離如手能持必能持然後爲手足能行必能行然後成得足以至視聽言動皆然

大勇說

就是至微的人也不要忽他。人只因自己氣閉了。不知他人在是非之外看得明白。前有

書與人論學有云。人心至明。人眼至毒。少有邪曲。如見肺肝。陽明先生有曰。言語到得意便翕然止。截得住。意氣到發揚時。又截然收斂得住。皆非大勇不能。

座右書

人之過失是所有的。只要知改。學問有進。自肯下人。自肯退後。幼時聞家姑夫對先大人曰。如今世上沒有箇怕人的人。予肅容拱之。

御學先生集卷之一

八

家姑夫曰。我此言可聽麼。予敬對曰。至哉言也。後數年。予在京博一第。以離先大人之久。先大人戒之以書。中有云。周公大聖。只在不驕。桓公失在一言。而諸侯多叛。予以此書枯之座右。常面顧瞻對。賴無他失。

自箴語

煩而不惡。乃所以爲簡也。垢而不厭。乃所以爲淨也。此自箴語也。

聚散說

嘗讀老子曰。恍惚有物。窈冥有精。老子而知道也。宜必有所指。今卽如我身中。所謂物與精者。何也。蓋常求之。庶幾有似。而近見。則又異矣。以爲有聚則有散也。有生則有滅也。有天地則有渾沌也。故不欲別聖凡。不欲揀是非。不欲忻寂。不欲厭動。常自咲曰。吾無聚。胡散。吾無生。胡死。吾無天地。胡渾沌。然到此。愈難矣。

九

明明德句

天下書。皆是這箇道理。卽大學中庸。中庸道理無窮。如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德本是明。明德者。非于本體上。加得甚麼。只是明其明德而已。天命之謂性。自天命來。就是這等。口便能別味。耳便能別聲。鼻便能聞臭。心便能思。古今智愚一樣。

在親民句

在親民。民與我。本自相親。原不是兩箇。一家父子兄弟之相親。如一身耳目口鼻之相親。貫故曰親民。

皆自明也節

皆自明也。古之帝王。只是自己明了。便一了百了。

此之謂自慊節

劉宗先生文集卷之一

十

居家處事。有不慊意處。只求本體常真。有一毫求人知意思。就不是。只以至誠相處。

誠之不可掩句

誠之不可掩也。如此夫。是人之真心。到鬼神前。毋論好醜。盡皆宣洩。有自不能泯滅處。如此夫三字。令人悚惕。

成己仁也二句

成己仁也二句。此題還宜對作。近來文體。覺

陳題目正意。反略講幾句。把自己意思。番注後。只爲了事。原因心無真得。難說正意。假此自飾。乃文字難。在實講八股。文字不要看輕。凡做文字。做人都是這等。何以成已仁也。吾人耳目口鼻。雖是箇人。中間還有箇生意。貫洽于其間。仁乃人之生意。有此生意。人纔成得。如心不在。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則不成矣。故曰成已仁也。智如智者不失人。亦不

野字先生文集

卷之一

十一

失言。曾子。夫子知他。平日真積力久。故呼而告之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此乃決辭。曾子直應之曰。唯。略無疑難。至子貢之穎悟。于道恐不能無疑。夫子曰。賜也。女以予云。試以疑辭。子貢曰。然。非與。所答果是疑辭。後乃決之。倘以語子貢者。語曾子。則失了曾子。以語曾子者。語子貢。是不識子貢。故曰成物知也。

淡而不厭三句

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此就君子闇然日章說來。往常以淡了。而又不厭。若淡與不厭相參。不厭還在淡中。凡人之有欣羨者。必有厭倦。君子之學。他只淡。自然久而不厭。如飲食可口者。終不長久。乃粟菽自是不厭。簡而文者。如人之禮度。一向是簡。言不亂發。行不亂動。自然言可爲法。行可爲則。自然文采可觀。煩縟非文。簡而文也。人之太辨別者。何嘗理而溫厚者。雖無是非可否。而是非自然明白。溫而理也。

野字先生文集

卷之一

十一

人不知而不愠

人不知而不愠。知非見知于時。而時說見知上下。易文言九三。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見是而無悶。此兩句。還是兩意。君子盡其在我。將上符往聖。下俟來學。一時之不知。何愠焉。愠不待含怒。心中略有所動。卽是愠。

爲政以德節

或問爲政以德章。作何義看。曰此章止重以德。將爲政字弔起。言人不可以聲色動人。止可以德。我惟有德。自然感孚于人。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篤恭而天下平。你看北辰。他只居其所而不動。衆星自然拱之。此句實指北辰。不如時藝末後。止帶一句。

亦足以發

亦足以發。發字。註中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此句妙甚。汝輩須細思之。直到亦足以發地位。方纔與汝說。

溫故而知新節

溫故知新者。新從故中得。非外故別有新也。如人行路的。行過一遍。自然心裡明白。後逼卽不從此路去。心裡既曉得此路。由他橫行直走。斷不走差了。知新是胸中爛熟。信手拈

來頭頭皆是。而懸崖撒手。不踏著別人脚。底樣子。故可以爲人師。蓋非衆人易。非賢人難。非賢人易。非聖人難。非一聖人易。非千古聖人難。能議聖賢者。能自立斷案者也。

攻乎異端節

孔闢異端而不斥老。孟闢楊墨而不斥莊。止因老莊從身心上尋求。縱千差萬錯。走來走去。及至水窮山盡。終要到這路上來。

由誨汝知之節

由誨汝知之。知與不知。心中自然曉得。可見有知。有不及知者。事物有所知。有所不知者。聞見無知。無不知者。人心之真知。這箇知。真是貫古今。徹晝夜的。

人之生也直節

人之生也直。如日用之間。人呼我應。人施我答。遇渴卽飲。遇饑卽食。便是若于此。中起半

點思維較牽強矯飾即謂之罔

用之則行節

用行舍藏吾人用或有不行的舍之焉得不藏哉此是何難事而獨夫子與顏子當之蓋用之則行大行其道也舍之則藏退藏于密也夫子在春秋時魯國一用便幹出許大行事出來顏子居陋巷豈止藏他一身將他生平所學盡是藏了故到今人只知他是箇聖人即將求他言語文字之粗了不可得何曾識得他中之深淺此是聖人最妙處

加我數年節

假數年以學易聖人非是只將易書去學天地間皆易即所見天風木葉鳥聲無非易者吾人在此一動即落一爻過非是有差失道本至中稍有一毫倚著即是過處此功夫甚難吉凶悔吝生夫動者也吾人到得知道也

是好處

不知而作節

或問蓋有不知而作還指述作否曰今時藝主述作其實作爲幹事也是今有人幹事極嫻他實未知會得此知看由謬女知之知自謬謬人吃飯有吃完還不知吃甚麼又有人于此著意則勝似兩人吃的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既是知得還要去行如人坐家不會出行何由知其險阻何方有橋何處當渡行過後方知書冊所載人口所譚是難不難

仰之彌高節

顏淵喟然嘆仰之數句不是嘆道之難乃是嘆道之妙平日功夫用得熟到此忽然發出此嘆如人行路行到纔知仰鑽瞻忽就是卓爾之見有謂顏回未達一間謂之一間猶是

隔一層。譬若隔壁之言。回之于孔。功夫生熟不同。略差毫末耳。

狂者進取節

狂狷是箇率真的人。斷不去做假。所以可取。鄉原完完全全。做成一箇假的。再無卽真的日子。此其所以可惡。

不占而已矣節

子曰不占而已。占非是卜著。擬議在我。吉凶就在我。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凡舉動言語進退不妨慢些。

古之學者爲己節

學問只在向內。不論朝市山林。皆須正己。物正。不然而徒陪奉世情。愈周密。愈散漫。到頭終不得力。故孔子有古今人已之辨。

過而不改節

此念不可放空。真是一念不謹。貽無窮之憂。

人之氣。不要他起用事。凡從性上發出的。便中和。從氣上起的。便乖戾。過是人所有。只貴知之。

不可小知節

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此不是可受大而已。小中亦有箇大在。邵詩云。唐虞揖讓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棋。人都是這一副精神。君子囊括宇宙。包裹民物。固是大。卽治一縣亦分田里。教樹畜。以仁萬世爲心。不以沾沾爲惠。如做國子監官。就有國子監道理。何必當外有大任。然後我可設施。前日因諸生初入監。背監規到案前。知他是背得。他果然背熟。說他背不熟。至背時。果不熟。一一果不差。後來覺得此念。還不是。

天何言哉節

爲南大司成時。監中有一孝廉請曰。某自下

第。已決意歸家。自求長益。復聞宗師敷教。胃
監敬就側教。今既一月矣。宗師不言之教。固
無日不相祗承。然私心望明有開示。因徐徐
答曰。不言之教。此還難說。惟天不言而信。惟
神不怒而威。天雖不言。四時行。百物生。故曰
天何言哉。鬼神絕無形聲影響。亦無所不在。
使天下之人敬之畏之。我輩如今。言語聲臭。
尚未能泯得。惡能與天合哉。向在山中實覺
得。虛過這日子。此番出山。實非本心。我常說
若是依人做的事。一般做去。天下已有人做
了。在此相處。須要實實。有教數相長之益。切
莫放過。

放辟邪侈節

放辟邪侈。無所不爲。人之有恒心者。有所顧
忌。檢束。是有所不爲。失其恒心。則無所檢。故
無所檢。則無不爲矣。

無告之民句

鰥寡孤獨。顛連而無告。謂之無告者。凡人無
妻有子。或老而無子。有妻。日間有不得意處。
到家講一講。雖不濟事。亦彼此相慰。心中又
覺寬些日子也。好過。若無妻。又無子。又無父
母。上下都無人。真是有話沒說處。此爲無告。

左右皆曰賢節

進賢去不可。雖均用察。然詳玩未可二字。語
意何等遲迴。勿聽二字。語意何等決絕。可見
古人切于用賢。而難于棄才之意。

夫道一而已矣節

夫道一而已矣。賢愚古今。都是一般。此言略
似。亦未大盡。譬這兩枝筆。這枝與這枝。還是
兩樣。我們這箇原是一樣。人都是這一箇。鷺
湖之會有云。子聖相傳。只此心。以常情測之。
亦是道得好。子靜則曰。墟墓興哀。宗廟欽斯。

人千古不磨心。可見人都是這一箇。所以說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西海北海百世之上百世之下。此心此理同也。此理冒在上。天地萬物皆從此出。

大匠誨人節

大匠誨人巧。不限規矩之中。亦不出規矩之外。制方以矩。至極方處。就是巧。制員以規。至極員處。亦是巧。方員之上。更復可加。就非規矩。

人皆可以爲堯舜節

以聖人望人。以衆人待已。凡人皆然。還要。以衆人望人。以聖人待已。聖人原是我們做的。人之生也。直。人人可做。舜人也。我亦人也。有爲者亦若是。

民不失望句

人開口就說箇望。不知望字極難。泰山喬嶽。令人仰而望之。爲天下所覩。一旦頽了。便失了人望。如今方且碌碌庸庸。與衆人一般。何望之有。無望又何云失望乎。

何謂尚志

富貴功名。是兩事。不要看輕功名。今世皆富貴之士。少功名之士。如宋韓范諸公。方稱功名。

所過者化二句

聖人過化存神。如非禮之色在前。存此心不動。彼非禮之色。自然覺得化了。非禮之聲亦然。此就是過化存神。

形色天性也節

形色天性也。天性原在形色之內。不在形色之外。如眼能視。耳能聽。手能動。足能行。這是甚麼。就有箇天性在。聖人之踐形。全得這箇。

視聽言動以理。自然聲爲律。身爲度。耳成竚。目成箇。目手足成箇。手足賢智者。知有天性。而不知其在形色之內。是知天而不知人。愚不肖者。徒知有形色。而不知有天性。是知人而不知天。踐形者。晬于面。盎于背。施于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所以謂之踐形。

行不掩言節

行之不掩。必不可以爲實悟。托辭于狂。而以行爲第二義者。大誤人者也。見之不透。必不可以爲實踐。借言于躬行君子。而以悟爲第二義者。大自誤者也。

原心論附

論心者。皆曰須識其本體。余謂心之本體。在順其初者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復者陽之初動也。而天地之心見焉。矧人心哉。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

知者。其良知也。曰如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杯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是皆欲率其本真。而不涉於矯拂。順其初之謂也。初者萬慮俱忘之時也。突然感之。卒然應之。則純乎天者也。意氣一動。而二三之念。則繼乎後。又其甚者。此念方萌。而二與三已並出其間。繼與並皆非初也。故親吾愛也。謂當愛而加之意。則否。尊吾敬也。謂當敬而加之意。則否。守死是也。爭死未是。專財非也。散財亦非。貴而益謙。與傲同。醉而益恭。與亂同。何也。徇外之心。爲人之心也。所謂繼與並者也。此心之原。不墮方體。不落計較。條然而往。條然而來。見其前而不見其後。知其一而不知其兩。如此而已矣。此則所謂初者也。顧人亦莫之察也。有物於此。使辨其色。必青青而黃黃也。白而黑黑也。又使其權量之。亦必輕輕而重

重也。長長而短短也。此亦所謂初之自然者也。而世人忽之。以爲是俗心。藉令賈於三家之市。卽其色與權量。而上下其直。則其論能與前不異哉。非其論故異之。心實昧焉。夫知向也明。今也昧。則言之語嘿。身之動止。毫渺之間。修忽之際。皆必有初。有並與繼者存矣。雖然。有皓之反覆。而夜氣不足以存者。則其初心亦未可爲是也。予又有疑者焉。夫心者。天之所以與我。何以與之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何以異之。胡爲而能喜。胡爲而能怒。其患也。於何而起。其寂也。於何而斂。人皆曰。莫爲而爲。莫致而致。夫天地之運。日夜不息。豈誠無以主張是也。

奏疏

南京禮部等衙門。

奏爲欽聞 並封

新昏敬瀝愚悃懇乞
聖明布昭大信以定
國本以安人心事
儲大事預奉

明旨二十一年舉行臣等自元旦望

闕朝賀則共相欣慶拭目盛舉比接正

月二十六日邸報奉

聖諭朕所生三皇子長幼自有定序但思

祖訓立嫡之條因此少違冊立以待皇后生

子今皇長子及皇第三子俱已長成皇第

五子雖在弱質欲暫一併封王以待將來

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爾禮部便擇日具儀

來行欽此臣等莊誦不啻數千過仰見

皇上嚴于

祖訓厚于

中宮真

聰明神聖之主也。且蒙

聖諭。長幼自有定序。有嫡立嫡。無嫡立長。尋

又奉

聖旨。長幼自有定序。非有他意。姑待數年耳。

是

冊儲雖暫遲。而立長則已定。

皇上之心。明于日月。臣等何容復贅。然而人

心嗷嗷。不能釋然。臣等伏思其故矣。記曰

天則不言而信。由今日而明日猶是也。由

今年而來年。猶是也。故信也。自臣下

請立以來。蓋再三奉

聖諭舉行矣。然皆指

皇長子耳。未嘗言待嫡也。今驟而傳之人。創

而聽之。故不勝其異。至以凡人之見。上窺

聖衷。而以爲非其情也。

皇上以天百處。身度聲律。萬萬必非以虛辭

示天下。但臣等竊詳

聖祖立嫡之條。謂有嫡而立庶。斯爲實倫耳。

非必有待也。若大典一行。

主器有託。

皇祖在

天寶所欣鑒。臣等又竊聞

中宮鍾愛

元子。朝夕保護。不啻已出。則其願早正春宮。

猶切于億兆臣民萬萬。

皇上以厚

中宮。而緩

冊立。或者未諒

中宮之心乎。臣等又聞古之帝王。將舉大事。

既內決于心矣。必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無

所不從。而後行之。蓋有見于人心不可

也。今日並封之旨。至使人心不能釋然。安

在其爲順天下也。且信者國之大寶。帝所以使天下精神相通。指臂相使。特有此也。

皇上卽位以來。何令不信。至于

建儲一事。屢示屢易。則不敢知。誠恐人將謂詔令可更。法守可玩。自是軍國大政。機密要

務。令一出而疑隨之。精神不通。指臂不屬。

或從此始矣。臣等職守南都。不勝犬馬之

聖聽先生文集

卷之一

三十九

念。故敢以在外之人心。奉于

聖聽。伏乞

皇上深惟

宗社之計。俯察臣民之情。仍行

前旨。早建儲宮。

皇第三子。

皇第五子。

封典一併舉行。則

大本定而

國脉久長。大信昭而人心悅服。和氣流溢而

帝業光明。萬世郅隆之治。端可見於今日矣。

臣等不勝踴躍祈懇之至。爲此謹聯名具

本。專差辦事官朱祚長齋。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原任翰林院編修臣鄧爲舊疾難痊。再

聖聽先生文集

卷之一

三十九

承

新命不能赴任。懇乞

天恩。仍容調理。併祈辭免。殊常陞擢。以安

愚分事。臣某于萬曆十九年二月蒙

恩陞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以

身病母老。隨具疏

請。臣日夜思冀

皇上俯矜至情。特

需俞旨。迺七月初一日。又接到吏部劄付。該本部題爲缺官事。奉

聖旨。鄧某。陞南京國子監祭酒。欽此。備劄到

臣竊念所以屢控

宸嚴者。爲母老及身病也。今承

新命。特轉南雍。是使病臣踐清華。而不虞于

委頓。衰慈沾祿養。而不苦于阻修。所謂體

羣臣莫切于此矣。臣橫被

鄧某先生集卷之一

五十一

恩私。益深感激。臣雖菲劣。卽當奉母就道。勉

圖報稱。更復何言。但臣素多病。今夏暑雨

不常。臣以疴殘。又爲濕熱所中。精神筋骨

衰颯難支。中夜思之。蓋

皇上起臣于家。又陞臣于家。既以福過而生

灾。欲必于行。又不便于行。益以慮多而損

氣。此臣不能勉強之明效也。臣江西至南

都。由江而下。信不甚遠。但臣母八十五

不敢以冒風波之險。是以臣每由浙行。必
由浙。則驛路逾千。舟車越月。若以庶幾真
一之心。冒昧而往。倘如前次。行至中路。忽
覺艱難。然後具疏上

請。是事屬煩瑣。不敬莫大乎是。且臣入仕二

十餘年。中間多疾所苦。歷俸僅六年有奇。

耳祭酒師臣雖使積日積勞。不宜輕授。而

臣久臥深山。驟躋華秩。是少室信居高價

鄧某先生集卷之一

五十二

而終南果爲捷徑也。嘗聞之。文廟之祭。以

元長舉其酒。謂之祭酒。多士之業。以師氏

考其成。謂之司成。夫孔訓莫先于禮義。而

承以冒進之心。其禮必不享。士習莫尚于

恬退。而帥以躡等之身。其言必不從。以進

之心。爲退之跡。既前史所重憎。居爭之實。

蒙讓之名。亦造物所深忌。將使不肖以臣

爲趨。而滋其仕路。機變之巧。抑俾賢者以

臣爲戒而掩其家庭真切之心。此豈修曠典而開賢路之初指乎。是以臣不得已備以前情再哀鳴于

君父之前伏乞

皇上念臣被寵之踰涯。察臣控辭之非僞。令以原官依母。則命以義安。微臣不徼于非分而官以序進。天下盡仰其至公。臣當此極辨之。

劉宗素先生集卷之一

三十三

朝耕于太平之野。惟日夜焚香叩天永祝

聖壽。抑且杜門寡過。無負

清時。又不在知一官。奉一職之爲報也。臣不

勝戰慄祈懇之至。

南京禮部等衙門

奏爲奉

旨建儲。歲期已屆。乞

定吉辰以正

大本事。臣等竊聞

國家大事。所以決之在斷。斷則成。所以主之在獨。獨斷則重。我

皇上躬天縱之資。立民彝之極。以

皇長子。倫序居先。聰明獨邁。

豫建之旨。屢渙

明綸。定于萬曆二十一年。舉行

冊典。所謂斷以成之。獨斷以重之。爲

劉宗素先生集卷之一

三十四

廟社生靈長久計。至深遠也。今正當二十

年之期矣。臣等竊謂

冊立之年。旣已定于

聖斷。則

冊立之日。亦宜請自

上裁。茲者東震發祥。青陽啓泰。

春宮正位。正協昌辰。早擇上吉。昭示寰區。

非特臣等願之。四海臣民實同願之。臣等

每見

皇上命令信于春秋。昭如日月。天下平焉。況承祧之重。

主器之託。非他

詔令之比。則

九重成命。諒已預頒。在

廷諸臣。必先快覩。而臣等分職

留都。遠逾千里。觀聽稍遲。懸望爲急。况身在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一

國家根本之地。不能不重

宗社根本之思。此臣等所以積誠紆悃。懇切

以上

請者也。臣等竊見今歲元旦以來。陽氣昭蘇。

風日融暢。則共相欣慶。以爲

皇上德叅元化。動契天心。

大典將行。嘉氣先見。而西夏大捷之

詔又適頒布。神人胥悅。千載一時也。

冊立以後

重道親賢。習成懿德。

問安視膳。仰奉

宸權。和氣大洽于

宮闈。休徵將遍于海宇。

皇上萬萬歲無疆之壽。

宗社萬萬年無疆之曆。端可不卜而知矣。

等不勝踴躍待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一

命之至。

賀登極表

伏以

聖人不世出。應五百年天地之貞元。

帝王自有真。肇億萬年子孫之奕葉。神器有

屬。人心改觀。恭惟

皇帝陛下。

聰明天縱。

莊敬風成。

正位青宮。久卜前星之瑞。

授經紫閣。益占麗日之明。忽傳

先帝之遺言。仰識

自天之有命。孝思不匱。雖嘗南讓再。北讓三。

曆數攸歸。終當繼其志。述其事。近追

烈祖先

世廟以五年。遠考英君。蚤成王之三載。昔嘉

鄧定宇先生文集

八卷之一

三十七

震索。今觀 乾清。

五位龍飛。利見大人之造。羣工虎拜。各懷我

后之歡。但尊爲天子。固宜德爲聖人。而無

疆惟休。實亦無疆惟恤。命不易保。民罔常

懷。作之君。作之師。勿謂可恃。

祖有功

宗有德。實所當承。伏願

謹情實之幾微。毋斲在璞之質。

念堂構之艱。大常存履薄之憂。

齋學益勤。使年與智而俱長。

老成必信。俾上與下而同心。則

國祚靈長。不必卜年卜世。而

先靈永妥。克稱文子文孫。臣等不勝懽忭踴

躍之至。

金谿後學傅文兆

鄧定宇先生文集卷之一

鄧定宇先生文集

八卷之一

三十八

鄧定宇先生文集卷之二

新建 鄧以

南昌 劉曰寧 輯

吉水 鄒元標 輯

宜興 吳達可 編

書

上王荊石相公書

自戊子得請歸。承懽子舍。已無復身外之想。

鄧定宇先生文集卷之二

矣。未及三年。輒承命召。召矣。又爲改官。改矣。又寵以上案。此非門下軫念草茅。不欲其民。民無聞也。何以有此。亦嘗顛倒而思之。實無分毫足堪門下之意。而至以非常之事。再三推挽。則昌黎所云。日隔之疎。不專之望。皆爲虛語。此之爲誼。卽銘心鏤骨。何足喻哉。昔承報書。謂八十老親。厭嘗片菽。恐其見獵而喜。生把玩至此。涕淚交橫。不能卒讀。夫親而八

十日以爲年。而晨昏所進。又未必甘脆。謂生不以爲歉。是欺門下也。當此之時。遭遇骨肉之知。得奉

聖明之詔。出而造士。因以入而悅親。謂生不以爲喜。又欺門下也。但念其行也。舟車累月。驛路三千。非老人所宜。則前事可見矣。而生又不能遠離。蓋生少病虛弱。一日之間。常無故而四五驚。惟老母至。旋復自定。以故母子

鄧定宇先生文集卷之二

依依。亦習慣所然。非一日也。門下乃謂生別尋得一勝義。夫聖賢之心。卽衆人之心。世豈有外日用以爲孝。遺人情以爲學者哉。且不能口體之養。而藉口養志。以賣聲名。不可爲人矣。比見鄒刑部。及接曾司空書。皆道門下惓惓不肖。生雖山居。亦聞門下之高風矣。持已嚴于一介。而愛人悉于寸長。卽秦誓所謂人之有技。若己有之。薛許昌所稱清如萊室。

重如泰山。不亦于此。夫自處高則不肖無所投其隙。好善切。則賢者樂而見其長。此古之賢相所以樹榮伐于當年。而垂休光于來世也。士束髮受書。自經史見其有此。當羨慕。忻爲執鞭。而况辱在知遇。正宜自慶所逢。進侍左右。或有所論說。少助其輔理。庶幾托以不朽。而乃務自絕。豈人情哉。自得除書。鄉之長老競以大義相責。且曰。君相此舉。蓋厚恩也。不務竭誠盡智。圖報于分毫。負孰大焉。嗟夫。生自知之。豈待人言。生亦不敢喋喋。自入于文。徒恃此心之無欺。而冀相公之心諒之也。

其二

昔之附書。劉使也。老母雖小不快。投以良劑。脾胃益強。頭髮盡黑。私實。因懼爲喜。至二月之三十。呼吸稍粗。尋問兒都在否。曰在。遂長逝矣。蓋不孝。直至是而後知子母之捨予也。

謝定年先生文集

卷之二

三

痛哉。仰辱遠矜。兼承厚奠。跪而告之。九。知。其慰於此。不孝不能忘先慈。能忘大德。且重念雞骨。曲寬兒啼。至引太夫人。相提而喻。嗟夫。太夫人。百順畢聚。當代無兩。豈敢謂分數若老母。中歲食貧。劬勞備至。而造物欺人。又虛以老健。因循菽水。年復一年。不能比于口體之養。安謂養志乎。乃今然後照覺愈周。智慮益密。則無及矣。祇足斷腸耳。詩云。瓶之罄。惟罍之耻。此恨悠悠。直到死也。厚意不敢不拜。今親萬督學行狀。苦附謝。有淚如河。閣下與督學。皆見道分明。茲相叅證。當成千古功案。草草。

其三

差以明日行。而前差適至。伏讀來諭。仰見汲引之真。而生非其人也。鄙情已詳前書中。承念衰慈。不忍啓口。此初心所發。最當天。幸。

謝定年先生文集

卷之二

四

曲成之。伐魔之訣。豈生所能。蓋嘗聞之矣。學道不難降魔。而難于化魔。故當之者。皆忘。勝負雙泯。直以是心而普度之。使共登彼岸。曾不作邪正二想。則雖有大力魔王。翻然變化。作護法善神矣。又聞學道心堅。則天遣諸魔試之。百般撓亂。以徵定力。故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茲相公出山。以天下爲任。而趙侍郎。潘尚璽。數道相公心平氣定。迥異往時。又安知非有所遣以試也。偕隱之示。竊不敢聞。事勢至此。非相公精白轉移。上意。恐氣脉壅闕。未知所稅駕已。少忍須臾。以竟調燮。願望。

荅殷同仁書

未發之中。生求之有年所矣。政在似離似合之間。忽承下問。直是通身汗下。蓋難言之。夫欲觀氣象。豈得不擇擇之。豈得不思。竊嘗參

之先哲之爲言也。不涉差別。是真擇。不起見是真思。如此。則不着色相。是爲真觀。如此。則不落方所。是爲真中。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豈嘗諱擇乎。亦曰慎思之而已矣。白沙先生詩云。誰會求之未發前。以此知求而不會。反成機障。故自先儒垂示以來。中間幾人從此悟入。故曰難言也。易之爲物也。神知變化。不可得而執。不可得而窺。何密如之。此

其二

辱承條問。豈不佞僕所能對。雖然。試漫言之。

而漫擇之。夫子不爲已甚。此孟子形容之。到至處。蓋天下雖甚高難行之事。皆可勉企焉。惟不卑不高。一切見在。則雖有聰明。所措心雖有強力。莫能置手。故百姓日用而不知。聖人知之。而與百姓同其日用。此分別也。先天後天。原非二物。無時而不先天。亦無時而不後天。故吾人非先天而天不違。必不能後天而奉天時。亦非兩事也。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時。豈易言哉。他人稍涉擬議。少有畔援。便非先天。亦非後天矣。仁智亦非二物。今夫人之手足痿痺。便不爲仁。不仁亦不智。不可分別。明矣。有所分別者。則易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者也。故孔孟言仁。便不必言智。言智。便不須言仁矣。然智豈易言哉。天非智。何以不違。時非智。何以奉。彼謂巧不若拙。智不若愚。則人之自意。

見自有肺腸。斯爲可惡耳。大匠誨人以規矩。不能使人巧。巧與規矩。亦未可分。蓋巧者矩之極也。不至於巧。不可言規矩。故曰工夫不到。不方員。規矩者。巧之的也。不合乎規矩。不可言巧。故曰規矩。方員之至也。座上客滿。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倘不鄙而終教之。俾奉以周旋。爲益豈有量哉。望之。

答張陽和書

所論沈蓮池。信烈丈夫也。以是斬釘削鐵之志。直宜一日千里矣。向泗源歸。聞有觀察之說。弟時未得其詳。而故漫聽之。既讀會語。乃知當日。如牴紛紛矣。夫道無諍。諍乎哉。弟無知。豈敢復滋多口。但以二君觀察之辨。爲刺而龍溪先生。性意之說未詳也。夫性者不思不勉。天之謂也。意者有識有知。人之謂也。彼其求覺者。果不落干思勉。則毋論觀也。卽推

求尋逐。皆性也。何則。分別亦非意也。似不得。獨以觀爲性也。倘其求覺者。或未離于知識。則毋論察也。卽靈心絕待。皆意也。何則。聖諦亦階級也。似不得。獨以察爲意也。蓋觀察皆方便之門。但可以止見啼。不問何業也。性意則天人之分。卽有以似楮葉。必非真楮也。故以爲諸君不必辨觀察。而但在辨性意也。大慧法弟嘗用之。最可以摧惡知惡。覺顧此中

御筆集卷之二

九

最忌。能所兄與蓮池。早夜想。既脫然於此。倘韓子所謂進其厭飫者耶。弟又有說。丈平日崇正詘異。耻作禪語。以爲論道。而借詞焉。首是助之辨也。弟深以兄爲先得我心之同。今讀來教。一則曰本來。一則曰金針。豈俗所詛導人早行。而自犯暮耶。使我廬居幾乎見。偶因鴻便。附候興居。

答洪陽張相公書

向者謬有所請。正于兄。自謂對治之藥。顧能知而不能自勝。今居然故吾耳。蓋障緣夙今。獲兼內外。放一拈一。竟非實際。開我迷途。恃在先覺也。草草。

其二

昔者行藏相謬。頃皆出矣。南北又背而馳。握手論心。知在何日。若猶未免有情。能不悵邑。兩年之事。殊駭聽聞。吾丈正以應之。不甚作

御筆集卷之二

十

苦。所養可知。超居近復如何。弟最善病。蓋三折肱焉。由今試之。藥物無過於精神。工夫莫要於還返。稚兄畱意。卽讀書亦但借爲收攝之助。若貪多務記。未免傷神矣。弟歸來侍養。寢夢俱安。近結茆深山之中。一意收斂。必以自信爲歸。歲月易流。志氣易損。人身難得。至道難聞。願與丈共勉之。

答宋懷川書

向待舍親書聞兄念弟至于泣下此何以寧也先君初逝弟有失養之悔而圖厚葬顧貧窶不可爲悅而今且未有土蓋人皆以宦視之稍可用者輒居以爲奇今節索于食飲不足供尋山之費昨陽和年兄送一堪輿至弟復之曰彼獻地者謂予宦而過希之也卽坐龍能躍能飛安敢一盼焉彼善地者謂余宦而厚望之也卽景純移山叱水安敢一勞焉此弟近日之苦也徒以先君生平庶無罪悔天必有以授之耳丈請告似不必決古人有言珮玉而心若槁木立朝而志在東山此極則也何如弟近病暑避跡道房旣滌凡情偶窺聖諦因書座右曰得意常自咲無音使誰知蓋近解也顧力薄而量淺未知究竟何似然天意良厚矣不知何日得與知己面商之但此道在形迹之外各不忘此志千里如同

堂也草復不悉。

答蕭慕渠書

頃文學忻傳以爲師模孔邇矣已雖有兩浙之命亦四方所觀也士習雖漓但人性皆善門下以正學帥之必收俄頃之効生叨南雍喜言壁間云人多待教而興天則不言而信非漫語也又非獨士習也文體亦然主司所嚮在純而欲人爲奇不能也主司所嚮在奇而欲人爲純亦不能也蓋其操進取之柄大與空言不同廻狂瀾於旣倒非門下壁立千仞不敢望矣潦略附佈不盡所云

答夏仁吾書

自聞新命通國士民如赤子之得慈母彼今在困窮噢咻而乳哺之甚於往時也弟嘗謂有非常之時未必得非常之人然有非常之人則必當非常之時總之視天有意無意視

此民有福無福。從昔而然。如吾明公者。真一代偉人。江之右。望開府有日矣。及今列戟。便值水旱相仍。公私匱乏。他人難於措手之時。天之意。此民之福。不可知乎。昔人論救荒。終之曰。信惟好生之精神。通於肌髓。故雖在水火。皆欲緩須臾之死。以待秣援。則今日之謂也。弟短行薄德。見厭於鬼神。數年以來。備嘗骨肉之變。枯桑寒水。鬱鬱獨知。過辱矜憐。徒有銘刻。草率附佈。起居。秋氣正嚴。加餐自愛。

鄧定宇先生文集

卷之二

十三

與吳安節書

間者奉訊。惟是輿人之誦。不敢蔽。豈其佞也。辱報音。兼承清貺。以潤枯滌。煩其何惠大焉。感之甚。讀公子佳章。質而不浮。蓋有意乎先進之爲文也。倘所謂鳳毛麟趾耶。莊生言水之積而負大舟。風之積而負大翼。則惟公子

留意。生歸來。忽忽成歲。清夜思之。居然故吾。古之哲人。置心一處。然卒以數十年而解其難也。如是。藉以生滅之心。猥希妙悟。誰誑乎。惟左右督之。使還。謹謝。併佈腹心。伏惟炤察。不備。

其二

久不開問。缺焉有懷。門下山居。與賢公子共進此學。所得可知。他日出以經世。施爲自別。

鄧定宇先生文集

卷之二

十四

昔人有言。天下歸仁。便有爲邦氣象。非虛語也。生冒昧出山。教而知困。忽復超轉。甚以自慚。三教異同。生平不敢言。譬如居人間而談天上之事。縱說得分明。總爲臆見。如何如何。令弟已准刷歷。草率附報。不盡。欲言。惟爲道珍重。

與徐魯源書

僕懷山斗之仰。爲日久矣。往在武林。幸承清

謙於今不能忘。日弭節豫章。而僕以病
居深密。無因一望見顏色。誠其精神不
外。亦烏在爲事其大夫之賢者。頃撫院
左右之賢。以敝邑賦重累左右。夫敝邑之賦
噴有煩言。于此五年矣。彼亦一是非。此亦一
是非。僕不欲言之矣。是以惟上之令是從。惟
天是信。嘗移書張學士曰。不應增而增。是我
代人輸也。我代人輸者。天必陰益之。而不知
也不應損而損。是人代我輸也。人代我輸者。
天必陰損之。而不知也。私心如是而已。適聞
左右。周以詢之。深以思之。不見其喜。不見其
怒。數年所展轉。五月而定。此非精微其心。無
所遲回。何以得此。竊自意已于事而竣。當修
尺一爲父老子弟謝。而爲左右所先。重以腆
儀。試以學問。何高誼也。僕不知學。竊嘗求之
于遺經。而聞之于父師。蓋未之逮。而竊有志

謝定甫先生集

卷之二

十五

焉。今左右教我曰。時行而行。時止而止。卽此
便是修身。卽此便是繕性。至哉斯言。敢不拜
賜。雖然。時未易言也。方所未化。便屬畔援。意
見不忘。終涉倚着。時未易言也。夫學非始于
堯舜乎。彼其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中之爲言也。則時行時
止之謂也。微之爲言也。則不落方所。不留意
見之謂也。故惟微而後能時。言時者莫辨于
易之乾。易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又曰。見羣
龍无首吉。斯所謂純乎一天。不以人先之也。
是以時潛時見。時躍時飛。謂之神龍。艮亦言
時矣。惟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是以動靜不失
其時。其道光明。古今稱聖之時者。只一孔子。
觀其學。母意母必。母固母我。此微之至也。孔
門又只一顏子。孔子以復授之。復也者。復此
微者也。象曰。先王至日。閉關后。不省方。商旅

謝定甫先生集

卷之二

十六

不行。省方主于察。則向所謂意見是也。商主于求。則向所謂畔援是也。顏子見乎此。是以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故曰惟微而後能時。如珠之走盤。只是一圓輪之運。妙在微。至此千聖學脉。同此謂之同德。異此謂之異端。知此謂之知幾。見此謂之見易。故曰難言也。僕不自量。妄意茲學。亦既有年。間嘗試之。不究于用。是以退而自求。以向所謂微三致意焉。茲聞左右均賦。不動聲色。頓息羣紛。則知微之效。可槩見于此矣。是以敢盡言之。雖然。莊生有言。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安知五十之非四十九年非也。僕近以用力稍專。則前月所是。今月有不是者矣。昨日所是。今日有不是者矣。又安敢以所陳爲定說乎。惟左右矜其愚。不責其狂。而終教之。僕某幸甚。斯文幸甚。

御定學先生文集

卷之二

十七

與殷同仁書

久不聞問。以爲茅塞之衷。無可以受切劘。忽承來教。感不可言。二業合一。先儒曾言之。以生所聞。莫要于識心。蓋此心之中。無所不備。雖今陷溺之中。與聖人不二。故人惟識其真心。則何真非俗。何粗非精。今心體未明。諸凡有爲。盡屬意想。當其講學。則見理而不見事。不知其卽事。當其業舉。則見事而不見理。不知其卽理。其所謂文章。非真文章。而所謂學。亦非真學也。知此而明經明倫。可推已。故孔子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孟子曰。其所不學而能者。良能也。其所不慮而知者。良知也。總是教人識心。雖然。難言矣。門下致力此學。爲日已久。想其所得。當已真見本心。不徒如世儒調停于內外動靜之間。以爲至當。故敢述所聞。竊附于博王。

御定學先生文集

卷之十一

十八

之義伏惟教之幸甚幸甚

與余十竹書

生避居深密與事漸疎辱使下問不知所答雖然竊嘗有聞于父老之言也則壤之議五年于此父母以數月停之自宜所在爲快若以敝里已不敢復有煩言矣訟者非必有大故往往以一言之隙快志以逞其後實私悔之昔者先大外祖觀察蜀中門之外爲立三

御定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十九

思亭大書其中述訟之利害甚悉其赴愬者引置其中思之三日其間或自悔或親友解免二日而去者十五三日而去者十三蓋其愬也蘇子瞻所謂勃然之時而其後則翻然之會也故父母麾之則唯唯者中其會也不願就至黨而願親鞠者就其清也勾攝一事亦嘗欲以白左右者今左右念及其擾則其情具見之矣昔者或以屬里黨或以屬原告

亦惟是之以倘左右憐而罷之使各察微之亦卹民隱之一端乎若四差自支則未敢輕論此必有以便于小民動左右者皆借辭也條編未行生猶及見其事矣彼之入鄉也必倍其求與以粟貨必低其值往往一錢償及二錢一兩償及二兩而送迎烹殺不與焉小民則又甚矣頃集一二宗老而謀之皆蹙額痛心直欲庶幾于不肖之一言以爲我輩小民自今雞犬又不寧矣生笑之言者以爲矜恤若等也而柰何生伏思之益又懼焉夫變征輸之例也誠懼其變條編之漸也此必有以不便于小民動左右者皆借辭也莫小于下邑窮鄉矣又莫小于寡婦孤兒矣但辨其常供則終歲高枕而臥目不見胥隸耳不聞追呼其何利大焉生敢以爲必不可變者也百姓之仰父母如黍苗之仰膏雨焉若

御定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二十

之爲兩臺陳說其利使終不變則十三郡八十邑之民皆沾其潤豈惟敝邑承下問若生以隱左右是生也其膏也其又何罪大焉且生于周罔卿譬諸草木其臭味也辱通家之好敢不盡佈其腹心惟父母熟圖之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周行豈敢謂然然好則有之矣草率附復不盡

與楊掌科書

劉寧先生文集卷之二

二十五

頃閱官籍知門下還朝矣以視山中能不作二見否或厭寂或忻寂或主于同人或主于自異皆畔援也生無似謬承寵召敢不式遵其行顧學問不新委頓如舊強勉復出虛糜大官爲罪滋甚是以具疏再請大非得已倘藉庇得遂所私山林之中庶幾無疾病爲幸多矣亦又何求小价行謹附起居言不盡意惟各勉旃

與許敬菴書

劉寧先生文集卷之二

二十五

易卦宗坎承教再深思之甚感此事三十年辛苦稿中所陳皆憑自心分寸明曉可入手處實詣實供非於世間揀擇一個好道理來做文字也故不待今日始深思也丈倘假須臾之間再讀一過挈其前後綱領似不必疑吾言矣雖然學難言也滯陋者固無論高明之士道將攸屬然英華外朗者闇內照之精志意洪疎者鮮堅凝之慮由求師偃具是豪傑而比跡顏曾甘心俯首誠以反已之明不足也叔世論支人心浮動解逐語生事由念立一切自謂爲是無危微不辨之懼又大非前賢志有從而昧所入者之病而已此弟所深憂也白沙先生有言夫道自我得之自我言之可也弟不肖誠不敢謂於道有當萬一然亦嘗竊耻非自得之非自言之者其中要

或有存焉。蓋多病多過之身。杜門內守。念則
紛危。百藥無効。久之惟反此一線。心源漸還。
靜定。稽諸大易。頗明宗趣。是以思與同志。洗
心退藏。庶幾天道聖心之微。以共臻無大過
之域。用是輒忘鄙陋。而非敢與世之嘖嘖者
爭衡也。此又弟不自量之罪也。然亦願兄之
深思之也。夫坎心源也。卦心源之象也。誠下
氣凝慮。斂一切外浮之思。則自有淵然藏密
者在。而奚象之泥。泥象非反已之實也。嗟夫
學可不淨心源。則已。如必淨心源。乃庶無大
過。則千古一脈。誰能淆之。願兄之深思之。無
忽。又重以教我也。蓋非悟無念。則未知今念
之多危。非見天心。則未知物則之有自。源清
而後流潔。心寂而後感神。不然由求師。僣未
容輕議也。羅兄事極。蒙至意。所諭處已。處世
云云。極當。白首切磋。尚端有望。羽便敬附起

劉定宇先生文集

卷之二

五十五

居。百凡惟照亮。

與朱鑑塘書

民之憔悴。未有甚于此時。而吏治日益壞。以
第所見聞。則阻隔民情。而壅闕主德者。十
人而七。然上司或不加察。往往以污薦剡。此
何以懲焉。巡撫之命。必以中丞。正謂察其
便民者而留之。其不便民者而去之。蓋以察
爲撫。其指甚明也。以公祖之素。必多望風解
印綬者矣。或有一二不自知。非倘見不賢焉。
宜不爲此姑息也。昔人有言。琴瑟不調。甚者
必解而更張之。此爲時矣。如何如何。初四抵
京口。移居官舍。老母眠食。頓增休暢。皆公祖
之賜也。草率附謝。恐入山漸深。無因聞問。敬
布所欲言。伏惟昭察。

劉定宇先生文集

卷之二

五十四

其二

三茅之靈。第所素仰。雖不能往。頃陟棲霞。猶

三望焉。弟之此歸實私念過吳門奉仁

言以往不謂還節句曲咫尺千里良用惻然。弟母子仰承覆露有日矣更辱垂念分俸解衣然猶一則曰不煩有司二則曰不煩有司至引同好以自明但使弟有所借辭而必受焉何念之深也敢不下拜花紵敬附歸蓋弟令還初服無所用之而猶記兄嚮者所服已大不鮮敢以易之卽當區區也雖然伯夷不取則亦已矣猶必分所有以與人爲伯夷者不亦難乎知伯夷之不取也亦宜不取矣而猶必受其所分處伯夷者不亦忍乎鄒比部之轉移全恃師命近劉驗封歸自京師道諸公所以周旋大異所聞幸公祖明以此示之以釋其有虎之疑而開其得鉢之悔或寧旦清夜之間爲一翻然未可知也驗封有人還吉州伏乞畱神此非徒爲比部而爲國體也

答曾見臺書

往聞新命亦用懽慰卽不盡塞輿望然爲之兆矣矧京察伊邇關係非輕簡而任之非泛泛已也近事殊可駭國有藩籬人懷荆棘自非忘私之君子渙小羣以成大羣則何以鎮壓喧囂而整齊襍亂故所望於門下之出實爲挽回世道非爲一江西仕運也言江西則私矣天下之事非一家之事天下之人爲天下之用再疏不允恐不得堅臥惟門下熟思之生薄德厭於鬼神四月有幼女之殤近又罹荆妻之變延陵洵超漆園誠達相繼遭此或亦未能脫然知在道義爲我心惻冗次草率附復不悉

答鄒爾瞻書

丁右武歸曾奉箋教感記存之雅旣因病懶未能作報亦以茅塞之胃愈自憤憤無可

以請益。是以至今缺焉。昔者以爲 門下奇

男子也。近聞肆力性命。不作好惡。不倚意見。是豪傑而聖賢之。豈不大過人哉。昨與曾侍御深爲嘆服。頃讀 手書。至有一毫醲醲心。與憧憧往來不殊。此之入理。良已細矣。夫人求醲醲而不得。而丈已見醲醲之害。豈易言哉。豈易言哉。新轉殊快人心。晤曾侍御。始知有圖南之意。丈心事天日。豈有所飾。然以

陳定宇先生文集

卷之二

二十七

若生之望。必不能得所欲也。是以僕托侍御致言。既 再命。便當不俟駕以往。不必復遲疑也。比朝中。又復紛紛潛移而默化之。非有道而誰望焉。厚貺不敢不拜。卽欲伏謁江干。輸此欸欸。而來役謂 仙舟已東上。敬令一介追送。它日赴 召。先移示之。僕當候于道房也。疏稿謹歸。山中人無以爲敬。薄具略見下情。惟 麾存萬萬。

其二

詳引

先朝故事。總是張未有之典。發必出之心。夫爲養而請。便爲養而遷。此之 錫類逾深。而用情益至矣。但久臥半山。驟躋華秩。倘辭少而受多。是以退而爲進。足下謂我願之乎。章文懿以矯世之身。受作人之任。典刑所在。施爲自殊。而生則異是矣。意氣不强。學問無力。而借言大義。冒處高官。此生所不自安。是或一道。亦所以報

陳定宇先生文集

卷之二

二十八

君父也。若羅文恭之云。則

門下士。號入室者。未聞之。恐屬傳說矣。毛義之喜。自是真性。但今 兄處其劣。而弟居其優。固宜其難槩也。龍德之評。至哉斯言。願今去此尚遠。未敢輕附。二十後遣人再請。憚是勞費在命。祇以自苦。草率佈謝。不盡欲言。

其三

舍侄僊行。曾附報音。想承省覽。洪陽兄大拜。世道有賴。都中事體。倏忽滄桑。靜言思之。誰爲不變。昨見與涂侍御書。論假君子一端。至哉斯言。今人心目不明。徒相其皮毛。其不受欺罔者鮮矣。產藥再奉六丸。八月既滿。然後服之。十日一次。一人止服三丸。服之先晚。用好酒浸化。次早空心。以酒熱飲之。酒多少隨量也。弟正初方可行。恐小价粗知事。小疏不允。還從天官寬限矣。但恐彼時丈之北上矣。如何。差還附候。不他及。劉僊見幸。爲言徐揚州別轉矣。難言難言。

其四

再疏不允。由臣子分義。便當卽日就道。但天氣漸冷。恐非老人所宜。且縕袍久敝。財主難尋。不得不從容矣。洪兄大拜。殊慰蒼生之

柳定宇先生文集

卷之二

三十九

望。世事滄桑。大爲可嘆。茲以舍侄壻劉用。北上。謹附起居。不盡欲言。

其五

不奉教言。忽忽又踰半月。倡莫予和。疑莫予決。非吾丈之思而誰思。昨吏部又推兄光祿。仍未得。

旨。此事須從源頭轉移。方可下手。而急遽了事。反近於亢。宜其落空也。考滿一端。自兄

柳定宇先生文集

卷之二

三十

行後。凡九列臺省。無不謂宜北上者。蓋曰。丈惟一行。而事君之禮。斯爲曲至。胡太常曰。此正起敬起孝之時。弟聞之。爲斂容。願兄莫執前念。莫聽偏說。細詳事體。尋繹衆思。勉強一行。其人之毀譽。一切置而不論。斯於本心乃安耳。惟丈翻然。要知人情之同。卽爲天理。弟復叨改。甚以慚惶。旦晚歸矣。東湖之賓。復修前好言之神馳。

其六

第此月二十日。奉母抵家矣。即欲專人促
丈奏計。至之次日。舍侄見從者於江干。謂
丈遣人疏請。爲當事所阻而歸。弟聞之喜。
弟非敢以世俗強賢者。蓋聖賢之學。臣子之
分。自宜如是。故昨沿途詢之。公言無不謂
爾瞻當行者。人情即天理也。幸勉之。意味深
長。久當自見。劉官允答弟書論 兄之當

印定字先生文集

卷之二

三十一

入亦自懇至。謂已有書勸駕。則曾大理必有
可知也。外寄書四封。幸 炤入。弟欲遣人專
勸。而以途中溽暑。從者皆病。莫能興。適敝門
生胡子肱。往貴邑領盤纏。謹附以
上意。滿口重言。不能盡。總之只要 丈翻然
北轅。以慰羣生望。使

國體不損。山人之願足矣。胡生能文。幸正教
之。尤感熊羆消息如何。專問。胡爲舍侄。師恐

其七

其纏繫之久。則全侄未免荒廢。倘借鼎言。
五日曲處之。令得早歸。實弟之感也。千萬千
萬。不言而喻。洪兄處弟。微露其意。彼有
心之誓。且謂交道皆可絕。則其情可知矣。鑑
塘兄亦謂有書促。且云高明之礙。轉覺難通。
全以屬弟。以 丈素知我非妄強人也。

昨 張相公寄來。奉左右書。情辭懇至。太

印定字先生文集

卷之二

三十二

疏必止不上。即上不允也。旦晚望來省一談。
恐盛使轉便。當爲北上。諒不能久駐江上矣。
鐵心肝人。却只喜 鐵心肝人也。徐書附去。
原儀謹歸。未同不當受。新吏部不可受。但以
意甚婉至。故答書專以新轉爲辭。丈書中
亦希爲道此。

其八

屢得張相公書。只謂丈義所在。丈必

昨劉封部歸自京道其意懇懇一
左右而荆公交泰一疏中間甄別宜
專在左右又明甚不知前語從何而來
羣心難測或欲推墨以附儒故巧援儒而入
墨豈得不以理察頓為所惑至後君臣之義
耶封部入秣陵聞之大以為恠今舉南京各
衙門皆謂弟於丈分誼不淺至于君臣之
際默然不為救正安在為忠告善道弟自思
之實無所逃罪也前得讀李總憲書情義甚
正殊非汎語願丈勉之秋風初動鼓棹揚
帆以對天下無令附正之人終日藉口所以
朝廷大無量也荆公疏甚苦天下人見此宜
皆洞然有不洞然則難言之昔人云若教鮑
老當筵舞更覺郎當舞袖長殊可咏羽殷幸
卒再懇千言萬語惟買舟束裝之為

邵定宇先生文集

卷之二

三十三

其九

臣朋友之義皆於此乎觀焉勉旃無
前於焦山會一與政府相忤之人又於浙中
會王弘陽皆道此事則皆謂荆翁之出實以
此為第一件而收拾天下之人心如某件某
件亦皆所欲為今李中丞果出矣此事亦當
旦晚可轉但無柰諸人好名不啻事體今日
推明日推其迹全似亢也今實宜丈自入
與諸人言更不煩盛雅但從中間轉移便權
出
主上此要緊一說也第今在鄉有半月過生
米幸一問之此事却須酌量不得徒任一已
私意荆翁亦謂今乃弄假成真蓋
主上今實在念也無忽尊人在堂萬宜慎
重今豈得學少年時耶昨草草數字今又附
此客至亦不能詳總俟面悉

邵定宇先生文集

卷之二

三十四

與丁右武書

頃聞

新命甚以懽然。入則獻納。出則激揚。豈不誠清要哉。三復手諭。悠然有遐思。自待可知。雖然。丈邃養有年所矣。此正得爲之時。又何必生他念也。弟山中寂寥。得一畏友。豈不誠快。顧山居甚難。弟移疾忽成半歲。深夜自省。居然故吾。不敏之效。更復何云。昔人云。廊廟江湖俱有事。今人忙處。古人閒。故知非自振勵。卽深山密林。無益也。

其二

里中幸奉須臾之間。卒卒未傾所藏。旣專一介。瞠以潛說。引中庸之尚綱。併老氏之守黑。佛之深心爲證。而未及也。今其書放失。無存。然大旨不過如此。昨管東溟謂兄豪傑也。豪傑而聖賢之。吾儕有望焉。此所爲愛門。

下良不淺。其在區區。又可知矣。荆老辭六

想已上。但今朝堂注想。且將再命三命。必

起而後已。荆老卽欲遂其高。可得乎。趙

定宇有

新命。想亦當行矣。正人滿

朝。救得一分。便是一分。近聞以西北墾田之

事。專

勅徐符卿爲之。此

國家千萬年無窮之利。可喜也。然須諸兄主

張寬以歲月。若以千萬年之利。而責效旦晚

必不可也。更須重其事權。如巡按直指。無言

而不行。無彈劾而不允。方可成事。不然。一縣

令。不當其意。便廢閣矣。乞爲定宇兄道此。若

德成此件。其功德豈易言哉。

其三

惟姻家山水開曹耳。恭承大貺。何過也。

感謝感謝。久思左右過家。當圖爲信宿之。蓋曰不有益於彼。必有益於我。昨聞王程孔紆。則天憐之也。喜益甚。儻左右索我于彫骸之外。偕一二侍者。往教於松桂之間。亦自超脫。若猶未免爲迂節乎。則莫如萬壽者。惟姻家圖之。諸君徙外臬。其漸自如是。獨墾田之罷。第爲大不憚者。連日。第嚮者嘗與默兄言。此事非真得其人。莫若畱客談一書。俟後有能者。釋而行之。不論今與後。已與人萬一行而不竟。後復有議及者乎。不幸其言中也。總之所關甚大。行或使之止。或尼之。非人所能也。

其四

水災當爲低鄉極言之。語間宜專意低鄉。庶幾行賑爲易。以其急若彼。而或以緩者。爲之難。爲處矣。昔人之言急者。則曰如望歲焉。日

日以幾。今處暑矣。猶然在波濤泥淖中。又何幾乎。是絕其望也。幸兄以此情達公祖父。母。須不惜破格圖之。若董董舉行故事。恐非計也。有以魚蝦可食爲解者。此猶能結網者也。有貧者。有老病有無夫者。計能出此乎。念東知此最悉。萬惟面詢之。而一一以指陳當塗。庶幾救萬分一乎。雖然。兄功德於是無量矣。昔人云。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况所救多乎。千萬勉之。第嘗欲有言。而自分寂寞。不敢越俎而談。顧桑梓情深。不能已已。是以煩兄一白之。第貧無能爲贈。贈以無量功德云。冗次草草。長途珍重。別有商量。須面詳總之。須專精神耳。人既不足恃。而已又有不盡。豈兒戲也。第輩年至今。便覺鼓舞之難。故須藉諸丈。併力合誠。庶幾萬一也。

其五

凡上下相交。只用至誠。縱有婉轉。總是欲人同歸于善。非以機智相先也。倘同已。則相照。異已。則相嫌。未免紛紛多事矣。如何如何。第近見在仕者多就自家起念。而無實爲天下國家之心。故漫一及之。

其六

江千分袂。相視無言。計程宜踰嶺矣。聖人卽義卽命。賢者以義安命。此親家素所自明。

劉學先生文集卷之二

三十九

但一番提起。又一番新耳。且肺腑之情。忝也無戎。所願神深氣和。遠凝來社。則計無出此者。前書似宜遲遲。從別致之。益自尊重。且當事豈不審夙昔。而有所待乎。然亦惟尊裁從旁而談人事。終隔一層。朱子謂設以身處其地。第謂惟聖人與萬物一體。絕無遮碍。然後可設。若猶有已在。則以此度彼。猶爲三之。聞粵多山人。亦須擇交。此輩皆借資耳。且昔

人有云。慎勿以窮愁。形於文字。丈於此二字。必無之矣。亦或勿以意氣。形於文字乎。問釋舉子業。作時義數章。參內典說偈幾句言。古人所未嘗道。今人所不能。所謂文字莫大乎是。先慈尚無定卜。聞便翔。謹附起居。氣候不齊。惟爲道自愛。元禮信知自惕。新作便開濶有思。附聞助喜。

與陳玉壘相公書

劉學先生文集卷之二

四十一

蓋自門下歸觀。則日夜西望。庶幾終教我乎。不謂進退錯迕。甚以惘然。恭聞門下超悟自心。有年所矣。日侍講帷。陳說仁義。稱引帝王。致止。

主上改容而聽其說。是蓮之在火也。淨名經言火中生蓮花。是則爲希有。豈易言哉。豈易言哉。某根性下劣。夙未隱于左右之知。所謂在俗而真。亦幸有聞焉。而情見不化。如不取

絮行草棘中。祇自牽繫。是以退而自安。以生之不可學。門下之可。今門下督過之曰。何不遊戲金馬門。而必獨往之快。豈謂某懷安乎。某非敢如此也。武林之內。固息是求。亦既成歲。不得所欲。其未能卽事卽心之。効可見于此矣。遠辱下存。殊慰寂寥。役旋謹候。起居。併佈嚮往。千祈爲道珍重。

與張陽和書

鄧先生文集

卷之二

四十一

辱諭交際一段。某非敢恃已挾氣廢其所謂當然者也。使交者而止盡其當然。則又何說。彼以當然者之無以自見也。輒以意增加。久之衆皆習焉。加者又當然矣。則又加於所加之外。凡若此者。蓋非某敢異於衆人。乃衆人異於某也。某稟氣寡諧。病久成癖。夏畦之態。非但不欲也。亦不能矣。若謂已名第僭踰而萌加之意。是亦醉而益謹。貴而益謙。皆非所

謂任真者也。某敢爲是娥眉之態哉。唯大終教之。

與范晞陽書

門下遊心沉寂。專意撫摩。浮華盡剝。真實獨存。古循良未之先矣。所謂存之而能神者。恃有此實也。某嘗謂官府之大勢。監司權最尊。其勢隔邑長。民雖親。其職卑。若夫處上下之間。據尊親之便。惟郡大夫而已。如一頭兩足。

鄧先生文集

卷之二

四十一

而血氣流貫乎其間。所繫豈淺鮮哉。但近世爭務炫霍。認機械爲經綸。以卜度爲密察。非不可稱能吏。然去渾厚遠矣。今幸門下爲之轉移。令人企慕不已。某臥病十年。精神無幾。近欲收斂向內。而萬緣環轉。往往有滲漏走透之弊。蓋信務實之難也。門下其何以教我。

與戴如平書

某不敢以憂時爲急。獨桑梓未能忘念。南來者輒問門下大政。而南來諸人亦道門下愛民真切。如出一口。不勝大快。先民有言。如保赤子。心誠求之。蓋所謂賢父母者。惟其誠也。孟子亦曰。至誠未有不動者。鶴之感也。以喉。龜之化也。以視。天下真有不令而行。不疾而速者。比學術不明。義襲成病。以莫測爲沉潛。以飭人爲智覺。急催科謂之恪職。抑富善號曰擊強。卽有設施。總非真意。恐非所謂如保也。而何以動人乎哉。是在門下轉移之虔切虔切。

與熊復吾書

第薄行。又有荆婦之變。謂不痛心。非人情也。辱一丈遠憐特勤。厚奠令小兒跪進之。九原起色。感刻難言。但其臨終。自擇時日。遲速自由。正躬端坐。第於是不能測其淺深矣。更

承念病骨。寬以好言。其用情也真。其引義也大。敢不奉以周旋。京兆有人民焉。有社稷焉。安得稱閒。閒者他曹也。傳聞一意自嚴。居塵不染。所謂樹風端表。維其有之。仰止仰止。使還再拜以謝。痰咳方甚。不能多談。

與馮番禹書

生不敢謂緇衣之好。每見士君子。卓有遐心。輒深嚮往。非必同鄉里也。足下守嚴水槩。

氣足擔當。聽家兄之言。而望足下之顏色。眞致遠之材也。但僕有區區之私願。請于左右者。則謂道在平易。而不必爲奇。學在深沉。而不務目見。唯平易斯益奇。故曰君子所以異于人。莊闇然斯日章。故曰古之人修身見于世。足下以爲何如。生緣杜門。未遑造謁。謹佈秉言。竊附贈處之誼。臭味苟符。千里一室。伏冀留神。

上衷洪溪先生書

昨開舟而後知遠。師席也。甚以悵然。諸凡厚情。不敢言謝。楊京兆畢竟君子人也。多記善敗。足裨見聞。陳太宰志在獨往。中有特操。生嘗自覺其不及。而胡太常。張中丞。言皆中窾。朱大理。意在匡時。徐鴻臚。能清而不迂。似疎而實密。以論今日之南都。恐亦一時之盛事也。先生本諸公所仰止。倘更虛已而親之。受益不小。今士習之澆漓。民生之荼毒。未有甚于此時者也。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于既倒。非有天覆地載之度量。泰山喬嶽之規模。雖自救不了。安望救時乎。此生之決意西歸。實自知之審。非敢負主恩也。唯先生留神。

與劉幼安書

弟近自實病。日望兄來。再假舊止齋某。

一聚入鄉。還是新庵良便。雲峰禪沓。有參禪文學。讀書其中。碧雲則弟亦常到。其淺陋元不便度暑。思之思之。

其二

三年朝夕爲益。自知不幸大故。痛割之苦。且時以靜對而輕突。爾分袂。謂能忘念欺也。氣候清和。太夫人以下。自萬福學問。已見頭面。但與二三相知。密修密證。其味深長。講會不必與。亦不必開口便談禪。道一而已。此猶是揀擇蹊徑也。崇役入京。附起居。大槩關戶讀書。入館供奉。今日善則至囑。

其三

弟薄德。又失糟糠之助。傷痛難言。但其臨終去留遲速。悉能自由。卽得手人未必能及。豈所謂隱解而顯行者乎。自葬先慈。輒謂媳婦之事。已完。無日不可死。時對小妾。常謂無福。

見媳婦。以是未滿意。亦先幾也。墓中文。當以相懇。劉直洲及許灣而逝。亦自不亂。聞其蕭索一寒儒。直可廉頑立懦也。可痛。可痛。先三日屬我銘。兄爲作狀。將易簣。猶申言之。弟不敢辭。須兄狀早就也。兄剛嚴清正。然聞若不平于世情。此非所望。牛馬隨呼。總之不應。尚意氣未融。辭色必露。俗態窺之。亦覺未安。細思之。細思之。玉兒執喪禮。如成人悲。痛迫切。涕淚滂沱。不啻屬毛離裏。斯則鴈鳩之報附聞。

其四

來省知前書未行。忽接手教。深慰懸切。多引正入。以成羽翼。執政之念深矣。艱鉅當肩。正宜擔荷。天若祚宋。履海如夷。卽予情在懷。須俟浹歲也。近傳

冠婚冊立。一時竝行。懸望懸望。所云辰入酉

歸公私兼益。交游豈能盡絕。大風刮地。子午難移。亦何必避人也。盱江所致鄙意。亦忘所謂矣。當局之着。莫妬其工。旁觀而言。必生人怨。卽對海內同志君子。皆宜以已見申之。二兒布麻藉鹿都慰。畢竟玉元神氣勝。湖筆水注。令拜謝。寫經筆。深荷注存。附此略布。所懷

其五

臆中得

聖諭真喜而不寐。至豈有他意。危亂國家。每一念之。輒爲淚下。內斷如金石。紛紛之說。寧足異哉。旣受簡命。惟是竭慮專誠。希圖開發。卽先公卜葬一念。且一切抹掇。委明眼人先尋好山。次第圖之。未晚也。弟舊冬以上先壘。至傷病咳連日而視兒。夜起感寒。復發。實是百念俱冷。常中夜自思。人只謂平生何如學問。而不能康濟其身。輒面赤汗下。此惟

兄信之人參存卽見付多病微軀所須惟此
因來省謝親友手書不莊總惟照原

與范晞陽書

生臥疴深密無因一奉教言然公祖舉動則
往往而聞若親庠序之教禮文學之廬此其
樹之風聲直有意乎德禮之爲治也豈若流
俗猥以才能稱雄長哉敬仰敬仰低鄉之民
朝不謀夕間嘗問之亦無所自爲計矣優恤

鄭先生集卷之五

四九

之恩實惟左右是望昔晉饑問策於箕鄭鄭
對曰信以爲民知上心則不懼今低鄉之困
極矣猶欲少緩須臾之死不喪其樂生之心
惟信公祖意在極已顧茲公帑空虛計將安
出竊意非常之災宜必有非常之處蓋其計
無所復之故凡一切權宜亦暫一行要以生
死肉骨非得已也所呈勸借者亦權宜之一
端古之人亦有行之者矣顧此端恐未易開

蓋凶歲相仍民間未必有多積彼信其意
而加以溢辭所謂千者未必千而所謂萬者
未必萬行之無術弊竇橫生或斂以多而爲
寡或懼以寡而爲多誠恐實借者無幾而旁
費者無筭也矧山澤之利已多非其有而奪
之矣此猶山澤耳以無賴之勢而執有借之
名其漸所流官不能禁將奈何也直不知鄭
公在青州何謀之得史稱全活流民五十萬
餘則所借豈少哉且新春連陰元日大震公
祖又將無隱憂乎竊以公祖真切之心又爲
其父老子弟也苟非至于自棄者誰不願效
區區贊末議而或不敢盡其愚者則差別之
大明也故曰賢愚心愈明則人不親伏祈公
祖博求輿論細辨民情外其形骸而假以詞
色使人人得畢其誠則向所謂一切權宜或
有可見之得事者乎且公祖以仁人之心示

之而誰肯以不肖之心應必不然矣

與唐凝菴書

門下學見其大爲日久矣。生優游歲月。猶然故吾。聰明不逮于前時。道德有負于初心。雖使生自狀。不詳于此。萬某之學。生不能悉窺。所謂古今晝夜。絕無一塵一息之隔。豈曰能之。唯是指以爲的。而期中焉。則有之矣。若四方上下之分。不伎竊願有請。夫是物也不落時字。先生集卷之二
方所。不涉有無。通則俱通。礙則俱礙。若遺四方。安超上下。非渾茫象罔。烏在其爲太清深淵也。則生所未解。惟門下教之。

與章本清書

承來論懇切。某誠齠弱。精神亦生發焉。此中不可謂無萌。然欲如吾丈以身擔負。用志不分者。未可得也。大段此件。須是專一。若馳身塵冗。役志紛華。而求其一無走透。自非聖

人蓋亦難矣。彼類張以動靜兼脩爲說。古之人四十始仕。彼前數十年工夫。豈今舉子業耶。此某之所常自疑。而亦未敢信諸人者也。數日勞甚。草草附復。不盡欲言。惟時賜教萬萬。

金谿後學傅文兆校

鄧定宇先生文集卷之三

新建 鄧以讚 著

南昌 劉日寧 輯

吉水 鄒元標 輯

宜興 吳達可 編

序

吳氏宗譜序

監郡吳君修吳氏宗譜成。因洪陽張撰史請

序於余。夫宗之義。嘗考信舊聞。得其旨矣。昔

者先王以宗法屬民。合之以姓。綴之以食。當是時。庶其家有典刑。而君子不善也。謂同人于宗。吝道也。蓋傷之矣。政息民離。室之內不勝參辰。門之內不勝蠻觸。有豪傑者。程往而力合之。是噬膚之道也。君子曰。睽於是。有慶矣。按其實。徒能挽末世於十一。又專而不咸。烏在其大順也。蓋同人之時。開以畛域之塗。

是離析之萌也。睽之時。猶存維繫之誼。則比之餽羊也。吳以國爲氏。所自來久遠。其後避地江右。三徙而得富州。則指日繁矣。中丞西峰監郡之自出。嘗思收族而未逮。以卒監郡承其志。譜之。詢謀三稔而後就。若監郡者。倘亦豪傑之士。非耶。嘗聞且見之簡而厚。朴而不俚。尊尊親親。以希敦睦之風。其素所蓄積也。且譜斷自超公。不誣其所放失。曰反本。非以驕世胄也。合宗非以誇門閥也。豈不謂實錄耶。比余故喜屬監郡。又勸其族之人。語監郡曰。大同者。貫金石而無閼。善約者。無繩束而不解。言貴真也。故古之不嚴而肅。閉戶而思。感之上也。公藝百忍。雖十世同居。無取焉耳。爲其中之。不化也。語族人曰。諸君知身哉。夫以足加首而踰也。可謂吾踰乎。以手擊足而傷也。可謂彼傷乎。此一體之說也。故夫

拜跪拳曲。所自崇也。保護矜恤。所自愛也。宜諸君之念之也。監郡竦然起曰。吁。我未之前聞也。敢不以前所言自砥。以後所言告吾族。余聞之益喜。夫吳太伯至德。延陵季子慕義無窮。其流風餘韻。宜在其後之人也。又有監郡倡之。將不誠大有慶哉。雖然。聖天子方嚮意大同之治。余所志且遠也。書以歸之。其例義吳君自有述不詳。

壽徐州兵憲中陽舒公序

余病喜養生。嘗等世昇穀而欲逃之。至楚越肝膽矣。猶癰然我也。比在告。則甘不能而置之。托迹僧房。亦因習禪定。若起若卧。惟意所適。乃恍然見其端倪。而莫余證也。閏月中拜余父一紙。謂彭城劉刺史。何以無憲舒先生壽幾十。因叔祖求言於兒。既卻之。而再使曰。十百不憚。似難已也。宜勉辦之。且以驗兒精。

叔祖者。沛丞海也。余戒心於文。舊矣。至余導人之命。又驗以爲憂。愉誠何以辭。乃開刺史函而讀之。其述舒先生大略曰。中陽舒公。萃八桂之秀。往在銓部。進退百執事。惟允出備兵徐州。徐久無金革事。舊徒循故事而已。公曰。吾職也。簡軍士訓練之。使知兵法。今人人驍勇焉。先是河溢閭閻。爲水至。則修大堤。環城千八百丈。卽巨浸稽天。無大患。漕舟地五月過洪。蚤矣。且扁舟巡視。稍滯。輒罪之。故萬艘銜尾而進。速益倍。茶城沙淤。淺闊回空。又躬率疏濬。故萬艘銜尾而出。速亦倍。徐據要衝。往往殺越人於貨。公曰。非便也。下令嚴擄之。得巨魁數十人。茲稱夷行。芟牧千里。則蠲賑具悉。淹繫枕獄。則折辨惟明。清心糧而拊循無侵牟。理軍伍而尺籍無漏沒。其整頓弛張。盡章章如是。用心莫劬矣。然明年幾

十。其色益澤。其神益王。或。其有。以。自。目。之。等。不能知也。余三復而慕之。蓋余病。經所治。實觀記其事。時山僧李旁見之。笑曰。官若是其勞。勞耶。夫名與身孰親也。李僧自儒而逃。蓋溺空寂者也。予曰。否。否。非可以槩談也。夫養生主之謂道。道者。體乎無始。行乎無方。瓦礫稊稗。皆具種性。况其同胞。故曰。卽物而理。曲見世諦。皆緣妙明。况其經濟。故曰。在俗而真。彼以有涯隨無涯。關接損心。誠其天殁也。今而槩曰。必枯木寒灰之是。則欣厭取捨。颺起其間。擾未可息。徒增息心。名曰計執。彼至人者。且惡乎擇哉。直寓六駭。奚必墮體。過影萬慮。惡事黜聰。浮雲富貴。焉用而逃。祿爵夢幻功名。焉用而避。設施。是以涉世而一宅。與民同患。而天遊。煦然似春。凄然似秋。而未始出吾宗。若然者。在裘衲非靜。在冠纓

非垢。託乎虛。莫非寂。兆於變化。非擾。古者謂之櫻寧。櫻而後寧者也。予未目擊舒先生。以官孔遠。而不失其已。得非進於是耶。然則道存而不去。神動而愈有。將履乎無極。而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又安所論小大年也。僧聞予言而自失。時洪陽張撰史歸里。過予。道在途之歷問。至先生。則曰。其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則舒先生。信乎其有聞者也。予方是今非昔。或者天授之證耶。雖然。亦難矣。學夫子者。步步趨趨。而奔逸絕塵。睥乎其後。子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猶未能無待。故曰。絕迹易。無行地難。則舒先生。其能無凝神於斯耶。敬次第前語而壽之。且以報刺史之命。且以悅吾親。倘有當乎其指。予他日將結約而坐進之。

壽外父姚翁九十序

外父五峰翁六十也。予初得奉杖履。時予神氣浮揚。見翁真率自任。則以爲不文。旣從事問學。一意內嚮。乃知翁蓋有先進之風焉。今年十一月之廿三日。春秋九十。聰明無改。神氣逾王。予乃知翁所以壽矣。翁幼從伯氏孝廉業儒。將弱冠。尋奉嚴指。以貲遊齊魯之間。然翁記憶所業。不忘平生。密符儒訓。往往而是。蓋翁信心而動。耻爲機械。意無不可測。而每無不可虞。雖切膚所便。未嘗以陰謀規之。曰。神所鑒也。爲人折衷是非。絕無忌諱。一經齒牙。百折不易。故里中子。捐分修好。不信其盟。而信翁之一言。是忠信之指也。翁涉世以虛。所過則化。一語相投。敵怨可捐也。片善有徵。舊惡可譽也。予嘗以俗情故試之。渙若冰消。是順事無情之指也。人之爲生。惟智竭才索。終不餘力。而輕財。翁善盈縮。隨意所指。子

毋十倍。然年五十。遂謝事以歸。或謂翁方滿意。何必休。翁曰。財豈有窮哉。反不如意而休。不適矣。旣予登仕籍。翁家適中落。翁節束自甘。絕不以貧故。有所干請。或強翁居間。輒厚酒食。勞而遣之。有仲孫館予家。習見予攻苦茹淡。予問曰。汝祖能知乎。曰。不知也。嘗謂諺有之。官卽貧。強於富買也。卽予非朝夕耳目。誰其信諸。予以爲翁知。故無望也。不知而無望。翁豈常情哉。卽子若孫。皆重禮義而耻非分。不以毛髮相尋。其服習深也。是庶幾所稱廉也。形骸旣異。畛域橫生。翁三世同業。不分爾汝。勤事處先。分財居後。予病酷自愛。及壯未有子。未必盡內子之由。方予登第。尋移書首以廣腰爲說。旣內侍兒。則每月必禱祀而求。求必齋戒七日。常對越伏地。不能興。其所上文書。又止稱侍兒姓氏。不及某女。謂神王

公誠懼雜以屬毛離裏之愛難於通幽又不欲以不可必之年而覬不可知之獲徒煩神聽也今既舉子心開目明不啻姚之自出此又豈常情哉是庶幾所稱公也公性質朴昔蓋藏雖富惟衣大布之衣曰爲暖而已矣食脫粟之飯曰爲充而已矣治居室尋尺有度曰爲潔濕而已矣是庶幾所稱約也夫儒嘗學問明禮義然往往機以相先物而不化途窮而不返屢而未休肝膽楚越咫尺觸蠻惟紛華之是務蓋深知之而故違之不如翁麤涉之而允蹈之也先民有言凡生之言長也順之也以翁心行則神閒而不拂氣暢而不闕冲融折令其長日新雖百歲豈有量哉今之言壽者曰靜曰逸翁夙興夜寐酒掃必親常行田間若路若橋見有兒輒加修葺下韉以身倡之逢人語灑灑不休晚喜觀史書終

日不去手每會得意常薄暮向庭階讀良亦勤矣故知形勞非傷神勞爲傷用知非困用識爲困此所謂後其身而身先忘其身而身存耶雖然世稱老壽者亦容有矣然或子孫不肖多瘠瘵視之至使以久生爲苦則何以壽爲翁之子若孫刻意孝敬往往嚮產爲養又非獨養也伺候顏色探索意指惟懼有纖芥失其懼心此於海內豈多有哉嘗聞之凡爲天下國家在務本務本非貧而富之寡而衆之也惟知務孝則休祥之應捷於影響或在其身或在其後人翁事親最盡道嘗割股廬墓子若孫又效之故知翁諸子孫中必有達者猶及翁見之也且今主上留神治理常欲挽末俗還先進之風斥浮言崇實行倘求老成人視民不忤舍翁奚適卽不必安車蒲輪之招然肉帛之賜宜所

不後也。敬書以俟。

南昌郡志序

南昌故缺志。有司者多以爲空文。無所用之。新安范大夫至。輒留意于茲。踰年遂用成書。夫志紀利病。昭勸懲。可爲空文乎哉。蓋其起教於微渺。而轉習於幾希。務於弗急。而收於無功。所爲用。非俗吏所窺矣。然未易言也。方大夫初發念。輒移書屬余山中。余抱區區之

鄧寧先生集卷之三

士

心。有年矣。惟以郡志比列國之史。易而爲之。其傳不遠。故屬章友本清。爲謝不敏。蓋余深惟孔子絕四矣。所爲筆削。自信於天之春秋。然後能以天信人。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夫豈數數然。偵人情以自嚴邪。吾輩意氣不徹。猶在天人之介。卽尋常發語。如泥濘五寸。須說一尺。往往而有。則安敢與于斯文。誠懼一語或浮。諸凡失據矣。且史有專

鄧寧先生集卷之三

十二

言其紀實。皆當日所睹聞。比之爲志。則欲以數百年後。臆斷其事矣。如田賦。日倍於古。其增必有漸也。吾欲求積重之故。而戶書無徵也。何以議復。嘉之壬午乙巳歲。嘗飢矣。自上援之。幸有子遺。今室如懸磬。野無青草。吾欲求所已試。爲今日請。而宦績無徵也。何以贊畫。人之不同如面。或述是而心違。或始修而終戾。必耳目所及。然後得其情狀。吾欲察於衆好衆惡之中。而故老無徵也。何以決去存。由斯以言。卽余有以自信。能無遺憾乎。故曰未易言也。廼大夫不謂然也。直以身任之。曰豈可以當吾世。而仍其闕。且余爲一圻。而圖之。何弗信之與有。于是開館延賢。廣漁獵。重依違。其爲心亦勤矣。猶自處歛然。與衆共之。豈不誠斤斤哉。江淹曰。史之難無出於志。非漫言也。然大夫有意乎明德新民之學矣。矣。

其精神淪浹蓋在言語文字之外自今吏茲
土者率大夫之束從于寬政解紆民困而生
茲土者亦臨深履薄專一晶魄以起地靈則
上下皆無違心而有嘉德庶幾大夫所爲用
矣乎顧余察國人之心其孝子順孫多急于
明先德也容可既乎予能爲大夫解矣曰可
以書傳者名不可以書傳者神無所以不朽
書無益也有所以不朽不書無損也此虛實
之說也且修德于明者人紀之行善於陰者
鬼神紀之無以鬼神爲窈冥由枝葉之榮昌
而所紀可知也其於人何必急忌邪予故欲
父老子弟冥於不必爭而嚴於無所待斯爲
善矣余將以此廣大夫之用於其請序也并
爲書之

張宮諭文集序

此予年友張宮諭遺稿也予與宮諭同官詞

鄭定先先生集卷之三

十三

最善病藥物是須何暇及其他即官
有所著作不以示予惟時又與予從事詞
以萬物一體而以明明德於天下爲願其
望聖人而漸至之切於飢渴予所習知也乃
今讀其文析理于幾微而起戒於恍惚談民
之瘼若已推之道人之善若已有之真意溢
發使予對之如對宮諭之面親承其語豈非
精神所注有通接於言外者耶昔人比立言
于功德抑惟是真之所傳自不可朽如徒粉
飾其辭以是爲行遠客非虛車之喻乎宮諭
又嘗修郡邑二志其人物傳引以自傳或欲
限以年所宮諭曰莫信于耳目所親聞又以
嫌自避而欲推之所不知何人自覩得
乎于是槩取而裁之不以一語相借是予
南昌亦修志予與萬督學張大學士
不敢居且爲限年予謂大學士曰以

鄭定先先生集卷之三

十四

論其力量豈不相遠哉。大學士曰。委有專不專耳。予曰。試再思之。卽委專矣。其能任乎。大學士凝神久之。答曰。子言是也。聞今鄉論久而益定。又孰非一眞所屈耶。嗟夫。眞者聖門所未見而思。國家所寤寐而求也。由予私心之望官諭實謂極其所止。將有與于斯文。又且秉政。

朝端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如昔人所謂天

御定先生文集卷之三

十五

下文章莫大焉。顧徒以此留其精爽。予能無慨夫。予能無慨夫。

序浪遊稿

前邦相有楚之謫。里之人駭之。余解以其變化之說。其說曰。是夫渾而判。與望而悔。與。是夫鷗之爲鷗。與山丘之爲百合。與。將夫鷹之爲鷗。鷗之爲布谷。久復爲鷹。與。故夫前者不可以執。而後者不可以異也。聞者不解。邦相

目擊而笑。予益之曰。火而候水。與。今張羅與。其易黃鵠而鷄鶩。與。化荃而爲艾。與。邦相正色曰。何言也。然獨愀然抱孤臣之思。遲回於仕止。予乃告之曰。

聖天子在宥。烏用是操心哉。子行矣。夫遷客之自引也。曰。賢於人。逐之耳。夫愛君者。不子於自好。信心者。不棘於明人。故擎蹠曲拳。人之所爲。我亦爲之。不以爲忍辱也。紆陳

御定先生文集卷之三

十六

帝闕。不忘欲返。不以爲希進也。藉方心之莫揆。卒以放逐。則還壁以去。不以爲不知幾也。其於世豈數數耶。行矣。邦相舊潛於詩。予嘗戲曰。佳名竊屈清署等杜安委也。荆楚者。兩人之跡在焉。案牘暇餘。漉酒攸在。不可以會其餘。乘風風耶。於是笑出二藁讀之。一醉。一淚。遺其言深切而有餘思。已庶幾作所謂窮而益工與。雖然。或溺焉。非吾所知也。

神解者無所不解。詎以妍拙滑和耶。聞並列於楚述。此爲引。

記

秋遊記

予甲戌夏得

請還尋不幸先君卽世。是歲丁丑服闋。以八月二十二日起

闕下。而予毋不往。旣發。灼如也。然猶割情以

御定先生文集

卷之三

十七

去。是夜宿趙家園。二十三日抵龍窟。二十四日宿餘干道中。二十五日抵安仁。二十六日黎明抵貴溪。弔徐年伯。偕孺東謁象山先生祠。邂逅楊止菴。論心日昃。乃別。二十八日抵弋陽。以止水漸枯。挽舟爲難。閏月朔午抵信州。雅聞上清隸信州。故從土人問道。土人言道由貴溪。乃心獨悞之。業已遠。遂不遊。初二日陸行至懷玉。初三日過常山。初四日復由

舟。初五日抵三衢。偕太守陳虹州拜清獻祠。初七日夜半抵蘭溪。初八日拜嚴先生像。登釣臺。飄飄凌雲矣。初九日宿嚴州。初十日抵桐廬。是夜尋過富陽。十一日午抵錢塘。先是進止兩端。意故常忽忽。至此歸不再計矣。十二日邀陽和爲遊。旣送使。尋往虎跑觀泉。泉清可鏡。再軟以歸。十三日入天真謁陽明先生像。循蹬上觀。瞻亭觀。瞻亭觀。觀海亭觀。望云。十四日龍溪翁及陽和先使使勞苦。約以再日西渡。而余同年余襲溪至。自南昌受家報。喜予毋眠食無害。尋拉襲溪往高麗觀藏經。至上天竺。小憩白雲堂。仍陟山巔。望南北高峰。如翼宛然。龍飛鳳舞也。是日土人言沿途多勝。而輿夫不諭指意。予卽爲好語。匿不言。以多岐爲解。十五日太守吳蘊章出

御定先生文集

卷之三

十八

握手相慰。藉述近解。皆矯然逃舊。指午佳
雲居觀中峰和尚像。及遺履。脩大絕論。十七
日陽和至。予喜欲狂。蓋予自三衢而下。意無
日不在山陰。既屬念予兩人忽忽稱孤。故涕
泗交橫。不能視。晚同宿天真。十八日度慈雲
嶺。入靜慈觀。五百羅漢。出年高文端公墓。墓
址故藕花寺。以葬公廢陽和。謂前廿年有卓
小仙。蓋言之。東行步。慈堤循六橋。過法相寺。

鄧定宇先生文集卷之三

十九

觀定光幻身。午至龍井寺。僧章航者。方登壇
說楞嚴。肅客故輟。故僧俗聚百餘飯。已觀井
及神運石。望一片雲。故有景人。以雨不遍觀。
薄暮登飛來峰。又陟其巔。陽和使人促乃下。
峰下皆空洞四面。布磻佛像。夜入靈隱宿。岨
嶠山人所。山人者。故千戶侯也。年四十去而
學養生。今八十矣。語在張太史山房記。予視
其貌。枯意不在煉伏。爲進隱。則大當焉。十九

日陽和。道予遍行山房中。東一室刻小像。旁
列棺衾。又東爲墓。題曰岨嶠墓。陽和亟爾達
乃予私心。以爲猶然多事。以彼其宗。藉第令
裸而棄。爲烏鳶螻蟻食。又何知焉。出行九里
松中。松風襲人。至集慶觀理宗像軸。及燕遊
圖。過玉泉寺。觀金魚拜岳武穆墓。愴然興感。
午至保叔寺飯。天然圖畫閣上飯已。窮石洞。
上寶石山。旣半累足如壁。行或挽之。或推之。

鄧定宇先生文集卷之三

二十

竟不盡一仞。是山不能高它峰。直巉禿而予
又革履故艱。午後入招慶寺觀戒壇。同吳太
守登湖舫。飲爵一再行。謁四賢祠。拜和靖先
生墓。步放霍亭。問所詠梅。低回留之。不能去。
尋登飛雲樓。望瑤瑤山上孤山。拜陸宣公祠。
過俞尚書莊。觀木香亭。石間古梅。移舟登湖
心亭。立飲。予爲大醉。是日陰晴者半。湖光潏
灑。山色朦朧。兼奇好矣。二君計以再日。予

予前謝。予有梅萼在。陽和曰。呀。奈何大謬。先生。予惟先生。妻子梅萼。空卽色。予梅萼。妻子色。卽空。奚謬爲。於是三人撫掌大笑而罷。二十日會省中諸公。午同陽和。再至雲居。觀前所觀。晚赴徐中丞飯。爲論興除。予二人者。要以勿令乾枯。使爲可繼云。出戟門。聞龍谿翁至。廿二日候於金波園。尋謁表忠觀。讀蘇長公碑。午偕同年郡理陳如岡遊石屋。登八

御定先先生集

卷之三

三

仙臺。入煙霞聽水樂。水激懸崖而下。大者洞鎔。小者呬。晤。居然奏也。暝乃歸。廿二日渡江。入山陰境。問錢清舊跡。夜半泊南城。詰朝易小舟。拜張太安人。登壽芝樓。望小蓬萊。尋出郭。無孰何者。至鏡波館。登流霞閣。放舟拜禹廟。問梅泉。觀窈石。酌非泉。尋禹穴。徒見宰如墳如。無可探矣。入南鎮。觀水簾。步玉笥山。觀石灘。夜宿南池。步。廿四日入天衣。觀張氏。

塋。過天柱峰下。拜張年伯墓。午踰嶺入雲。坐看竹樓。望陶隱嶺。晚秉炬觀六字碑。陽。爲誦。刺高宗詩。入佛殿。聽諸衲誦佛。一衲。行殿間。望若眉衡。似其有聞。扣之。不當。一班。予出語陽和。人病不潛。此小大之分矣。廿五日登泰望。及山腰小雨。予息焉。僕且速。而使沙彌遊說。雨良不止。予攝衣起曰。不止。下亦艱。莫如上。遂皆上行。行里許。尋霽。凡再思而陟

御定先先生集

卷之三

三

其巔。徘徊四望。千里在睫矣。予最善病。平生酷自愛。乃今登崇山峻嶺。不及絕處不休。不臨懸崖不壯。每會神情獨得。僊僊欲飛。此其意有所。非苟務奇而已。而陽和以足瘍。每不及。偕甚。以缺然。夜造龍南菴。龍谿翁羅康洲先後至。坐良久。予引顏子不遷。不貳。以問翁曰。此非閔憲以下學問。顏子心常。遷。心常一。故不貳。予三人有省。夜深。

簾翁推衾問予。向來用功何如。予對曰。予豈敢是私衷。乃以爲此體無所止。故以無所止爲功。若曰無止。則知止也。翁曰。然。信得良知否。予荅陽明先生。自稱萬死得來。予豈敢疑直意。其以知是知非爲良知。猶權論耳。夫良知何是非。知者其照也。今不直指人月與鏡。而使觀其光。愈求愈遠矣。且及其是非並出而後致。是大不致也。翁曰。然哉。近意

鄧定宇先生文集

卷之三

壬子

如何。予謬爲禪語。以對。翁大笑。以予爲狂。遂寢質明。康洲陽和。與翁力辨修悟。予進爲辭。語曰。翁所謂直心而動。此屬聖徑。奚疑。顧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不然。猶藏也。我遺擇地而蹈。詎不自謂躬行。予嘗度之。猶然在譽毀之間。假饒一規一矩。曾何富於本心。故今第如念庵先生云。去兩短。取兩長。新得矣。皆曰。然。尋登舟。遊古蘭亭。班荆而別。

觴曲水中。接取以飲。俄有孤鳥飛鳴。而過。

笑曰。此勝絲竹矣。尋冒雨入花街。拜陽明先生墓。夜泊蓬萊驛。廿七日遊三江閘。閘故湯守建。陽和言是役也。嘗潰而又築。又復潰。又復築。卽群怨之。不沮。故今永賴矣。予讀史記。西門豹開十二渠。嘗曰。今父老子弟。愚甚。我百歲後。期令子孫思我。斯湯君謂耶。嗟夫。百世之利。以格廢者。豈少哉。旣暮返舟。衆具生速念。數數問遠近。龍谿翁指曰。卽此便是生死心。於是一座若悟。夜半至驛。受如同宴。尋別諸公。陽和不能釋。宿予舟中。謂予曰。昨所云天地等語。得無駭世。予笑曰。畢竟天地也多動了一下。陽和曰。然乎。顧嘗謂此體真無而實有。天不得不生。地不得而成。彼何容心焉。予曰。學在識真。不假斷妄。予言得之。遂復自扣風病。予曰。子治病勇矣。其銳斷乎。

鄧定宇先生文集

卷之三

壬子

紛漸解。然病根終在一。或失養。苦趣旋萌。今要以復元氣爲上藥。今人但向意根。卜度轉增機障。不知聖學只在一復。復則形色卽天性矣。彼佛氏知轉。故曰無明卽佛性。仙家知逆。故曰七情皆還丹。此千古秘密藏。孔子但以顏子可言。故言之自顏子沒。此學遂亡矣。子有意乎。其事斯哉。陽和曰然。廿六日早抵西陵臨岐。予囑陽和春中子必出。陽和亦語予。明冬子必來。予諾。遂渡江。陽和立堤上西望。予從舟中東顧。眷眷難言矣。抵武林以病留四日。龍谿又遺書邀。謂予所見雖是。而保任多踈。此事不是。說了便休。予惕然感謝。爲是語者夫誰。七月四日返棹。宿富陽。初五日。桐廬。初六日。嚴州。初七日。再拜嚴先生祠。坐釣臺久之。初八日至蘭溪。初九日至龍谿。初十日至三衢。十一日至常山。觀二龍洞。

病復留三日。十五日過玉山。十六日至信州。楊止庵以病入山中。十八日至弋陽。二十日至貴溪。孺東復顧予。予本謀至此。償上清之願而先是夢拜子母。歸念遂棘。故坐孺東子廣咨之。信州合郡若干里。歲征若干數。民間利病孰大。自昔循良吏爲誰。名山川若上清幾何所。能辨驚湖異同。及傳道陵真宗。有其人無。於是孺東盛言之。畫以前箸。予乃頃刻神遊矣。廿一日次安仁。廿二日餘干。廿三日龍窟。廿四日趙家園。廿五日烏盆窰。廿六日坻家。就子舍。奉母懽。自喻適志。乃魏闕之思。又怵怵動矣。是遊凡兩月。與龍谿先生輩聚者浹辰。幸證予狂見。揭予疎病。不可謂漫作秋遊記。

重修華容縣學記

華容儒學在成化間。憲大夫李嘗修之。語具

大學士李公記中然董董也已而都邑
以意增飭其制乃完歲深尋就記甲戌田
來爲令有事

先師祠下輒環視而嘆會歲潦不能卽得志
甫二暮政通人和乃議修腐易以堅毀易以
完移置者櫺星門敬一亭移復故處者文昌
官新豎者聖域賢關二坊煥然改觀矣其費
請發贖銀民不知役其經始丁丑四月凡主
鑒宇先生文集卷之三 二十七

月而訖事士民甚懽也於是教諭魏某訓導
某謂是役也大有造于華容遣帛千里徵予
記且斬有以告多士今
天子申布功令廣厲學官弟子一時海內顧
化矧有賢師帥予何言雖然以予所親聞學
官所程徒斤斤尺寸之技無能以性命相期
彼其言曰周道也予嘗讀卧碑勤勤心忙而
世宗敬一歲又明如日月故知今博亡其

賢也不由其大而專事羔雉庶得一當有
卽推擇爲財及試而不効則以爲所用非所
養也豈不謬哉我是故告諸士以聖學聖不
遠人卽心是也夫聖之言通明是心者虛而
常徧靈而常知其初皆如是也又非徒其初
如是卽今塞之蔽之其真猶然不變故見穀
觫之牛則不忍見入井之孺子則怵惕其端
可觀矣今也聲利所漸日出入于機而不返
漫以聖人爲難爲借有好修者又不知日用
皆心大以情種爲害而別求之趣舍橫生其
于真體何有予嘗揆之心一生則天地萬物
颺然俱生及其寂也亦奄然俱寂乃知情過
而有所也孔子曰仁者人也孟子亦曰仁者
人也言心者宜莫如孔孟豈嘗使人去見在
而求體耶故有志者惟是緣感而反吾宗不
與俱往若民之敵應也則鳶魚上下皆

怨哀與皆中。藉令經綸至于參贊。猶然六
浮雲嗚呼。夫非今日用之心與。故由前非
也。迷自心卽狂。是水之疑爲冰也。由後非得
也。悟自心卽聖。是冰之解爲水也。予不佞竊
幸有聞于遺經。以其大指。敢謂千古學脉宜
不外是。諸君勉哉。雖然難矣。坎之彖曰。習坎
有孚。維心亨。行有尚。夫陽陷于陰。其來已久。
非用志不分。惡在其出險也。故曰。惟天下至
誠。爲能盡其性。此之謂也。夫心如穀種。不從
外得。是真偽之辨也。五穀不熟。不如稊稗。是
進止之戒也。寥寥千載。遺緒如綫。非夫豪傑
之士。以斯文爲己任。其孰與于斯。予聞田美
政先撫字。行先廉隅。蓋翩翩君子也。魏言不
矯焉。邀心嘗有以相許。身教可知。倘是二
日討多士而訓之。庶幾得前若而人。續
之真傳。稱

鄧定宇先生文集

卷之三

五九

昭代取士之本指。今之役不謂。遂不可也。
予故樂書之。將觀其後。田侯名。某。遂人。甲
戌進士。魏君南昌人。丁卯舉人。予同年。記者
西昌鄧某。時戊寅十月也。

普陀巖華嚴閣大士像記

清江鎮鑄

觀音大士像成。予年友朱憲副。旣率善信。奉
供普陀華嚴閣。迺述其事始末。屬予記。先是
鎮民數人。爲盜所誣。拷訊幾斃。數見白衣婦
人。從空救之。事聞于官。得釋。因皈心齋戒。每
大士誕日。輒就普陀禮供。適禪僧構華嚴閣。
高廣殊常。僧意事大士而難其像。鎮民等本
以宿心。遂領其事。時璉方杜門思過。大怖佛
事。希自澡雪。傳聞卽捐金倡之。列郡相助者。
如響而至。方其鑄也。節婦某跪摘金環。置烈
焰中。像出。環平列兩肩。不化。璉以葬母爲祝。

鄧定宇先生文集

卷之三

三十

卽夢老人示以其處。決日得之。如夢所履。大士與衆生。同一悲仰。隨心而應。神妙不測。蓋往往如是。斯豈足異哉。像高二丈二尺。獅子座重萬斤。初或欲留置鎮上。璉夢金冠人。曰。天曹旣錄汝。汝勉之。璉因極力周旋。捐金至數百。予惟大士威神。一持名號。所求如意。况造茲勝相。福德豈有量焉。嘗聞作佛形像。畢當成佛。入泥洹道。蓋謂檀行可以斷貪。沮挫不軟。可以斷嗔。捨妄皈真。可以斷癡。而又能使人見之起信禮。而生歡。初植善因。終成妙果。皆功德也。然談頓教者。則曰心是大士。別無大士。反聞而觀。卽清淨智慧。當機而語。卽梵音潮音。且非獨一大士也。卽十方三世諸佛諸菩薩。皆我所現。無有分別。又非獨佛與菩薩也。卽十方三世蠢動含靈。皆我所現。無有等差。故全信自心是佛。不於心外別求。

御定先生文集

卷之三

三十一

是爲真修。以此度衆生。各信自心是佛。不於心外別脩。是爲真度。豈煩造作。至惑凡愚。嗟夫此最乘之宗。不二之指。有能證入真第一義。抑復何求。願又聞之。菩薩摩訶薩。雖於諸境界。永離貪欲。而常樂瞻奉諸佛色身。是不撥相也。雖已成就一切知知。而修菩薩行。無有休息。是不撥行也。蓋性卽相性。離性無相。理卽事理。離理無事。彼求報而施。其貪逾大。因佞而敬。爲慢益深。此無論已。如其心同太虛。見相非相。隨感而作。卽作卽空。或借以助道。因或願以發衆信。總不於人天福報有所希求。則無所住而生心。不碍爲無生。無所爲而有作。不妨爲無作。一切善事卽佛事。一切世諦卽第一義諦。又何是非之足云。惟是壹意因果。不返真如。是認影遺鏡。其名曰倒。爲佞而恭。有求而捨。是用關爲翕。其名曰私。志

御定先生文集

卷之三

三十二

徒聞生力不勝習。乍檀乍杏。旋信旋亡。則杯水車薪之說也。此有所捨。彼有所食。托名空門。甘行污淖。則龍文蛇心之喻也。又或本吝而藉口諸行無常。或本肆而借言凡相皆妄。則重霧疑冰。於此爲甚矣。一念牽纏。萬劫羈鎖。寸步嶮崎。三途坑塹。斯則諸佛諸菩薩所深戒乎。雖然。經稱大士慈妙。大雲悲戒。雷震廣修方便。具足神通。凡前諸行。正隱微所憫念。而願現身說法救度者也。罪福性空。自他力大。十方含識。願惕斯言。

御定先生文集

卷之三

三

詩

五言古

登第後寄親友

憶昔垂髫初。自負良大奇。佔畢櫻我懷。羸病忽相罹。流珠若欲去。收攝恨難支。百念盡灰冷。十年杜柴居。倚枕失晝夜。甘老西山湄。不

謂今何歲。金馬幸追隨。致君未有術。素餐明時亦有愛我者。謂我工詩詞。藉饒並班馬。空言亦何裨。而况蒲柳軀。何復勞于茲。亦聞侍從臣。九重備論思。格心非言說。至誠乃其宜。吁嗟誠匪易。樹立在務滋。昔爲病中誤。今又世路驅。滅東西復生。欲誠待何期。留滯非我意。爲有鳥鳥私。一朝乞榮命。願賦歸去辭。草廬結相里。默坐致吾知。自信復無妄。敢復步龍夔。借曰蹉跎爾。終當屯吾施。

御定先生文集

卷之三

三

玉堂對雪

西風捲地惡。吹霰擊瓦鳴。須臾忽作片。如手亂紛紛。豈厭三冬寂。故散六花橫。密酒玉堂署。奇光分外明。瓊堦亦騰彩。掩映若爲爭。影彬堂上人。把筆對思評。謂雪多於白。謂玉多於瑩。皎皎者易污。溫栗則無更。念予亦何人。輝潔莫與評。游塵久汨沒。翻見異物驚。

一 莫驚太栗烈。骨冷魂倍清。寒嚴非微。詎能榮。寄語素心人。冬餘好自勸。

出京日五言古

驅車出都門。況是初夏時。槐陰結重碧。好鳥鳴高枝。清風吹我裾。意放不能持。豈以投閒散。悠悠我所思。嘗慕漆園吏。離形外心知。遽

鄧定字先生文集

八卷之三

三五

與虧又聞邵康節。雄豪振古奇。靜究畫前易。苦吟刪後詩。梧月懷中照。楊風面上吹。絕學幾千載。今我欲扳追。廬山衡山去。三年五年期。會心豈在多。所至有餘師。習下如建瓴。積高如累絲。日月不吾待。蚤夜以孜孜。

法通寺訪融上人

昔年聞靜理。會友亦苦辛。今年聞靜理。轉多朋友親。正是二三月。相從五六人。遠寺

論布袍烏角巾。香消白日靜。心安息初勻。客發長歎。所患有吾身。安得謝塵鞅。從子問迷津。高僧咲且言。受觸奚所因。睠彼最上乘。瓦礫亦天真。蓮花生淤泥。臭腐化奇神。安論垢與淨。欣厭徒駢駢。聽此皆悟惺。情偽頃雙泯。不起分別相。翛然自在春。乘月出門去。乾坤特地新。

五言律

鄧定字先生文集

八卷之三

三五

答張洪陽道房見寄

聞雁秋懷亂。思尊歸夢頻。豈非仙署吏。自是倦遊人。有病過從少。無家僮僕親。壯心今幾許。清賞在江濱。

處暑

燕京除暑夜。楚客望鄉心。明月為誰好。修竹自夕陰。兩秋疎定省。一宦竟浮沉。獨坐愁千縷。堪聞萬戶砧。

小重陽蓮花菴飲

管房斜帶郭。好友夜傳觴。有露松生色。
月自涼。塵緣方外淨。道味坐中長。歲華虛
冉冉。明日又重陽。

蓮花菴

聞寂蓮花寺。逍遙小洞天。病腸元愜素。
灰念更宜禪。養虎情應順。移山志自堅。素食
呼大士。乘月度前川。

思歸

星河雲氣淡。萸菊露華清。官况慵兼病。鄉思
斷又生。入秋偏遠夢。逐日計歸程。南雁空中
唳。能禁此夜情。

歸途次立秋

商飈流太火。梧葉墜南樓。病骨先知秋。灰
最愜秋。孔墻中夜望。汶水一帆遊。遙想
上尊菰綠已稠。

夜坐

幾年隨禁苑。今日杜柴門。報國心常在。還家
道自存。有僧同定慧。無客論寒暄。最愛澄澄
後。鐘聲度遠村。

其二

抱病漸虛直。圖南豈倦遊。已知心是聖。况借
骨非侯。徹悟情皆性。無管擾亦幽。良時不易
得。龜勉契真脩。

有感懷某

寺樓隔岸出。湖水大江通。抱病精神薄。存真
禮數慵。驪黃誰具眼。譽毀我能空。何日山陰
棹。雲門雪夜同。

乙亥九月三首

菊月重陽節。蕭蕭氣欲單。有花仍舊日。無父
自今年。淚滿靈筵酒。腸迴寶篆烟。欲鳴無限
恨。愁絕不成篇。

其二

家家憶沈酒。我獨倍傷懷。色自廬居黑。魂
霜降。摧此憂應到死。離菊更休開。要識
意。沉雲與急洄。

其三

過庭真孔訓。易簣似參怡。陟降宜天上。音容
憶在時。靡瞻從昔誦。何怙乃今知。最是秋江
水。悠悠象我思。

丹陵歸

空山秋氣清。細雨獨西征。和風飄斷縷。帶霧
暗前亭。沾衣微有潤。觸葉寂無聲。恰恰經旁
舍。松梢落照明。

蓬蒿園

石塘清可鑑。道院近相聞。松閣高邀月。茆牆
低度雲。聽風窺萬竅。滴露讀三墳。最是衡機
後。形神半不分。

其二

蘭菊秋堪把。鷗鳬日與親。鷗棲元自適。蠖屈
豈爲伸。青白何人眼。驪黃只此身。寰中幾同
調。命駕莫辭頻。

其三

竹徑全疑蔣。桃花半似秦。無營天是則。不死
谷爲神。郢曲千秋調。江梅昨夜春。何須勤憶
想。身到話方親。

其四

怪石危當戶。奇禽穩傍人。雲峰遙送爽。洪井
曲通津。性以喧中煉。幾從密後神。其間難下
語。妙契是何人。

其五

龍沙斜帶郭。鳥道曲盤山。事業人天上。身名
吏隱間。性同藍玉瑩。心共白雲閒。自信嚴于
鑊。何須更結關。

朔日早朝

吉日趨丹陛。嵩呼百辟同。涼風高燕雀。曉日射簾櫳。獻曝慚無術。傾葵信有衷。聖顏天共
霽。縹緲五雲中。

五言排律

元旦賀正

三陽開泰日。萬曆改元辰。花外聞晨漏。天邊
駕玉輪。傳呼萬戶闢。簇仗兩階勻。南面臨夷

御定先生文集八卷之三

聖一

夏。端居自聖神。卿雲常異色。靈鵲報先春。虎
拜千官肅。嵩呼三祝申。遙瞻天日表。應識帝
王真。睿質周成上。英風

世廟倫。乾坤千載舊。耳目一時新。共慶龍雲
會。相期古蓋臣。

七言律

夜坐四首

小亭兀坐意悠然。氣象分明未覺前。其學

年能實地。存真一息自先天。休心庖刃難爲
族。了境由瓢亦任懸。此夜已知消息處。微雷
初履戒冰堅。

其二

自歎騎牛更覓牛。漫談圖畫與程周。百年愚
智皆蕉夢。萬里乾坤亦蜃樓。學注無心隨巧
拙。御風有待竟沉浮。半生二轡營心甚。此夜
山人已罷休。

御定先生文集八卷之三

聖一

其三

我亦難知象帝先。春風一夜解縈牽。不求大
士安心法。甘枕殘書任意眠。吟嘯雙忘常見
獨。淵陵無辨自神全。莫于紙上尋糟粕。溫伯
無言已自傳。

其四

自怪人間無一真。求真總誤百年人。佛乘狂
辨牛羊鹿。仙藥虛談精炁神。肯就幻中添

幻裏知身外有全身。倒翻今古一千春。
乾坤一斬新。

蓮花菴

爲綠。靜。關。此日更誰開。官。金。
馬。後。心。西。山。浦。間。數。峰。當。戶。
時。飛。雲。還。殘。香。八。語。月。自。

清光水自潺。

懷張陽和年兄

節經寒露占秋暮。月上承明開夕霏。看劍尚

四

餘英氣在。傳經漸覺舊聞非。涼秋正恁隱峰
座。靜夜偏怜張翰歸。徒倚虛堂無限意。夢魂
應與雁俱飛。

又蓮花寺

薄。雲。靄。夕。陰。雨。餘。荷。氣。座。中。侵。秋。來。病。
僧。寺。夜。靜。聞。經。清。道。心。天。上。月。華。濃。欲。
草。間。螢。頭。細。如。吟。援。琴。一。曲。風。雷。引。水。夢。

汀花半不禁。

二年元旦待漏

有餽柏酒者以
天頻未飲

斗柄初東碧海春。花間玉漏正雞晨。漢官擁
立威儀舊。夏二重頒歲月新。柏酒改隨元日
醉。鴛班盡訝隔年人。更史闔闔開宮殿。拜手
山呼祝頌頻。

次徐州值黃水彌城故人不能出

千里煙雲畫不收。白蘋紅蓼一偏舟。路經秋

夏今真遠。河入邳徐正急流。隱几誰爲東道

四

主。忘機自分白鷗儔。遙思霸國興亡事。滿目
兼腹結遠愁。

其二

積石東來回九曲。邳徐新決正三秋。遠看巨
浪連雲漢。自駭浮槎犯斗牛。疏淪誰尋神禹
蹟。閭閻半付屈平流。爲傳河伯今知否。
聖主當陽已二周。

其三

新漲扁舟上接台。落霞歸雁足徘徊。三更電
雨千峰暝。萬頃風濤一纜摧。捩柁迷津虛巧
力。浮生同寄一顛顛。須臾泰定翻惆悵。抱膝
連歌歸去來。

其四

昏昏曉睡欲三更。急雨翻盆碎簾旌。江擁沉
雲兼樹暗。風搖洶浪正雷鳴。孤舟况是慈親
在。多病能堪夢裏驚。此夜相看真逆旅。只餘
劍氣斗牛橫。

鄧冠宇先生文集

卷之三

四十五

九江夜渡

茫茫大浸碧天浮。鼓枻中流暮色稠。八風思
歸新漲遠。九江夜渡故鄉秋。懷君道遠纔回
首。謝客辭煩亦喚愁。南望匡山橫萬丈。擬尋
半畝學真休。

歸後夜坐

戶牖霜葉常天籟。雲接僧樓亦岱峰。隔岸漁
燈明箇箇。一簾羅月影重重。對人已拚機
拙。克己還慚檢點鬆。喧寂未忘皆擾擾。古人
何處是從容。

其二

滄江新月半晴陰。無數寒敲靜夜砧。露冷松
蘿秋寂寂。烟侵鐘梵夜沉沉。自慚抱甕還機
事。誰信逃虛惡足音。岑寂迎風舒阮嘯。遙看
村舍已橫參。

鄧冠宇先生文集

卷之三

四十六

其三

歸來妄意學逃虛。七尺浮軀任卷舒。湖海尚
餘高士韻。草亭况近聖人居。松蘿月午塵根
寂。鐘梵風清性相如。自信蒲團今夜坐。分明
勝讀十年書。

其四

小洞深深方丈餘。地偏城郭亦山居。山居

損如持玉。官以詞名不著書。三徑松風高。後兩湖烟月放。叅初于今直信浮生幻。花榮意自如。

與熊汝秀

與友人夜話

癖性研幾不厭深。每於當族苦叅尋。諸緣休去元無相。七處徵來自有心。神馬稽山誰牝牡。閒鷗鏡水對浮沉。秋風一夜黃花發。何必相逢是少林。

御定宇先生文集

卷之三

四七

遊寺

病況支離恰共君。爲貪野望立斜曛。周京王氣中天下。淨土蓮花一水分。僧是伏牛曾上座。人從金馬總能文。只今佛說獅如吼。有耳誰從聲外聞。

擬九日侍宴應制

半年竊祿慚無補。九日承恩寵更賒。高閣賔歌聞碧落。綺筵載酒滿黃花。雲常五色天。

持飲徧千官。日景斜。忽憶貧家衣未授。七月上宣華。

讀中秘書有述

自怪沉疴十載身。忽移天祿聖恩新。晴窓倚案翻雲葉。中夜懸藜傍玉宸。讀史共懷當日事。談經誰見古人真。願期學到忘言處。莫遣他年隔兩塵。

雜著

御定宇先生文集

卷之三

四八

救荒議

蒼生無祿。大祲爲災。今南昌之西鄉下鄉。新建之下鄉。田廬不舉火者。十家而九。或剝啗草根。延旦夕之命者。或甘心縊死者。沉離困苦之狀。累牘難書。夫可以弗賑哉。賑未易言也。略陳其槩。以備採擇。一曰分等差。蓋水災雖廣。而輕重不同。宜以連年被水。而今年之水。至今猶未落葉者。爲最。以雖係水鄉。而

已退水。見今可以復種者次之。以從來無水而今年被水。見今復種已定者。又次之。冊報之重輕。賑恤之多寡。大約視此爲準可也。二曰廣周恤。飢民有冊。其實飢者豈能盡乎。一指之痿痺。良醫所不置也。無亦預示里長黨正等。凡被傷無食之家。盡數開報。俟臨鄉親審。若慮其生擾。疑其有私。則于畢事之日。令一二人執飢民名票。就其家問之。則舉一而

御定平先生文集

卷之三

四九

百可知也。斯亦庶幾無向隅乎。三曰移金粟。夫民非必皆壯夫也。有老有病者。有無夫或夫于外者。此必不能出門戶者也。又農務方興。卽壯夫來城中。往返二三日。業已失工穀數斗。而舟子舍人之費不與焉。故金粟不可不移也。然給散之日。擇一寬處。今百姓以待呼一人散一人。必無紛譁矣。亦不得以時日。斯可人人各得所欲。非從容

也。四曰分委任。沿河一帶。居民實稀。其中托處于小河曲港者。十倍焉。以不在耳目之側。而姑置之。情有不忍。欲正官一一而辱臨之。勢又不能。竊念佐陪雜職義官。及各鄉老。寧無可備驅使者乎。無亦預訪其賢且才者。分地而委之。仍不限以時日。則窮鄉蔀屋無不到之陽春矣。五曰用咨詢。夫一鄉有一鄉之情焉。非其鄉之人。不能知也。是故有耆老可

御定平先生文集

卷之三

五十

諫。文學可訪者。每至其鄉。擇二三人置之左右。以備顧問。則凡鄉之所謂老者。病者。無夫者。夫客于外者。皆可知也。六曰便工作。夫圩者。低鄉之生命。不可不修者也。事雖似緩。然今飢荒之時。預給以工穀。而及秋責其成功。則修圩亦所以議賑。錢糧未必充。以三分之。則以二分爲賑。以一分給工。然圩夫舊亦有冊。今無亦預示圩長。凡願爲工者。皆許預穀

而籍記之則亦庶乎可廣也。錢糧又不充，先給一半。俟秋冬積穀稍多，鹽稅稍廣，酌量增之，亦可也。仰聞軫念惓惓，故訪諸輿論，謬陳鄙見，若此，伏祈財賡，幸甚。

薛文清從祀議

某月日言官以先臣薛瑄從祀請於

天子。下群臣議。臣議曰。文清薛瑄。今之篤實真儒哉。其從祀孔廟者宜也。夫久而不決者

御定先生文集

卷之三

五十二

謂其未爲著述也。夫著述孔門所重耶。千聖相傳者。惟此心也。孔子嘗謂回其庶幾矣。然心齋坐忘。不違如愚。則其所重可知也。文清何如人也。精思力學。雖一息而常存。刻躬勵行。至萬死而不變。亦不愧聖心者也。夫不愧聖心。使得幸及門。則孔子禮之。豈出冉有宰予下耶。夫海謂其清也。潦水清焉。則酌而置之海。北海必不以爲汚也。何也。不嫌於不

也。故曰。文清從祀孔子宜也。何也。亦不嫌於

不類也。余嘗覽讀書錄。亦竊疑之。謂其計

不足於超脫。而學力猶苦於艱難也。及其晚

年。喟然而歌。則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

覺性天通。則賜也聞性與天道之時也。適國

都者。或由捷徑。或循迂曲。雖勞逸不同。及其

至則一也。且文清之存也。寺人穉子皆曰。矣

子。及其沒也。從祀之請。不以。上之沮而遂

御定先生文集

卷之三

五十二

寢焉。沮而復請。又復沮。又復請。若不能已於

其心。此何物也。夫知文清。所以來從祀之請

與人。所以請從祀者。則在文清。信有不死。人

心者也。言官論是。惟

陛下斷行之。

試歲貢生策問

問道一而吧。二氏者出。遂分爲三。然二氏之爲異端。夫人而知之矣。問所以異。則謂其去

君臣父子。有背于人倫。嘗觀明道自叙。曰。八二氏十餘年。夫明道之未去君臣父子。也。則其所以異。豈在是耶。吾儒曰。寂然不動。二氏亦曰湛然常寂。曰本來無物。吾儒曰感而遂通。二氏亦曰真常應物。曰應無所住。則又實未嘗異也。夫折獄者。坐於堂上。以決兩造。必辯曲者之情偽。然後加罪焉。則不惟曲者服。吾明而直者亦幸。吾之有以服之也。今不能推見至隱。而大槩抹殺。以爲是異端。無足爲辨。雖說之呶呶。亦何以服其心哉。卽聖賢者。且謂吾妄也。近世王新建。揭致良知三字。自謂直接千古。及門之士。類多矛盾。其私淑而有得。莫如羅文恭。今觀其論本體也。新是曰知善知惡。是良知。文恭則曰。此必有爲主于中者。夫知善知惡。與爲主於中者。一耶二耶。其論工夫也。新建曰爲善去惡。是致

劉定宇先生文集

卷之三

五十三

文恭則曰。收攝保聚。夫爲善去惡與收攝聚。一耶二耶。文恭嘗曰。陽明必爲聖學無疑。則其爲說。又非背馳者也。諸生將有斯文之責於學問。必辯之詳矣。其試言三教之所以異。與二子之所以同。

跋醉隆稿

予讀邦相贈君醉隆稿。蓋詫而悅焉。予嘗從君考績當塗。皆最稱。非曰。僅僅勝之也。無何顧以職事下理。豈不大相戾耶。昔不情乎。今情乎。予故詫夫士之困也。君子曰。德之辨也。君今在理。直比乎醉者之隆。泯然于升沉。其天可不謂全與。非其達之。則勝之也。予故今讀其詩曰。感恩難報主。獲罪肯尤人。又曰。似能原鰥角。不是察淵魚。所謂厚而不怨。非耶。雖然。屈子憂憤而作離騷。廣譬于白黑。以刺當世。不諱。安道謫楚。歐陽子戒之曰。

劉定宇先生文集

卷之三

五十四

慎勿以窮愁形於文字。其托之乎好言可也。
言顧可以槩論哉。故予於是時也。神逆之而
後俞焉。顧念古者行人採風。諸侯貢詩。逐臣
棄婦之咏。畢能達所天。以審知其情。奈何今
廢矣。徒使吾年友董君。刻之私也。董君舊行
人。亦思存先王之意與。

圓通神應說

劉左轄曰。不佞祀圓通大士。輒顯應云。予母

鄧寧先生文集

卷之三

五十五

嘗蹴足癢屈。凡九越月。忽夢一姬。手藥治病
處。詰朝遂良。能行。嗟夫。何其神也。斯所謂若
女人內政立身。卽現女主身耶。昔孔子不語
神。予博觀外家書。語神應如響。私心怪之。屬
大母病亟。而先人呼天乞代。尋夢大人。授藥
以起。以此不敢疑。又讀劉夫人事。乃所謂神
可就。今數數而有。何必舊聞。先人誠孝。子
言。以左轄爲予語。猶然涕承睫。若痛定思。

方母困於閨榻。意豈能須臾忘起耶。嗚呼。
火。方諸召水。其精通也。傳謂未能事人。焉能
事鬼。有味其言之哉。雖然。予嘗觀圓通說。彼
其指要。非今所稱應也。藉第衆生稟所爲。第
一而販意觀聲。卽六入中本覺圓融。其說是
識之轉智也。是以八垢無染。及險無傷。一念
定。卽觀自在。而一念起。卽大慈悲。惟是遍法
界真火。遍法界真水。烏用召我。故曰。自性卽
福田。非世福也。十四功德。若或度之。實自度
也。自心卽化身。非世相也。三十二應。若或現
之。實自現也。以此求神應。斯其常應哉。吾孔
子語曰。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又曰。神
而明之。存乎其人。釋氏豈外此歟。左轄曰。異
哉。所聞。一方之真我通神。全體之真我卽神。
如是夫如是夫。

左司馬兌嶠蕭公贊

予久聞公肆力問學。再邂逅京師。未嘗言學也。望若眉衡。而窺其意氣。則匡濟自任矣。豈非以空言爲諱耶。既予友張宮諭述公錄士。越中始進。輒以正訓。蓋曰。凡予所以取多士爲

國家。非有私也。願自是各務以道相砥。庶幾無負今日。有如多士。不知自重。蕩越墨繩。玷此科目。昔孔門有鳴鼓而攻者也。予則

御定先生文集

卷之三

五十七

行之。如予心行相戾。有忝官常。是予型範弗端。爲多士羞。則今先正有徑自削籍者矣。是在多士。予聞之起敬。已居山中。喻使君歸自朝。

天特稱公潔修不容口。謂所舉士懷金就謝。卽一介不內也。則向所以自盟。可槩見已。而鄒比部又謂登公之堂。不似嘗司馬者。獨汲汲爲族子置義田。以共空乏。而

之志。嗣子又承而拓之。皆可嘉也。

贊曰。生有美質。學宗良知。論學緒言。辨析支離。一行作吏。雅意匡時。內正性命。外事委蛇。如彼善御。不失其時。衣繡持斧。功令是師。所在人畏。所去人思。先後薦書。滿門桃李。公曰。不然。事君以此。賢則予榮。不肖予恥。暮夜之懷。一介不視。俸入所餘。義曰是置。以哀人窮。以揚君賜。由公平生。蓋方矩而圓規。薄取而厚施者耶。

御定先生文集

卷之三

五十八

金谿後學傳文北校

鄧定宇先生文集卷之四

新建 鄧以

南昌 劉曰寧 輯

吉水 鄒元標 輯

宜興 吳達可 編

誌銘

六部左侍郎兩溪萬公墓誌銘

左司馬萬公卒。予走而哭之。則聞病革。無他

言。但以墓上之文。分屬二三舊好。而必予銘。

嗟夫。死生亦大矣。而遊意於遠。何其暇也。已

諸孤造請。予肅容受之。不復辭。公諱恭。字肅

卿。別號兩溪。世家游溪。游溪之萬。自州徙上

高。已徙南昌之嫁橋。五傳衡。始遷游溪。子貞

舉進士。又四川爲廣平丞。鋼有異政。永樂中

得璽書褒予。鋼生璉。璉又五傳生公。而萬始

大。公大父明達。父文炳。皆以公貴。贈左司馬。

毋胡氏贈淑人。公生而癯瘠。目光炯炯。人

知非凡兒。十歲能文。嘗學於西館。有光怪同

舍數相驚。公爲弗知也者。讀書不輟。怪亦隨

滅。弱冠就試。文貞徐公異之。補博士弟子。冠

其曹。庚子領鄉書。甲戌成進士。初官刑曹。頃

之。乞南。得選曹。時鄭端簡。歐文莊兩公。方官

留都。望臨一時也。而公以新進居間。議論斬

斬。究極世務。兩公深爲器重。壽王親。過龍江

鄧定宇先生文集卷之四

府部逆之。大璫肆挾以朝妃。相視無能對。公

不謀而對曰。禮無朝后。何言妃。璫爲默然。後

寇南京。倉皇閉諸門。男婦數萬人。號頭城下

公曰。奈何。先棄吾民。悉內之。丁未。以外艱歸

服除。例得北。乃公獨南。天官兩擬公學憲。文

更適在政府。曰。以萬君衡士。固當。何如使衡

更。遂自封司。擢郎考功。主計事。往主計。有以

嫌。自引率謝。酬應。公曰。自防而已。焉。公

兌而以臆斷。於是還往如常。心所臧否。語
泛及。人謂公易告。小大必以情故。先後諸司
有所不稱。具曉所以。及期坐署中。比量而裁
之。太宰受成焉。御史御史中丞至。而無以難
也。同曹某有與援。公首黜之。而先是公有所
與左。金御史以賊劾其僚無驗。公直之。金志
甚誣奏公罔

上方會議中。承意在金。公曰。無庸。人其謂我

鄧定宇先生文集

卷之四

三

伎而修郗。彼多行不義。必自敗。未幾卒被劾
以去。人益以此服公。明恕月餘。擢南光祿少
卿。晉南太僕少卿。轉南京鴻臚卿。尋召拜大
理少卿。首白疑獄。適虜闌通州。大臣門焉。公
得阜城。時晝夜治軍。軍不得休。益困。而公顧
偃旗卧鼓。罷刁斗。令五埤而伍。伍人守而四
人番休。

肅皇微遣中貴偵狀。奇之。虜退度次。拜公兵

部右侍郎。暫理戎政。公感激知遇。時營務久弛。公毅然疏選練分合。庀器
核功寔。庀十事報可。旬月之間。軍稍稍振。而
公偶以微疾卧邸第。忌者遂謂公選事徒用
空言。取尊位。得卽袖手避也。

上方屈勵群策。事在不可測。顧獨知公深。又
以文貞揀得解。公亦力請外。遂以兵部左侍
郎兼憲職撫山西。未至軍。而俺酋萬騎壓龍

鄧定宇先生文集

卷之四

四

鬚墩陣。公度未可戰。第謂諸軍無動。所在收
保。而密出銳師。搃虜孔道。虜飽踉蹌行。不虞
伏發。虜大創去。公不言安。急爲約四條。勒諸
部謂虜將入。曬糧晾馬。宜以勁卒出塞蹂散
之。卽入無與大軍遇。剪其遊騎。使無所得食。
其破虜也。論血戰。不論損傷。重巨堵。不重首
級。約甫定。而虜果至。諜報虜向昌薊。公曰。不
然是緩我備耳。其志在三關。然虜狡而焚東

陘西殘其當中乎。虜果趨朔州。窺大同而公已遣材官分據各隘。伏神鎗轉關諸技。虜知公有備。略塞外牛馬。收萬騎東還。而公又慮虜東則禍中於山陰馬邑。乃陰戒健卒持大書逼虜營。而馳謬言大軍數萬騎悉東。使虜邏得之。虜果駭而西。遂大戰於老高墓。我兵列車爲陳。車方多孔。四植利刃。火從中迸發。虜騎不得逼戰。益窘。而會風反火。車盡燃。虜

擊漢卒多死。士畏公法。棄車殊死戰。亦多殺傷。俺荅親侄死焉。然竟不敢東曳尸。西奔退營。朔州公又命諸將分道追之。出境是役也。互爲勝負。然出邊追戰。近所希有。用出塞捕虜。功賞金帛有差。亡何以內艱去。屏居八年。爲隆慶辛未。河歲決。諸言治水者皆訛。

朝廷以原官召公總理。公自爲郎時。業熟河事。公謂漕自茶城抵臨清。日開漕自清河。

茶城曰河漕自瓜儀抵清河。曰湖漕。開漕資汶水一縷。西注耳。汶性本東入海。如會洗并山東諸泉。勢溢則漕衝坎。河如瀉。公曰資汶而汶東可乎。乃取石灘坎河口爲水平。溢則縱之使東。平則西注漕。而開漕利。河水溢。往往開支河殺之。公曰支肥則幹瘠。何利於漕。此其要在堤。乃大堤徐邳。延袤三百七十里。布夫守之。於是支淤幹愈深。水行地中。而河漕利。高竇諸湖。夏秋泛濫。至高城數尺。公曰此其要在閘。乃尋陳平江故迹。建平水閘。三十處。板湖脹則閘口縱之。飢則閘底蓄之。又於瓜儀各建一閘。湖大脹則備泄之。而湖漕利。然謂潮盈涸不一。宜數數治也。今河臣多倣焉。又以河發有候。請改期早允。令漕舟無與怒河直。是歲漕入鄒獨早。且無害。公又念濁河遷變無常。窮極利害。爲治水筌蹄。以

後來會南臺摘公它端尋謝事歸里然公不
忘當世居恒不避造請民有否鬲不難爲居
間諸所行條編門攤皆公指畫今小民安意
農桑無吏卒追呼之擾公有力焉近旱澇頻
仍民多逋蕩大司農軍興匱乏計畫無所之
至爲一切權宜之術公旣已不在事乃私作
錢穀屯鹽二議其詳在議中予獨喜其言鑛
期於開發諸有鑛販官置不問言錢期於流

鄭先生文集卷之四

七

通雖轉易無禁言屯鹽期於開種邊師及兵
商惟力開墾永不報科淺識之夫所謀毫毛
所見眉睫少屬遺漏爭言不利不知舍之以
爲取而失之以爲得夫鑛開則爲母者寧有
已錢通則爲子者又寧有已屯鹽行則邊有
餘粟可緩輸將人自爲守無煩保聚不出十
年市賞可卻此視嚮者之得其多寡大小何
如也非夫大其胸懷明於損益孰知斯不利

之爲利也公體臞多奇骨神采煥發進止雍
容對客終日危坐不懈性警敏善思索當世
大利病日周廻其胷中又熟本朝典故故
所擘畫多切事情當於功實非漫決於冥冥
而庶幾於或然好持論開合縱橫當機中窾
猶之一事也一經齒牙便成膾炙使人醒心
刺骨聽而忘倦惟恐其盡故鄉之大夫士與
其當途聞斯行之不犯所咨於書無所不讀

鄭先生文集卷之四

八

尤喜莊列秦漢諸家言故爲古文辭開大奇
崛如怒浪驚濤駭人心目要之不詭於理有
洞陽集續集若干卷京營奏議三關奏議若
干卷治水筌蹄三卷行於世公生於乙亥年
八月廿三日歿於辛卯年十一月廿一日享
年七十有七歿之日國中士民就而哭者數
千人謂今而後安所得長者之言爲國隱
使無爵闕也守臣以聞得卹典如制

封淑人副李盛子男六人安邦國子生娶恭肅公孫女安仁邑庠生娶都御史羅公奎女先公卒安義國子生娶劉安禮光祿寺署丞娶工部侍郎劉公伯躍女安智國子生娶刑部尚書曾恭肅公女安信邑庠生娶按察副使張公正位女皆周淑人出安平聘南京刑部尚書魏公時亮女李出女二長適順天府尹游公季勲次子庠生曰奎李出次適都御史李公材次子胤焜盛出孫男十二人允位官生允祿允名允壽允元允亨允利允福允履允康允泰允烜孫女四曾孫男二克全克舜曾孫女二安邦等以其年月葬於里山之原本公所自卜浹歲而予銘乃成銘曰天啓大名與數從盈公奮自躬有曄其間差次南銓賢愚襲情帝有戎虞公惟寵臣乃掌禁旌旆聿新均勞外內錫履于參有

鄭定宇先生文集

卷之四

九

皮秉鉞。猘狁其奔。再起兩河。寔惟咽喉。漕道億秬。會彼安流。玄圭未錫。老臣歸國。著書盈車。單詞石畫。衍衍英英。闐反玄宅。銘以貞之。爲示無斁。

嘉魚令玄圃吳公墓誌銘

曩予里居御史吳君。爲豐城令。嘗辱予存。今年夏走使舊都。持所爲本生嘉魚公狀。謁予。銘予慰而辭之。旣予請告。候

鄭定宇先生文集

卷之四

十

音焦山。御史又過山中。申前請。且曰。狐之弗獲。禰嘉魚也。有深痛焉。抑謂是托仁人之言。幾以自解。若其不許。是終無解也。予聞而愴然。故許之。公諱駢。字維毅。世家宜興。曾大父玉爲戶曹郎。玉生經。經有子二。曰儼。曰儼。儼官大宗伯。儼以子馴。贈光祿寺丞。儼娶徐孺人。生公。自垂髫。卽異凡兒。贈君奇之。曰。此吾祖者。必是兒也。年十二。喪贈君。哭踊如禮。遣

家多難。發憤讀書。初授尚書。通大義。復治詩。秋夜篝火。咕嗶不輟。年十七。補邑弟子員。時毘陵唐先生講學陽羨山中。兼授舉子業。其教要使人讀書窮理。以廣識趣。公從之。因博極經史諸書。尤好左氏。發爲文辭。爾雅深厚。當毘陵指門。下士爭下之。自謂不及學使者。試輒居首。凡比于鄉十二。嚮所左辟。多置身青雲。而公竟弗偶。乃嘆曰。季子途窮。馮唐易老。吾命也與哉。旋以歲薦。起家嘉魚令。嘉魚當孔道。四方之使。無日不至。而又所供無藝。以爲民憂。公取而亭之。盡從其省。官無留宿。而亦無煩役。邑濱江沮洳。人恃魚而食。爲舟鮫所浚。多亡。入江爲盜。而邑又無城。不可守。公曰。令之過也。上書當塗。寬魚課十二。而召武吏授方略。跡捕諸盜。又多方營城。不以擾民。民知公務生已。皆自愛。而重犯法。方滿歲。

陞萊州郡倅。郡中雅聞公名。比至郡。人人公。而公已有歸志。曰。予束髮受書。幸一試爲吏。稟素王遺經。見諸行事。于分足矣。且予有老母。安能敝敝然進取是嗜。而忘溫清耶。遂致官去。時公已皓然黃髮。率諸昆娛侍徐孺。人問疾痛痾痒。而抑搔之如孺子。又發篋吟諷。手不停披。或掇管爲古文辭。務成一家言。旣喪孺人。哭踊如喪贈君。遇忌日。聚族而祭。必恪諸吳宗祐弗備。而家乘殘闕。則率宗人創修之。皆有條理。凡家食十年。癸巳以壽終。距生年戊寅。春秋七十有六云。公娶某氏。子幾長某。次卽達可。公命嗣伯氏丁丑進士。湖廣道御史。娶某女。次某某孫某某。正志。己丑進士。初授某部主事。建言被謫。陞禮部儀制司主事。某某曾孫某某。公性冲夷。絕無機智。然揣摩事情。毛髮中窾。與人交。不爲啗。而

真意通。接死生貴賤常見其情。方致爲臣而歸。若去塵網。然繫心當世。或用人行政。有當于心。常喜見于顏色。又懲風會。力挽狂瀾。冠履非經常不御。非垢敝不更。雖細事可窺其大鄉人稱公。論篤君子。豈不然乎。某年某月。嗣子某將奉公喪。啓杭孺人藏而合葬焉。里曰下漳。公所自卜也。銘曰。耕不逢年。或以爲愆。既其爾豐。其崇如壙。亦有令德。百世同藏。我銘貞石。終焉允臧。

鄭先生文集

卷之四

十一

封太孺人涂母陳氏墓誌銘

予自萬曆癸未得請歸。專神內求。一切都廢。而乙酉春二月。年友涂光祿持其母陳太孺人牋乞予銘。予固却之。光祿泣曰。不孝杰之不能奉母終也。吾子所憐也。又不以一言借之。而使虛其誠信。是將使我終不比于爲人也。惟吾子憐之。其何有于不孝。泣逾甚。予悲

其志切。其辭哀。則許曰。遲我十年而爲之光祿唯唯。今十年矣。又申前請。則何說之辭。太孺人姓陳氏。以光祿令龍游滿考。及爲御史

屆

覃恩。再封太孺人。語在制辭。太孺人生而穎慧。父母憐之。深常舉古今女婦懿行訓之。輒記憶不忘。十五歸。贈侍御東城公。贈公方失怙。家計益落。太孺人攻苦茹淡。奉姑陶孺人

鄭先生文集

卷之四

十四

惟謹。陶禮佛。日誦佛號千萬聲。太孺人爲具香水。蚤夜無缺。有所欲施。輒先志迎承。不以無爲解。贈公性嚴重。不輕言笑。太孺人事以恭順。每聞人間禍福之報。輒引以相警。贈公有弟二。冀其立也。倍于自立。太孺人勤織紉。佐之婚嫁。不失其時。與二娣處。相爲啁噓。左提右挈。惟欲奉陶孺人。懼陶喜曰。某嫂當毋吾婦。無慙德矣。故贈公以孝友著聞。學使竹

岡趙公手書表其間太孺人有成焉。篤愛子
姓然引繩正之不少借。光祿同予辛未成進
士。授龍游令。迎太孺人養。既至輒問曰。見爲
民父母矣。視此民信如子乎。光祿不敢對。但
蹶踏奉教。自是緩征薄刑。惟恐有傷。歲大旱
光祿禱之。鞠疾不應。于是囚服步行。望神而
拜。引爲已罪。而太孺人亦率諸婦披髮露跪。
仰天長涕助光祿誠敬。是夜大雨如注。四郊

鄭先生文集卷之四

十五

霑足。其明大體類如此。既光祿選爲監察御
史。偶以事不得其言。乃圖請告。時太孺人方
入長安。不以往還爲艱。三年趣光祿入。尋奉
命按楚。過家省覲甚懽也。而明年忽病。病亟
呼婦劉語曰。見之不及送我也。不將有深痛
乎。吾謀兒矣。婦好爲寬之。遂絕絕之先。口彌
陀弗置。氣騰于頂者三日云。生于正德甲戌
年十月二十五日子時。歿于萬曆甲申年十二

月初十日辰時。享年七十有一。子二。長本省
祭聽選。娶王廷松女。俱丁丑卒。次卽杰。任光
祿寺少卿。以諫止。

皇元子王封。奪其官。娶劉淮女。封孺人。女二
長適儒士程森。次適庠生徐彩。孫男四。紹燦
庠生。娶陳廷煥女。本出。紹燦庠生。聘南京刑
部尚書魏時亮女。紹美聘南京兵部尚書李
遂孫女。紹秋聘進士王士昌女。俱杰出。孫女

鄭先生文集卷之四

十六

七。一適丘曰賢。一適余國忠。一適工部侍郎
徐作子庠生懋功。一適進士鍾允復子師尚。
一適大理寺司務張作子庠生大炳。一許浙
江布政楊一桂子弘受。一幼未許。既以萬曆
乙酉年十月二十四日午時。首申趾賓。葬于
鐵船湖韓家山之原。予記昔日同光祿居桑
林僧房。語予曰。予母貧時。嘗有一老嫗。自其
隣婦生子寒無覆。輒以錢十緡與之。十緡老

罄所有也。予歸而聞之。請曰。庸知非誑乎。予曰。予當時知憐之。豈及此。嗟夫。此所謂不忍人之心也。不計有無。不問誠僞。孟子以此徵心焉。一涉于遲回擬議。雖千駟萬鍾。不及十緡遠矣。彼所謂施不在多。期于拯急。猶第二念也。光祿方有意明心。聞而大省。銘曰。嗛嗛之惠。可以明真。施於孫子。不爽其因。線江之原。山川蜿蜒。安且吉兮。於萬斯年。

御定先生文集

卷之四

十七

封太安人熊母丁氏墓誌銘

丁太安人者。贈工部主事。蔣田熊公之配。今廣西督學副使。惟學之母也。以督學使歷郎署。遇恩封太安人。故稱太安人。卒之二年。督學使得吉壤。萬曆壬午八月廿七日。奉而藏之。三稔已過。具狀屬不佞銘。予仲姊姑事太安人。有年數矣。予與督學使同舉于鄉。辛未舉禮部第四人。予附焉。太安人懿行誠熟。聞

之。敢不唯命。太安人。世豐城人。父涓。望江。母范。孺人。生而端敏。有志操。父母尤憐之。嘗嘆曰。奈何乎女也。及笄。歸贈君。恪循婦則。沉靜寡言。聲不出屏几之間。家人肅然敬之。歸數歲。而贈君逝。方其易簀也。母謹宜人。以身後詢之。則曰。兒何言。幸婦得守。孺子可教也。尋。暝時。太安人年二十四也。飲痛號天。不欲生數矣。念二孤在襁。強爲一食。顧自是重關自閉。沐取潔而已。不以鉛華。永取整而已。不以純綺。惟閔閔焉。望二孤之立也。如望歲焉。自日以幾稍長。卽令就外傳。使者省視。望於道。但問程多寡耳。家之事。一不以聞也。又令廣與諸賢豪遊。問所過賢豪者也。則擊鮮釀酒。聽二孤之所欲爲。甚設焉。時予無知。豈能有補于二孤。猶然比諸他山之石。數往益鮮。於是督學使成進士。叔子亦有聲諸生。

御定先生文集

卷之四

十八

性嚴重少不中所指輒督過之居便室不怡者終日諸子婦相責跪請乃已常曰昔者未亡人豈難一死哉職惟爾孺子之故有如幾微不當化者托孤之謂何故二孤動未嘗敢失節也必以規言未嘗敢失辭也必以理惟人人無間言喜而後可知也太安人至孝初歸時贈君太母揭太恭人母諱宜人皆在堂太安人皆婉愉事之日問安視膳爲常已而

鄭學先生文集

卷之四

十九

諱宜人卒哭之慟至於嘔血揭太恭人卒又哭之如諱宜人令節春秋有事祠下必躬爲脩具無不腆潔兩家子孫至輒厚遇之皆以代贈君也其自奉甚儉予姊嘗爲予母言此於應客不能十一只今拜

寵綸猶冠帔未具但理先代舊物一服之常曰未亡人烏用是故督學使官輒所至並不問方物非其好也性能讓諱宜人厭管鑰則

推使姊氏理之有所不便不見諸色既姊氏從君子官順天經歷太安人理之司經紀井井人於長乃知太安人能而不居也蓋三年而後經歷君歸鄉所贏餘盡封而內之公其長者如此自督學使官京師再如京師官南粵又如南粵比叅滇藩以道遠不往督學使欲留養則趣之曰老身尚健飯無以爲念於是親爲理行李行之日晨起坐堂上送之

鄭學先生文集

卷之四

二十

卽督學使戀戀不能去太安人強顏若不爲動誠恐督學使係念是七月七日也未幾飲食日損遂不起方疾未甚輒命叔子爲備叔子痛不忍應則時時趣之曰爾第爲之昔有日者謂我壽遇易卦乃今果病命可知矣且兒等旣克自樹未亡人有以藉口而復地下所幸多矣死又何求諸孫環跪問所欲言則入爲好語答之或訓或戒甚詳又令諸女

潔酒漿待來弔者言動閒與視死如歸嗚呼
若太安人可不謂剛明耶何辨也子二長卽
督學副使惟學娶鄧氏封安人先翰林中洲
公女卽予姊爲婦能孝不幸先四年死太安
人甚痛之卒之先日猶涕下曰世豈有賢婦
如鄧氏者誠念之深也繼圓石洲羅氏次惟
思娶方封君一奎女孫男七泰徵娶刑部主
事吳子韶女文徵聘庠生喻言興女桂徵榴
徵履徵吉徵未聘並思出獻徵娶尚寶司少
卿王楨女學出孫女一思出適憲副張正位
孫應乾太安人生正德丁丑五月二十九日
亥時歿萬曆庚辰八月二十四日卯時享年
六十有四。刻日者言予憶昔者太安人壽五
十予欲以言慶之未能也已而六十則予新
焉在衰經之中不敢以不祥之名上以爲有
待焉乃今竟銘諸幽能無感傷乎銘曰士

御定先生集

卷之四

五

惟其奇女執厥常惟潔比玉惟嚴比霜彼
鑒之食報自躬
帝曰節孝徽稱靡窮佳城舍傍昔也孰知匪
人之迷神寔秘之惟石孔堅我言可久匪言
之傳其載不朽

明通奉大夫正治卿陝西布政司左布
政使湖山劉公墓誌銘

嘉隆間行省大臣清謹著風節者于吾鄉則

御定先生集

卷之四

五

左使湖山公諱曰材字汝成漢廣陵王苗裔
也在晉爲丹陽族五遷玉山浙制置使允迪
公家其子掃之豫章劉氏在豫章最著其世
家多有故弗論父
封儀部公仕沃母何安人距始遷十四世世
守經術不確于貲而封公益旁落或至并日
食公少有奇慧日誦累數千言不休雅性莊
嚴封公絕愛之恒大言曰吾世當興不尚在

茲公愈益折節讀書。舉進士科。爲韶州推官。治廉平。讞獄敬敏。不鉤鉅。頗多奇中。王相臣者豪也。筒人負之。貸弗償。其收責七人殺而埋諸澤中。守以下。襍治無驗。公臨訊。先三日齋而入廟。夢游大澤。遂召相臣問故。臣言謝甲見知。手書言狀有徵矣。畏筒避匿。公以計捕得甲。謬令書出所言狀質之。皆引伏。則顧謂諸囚若戮人崔苻。而無鬼囑邪。吾且火蒐之。囚遑遽言藏屍處。如其言。竟索獲焉。獄成以

鄭定宇先生文集

卷之四

二十三

上御史異之。自是凡有疑。必以屬公。公務持大體會。有豪計令者。公曰。是深惡民。漸不可長。法之。令得白。居二年。以治行徵。時分宜柄國。子世蕃蔽父。盜竊威福。諸附麗者。多暴貴。別駕某嚴客也。數以語誅公。弗應。分宜問奇公才。謂公族適有仕卿貳者。格不爲台。公

以備詞林。亦故事耳。而世蕃恚公甚。授刑部河南司主事。明年改禮曹。歷遷儀制。儀制故隸諸

王國封邑位號。而一時政以貨成。貨入卽非望。曲法相應。其以故事請。無所操析。律爲煩。惜。燒敗其事。中貴人挾與表裏。公條

上故事爲五約。約諸宗無來。來者視此。且吾在終不以

鄭定宇先生文集

卷之四

二十四

國典輕重。自是稍稍緝矣。而伊王典模事起。模傲狠多端。諸校虎而翼。耽耽攫人。又妄從術家言。墮官民居千。建重城五門。東廠如京師。以當伊洛王氣。都御史張永明。御史林潤。再發其奸。降

璽書切責。奪歲祿。模更多置黠校。訶長安機務。不三日。盡得其要領。意所嫌恨。乃交其賈。而間操金錢。厚遺諸權貴。陽爲居間。陰造蜚

語以齟齬奉法之吏。公杜門絕報。請悉焚。罪如法。夫春秋之義。將而必誅。模爲

國守藩。于。人臣貴富無上。而規取伊洛。乘王氣損國稅。奉死士。意欲何爲。宜用徽王載倫。事寘重典。

上覽奏。怒甚。諸受模金錢者。皆莫敢爲計。竟生廢爲庶人。

詔下。諸權貴無不股慄。側目。公亦以此名

動。錢先生文集卷之四

京師。見爲能斷大事。彊項不撓。雖世蕃亦益詭爲恭謹。長安中貴人。相顧囁嚅。其見嚴憚如此。稍遷湖廣副使。尋視學貴州。遷守山西徐溝路。徐溝直太原東偏。歲中虜北隣。五臺繁峙。礦徒哨聚。犄角爲奸利。諸防秋盡。兒戲爾。公懸格募良家子。是諸伍。令應募者蠲其稅。而躬約車行郡邑。繕城隍。斥亭鄣。置戍焉。

寇弗敢動。會有雲直西如壞山。公以示當事。氛也。而下當靈石。曷戒諸。莫聽。公益治軍。不休。亡何虜果大入。竟陷靈石。留壁二十餘日。以窺太原。則公憫然授兵。登埤矣。一謀袒而華言以入。輒斬以徇。虜遂去。石人相驚。以虜曰虜至矣。則盡邑狂走。莫知所往。巷無居人。城垣相望。若蜂房然。公奉檄往撫之。月餘而定。還請捐一切賦後。石人忘亡。

天子爲嘉勞。錢先生文集卷之四

賜金。三年遷陝西按察使。踰年遷河南右布政使。又踰年轉左。會封公卒。哀毀踰禮。既葬卒哭。有終焉之志。蓋公天性孝友。念何安人。依依居視神如左右手。晚有庶弟。公推封儀部。念如母弟。初以何安人良食。仲在。無虞定省。強起補陝西左布政使。然意恒忍。忍如忘仲死。念乞骸骨益切。會爲都御史。所待。果

追歲覲念一見

天子從容自陳道臨潼疾作乃辛公外嚴內寬性簡峭未嘗以言咲假人宴飲問遺泊如也至造膝語惻誠見顏色恣言極切無所避隱人有過或面折不容退則隱匿故其交初若落落久而愈親持法嚴而不苛自言三爲刑官所決大獄百中獄千而未嘗輕入人罪坦懷馭物約已裕人故旣沒而人思之所至

鄭寧先生文集卷之四

二十七

行李蕭然顧不忘咨詢凡山川險易漕河茶馬遐陬海澨罔不委悉以故所設施咸有條次聲實著于民語曰學優則仕仕優則學公其有之所著詩文八卷晚作名臣記四十餘卷未竟生嘉靖癸未年卒萬曆某年配婁人楊氏以子貴晉

封夫人子三一焜進士行人司行人一煜進士知州一燦進士改翰林院庶士

二嫁娶皆士族孫男女某焜等卜葬漕城

余爲之立銘銘曰

其孰脩之不以世嘗其孰捐之不以國償淮南寢謀黯是用章于以旬宣晉宋齊梁豈無秘密繩直矩方曹原如城君子攸藏

行狀

張母陳太淑人行狀

予山居六年而張學士明成奉太淑人以歸

鄭寧先生文集卷之四

二十八

予與學士脩山中之業數相過從皆得起居堂上而太淑人不以予亾如至則授茶甚也予常滌念專神而享之以是爲報是時太淑人食不用祝行不用掖健矣方一年而眠食驟損又六月長逝嗟夫雖予能亾傷盡乎學士旣卒哭次其行事乞銘大方以貽不朽而屬予狀義何敢辭太淑人者禮部侍郎翰林院學士張明成之母也初以學士

修蒙

恩封太孺人。繼爲南京司業。遇上

兩宮徽號。加封太安人。爲禮部侍郎。進

會典。又加封太淑人。語具

制辭。太淑人。姓陳氏。世居洪都。五桂坊。祖方

伯益齋公奎。父工部石津公冠。俱以清德高

行。列祀學宮。母張氏。則前學士東白公孫女

也。太淑人。生而穎異。三歲舉止如成人。方伯

補定先生文集

卷之四

二十九

公口授孝經。丙則列女傳。一過輒誦。方伯

公每出讎。雖夜分必端拱候迎。爲常。方伯公

特憐之。占祿命又奇。故於婚姻爲兢兢。惟是

太守南州張公。與方伯公雅故。又目異。贈侍

郎來齋公。有奇表。遂許字焉。蓋十八年而于

歸。贈公實庶姑。尤淑人出。嫡姑江淑人。是時

子婦皆壯矣。人多謂太淑人。席貴介。於婦事

宜。所省而太淑人滋益共。怡愉靜莊。聲不

踰屏几之外。事兩淑人。婉順無二心。具得其

懽。雖兩淑人逾吻。嚙增於往。故南州公以下

皆大喜過望。稱少婦賢。不去口也。江淑人逝

則兄弟離析。有年矣。太淑人泣曰。予生事之

未敢有異也。忍以死異吾心哉。盡出所有佐

費。區畫井井。亡悔焉。時尤淑人亦春秋高矣。

贈公遊南雍。五試不偶。太淑人從容說曰。以

君子其才。非奉大對奚以自見。雖然。姑老矣。

補定先生文集

卷之四

三十

忽於不可復。而覲其不可知。豈計也。人子所

以顯親。亦多路矣。何必是。且孺子幸可教。薦

褻待豐。其在斯乎。贈公悟。遂謁選授光祿署

丞。以歸。太淑人與贈公。日依依。尤淑人膝下

肥甘輕煖。手自進之。疾輒以身禱。復乃已。比

卒。喪益虔。故尤淑人居。恒願報太淑人也。壹

如古崔母所願。新婦云。贈公兄弟友甚。而太

淑人在。娣姒間。亦過自婉異。務接慇懃。南州

公謝世。家人多主分。太淑人從中調和。不吐。潛析其萌。贈公以太淑人大體當析產。遂一意推讓。田疇取其确者。屋舍取其陋者。器物取其苦窳。臧獲取其擁腫者。知太淑人固願之也。事贈公。式相好而不爲昵。贈公故急人之困。又不問生產。家益落。至假屋以居。太淑人拮据節縮。遂有蓋藏。而贈公歲時有所燕享。問遺皆得如意。亡所窘。舉子女纔年。

鄭先生集

卷之四

三十一

三十耳。自是輒以莊見。日相與掃地焚香。誦黃庭金剛諸內典。用相警發。既見背。哭之慟。曰。天乎。柰何喪吾友也。只今往往談其事。輒爲墮淚。誠深念之。諸子競爽。贈公心知非。凡不問。而太淑人轉嚴。稍稍失意。指則督過之。不少貸。戊午學士魁鄉書。戊辰成進士。授官詞林。迎太淑人之京。太淑人三子兩女耳。是時仲季皆有聲諸生中。兩僭或歲薦。或成進。

士斯亦奇矣。而太淑人不色喜。且促學士自攝學士。遂以甲戌乞假歸。而乙亥尋召補經筵。日講。又奉太淑人以往。太淑人問曰。何以謂經筵日講也。學士斂容對曰。經筵之講。有時。日講。日日講也。惟寒暑不輟。要以遠引昏明。多陳善敗。披露誠悃。光大聰明。亡有異焉。太淑人曰。如此乎。兒勉之矣。節春秋數蒙。

鄭先生集

卷之四

三十二

賜賚。則太淑人愈不自安。呼學士曰。兒等何所報稱。而勤。

上優念如此。一飯之德。古人不忘。矧。

天高地厚乎。兒勉之。故學士每直講。則冥心。

北嚮。佐學士精白。惟幾。萬分一得當。

上心。講罷。則迎門而問。無憾。而後卽安也。於。

是學士在講筵二年。庶無罪悔。會江陵張公。

起復。與同列謀救言者。尋轉南京司業。時新。

安許公亦以講官轉南祭酒人皆詫之而太淑人則謂學士曰人臣奉職官下顧稱不耳安論南北兒子亦未聞先君子之言矣昔遊南雍謂奉司成儼神明焉顧不重歟由兒所稱許公長者蘭以爲薰有餘馥乎學士遂奉太淑人南二年甚適值學士有子女之殤則又促學士疏

請歸而爲齒牙所猾辛巳京察學士竟不免

鄭定宇先生文集

卷之四

三十三

人愈詫之而太淑人顧愈自如壬午予奉使歸所親覲也已

上用言官言起徐州同知隨轉尚寶司丞一時弓旌四出巖穴幾空人矣太叔人乃頻蹙曰滄桑倏忽不意老眼見此盛衰吾老矣不能偕行也此豈世俗猥以便已論事哉學士雖獨行時時念太淑人不置而太淑人亦念學士因復就養時學士爲國子祭酒矣太淑

人見之駭曰兒今衣紫紵金珥兒之幼也乎惟其疾之憂豈及此勉之矣乙酉轉詹事掌院事又轉侍郎教習庶吉士又蒙

恩貤封三代給二品俸學士上世多陰善人曰復哉復哉未艾也而太淑人則謂學士曰自我爲汝家婦雖多貴未有今日也物忌多取能無懼乎

主恩不易酬無亦惟是進退禮義勉持末路庶幾不至殞越於下爲

鄭定宇先生文集

卷之四

三十四

天子羞亦所以報也學士方休沐聞此言也輒四疏乞骸骨得

請乃已而歸席未煖戊子冬復蒙

特召太淑人則又督學士再疏以辭前學士居京師嘗傍長安道葺爲似樓每太淑人倦則令婢子奉而寓目以適其意然太淑人望見

宮闈。敘祗肅容。祝。

清血

聖人萬壽及歸。且卽板輿矣。又。學士一登。如前祝。謂學士曰。自是君門萬里矣。遂泣數行下。學士亦泣。蓋自太淑人在京邸。無一日忘歸。亦無一日忘報。其曉於大義如此。太淑人以禮自律。戶以外。不輕置步。所御中衣。躬自浣滌。雖左右婢子。不獲近。其所侍左右。亦時時引繩墨督正之。有如言笑。毛髦不然。輒終身出逐。不收矣。故內外斬然。不人人自飭。而性又堅貞。無論言可復也。雖心所自盟。終世不渝矣。其待人輒復平恕。口不道人是非。自知其過。則亡務以其失窮之。衆叢其惡。則亡務以其類指之。常訓學士曰。人須是存天地父母之心。謂是廣大且真切也。素好施予。聆戶外號啼。輒推哺之。尤矜貧病。市藥物。時時布。其聽視所及。則又數使過。以賂以。

御定先生集卷之四

三十五

薪米不懈。舍旁道潭。往來趲起。乃脫簪珥。繕治之。行者歡誦。常命學士曰。予聞君子非使自腴而已。

主上賜金厚矣。宜置義田。建祠堂。以收族餘者。以賑平人。亦所以彰。

君賜也。學士義至高。由太淑人言。亟奉行。惟謹。又戒飼六畜。非賓祭不殺。蓋自贈公歿。素食強半。而癸酉歸自京師。舟中晨起。聞宰殺。

御定先生集卷之四

三十六

聲。嘆曰。是尚忍啖其肉乎。遂勅斷肉。孟針盤蔬者。十有六年。子婦跪進甘旨。冀助衰。宛求終不聽。其羽毛螺蚌。每歲必鬻百億。縱之以爲快。平生嚴祀事。春秋忌日。案盛必親。卽非本生。亦使使掃奠。不輟。曰。是由先君子之道也。昔者歲時乾餼。未嘗敢不進也。今而遺之耶。性最敏慧。贈公及學士與客語。常從屏間聽之。輒等其心行。及所受享。後皆不謬。宗有。

大政就而決之。悉合正經。雖常學問。習人者聞之。亦謝不敏。又善記存耳目所覩聞。數十年。毛舉而塵數之。若一二三四之不棄也。故贈公常指以爲腹藉云。工女紅。多出人意。族婦女。

疏餌出太淑人手。

味輒甘脆。出它人手。雖如其法。亦卒不似也。太淑人謹事佛。不爲福利。以學士平常開說。參以所誦內典。亦時時習坐。冬夏蕭然一榻。

劉學先生集卷之四

三七

一日坐久。遽呼學士曰。予今不知有我。不知有人。此何也。學士徐問。怯聲否。太淑人曰。不也。學士曰。斯氣定也。自是坐必及此。而後罷。頃病雖久。言動甚辨。臨終奄若靜臥。逮入斂。肢體柔如生。豈非定力使然耶。太淑人生正德甲戌。六月二十六日丑時。歿。萬曆己丑。六月二十日酉時。享年七十有六。太淑人春初偶一顛仆耳。亦不扶而起。然意遂忽忽不樂。

劉學先生集卷之四

三十八

每戒學士無遠出。學士以此遂懷深疑。然予嘗請見。則動止問答。無改於其舊。予退而語學士。謂是適然耳。尋當起。竟不起。則先固有不言而喻者耶。學士哭曰。往嘗小不快。則私誓曰。乃今必有以自盡也。既愈。則又無加於往。但以爲百年耳。今已矣。於是哭盡哀。嗟夫。既百歲。誰無悔哉。誰無悔哉。惟是太淑人懿德。不以生存。不以死。斯足自廣也。予謹次其實。不敢加飾。惟太君子采而章之。庶慰曹氏封淑人。次佩光祿寺署丞。次化詹事府主簿。長女適葉懋。任歸安教諭。次女適趙來亨。戊辰進士。任高郵知州。太淑人平生止五孕。皆成立也。孫男九。大欽。大齡。大厦。大昇。大興。餘幼未名。孫女十。俱嫁字舊族。

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致仕敬王先

生行狀

先生督學時。予洎今大學士。洪陽張公。最被遇。辛卯冬。門下士。謂先生屆七十。謀使使奉觴上壽。推張公爲文。而屬予奏記。其言不同。則具以朝夕還。

朝。豎立還鉅爲祝也。使未還。而計至。詎勝傷。盡乎。其孤水部等。持先生年表。將北走燕。請銘張公。而徵予狀。予雖不佞。其又何辭。先生

鄭定字先生集

八卷之四

三十九

諱宗沐。字新甫。別號敬所。晚更號櫻寧。本周王子喬之裔。其先世祖燠尉僊居。貧不能歸。因家僊居。子貴再徙臨海。今遂爲臨海人。數傳生蒙。元末教授衢州路。稱儒者。三傳爲高祖穩。江西南康守。復授汀州。前後守九年。而清操亦如僊居。穩生縝。縝生東。堃公景積。景積生聯峰公訓。是爲先生祖。稱皆以先生貴。贈御史中丞。聯峰公娶于鄭。感異徵而先生

生。自幼穎敏。七齡從東堃公授讀。一誦輒不

忘。十四工屬文。千言立就。自是試輒冠其曹

偶。弱冠舉嘉靖癸卯。麟經第三人。甲辰進士。

宮允白崖秦公。方在詞林。卽其館。館甥焉。謁

選得刑部主事。日與王元美。李于鱗。諸君子

肆力古文詞。元美嘗曰。王生耽耽虎視。力追

古人。蓋傾心深矣。而先生不徒工古文辭。殫

精法比。出入惟恐失律。霸州惡少七人。殺越

鄭定字先生集

八卷之四

四十

人于貨而一入逸。至京爲緹騎所捕。其六人亦相繼覺。有左驗矣。會械送對簿。而先一人復跳而逸。獄久而不決。有

音切責理官急。郎中仰屋嘆。移疾臥閣耳。先

生攝其事。卽目白元輔夏公。抵曹。命一隸衣

敝絮而伏墀左。趣召六人。墀右伏。厲聲曰。某

已獲復何辭。六人但見墀左叩頭狀。相顧駭

愕。盡吐情實。獄始具。夏公喜。謂大司冠眉公

曰此即它日令僕才也庚戌擢學政。學政公念粵西在萬里外。雖文物不比中土。然雅魯不惑于多方。猶易與教。乃脩宣成書院。令誦說其中。且檄江右經生若干與居。士于是靡然顧化。彬彬質有其文。甲寅參議。東丙辰復以副使視江右學政。雅知江右士率務學。可與裁。乃作諭志檄。相警發。尋葺陽明祠。創正學懷玉書院。修白鹿洞。每

鄧定宇先生文集

卷之四

四十一

試事畢。輒引諸生其中。揮麈談義。更端質問。如響答桴。嘗爲諸生論格致。謂物合訓欲。蓋知因欲蔽。去欲卽知至矣。晚近學者。不本姚江之旨。專主見在。以善惡皆性。任起僇滅。而不必除惡。在爲明明德也。此其義淺深。各有所指。期以挽虛見而務真修。有功姚江不小。所取制義務在博雅昌大。遂于理而雄于氣。其所高等。十九起家。常以此別人心術。及終

身所就。燭照數計不爽也。又嘗臨生舍。稽其私課。諸生左右侍。見其目。十行俱下。其手筆常不及其所讀。然墨跡疎密。視所臧否。毛髮不謬。蓋五官逆用。斯亦奇矣。已未晉大叅。念漕儲煩猥。吏胥借而塗民耳目。非先簿正。不可。因蒐倣宗祿水利。兵實險隘。細及陶冶之屬。咸括其要領。作七書。行善而備敗。犁然指掌。至今稱便。庚申權按察使。獄獄廉平。景藩

鄧定宇先生文集

卷之四

四十二

由豫章之國。矢端索輓。夫不如數。不得去。有司患之。先生曰。是駭可紿而走耳。乃陽啖以夫直。而陰令衛師。挽王舟行。從舟不能緩。遂巡去。而有司獲省費。以數千計。亾何。流賊薄永豐城。官兵不利。戕殺憲副。所在騷動。先生時晉右轄。討賊故非其職。而奉臺使檄。毅然請行。賊素憚先生威名。聞師出。棄城宵遁。先生惟賊逆節顯著。卽遁不宜置不問。左部署

尾其歸路。將盡殲焉。而遷山西布政。以去。言州士民遮道留爭。持牛酒犒師。語詳太史羅文恭公紀中。先生以左轄入覲。念山西歲祲道殣相望。草疏請寬征輸。更乞留河東新增鹽官錢。給宗祿。蓋反覆數千言。讀之可涕也。而有中先生蜚語者。竟用此論調粵西。先生辭不獲。單車馳往。已聞封翁眠食乍損。趣歸子舍。歸則二尊人顧無恙。朝夕承歡。甚適也。以其暇。讀宋元資治通鑑。丁卯居封公喪。執禮悲慕。如少孺。服除起山東左轄。時河水泛濫。漕艘多損。羣議開膠河。先生謂此第令費財耳。必罔功。議遂寢。因條海運機宜。上中丞梁公。梁訢然曰。社稷至計。不圖今日從。王先生得之。命以粟試。行直達無壅。於是當事者知先生力可辦漕。卽山東拜右副都御史。總治河漕。故事二月兌軍。比舟入河。正拍日稽

天之候。宜無幸矣。先生乃爲蚤運法。以冬十月開兌。正月渡淮。五月則責令盡數渡洪。運始無虞。先生尚念河決無常。而海運業有明效。乃上疏直陳三勢。疏入報可。始設官造船。遣三百餘艘。自淮入海。三月而抵天津。會明年。運官不習海遇。颶風漂沒七舟。而人復爭言海運不便矣。先生謂是非常之原。難以口舌爭。自疏請罷。猶上海運詳考。及漕河指掌圖。曰。臣心力殫。是矣。予嘗問先生曰。海運信便。予惟邦畿千里。惟民所止。非直數十萬軍也。其所資藉。非直數百萬米也。藉令海運行。而粒米無損。可廢治漕乎。先生曰。漕不可廢也。顧予非爲目前也。茶城以北。泉流如帶。卒有非常。掬土可淤。計將安出。故宜習知此途。幾異日倉卒。不至無策。卽人亦知予有痔。不必以漕爲奇可居也。予故曰。主於河而協以

海萬全之說也。以此知先生將茶徹桑。慮至深遠。非淺近所窺已。乙亥稍遷南工部右侍郎。改工部。尋進刑部。左侍郎。奉

璽書閱視宣大山。西諸鎮邊務。閱邊之遣大臣也。實自是年始。故事。閱臣皆按冊籍。取文具。粉飾而止。先生獨自惟

簡命。不可虛辱。且俺酋新款。士心易媮。脫有

後虞。各將誰諉。爲憑熊軾。周歷塞徼。務得長

筭。且圖說以

四十五

聞。中間謂撫守戰三者。提衡同。而三鎮形勢異。宣府撫七而戰三。大同守一而戰九。山西撫三而守七。皆爲要論。然先生本謀。實主戰。嘗語予曰。子謂虜不可殺乎。予未及應。先生張目搖首曰。可殺也。吾畏虜。虜亦畏吾。及是時。日討軍士而訓之。阜其財求。而利其器械。自度可戰。因以卻市挑之。少有欠且。執義以

往。雖犂庭掃穴。豈難事哉。予聞之。爲生氣然。亦以此知先生非以不教民戰也。俄有鄭太淑人之訃。徒跣急歸。

上深加悼惜。命所司斥內帑三百緡。佐葬。公頓首曰。

天子以具臣之故。施及其母。恩澤渥矣。具臣有先子之首丘在。無容再費。

君賜不敢隱。願奉帑金。建遷祖僊居尉祠。又

鄧定宇先生文集

卷之四

四十六

以其餘置義倉。餉粟以贍不給。爲義塾。課子姓。曰。仁親睦族。于此乎在。夫疇非

主德哉。公雖家居。實負東山之望。辛巳大計

持論之臣。以意逢執政。多及睚眦之卻。雖以

先生不免焉。先生聞之。笑曰。自予登朝。恥趨

變化。抑惟是浮雲視之。任其聚散。今備位九

卿。未行。踰始望矣。亦又何求。尋構畸園。自怡

足跡。不涉公門。當道至者。枉車旂數存。率以

病謝常葛巾野服行田間卒然遇之不知其貴人也晚畱意二氏有悟則往往遊方之外東南諸名山無不有車轍馬跡焉間且誅茅結小廬其中幾所謂異人者一證之也三子先後成進士且各用先生經爲省名魁子孫鼎盛海內無二而先生用此爲兢兢常語子孫子曰如天之福懼以承之猶或有替有如桑至盛不返道理而世俗自恣損其先聲此適

聖學先生文集

卷之四

四十七

足明奪其鑒而益之疾也何福之與有以故諸昆季朝夕敬忌敷歷中外休有嘉聞則被服素也先生朗識雄才睥睨一世於書無所不讀讀輒究其微於當世之務自宏鉅及其纖細無不明習卽身所未經其山川險易閭閻利病皆能詳其事實如數一二三四故盈庭之議每以片言析之常屈其坐要非臆對矣今雖官侍郎猶爲未用也雖所至輒效猶

聖學先生文集

卷之四

四十八

爲未盡其長也間下士徐尚璽常以先生久抑爲恨予曰何必速爲而尚璽不予是也曰惟幄之臣坐而論道其用在識識故宜老奔走之臣起而作事其用在力不以壯時令布四體乃其衰耗力不稱心用無益矣予聞而去所爲謝不敏由今思之尚璽亦自謂也庚寅尚璽卒又二年而先生卒其同負才名萬司馬亦以是年卒如三公恐不可不謂齋志以沒矣予閱臺省薦牘未嘗不年年引以爲重則公論可槩見也然竟難一起豈誠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耶嗟素已矣余撮其大端稍爲詮次以備採擇它細行自有年表不具述先生生嘉靖癸未某月日歿萬曆辛卯十二月日享年六十有九配秦氏封淑人丈夫子四長士崧卽水部次士琦福州知府次士昌某縣知縣次士業以先生考績蔭太學生女

二長適太學生某。秦出次適邑諸生某。側室某出孫男十一。某崧出立鼎立程辛卯舉人立準琦出立隆立弼昌出立基立象立垣立輔立臯業出女四曾孫一宜穀立鼎出。

刑部侍郎楓潭萬公行狀

萬司寇予先大人故知也。先大人坎壈不遂居常念窮交時時爲予小子言司寇君子予近從長公學憲修理性命數侍公起君丐其

御定先生文集

卷之四

四十九

餘論又知先人當日獨觀其深所謂稱許不謬公逝矣長公次其平生乞銘能文之士而屬予爲狀嗟夫非予小子誰狀焉公諱某字懋卿別號楓潭其先蓋新建人而宋建炎中處士禎始徙南昌之東溪其後國輔沈鷺有大慮因元亂不仕部勒民爲捍禦鄉以此完以兄國寶子玉中爲嗣玉中孫曰景星星生必昌昌生廣載有隱德吉水羅文恭爲誌其

墓娶同里傅氏生公兩世以公貴皆贈侍郎及淑人而公生穎甚五歲傅淑人歿以雞骨相瞽兄憐踊無失禮弱冠補邑庠受東越良知之學往來白鹿洞中與名賢參決疑義而時食貧歸自館輒操耒耜有事田間常與兄桔槔行汲手不停披故督學試輒高等聲稱籍甚辛卯舉鄉試謁歐文莊公文莊問君子無入不自得所得何事公應聲曰自得又何得也文莊大奇之自是一意收歛常求所謂自者戊戌成進士除無錫錫故稅邑而閭閻詰猾胥避繇不可問公心知之當三老庭謁出不意投寸楮令互書大姓等差三老相覩驚愕業已迫不敢不書公于是籍記而曉之之一邑肅然又畫丁糧一段冊繇與力穡勤簿實廉如念簿與民便畱簿如必以媒孽爲可馮而謂令不信何以令爲令甘同罷直指

御定先生文集

卷之四

五

愈益怒。公尋解印綬置庭中。趨而出。或勸公委蛇。公曰。御史不知耳。知而蔽之。誰則無罪。苟逢

上意。而故違隱衷。予不能予。世世業農。有田一廛。足備饘粥。有敝廬。足蔽風雨。何必官爲。直指知公不可奪。簿竟全。惟公重自脩。又重人脩也。去之日。行李蕭然。老小扶持。車轂至不能行。蓋向之爲錫者。非染而不自好。則往

聖學先生集

卷之四

五十一

往。以意氣摧折之。是以民重足一迹。而甚者多持論短長。公皦而不滓。又務以平易近人。故公知民。民亦知公。知已莫不操誠以求。卽事而訴。不爲牽連。亦卽訴而剖。無復文墨堂階。設而不隔。吏胥具而無用。油然而一家長爲理耳矣。故公自歷官四方。及歸田幾五十年。時時深念錫而錫父老故舊。亦歲致米。麻布履。不絕。或官汙右。卽先後不相逮。未上。愈不

憚。先是

上以人臣不當稱制。改總制官名爲總督。公疏偶忘之。遂執此詰報。奪俸朞月。蓋南垣自進賢恭肅曾公以來。直聲再振矣。滿考遷山東。叅議魯國有獄不決。公至立辨之。河決城漕。都御史謀徙城漕。公不可。河尋平。護漕出寧陽。間歲饑。民苦兌。皆携老穉釜甌。鳥獸散。公驚下車問故。爲好言勞之。遂便宜發他倉粟。及贖鍰。抵其兌。民得復業。庚戌秋。虜圍都城甚急。大司農謂公材。

聖學先生集

卷之四

五十二

奏令給宣武等門虜退。進福建副使視軍政。公與清軍使者雅故。因議清之爲言也。詎徒清有。亦當清無。今籍中猶存洪永中名姓。豈非其世絕而無尋乎。槩而求之。徒亂雞犬。故予私心。謂宜徑釋此弗問。使明知意在覈實。雖有易清也。使者是其言。八閩之民。如解倒

懸曉近分部不用老成而新進焉。比謀曰：吾耳目也。然憑藉甚異。曰：是何祥也？變豈出穀下乎？廉之信然。以白都御史。城中戒嚴。賊思夜縋城出。格殺之。散其黨。拜南都察院僉都御史。提督操江。聞。

命卽行。僮僕三人。圖書數卷而已。先是南都倭亂。濬議水軍。公爲法陰汰之。江。

介以安。進右副都御史。總督糧。南京入罷。

督儲事歸大司農。庚申兵變。上下驚疑。臺省因。

奏復憲臣。尋以公往。公念人情不相遠。使奉空腹待斃。而不望其上。勢必不能。故日與兵部尚書襄敏李公同心協謀。用足食爲務。一切文移。瑣屑皆身自子細裁察。賈豎困于和。六哄幾亂。公撫定之。

奏復故條。又上便宜數事。

請節制以嚴督課。量廣表以給任負。第運以叙收納。杜私孔以優軍屬。稽出入以覈倉庾。立解額以銓負役。語具中和橋碑。自是餉舟相屬。軍食足而威信明。公有力焉。進南京刑部右侍郎。尋改刑部。治獄多所平反。公久回翔在外。幸依。

日月之光。深思竭知。畢議究其發揮。庶幾報稱。十一而義有所不敢出。乙丑遂致仕。蓋司。

馬南溪丁公。參閩中也。適別出。一日直指莊語。藩臬曰：予與諸大夫共事茲土。雖斤斤引。

繩度量。以肅官常。猶懼不勝。丁大叅不深惟承流布和之意。而弁髦節制。委官行縣。其若擾民何？旁有應者曰：誠擾矣。公雅不欲媚人短人。又業知其事。則正辭對曰：丁大叅而誠委官。敢言弗擾。然大叅實不委官。直以開府有遣。而附行文書。此在遽可復也。直指色解。

目公曰。必是故也。旁應者大慙。御史有謂公督府者。絕馳道上。公曰。非故也。郤之鞅鞅去。曰。衆辱我耶。而在刑部。眞定有妄男子。殺其父兄妻嫂。而欲自殺。撫臣以當大辟。下部覆覈。公察之。實中狂藥。因謂尚書。是夫一日而尸其類殆盡。不忍益也。而郎中包某。業心疑之。奉公言改。

奏得減死。同官自是大望。公而會分宜敗。舉朝以世蕃大惡。不宜完軀保妻子。又度無可

激怒

先帝。于是臺省競論世蕃不軌。章初下。公私語同官。世蕃擅威行賄。濁亂

朝廷。蒙蔽

主上。使楊沈諸君子。不得其死。卽車裂。使手足異處。未輸公憤。顧叛以爲詞。則名尚未正。反令兇豎有言耳。時同官方欲以煅煉文致。

稱當事微指。又恐公有違言。遂嗾南臺銜公者。糾黨設詞。論公不當在位。而向同官閩中受慙者。于是出險語。初華亭執政。以分宜在事。鄉之人類多背繩違會。得希非次之榮。而公入仕二十四年。歷官皆遠徼。又以耆老久次。僉御史中丞。皆故事所希有。謂公義至高。故首援之。以明示天下。爲人臣。不當有所附離。然不勝浮言所惑。又公求退甚力。不爲一語分解。遂聽公去矣。公歸絕不言。所以里中子或從四方。得所以擠公者。公皆不知。卽以人言知之。亦不以係念。直曰數也。公廉隅自飾。出入二十八年。不能大增于往。故所居見稱述。予嘗從學憲問南臺所以彈射公何事。事有其端。無有。則大氏謂官左轄時。其大同收支。有以自點。是前所謂出納在郡。而司不得問者也。以歲之不時。焦心圖之。而計不得。

出此。則安從歸私橐哉。自古諧人者。往往無而爲有。白以爲黑。然猶聞其語耳。已仕京師。見劾許孟中吏部疏。謂其事繼母不孝。卒以外謫。及與孟中朝夕。得起居。其大人則許實無繼母。今又聞司寇事。是無兄娶孤。何必往昔。則世之白玉青蠅。黯天而不獲昭雪者。豈少也哉。豈少也哉。公事父最嚴。不敢失尺寸。奉繼母李得其權。每有過從。李輒使使迫還。

神定先生文集

卷之四

五十七

如不能須臾。雖倚間之情。不切于此。兄託弟瑞鄰。及老無間言。遇族黨以恩勝。力所可及。不以無爲解。性恬澹。寡嗜好。居恒布衣蔬食。若儒生。官閩貴山西八年。未嘗携家舍。嘗經清源。蕭淑人爲公置侍兒。從燈下望見閒雅甚都。意必良家子。輒遣之。不問其直。常以武侯寧靜致遠。澹泊明志。書置座右。此其操與今子若孫。馳道德之塗。遊經史之園。卽奕

世榮華。約而不侈。則服習深也。公肆力學問。苦心甚嚴。凡所可否。寧違衆不肯違心。故所至務正言。數犯當事之顏色。然曾次希夷。無纖毫畱滯。四方學士大夫。間至其廬。或以文章。或以事業。或以氣節。多矯矯自喜。見公不覺自失。惟是偕來之衆。而公絕無有。是以訕公晚喜。讀金剛圓覺諸經。恍若有悟。謂學憲曰。此吾儒無聲無臭註疏耶。何相似也。常坐

神定先生文集

卷之四

五十八

小樓中。終日靜默。卽子孫定省。不道一辭。往往設爲不必問之語。以當响嚮。若曰。是日霽。是日風也者。以此見公已無事于心矣。公故海鶴之姿。近緣內攝。浮氣盡斂。肌骨清瑩。嘗扶杖遊行樹間。碧眼芒眉。輕身緩步。望之眞神仙中人也。公且沒。謂學憲曰。孟子平時道性善。不若曾子將死二語。何也。非言善。是心善也。非心善。至此見性善也。人非及此意。念

紛飛。安能知之。學憲請曰。大人只今如何。公曰。但覺宇宙。總一恬靜氣象。卽西方何必苦立名色。明日命移榻中堂。又明日書學憲手。卽是今夕。至期沐浴。衣冠就席。俄頃而逝。嗚乎。卽是以觀公。真可謂自得矣。君子哉。若人先大人豈虛談耶。學憲泣謂予曰。先君仕際昇平。無大勛業。乃所自立。實不敢媿古大臣之心。學求爲已。不標名目。乃所自得。實不敢背古聖賢之旨。斯實錄也哉。予因次其所述。不敢加飾。惟

聖學先生集

卷之四

五十九

大賢君子采焉。公沒于戊子閏六月二十七日。未時。距生乙丑三月十二日。享年八十有四。計聞。

天子下公卿議。得賜祭葬。配蕭淑人。先十年卒。蕭淑人生二男。廷言。卽學憲。娶鄒氏。封安人。廷寅。官生。娶熊氏。恭肅公弟。知州某女。女

二。一適廣州府經歷吳輝文。一適禮部郎中貫溪葉公長男庠生任。副顏無出。副劉生廷謙。庠生娶劉氏。廷讓娶辜氏。女。一適豐城袁知州子國台。孫建章。建鼎。建昇。建易。建鵬。俱庠生。建崑。已丑進士。建勳。建喜。建垣。建恒。孫女二。一適豐城按察副使吳齋涂公。孫庠生玠卿。一適右副都御史洪溪衷公男某。曾孫男敬元。敬兆。敬宗。敬允。敬守。敬熙。敬美。敬宇。曾孫女三。俱幼。

聖學先生集

卷之四

六十

傳

李侍郎范淑人合傳

李侍郎諱素馨。字德夫。世居西昌之宇江。范淑人。出龍潭右族。以子尚書蟠峰爲南兵負外。遇

恩。公封奉直大夫。母封宜人。尚書遷工侍。滿考。竝加今封。語在制辭中。公蚤失怙。免喪歸。

淑人。公雅丈夫。而淑人婉孌有內行。故相得甚。然不爲昵態。淑人在養。相與嚴事之。得其權。公同產四。雖分爨。猶然合食。淑人輒躬理饋。務潔豐。在姊姒老無違言。如其兄弟。已卯。逆濠奪民產。里中結約拒之。濠用左右言。誘公爲質。公聞間行走西山。公虞大器。未知所視。又幸有菜婦。遂誓終隱。予大父松岡。時以僮僕有聲諸生中。濠介邑子某以爲僞衛使。大父義却之。亦走匿。會濠尋敗。以故具復。公爲諸生。嘗從日者卜。日者曰。先生疑非第也者。然貴當列卿。善自愛。乃公故嗜學。殖思以自見。淑人又從臾之。每脫簪珥佐費。故業愈益。工督學使者。試卽高等。乃場屋試。卽奇。嚮所稱亞等。多起家。而公卒用才困。是時侍郎淑人。已大奇尚書。常以自廣。今卽困。吾子必爲庚子。尚書遂魁鄉試。辛丑成進士。授南曹。

欽定四庫全集

本集

乃公及淑人實深覲之。官中所須。率時饋遺。嘗就養。公知尚書能。尋歸。淑人逾年歸。尚書上觴以奉金爲壽。淑人領之。尋私置尚書書笥中。詰朝江浦語尚書。而後知前故領之也。涕不禁。憲楚臬又偕往。尚書折獄多平反。惟是刑故無赦。幾民重犯。公心知之不言。淑人歸。又誠尚書見。持法宜欽恤。柰何多撻人。尚書途不多撻人。惟其守濟南皆不往。則又移語官下。勿以兩人故製服物。故尚書益獲斤斤廉隅。若節春秋。數使往朝。並不入方物藉手。公嘗醜世之人。酣聲華而戚戚其苑枯。自號醒樂。若曰予醒故樂也。故從受命。未嘗上官府。或侵其居北偏讓之。或侵南偏。又讓之。而淑人亦不謂迂。嘗曰朝暮之外。卽長物。皆中公意指。公故獲自喜。乙丑晉封。公率淑人北首謝。

欽定四庫全集

本集

天子。紆金衣紫。信如日者言。君子曰。非獨
舉許負能也。卽途之人。業知善應。有今也。公
蚤歲僅病痰。乃五十治棺。六十營葬。所庶幾
哉。通夜旦。故其神王。其虛至。卒之日。夷猶堂
上。斯其如歸歟。又十年。淑人逝。亦起坐。指使
不亂。嗟夫。何始終酷似也。惟是公最簡易。多
脫略於事。淑人佐以周慎。故內政斬然。子婦
藏獲若矩若規。斯其相成焉。諺有之。期年樹
穀。百年樹德。李氏之榮昌。豈偶然哉。鄧子曰。
予嘗在事。聞縉紳之士。不得於心。多借辭其
大人。私心怪之。雖然。容有矣。考信前史。本父
母之訓。僅十一。卽有之。容詎同指耶。雖然。石
氏誠能子。徒逡巡畏謹。不聞榮伐。延年。慘刻
至大傷其母心。以此。又知顯揚爲難也。語曰。
子不能得之於親。親不能得之於子。其斯謂
歟。嗟夫。若李氏。豈可謂非天哉。豈可謂非天

欽定四庫全集

卷之四

六十三

哉。

祭文

祭張子蓋文

諱應元號春臺辛未進士
南直隸徽州府休寧縣人

嗚呼痛哉。子子蓋遽舍我耶。子病居山中。嘗
兩月不通問。子蓋輒督過之。曰。子能忘物。寧
能忘我。然子實不忘兄。兄今乃能真舍我耶。
予初與子蓋遇也。蓋傳臚之日。闕門之東。時
在衆中。兩相許矣。嘗從兄出東門。偶論管鮑
予曰。此其難不在鮑。而在管。彼不遮飾其情。
而甘以其身受人之知。此爲難也。兄曰。子有
意焉。予未荅。遂各上馬去。自是十有八年。或
合或離。予不能爲夷吾。兄必曲爲鮑叔。知我
病。則供奉之役。常代其勞。知我貧。則節春秋。
供其匱乏。又以壽母爲號。使不得辭。知我憂
生。不在形骸也。數以好言相慰。不以我爲不
達。已卯之會。驟謂予曰。予近見一先生像。其

貌酷似子。其年望八。子無慮也。知我不爲可
比。則是非可否。不求必同。不以我爲執。知我
意有擇。雖襍陳別家書。細而讀之。不以我爲
支。知我有老母。卽依依于舍。至虛國恩。不以
我爲固。蓋骨肉之恩。而道義之好。悠悠百歲。
永失弗譖。柰何遽舍我耶。嗚呼。兄。昔時
洞知大計。常受事靜悉辦。斯亦足明其能矣。
然人有片長。其心好之。又樂稱之。常曰。使國
有人焉。何必我。則所謂其爲人也。好善。不切
于此矣。本其意。直欲平康斯世。而弗究其施。
能無介然耶。嗚呼。痛哉。兄。學先行誼。以戒愼
恐懼爲門。以出處辭受爲則。卽深談妙至。而
行不掩言。無取焉。且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
羣而聚之。用相警戒。故其要言曰。斯言旣出。
一念萬年。所謂以友輔仁。莫專于此矣。本其
意。直欲張主斯文。而未見其止。又。能無介然。

耶。嗚呼。痛哉。兄。使楚還。常迂而過予里。徘徊
三日。忽動倚閭之思。予。迦遊從之。有懷如焚。
則又自解。以爲予與子。蓋皆未及艾。後會且
多。何必爾爾。蓋癸未之春。烏盆之許也。孰知
此別。竟成永訣。嗚呼。痛哉。丙戌之秋。書來告
我曰。古人有云。死歸生寄。予藉天之靈。而賜
之土矣。自今日以往。無夕不可予之適也。抑
又何求。予讀之。舌橋而不能下。蓋喜兄之達
而過其蚤計也。由今觀之。機固有先動者耶。
予求靜久矣。四月維夏。意忽忽不樂。則深自
責志。以爲山中虛度如是。細而求之。又無所
倚。蓋紛者未解。而計者忽聞。由今觀之。神蓋
先示之耶。嗚呼。痛哉。兄。沒之後。兩有報者。不
逮記室。予請讀之。其一爲荅重施。其書曰。兄
不忘老親之耄。而重之以大貺。如天之福。爲
榮多矣。又孱弱之軀。以爲兄憂。而貽之參杞。

之直。其何誼高焉。山中無能謝。無亦斯征斯
焉。庶幾無有滔心逸志。以忝所生。所以報也。
是二月之某日也。其一爲兄。疑予以論學爲
諱也。故詳道其所以。其書曰。聞兄以友輔仁
千載之大業也。微兄之力。不及此。前予所爲
慎重者。抑謂今之學士。多浮慕耳。人心之不
同。有如其面。聚而相蒙。爲損滋多。予故願兄
之朝于直諒。而夕于多聞也。不然。聖遠言湮。
庸諱講乎。是三月之某日也。當予作書時。孜
孜切切。如對兄語。豈謂弗達。嗚呼哀哉。嗚呼
已矣。予嘗聞之古之至人。死生一條。兄之沒
辨而不亂。亦旣超斷續矣。幽冥之中。其亦無
忘前念。而益圖圓神乎。人之大患。爲有吾身。
外身而爲之。其何敵也。所過者化。所存者神。
此予所爲效其區區也。嗚呼痛哉。予自兄沒。
竟承內召。傳除書而讀之。又承兄

御定先生文集

卷之四

嗚呼痛哉

御定先生文集

卷之四

祭衷洪溪文

御史大夫洪翁。衷老師。卒於官。計至其嗣子
之家。居者。爲位而哭。門生鄧某。與兄弟先後
就而哭之。旣九月之三日。諸子扶輿歸。自京
師。某率弟某某。謹以牲醴香帛。致奠靈几。而
告之以辭。嗚呼痛哉。往予兄弟侍教。有問則
對。各副所求。而退。今皆疾聲呼先生。而不應

也。聞乎不聞。往造請一通謁者。先生輒趨而出。或見而後易其衣冠。今皆稽首。禮而不荅也。見乎不見。昔予伯兄與先生同事陳學博。而私窺先生之不羣也。請于先人伯季。延以爲師。先人伯季又知其不羣也。交不愛情。卽中間更僕難數。要以親於肺腑。而固于膠漆。世無兩也。裘葛六易。臯比蒙戎。總角皆弁。陶鑄收功。予父曰。先生且中雋矣。非不願也。安所得師。先生則曰。求通久矣。亦非不願也。安能去故。乃是秋果中雋也。喜而不寐。若已有之。遠迄于野。相視涕洟。班荆贈處。肝膽俱披。落日無色。行馬委蛇。先生猶能記耶。然先生雖貴。常曰。不如其在館之懽也。與人言輒曰。某某子弟也。非故言也。不能去口也。弟子雖貴。亦曰。不如其侍側之懽也。與人言輒曰。某子師也。非故言也。不能去口也。故天下

鄭先生集

卷之四

六十九

不聞爲深交。而亦無不傳爲盛事。平陂靡常。枯菀頓異。風木興哀。瓶罍抱耻。腸斷肝摧。樂崩禮圯。猶謂山斗在望。模範伊邇。何天不憖遺。而哲人斯萎。嗚呼痛哉。往雖偕仕。中外輒違。已先生之爲南司空也。會予移祭酒。奉母之官。一時聚首。終日論心。且念予母起居相尋。于是仕舊都者。又莫不見而知之。懷以好音。詎知此懽。遂不再也。先生之赴司空也。子母平日起而候揖某。省中愕曰。何興之風也。母爲道其所以。是時母年八十有七。予謂雖勞苦心。實喜以爲神知之周到也。乃先生至。匆匆一二語而行。母聞之大爲不懌。曰。知能再見乎。當時予深恨。知識遲鈍。不能委曲。遲留以成一覓。然以此詫先生之忘。而疑母之不懌。由今觀之。則先生亦見于精神。而予母果動于幾也。嗚呼痛哉。先生在事二十九年。

鄭先生集

卷之四

七十

所在則感所去稱賢薰灼之方震撼之里。生後重輕無能爲詆。晚總內憲。先民是程。肅綱振紀。要歸蕩平。不得其職。抗疏

闕廷。臺烏晝號。法星宵隕。善類酸楚。

天子悼矜。晉以崇秩。易以榮名。蓋棺而論。卽定得稱。而實不湮。則弟子無煩于私謚之議。而先生亦宜快于直道之行也。唯是兄弟。越在江城。終古之永訣。旣不能啓手足以相視。

定寧先生文集

卷之四

七十一

三年之隱曲。又未獲剖腹心。以自明。故常終夜而浩嘆。相向而失聲。嗟夫兄弟。卽不肖庸詎世俗而爲情。有酒在爵。有殽在登。師靈不昧。鑒于予誠。尚饗。

祭徐伯繼文

諱貞明號孺東辛未進士
江西廣信府貴溪縣人

尚璽徐伯繼。沒之五年。而年友鄧以讚始得拜而哭之。乃重之以辭。嗚呼痛哉。嗚呼痛哉。予非痛兄位之不尊。又非痛兄年之不永也。

痛兄之以憂世而死而未伸其志也。兄謂自古之政。要在足民。故著爲潞水客談。以見志。識者讀之。具喜兄之長慮遠識。而不知兄之憂始于此也。具期兄之樹勳立名。而不知兄之死始于此也。方兄承墾田之

定寧先生文集

八卷之四

七十二

好進者。恐遲于轉遷。而諉其事。好功者。又不深于利病。而驟其施矣。是人之心。不皆兄之心。此兄所憂也。憂在各懷其私也。自是兄亦去位。而吠聲者。遂爭言墾田不便矣。予嘗問其所以。兄則蹙額曰。今有病於此。予謂宜補也。補之善否。必藥而後見也。予謂宜瀉也。瀉之善否。必藥而後見也。今徒使束手旁談。而其中間君臣佐使。有補而不偏于補。瀉而不

僂於鴻者。皆未究其所長。則安見其不更憂是事端。屬于杳冥。而議論生於隱約。此兄所憂也。憂在不究其實也。兄又告我曰。兄予所談。有其行之。不必已與人。今與後也。然情疑于利害之介。而事涉于可否之間。猶有望也。今名曰行之矣。遂從而阻之。展轉相傳。將謬以爲實。不可行矣。後雖有天牖其知者。必以予爲戒。而不復言矣。其聞之者。亦必以某年爲口實。不復試矣。豈非以談噎而廢食乎。此其憂不止于已往。而及其將來。又何長也。予嘗慰曰。古者五十服官政。兄方其時也。卽遲以歲月。何傷也。兄曰。不然。啓沃之臣。坐而論道。其用在識。識固宜老。奔走之臣。起而作事。其用在力。力則宜壯。不及其強。使展布其道。迨其老也。筋力衰倦。然後用之。雖有二三心。無所效矣。此其憂又以途之遠。

鄧定宇先生文集

卷之四

七十三

日之窮。又何迫也。昔人有言。憂國如家。由兄不但如家而已。風日有損。金石可磨。一火一水。能不消折。予故曰。痛兄之死。于憂世而未申其志也。已丑之別。兄問我以養生之學。予喜曰。兄有意乎。夫火下水上。爲旣濟。然神主陽。浮常上而不下。故病生。惟是收視返聽。藏聰明于沉淵之下。則二物渾融。神深而精壯矣。此亦用晦而明之說也。兄曰。子行之乎。予曰。昔者常行之。實因而却病。今不行矣。遂別去。五月報我曰。予入關矣。其工夫。一一如教也。予益喜。孰知未幾而病。病隨死耶。旣阻之不得。發舒其志。又恨之不得。康濟其身。造物于兄。爲何如也。嗚呼痛哉。官論張子蓋。以兄爲山陰令。知兄最先。予雖後知。然三人遂爲莫逆。予嘗謂子蓋之好善。伯繼之任事。相持世。天下必蒙其休。而予病困之夫。

鄧定宇先生文集

卷之四

七十四

壑安享清平。爲願足矣。不意戊子子蓋先死。予與兄共哭之。兄讀予所祭子蓋文。涕交橫。不能止。未幾兄又死。而使予孑然無助。能不痛耶。兄與子蓋。憐予不能養也。數爲助肉帛。予嘗以伯繼于人。無所不厚。意謂以衆人待我。我亦以衆人受之。不辭也。子蓋有擇而施。恐隱微不慊。消受爲艱。故往往不得已而後受。已丑春。兄聞之。又不欲以爲衆人待我也。

柳定宇先生文集卷之四

七十五

莊言曰。予豈妄與者哉。予于是又思不受兄賜矣。故五月中。遠承分米。予荅以耕田供職之說。以阻再賜也。豈知自此遂絕賜。不必阻耶。予是時。徒欲自明已志。詞甚粗徑。想兄必爲悵然。今思之。常自罪悔。以爲學問無力。至與兄終天之別。而又使兄悵邑也。今求兄之賜而不可得。又安能痛耶。予四十未有子。予不置念。而二兄念。子蓋嘗置一侍兒。

而知其父千戶侯也。輒善視之。及長矣。謂宜男。遂欲以貽我。予固不聽。乃已。伯繼曰。子爲擇之。遂屬一山人擇之。今讀其所與山人書。言言肝鬲。卽骨肉無加也。庚寅之臘月。所擇果生一子。由其神氣。可克國家租庸一丁。而二兄皆不及見。予又能無痛耶。予最善病。二兄又念之子。蓋慰我曰。無憂病也。相子之面。宛然予鄉何尚書。何年八十。兄無憂也。伯繼

柳定宇先生文集卷之四

七十六

曰。何必遠引也。予大人赴鹿鳴。眩而墜馬。已囚而自愛。後乃益健。今八十餘矣。向所赴鹿鳴者。零落無存。而大人猶聰明無改。以予之善攝。如持左券耳。又何必遠引也。故予山居時。二兄數數從予里中。子問安否。安則喜。又皆時時寄予參杞。今病雖未已。而精神支吾。視前似倍。蒞官一年。亦無廢事。此又二兄所喜也。皆不及見。能無痛耶。予自入仕。山居十

八子盡曰母老宜仕。兄曰不然。母老不宜仕。其見不同。皆愛我也。然兄之言。又有當于予心。近蒙

主上錫類。優以南都。三辭不允。予則奉母以往。頃承北轉。予又奉母以歸。皆以成二兄之指。然二兄僅僅五品耳。而予以迂愚。驟躋崇臚。出于其上。予又能無痛耶。嗚呼噫嘻。予懲江險。七過貴溪。兄輒命駕候于水湄。論心道故。通夕未疲。今又經此。兄知不知。我勝如焚。我淚如雨。昔爲子蓋。今爲伯繼。淒風蕭林。涼月在戶。天上人間。兄歸何處。一東生有。古人付靈爽。如存其鑒于此。

金谿後學傳文是校

文潔集四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明鄧以讚撰。以讚字定宇。新建人。隆慶辛未進士。官至吏部侍郎。謚文潔。事跡具明史。儒林傳。以讚早以孝行聞。晚退居西山三十年。以清介爲世所重。而無所著述。此本乃吉水鄒元標蒐輯於斷簡散帙之中。宜與吳達可爲之付梓。其講學語僅存數則。餘不過奏疏三首。與書序記傳諸應酬之文耳。中附詩數十首。尤非所長也。

方初菴先生集十六卷

〔明〕方揚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年方時化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方初菴集

十六卷》提要

方君初菴集序

初菴方君與余交最久靈谷僧
紫薊門旅邸無日不與俱也一
相晤未嘗不孔孟之學相策
勉也讀經評史之暇未嘗不以
古文詞相討論也辛未君成進
士入郎南計部其志日篤爲詩文
益有功尋出刺漢東丞嘉興守
餘抗在所有循吏聲君之所學
乃見諸實事雖虛車比矣迨今
三十年君旣逝而余亦衰憊無
復有意筆研間君二子時化時
俊輯其遺文爲十六卷而屬余

文章傳

中興禮

章頤

范曄

其時

簡管

鮮矣近世名卿才士以筆墨馳
騁相高類剝剝以爲辯華刻削
而希清越大書深刻炫耀聾聵
後生繼起波瀾茅靡莫之能返
如初菴君豈非卓然特立於頽
俗之表者哉蓋君於諸經子史
淹貫融洽停涵既久發之筆端

汪洋奧衍諸體悉備間出新意
渾厚震厲不失高古雖自鑄偉
詞而寔取鎔經典余所謂西漢
人之文非耶最集當得大手筆
冠之而君平生知己凋謝殆盡
余學殖荒落徒以後死不得辭
又自愧矣雖然使學者三復此
編庶前輩之風格自此少振而
淺薄固陋之病不遂至於沈痼
非細事也輒不辭而爲之序
萬曆乙卯秋日

友弟瑯琊焦竑著



方初菴先生文集敘

西漢去古遠經術則有伏生
田何董仲舒倫詞賦則有鄒
陽枚乘司馬相如之屬而文翁
朱邑召信臣諸君子則用循吏
顯猗歟盛矣顧嫺於文學者不
聞長於政事長於政事者不聞

嫺於文學即以文學論文苑鮮
明經之儒儒林乏宏詞之士蓋
兼嫩若斯之難也吾師方初菴
先生固其人哉先生繇進士高
等刺和農遷司農大夫已復刺
漢東晉承橋李隨擢臨安守先
生匡濟之才宦軼所至脩政奕

然而我攜李濡沫家渥丞佐太
守不得而回革之宜先生高標
清操嶽峙冰澄海內共推名德
先後良二千石爭折節先生郡
所宜張弛類從先生規定間視
郡篆所為興除利弊甚具其大
者如崇學校清徭賦平冤獄除

臣盜默消兵民之變載在去思
碑及生祠記及請祀學宮諸牋
牘中此其教化類文翁潔廉類
朱邑多方畧類召信臣即方漢
循吏復何讓哉乃茲讀先生集
則益嘆先生政事文學兩擅其
嫩非輒近世所有也先生之文

不佞諸生時嘗從管中窺見一斑茲先生伯子輯先生遺稿屬不佞校而授之梓因得覩其大全語錄一卷箴論一卷四五七言古一卷五七言近體律絕一卷序記雜著四卷狀傳志銘祭文四卷書啟尺牘三卷公移一卷

序

三

摹古而古色蒼然古韻鏗然祭文洋：纒：懇：款：文生乎情書贖菁藻斐亘然非關理學則關政務匪徒侈翰墨之工而已諸公移則治蹟在焉可想見曩者循良之槩先生生而以聖賢自期許志在三立獨奈何盛不滿德位不酬功即茲執文亦為先生未竟之業伯子搜羅畧備散佚尚多蓋茲文不足盡先生之素茲集亦不足盡先生之文然反覆一再讀原本六經取裁史漢而更有超然獨詣之致直令伏生田何董仲舒之倫孫

序

四

其經術而鄒陽枚乘司馬相如之屬失其詞賦者也是西漢儒林文苑循吏所不能兼者先生實兼之矣不寧惟是先生向丞樵李不佞獲事先生先生聖步賢超語文默象即一言笑不苟昭々無矯情冥々無惰行若解牛之才懸魚之節又不足為先生道也其孔門閔冉之派亞歟當求之漢人上矣公伯子伯雨仲子求仲皆彬彬質有其文伯雨已舉於鄉異日讀書天祿當不獨以循吏顯其通經術工詞賦蓋稱濟美云

萬曆壬子九月朔旦
賜進士第天官司封員外郎樵李門人賀燦然頓首拜撰



仲子時俊敬書

六

方初菴先生集目錄

卷之一

語錄一

居家儀節

仁說

隨筆

語錄二

答諸生

語錄三

南都會紀

語錄四

仕學卮言

卷之二

書座四箴

正箴

和箴

原政八論

尚嚴第一

座右銘

求放心說

南都雜記

趨庭紀聞

大箴

平箴

用大第二

核實第三

平賦第五

治兵第七

初政二論

風俗論

卷之三

風雅十篇

松陰

石磷磷

不

青浦

京門

河之水

樂府四篇

練時日

秋胡行

四言古詩一篇

西谷先生七十歌

五言古詩四十七首

知人第四

省刑第六

厚俗第八

利弊論

北風

有繁

侯之來

子之丰

瞻彼南山

維泰元

自君之出矣

山居紀興

具生行

擬行行重行行

擬青青河畔草

擬青青陵上栢

擬涉江采芙蓉

擬君子有所思

采菱歌

雜詩

送許生實甫歸省

春日遊清涼寺同周舍長國雍俞山人公臨

小飲分韻得寺字

賦得春雲

題欣賞齋

贈汝南程生歸省

送陳君從事南還因憶鄭大

北山篇壽李方伯

贈鄭甥

悼潘處士四章

過葉懷古

雜興二首

悲五子詩

淮濱感興六首

懷五子詩

春日遊金山寺誦唐人禪心江上山之句情

境俱融因依韻爲賦五章寄別劉黃諸子

暮春夢得三聯因成一首

折獄有感

七言古詩八首

復陽山人歌

嵩山高壽何太公

徐父徐母雙壽

四遊詩

長松篇送李宏甫先生之姚安

卷之四

五言律詩四十九首

和社中登瀛作

壽何太公

冬日酌國雍年兄見寄二首

哭胡文學四首

輓盧玉田二首

初春郊望用杜韻

冬日同方子及齊王孫吳山人遊牛首

牛首絕頂月色虛明偶坐夜分

初雪偶題

奉和龔比部遷居

賦得白雲抱幽石

冬日偕諸同籍陪大宗伯燕集魏國東園

燈夕觀梅用蘇韻

寒夜承丁庸卿周國雍方子及見過小酌分

韻得爐字

哭葛中丞四首

贈劉生

司農署左遷將歸

題松山

司農舍南歸有懷二首

戲爲墮馬者解嘲

車次方城遲王尉不至

寄贈王尉

哭江方伯民璞四首

哭弘農劉生二首

挽曹祠部仲宣四首

賦得金山四首

哭兄子敏四首

五言排律二首

金陵道中書懷

禁城新柳

七言律詩三十八首

從兄弱喪歸族卽事

登嶼磯用王文成韻二首

黟山九日懷焦弱侯丈諸同遊

別焦國臣

大祀方丘禮成

送許太史出封

月空上人歸新安

雨後登徐州樓遠眺

徐州道逢寒食

中都恭述

歸省道中喜晴似黃新淦黃德興二使君

秋夜有懷靈谷上人

金陵眺望

秦淮對月

送張德中庫部歸養

長至卽事

送王子才年兄考最北上

送焦孝廉弱侯赴對公車

萬味樓

送劉中郎薦卿召入司馬署北上

黃陽溪處士受比部郎封

大雪三日奉酬鄭丈見過有贈

比士澤宮事竣有述

輓族父靜泉先生二首

題何公子園

贈何次公

上計

憶子及兼呈同舍二首

寄滿城齊令

從隨州量移樵李留別二三父老

上司理王公奉酬見贈二首

鄂州逢僕大量移成都賦此爲別

贈同行者見訊滕邑道中

初夏方伯行部將至陪太守王公理陳公

鼓樓迎之小集舟中

七言排律一首

哭伯兄啓文先生

五言絕句十首

題松坡二首

題鶴軒

靈谷卽事二首

題節壽卷寫意

黃花晚茂圖吳歌四闕

七言絕句八首

鍾山

齋居

燕子磯

送張庫部歸養

江干送友人

鳳凰臺

石城懷古

送王生

六言四首

山居

聽法

自嘲

懷隱

卷之五

序十八首

贈四遊山人序

送焦國臣西歸序

詔養集序

夢宣詩集序

疑辨錄後序

直湖諸生齒錄序

南畿考卷後序

刻書經集解序

焦弱侯社義序

諸生送別姚侯卷後序

送光祿張公出鎮中山序

賀少司徒曹公晉秩大司空序

送王大夫分憲巴蜀序

送曹嗣山年丈榮轉司農署北上序

送唐中郎出守海南序

送方大夫子及甫上計序

送丁大夫克宗上計序

送李侯應召北上序

卷之六

序二十首

送吳山人南歸序

送周山人東歸序

送御史大夫吳公榮晉大司寇序

刻曉溟嚴君制義序

樂善集後序

石城修禊詩序

二京紀遊序

張太公榮河冊序

送張大武庫得告歸養序

送何生序

送王生序

送天都山人南歸序

刻方齊東公遺文序

壽雲山先生曹翁年伯六十序

高封君八十序

武太公八十序

請家大夫贈言序 贈胡文學序

木

九

壽程海澗先生六十序

壽丁母太宜人七十序

卷之七

序十八首

壽吳次公雙塘處士七十序

壽外父洪靜所翁六十序

族父靜泉翁七十序

壽太學具季公序 贈處士具季公序

壽賓陽黃姊丈序 族父白岳翁七十序

吳母程氏七十序 黃長公六十序

吳母胡氏六十序 湖廣鄉試錄後序

送御史郭公還朝序

送太守張公榮擢水利憲副序

中庸疏意序

六子要語後序

浙江鄉試錄序

兩湖歲貢士齒錄序

奉賀少師徐公恭膺榮問序

卷之八

記七首

醒菴記

陝州學田記

復初書院記

新創西館記

慕齋記

重修忠臣廟記

虞公祠記

雜著十首

時義忠告引

擬顏率止齊求九鼎

謁魏草堂文

丈田告城隍文

景璩篇

書潘次公壽言卷後

書鴻雪留踪卷後

莊疏評

佛說	閱君退行字說
策問十首	
聖學	守成
史官	風俗
重民	田賦
禮樂	變禮
兵政	漕運
卷之九	
行狀五首	
族父後山公行狀	程次公行狀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潭先生汪公行狀	
李將軍行狀	九池方先生行狀
卷之十	
傳二首	
徠松鄭處士傳	黃贈君傳
碑二首	
水衡郭君權政碑	表忠祠碑銘
誌銘六首	

仲兄子仲壙誌銘	
水部程先生孺人方氏孫氏合墓誌銘	
文林郎知永安縣袁公墓誌銘	
潘太學墓誌銘	亡姪壙碑銘
族大父以鎰公偕孺人程氏墓誌銘	
卷之十一	
祭文十三首	
祭房母	祭古泉先生
瘞露骨祭文	祭許襄毅公
祭少師楊虞翁	祭雙堤劉太公
祭故少司馬吳公	祭吳黃門
祭仲山王先生	祭封光祿劉公
祭馬相公	祭汪母太淑人
祭陶師	
卷之十二	
祭文十二首	
祭世母吳氏	祭胡文學
祭鄭封君竹坡	祭方母林宜人

祭族父後山公	祭沈太史公
祭封少師張公	祭具自湖先生
祭世父靜泉先生	祭封司馬汪太公
祭伯兄同野先生	祭檢討錫川何次公
卷之十三	
書讀四十五首	
與焦叔子	上鍾師
與汪環麓	與塾師汪丈
與洛中同官	與鄉大夫彭公
復鄭令君	與唐凝菴
與曹近陽	與徐中菴公祖
復殷石汀大司徒	與殷寅棠
復洪畢兩先生	復徐中菴公祖
與汪南明司馬	與汪仲淹
與李杞縣	與羅聞野
與陳梅原	與程魯庵
與姚順山	與曹春宇
與趙定宇	與汪南明司馬

與方采山司徒	復王如水侍御
與林丹山	與程巢父
與夏仁吾	復宋通山
復齊生作霖希說	與楊生玉潤
與陸雪臺	與汪南明司馬
與陳葵心	復鍾師
與黃健所	與管東溟
復汪南明司馬	與吳米壺
復李稠源父母	與郭青螺
代家大人爲兒俊請期	
與張少司成	與帥謙齋
卷之十四	
書讀四十七首	
上何師	與族孫鍾岳
與周耿西	復許同寅
與隨州諸生	與何仁仲
與劉生詒	與李雲夢
與許頴陽司成	與楊復宇

與張羽王	東汪南明司馬
與陸五臺	與陸仲鶴
復陸平泉	復丁太公
與海防揮使	復王把總
與王揮使	復郭汾源
復方潯南	與袁肖海
與蕭漢冲	與張羽王
復某同官	與杜楓泉
與方訥菴	與荆養吾
與李卓吾	復劉青華
與唐使君	與陳梅源
與鄒大澤	與姚順山
與鄭甥	與陳鶴溪
與朱虞峰	與王古巷
與袁了凡	與俞定所
與許鴻川	與陳石山
復徐存齋少師	復徐仰齋
行七縣學校	與汪南明司馬

與王公祖	卷之十五
書讀五十二首	與李中齋
與李中齋	與許鳳谷
復徐鳳竹司空	與黃葵陽
與黃葵陽	答李將軍
與顧付御	復彭冲溪
與袁了凡	復某郡紳
復姚指揮	與許賴陽
與仇謙謙	與范遊擊
復張誠所	與馮其區
復史直吾	與黃葵陽
與陳定菴	與劉印沙
與許惺所	與彭揮使
與陳豫吾	與陳鳳嶠
上軍門張公	與黃葵陽
	與何太公

與王見菴	與劉印沙
與熊成吾	與馮小山
與王寅長	與范晞陽
與汪登原	別各校諸生
與陸五臺尚書	與姚禹門少宰
與孫履川尚書	與江念所
始涖武林授典謁	復胡聖梅
與李太宇	與呂雅山
與陸五臺尚書	與殷肖榮
與傅慎所	與楊寅丈
與方詡菴	復劉巨室
卷之十六	
公移類十七首	
勸農示	迎春示
條陳中州事宜	守令芻蕘
隨州關防示	禁諭吏書示
禁誣訟示	鄉約示
嘉興府關防示	卹海民示

詞訟示	查水陸門柵示
條陳浙郡事宜	丈量凡例
上憲長劉公	上鹽臺馬公
杭州府關防示	
集稱山中稿燕中稿自諸生始第時也刺陝州爲中州稿歷南部爲南署集山部復刺隨州入 覲而南爲南征草丞守浙爲浙中稿以上惟南署南征曾有錄本中州以前悉散軼南征以後無繕寫故今十六卷除語錄外	
目錄	六
餘詩文各部計山中燕中凡三十一首計中州凡二十五首計南署凡二百十五首計南征凡一百首計浙中凡一百九首要以革革見梗概耳天假卒業庶幾可傳既求惻矣詮次無失庶幾全書又勝愧乎聊上錄畢略舉此惜也已事少閒當嗣搜作爲補遺及諸傳誌爲附錄圖續付梓云男時化時俊謹識	
冢孫嘉宗謹對	
黃德新刻	

方初菴先生集卷之一

新安方揚思著

語錄一

居家儀節十一則

家居昧爽而起整冠束帶遂省親乃侍進膳有事奉命而退昏請親所安定

辨內外嚴狎笑不冠不以見人

侍于親其色愉見于羣下其色莊見于尊長其貌恭以溫燕而益敬

卷一

二

遇親族謹長少之節不以賢知先人問必答告必虔不過于厲

羣遇善而就之惡而遠之敬默而已

每言謹語默之節尤重于訥

每行裁之以義節之以禮貫之以信

歲春秋祭夏冬薦節時奠清明展墓必先一日齋

以事告則齋忌日則齋有事所當祀之神則齋

遺喪不御酒肉不遇聲色視下于紳不敢預于賓

戚執友

出就學隆師親友友雖狎必敬久必敬

人生始事親繼事師繼以納婦承家以至出門見賓使民承祭一也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子貢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子曰其恕乎盡之矣

座右銘

以敬爲輿以義爲路受益惟謙忘身者怒再思而行三緘其口怒猶遷乎過能寡否惟口起羞惟脩棄命恭近于禮其言也訥忘我忘人何思何慮寡

卷一

三

悔寡尤何憂何懼知者不疑勇者不懼何以致之知言養氣維物是格靡理不窮見義必爲靡氣弗充人物古今學問辯索從事于斯何物不格可否之間是非之際惟其裁之所以爲義既窮其理又集其義無懼無疑知勇兼備縈縈求利利未必恒役役求名名未必彰不若孜孜以求道斯乃富而乃臧

仁說

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

於是仁者何心之所以爲心也心之所以爲心者何不忍也不忍則何以爲仁也仁天之元也萬物資以生生萬物者仁也人自生者仁也生不傷也傷則不仁矣故人惟有仁也則不忍傷其生非惟不忍傷其生不忍傷其理非惟不忍其自傷亦不忍夫物之傷也此其故何也仁存爾也今人有善則樂人知有不善則慄慄然懼人之知而名也非他也彼其中誠有所不忍也然且爲之是有所忍以勝其所不忍也有所忍則勝其所不忍然其不

卷一

三

忍尚在也故雖爲不善而猶不欲使人知也至于知之而或爲之則無忌憚矣然而名之爲惡人則怫然怒也是猶知惡之爲不善也知惡之爲不善者非他也彼亦不忍自絕其善也故夫不忍之心無時而可忘也不忍之心無人而不存也無人而不存故人人可以爲仁無時而可忘故無時可以運仁無時可以違仁而卒違仁者忍之時多也人人可以爲仁而卒不仁者人之所忍多也是故君子之欲爲仁也必存其心欲存其心必全其所不

忍欲全其所不忍必去其所忍寡慾者所以去其忍也主敬者所以窒其慾也無事而若臨無物而若睹無戒而若嚴無慮而若思惺惺乎其或命之也緝緝乎其或聯之也是其所以主敬也主敬然後慾寡慾寡然後心存心存者非有所忘之謂也心存然後仁存仁存者非有所至之謂也是之謂無終食之間違仁是之謂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知者利仁利此者也仁者安仁安此者也皆所以全其不忍之心而爲人也故曰君子去仁惡乎

卷一

四

成名蓋仁者人自生也

求放心說

或問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何如曰子將以學爲學以問爲問耶將以不學爲學不問爲問耶曰何謂也曰以學爲學以問爲問者敝精傷吻屈已下人博聞強識以誇其多而闕其靡也此可謂之學問耶以不學爲學以不問爲問者冥行兀坐絕思棄智寂然苦空以爲心可明而性可見也此可謂之學問耶曰苦空者滅學問固不可無

誇多者流而忘返學問又不可有也然則所謂道者何所謂求放心者何吾子將奚從曰余非能外斯人之學以爲學也亦非能外斯人之問以爲問也將以學問而求放心與既務學問則心放矣將何以求抑以求放心而後學問與既求放心則道在是矣又豈復有學問也且也戀學問之心卽放也棄學問之心卽放也今日吾將以是求之則是放心之外又有一心以求此心也心有二也乎哉故嘗試思之未學問之先無所謂求也既學問之後無所謂放也未求放心無所謂學問也既求放心無所謂學問也如曰吾學問矣將以求放心是學問一心也放心一心也從而求之又一心也心一而已二三則放放將焉求曰然則爲子之說柰何曰吾無以爲說也說則孟子盡之矣孟子之說柰何曰孟子之意蓋曰心一而已蔽則放通則否學則通不學則否故通卽求求卽存存非外于求也求非後於通也多聞多見則學矣質疑辨惑則問矣多聞聞此多見見此非以徇外也徇外則放

矣質疑質此辨惑辨此非以爲人也爲人則放矣故曰知放卽求求知求卽學故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言致一也

隨筆 四則

今日之事心爲急言聖賢而實功利是吾恥也何必異同

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所謂不失赤子之心故曰如此而已者立人之道備矣

心術學者之基心術正然後其可與議也心術

大學

六

不正雖有過人之才識曷益乎是故古之人必慎獨無自欺蓋正心術也

子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非不移不肯移也書不

云乎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聖狂豈不移

者哉其克念也卽才可爲也其罔念也卽才不可爲也

以上山中時學主嚴履

語錄二

答諸生 十八則

格物

物字最好認識經曰物有本末可見合而言之萬物一物也此從末究到本上看分而言之萬物萬物也此由本達到末處看世人不知天地間止有一物又不知此一物中包了萬物所以求道愈動去道愈遠聖人教人只在物有本末一句知本所當先而由本以達於末則天下無一物而非吾之所當格知末所當格而由末必究到本則物物皆非度外時時體當本心一民失所即乃身之惻隱

全書上

七

一物失序即吾性之有歉所以誠意正心必要歸於治國平天下天下未平是物猶未格也物既未格則物與我不相聯屬不知本之達於末末之根於本理不相通氣不相貫機不相感如兩敵相遇強弱虛實終屬猜度揣摩安能真知其所以然既不能知其所以然則意思冷冷放下安能誠實做去意既不實便生妄心心既不正便生妄動動不中節安能正人家如何齊國如何治天下如何平此其病根只在不知物之由本而末不知物之本

末實出一原往往從那末稍處尋箇見識有這見識便生一知生知障知安能盡性所謂格物者如澆花然澆花者從發花處澆到花根到了花根花自榮茂格物亦到花根之說非物物格之非格一物遺一物亦非格一物則物物皆通也知物有本末而格物之義思過半矣

知止

格物知止盡乎天理之極一也盡者窮盡止者止宿格者格至三者名殊實一惟有此理患悟不到悟到爲格格則盡其所止而休光景愈新地位愈穩如遊子歸家故人故物無復問辨無復安排故曰物格知至又曰知止又曰明曰新曰至善曰得此真境也此實際也今人不知學問如遊子迷鄉不北走胡則南走越陌路相逢無一親故有人誑之此爲汝鄉此爲汝親此爲汝宗族隣里則茫然自失茫然出涕而不知其爲人所誑此近世一種見聞之知與

用極

君子無所不用其極功非有二也成湯日新即語及萬邦惟懷康誥明德即語及不侮鰥寡先正有云天地萬物莫非爲已故識得已在苟有一念不新一時不新即爲天地閉賢人隱苟有一民不新即爲惛瘖乃身此君子所以無所不用其極功非有二也

自謙

自謙二字頂上文如惡惡臭二句而來比詞讀之意味自見今人聞一惡氣喘然惡之見一美色欣

卷七

九

然好之此其固有之情不待商量不待假借由乎中即發乎外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豈不謂之快心樂事乎哉君子窮見物原無一障礙一事順理欣然從之一物失宜慙然厭之此雖鬼神莫窺形聲未露然其意已充塞盈溢於胸腹間矣此豈不謂之自快自足如此自快自足勢不容已爲善必要充類去惡必要除根仁發口爲惻隱義發即爲羞惡禮發即爲辭讓智發即爲是非此之謂誠中形外此謂潤身此謂心廣體胖然自欺之人裝

點色相模畫面目由外而視亦與君子無異但慎于所觀忽于所獨有人作之無人輟之種種暴露正自不同然皆不謹其初之弊也所以君子深用爲戒欲求誠意必去自欺欲去自欺必先慎獨所獨一慎與神明俱與天帝遊本然情性隨感而見心不待計較心何如廣體不待矜持體何如胖德不待馴致而施於四體不言而喻矣身如何其潤澤也哉

平天下

卷一

下章歸重只在絜矩二字絜矩只在好惡兩端不專其利特好惡之一端用人亦公好惡之一首務所以章內反覆言之其實一好惡盡之矣章末長國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則用人理財信非二事易曰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詞禁民爲非曰義與此章之旨大略相同近世以用人理財對說失其意矣中庸賤貨貴德所以尊賢書云不寶遠物所寶惟賢則通人安而遠人格可見治天下之道不外此二者而二者是相須也

古今人君創業守成必由勤儉大臣法小臣廉然後苞直不行而百姓殷國家足及其衰也驕侈淫佚加賦賣官人臣有心計善理財者往往致高位而公卿之間賄賂公行恬不爲怪而民始不堪命矣治亂興亡之故皆由理財財得失皆由好惡好惡公私皆由人君一念慎與不慎慎則有德有人不慎則爲天下僂於乎可不慎哉此章慎字從慎獨上生來程子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殆有以識此矣天下大器也有天下大利

卷一

十一

也居大器享大利則人欲之私易勝而利害之辨不明利害之辨不明則有以利爲利而不知其爲害者矣此章反覆引譬皆致嚴利害之辨如有德非利也而有土有人有財有用利孰大焉一个臣非利也而推賢致治以保子孫黎民利孰大焉仁非利也而下好義事有終府庫充足利孰大焉至于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之說而此章之肯蓋深且切矣近時講章往往以用人理財對看大失當時立言之意矩只是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

私者與首章至善二字相應

大道

大道卽絜矩恕盡之忠信以得之者無忠做恕不出驕泰以失之者驕泰逞於外逞於外必不足于中然在上之人實有此病養尊席重作福作威只做得上人態度便已矣安能及人所以不能行好惡同民之道

不倚

中立而不倚功夫只在立吾輩不進道只爲不立

卷一

十一

既立矣又焉有倚

達孝

夫孝大矣孝道之至通徹流貫溥之而橫乎四海置之而塞乎天地施之後世而無朝夕此之謂達孝

禮之用

禮之用和爲貴方言禮卽屬日用流行日用流行所謂用也非體用之說也和乃日用流行血脉蓋先王制爲器數品節文章惟順此日用流行血脉

不鬱不拂所以萬世共由

禮讓

以禮讓爲國無我也無我故能悅人惟我視我惟人以天下爲一人以四海爲一家以人之明爲明不敢自用其明以人之聰爲聰不敢自用其聰以此爲國則必能順物之理盡人之性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辨上下以定民志無所施而不當無所感而不通故曰爲國乎何有如不讓則自用其明自私其見拂人之性而不知

卷一

三

強人之欲而從已然且沾沾焉習百姓於文章而拘天下於法制卽已且不能行矣如民何

直

人之生也直此性論也直者率性而已率性而出不假思爲此之謂生理易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直論也孟子曰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

也此直論也

直達

仁者要之全得箇人在立與達古人爲學之大方所以今人也肫肫慥慥空空曠曠是人之本體也復得本體是謂能立本體不滯是謂能達不失不滯勿助勿忘此謂有事此謂集義此謂生浩然之氣此謂塞天地之間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施何患不博濟何患不衆乎然則夫子教子貢深矣非抑之也

卷一

三

爲國以禮

爲國以禮以禮讓爲國一也禮者天理節文萬物得理之謂非儀章度數之謂此禮原於天地萬物高下散殊具於身心性情恭讓退遜發於君臣父子品節文章於此地微卽一毫私智有不敢恃懼其拂萬物之性也卽一毫才力有不敢試懼其乖萬物之宜也所謂爲國乎何有若是不徹卽恃其私智試其才力以功業爲極底大事豈能與堯舜爭光祇自小耳

求志

隱居求志志宜何求人宜何志蓋必真知志之所在而皇皇焉爲愧爲屈爲奮爲厲則食不求飽居不求安人不求知俗不求同何者彼誠有所急而求焉者也

學道

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學道非卽禮樂禮樂乃節文斯道者蓋聖人教人由道從何引入惟因其性之中和而制爲禮樂揖讓絃歌周旋

卷上

五

降登使之日由其中而不自覺則其氣稟漸融其物欲漸祛其中和之本原漸露斯時也心卽天地萬物一體之心矣在上則視下之人如子弟安得不愛人在下則視上之人如父兄安得不易使

日知所亡

謂日知其所亡爲求益其知非也謂月無忘其所能爲求守所知非也日知其所亡聖道未見月無忘其所能法常惺惺如此其見之至虛如此其幾之至健故曰可謂好學也已

塞天地

此氣塞天地不假推廣今人試於平日修省無過卽能仰不愧俯不忤明可對天日幽可質鬼神豈不既塞天地縱使事盡天下業貫宇宙亦不過此得已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何謂得已者自己人惟不見自己故紛紛紜紜日求去貧而就富去賤而就貴去毀而就譽去失而就得若尊德樂義則真知己之所以爲己者不以大行加不以窮居損不以趙孟賁不以匹夫賤窮能窮吾之身而吾之所當行者毅然行之一家非之而不顧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天之所以與我者完完全全人雖賤我不能撓我人雖貧我不能奪我豈不是得已

以上中州 時學駁克廣

語錄三

南都會紀二十五則

主靜以立極觀變以時行極言乎其太極時言乎

其四時

非離非即知幾其神乎

子路了當人事禹了當宁事舜直了天下事所以云有大焉

會稽路

功夫本體一也功夫在兢業在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不學不慮純乎其一天地萬物皆一體也凝然盎然存無一物發無一偏直上直下公已公人即本體也有事事此用力用此得力得此所以為成章言致一也

會新泉書院

本

本

寂然不動本體也感此不動寂此不動所謂不睹不聞者也所謂動定靜定者也所謂發而未發動而無動者也學不至寂然不動惡足以言學故寂然不動曰聖人

會稽光祿

古有六府之政政在養民心法一貫何非仁體知此可以論中和位育之化矣然其本在七情其用在六府其學乃在致中和嚴哉

會李陸二比部

舜跖只在利善為善只在主敬主敬又只在獨體

會游淵

二比部

道不外人時不待我

戒懼着則有過過則有悔悔則復過過則復悔如此心體無時可虛乃大病也然有戒懼甚而過有戒懼間而過非過之嫌而間與甚之嫌能于間者密之甚者忘之則功夫合本體矣

會楊方二舍長

會書院

致知格物必也如大舜事親乎心無窒礙故無所不通如此一脉方是學脉

本

本

發未發非兩時也率性而出發而未發自未發曰中自中節曰和未發之中也發之和也一也有戒慎恐懼即有中有和有中有和即有位育一時渾全所謂本體功夫妙用放之則六六合卷之則退藏于密者也

西華門會諸公

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此何如其力量何如其學術也今人往往虛負其名多矣可不愧歟可不勉歟

大人之學在一體一體在充其本心克己復禮主敬行恕是公其身于天地萬物的法所以進于太

人之路也用力之久生者熟熟者生自然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大人之體用備矣

大人只是無我無我而後真我見真我者仁也仁者覺也覺則已立立人已達達人何所間隔此謂生此謂易此謂神聖此謂天此謂真我一也一則不二不二則純純則不已純則大不已則剛此之謂大人富貴貧賤威武安在哉死生不易而况區區毀譽乎奪間乎

禪以生死為一條儒以順受為正命大聖人則能

太卷一

卷一

樂天又能贊天能知命又能立命會居傳徐三公

吾黨學不進道見未徹也見未徹故一涉交引動生歆羨難矣哉若見徹即心安命心安命即無歆羨無歆羨即自得其斯為大人盡性之學而又何不進道之有會陸氏此節

功利之入久矣本來面目何由得出必須自剖自斷自責自修然後自者得自者得然後外齊出處去就榮辱死生一以貫之會汪駕部

為學之路有三安行利行勉行致道之功惟一誠

而已矣會甘李二比部

外化有移此性無移識其不移立脚得定此之謂立其大者

人恒念雜故力不足力不足故志衰志衰故種種病若聚精會神專攻一路作止語默要歸此意則為學為政投之何所不可觸處洞然會書院

果于事遜于言行欲方知欲圓我用世毋使世用我我容人毋使人容我會徐銓部汪駕部

學貴有必為聖人之志有必為聖人之志然後自

太卷一

卷一

察識自察識然後自信自信然後真真然後常常然後妙何謂真實心近裏着已是也何謂常動亦定靜亦定是也何謂妙無內外無將迎無應感無起滅無揀擇是也真則賢常則聖妙則天其有不由志者乎蓋志之貴如此

子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又曰樂在其中矣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又曰回也不改其樂所謂不息所謂不違乃所謂樂也會陳比部

戒慎恐懼不可須臾舍也雖然牽滯則助放下則

忘德助必復忘戒忘必復助則如之何其不知性乎知性則率性自能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長矣

書院會趙公

道不遠人人自不察未有不蹈斯弊者也終日悠悠如之何

南都雜記

夢者未覺其覺者在側必狂呼之其言狂矣其意非狂也欲夫人之覺也即有狂言覺者不怒何者此喻其意也六經語孟中千言萬語豈能一一中

六

生

聽者心由此言之雖謂之狂呼可也學者當喻其意不滯其言千車一轍何論淺深千徑一適何論迂捷學者紛紛任意見立門戶昌詞盛氣如聚訟然要以達觀人我之間亦可謂自相矛盾矣

天地間一物而已有本末之謂也善生物者植其本不善生物者植其末其本生而末茂者有之矣未有培其末而生本者也是故君子貴格物格物者格其本之謂也格其本則一一則可以通萬格其末則萬萬則有所及有所不及而一者始不可

見矣一者既不可見則一身之外尚不能通一家之內尚不能感何者是亦生物之說也得一則生則不已不已則大不得一則息息則忍忍則隘隘則爭故君子一格物而天下平矣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善通物者也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此亦不善通物者也

士人立身惟義與命居義俟命何覲何畏

貧者士之常貧無傷也以不足之心制有餘之用則用常有餘以有餘之心處不足之境則境常有

餘

六

重

祿養善養孝等耳與吾奉親口體孰若貽親

名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於大君能視能履爲於大君也故凶去能去爲以下從

上凶而吉矣

九五夫履貞厲位正而能履賢在下而無輔自用自斷故雖正而危也爲剛故也用柔幾矣

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人情求

人常多求已常少責人常多自責常少謙謙君子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人情多處哀之少處益之所
以能稱物之情而平其施也公自己於萬物而無
所容私故能致乎如此謙之至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蓋
當无不利之時而猶發撝其謙若虛若無若愚若
訥斯乃不失天則耳甚矣有大者之難謙也

落木千山天遠大澄江一道月分明觀斯言也玩
斯景也其上下與天地同流其性情與人物同樂
其大舜聞一善言若決江河之體段乎其曾點莫

春童冠浴沂詠歸之識趣乎君子而有茲懷何地
不可居何物不可容

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有味乎其言
之也人臣能存此心可爲則爲可止則止朝豈有
倖位野豈有窮民哉

酌酒與君君自寬人情翻復似波瀾言雖感慨實
自物理古今人信道大過與物違迕祇爲不達人
情假令能知人情事有必致理有固然或離或合
或炎或涼一人之身愛憎頓殊晷刻之間毀譽迭

至自非出世人物何可以此見尤由斯以譚責已
當嚴責人當薄寧人負我母我負人此大人之所
以善世而成名者也

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觀此可以識
浩然之氣可以知自得之樂人人有此氣候人人
有此樂地惜其情欲交攻百感紛集此氣始餒此
樂始衰又何望以萬物爲體以天下爲任哉

以上南署時學極參求

語錄四

仕學卮言十四則

下學上達

人而怨天只爲不達天的道理人而尤人只爲不
達人的道理天人之理本無二致形而下者爲器
形而上者爲道卽道卽器卽學卽達道無二致學
無二功器外無道學外無達道不離器達不離學
行之而著習矣而祭視而見見所不見聽而聞聞
所不聞飲食而知其味知所不知如此始能不怨
不尤終亦止于不怨不尤與天無間與人無異無

問于天無異於人故我之爲我惟我獨知獨知之
中惟天獨監天不外我我不外天知我者天知天
者我謂天有知謂天無知知與不知吾俱無與故
曰其天到此地位亦只是我無有長物我本至足
無有外羨豈不是樂天知命夫何憂乎子貢只在
人知處做工夫故夫子告之以此所謂性與天道
此類是也惜乎世之學者終身尋討个甚不知所
達怨尤一念終難脫離人所不知終難無愠此等
去處只爲不達達却便已自在何待安排昔人問

本卷一

章

伊川墮水不驚捨後如此達後如此夫惟學故捨
惟捨故達捨者無外援之謂也無外援故定惟定
故安惟安故慮惟慮故得得也者卽器卽道之謂
也信手拈來頭頭是道挑柴運水只是尋常如此
却又說甚麼知來詩不云乎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人心道心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故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人
藏其心不可測也一事也而善惡分一時也而始
終判有所爲而爲之見之謂仁見之謂智其實與

繼善成性差別此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千里
之謬起於毫釐豈不是危人心之動未清天眞率
之斯行不待矯強人之有此不見差別此是道心
道心所發動而未形莫顯莫見不睹不聞豈不是
微卽此微處人人公共與天無間與物同體其定
只在人心發出何有分別故曰復以自知又曰復
小而辨於物言不出人心自有此種卽此真種不
雜人心惟精惟一純然脫離面目本來至微至著
故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夫知微則無

本卷一

章

不知彰者知柔則無不知剛者當萬民之蚩蚩同
具此體同離此體大人先覺先得此心豈不是萬
夫之望此等問學須要自知自由難對人語故曰
君子慎獨獨也者非獨於人獨於己也人心之中
惟此最靈惟此最貴舍此無有主宰無有知覺然
有生之初人人同具豈有異于人哉故曰君子以
同而異向者不同非獨在人己亦有之故曰人心
險於山川變於浮雲吾所自發吾所自止朝夕異
狀表裏殊致卽此端倪善而之惡無有定在故又

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言同異由已也

知止

知止而後定靜安慮得此是吾人終身受用實地止者如黃鳥之丘隅小民之邦畿語云爭名於朝爭利於市市朝者爭名利之所止也人人知之人能止非由上智也假如爲父止慈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豈有學愛子而後娶者哉知之過深反過其止則與湯焉不知者何異故曰知者過之愚者不及焉愚夫婦之所知能可以察乎天地此真徹

卷二

五

上下語只此止處用知只此知處皆止便無外慕便無內膠無外慕故定無內膠故靜可窮可達可生可死只是此意故安生死窮達皆有着落故慮如此却只是當時本來色相無分別無加減故得

格物一

格物之說古今一件大事亦一件大疑難處物一而已故曰物有本末本根也末枝葉也同一生意同一榮枯纔說二便不是今人說格只是曉其名義象數此只好尋那枝葉已忘其本本與末絕然

二物生意不通何可言格格者通也格於有廟格于皇天格于上下此聖人之精神上通于天下通于地明通于人幽通于神故可言格纔是兩物便不相通纔不相通安可言格故所謂格物者知天下之物卽萬卽一卽一卽萬卽本卽末卽末卽本無有二致無有二事一了百當一感百通此心一起便動天地便感人心故直至天下平只是一本

格物二

今人一念所動便形著龜一寐所通便徹千里何

卷一

五

以故本一然也一瓦下隊心惕神變一聲相呼空谷響應谷非有知瓦非有氣然而相通者一本故也知得此本方是格物格得此物方是致知知非本無致之而已人能致知則有格斯通有觸斯應一民一物皆我同胞一蠅一蟻皆我生意一見一聞皆我關心此意安有不誠此意既誠事親則心正于事親事君則心正于事君纔一舉動便會下落纔一下落便會感通此身與人渾是一體渾是一家無有不同無有不順故家可齊國可治天下

可平如此却只分內故曰脩身爲本

理欲

學術不明只是理欲二字差別君子處欲如理者止也小人處理如欲者貪也人之不同本於其氣氣之相遠成於其習假如習俗之別五方殊致當其殊也不知其言之多愧而行之不自安也及其近而習習而安則惕然以爲異者鮮矣此所謂習俗移人賢者不能免也習以移人如舟之移水瞬息東西不知其四方之有定位矣習移之外氣猶之內內外交障而本來面目出露者少矣故有欲爲理認賊爲子之嘆甚可惑也今人只要明理須先寡欲欲之能寡而理明矣此學之大戒也識之

損益

爲道日損爲學日益此非虛語乃實見得是方能言之今人之學有二有爲學之學有爲道之學爲道之學日務反身日務着實至淡也至簡也至溫也至素也至庸也至易也如此去世根塵日減一

日豈不是日損損者非損其真損其妄耳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此便是日損實際常人日用功只是畫蛇添足日日有悟只是夢中說夢何常有達處來故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小人只爲日益故亦云達其失遠矣

君子之過

日月之食當然之運也日月無心而適逢其食則食而無損于明者其貞明在也君子無心而適遭其窮則過而無損于德者其貞行在也周公之過于管蔡仲尼之過于昭公聖刑之過于不經此乃可以言過此乃所謂如日月之食焉若夫後之小人而無忌憚者流亦自以爲過比君子而無畏于人知幸者天下胡公之擅稱否者一切不掩之託跡此豈非所謂小人之中庸者耶君子之過比於日月小人之過比于君子夫子傷其比也故曰人之過也各于其黨此可以知夫子之心矣

怒怨

人易發而難制者莫如怒與怨怒與怨本乎情出

平性鳥可盡去哉語云慙慙如推山室慙如填壑此說近矣而幾不情夫慙生而刑罰行鉢鉢興不慙則惡人無慙矣慙生而父子續夫婦調不欲則善類無種矣不慙不慙至於惡人橫善人絕雖異端不可行而况吾儒乎發乎其所當發止乎其所不得不止自有天則無能與也智者有所與于其間多方裁抑或失其正令人至不可行殆哉

天道

天之道福善而禍淫人之情好謙而惡盈此語至矣然亦有爽焉者何伯道無兒張湯七葉此何以故則釋氏緣業果報之說興焉儒者棄而不道然不免窮於是乎有三不朽之說有必得其名之說有陰善陽善之說伯夷餓死死於義也顏子短折短於命也義至于伯夷命至于顏子乃可無怍今人說命說義不得終是有愧于天無不怍于人處如此却於善上未能盡安得責報于天豈至是而後吾儒之說果無窮也故君子重自修

自知

人不肯進只是自安自安只是自信自信由于不自知自知者鮮何也聞見交盛本來處反自遺也今人說悟說達儘他天花亂墜終無益也何者此悟此達皆說耳非實際也一住言詮反觀自來面目其可赧而汗者多矣此反此觀乃是真悟乃是真達只此真知便徹晝夜便覺死生無有間斷乃是天機自強不息如在川上時此真機也此真學也何有止期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與鳶魚飛躍同意

養生

語云善養生者肆之而弗闕也肆之矣而又闕之是重傷也情有所行有所無行行所無行不肆不卽此善于養生者也肆之則弗欲其闕之闕之則弗欲其肆之今人之所謂肆非養生家之所謂肆也如此而弗闕則已矣故曰善養生者肆之言其肆亦善非今人之所謂肆也闕者禁于已然之後肆者節于未禁之前夫節于未禁之前矣而又安用闕爲哉故曰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防已

然防未然言貴辨之蚤也故曰蚤服重積德

立達

立者無一私之可撓達者無一私之可滯欲之一念所起甚微徧滿彌漫無非此理繞分人已卽非立達旣云立達便該人已仁者譬之一身則血氣周于百骸譬之天地則和氣霽于六合心卽體欲卽用人卽已已卽人無所不立無所不達舉一世之民躋之仁壽溥六合之衆扇以仁風論仁者之功雖堯舜不能究論仁者之體卽赤子固已完此

夫子教子貢意也

反身之樂

物非我有則假之假之則二二則物物與我爲敵喜則溺怒則焚往來憧憧終日戚戚如此還可與作樂否物不在外而在我是物不備不足以成我猶股肱不備不足以成人如此則一一則物莫非已認得爲已則已之所施與物俱順物之所觸與已俱通情無往來境無拘礙如一身然心使臂臂使指不言而喻何有異形如一家然父子兄弟庶

然融融至仁無親何有作意此之謂誠此之謂樂外誠無樂外身無誠反之二字蓋爲逐物而忘其身者發也

趨庭紀聞 五則

義利之際人所難處雖然斯易辨矣弗思耳人一面一心耳無不人知者非其有而取之報於面忸於心如人何雖祿以天下繫馬千駟不易也

日用庸行毋懷缺聖罔居嚴難毋慮津穢此皆天理人情不容但已要亦家常事勢不容求全大都

以寂爲感以動爲靜以有無爲同出而異名以喜怒哀爲太和之元氣色色平等念念作聖則雖日望塗炭日近惡人無礙圓通無妨正業否卽深居簡出徒自寂寞耳于實用何裨

道不可仰仰而非也道不可鑽鑽而非也道不可瞻瞻而非也是故顏子之初慕聖道而無得也蓋猶有擬議卜度焉及其至也無時無處無非存天理者豁然一旦悟見本體非有非無惺惺鵲鵲矚矚視尚安用之故曰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

末由也已蓋顏子所以亞聖也

道無私見而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

道有真知而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

鮮矣

過化存神此四言者安身立命必由之矣過而不

化神將焉存神之不存同流何有宿塵習塵事塵

理塵一不化而難以幾矣蓋嘗與某同舍坐而言

渠不聞此未達存神之說而以頑空者

以上澗中

時學入超悟

方初菴先生集卷之二

新安方揚思善著 構李門人賀燦然校

書座四箴

四箴南征草以平生自勉之槩故特

正箴

政者正也聞諸聖人欲正乎人先正其身其身不正雖令不行苟正其身尊如鬼神正身之正先自心始外不徇人內罔徇已視聽言動非禮勿履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大箴

莫大匪天萬物覆焉形形色色自生自全含垢納汙惟天則然因材而篤靡巨靡纖所以君子奉若天道無有作惡無有作好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普物無心同歸有昊

和箴

譬彼和羹五味相濟可否剛柔以同而異喜怒哀樂縣解乎帝熙熙春臺四海兄弟耳目手足惟心所為梗枘杞梓惟匠是施同歸殊途何慮何思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平箴

惟衡之體匪輕匪重進退推移慮善以動緣激則鳴水激則壅王道平平民物公共嗜慾未起神明罔欺哀多益寡稱物平施相彼兩造天鑒在茲不平謂何如此嘉師

原政八論

八論奇習集二論中州稿以平生經

尚嚴第一

蓋天下如人一身血氣榮衛者民也筋絡任督者法也人之情無所不至充其至也人人懷望于上

吾將不勝其求而後聖人之法生焉故法者所以治人之術而非所以徇人也治人者生人徇人者殺人生殺之權人所易辨而至其居上也往往貶法以徇人曰治如是足矣如是而後民可懷也事可立也事不失立民不失懷蓋寬之得民也如是而廩廩何爲者也噫果若人言是愈廢天下之事傷天下之民而何以治爲哉治也者理也理也者義也善言治者莫若易易之言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

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然則義也者又也可以聚財可以守位可以承實可以施德故義也者仁也所以生人也經絡縱則血氣流血氣流則陰陽反陰陽反則死經絡治則血氣軌血氣軌則陰陽從陰陽從則生故起斯起立斯立行斯行任斯任者經絡治也起者仆立者倚行者居任者弛此亦縱其經絡而無以制之之過也善養生者知制善養民者知義義也者制也其綱欲振其條欲盡其分數欲明其操行欲固其精神欲流其畫決欲斷其保合欲深其歸欲易以簡其聽欲伍以參故曰義也者治也治人者上治於人者下上下下辨而民志定矣此理於義之謂也非世之淫刑以逞者也

用大第二

天地之所以大者萬物也形形色色化化生生而大者見聖人之所以大者萬民也左之右之前之後之聯屬於聖人而大者用是故聖人能成大不能爲大聖人非能用大也吾以大致彼以小應小

者應而聖人大矣聖人曰我何知故天下莫不盡其謀聖人曰我何能故天下莫不盡其才雖然此之用大以形者也而未嘗以神形用者窺神用者不可測也形用者竭神用者無窮也故莫若以神日之入於崦嵫也其神發於旦天之縣於太空也其神發於春故夫聖人之用神也亦若此矣結繩治而人始藏其僞于羽設而人始息其暴有鰥師錫野無遺賢正卯被誅市不豫賈故夫有司兢兢程其簿書急其期會猶若以爲不足者此亦不知

卷二

用神者也書不云乎君子之德風風也者蓬蓬然往蓬蓬然復鼓動萬物而不知其然者也吾嚙於口而甘美至吾嚙於觀而采色至有司者誠知舉其大而遺其細略其迹而明示其意吾未見其有不應者也簿書期會此聖人致治之具而非所以治也沾沾而求之銖銖而責之而遁心者應矣故考之乎規矩之內運之乎規矩之外時縱時舍時取時予而吾一念愛民好士之志繼之爲精神而洩之爲端兆者已不出戶而周天下矣此吾所謂

以神用者也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

核實第三

昔天下之患安在哉其實若此其名若彼徇其名則是而廉其實則非若是者政靡天下之民最號爲顛蒙吾徒以忠信結之夫無以忠信結之而一切務爲浮名若是者民離主上一人所與共天下者二十石以下至百石止耳今其人皆四方之士通舉而通任之母能一心而所恃以維持之者一切盜而居之虛名若是者官邪官之設以爲民

卷二

也民之利以善政也如以名而涖官以名而蒙民以名而治政是君臣上下相率而日趨於僞也若是者綱夷綱夷則國家從之矣此天下之大患也今天下號爲治平矣民不加富兵不加強人才不加多而風俗不加厚若是者何也好名之習勝而責實之道尠也責實之道在乎因名因名之道在乎因其所以名而考成之愛人似矣舉凶人而置之股掌中非所以保完也養賢似矣月朔一延見終歲而校課非所以勸學也恤孤似矣按籍而呼

人給一升糲見而後勞苦之非所以廣恩也勸農似矣春和一檄毋以獄訟妨民耳阡陌之不知征斂之無藝非所以重本也諸如此類推極言之其當考成者有幾誠更僕數之未能悉矣而吾皆以實意求之以實心行之以實效責之最其實者而汰其不宜妄以行之數年其官常漸著其政行漸平其綱維漸舉然後乃可以責一二之實效於民書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王忱不艱言實政之易行也詩云牂羊墳首三星在罍人可以食鮮可以

卷二

飽言虐政之無實也善爲政者知實政當行之若彼倬虛名毒民之若此其於治也亦思過半矣

知人第四

知人之難自古記之矣凡知之難非其有之能受吾知之難也又非其迹之難能符其心之難也凡知之難在因其見聞而參伍之吾之所聞出於名高者也而以多求之則忌者進毀若是者失人吾以名取之而譽言日至將不得其他端若是者失人吾之所聞出於嗜利者也而以聲討之則多左

以事若是者失人不以聲討之而漫爲容與則請解者至若是者失人吾之情將有所屬者也而彼偶爲之適會其固然若是者失人吾之情將私有所討也而主者不知至與吾相持知之又從而地之吾將有所不勝若是者失人吾有所許可則無以辭色借之吾有所拂抑則毋以疑事嘗之見其所長則毋病其短見其一端則毋信其全時有所取則令終見懼他有所見則從來爲考此知人之難也昔者晏嬰齊之賢大夫也而不知仲尼天下蓋有賢而蔽賢者乎若是者不可不察也管子天下才也而三歸三歸者侈甚矣侈則貪貪安能才若是者不可不察也孔子聖人也其弟子以爲如天之不可升而伐木削迹從其黨則比而不公從其衆則毀而失其真若是者不可不察也祝鮀佞矣地宜與正卯並誅而衛國賴其治仲由冉求當從季氏之誅而卒以政事顯若是者不可不察也凡知人之難非其才之難與其守之難也又非其內心之難適用之難也同時而異事則建功難同

事而異任則見信難同任而異交則取譽難同交而異心則相保難高之而慕誼則見以爲行僻簡之而獨尚則見以爲賣交行其所明則見以爲急功順而應之則見以爲無當迎之無首隨之不見其後則見以爲和光而同塵故此數者皆知人之難也不可不容也期會以趨之籍記以明之談言以中之燕見辭色以辨之委其難以嘗之親至其地以考之論他事引同類以叅驗之如此而後人乃可知也至乎其未耶尚未敢以爲然哉昔者吾夫子蓋言之矣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予噫所從來久矣

平賦第五

今天下所不足者非財也有司廩廩日求中其員程嚴爲發徵期會以驅之此亦有司之過也天下之大人民之衆土田貢賦之入繼至而輻湊於京師此何至患不足哉今夫小民之家歲穰而仰滯穗歲侵而號啼不憚流移轉徙之苦不知有生之樂而有司之徵求教令日至其門此有驅之爲盜

而已上之終無益於縣官而下之終無補於風化也然且爲之則是有司之計過也更繇口賦之錢多故民不得舉子粟米兵車之賦多故田不得歲易鉤金束矢之入多而民始無長物矣析楊接摺之犯多而民始無完膚矣凡若此者非所以息民也民不得息則天性傷天性傷則廉恥鮮廉恥鮮則犯法輕故民皆好衣婦食日晷窳不事事而閭閻之間蕭然發動矣而有司方且惛惛日對簿不暇若是者非所以奉公也且夫壤有曉沃則壤而滅賦人有中丁量人而受功籍有占次按籍而緡緡蓋功令不啻嚴矣今至有下田而蒙上賦者有悼與耄而猶受功者有富民抗敵以巧法而一緡不算者有累數算而貧無立錫者有田連阡陌而買爵以復其身者此皆積逋至千萬犯罪經數赦而有司莫敢誰何何者彼將有爲之地者也如此弗問根株蟠乎下法令撓乎上有司方且執筭筆以威細民立期會以急窮民賦未及程而民已稱困矣昔者召康公之尹東郊也巡行阡陌間至息

棠樹下而聽訟焉是貴不忘勤也子產治鄭伍田疇褚衣冠誅豪宗訓子弟是惠不廢法也黃霸之在潁川某所有木某亭有猪子具知之綜理纖悉是巨不遺細也此三公者無當於治賦而周鄭以興漢室復疆古今稱善治賦者弗若也今天下孜孜治田賦當事者率以此課羣吏而又安能萬分之一於三公者哉

省刑第六

繁刑峻法令天下重足而立然不足以禁奸固圉戒嚴條者累累而呻吟然不足以懲頑故刑人于市而攫金者交臂矣錄囚於庭而舞文者抵掌矣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懼之而民離離之而民侮則是法不足威而有不足懷也法不足威而有不足懷是謂亡法亡法是謂伐權幾如此二者而不徵亡哉昔者文帝蓋除肉刑矣然笞者往往致死景帝承之遂致刑措此何以故也蓋明主之用刑也有必先於無辜刑必加於有罪夫有罪也而後罰加之加之者無心也當之者無辭也故天下

畏其嚴而樂其寬無辜也而後宥加焉彼見無辜之得釋也天下莫不重快其仇而小人者卒不得以徼幸故其寬足懷而其嚴足畏由此觀之明刑者所以省刑也非其虐之謂也省刑者所以勝殘也非其姑息之謂也當世從有司者兩端而已武吏見法輒取文吏以柔養奸夫法不可取也而養奸者謂何哉且彼未嘗見大體也霜雪之所墜無不伏壓者雷霆之所震無不摧折者天地自生自成萬類自形自色而墜者震者卒何害於利貞之性情哉故聖人之制刑也亦若此矣辟以止辟也刑而期無刑也聽訟而貴無訟也此聖人用情之至也大者取之小者與之所以明仁也舞文必誅怙終必賊所以明義也案牘無留犴狴毋淹所以明斷也書不厭占讞不厭詳所以明智也此數者盡獄之意矣而未始詰其端夫獄之端也豈有窮止哉詰之而愈繁窮之而愈滋是在良有司者慎之而已矣易中孚之繇曰君子以議獄緩死蓋言慎也

治兵第七

夫物相比而不相得則爭爭而無以相質也則亂
亂而無以治之則滅故兵也者所以因爭而制爭
因亂以治亂者也惟其制爭亦可以爭惟其治亂
亦足以亂甚哉兵之爲利害也聖人憂焉較兵食
與信之利害緩急而特曰去兵蓋兵可治也而不
可恃也審矣何以明其然耶昔者軒轅氏有涿鹿
之戰伊耆氏有胥敖之戰夏后氏有有扈之戰商
伐鬼方周驅玁狁皆是物也易此必敗故曰兵可

卷之七

七

治也逮德下衰至於周穆白狐得四荒服失五德
又下衰至于春秋析骸而爨易子而食廩廩者十
家而七德又下衰至於嬴秦天下放敖日尋干戈
膏血既原野者十家而九此夫老子所謂佳兵者
不祥之器非耶故曰兵不可恃也何以知其然也
聞之言曰兵凶器也戰危地也死亡人之終也習
凶器履危地而蹈人之終此非人情之所安爲也
然且爲之則必有爲之賈者也夫膏粱所以賈其
力也禽獲所以賈其智也爵賞所以賈其生也小

過不錄小挫不辱所以賈其氣也故此數者皆兵
之利也而非國之利也國利於安存兵利於重將
以重將易安存可矣然非可與論於無事之日也
雖然有事而籍其力無事而休之休之而無與賈
則已矣又可復籍之耶將復籍之必姑予之將欲
殺之必固生之予之而無節生之而無制此大亂
之道也非聖人之政也聖人之政在于治兵治兵
之要在於節制節制之本在于仁義仁義之入人
心也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今驟而語仁

卷之七

七

義不足與懷也驟而語節制不足與振也雖然仁
者愛人義者循理不患於積久患在乎不誠耳有
司者誠心愛民而循理乎則其什伍必連其約束
必明其險夷必習其臧否必別其患不遺遠其法
不撓近其巨不厭細其公不廢私公不廢私恕也
巨不厭細明也法不撓近正也惠不遺遠大也別
臧否者機也習險夷者變也明約束者信也連什
伍者嚴也故此八者治之本也仁以居之義以行
之節以制之而邦政舉矣此聖人之兵也解在師

尚父之告武司馬穰苴之次軍法也彼斬伐禽戮者未已

厚俗第八

黃虞而下三后之季天下何其囂囂也衣裘葛茹蔬菽非不足於財哉然而患貧不患不仁釋鋤耒從商賈非不足於安逸哉然猶患勞不患非義鼓瑟吹簫承筐薦璧非不足於文采哉然猶患嗇不患非法箕倨以罵攘臂而不顧上非不足於侈肆哉然猶病禮不患無恥故夫民俗之誹訛也日益甚矣有司者將何以佐縣官圖化焉蓋聞聖人賢人之道民也暮年而可三年而成七年而可即戎一世而仁百年而勝殘去殺此其大率也今也道不至於賢人聖人而望治也多求諸三年暮年之內其所務者簿書期會而止而其考成者率皆匡人父子骨肉之事化民成俗之功噫亦太甚矣岐豐之間蓋介乎夷戎民顓而俗靡至獷也自后稷公劉以至文武歷千餘年矣而民風始淳此豈一手足之力也哉數傳而至平王東遷於三川而民

之棄周若遺若是者何也則歸厚之政難而習偷易也故善爲政者任時善救時者因俗善化俗者知人聞諸董生曰守令者民之師帥也所使承流而宣化者也故皇皇求仁誼惟恐不足者士君子之行也皇皇求財利惟恐不足者細民之行也今至以守令而下同細民之行釋士君子之道而於以助上化民不亦遠乎由斯以談上者表也下者影也君者源也民者流也審矣東鄉西鄉讓而就席民猶犯齒三事大夫讓而就卑民猶犯貴故夫世之所以化民者亦多術矣執爵而養老所以教孝也選舉而後進所以教讓也奠而後食之所以教廉也有功者上無功者下所以教能也善則稱君過則稱已所以教忠也禮容以攝之所以教敬也弦歌以肄之所以教和也侯明而撻記之所以教恥也噫亦盡矣如是而足以化民耶是相於德也如是而不足以化民耶是相於技也語曰暮年樹穀百年樹德故德也者化民成俗之具也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初政二論

風俗論

古今論風俗者莫如夫子矣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夫上之所作而民風之上之所風而民習焉習之謂俗俗也者俗也上所不欲而民或欲之上之所欲而民或違之上下相監屋而治道敝矣治道敝故風靡風靡故俗厲俗之厲也賞之而民不勸罰之而民不威夫不勸不威而能成化于天下者未之有也然則上下

卷二

七

之情固有異乎曰非然也情一而已矣其好生而惡死好逸而惡勞好善而惡不善也是夫人之情不能與吾異者也因有所好而奪其所甚好因有所惡而掩其所甚惡則人情遷而上下殊矣夫上下之殊也豈其情之本然哉匹婦治絲枲以易衣食也鎔錐不忍釋焉愛生故也然至其當不義則以身殉之矣夫其當不義也豈無愛生之情哉有所甚好以奪其好此生民之情也善治天下者察其情有以風之則可矣風之何如曰千金而易

卷二

七

骨則千里馬至贖人而不受金則無贖人者矣故求珠于市不于淵者求之者多而其價重也夫求之者多故價重而求者卒不舍何也彼知所求在此故售售而得重價故售者來而求者可以卒獲故寧捐重價而必于市然則夫民之情亦大可見矣彼其舍生而就死舍逸而就勞孜孜焉勇于爲善而怯于爲不善者豈有他哉其善者吾誠知之而吾誠好之故有不善善則賞必加焉其不善者吾誠知之而吾誠惡之故有不惡惡則罰必加焉夫知吾之好必不遷于惡而吾之惡必不遷於善也故其好善之心甚於好其生而惡不善之心甚於惡其死夫然後可以行吾之賞罰而通其欲惡天下之大也善人與不善之人衆也吾豈能一一賞罰之哉古之人有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者此何術也欲惡不遷而賞罰信也昔者堯之時善人之多也宜不止一舜惡人之伏也宜亦不止一鯀然堯知舜之必不爲鯀而鯀之必不可以爲舜也是故舉舜而殛鯀不崇朝焉而天下卒以大治

堯善得其術也紂之亡也其初豈有失德哉寵惡來囚西伯天下囂然反其欲惡之情而質質焉失其所趨故其亡也忽焉語曰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嗚呼彼其所以帥之者乃其所以風之也與通于此者可與論風俗之柄矣

利弊論

易之係革曰已日乃孚又曰革言三就兢兢於興革之際蓋嚴矣夫聖人之于民不啻子而然視利

不卷二

大

如飽暖視害如疾痛苟可以及民者豈直裘梁藥石哉然而有一利焉吾且試思之而不遽興有一害焉吾且試思之而不遽除豈聖人愛民之心顧若此憇哉意者天下之事非新焉者之爲貴而常焉者之爲安吾謹其常不必于喜其新則天下無奮發立功之名而陰受寧壹之福非然而興一利焉朝興之而弊夕從之除一害焉舊害未除而新弊至矣然則聖人之治天下也將聽其自成而任其自敗也歟是不然聖人之于天下不求爲異而

已矣天下皆曰有利不興有害不除雖堯舜不能以治天下故聞興利之說矣大都復鄉社也開水田也興常平也聯保甲也聞除害之說矣大都禁游民也察豪右也裁供億也肅官府也凡此屬者有志之士類能言之而當道亦類能聽之然日日以長其所謂利者竟未盡興而害未盡除也則豈可不求其故哉言之者徒異爲之名而曾不得其要領聽之者亦徒樂聞其異而莫詰其然則其有未盡亦無大惑已然則利害之際終無可爲乎語

不卷二

九

有之御得其道徂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徂詐咸作敵夫爲政者亦若是而已本之以實心出之以定見毋以嘗試爲之已毋以奇跡標之人使吾之精神常流通下事之內而成算常備周上事之外則鄉社固今之鄉社也愛民如子而民愈向學矣水田固今之水田也繕財如已而民愈自殖矣斂發自民積之以三年九年而常平可無盡藏也友助自民懸之以明賞必罰而保甲可使制挺也游民不勝禁矣誠行漢之爵力田而游手且緣南畝乎

豪右不勝察矣誠明賈生之經制而豪華且自貶
損乎供億猶是能遂已大官之奉哉要在吾司會
者誠樽節之耳官府猶是能遂撤庶司之守哉要在
吾司隸者誠關防之耳夫若是者庸詎謂足以
盡天下之利而窮天下之弊哉天下之患常出于
智術之所不料而吾且礲礲而張之翹翹而揭之
則其智有時而窮而人因得以欺吾智之所不及
而其禍始大蓋吾惟本之以實心出之以定見則
如此者亦足以治天下而安吾民不幸而有遺人
猶得以據其後而增之而天下終以不困何者吾
求以安天下而非求爲異也夫堯舜之治天下亦
若是而已矣夫子之贊堯也曰民無能名其贊舜
也曰無爲而治於乎治天下亦何以異爲哉

方初菴先生集卷之三

新安方揚思善著 景陵門人陳所學校

風雅十篇三十六章

松陰

山中稿

松陰寓靈谷精廬賦也讀書精廬之南菴有
嘉蔭焉

松之陰維竹青青君子來思愛此軒櫺軒哉櫺哉
絕無塵伊其無塵聊適我真

松之原維竹掀掀君子來思愛此櫺軒櫺哉軒哉

寂無喧洵其無喧載習之翩翩

松之谷維竹攸葉君子遊思愛此麋鹿麋兮鹿兮
生無欲繫其無欲樂與子同宿

松陰三章章八句

北風

南署集

北風送楊大夫也楊大夫歸上黨歌以授綬
云

北風其涼何草不黃君子于歸北上太行
太行巍巍白雲孤飛君子于邁疇將與依

登彼西山言采其蔎君子樂胥我心如咄
登彼西山言采其薇君子綏止不我遐遺

北風四章章四句

石磷磷

石磷磷贈吳處士也處士號蒲石託以比德
焉

石磷磷載磷載岫有蒲盈之其葉蓁蓁君子于寧
洵美且仁

石鑿鑿載衡載錯有蒲作之其葉沃若君子樂之

其嘯也澤

石蹲蹲其音缶兮有蒲敷之其節九兮君子于茹
宜爾壽兮

石峻峻其趾駢兮有蒲之根宜偃佺兮君子厭飡
維以永年兮

石磷磷四章章六句

有紫

有紫贈別且寄也別蕭生因寄耿叔子

江南何有有紫有苓之子來思並坐鼓琴自我不

見三載於今願言稅之以雅以南叶
江南何有有篁如簣之子來思並坐鼓瑟叶自我
不見黍苗三碩願言嬉之于焉嘉客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皎焉月出思爾和弦子之往
矣曾莫我反叶反旃反旃與子成言

子之自來江流瀾瀾子之從往涉淮與濟我思匪
它思爾從事何以贈之澤蘭湘芷

有紫四章章八句

青蒲

青蒲修稷于石城之莫愁湖賦時景也

青青者蒲在湖之間淒淒風雨從子于盤爾散既
芬爾酒既衍載斟載酌不醉無反

青青者柳在湖之曲淒淒風雨念子來肅遊者如
斯青陽不從我今不樂如此伯叔

碩人碩頤令色令儀偕爾同行自堂徂基歌予和
女酌以金卮嗣其反矣德音不遠

碩人碩頤被統與素携手同遊及春之暮言旋言
歸威儀孔庶豈伊異人惟子之故

青蒲四章章八句

侯之來

侯之來賦邑侯之賢者也賢者去邑民有遺

思載歌不亦宜乎歌之四闕風善政也

侯之來乘乘馬飲水一卮羈樓一履鮮予侯嗟勞

予于野侯之來思堵予觀者

侯之至車轡轡夜寐夙興拯予於貧昔也無新今

也有陳侯之至矣曷如其仁

侯之喜喁喁有社我有子弟式穀勿已侯之怒儉

不章

壬伊沮疇卽恇淫離逃而土

侯之往有命自上載膏爾車載飾爾鞅侯德則競

疇予與杖靜言思侯中心有瘡

侯之來四章章八句

東門

東門送丁大夫告歸也

東門之房爰有行楊黃鳥于翔大夫戾止斤斤其

明叶都人所望叶天子命爾司農于京叶四國是

皇皇哉皇哉曷曰思故疆哉

東門之坻爰有苞杞黃鳥萃止大夫來思德音不
已惠及寮友明命是敕爲天子使之綱之紀綱哉
紀哉曷曰思故里哉

出其東門從者如雲我送大夫宛其乘軒叶大夫

歸哉賁於丘園叶疇和子倡胡解予慍叶勉爾進

思對此元元叶

東門三章二章章十一句一章十句

子之丰

子之丰賦碩人也吳張君幼于質美而文振

不章

東海上踟躕矣過余都官余賦子之丰

子之丰兮黠者其髮丹其容兮載色載笑游如龍

兮出辭之輯穆清風兮大江之南惟子充兮

子之丰兮縞衣綦巾威如鳳兮見子省睫服乃衷

兮叶時惟不言言可頌兮東方之人爲子重兮

子之丰兮展如邦之彥也隱東海兮曾莫予子觀

也承天寵兮先予以羔鴈也予則庸兮闔胡讎

爾言叶也

子之丰三章二章章九句一章八句

河之水

河之水賦西蜀張太公也太公侍御之先大夫縈河居士也

河之水洋洋兮濬發于秦以濫觴兮有美一人婉清揚兮臨流自斟樂有常兮

河之水沛沛兮縈於嘉陵宛如帶兮有美一人履而泰兮臨流自滌樂無外兮

河之水其流清兮流之百折其波縈兮有隱君子心無營兮渢渢其間安且貞兮于萬斯年歌令名

兮

河之水三章一章章八句一章十句

瞻彼南山

南征草

瞻彼南山瞻孟祠也過鄒謁孟夫子祠志仰止焉

瞻彼南山維石嶙嶙殿于鄒邦不騫不崩維山降神震于孟孫誕育膚敏以嗣顏曾

導彼洙泗維鄒之背我聖斯徂淵源攸在懿厥哲人不遐有配氣象巖巖有崇泰岱

尼父既沒疇見而知皇皇子與言淑其私進退以

禮出處惟時俎豆宮牆爲萬世師

凡民有生性命各正不念爲狂念卽爲聖性善一言小子咸聽易知易從何莫斯競

瞻彼南山四章章八句

樂府四篇十首

練時日

南陽集

華皇皇耀三光靈之旂下大荒與嶙嶙雲若蓋靈之來神哉沛靈之都邃九重紛其下登虬龍靈之

從盛百官濬容與珮珊珊風肅然靈之至旌搖搖

飛天駟明星聚靈淹留如在上宴以遊陳牲奉

明水燎於庭靈有喜布精衛於太壇醲椒糈停鳴

鑾五音平歌八佾披琅玕薦芬苾肇明禋載玄黃

森陟降豫且康相一人百執事維肅雍祈明賜兆

明賜惟豐年帝德厚格重玄

惟泰元

我牲維牛我琮維黃載燔載瘞嘉薦令芳厥位惟良厥日孔吉誌祀洋洋報皇之德惟皇幹機終始

萬物七政齊衡八風從律乾施坤順太階以平恭
膺明賜報饗惟誠三事庶尹罔不肅將秉圭載璧
式翔以翔吹笙鼓簧激羽流商我皇用豫嘉祐萬
方

秋胡行詩馮母八十

桃李春花松栢冬自榮桃李春花松栢冬自榮習
習谷風自卉具生朝如沃丹夕有落英青陽徂矣
黃巢無萌歌以言之安如松栢榮

丹青易泯金玉無窮期丹青易泯金玉無窮期白

卷三

賁匪欲文勝多疵有美栢舟之歎靡移磨安可磻
涅安可緇歌以言之金玉無窮期

凡民有生節孝誠獨難凡民有生節孝誠獨難馮
母蚤孀音容自殘事親盡孝立孤保完脂韋丈夫
心膽爲寒歌以言之節孝如母難

天與善人富貴矣足多天與善人富貴矣足多有
母如孟有子如軻千萬斯年令聞不磨萬鍾五等
如馮君何歌以言之善人良足多

自君之出矣四首

南征草

自君之出矣盈盈玉樹前思君如皎月常缺不常
圓

自君之出矣采芳不盈指思君如車輪轉輾日千
里

自君之出矣江門迴不開思君似江水東折幾時
迴

自君之出矣刀尺趣寒衣思君如縞帶何日束君
歸

四言古詩一篇

西谷先生七十歌

前罪集

太行之西有谷深阻君子攸居爰得其所道固委
蛇德則颺詡大夫夙夜三命偃僕乃遵河洛乃涉
齊魯範之如師怙之如父惠此中國式歌且舞矯
矯冥鴻逝將去汝雖則去汝有繩其武念彼鰥人
懟此強禦綱之紀之陳泉有攸子也象賢公也譽
處譽處伊何西山有墅無酒則沽有酒則酌耆舊
是徵消搖容與瞻彼松栢徂徠新甫爾壽則然台
背黃耇叶匪伊異人仁者斯壽叶是用作歌以垂

永久叶

五言古詩四十七首

山居紀興

山中稿

孟夏天氣淑薰風來自南非非草木榮奔流正汗
漫我來春之仲良友相盤桓屈此忽易時宴笑殊
成懼朝遊千仞岡暮投百尺竿風禽遺我音山花
爲解顏非無噴雲峽亦有飛月湍清和一登眺駕
言觀其瀾狂歌復狂歌清聲徹山間捫蘿陟懸崖
開襟俯攢巒浴累居然淨忘忘亦非難何當老翠

微與子超塵凡

吳生行

南畝集

生新安人賈江淮有還妾事

嗟嗟吳下生橫目之民與舉以蓬矢弧冠以倒接
離白晢而黑有口甚喁喁田民食藟豆賈豎利
贏餘髮短心自長豈不懷安居吳生亦人子安所
與人殊近市不厭囂伉儷奚久虛人生不滿百簷
隙度白駒今我如不樂屋室他人愉所以彼其子
沒沒金與姝吳生出天性暗合於詩書買妾卜其

滅燕婉今何如之子涕泣言我亦名家姁縣官持

父亟緩急靡所需質身子錢家聊以救斯湏託身

豈不好始願不在茲匹鳥尚有偶此衷當告誰言

已泣數行呱呱莫能持吳生聞之悲秉燭不解衣

得妾以其子復賊人子爲以彼易此觀安用軒輊

之女貞苟不字千金弃如遺區區是阿堵爲爾簪

珥資去去勿復道僊僊吾當歸糟糠不下堂綦巾

待中惟黃金再百斤信義良不移聞者爭噴噴嘆

息真男兒誰謂古今人毋寧殊秉爨叔子意作頌

穆如清風來叶曉彼都人士眎此吳生辭

擬行行重行行

忽忽歲云暮悠悠道路長與君一握手相別何茫
茫白駒杳難繼空谷徒相望流塵漫疏越三載間
宮商豈無陽春調自惜知音亡丈夫志四海毋寧
自慨慷諒君在周行何必懷康莊努力崇明德白
首以相將

擬青青河畔草

東風繇百草零落發華滋嫋嫋閨中女懷春起幽

思采采陌上桑終日不盈簣
勝彼同心人遠遊忘所歸
六日已不詹五日期是非
征鳥尚有匹雙雙凌風飛
空房嘿自守芳心當告誰

擬青青陵上栢

青青栢與松歲寒臨廣路
自丹摧爲新條忽更新
故四時陰陽移南山尚有
碑人生如白駒戚戚何長
顧斗酒盡君惟聊以抒情
素結駟遊長安聲名競馳
驚豈無一時好勢盡如脫
兔自古倦在昔先民服常
度有客吹參差簫瓢以厭
飫不樂當如何

不卷三

生年無百數

擬涉江采芙蓉

鼓嚴江之瀕言采蘭與芷
蘭芷多芳澤託根何瀕瀕
擷以青瑯玕覆以冰紈綺
珍重貽故人故人千萬里
不漸報瓊瑤但恐成萎菲
臭味終不移否哉有如水

擬君子有所思

君子有所思翩然天一涯
相去萬里餘結束將從之
憶昔與君別宛在水之湄
歲月今幾何水廣何

瀟瀟思君不得寐待君違
前期豈無結新好不如君
相知好懷不獨傾好音當
寄誰遺君一束芻佩以三
秀芝白駒何皎皎空谷自
逶蛇所思不可致所守安
可墮矢君永弗諼歲宴終
自持

采菱歌

吳兒水中居吳女習采菱
款款鄰家娃結束來相仍
短襦赤繡眉扁舟牽素繩
朝發吳江湄暮艤太湖嶼
采菱不盈筐兩女對相語
姊年方二八儂年十五許
機杼不出門此日暫客與
容與一水中鴛

不卷三

騫故相乘芙蓉開並蒂凡
物居有恒苟非九十儀孤
鴻豈容增夕陽明滄波語
已蕩舟去灼灼渚中花依
依江上樹遊人歸嘯歌嬌
羞不敢覩願言結同心白
首無他慮

雜詩

人生不百歲百歲當如何
弱冠苦結束衰年嘆蹉跎
青陽不我延白駒駛相過
少年不長好生齒日漸多
富貴人所矜侯門已張羅
功名蚤相赴竹帛今傳訛
由茲浮生理達觀庭下柯
榮枯瞬息間生

者終有涯青尊爲君開暫使朱顏醺晴空澹無極
止水元不波一日兩日看對景舒天和

送許生實甫歸省

許生信良友負笈遠從遊已知道在茲胡爲來相
求宿根如微纒習氣仍綢繆岑寂坐自馳禮樂縣
雙旌滔滔竟長世子獨懷先憂不學本而嚮學乃
滋憚微學與不學間譬彼行道謀所以洙泗士
間間如春濤坐忘者誰子斯道推前矛生觀太
宰問君子多乎不知亡臧穀羊卽解庖丁牛生歸

卷三

主

何所爲將爲親者疇寧知至情嫖一日如千秋何
思亦何慮官止神欲流一本萬自殊何必追前修
我亦冥行者望子空悠悠歲晏莫相負珍重于德
懽斯言一以棄入聖終無由

春日遊清涼寺同周舍長國雍俞山人公臨

小飲分韻得寺字

我愛春日遲東枝起蒼翠結駟何聯翩追攀足玄
致俯仰無餘羨萬物自欣黑立不曳華裾騰此山
間寺開尊一斟酌嫣然遂成醉長歌白雲邊撫掌

天風至睥睨闢洪流婆娑憩初地好音空自懷
慘理繁吹所以知我希果哉長荷黃願言駕巾車
從子以軒輊

賦得春雲

青陽鼓微和輕雲起天末
可出曾巖須臾滿
玄壑大壘浩無極重陰莽相薄草樹凝蕪翠繁華
沐膏澤
噉噉歸鴻冥翩翩黃鳥喙海日黯流光
暮雨霏微作倏忽以汗漫卷舒不終夕
枝光澹
容與靄靄開林落野馬息相吹蒼蒼正寥廓潤物

卷三

主

豈無功輕陰歸合莫

題欣賞齋

有序

欣賞齋焦先生弱侯藏書處先生困公車
數矣歸則下帷授徒講業怡然忘其困公
車而友人從之遊虎往實歸亦各怡然忘
先生之困公車也于是相與賦諸其齋而
樂之其曰欣賞則有味乎陶令言之也
卜築城之隅悠然出塵世代調隨四時蒼翠無寒
歲珍禽有清音名花自奇麗幽人結心賞一往獨

深請跬步卽經綸達觀竟天地豈惜知者希高舉
明吾志我來亦沉冥俯仰還自契願言遂其初白
首以相締

贈汝南程生歸省

中州有佳士造次必於仁竭來舊京遊卒業此成
均進退一成規祛俗反其真博學而審問嘉言常
書紳嗟嗟道喪世六籍灰燼秦諸生急時務泯泯
迷前津所以江都相慷慨爲君陳春秋大一統崇
儒道還淳寥寥千載後誰爲素王臣河南兩夫子

卷三

七

紹述兼討論春風被吾黨異術開荆榛斯文當在
茲微言諒可循之子能濟美溫故而知新餘師在
歸求承家今有人

送陳君從事南還因憶鄭大

百年總行役嚴駕復何之桑麻滋露華游子戀荆
扉寂寂青陽度垂垂楊柳絲蕭蕭征馬鳴冉冉江
雲飛臨風一卮酒與君歌載馳黃鳥遺君音塵塢
上君衣將迎送旅客聊復結新知去去東門近瓜
時將及期兒童驚問勞佩服何披離行路難如許

隣家歸尚遲

北山篇壽李方伯七十代作

北望太行山嶙嶙何崔巍高者與天際下者與雲
齊歲寒松柏樹鬱鬱蒼龍枝春風扇微和微蔭衆
且肥中有素心人考槃以養蛇被褐自懷玉虞羅
焉能施弓旌苦見招身往道亦隨應龍旣田見霖
雨方及時有爲盡陳迹軒冕如塗泥粲粲當門子
象賢紹裘箕致身固有術矯哉尋初衣至人貴止
足君子見先幾豈不華朱輪其如始願違所以亦

卷三

七

松遊不取械繁危賢哉疏大夫邈焉寡所偕叶寥
寥千載後于今忽見之結廬在西谷徜徉扶青藜
閱世七十載常有好奇客姿問君何能爾蚤服得所
歸清風與喬嶽振古恒如斯

贈鄭錫

天命信有在爾生何不辰繁華世所羨忠義吾獨
珍譬彼松栢樹何如桃李春嚴霜一掃落百卉摧
爲薪亭亭見孤操翳翳隱車輪植物乃如此况吾
君子倫克已而復禮天下皆歸仁敬信誠匪虧蠻

猶猶相親行藏固有道前言毋書紳當知我者貴
憂道不憂貧贈子無長物寧親在敬身遠遊何足
惜萬里如比鄰

悼潘處士四章

東山望已賒剡水聊自適生芻玉似人蘭臭交如
石典刑正斯存白駒不終夕

其二

倚蘭自幽谷叢桂正堪攀名已高山仰身從北海
閒行年逾伯玉觀化出塵寰

其三

冥鴻自矯矯安所施虞羅驅馳伯也桀作業仲偏
多天不愁遺老當如後歟何

其四

恍乎子知誰嗒焉吾喪我富貴等浮雲百年如燭
火以茲觀九原夷光正虛左

過葉懷古

華於九安間津處

南征草

憶昔魯中叟結轍遊四方荆蠻固不薄攬轡何皇
皇行行迷前津欲濟川無梁睠彼耦耕人周爰以

相將小子信狂簡茲遊豈披猖吾道未全非彼口
增譏張豈不倦行役懷寶羞迷邦所以吊無君載
贄而出彊胡爲謀其生卒歲以徜徉果哉末之難
其如黎王綱君子遵大路遠覽思周行斯文倘在
茲弔絕以趨詳

雜興二首

寒風正蕭瑟白露凝玄霜宿草莽無際松栢宛道
傍相知一以別慘怛守空床明月悵羅幃寒重嚮
中唐豈無好懷抱徽音爲誰揚薄言往從遊岐路

其二

多茫茫胡馬日北嘶越鳥日南翔所志各有尚白
日矢靡忘小人貴遇合君子守其常天道諒裴恍
人事徒劬勩明時各努力無遐天一方歲晏結網
繆將子以徜徉

其三

孫陽世希覩騏驎駕鹽車叩首一以鳴駑駘同所
趨一朝蒙警策歷塊過名都所志在千里敢辭範
馳驅主君昔未馭一馭今焉如空群何所有方嗟
轅下駒所以都人士周行步紆徐進退合有時干

澤非所圖春華易以歇秋芳易以渝挺挺松栢姿
歲寒見扶疎丈夫志四海安危繫君軀明德以爲
懷榮名奚有無

悲五子詩

有序

五子者賢人也或仕或否四方士多稱之
其造詣淺深有差吾勿以知之矣要以好
學明道不靳多聞雖百世不能易也吾悲
其相繼淪沒而作五子詩

李祠部逢陽

斯道久榛蕪空言竟何補汲汲李祠部狂瀾迴底
柱超然破藩籬心傳繼鄒魯枝葉永刊落躬行以
爲主忠告啟吾徒四海如同父天道無棄物群生
化時雨豪傑固有興凡民藉鼓舞昊天不憖遺奪
我明時輔諸子各天涯念茲心良苦願言一聖真
無勞吊終古

楊太學希淳

嗟嗟楊太學細行難具陳昭曠有獨觀敏德無遠
巡汎瀾百家言以筏涉其津顏子不二過曾子曰

省身一往有深詣千載會其真春秋二三子雅言
日諄諄小大各有得溫故知其新明德方自茂天
道無常親後歟將安倣哀哀倬比隣清風一以誦
四海歸仁人

魯睢陽邦彥

賢哉魯睢陽出處固有道結髮事明君致身豈不
卓袁州竊其柄國是何草草感茲拂衣去一臥滄
洲老皇路方清夷仁賢以爲寶徵書下邑屋母子
念相保再疏爲君陳三旌非所好孝養力有餘玄
言日探討曳杖詎消搖不吊如彼昊脩短固有期
榮名豈枯槁

潘睦州絲

挺挺潘睦州意氣自英邁公子時亦佳俠節以爲
快桴鼓動山城邑人殊不戒買勇擊戎衣取賊如
管蒯中年契名理問學時靡懈聞過輒自愉求言
勤下拜以此悔悟心精進有深解勞謙令其終生
平無睚眦一官何所爲五斗殊自憊孤鴻已高翥
吾黨增鳴噫

陳郎中謨

陳子三晉彥斯文稱正始先行而後言率彼都人士郡國推孝廉分符事天子邊民正凋瘵仁者臻上理天子重循良兩都遞遷徙卓彼司農署即官紀洵美徵庸固未艾河清信難俟生者失其程逝者長已矣嗟嗟門下士遺範慎相似同官何所懷吾欲稱天誅

淮濱感興六首 有序

春風載駛艤艇淮濱開蓬四望悵然有感

卷三

世三

憶唐人蕩漾孤舟楚水春之句有味哉其言之也爲賦古體六首聊紓素懷云

之子抱壯懷胡爲墮塵鞅旅不勝愁春風自駘蕩孤舟一以去君門豈堪望何當尋初衣嘯咏滄洲上

其二

駐馬黃金臺擊筑歌且呼千里空市駿酒人非故吾西山氣欲爽砌石宮已灣四顧朋侶散嗒焉長據梧

其三

昔我遵大陸寒風正騷騷今我撫南州楊柳數桑以柔青陽一以逝白駒誰能留人非金石質繁榮何所永達士知我貴至人感生浮超然起樊籠獨往媿前脩

其四

美人不可見羈人欲何處駕言往從遊道路脩且阻皎皎冰雪姿睢盱蕩容與投我玉徽琴經年未能撫豈不懷高山南風失子野長夜已漫漫念此

卷三

今人老

其五

汎汎木兰舟瀾瀾桐栢水春風何淒其遐思動行李縣聲滿閭閻采葛紛相負玉燭一以調魴魚無頽尾時雨長桑麻軒然田畯喜疇昔何人斯爲爾蒼生起

其六

南山有高士抱朴全其真之子徒望崖與物時同塵獨寐矢在澗棲遲老衡門採芝聊一歌種桃扇

前津榮枯信異質天地無殊春古人何所似庚葉
與南榮豈不慕京洛此道良自珍吁嗟南山南乃
見古時人

懷五子詩

有序

五子殊致皆一時所稱仁人予內交其二
焉其三人則心鄉往之矣三君者宜無有
於不佞不佞則何能少三君哉遂並擬懷
以賦

李姚安

聖人不克見聖學日荆榛寥寥千載後師聖當何
因彼岸久未登姚安識其津一振士風變再振民
風淳名教有妙用何論越與秦所以忠信士蠻貊
猶相親况此邦域中負版皆王臣聞君有去志吾
亦非用佞微言共探索乃在江之濱嗟嗟行負俗
去去勿復陳

尤司農

河南二程後諸子失其傳及門尚罔兩况乃親陳
編皦然尤司農蚤服歸西川深造有自得至行無

君前蕭蕭一室間俯仰絕徽牽草蔬共敝袍遺書
時自箋人憂將不堪君樂多怡顏問君何所爲志
定神自全念茲往從遊坐使塵鞅捐

周瓊州

春陵振風教微言在圖書大雅久不作群蒙日紛
拏允矣瓊州君步趨一何殊冥鴻自高潔登龍盡
吾徒目擊道已存筌忘得其魚來者莽不距去者
祇自徂至教本無類明德疇云孤走也實不力結
髮事諸儒種種將無聞思君爲前驅何當一握衣

請益開迷途

耿次公

天臺耿夫子仁賢萃其門伯也起吹簫叔也遞吹
埙翔翔振逢掖斯文疇輕軒仲氏信仁只莖莖賁
丘園步趨迥無因絕塵一以奔靈臺無滑和六籍
多知言至動有至一至靜至神存披雲往無從聞
風知所尊古今豈異時千載自淵源與君盟歲寒
翩翩胡畔援

王隱君

王生好肥遁乃在江淮間承家固有道邁迹良自
反振衣陟層巘濯足撫潺湲幽人時往來當路無
躋攀名理析玄晏至道希孔顏嗟予倦行役歲晚
靡交懽昔者吾友言窺生時一班考槃信自矢振
鐸寧能讓以茲精進心獨往諒非難譬彼作室家
願言開其藩

春日遊金山寺誦唐人禪心江上山之句情

境俱融因依韻爲賦五章寄別劉黃諸子

春水遠連天春風江可憐中流莽無際屹立此金

本集三

其

山悠悠吳楚圻日夜奔狂瀾萬族俱有涯此山常
獨完我思古人心一德終自全豈不隨波流挺如
金石堅我來感茲會孤鴻離哉翻薄言方外遊奚
爲撫潺湲

其二

幽人抱清興爲我撫瑤琴一鼓隨流水再鼓入高
岑三鼓四鼓間悠悠傷我心豈無激羽調調高無
知音拾級陟層巘振衣紆几襟搖搖吳門練翳翳
楚雲深開軒不自得直欲抽華簪與君一携手寧

受霜毛侵

其三

蕩漾撫長江春帆下夕陽海門望不極楚澤空微
茫薰風自南來吹我單衣裳軒軒似霞舉擊筑歌
滄浪百年會有盡五斗徒搶攘念茲不能寐良夜
起徬徨明月滿中庭白露零衣桁狂歌復狂歌索
君以報章

其四

浩浩洪流中岩巖翠微上孤舟天際橫雙鳥雲間
並山色通有無濤聲更悲壯遊子蕩春心至人神
理王濯足臨清流開徑拄藜杖感此浮生言悟彼
空中相隱几知前非嗒焉吾我喪

其五

我聞滄溟中乃有三神山昔人官未至遠覽摧朱
顏江水浩淼森混茫起層巒乘風一以濟倏忽超
塵寰波光敞無屈白鷗時往還條然滌塵纓不語
心自閒何爲慕長生服藥求神仙神仙渺無侶服
食徒生患

暮春夢得二聯因成一首時在告

浙中稿

小亭隨草構春袍擷芳潤當窗月轉明入幙風常
靜慚懷千歲憂晒將五言競大道本忘忘至人能
病病天地此閒身何爲損真性

折獄有感

天道本好生人心不容僞爭忿起一時天人兩相
昧以此造明庭對簿宜加意指畫良心明熱中當
自媿以人而治人明刑刑可廢自古猶斯民自古
猶斯吏一念仁存心天地吾當配

七言古詩八首

復陽山人歌

山中稿

山人游兮四方春嵩卽兮秋瀟湘山人佩兮青囊
丹砂化兮開金黃朝飲沆瀣兮夕吸瑤漿芙蓉爲
衣兮薜蘿爲裳羽仙兮鶴立息深深兮龜藏起
羸瘦兮旦夕戒靈符兮鬼降嗟嗟山人兮復陽術
濟世兮何不臧聖人作兮天下光安得其人兮
劑柔剛轉鴻鈞于一氣兮開壽域于八荒

嵩山高壽何太公仙室先生

燕中稿

君不見嵩山之高幾千丈巖巖嶙峋插天上西連

二華何逶迤北邙太行迥相向吼啤延袤殆千里

太室少室東西峙白雲時護紫霄宮玄鶴長隨赤

松子中有三秀芝亦有九節蒲朝朝暮暮群仙茹

吸新吐故相追呼有仙一昔御風至屹作人間巨

丈夫丈夫靈均氏何者才名命世嵩丘下口斷長

虹足躡雲坐援應龍行天馬天馬飛無塵應龍出

有神出入追隨通帝座雷轟電掣驚河濱河濱五

老故錯落千年符應今誰託君家世世苞元精筆

卷三

九

海辭源正磅礴方今博雅

聖天子網羅賢豪日無已君家文獻冠中州世絕

華簪今大史朝揮太史筆夜校太史書太史一出

仙翁居翩翩野服課春舍羨翁行年今半百脩然

玉顏光可射眼觀物外心重玄手把皐蘭踞奇石

君是嵩列仙仙應古偓佺不信但看嵩岳上巍巍

玉柱千秋萬禩常巽然

徐父徐母雙壽六表

夜來南極呈輝光蟠桃錫宴舞霓裳壽添海屋人

還雙鶴飛鹿走交流觴方今

聖恩覃八方金吾况肆期門郎垂垂白髮承封章
翩跹珠玉驩盈堂亦有叢桂結秋芳公車對策朝
君王光浮琥珀生瓊漿氤氲室椒蘭香衛筵楚
設樂且康吹藜繼晷醉夜長願歌一曲儀鸞鳳璫
芝獻祝壽無疆

四游詩

有序

東方生仕于建元元封之間邑邑不得志於是
乎請告不可請老不可請告爲其近千敖也請

卷三

手

老爲其近千僞也廼抗顏詆詞將家于官人謂
東方狂生何若高陽酒徒爲東方生曰唯唯否
否予將以吏隱者也遂昌言四顧而爲之歌其
後東漢時有張衡者爲賦四愁四愁者四游之
變聲也今傳記家知四愁不聞四游可謂失其
本矣或曰東方生善隱諸隱家祖之世所傳滑
稽不經盡繫東方以故史氏鮮載并弃其歌詩
不傳云或曰非也蓋黃初以下才人爲之而以
東方藉口耳世傳古詩類如此而不知其然否

何問四游然其旨深遠矣

我將游兮東搏桑駕茲青虬凌風翔青虬去我空
踉蹌問君何爲懷思長美人死在水中央我欲從
之泝流光天吳鼎負阻我杭

我將游兮西岷嶓羽翰白日離哉翻神鳥不至吾
將友問君何爲負朝暾美人死在瑤池邊我欲從
之叩天關五侯七貴交攀轅

我將游兮北山北萬里扶搖六月息斥鷃嗤我飛
何亟問君何爲凌北極美人死在玄水側我欲從

之結三益我馬玄黃隸不力

我將游兮南山南朱明爲御昌寓驂六日不詹如
秉簡問君何爲自開關美人死在藐姑山我欲從
之途路難思之不至心如惓

長松篇送李宏甫先生之姚安

君不見庭前樹一回春到花無數花下年年城却
春春光歲歲倍愁人惟有長松差可久參天老幹
批龍鱗龍鱗蟠屈萬年枝花候經過眼欲低豈知
花事不常好逐花空受花狂惱亭亭蒼翠祗長松

清陰不改從誰道此道惟堪向君呈君方策馬南
微行幾年大隱石頭城搏來萬里垂天翼笑殺鸞
鳩榆枋橫於猗萬里之搏未足爲君重鸞鳩之笑
未足爲君輕知君但飲滇南水請君但教滇南耕
坐見上如標枝下野鹿熙熙建德忘其名從此姚
安君畏壘一陽玄風表八紘

方初菴先生集卷之四

新安方揚思善著 景陵門人陳所學校

五言律詩四十九首

和社中賦得登瀛作

山中稿

日落鍾山靜霞光滿石城精廬無客到疎竹與吾
清短褐袍雖在長楊賦已成從君話松雨咫尺是
登瀛

壽何太公

燕中稿

南極天垂象中原洛獻符文章周柱史閭閻晉司

入卷四

徒日下裁鸞詔花前引鳳雛嵩高遙入頌紫氣滿
玄都

冬日酌國雍年兄見寄二首

南署集

偃仰共風塵行藏自有具交情誰戀戀世道故汶
汶按劍明珠弃彈冠白髮新霜天月色澹尊酒坐
相親

其二

百年雙短髻萬里一凋裘不作支離隱聊爲汗漫
遊疾風吹木末涼月挂城頭白雪誰同調思君獨

倚樓

哭胡文學四首

白眼誰知已青袍獨憶君百年空有役五十豈無
聞蟬蛻高原樹鴻冥極浦雲故交零落盡揮泪讀
遺文

其二

大雅沉冥久如君識者稀玉樓天遣賦綵筆夢將
歸梁木悲中圻寒星隕少微及門諸子在相向幾
沾衣

其三

之子疑冰雪身衣若不勝羈棲五口共細行一生
矜吾黨真無賴斯文其有興孔門誰得似原憲媿
先登

其四

憐君不得意懷玉貢丘園已落高陽魄空招宋玉
魂卜居淹歲月說易鑿乾坤好是遺編在縣書向

關門

輓盧玉田先生二首

盧公虛鳳抱落穆蚤歸來三黜人千古孤衷賦七
哀松門長自閉花徑爲誰開諸子能傳業明經起
茂才

其二

高人不可見蒿里吹聲繁世難鴻雁網家貧雀應
門苔侵楊子宅蕪沒邵平園後歿誰將與沾衣在
九原

春初郊望用杜韵

百年空負爾又見髮華新樹樹浮煙曉家家濁酒

大老田

春遊絲晴着草野水綠生蘋歸騎行歌罷斜陽照
角巾

冬日同方子及齊王孫吳山人遊牛首

選勝出塵埃叢林一徑開雲陰懸石磴木末起層
臺山帶寒煙暝江涵夕照來憑虛望不極磊砢思
難裁

牛首絕頂月色虛明偶坐夜分

古刹上雲根嶙峋石室蹲疎鍾聞下界涼月滿祇
園秋色開前席煙光出遠村興餘忘坐久萬籟起

松門

初雪偶題

高閣煩層陰霏霏雨雪深寒光瑤樹出清夜玉堂
沉有客便僵卧何人宗好音宦情元落穆吾欲一
抽簪

奉和龔比部遷居

拓落意何如爲郎暫卜居有文懸象魏無訟束刑
書睿藻歸明鏡恩光足敝廬使君多道氣不厭食
無魚

不卷四

賦得白雲抱幽石

曲徑縈清澗層崖鎖白雲山禽移樹語野燒隔林
分石溜晴飛雨松花暗度薰幽人已高隱不待北
山文

冬日偕諸同籍奉陪大宗伯燕集魏國東園

才子鳴昭代風流滿六官五侯新第宅八座盛衣
冠曲水涵天碧幽花沁露寒笙歌嬌未歇落日一
憑欄

燈夕觀梅用蘇韻

雪霽春宵後銀屏盡閣開清尊同調賞狂客獨醒
來蠟炬光移竹芬香暗度梅仙郎渾絕倒羯鼓任
花催

寒夜承丁庸卿周國雍方子及見過小酌分

韻得爐字

風急雨如霰寒深到竹爐興豪還滿引句得欲狂
呼星聚人占爾風流天賜吾沉冥坐清夜象罔得
玄珠

哭葛中丞四首

不卷四

大雅推吾黨斯文賴主盟傳經高伏勝抗疏薄匡
衡索駿當年事嗟麟此日情老成天不憖痛哭海
雲橫

其二

東魯三鱣宅西曹一豸冠安危身可繫疆禦膽應
寒落日人何在秋風淚未乾九原如可作遺直似
公難

其三

不用憂天意其如後死何官聯八座貴名到九夷

多幾處雍門泣千秋梁木歌只今遺範在世變已江河

其四

始進傳公疏先民作我程廟堂看柱石世路絕逢迎白首心猶赤黃河笑可清嗣孫能繼闕文望滿西京

贈劉生

南國頻冠蓋東人正勸遊散材憐櫟社芳草憶菟裘辭豈賢三耳身應寄四愁何當一尊酒與子結

本集四

綢繆

司農署左遷將歸

肉食何爲者因之賦遂初爲雲翻手得累月側身居家削甘慙啓名潛好著書陸沉吾不忝天地一蘧廬

題松山

幽人出塵世結東南山隈流水心同遠寒松手自栽草繁三徑沒風靜一簾開安得求羊侶從君載酒來

司農舍南歸有懷諸子二首

白首論交淺青衿始願違牛羊身再牧虎兕道全非去國驚投杼趨庭戀舞衣天涯諸子在莫遣尺書稀

其二

豈是荆山玉空憐櫟社材十年竿濫竊再試錦難裁去住諏詹尹依違念老萊聖恩容請乞擊壤味康哉

戲爲墜馬者解嘲

南征

本集四

平野散邊韁東風蹶驕驕外生將汝托奔走爲誰忙赴國鞭還着忘身革可囊敢辭趨遠道因念戒垂堂

車次方城遲王尉不至

蚤發隋侯郡鳴騶並在途山雲迷後騎關月擁前驅木葉征衣下燈花旅夢孤何當一携手爲問酒家胡

寄贈王尉

四海交遊在逢君意轉親簿書甘吏隱杯酒任天

眞寒授重裘薄霜侵兩鬢新天涯珍重別何地不風塵

哭江方伯民璞四首

已矣江方伯鄉人憶且評通儒齊北海良吏撫西京蝶幻三春夢麟傷萬古情蕭蕭溪上社一片野雲橫

其二

六尺身猶弱千金諾不移交遊吾黨合姓字野人知楚粵留遺愛風雲入妙辭草堂縣榻在一度一

不卷四

妻其

其三

禮樂從先進衣冠拜下風嚶嚶頻道古咄咄肯書空花泣階前樹鳥啼江上楓高人不見天外憶冥鴻

其四

南士多冠冕如公長者稀雅聞河上訣蚤息漢陰機短髮肺新沐長齋掩故扉九原令可作白首願同歸

哭弘農劉生二首

忽報劉生訃盈盈淚幾彈詞鄉金擲地容澤玉爲冠駿逸霜蹄蹶鴻冥塞影寒夫人良可憫自古惜才難

其二

蚤識弘農士春風悵別離文疑天欲喪數似爾何奇卞里埋青髮中原憶白眉相從諸子在搖落不勝悲

挽曹祠部仲宣四首

不卷四

九

時祠部卧病廣陵方圖請告尋病劇不及上竟客歿可傷已乃爲詩四章令執紼歌

挽之

聞君方跨鶴詎爾卽冥鴻犯斗槎何在祠部以奉使行故云凌雲賦未終空縣吳季劒誰得楚人弓西風驚白日吾欲問蒼穹

其二

心傷廣陵散淚灑廣陵濤病似相如渴才兼子建豪人無常倚玉客有帛焚膏聖主遙憐汝祠官

尚署曹

祠部方臥病時有除郎中之命故云

其三

曾共曲江頭看花倚玉樓十年剛再會一別已千秋
白雪歌應斷青萍塵欲流吳山兼越水何處覓藏舟

其四

騷耳先秋蹶蛾眉後夜孤雄文青可殺幽興白從呼
中路凋潘鬢當年憶杜膚明光起草處朝暮見飛鳧

入卷四

賦得金山四首

虛閣疑無地琳宮別有天江空萬嶺發僧定一燈懸
七澤吞吳楚孤峯自歲年乘風興不淺高陟已泠然

其二

遠眺豁塵襟悠然物外心蛟吞海氣赤鴈入楚雲
深月牖窺禪寂風林雜磬音天花何處落梵宇夜沉沉

其三

萬里汎清江中洲駐碧幢滄溟元有此玄圃更無雙
竹葉春盈缶桃花日映憲凭高望不極片月上寒涼

其四

東折應無際中流復此山天空千派落風靜片鷗閑
鴈帶斜陽去漁吹短笛還浮生長此會何用駐顏顏

哭兄子敏四首

吾之多不憚撫爾竟何爲腸斷山陽笛魂招楚客

木犀甫

詞古來元有久天運總無知惆悵三江上春風薦綠籬

其二

落日下江門長波勢欲吞青山霾故國芳草怨王孫
後歿名非阮先凋鬢是潘深嗟蝴蝶夢空負鵲鵲原

其三

實自悲遊子虛相慰塞翁花飛全帶雨草弱不禁風
毋倚間間望妻兼夢裡逢天高邨可問無語對

鴻濛

其四

欸頓駒千里漂零鴈一行竹疎林晏晏蒿約里茫
茫故劍何年拂扁舟若處歲浮生應有盡何用較
彭殤

五言排律二首

金陵道中書懷示汝成汝含二生

山中稿

南國重遊地花飛欲盡時春愁消短夢秋思入新
詩白下長爲客青衿喜得師寒禽啼墜葉幽鹿伴

不卷四

十三

吹黎歲暮悲遊子交深念故知晨光催驛馬晚色
嘯山魑把酒江村夜揮鞭柳陌遲行裝無長物歸
講是生涯夷甫那堪比阿戎端可期相從名教內
聞望好追隨

禁城新柳

燕中稿

玉律知風信春光滿禁城柔條憎繫馬嬌色喜遷
鶯娜媚生煙態萎蕤弄雨聲坐垂衣上濕折向手
中明候與通玄鳥晴兼映綠萍四郊興土脉有駕
看春耕

七言律詩三十八首

從兄弱喪歸族卽事

山中稿

二十年前遊子恨濱千里外故鄉情訝詢父老多
成古驚看兒童鮮識名陵谷不移還佇望樓臺初
改更屏營傷心只有東林鳥猶似當年送別聲

登嶼磯磯故蜀后迫吳自沉處用王文成韻

二首

翻波激石楚江雄殘碣留題故漢宮千載自沉遺
骨遠三分誰惜霸圖窮依依古木藏秋色片片征

不卷四

十三

帆落晚風俯首不須追往事漁歌斷續幾聲中

其二

東吳野色照江心綠樹連雲古殿深悼漢遺文留
自昔爲劉瞻拜到于今磯頭不改舊時月蜀地誰
懷故國音往跡盡從流水去淒涼一望獨沉吟

黟山九日懷焦弱侯丈諸同遊

去年白下登高墅此日黃山憶舊京遊客蕭蕭誰
寄問詩神脉脉獨關情有無烏帽從頭落多少黃
花照眼明料得茱萸應插遍萬松林畔嘯聲清

別焦國臣

邂逅精廬愜素閒，幾番携手共論文。
煙霞有主還須我，楚越無群祇見君。
清嘯石牀移宿鳥，高吟溪渚遏行雲。
相看未忍相分袂，徙倚山齋恨夕曛。

大祀方丘禮成

焦中稿

帝郊晴向北宮開，翼翼鸞旂子夜來。
寶燭影搖天漢落，金爐香裊曙光回。
黃琮殷禮通宣室，紫極祥雲捧上台。
共喜皇祇臨福時，椒餘初進萬年杯。

送許太史出封

本卷四

十四

仗擁蓬萊鼓吹喧，新傳方朔出金門。
恩承闕下絲綸重，路指匡南劍佩尊。
彭澤秋高雲氣爽，豐城夜徹斗光繁。
知君蚤晚通吳楚，遲爾明光啟帝閤。

月空上人歸新安

披緇已出紅塵世，卓錫還來白玉京。
到處有僧留半偈，定回無相入衆生。
江連祇樹隨帆轉，風落花照鉢明。
日暮化城何處是，麻衣繩屨自閑情。

雨後登徐州樓遠眺

中州稿

山城日夜擁河流，風雨霏霏春色幽。
車馬間關從駐節，乾坤寥廓此登樓。
署無供給知時誦，主有逢迎散客愁。
戲馬臺高堪極目，空懷往事思悠悠。

徐州道逢寒食

驛路迢迢柳色新，江南江北總深春。
田家遍插黃金纓，馬足長隨紫陌塵。
漠漠江雲偏獨住，飛飛村燕故相親。
遙瞻鄉國寒煙裏，白髮堂前憶遠人。

中都恭述

本卷四

十五

金城千里擁淮流，佳氣瓏蔥護帝丘。
雲起六龍天地曉，氛清萬國犬羊愁。
稔聞父老傳遺事，每見功臣襲故侯。
四海車書今一統，卜年何啻過商周。

歸省道中喜晴奉似黃新淦黃德興二使君

霏霏江雨灑江城，况復春深尚遠征。
月映孤村開暮景，鐘鳴五夜起新晴。
鳥啼花發村庄意，野曠雲高驛客情。
遙憶故鄉春醖熟，歸鞭同趁馬蹄輕。

秋夜有懷靈谷上人

南畝集

秋風浙歷動江干，叢菊盈盈玉露漙。
萬里暮雲連海嶠，乙天涼月散林端。
風塵大地明雙眼，鷗鷺浮

生寄此官好是遠公青社在陶潛今欲共盤桓

金陵眺望

江城搖落思悠悠睥睨寒雲百尺樓地擁巖巒環
甸出天迴江漢抱城浮石頭王氣時時合樹裏人
家處處秋六代風流成往事夕陽宮草喚人愁

秦淮對月

十月霜華滿鳳城征鴻飛帶夕陽明江門市散寒
煙鎖水國雲收夜月清繞檻秦流雙樹影搗衣吳
地萬家聲開尊漫酌憑誰語醉向風塵寄此生

卷四

送張德中庫部歸養

當年鴈塔共題名幾度秋風別玉京日月旂常曾
典禮風雲圖陣此談兵匡時好佐宵衣治將母偏
憐畫錦榮歸去五湖知自適東山遲爾慰蒼生

長至卽事

萬籟初潛一氣回南郊殷禮太壇開明堂道啟崑
崙入宣室齋居法從來玉律浮灰中夜琯金莖承
露萬年杯冕裳此日瞻天表共祝 皇釐錫九垓

送王子才年兄考最北上

同省爲郎足勝遊江亭那復望仙舟轉輸吳會囊
中穎財賦東南天下籌月落秦淮雙短髻天迴楚
澤一高樓蚤知朝罷趨庭日刺領恩光到石頭

送焦孝廉弱侯赴對公車

白露蕪洲倚石城翩翩書劍送君行古今斯道傳
糟粕天地吾徒賴主盟春到薊門收駿骨雲生海
嶠奮鵬程天顏喜賜臨軒問高贊唐虞轉玉衡

萬味樓

北宮傲睨任行藏東壁圖書老鸛鵲杖屨翩翩時

卷四

獨顧草玄寂寂坐相忘晴雲入幕吳山遠白雪翻
歌楚調長好是仲宣渾得賦一簾風月映松篁

送劉中郎薦卿召入司馬署北上

春深楊柳思依依忽聽驪歌悵落暉星聚三臺聯
畫省雲屯萬騎擁朱旂江亭雨歇孤帆疾海樹天
空去鴈稀塞上匈奴今納款漢家劉敬得先機

黃開溪處士受比部郎封

初筵二月報芳菲溪上閒庭綠翠微陸海籌傳雙
鶴下九天雲捧尺書歸堂開玉樹連青瑣露錫金

莖薦綠衣華髮朱顏應不改年年春酒對春暉

大雪三日奉酬鄭丈見過有贈

搖落江天酒一杯彤雲黯黯雪皚皚莫憐爲客南
金盡且喜豐年上瑞來城外千山浮玉壘省中雙
鶴下瑤臺陽春媿我非同調鄭谷于今擅賦才

比士澤宮事竣有述

南征草

南國徵書下玉京漢官親駕魯諸生隨珠履曳三
千上和璧光連十五城日下卿雲堪爾奏郢中白
雪許誰賡微臣薦達慚非分自擬王褒頌 聖明

卷四

輓族父靜泉先生二首

一夜寒郊隕客星故園空復想儀刑興來移日呼
浮白老去成書付殺青草滿林塘春寂寂楊飛帷
幕雨冥冥阿戎愧我風塵在泣向南天薦楚萍

其二

何處仙遊卽大還風流如在草堂閒西窗月澹高
懸榻東閣春深早閉關相塚有經遺肘後灌園無
意出人間江南名勝多行徑總入詩篇好待刪

題何公子園

城依邛子卜林塘司寇遺書手自藏賓主東南十
日飲縱橫花卉四時芳藥欄燕拂春風碧脾睨烏
啼落照黃誰道習池能醉客吉陽今不遜襄陽

贈何次公

翩翩公子意何如幾度趨庭起伯魚詩續黍苗千
載後園依喬木百年餘清風家著先賢傳落日門
填長者車愧我中原衰白在從君下榻校遺書

上計

長安大道自逶迤風急霜清稅駕時千乘黃朱周

卷四

牧貢九天閭闔漢官儀金堤柳色春先動玉陞花
陰日轉遲四海昇平無以獻南山願上萬年卮
憶子及兼呈同舍諸公

秋風淅淅草萋萋萬里孤臣去路迷洲我日隣邛
子國憐君天遣夜郎西化行徼外來馴象春到蠻
方賽卜雞蚤晚賜環乘傳去空城花發鳥爭啼

其二

華省爲郎契晤難一冠高揭喜相彈往來吾黨功
名薄交借諸公禮數寬春老鶯花頻中酒天清江

漢騰觀瀾他時努力崇明德海內齊盟總未寒

寄蒲城齊令

風塵南北兩悠悠洛下相逢憶舊遊彩筆凌雲曾
爾賦郎官應宿古諸侯雙鳬縹緲飛花縣三輔謳
歌起麥秋蚤晚徵書愁父老攀轅遮乞使君留

從隨州量移構李留別二三父老

花落山城一鴈飛放衙高閣坐忘機深慚郎吏無
長短敢謂人言有是非才讓劉生詞賦拙時清季
子諫書稀褰帷欲乞行春日騎置郊關問布衣

卷四

年

上司理王公奉酬見贈

千里嚴程在簡書離歌聲發沐恩初交疎傲吏蒙
推轂才謝騷人賦揭車濯濯風流西晉後翩翩霞
舉上皇餘薊門春色天涯遍爲報綸音下玉除

其二

五馬重麾豈薄遊古來名郡紀隋侯珠慚明月虛
相吟曲贈陽春寔寡酬路入中原跋漢廣天迴大
陸引河流長安籍甚推才子彩筆新傳賦楚樓
鄂州逢僕大量移成都賦此爲別

湘流不盡楚天開遷客逢秋共舉杯金馬漫疑方
朔傲錦江爭羨長卿才猿聲旅夢三巴遠雁度鄉
心萬里來行路只今難自見西征有賦總須裁

贈同行者見訊滕邑道中

曾謂東西南北人年來餽口未全貧洛陽賈誼空
懷國泗上宣尼勞問津尊酒相逢拚盡醉微名自
哂莫求真天涯設道無兄弟谷鳥嚶嚶揔是春

初夏方伯行部將至陪太守王公司理陳公
故世迎之小集舟中凡再往乃值蓋兩公

卷四

年

已沾醉云

浙中稿

書記翩翩構李城褰帷此際共逢迎乘風人在兼
葭遠落日憇懸蘭蕙情南國登樓千載賦中原草
檄一時名尋常期會潭開市醉聽滄浪咏濯纓

七言排律一首

哭伯兄啓文先生

浙中稿

先生余少所從受書者以經生老歷春秋
六十又八好脩而文終其身不一遇合傷
哉爲賦近體輓之

代木丁丁曉聽鶯故鄉深處楚雲平關西人去三
鷓鴣遼左天高一鶴橫高足經傳推弟子廣文龜
冷哭先生漢家伏勝開投老魯國龔生不用名碑
向千年稱有道情傷此日更無兄憐予短髮華簪
在賦就招魂泪滿纓

五言絕句十首

題松坡二首

燕中稿

谷風自南來吹我坡上松松枝屈曲下滿地驚虬
龍

入卷四

三

其二

結茅傍青松鬱鬱秋陰繞幽人披素襟月魄閒相
照

題鶴軒

隱隱松間月亭亭竹外軒鳴琴有深意雙鶴共忘
言

靈谷卽事

南署集

雨歇山泉響林深古殿涼老僧將客子揮塵坐繩
床

寒蟲鳴墮葉棲鳥亂高樹雪霽撫蒼松鬱鬱虬龍
顧

題節壽卷寫意

丹心照白日素節凌玄霜年年北堂上高潔領群
芳

黃花晚茂圖吳歌四闕

春歸不可留花落令人愁東籬有黃菊青青含露
采

垂楊蔭南陌紅芳襲綠荷豈無勝此好涼露當如

卷四

三

何夏歌

喬木振高風萬籟鳴四野儂愛黃菊花在萼東籬
下

青青堂背萱鬱鬱庭中桂共此歲寒心清陰互虧
蔽

七言絕句八首

鍾山

南署集

高皇有鼎定神京王氣東來擁石城聖德萬年
歌舞習微臣何以報昇平

齋居

手自擎書口自吟不談人事不關心
山禽似解東君意深樹關關送好音

燕子磯

亭亭江帆亂山開滾滾江聲噴地來
人道磯頭風浪惡漁翁夜月棹歌回

送張庫部歸養

江亭牽纜送君歸客裏風光動綠衣
自有主恩同湛露詎言寸草荅春暉

本卷

江干送友人

芙蓉花發度行舟客棹無心水自流
日暮片帆天際落思君涼月下城頭

鳳凰臺

臺上鳳凰何處空留名字寄荒唐
梧桐月落秋江冷惟底群鴉噪夕陽

石城懷古

六朝勝事城頭月千載風流江上山
只今月明山寺裏老僧常供佛燈閒

送王生

綠樹青山興不孤秋風一夜颭荻蒲
五湖煙雨堪終隱試問潛夫著有無

六言四首

山居

南征草

幾點疎星天際數聲啼鳥林端花塢
遊春夢斷竹簾窺月香殘

聽法

分火人家隔水鳴鍾古寺穿林落花
流水春寂寥

本卷

法焚香夜深

自嘲

自喜年無酒債誰知日有書傭時去
駛如追駟窮來技似屠龍

懷隱

五斗折腰堪詫四方餬口奚爲山水
畫圖濃淡蛙蟬鼓吹高低

方初菴先生集卷之五

新安方揚思善著 霄上門人朱汝器校

序十八首

贈四遊山人序

山中稿

聖人之道居則善其身出則善其人與世推移無所容心如斯而已三代而下聖人不作於是訓詁詞章之學興而上之人又設爲科條以取之蓋士之不得如三代久矣士生斯時而欲外誦說去科舉以善其出處也實難故夫軼宕奇瑰之士苦於

卷五

其習不得志往往自匿浮屠方術醫卜之間以爲是足以自適也已矣余生今世學聖人之道將去夫科舉誦說而無由然而世之資以自炫者比比也予乃知誦說科舉之移人而習方外衣食於醫卜者未可以盡非也數年來結社松門所接士多非塵土中人物意今之軼宕奇瑰者或是在是與乃相見輒爲之禮時與之坐而聽其言率多曼行戲傲雜以恢諧然而瀟灑脫畧亦時時有所新得蓋其去締章句託名義以自利者遠矣嗟夫今之世

聞經生大言輒噴噴觀嘆自以不及而一遇方外士非吾類遂鄙夷穢謔幾欲操戈噫是豈知類議取舍能不詭于聖人者耶歲已巳余從諸友隱黟山之麓麓當叢林所遊多異人予皆見之然未有若四遊山人之賢者也予禮而訊之所言多合不爽於道嗟嗟山人其真方外士耶其拘於俗學輒苦而棄焉者耶其初學聖人而過者耶其別有見不詭於道而其習也將有託而逃焉者耶抑吾之所習者非而山人是耶將出處有時而姑自晦耶

卷五

然山人則既有見矣得予言相與正之予不謂之方外之士也予乃今知磊宕奇偉之士果不必出於吾徒也山人留數日將北行予因推其意而贈之

送焦國臣西歸序

焦君良字國臣太平博雅士也師授毛詩通要義以暑故避徙山中見予于僧舍之西堂一語而合溫如也因與語或連日夜聽其言和平而婉約得風人意旨予于是乃喜曰君其可與言詩哉仲尼

聖人其從遊者蓋三千焉皆當世魁奇士然至語
言詩者子貢子夏二人而已遐想二子豈嘗習訓
詁勤講讀學爲今日之詩若文哉觀其學于聖門
問仁問孝問友問政之外無一言及詩者獨稱衛
風二章言下意殊而聖人喟然許之謂詩爲易言
耶則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豈其遺詩而聖人不
稱謂詩爲難言耶則二子之于詩一言而悟此又
何也蓋及而思之是非好惡吾心有良知焉固曾
中全經也率是讀詩未有不勃然興釋然悟者二
子之于詩亦得其勃然釋然者而已夫子嘗稱詩
可以言可以興可以群可以事父與君今觀子貢
子夏二賢辯且達宰於莒父輒治信哉夫子之言
非欺我者也君今能言矣交于友得其群處于家
二親安之假令出而爲政使絕域振國威宣主惠
民以大和此特君餘事也國臣勉子哉以國臣之
賢予及見焉聞其言而私以自淑則予亦進于詩
矣故于其歸也道其所以得者冀其來而贈之以
詩

詔養集序

中州

藩大夫冉公中牟人也舉丈夫子二人伯治家入
生產仲性嗜學補博士弟子自未幾以文學徵對
公車歲辛未有詔舉進士四百人仲及高等已乃
自念吾翁以大夫老吾賴伯子侍養得出第令伯
子無恙吾猶將歸矧伯子病不起吾則何心於是
具疏上其事情詞懇切上報曰可仲奉詔喜所
祈亟治行歸鄉大夫及同舉者咸多仲賢贈別數
千言言人人殊然至謂主上以至德理天下
次公歸主臣俱榮一舉並得此其指同也次公歸
五年大夫無恙日侍膳承歡爲事養二鶴庭中大
夫起置食次公心喜鶴且舞且鳴如佐次公於是
大夫喜曰鶴有知宜不及孺子然仲所視事鶴輒
來彼將有所感與仲善視鶴無問孺子矣次公唯
而退因立鶴庭下吾惟有若以至於斯也若非吾
益友耶我固當稱友鶴鄉人聞之喜曰善哉次公
真友鶴先生矣時方叔子除吏關東道過中牟中
牟王侯交叔子驩道友鶴事甚備叔子遂過友鶴

將執子弟禮謁大夫於庭友鶴辭曰家大夫老而痺促膝之未能顧心慕叔子耳叔子往居長安當友鶴上疏時病不能爲別聞友鶴事心竊竊然嘉之乃今友鶴歸大夫起居甚適第令就吏得挈升斗之祿以效其親或不得一視寒暖以此易彼吾知友鶴不爲或謂友鶴誼從親胡然出出有合矣胡然復在告將無忘一人耶叔子謂否冉大夫老於家恃伯仲二人耳伯存則出伯亡則歸親老之謂何敢微捧檄絕裾之誼友鶴雖歸可也是時王

卷五

五

侯居中牟余居關東一時二三兄弟皆布列諸郡縣兢兢奉職勤其官友鶴里居以孝友風境內之人無論賢不肖皆知慕友鶴之能子翕然從之此其治效豈至山諸守令後哉昔庚桑楚居畏壘猶然尸祝吾安知中牟非友鶴之畏壘耶王侯以治行第一遷天官即渠渠念母於友鶴之歸也既壽大夫其家復次諸所爲贈言者序論而付諸梓余得卒業其文誠哉有味乎其言之也倘所謂忠孝俱者非耶余亦有父如友鶴乃遠仕遯親又鄙憤

憤不及二氏遠甚則余之爲斯言也豈徒以似友鶴君已哉

夢萱詩集序

方叔子曰程君克正其天性孝友人也少奉親盡志盡物無何母孺人捐館舍克正哭之哀若翁字之曰而母慟也令傷我心克正勉承之日則奉若翁遊盡懽夜則涕泣就寢以故時時念母夢寐見之見未嘗不奉母興居聆聲歎猶然生乎也至覺乃益歛歔不自禁已復以父故忍隱云居數年若

卷五

六

翁疆食益從而克正受什一吳中視時廢予而積市物歲用益饒諸所以奉親者視簪爲備而母氏不逮矣克正猶及孝養若翁而獨念母不置也蓋時時夢見之見夢之日又未嘗不欲歔改度也既已無可奈何則又做古蓼莪之詩悲哀於邑形之嘆咏以見已之所以思親者生不及養而養不及物也悲哉思深兮克正之爲是詩哉詩多不出克正大都出於仁人君子所爲夫仁人君子之思親豈異克正哉克正之思親足以動仁人君子之懷

而仁人君子之言歌之適足以增克正之歆歆也
君子謂詩末言其爲用迺甚大豈不信哉詩三
百篇大抵皆出家人里巷之言太史采而陳之以
觀民風故謂之風言自下而上相諷動也以今夢
萱之詩第令觀風者采而陳焉其諷動豈淺鮮哉
克正庶人耳身不饗一夫之入足不出都門至其
所以思親者且惓惓焉又况饗有祿位者乎
聖人在上孝治方隆如克正者有光 聖治多矣
乃若行如逸民積埒封君子第方以文學起家當
必有傳克正者予可無論也克正名子鍾姓程氏
別號松谷新安休易人

疑辨錄後序

疑辨錄者何先正周公錄之成均以嘉惠多士者
也其說自六經而下達于語孟止訛發固詞斷理
明漢宋諸儒如復作也猶將退舍矧經生哉舊本
晦蝕弗存上黨楊公購得之伊洛部中凡三帙公
懼其久而弗傳也則命所部吏翻梓之梓成以上
公公曰是足以訓多士矣斯周公之教也其未之

能贊也雖然辨生于疑也疑生於心也將心之弗
求而執經焉以說予懼夫疑之弗釋也烏乎辨烏
乎明則公之意荒矣公既以告梓人則載其說簡
端復檄所部吏曰此非予一人之言也亦周公之
意也子其爲說申之庶幾以供多士嚆矢予曰然
周公之用力勤矣吾公之命意精矣勤則不憚精
則不惑余復何言哉無已則廣公之說以爲多士
告也可乎夫易牙之辨淄澠之水也調於味也子
野之辨南北之風也適于音也君子之辨是非之
極也格于物也夫所謂格物者豈外求哉卽物卽
心而不以口耳二焉者也故所謂窮經者亦豈外
求哉卽經卽心而不以口耳二焉者也譚飲者終
日不醉譚食者終夕不寐何者此于飲食猶二之
也鴟夷不言而厭于酒刀匕不言而餒于肉此豈
外求哉夫惟不外求故物與心一經與心一物與
心一故物可格也經與心一故經可明也易曰神
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夫惟德行故默成默成故不言而信旣信矣于神

明何有哉噫昔之辨疑也存乎其人今之辨疑也存乎其書夫苟存乎其書雖累千萬言猶不足矧茲錄待其厯厯者哉辨此則公之言其可以廣乎公聞之曰可矣遂書之

直湖諸生齒錄序

南署集

國初並建兩都制勢勝以馭寓縣蓋二百年於今矣生齒之繁率邑之富林林總總乎綦隆盛際哉令甲民有繇田有賦卒有踐更工有復作每十歲郡縣各按其率籍之以上大司農大司農受而

卷五

九

藏之秘府庀群事焉籍既上天子命當事臣董之歲以春秋直直則偕太學諸生通經術者往焉始諸生往也無慮三百人人各按籍操觚參伍以窮其事諸豪民大吏胥緣爲奸抗蔽以巧法者無所售欺詐而尺籍用消久之禁罔少密奸人益賈其智以舞法而諸生者習故事久則益相與優遊於是始募民有心計者欲以陰易諸生而諸生之事務用益簡矣然終無所更慮不替諸生會无皇之末年郡邑又各以其籍上其明年爲萬曆

元年諸大夫歲率諸生往稽之凡四閱寒暑又明年爲萬曆五年諸生往者百二十人自某生達長少有序更番有期書有程其僞有稽先朝之盛事一朝而復之斌斌已此可不謂達節通人哉故事有籍以紀諸生嘉盛會也籍既成謁不佞而徵言不佞乃諗於衆曰諸生挾策而來四方之事歟矣第今按籍東望渤海西屬流沙北顧朔方南瞻蒼梧卽無躡躑躅簪方輿可一覽已諸生亦知今日所以盛乎夫自二祖開基列聖紹皇辟

卷五

十

地乎外方而休養乎內方者豈一朝夕哉拊之循之鞠之翼之不啻孺子然而後乃今盛若此也語云締造惟艱蓋按籍可睹已夫是籍也有司貢之諸臣董之參驗毋奸詐也葆藏之然猶不免焉漚漫而無端夫籍人賦之所藏者而猶若是而况撫若人若賦者乎諸生異日得常有司將籍以獻天子毋亦與有四方之賦事乎則不佞願有謁也夫撫若民也平若賦也諸生將何術而可哉將赫赫濯濯獵聲名乎將僊僊翼翼由舊章乎將

旅進旅退優以游乎將程功校能紹前脩乎將餉其口於四方乎將惕然遠覽守堯舜而謹蓋藏乎諸生始願寧不在此時易事易則爽矣不佞願與諸生盟也諸生慨然曰微使君言貿貿爾游也幸哉生之得聞斯言騷騷爾求也傳不云乎美疾藥石請籍之以爲諸生貿貿者瘳也遂次其言以引其籍端

南畿考卷後序

今 上廣厲學官廢置諸博士弟子員其指具在

卷五

七

功令中蓋至靡密已兩都爲首善地士一切挾筴嚮用眎寓縣爲斤斤于是 天子曰士不適用士之過也士適用而有司不舉有司之過也舉矣而適與不適者參焉或乃報聞此亦 縣官之過也吾使人廉問諸生中有實中其聲者乎收之有實不中其聲者乎汰之有聲實相副而卒盤焉者乎亟汰之于是直指之屬始出中材以下大抵皆遇汰而士有志者爭扼腕上書先資其言以自獻矣當是時三輔吳越江淮之間得士爲多兩御史

若大夫遞以最上明日 詔增此三臣者秩一等天子以爲盡力無私不如是則無以靖能者彰薦賢功且令多士曰此縣不事事無以爲也於哉簡書皇皇乎烈矣士生斯時而不一脩本業應明詔者非夫也使業者業行郡縣間不一倚詰摩厲令士喁喁嚮風此亦使者之過也故事三年而比士士得一當澤官無論適與不適使者叩首而報成事矣使者信多賢 主上無所督過要以遽廬視學官軼遷軼居 簡書之謂何且安所求士進也今 天子赫然下璽書有司者日奉以從事不暇矣猶將守簿書期會之故而已乎將遂株連其聲實而日討之也語云同明相照同氣相求由斯以談士固有合在所舉何如爾矧在東南猶高皇帝所稱首善者哉使者誠一日稱 上意指風厲諸生斌斌具有質文諸不中員程者汰去將朝揭市朝而莫違諸境上矣又况爲 主上所嚮用將三年淹于此如使者乎哉使者所錄諸生高等者凡若干人其應 明詔而興者已若干人矣

卷五

七

其挾策自奮扼腕而思一當有司之求者具在籍中林林也亦研且覈已諸生之言卽人人殊夫安有不攷信于六藝而應公家之求者乎夫綜皇王道古昔者諸士之致也討名言陳矩矱者有司之任也使業者已臚列諸生高等而錄之言使者任矣有如諸生棄將然挾已至佔然操觚而務上人亦諸生之過矣雖然士以使者爲鵠使者亦以士爲券士如歛言無當卽不遊使者之彀中止爾籍令 上以是求之多士不以是應之此如

卷五

七

酤者倍警博者負進卽士無所求用獨不重任士者之無所效券于 上耶然則使者之錄其言也庠廩已錄旣成且出以觀多士余不佞往辱使者推轂間得與寓目焉于是嘉諸生之言能不詭于聖經而又惕然于使者之用意深也則爲申說其意于末簡授之

刻書經集解序

自孔子雅言不廢詩書詩自周南以往大都諷詠爲多乃若大經大法爛焉簡編脩已治人自天子

達則尚書備是矣秦火而後文分今古訓故家往往離之卽有明經諸科猶法家之于案牘仍之長語反之戾正謬滋甚耳何庸之與有哉說經者猥云知遠其究鮮矣 明興取士之制監歷代而新之士得占一經輒取高第說書者單神極能各有所當卽人人殊哉其學一先生之言等耳不佞結髮受書董董章句大經之謂何何以知遠爲矣廼悉謝經師屏臯所從受舉子業旁蒐註疏庶幾以間得之而人擅所長譬之聚訟當世誦法蔡氏不

卷五

七

啻雅言其于註疏諸家合者十三離者十七卽有超然深詣之見將安所施夫士業已屈首經生非蔡氏說不售柰何兢兢持論令一世人不好乃稱快哉且也漢儒之同異不見卽雅言之大義湮雅言之大義湮卽帝王之嬗代勿眇弗著第今後聖有作豈能盡如說書者所云哉不佞蓋媿之矣是編也姑以集衆家之全爲訓故者彙簡則可耳若夫說之可用與否則諸君在進而授之讀惟命否而以覆瓿則亦惟命

焦弱侯社義序

昔人有言汙尊坏飲黃桴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獻于親不爲齒饗於賓不爲野斯其時而可矣異時青黃以文犧尊及爵于坵伯飲于縣金奏在下笙歌在上主人聽之猶若有遺音焉唯恐賓之未有噦志也于是時而薦汙尊奏土鼓神將吐之況于人乎世之變也日入于文三后之季作誓作誥而辭令興縱橫短長之變尚未有萌芽焉距之短長衰而詞賦盛詩歌息矣聲律乃繁其在

不孝事

七

于今又析經術爲詞章蓋明經孝廉之科母庸三變乃去古益遠矣江河之下也勢也激之在山則洞日月之仄也時也視之朝食則昏第令虞夏之王復興魯衛洙泗之賢比肩而立將載牘以往聽其發策而牘列焉豈能易勢與時哉不然岩棲川觀之士以刻意尚行而可矣如當世何出彊載贊孔子猶遑遑焉今之文古之贊也二三子之遑遑于是也時則然矣脩之其家傳之其人匪以微一時之譽已矣後有膚斂得以覽焉夫非異時明經

孝廉之儔與里耳無大聲齊門無雅瑟諸君子勉矣諸君子者何余所友焦弱侯氏若弱侯氏所友者也弱侯明于孔氏之術其所論著大都繩墨之言譬之紹介而進庶幾無飾羔鴈哉

諸生送別姚侯卷後序

方叔子曰當世令甲率三歲一課群吏歲三爲考考三爲率中率者遷否者適大都以民事爲券若曰民事至重古建官分職以此恩至隆也厲民者勿論已卽夙夜元元自秋毫以往靡不采錄上之

不孝事

七

給事黃門爲天子中執法典至重也異時天下又安當事者見謂徒手可以致理于是設不然者以爲生事習文法者以爲老成然後希世取寵之士爭奔走焉然禁罔亦少密矣其後天子震怒用敢驚吏舉刺諸中外親民者擇其賢者能者而任久之不盤不易蓋自中材以下往往見汰其奉法脩職者愈益斤斤自樹樹矣而民任之此一時也則其盛甚隆際哉余同年友姚君以上命來宰吾歙歙故江以東善地也長人者大都兩端狡

者如獵馴者如牧一廢一興何常之有蓋善地始汗萊矣自姚君泣是邑府人守筦簫史人治爰書農人謹蓋藏士人程軌物侯人斥望圉人干振苞苴不行萌隸按堵自父老相傳以爲後先治新都者莫能及信斯言也夫非良牧乎哉語云不習爲吏視已成事新都之已事寧不亦有獵者何必牧乃姚侯之志在此不在彼此其天性固然不以族吏貶節明矣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以余所睹姚侯溫溫者也身若不勝衣與人言惟恐出

卷五

七

聲也此所謂愷悌者哉其往也不治行卽圖書帶劍非素所服御不具往之日士民皆之邑北送其壯者如去其父其少者如去其母其從侯習文事者如去其良師傳于是天子以爲能旣徵入特擢給事黃門昭愷悌也侯往矣 上一日問民所疾苦具以質對惟是江表元元處陬壤蒙沛澤緊主上之賜寧獨吾歎乎哉抑歎之人願得比於畏壘俎豆姚侯而歌舞之其世世自今勿絕豈惟一日

送光祿張公出鎮中山序

今 天子重舊京其在姑孰丹陽諸郡輒得比三輔置開府臣鎮之先是光祿張公則從觀察河東來洎開府事開府公寬仁喜士長者也更治淳淳而持大體事有不可不避蟠屈誅之然無所夷滅居久之府中無事開府乃益脩詞稱詩日與賢豪節俠者遊當是時新安有汪司馬姑蘇有王廷尉楚有吳知政西吳有徐觀察皆相與慕效攻西京之文而兢兢此四君者業已著籍稱祭酒矣然聞

卷五

六

開府名如開府之聞四君名也爭願交驩天下知名士有稱爲文者時時竊藉其名以文其爲流輩所推轂至如此而言事者不悅稍驚于攻擊矣而開府遂得請歸初開府之被人言也簡微爾或曰以其文耶或曰非也詰問莫知誰何然開府之名自是愈益重矣後頃之 天子復用人言起公視鴻臚事無何遷光祿勳會孫中丞鎮中山以母病聞有 詔賜歸侍養于是 天子曰中山重地也開府巨任也將非其人不可其以光祿勳張某往

鎮中山光祿朝拜 命而夕治行行有日矣諸從
光祿遊者重光祿行咏歌之曰光祿往填諸吳今
填燕趙卽南北縣衡其爲三輔重等耳光祿不茂
東南豈憂燕趙哉光祿行矣且也燕趙西通上黨
南控齊梁東援漁陽北綰上谷有如匈奴南下而
牧馬中山直以右臂當之 天子所稱重地有以
也光祿以才被徵不虛矣蓋光祿始爲滑縣稱神
君滑巖邑也三輔賢豪大俠出其間藉令于振弛
嚴桴鼓四起光祿不難治滑豈難中山哉光祿行

不食言

九

矣於是諸從遊者邇舉觴觴光祿前光祿卒數厄
起拜謝曰藉諸公力得完中山不佞幸甚雖然燕
趙之事我爲政三山之遊子爲政諸君異日不以
雅遊廢業不佞接觶而易爰書卽四君者持衡寓
內有目攝諸君者乎不佞者乎諸君勉矣於是各
歌其所爲詩以佐觴光祿者前而命小子某操牘
記之

賀少司徒曹公晉秩大司空序

代作

今上御極敬學親賢自九卿而下靡不籍名便坐

疏其賢者能者任之其不能者汰去群下廩廩威
頌 主上聖明奉命不服會太宰有缺主者上中
執法及兩司空 上輒報曰南司空可由是南司
空重得人矣始者太宰次者兩劉公次者翁公劉
公遷南太宰其繼劉公遷提府兵翁公遷典三禮
重可知已于是南司空復以缺上 上命少司徒
曹公爲大司空重曹公也曹公行矣而予始以廷
尉踵公後爲少司徒諸郎署業事公赴期會有年
矣乃請余一言爲公贈余不佞業已職事相繼則

不食言

十

安能辭夫自文王居豐武王作鎬乃周公相成王
則定鼎郊鄒鄒者東周也召公以太保營焉蓋
實行司空事矣 國家竝建兩都以金臺爲豐鎬
以鍾阜爲郊鄒眞與成周比隆乃今淮泗之間爲
陵邑者四及鍾山 孝陵郊社朝市屹然視王城
下都殆滋重焉第令以四時行 園寢葺垣墉治
馳道非大司空事哉司空古三公也其重宜矣曹
公起縫衣爲廷尉平諸讞上必以經義傳之斤斤
多所平反竟論報無冤已出守渤海渤海大治化

寬仁之屬矣三年遷憲大夫視學青齊鄒魯之墟
諸正學崇文率以簡書從事不務苛條先教後罰
以故得士爲多至於今賴之無何居楚楚治居江
以西卽江以西治已徵入爲京兆出鎮滇南蓋治
效綦隆已公輒以寬大居之不言而信不怒而威
訴訴如也時黔國有異志目攝撫臣謂入直馳庭
中諸待事庭中者辟易公戒關人毋內謁謁且入
則持門扇胥之定而後敢將命其人也按轡徐行
無馳已自是黔國始戢異謀不行其後數年廼敗

不事五

主一

則公剪滅之也頃之徵入爲少司寇位列卿貴重
矣猶孜孜視爰書於法士毋深文寬仁予人無異
廷尉平時也居無何遷少司徒故事司徒治出內
程書日皇皇不暇給少司徒乃開府而治結漕江
南粟以給中都官諸期門羽林無不待哺綰轂者
屬大司徒缺公乃入攝治程書出則視持籌吏出
內間復視尚方財物勾稽靡縮蓋至浩穰已公壹
以長者尸之務持大體邇而不偪遠而不携澶而
不綖廉而不刺蓋敷歷中外者三十年往矣而如

一日語云前事不忘後事者之師公已遷矣爾余
適至夫非後事者之師哉公之爲司空也實肩重
矣如以其故京兆則重民事也司寇則重民命也
司徒則重民財也重民命則慈重民財則儉重民
事則不敢爲天下先三寶具而六官舉矣矧司空
哉昔曹參相齊進諸生而問治言人人殊其後乃
師蓋公清淨寧壹卒爲漢相聲施異世漢後遂以
司徒司馬司空爲三公持國秉焉以今觀曹司空
豈平陽之苗裔耶何德之類也 主上方以寬大

不事五

主一

理天下司空公往矣諸郎署以余言得當司空遂
令侍史操牘記之爲司空壽

送王大夫分憲巴蜀序

高皇帝在宥式序中外紀綱之役以風四方士初
試百里者以治行高第入爲郎官郎官按行尚書
事察廉乃出而治千里要以均從事之誼母使獨
賢中外相維得益明習 國家之故此功今本指
也諸不在此令者文學高等輒得補郎官部使者
察諸郡縣吏廉往往給事黃門爲柱下史會方伯

監司之屬有關主爵遞推臺省郎署諸臣皆以三歲率課殿最以聞然後叙遷著爲令今上四年留守司農郎王君出僉西蜀臬政遵功令也王君者鉤町人博學多智寬仁下人自先皇帝時入籍奉常同籍者四百曹故事十一補吏時在事者務折逆諸後進倍之乃取十三子是王君乃得補司空署會三年上計遷署司農興時在事者以人言去而大司空徵入爲吏部尚書大司空有水鑑雅識王君會西蜀憲大夫闕曰是宜無過王郎主爵者竟上王郎制曰可于是王君奉檄行矣諸同署若同籍者咸謀所以贈之禮也同舍郎兩君與在謀中過方叔子曰王君爲郎屬耳一旦持憲西方上得交部使者若御史大夫驩下乃臨千里若而曹百里若而曹隅隅嚮風王君以一言決筴無逆命者此可謂尊寵矣王君強食耳於吏事何有哉或曰不然治千里者以千里爲政治百里者以百里爲政此皆南面持衡乃若監司其所臨者廣矣上無專治下無分民不專則治弗宜也不分則

民弗與也弗宜弗與將受成于有司決策一不萬全而當事者睥睨矣此所謂難豈啻簿書期會間哉王君勉矣方叔子曰由前言之則時所易也由後言之則時所難也雖然豈所爲王君謀哉乃若難易則有之矣高皇帝以民數屬方伯以刑名屬監司此兩者一能吏辦之而獨以分署藩臬重臣蓋官家重民命久矣民不息則經國無資刑一不慎而民罄罄卽流亾者歲益此其重可知已王君分憲數郡取其重而肩之諸獄多所平反卽長吏以爲市恩籍令一聽其當卽決曹以爲干譽舉事未移牘而竊議者隨後夫皆咨議而後從事元元之謂何且安所用重也故願王君難之憲大夫執法其上下者太守以千石臨中二千石故上多格令而下往往恣睢第令一持繩墨而本之下至誠有治狀者任之否者論之其不率者下之要以次藩籬推心見示此其感假甚威嚴遠矣故願王君易之史稱王陽王尊逋爲西蜀王陽斤斤好脩自以奉親遺體爲念推此屬也可以得民王尊

急馳主命不顧其私推此屬也可以建功蓋王陽
知難王尊知易陽不以臨危貶節尊不以棘心拍
石此二君者可以治蜀矣王君當聖明之隆去
李漢遠甚以彼其才而游蜀都不管迎刃即高脉
二王亡論已顧此兩君者得當難易之說願爲王
君效焉同舍君曰蜀有文翁孔明皆先後以治願
公不言公所言者兩王何也叔子曰文翁閑閑躬
化維先孔明廩廩陵夷是懲要以一切論治即兩
者猶將求多至各以其術匡時化忠孝之屬矣前

入卷五

五

之言者王君已優爲之異日行部責成寬嚴並濟
不以一端望蜀天子且無西顧之憂即太宰之
水鑑猶在也王君當以其術用天下奚啻四君著
名西蜀已哉同舍君曰唯唯遂令小子操牘記之
爲王君贈王君拜手受策曰賢不敏敢不夙夜無
怠二三大夫之言

送曹嗣山年丈榮轉司農署北上序

我國家並建兩都財賦則倚東南戎馬則聚東
北都人士結軾而游其藉重視此矣乃今飛輓爲

急則歲計往往齎糞學上先生日以文事自程無
令廢職而已繇是武備益以單外久者汰去

國家需材先劇後易在北曹者上治粟在南曹者
右治兵蓋遞相重已主爵嘗言兩都持衡南北其
輕重何常故治粟能往往調而治兵治兵能往往
調而治粟遞重遞遷惟其能可矣即南北無論也
中山曹君博學敦行所居以材能稱入司馬署三
年矣一日主爵視曹君籍曰是不宜南于是則遷
署都下司農夫曹君在南則南重在北則北重取

入卷五

五

重則六事可矣何論粟與兵曹君感然曰聘惟不
能以至千斯也其日昔斤斤猶懼不免於戾何敢
以重自居幸賴二三大夫受策而埤益我我則安
能于是曹君行矣諸黃門若侍御若郎署長相與
揮言爲曹君贈黃門君曰奉命主籍請以籍論
國家廣員不超萬里歲賦蓋三千萬其在東南實
當縣寓十五官家一切經費倚辦東南非所謂外
府哉乃駢肩錯趾而爭尋常歲登徵賦歲侵徵庸
大都羯獩不均而日趨于靡麗蓋東南受困久矣

當事者猶將按籍徵之執左券而取盈乎外府困
彌甚耳曹君綰穀都下母亦念東南哉侍御君曰
往起郡邑得持繩墨察郡邑廉凡所爲郡邑長者
以利民也非以爲利也朝發令而夕考成賦事一
不中員程簿責至矣方今十一在官十五在民十
四歸子錢家故舉贏則時誦時誦則令張令張則
富者舉息貧者負進大吏耽耽視之猶若有遺策
焉若此者非所以爲利也何知仁義饗其利者爲
有德矣曹君主計其務重利民哉郎署君曰王者

卷五

七

寰海爲家重譯爲隣居者藏行者齋守者介而待
哺苟可以養不必藏于已苟可以勞不必爲已此
大同之誼也曹君業已治兵視尺籍而出大農之
藏藉令月置百兵歲廩千斛猶捐之也今更治粟
矣有如視帑藏知贏縮寧惜使金毋寧置兵何以
故則有司異也要以王人大誼居守相持室中勃
磔比隣禦侮即在兵猶在農也豈宜異慮哉故練
兵以覈食制食以養兵一也節則肄肄則兩全廢
則不經不經則蠱曹君遊主二署則宜辦此哉曹

君勉矣于是曹君起拜命曰吾得黃門知東南之
猶駢拇也吾得侍御知郡邑之猶束薪也吾得郎
署知養士之猶沃焦金也某不敏得藉二三大夫
之言庶幾夙夜無間重矣遂相與共張都門飲盡
觴而別

送唐中郎出守海南序

余嘗讀漢史記至孝武置珠崖郡不再傳而弃之
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嗟乎崖人非吾人哉何爲
德不終也及今且長餉其口於四方披圖而觀海

卷五

七

南諸郡見所謂瓊州者相傳漢所置珠崖郡也自
漢至今不啻千餘年通廢遞興蓋亦多故矣乃其
郡縣相錯若犬牙諸長吏陳椽其間除邊關通貢
市與中州埒化與文明齊聲則獨今日爲然乎
君子曰德隆則化溥功近則澤隘非其相命勢使
之然也國家施德弘化蓋二百年於今其於海
內如人身然京師元首也陳宋腹心也齊蜀左右
腋也吳楚腰也秦晉肩也閩粵兩趾踵也善養生
者摩頂至踵而元神苞矣其不善者反之朝夕斤

斤守其元而仁不及手足此之謂痿陽痿陽者秦越人所稱不治者也 上方銳意太平之治愛養天下不啻其身主爵上郡縣臣 上時時有所易置意至厚矣其在東南諸郡日月先照雨露先布雷霆先聲瓊去東南又且萬里故所以擇守瓊者特難會瓊守缺 上一日詢當事臣於是主爵言曰是宜無過唐郎唐郎者留守大司農屬也司農故治粟三年中都號爲廉平非夫董董署中稱才大夫者耶瓊之守得人矣先是唐君爲六安愛而教之六人且尸祝焉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唐君之謂也於哉唐君非夫董董行間稱賢大夫者耶瓊之守得人矣唐君生西蜀以文章行誼雄里中事父孝與弟悌蓋蜀之人稱之無間言令德孝恭施于有政乃自古記之矣第令唐君足不踰閭猶然化其鄉人畏壘興於右腋矧其試六六治施於政有方哉由此言之瓊之守得人矣于是唐君請治行五日諸同舍郎迺然曰適百里者果腹適千里者宿春適萬里者三月聚糧矣唐君蓋

不學

卷九

萬里遊請五日者何也唐君曰不然 主上鄉意東南不啻錯趾日月所照雨露所布雷霆所震蓋萬里一息焉豈容更慮哉且也君父等恩臣子等分家國等親 主上不蔑東南將置赤子股掌家丈人屬意孺子崖人日望神君此其情豈異致哉不佞如一日遷次卽於媿安無論陟帖私情簡書謂何耳於是唐君定行同舍郎喟然興嘆曰善哉莊生之言真人之息以踵具人者至人也至人治身聖人以治天下一也瓊故人踵一昔不違則閔唐君第以其素治之廣 主德宣 主化弛而張之精神與通聲氣與應奚獨母閔也乎哉枝體治而腹心不滑於和元首固矣此至人之術也唐君不難治六自腰以下達矣豈難治瓊哉唐君曰善其不敏請從二三大夫之言其海隅蒼生實受寵靈豈惟不佞

送方大夫子及甫上計序

方叔子曰余觀留守司農至方大夫蓋所謂董董者與大夫之先再爲主計尚書郎聲施至今大夫

以恭儉承之遇事必遊遇人磨折蓋稱其家聲矣
居三年奏計北上最都受江以西委輸歲若干萬
緡粟若干萬鍾轉餉中都官若期門羽林士歲率
若干萬人勾稽大內錢楮刀布之屬歲頒諸吏卒
各有差又若干萬據其凡如是其詳具牘中可攷
也始報大司農大司農署上考再上太宰若中丞
凡再署無不從大司農諸郎聞之喜皆曰司農署
有人矣大夫行奏報 闕下 上一日覽計書下
當事臣夫安知所以嘉大夫者有涯哉繇斯以

本卷

卷一

大夫之爲董董可知也都人士聞大夫名籍甚爭
願交驩大夫簿書休沐時時折節下士與都人士
爲方外遊時而稱詩時而屬文時而歌呼時而曼
行都人士喜曰噍噍壯士不以斗食自縻卽涉世
者難之已要以玄覽曠思猶然不失程物中程矣
猶然沾沾自喜日與操牘狹笑者遊此何論躊躇
尚苛禮者流哉卽杜陵建安龍門而上不軼于此
矣夫轉大木者于邪吹劍首者一吷何者物固有
合也乃若洞庭之野非鈞天弗奏祝融之墟非陽

春弗和藉令于邪一吷卽掩耳過之矣以大夫之
能遨遊上都夫非鈞天陽春之奏哉彼嚙嚙者何
能當大夫大夫往有合矣方叔子曰廣哉都人士
之言大夫也余謂董董署中者鮮矣於是都人士
縱爲歌詩以張大夫而余爲之引其端如此

送丁大夫克宗上計序

上之五年武陵丁司農以奏最行抵諸大夫而言
別諸大夫相謂曰司農治浩穰乃其剽劇若易則
無若大夫賢大夫往矣吾輩所從決筴者何大夫

本卷

卷一

曰某不敏得從諸大夫遊日受成事而已烏敢謂
賢第今且行諸大夫有以振我我其不後于是諸
大夫擇言曰洙泗之間蓋聞然講業其行也或
贈或處夫非有官師之責而交誼用深者乎以大
夫之賢從遊學士先生之間雅聞道矣道猶水也
止而爲淵流而爲川溲乎其若底也濟乎其不得
已也大夫居郎署三年矣此亦其若底之時也
上一日視牘徵賢重用大夫夫非有不得已者乎
冲而用之或不窮蓋談道者尚之矣願以是爲大

夫謂也大夫拜手曰謹受令諸大夫贈我厚矣雖然不佞願有處也不佞沂長江涉洞庭而西也捐捐乎難哉吾謹而維善而楫吾不與水爭利而千里一息矣及吾舍舟北轅而望中山上金臺波視陵陸維視楫衡不旬月而馬首南僊僊乎周道游矣吾行如是吾何以處諸大夫哉諸大夫慨然曰信哉蹈道之途涉世之方也是足以處我矣遂相與共具都門各賦詩而別

送李侯應召北上序

本集卷五

李

往對公車豫章李侯與余同籍時同籍者四百曹不佞識李侯於四百曹中及李侯領寶應余亦出刺弘農後三年從郡邑吏上計闕下不佞復識李侯郡邑曹偶中會鄉叔子居司寇署講業都下過不佞都官邸中爲言李侯未嘗不嘖嘖稱善也余曰然不佞待罪行間見治程書者矣未聞煦煦愛人稱愷悌如李侯者也又三年李侯再以計上有詔徵郡邑循良吏李侯被徵則從寶應治行有日矣孝廉秦君王君湯君重李侯行願徵一

言爲贈余曰然不佞待罪行間聞諸守令治行狀矣未聞煦煦愛人稱愷悌如李侯者也侯往矣主爵上諸守令最必先李侯聲名藉甚夫安事余言哉三君謂余寶應居楚東偏受淮河下湊將漕者日數百艘有司時時率吏民候水兩涘間則疏濬塞決無已時微獨縣官蓋邑人受困久矣自李侯受事六年於今勤政緩刑蠲逋振乏平縣若賦卹孤勸學興賢養老諸善政單吏牘不能書彼且華華務民和出捐數千金贖鍰以自臨塞決河爲隄若干萬尺坊庸若干所以時蓄洩河淮流而邑人按堵自如不知役所興卒諸吏民老白首憚河功之不成皆曰吾乃今日知有土田之安若是者諸與侯同賦事弗若也三人者雅知侯惟執事命余曰然三君業已知侯矣三君第揚扈之尚安事余言哉雖然三君之知侯未若余不佞知侯之習也不佞往游諸公斌斌講業庶幾當世道德之林故其稱曰道德者統萬有之名也無有不有無物不物不有不物是謂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

本集卷五

李

窮今始受一職勤一官矣有而循之物而居之卽
世所稱循良沾沾耳李侯不然守純白循因應而
變化於無窮此其中將有所不物者也由斯以談
李侯之于道也深矣一澤國乎何有哉李侯行矣
上一日奇侯令侯給事黃門領諸百官奏事其所
言事皆天下國家大計也出入從車騎甚衆貴幸
傾九卿第令李侯當之曾不能以一瞬何者彼固
有所不物者也吾聞以身觀家以家觀國以國觀
天下李侯恂恂若無能人其所臨爲官如故有如
主上益明習國家事李侯乘閒爲言閭閻疾苦狀
如其在淮南時此何論東南其寓縣實賴之諸君
則謂此何矣三君者曰善始吾得李侯貌今乃得
其心矣請籍之以爲李侯壽

方初菴先生集卷之六

新安方揚思善著

序二十首

送吳山人南歸序

南畝集

當胡司馬在事時擁越姬犯前茅而敖然不誦者
豈非吳山人虎臣哉山人自謂非狂然狂異甚久
之司馬被人言死賓客稍稍散去已復干用事者
權山人則慚然曰司馬雅好士不難千金交長者
驪第令當司馬心無間慢罵乃今東夷雖戰竟被
惡言噬嗜者不一洗之尚安事客蓋山人抵汪司
馬搯腕爲言其說具司馬事中于是山人之名始
益重矣而好事者不悅始益浮慕山人實陰細之
曰山人者酒人也所交非賣漿家則屠狗者流耳
或曰山人故名家子一飲斗酒一擲輒千金然其
授簡稱詩卽百家不能易也獨無奈其窮愁何耳
山人聞之愈益沾沾喜也曰余雖遊於酒人乎余
窮是矣而愁未也雖然余嘗下浙江觀藉柯求秦
皇帝之所爲立石者讀之而字漫滅也則未嘗不

賦詩而弔之余嘗上姑蘇觀吳之故封庶幾有延陵季子者出于其間乎而卒然未見其人也蓋倚吳門嘯歌焉余嘗汎輕舟渡江而踰淮望揚州之保疆也曰淮南諸侯耳食客何多而著作一何偉也吾舉酒臨長淮而誦鴻寶諸篇蓋爽然自失矣廣哉山人茲其所謂愁乎彼且剪剪焉與法士者揖讓而議禮者爭言卽抵山人千金山人不易置山人大司馬位山人翩翩去之若脫蹠矣由斯以談山人之於酒也寧渠能已乎哉彼豪舉者何能

當山人山人往自適矣

送周山人東歸序

周山人者詩人也山人人生求嘉其遊乃徧四方以稱詩聞縉紳所居無恒樂遊則往勑則去久者一歲間歲近乃旬月遞就遞遷人莫窺其涯常意則歌呼脫巾露坐旁若無人者不當意輒嫚罵諸豪俠辟易莫敢誰何飲酒數斗歌數闕已長嘯不欲休藉令抵千金寧弃千金毋寧易卮酒此其致也然其胷中磊磊無它腸人以是多山人稱其長者

本本

二

云山人爲詩肆而隱婉而善譬紆徐黯澹而莊嚴讀山人之詩占知其山人矣于是山人遊金陵久之思歸都人士諸公雅重山人爲山人壽山人請受筴行高陽生曰山人休矣山人方以天地爲廬日月爲駒禽鳥共具風花入教山人侈矣鳥用都人之言雖然山人雅知言請以隱進山人曰善高陽生曰日逐夸父溟涸精衛則若之何山人曰善吾請息肩高陽生曰鳬脰雖短鶴趾且長則如之何山人曰善吾請因是高陽生曰維海王谷維山

本本

三

藏疾則如之何山人曰善吾請守雌都人士賀曰生善隱山人善喻歸休乎山人始可與言詩已矣

送御史大夫吳公榮晉大司寇序

代作

今上在宥天下式序諸中外臣其在議法秉憲之倫特崇簡命蓋先務之急不勤於此矣會大司寇缺詔下廷臣計宜廷臣推上御史大夫吳公詔報曰可吳公遂從御史大夫徵入爲刑部尚書減騶從戒輕車端往無暇禮也于是吳公行矣諸共事留都者若三事大夫若侍御史若省署

諸郎以次上謁吳公吳公則各以次抵諸大夫言別或贈或處閭閻如也僂僂如也一時都人士無不嘖嘖稱嘆傳盛事云維時司大農務戰某虞部郎魏某兩人者公往按楚時所舉士也公既在事間則召兩人與語兩人亦數數從公受事無敢失隊公既治行司農戰君先公行役某乃詣公請曰某不敏辱處門下有年矣他時我公按楚楚治撫虞虞寧入佐司馬運籌出視師塞上又踰年而始乘憲南臺其德澤在三楚其勲猷在疆場其聞望

本卷六

四一

在朝廷其文章在疏議其所取材須用乃在數世之後士君子涉世久而建功深者宜莫如我公矣主上注用方殷何論司寇惜也某之不得久從公遊也則公所以命某者何公曰然信如君言是主上之所以屬不佞者甚隆也乃不佞所以報稱主上至淺鮮矣雖然學士不貴謏聞要之道古人臣不斬厚樹要之致身不佞待罪行間自尺寸以往皆主上所建置也何敢言功第令躡躡趨時務以其身市利卽萬鍾于駟猶之一介此

不佞所素操也不佞以此事上三十年矣茲願以告諸君惟君則謂不佞者何某再拜謝曰公言及此社稷之衛也二三大夫之望也抑某也欸欬寡聞之民也其何以贈下吏無已則誦所聞乎在昔舜舉皋陶不仁遠去成周治洛司臬乃屬康叔封何以故法者治之具也人者所以治也舍具無治舍所以治無具故古者重得人主上膺聖興賢勸能陳紀正經以理天下卽虞之好生周之刑措不啻兼之矣乃者平大懃懃重辟至厘明問諄

本卷六

五

諄下吏一不稱簿責立至司邦憲者難之乃今簡命在公此其意可想已公雅持廉秉衡所試輒奏效苟利社稷不難以身當之人謂上聖主也公直臣也以聖主擇直臣是謂得臣以直臣事聖主是謂得主異日者都兪吁咈庶幾明德慎罰之風夫非萬世一時乎哉吳公曰善是足以振不佞矣抑不佞雖鄙憤憤願得從君之言以終道古致身之誼不佞幸甚

刻曉演嚴君制義序

當世以明經試多士多士繇之奮興卽嚶嚶道古者流弗程弗售涉世者率以是爲羔鴈云予雅不喜作經生語往受書鄉先生所先生蓋目攝之比試有司再試再絀先生曰然言以足志文以足言當世董董以是爲文而予過之志弗章矣予姑就員程而學焉久之乃舉孝廉通舉通售乃今待罪行間遷入爲郎舍長視諸生時所操業不啻弁髦矣余于是乃嘆曰所謂文者豈非以時哉時之所尚而士附焉士之所附而文成焉其雲蒸霞變誠

不參

一

有所會其度非苟而已也要以理從衡均肉好意之所當體之所會操觚性複繁省殊致而寄興悠軼人人各適其欲此雖譏諛諸儒生言然百家不能易也故明者創法後事者述焉當時爲古何必閱世哉予友嚴君往同予舉孝廉業以其文臚列高第矣上春官試者三而不售者亦三非文之有售弗售其所謂時者否也夫嚴君之文縱衡理肉好均矣如雙頰之禾連岐之麥見者知好好者知嘗寧渠弗售也乎哉彼僑之竹矢夏后氏之璜非

不瑰奇無當于日用矣是烏可與論嚴君乎嚴君命其文曰窺斑而以予言徵之予非知文者也烏足爲嚴君重易言之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予謂嚴君之命名也有當於易之言則次其所以論文者歸之

樂善集後序

代作

東平漢之建國王天下之賢王也自漢去今不啻千餘年矣其宮室王者章服王者侍御僕從王者斯皆一時潭潭與陵谷適遷其與存幾何然王以

不參

七

其賢名時傳之籍記中令縉紳先生者流於謳之搖汰之而已藉令王在反其宮室章服疇其爵邑其所奔走指使不過趣馬養卒之倫彼豈能局促賢士大夫哉由斯以談王之所重在此不在彼明矣予觀田先生所爲樂善集有味乎王之一言語云不朽有三夫王處一焉微田先生人且以王言爲口實矧先生之引物連類如揭日月而行卽家喻戶曉不啻患聾盲哉雖然有患王往矣其所以爲與其所以樂者不可見矣王將以其言爲糟

魄而予顧竊竊焉籍之不已疎乎不然王言之先生籍之既已勤矣東方持頤以聽曲終而吾奏雅如里耳何吾知先生之滋懼甚也雖然東平故王士民故王民乃今冠蓋出其都者無異曩時諸所爲赫赫不顧而獨思王之一言其所重蓋可想哉吾聞迹非履也而迹履之所出今之立言者非昔之立言者也寧渠不爲賢人君子之迹也乎哉不佞從洙泗間雅聞學士先生之言于田先生言不啻有當也則爲具論之如是乃若爲善之旨風風

本集大

八

乎大哉其于以風當世覺後人則前之言者盡之矣予何贅焉

石城脩禊詩序

萬曆六年歲在徒維攝提格三月上巳南海周子偕諸同好脩禊事于石城之西湖西湖者莫愁湖也湖之自名予不知其昉或曰魏公子嘗遊焉遊也遂以其姬名湖或曰非也然湖于四時有異景焉當其春日載陽惠風時至臨流沈洋壺觴自傾卽耳目應酬不暇何愁之與有爾其陰雲翳翳維

風及雨四顧寂寥載行載止莫然生愁不知其所此一湖也名烏乎定景烏乎齊而達生者睹之冥然物表矣余旣感茲湖之可興慨昔人之陳迹遊于斯歌于斯而不能忘也于是乎遙追蘭亭故事賦詩行酒好事者又各形之丹青而次其詩左方無乃與茲湖爭名者耶然予聞江左風流依依曠昔予烏知夫後之石城不猶今之蘭亭也遂書其意使後有源者以覽觀焉

二京紀遊序

本集大

九

方叔子曰當世作者之林脩詞則自西京以往稱詩則本盛唐蓋其致也其次雖不能至然心嚮往焉以予觀方大夫所謂作者非耶初大夫舉進士高等隸都官有聲人謂大夫瑰磊多奇宜且施于名實始爲刺史卽爲名刺史及爲尚書郎卽爲名尚書郎蓋其效可睹已乃大夫愈益自檢下考求當世之典而明六籍之歸此可不謂斌斌具有質文者乎大夫爲尚書郎三年上計闕下羔羊之委蛇小明之靖共蓋義兼之矣其往也度長江而

北踰淮蹈泗浮濟與汶過青齊鄒魯之墟而稅駕
于神京僊僊如也翼翼如也此之爲遊曠哉乎
樂矣其反也爲紀遊者二爲聲詩者二十有幾予
受其副讀之蓋爽然自失焉彼豈龍門少陵賢豪
間者耶何慕用之摯也雖然此一時也席恭隆之
盛際而大夫能遊之惟大夫也才能遊而後樂之
旣樂而後鳴之亦惟大夫也才微大夫則貿貿爾
矣或曰以彼其才第令作而賦事夙夜謂何耳大
夫則以遊鳴者何叔子曰不然詩不云乎兕觥其
觶旨酒思柔此天子所以燕群后也來遊來歌以
矢其音此辟公所以獻天子也昔我往矣楊柳依
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此君子所以不廢其往來
之私也方今隆古始賦文命三事大夫旣以斤斤
治政矣而大夫者於謳揚挖固大夫之私也亦當
世之盛也遊不亦可乎於是或人失問僊僊悅快
遷延而辭退

張太公縈河冊序

蓋西蜀山水多奇自昔記之矣由崑崙而東爲山

者以百數而岷峨爲最岷峨而下曼行逶迤崛起
而窮奇者以十數而巴峽爲最由岷巴而東之又
折而南行爲川者以十數而大江爲最江之始出
也異派而同趨出於岷者爲岷江其西爲錦江出
於涪者爲涪江又其東爲嘉陵江其可睹而記者
蓋不能枚以數而江其凡也其山川之奇吾誠不
知其何如其鍾而爲人物者可知已余讀山經地
志歆鹽巴蜀之奇觀巨麗恨一覽鏡之而不能乃
今得從蜀之賢豪長者遊焉余于此益訢然鄉慕
之也庶幾哉山川之奇不盡於山經所云而賢豪
長者之生有隱於市廛而不及聞者乎及予聞侍
御張君所爲言先大夫縈河公者則所謂其人哉
則所謂其人哉公所居嘉陵江者縈焉因自號曰
縈河居士而日屏迹陳誼其間畝鍾之田足以備
饘粥環堵之室足以蔽風雨美磯可蹲而漁嘉樹
可倚而歌宇縣之和可俯仰而嘻四方之賓至可
分席而坐公往矣其所遺者不知何人而始發于
侍御侍御之恢奇多聞則縈河公貽之也江流如

故風景不殊公也既歌于斯遊于斯矣雖微侍御
寧無睹景物而思公者哉又况侍御之繩公武而
兢兢者乎抑予聞之王子長河已縈曾山可礪蓋
有味乎道家之言夫非以循數有極體道無竟乎
我以無竟馭有極冥焉獨化雖閱世千百可矣公
有道者其往也將無蟬蛻而龍矯矣乎予烏知夫
嘉陵山水之奇非公之姑射具茨也于是縉紳之
倫競歌之侍御紀傳之予乃爲之賦河水

送張大武庫得告歸養序

本集卷

七

張君德中余同年友也舉進士高等試事奉常奉
常典宗廟社稷神祇之祀國之大事在焉德
中任職斤斤寅清夙夜居有常矣時母夫人春秋
高以德中請至都下無何心思東歸於是德中乃
上疏言曰臣鵠少孤賴臣母得無顛隲臣今竊食
公家而臣母卽老且病日夜思歸先人敝廬有如
肥霜露蒙不測之災臣死且不瞑目生何顏列於
執事爲公家臣臣謹昧死以聞願得遷署留都以
奉臣母竭忠職分計所爲公私甚便臣愚幸甚於

是有詔下銓曹遷君主留守武庫事居數月母
夫人從東方來以起居之不時復嬰疾張君瞿
然內憂往天子念鵠母遷鵠南曹以鵠能奉母
靡共職事恩至厚也母今老矣歲時之不常又懼
於虐大臣之事主子之事親一共一否豈其相兼
哉臣且奄焉就列是兩當而不獲一也吾寧以異
日報主恩不願以茲辰捐親養於是復上疏請
告終母餘年情辭懇切天子惻焉心動報

本集卷

七

從爲別一時聞者無不噴噴驚嘆咸願交德中驩
其同年友若而人心善德中題各爲詩一章咏歌
其事旣已則稱觴上德中壽遂興言曰輒近世所
飲鹽而獵取者豈非榮名哉白首諸生咸願一試
郎吏徒手而掇巍科卽不歷崇階不已也以德中
入侍承明貴矣讓而就南南主府兵要矣讓而居
里凡德中所爲再讓者皆世所爲兢兢捍當世之
禍而甘心者也第令德中負俗所爲猶然不易矧
其孝思之誠出乎天性者哉臣子之於君親其趙

等耳德中一念奉母不以榮名貶恩卽他日以奉母之道奉君何患不任哉德中歸矣隱不違君政不出戶其德中之謂乎余亦有父不得請嘉德中所爲誼深愧之於其往也蓋竊有感乎其言

送何生序

新安何生翩翩當世奇士也自言詞賦小技壯夫不爲他作業雜庸保間亦足羞也遂杖劍爲脫身遊遊吳楚諸侯王間諸侯王業已奇何生矣何生故工書法獨時時刻琢古文篆隸進之諸侯王所

不棄

上

諸侯王爲傳飲食何生一再辭讓卒館穀諸侯王何生曰嗟乎震乃一布衣長揖諸貴人前諸貴人顧傳而飲食我若是者徒深知震也震奈何不一效曹丘生終滅諸侯令名于是何生下浙江浮五湖登姑蘇之臺再反而後稅駕都門也曰嗟乎震乃一布衣手不持一錢而周道遊者間歲矣余見諸公未嘗不術諸侯王也幸諸公憐而厚遇我奈何不一效曹丘生終滅諸公令名于是何生復杖劍行涉彭蠡經豫章度五嶺登羅浮將從諸侯王

復謁諸公或曰今之何生非昔之何生者也彼直爲方外遊耳諸公貴人幸毋從形骸間目攝生也

送王生序

王生行父黃人也自其父兄皆有文名薄諸生業不就則時時稱詩離詞類先秦兩漢人語遨遊二都卒業成均舍中卽落落不偶於時其途遠矣王生且歸謁行都人士都人士舉手曰咄咄王生資不適逢世耶何蓬累也王生曰不然予力田矣而未逢年安望粒食哉藉令不稼不穡取禾三百斯

不棄

上

醵僧之雄耳余安能知之都人士曰不然語云不索何獲獲其所也夫將求魚于林卽禽于淵豈能有獲哉抑子之求獲是矣而索非也王生曰不然攫金者刑學沒者溺彼其求皆非耶牂生于突象罔獲珠事固有不斬至而至者求何爲也都人士曰不然馬首南矣不見冥山非其御之罪也夏蟲疑冰非智不若其時篤矣今子以特操聞其時非也子其悔是哉王生曰不然太行高矣愚公摧之溟渤之深精衛實焉茲皆以人定勝天焉可憊也

三后以還文敝極矣盛衰由人其庸可諉乎文王既沒文其在茲惟得人焉故也宣尼而下從風靡靡夫非後死者之責乎異時汝南北地狎主齋盟佔佔者至今以爲口實奈何從大將軍後執纛轡而退舍哉都人士笑曰咄咄王生蒿目甚矣惟然故多蓬累也或以告方叔子方叔子喜曰蓬累何病惟蓬累然後見王生大直若誦道固委蛇生母以途遠倒行哉

送天都山人南歸序

卷木

七

巫生曰天都之山有脩人焉其容現然其視耽然其言足述而歌也其事可瓌而志也以之飲乎酒浹辰而汔數石數石之間卮言十三寃言十七意其中有概者耶何發之多奇也何子曰是所謂隱焉而不素厲者也夫容現然者其神王也視耽然者其氣衡也言足述者官乎其有蘊崇也事可瓌而志者不得已於世也卮言十三者賈其餘也寃言十七者以警物也斯人也幾幾乎語未已中有嘆而起者安生安生蓋安期生之後云安生之言

曰是所謂有道者與微然也則安人而已矣道則其人不則其物也物于酒而詩亂生焉斯爲不知有已焉爾矣俄而海上之鄢人至鄢人至而聞餘語曰胡然哉而安人者之安人乎天都生也夫道者聖人有也聖人之始制禮蓋三千焉無問察察小者乃其建侯近爭歸滕近亂三讓近僞佯舞近戲笙歌近譁是數物者皆聖人所以達道之器也奚獨酒乎不然甘酒有誠群飲有誅夫以酒亾者不鮮矣而朝會有享私覲有燕鄉射有飲昏有合鬯祭有飲福何爲者哉書有二誥詩有大雅所以訓也其庸有甚乎抑天都生不在于禮而皆在于凶德則敝車羸馬足售其術殺中烏用酒酒之流生禍也以狂賈也心狂實難酒狂何害天都生果安人也三千之屬皆足以佐狂者資奈何以其狂言蔽罪酒哉于是巫生曰善夫子果不爲安人也命墮子酌酒者三天都生讓而舉噲者三遂賦賓筵之卒章而退

刻方齊東公遺文序

當世文章家兢兢慕古乃其辭則從矣而持論何其渺也語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志衷也言外也當於外謂之言理於言謂之文誠其衷有合矣斯二者存可也亡可也衷之弗存二於何有譬彼澤麋炳然虎章哉誠發蒙而眈眈謂何耳斯匪衷之謂也文蓋難言哉 明興二百餘年矣文章之士大都雲蒸霞變卽枚舉且難之然其至者左莊右屈人人且暮遇之不者登壇而盟班馬直拔揚劉之手矣斯皆一時左袒誰當前茅後死者

卷六

六

按籍覆之徒豪舉耳此舉學者猶然見訾其它可知甚矣文之難言也新安故盛文獻代不乏人紫陽而上獻爲政弘嘉以來文爲政乃今則斌斌爾矣故予謂文之難非其文之難也有其文無其人焉之難也得其人矣而莫之文此轉論也故予所謂難者二焉從其志則野從其藝則史甚矣夫文之難言也予宗人齊東令者世所稱石岩先生也先生子子好脩學不苟從仕不苟合此豈所謂得其人者耶其爲文若干篇婉委有致大類紫陽受

書者所爲殆所謂文獻并者哉要以輓近世所爲文而討先生則先生不能然以先生其才第令遵古始之業而脩之何患不至乃先生之志在彼不在此初爲齊東時脛脛高節與諸生論鄉射飲禮直屣綦弁棄之此之爲烈寧渠與持文墨議論者絮短長哉先生不難娉節而難長辭第不爲耳嗣子某褒先生之文而刻之并傳其齊東事賢哉嗣子則既知先生矣予何以頌先生爲先生名某字某于予爲族父行乃若系本操履則家乘備矣

卷六

六

壽雲山先生曹翁年伯六十序

留守少司農曹翁余同年友應麒父也應麒舉孝廉南中同舉者百五十人已偕計對公車同升者又四百人盛矣令甲三歲一舉孝廉諸郡國舉者以賓禮禮之署行誼年以上及對公車籍名奉常諸式序禮文視此以故諸同籍者率先後叙視其年長者曰余兄也少者曰余弟也推本所生則曰此余世父大父也至其所自生則亦曰此余猶子也始應麒起諸生甫弱冠以家大人貴開府滇南

然應麒遂卻立若不能言無侈靡態諸兄弟竊相謂曰盛哉曹翁于是乎有子矣居頃之翁入司寇已復遷佐司農余始以郡吏得補司農郎署當是時洪都甘德夫丹陽荆孝啓在比部嶺南周國雍鉤町王元德在計部樞李張德中中山曹希尹在駕部三楚魏子鳴豫章郭相奎在水部而雲中翟棟叔則爲廷尉平皆先後余至都中始至輒上謁曹翁兢兢執子弟禮翁亦以應麒故視余輩輒盡其驩余與國雍元德皆屬吏也在禮不得交驩

本卷六

七

而翁竟不以故廢禮禮下之已甚余三人者益自財以誼非公事不敢至私署云是歲九月翁歷春秋六十某日則公懸弧之辰諸兄弟相與謀曰應麒以翁盛年就列國學卽有大慶旦夕宜不得來若翁吾翁等耳奈何以應麒遠仕至靳吾一卮酒于是則謀所以壽之國雍謂余兄弟若而人或列臺省或在行間其得朝夕翁者余輩二三人耳卽一言爲翁壽宜無若生某廼再拜興言曰翁以進士起家試事廷平每法曹上獻多翁平反會論出

因翁所當輒報可以是歲奏無寃已出守名郡能以其德被郡人已視學齊魯能以其德式齊魯士人晉江右湖南藩臬暨領節鉞黔中復以其德波及流施于東南之人比入而尹京兆貳法曹其治大類郡守廷平而功則過之已轉少司農少司農置別署都中主筦漕江南粟以給諸南北軍飛輓胥至日程遠近均出內已復出入太府覈諸尚方所藏時大司農闕翁領其事則復爲稽群吏程簿書日皇皇不暇給蓋至勞穡已然翁行年始艾蚤

本卷六

七

理諸務署中及晏乃罷卽寒暑不輟也以爲常蓋翁之敝歷中外者三十年往矣歷階愈貴履愈煩而神益王五官之用益習翁于養生家言若相整戾而卒若是者是遵何道哉語云得全全昌翁所謂得其全者與聞諸韓生道與世周旋者其建生也長持祿也久翁之涉世深矣以道濟時方而不割涅而不滓勞而不功可謂相周旋矣德以建之祿以持之善建者不拔善持者不盈翁殆其是與非邪又曰天地所以能長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

長生翁歷事 三朝殫精極能以忠 主職可謂不自生也已第令以其身勞于萬物勤于衆官而不自有翁猶將甘之要以無撓于世無諄于理畢物之數而無容私焉即耄耄則願可矣矧茲六十乎哉諸兄弟相謂曰辨哉言也是可以爲翁壽矣遂書之

高封君八十序

方叔子爲諸生時則業已交高仲氏云高仲氏者和陽高生期也期事白門焦先生弱侯弱侯事天

本卷六

三

臺耿先生耿先生者以明經質行奉 璽書按行南服郡縣勸學興禮族學官弟子員督教之於是諸弟子員咸誦法耿先生矣而弱侯異甚先諸子鳴諸子乃從弱侯游游者廣矣其後十餘年間大都散去甚哉交道之難觀於弱侯之門可知已弱侯謂叔子自耿先生倡道東南出入不諄寧渠無人哉以予所聞何落落也乃若攝衣而從服膺而往以父兄子弟相詔者則孰有如高生哉高生兄弟三人長者鴻臚君次者高生最少乃高季子而

翁以鴻臚貴封視鴻臚於是鴻臚公行年七十老矣微言於僕僕嘉其父子兄弟相樂也行足法也矜詡之語在封君紀事中今又十年而高封君尚無恙鴻臚乃出爲某縣簿簿能其官或有害其能也者而倚之簿乃歸曰是尚可以仕乎寧及無恙而事家大人與其鄙也於是簿竟歸率二仲居子舍而事封君封君益善飯間其履猶然相樂也誼愈泠然足法也諸生下其手曰賢哉封君和陽里人之大父行也上其手曰展矣夫子門下之士將

本卷六

三

誦法焉意復以言爲請惟僕不敏竊以往者既以誦封君矣無已敢以爲叔子望叔子則謂封君者何叔子改容而作喟然曰嘻弱侯休矣知封君者無弱侯若焉又何不佞之辭之有雖然封君誼藉甚微封君不及此不佞敢辭不佞從諸生後誦法先聖之言自六籍百家庶幾習讀而知其傳將沒身而已矣乃今結軼以游而餬口於四方惟是身之毛裏整整者將待命焉子之則子以來也虐之則虐以醢也道之而民從法之而民散久矣夫寓

縣民物之爲體一也語云得其一萬事畢通此誼者可以脩身可以理人可以養親可以盡年猶常氏以上無論已伊耆氏以其身化歷年百十有七媯汭氏以其身化歷年百有十禹湯百年文武九十以長斯皆以其身及其子孫而化者也姬姜畢邵之倫大都以其耆年宣化國家周柱下史不克以其身化而以言化其年壽所極至與彭堅氏並稱茲非其近者及身遠者及子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遺言以教後世者乎大哉道也斯其至矣高

木卷本

辛酉

封君得之以壽其身伯子得之以化其人二仲得之以養其親苟有用我執此往矣第令二仲無往寧直爲諸生也乎哉養生家有言善養生者肆之而弗闕者也以予所聞封君之家季事其仲仲事其伯子伯子事其親親事其師友哲人質文斌斌內外無間斯肆之善也仁之屬也何闕之與有人亦有言十年殖木百年殖德抑封君之殖殖其德也將十年百年以至世世豈惟一日弱侯籍叔子語而稱之曰宜哉夫予猶殖也不殖將落夫高氏

者可以無落矣封君聞之駭然燕笑陶然舉爵而飲

武太公八十序

往歲庚午天下大比士於鄉維時典試事留都者今大宗伯馬先生也先生選士澤宮得人爲盛乃武氏二仲實褒然舉高等蓋都人士推轂云越明年諸所舉咸偕計北上引籍奉常者二十餘曹次公與焉頃之次公爲天子令南徼親遠方遠方之人士日夜望使君來俎豆使君于是

木卷本

壬子

天子謂能乃徵拜爲諫議大夫給事黃門諫議業已從邑中奏最受上庸封其父如今官禮也余從周南徙守度支乃得上謁封君封君拜起如禮無貴倨態余旣兄二仲而弟之猶然家人子耳武封君固折節安所隆家人子而欲遼遼厚事之與封君謝曰賢君不遺二息武氏之惠也臣老矣恨不及蚤交諸君敢微大惠于是復拜起之卒成賓主之禮而去居無何諫議持節入楚加封同姓諸侯王江東故楚徙也諫議里居在焉于是封君行年

八十春秋矣諫議則行車里中日奉觴爲太公壽諸兄弟若都人咸各以次稱觴佐二仲壘兄弟謂余武翁固而翁也詩不云乎既有肥羜以速諸父願微一言爲封君壽叔子謂何矣余不佞無以謝二三兄弟願道所聞於封君者惟二三子財焉封君素饒以諸生卒業成均所交多賢豪長者諸賢豪長者數數從封君游游道廣矣封君乃益恭儉自勵訓子弟爲兢兢諸里中豪者日持壽校券如不聊生視封君所爲不啻運庭矣然封君喜士好

木六

子六

施終不以故損貲晚年謁選當從事監司封君灑然去之人生貴適志耳安取大冠若箕躡武人後爲充斯志也雖與穎陽比繁可也頃之二仲舉孝廉次公更貴封君遇之猶然布衣呼白耳諸守尉若令丞聞封君誼甚高歲時引蒲車迎封君傳舍用養老禮禮之封君聞命益恭恭恭失隊斯鞠躬君子矣吾聞富而能振人者共其生也貴而能下人者抱其寵也長而好行德者離其社也共則彌厚挹則彌藏離則彌庶慎斯物也以往百歲而

可矣矧八十也乎哉且也綺里迹鹿門避漢豈非至賢然身不免臣虜之作食不過廝門之養何哉則所遇之時非也第今當盛漢之隆左右爲容弓旌爲先則此數公者豈至出萬石平津下哉由斯以談行誼本也隱見時也明矣當今聖人在上尊尊親親尚德而貴齒此萬世一時也士徒手執一綆致位通顯無不推本所生爛焉譽命而封君有子適逢世資此之爲烈過綺里鹿門遠矣于是諸兄弟喜曰都不亦善乎能養老者主上也

木六

子六

能老者封君也能老老者孝廉若諫議也行一物而三善備焉觀于武氏之謂矣吾聞封君雅稱詩二仲具以毛氏詩發家聞斯言也足以興哉伯也吹簫仲也吹篴青衣行酒而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封君且爲起舞加爵無笑矣

請家大夫贈言序

家大夫里中所稱混泉處士者也自不佞爲陳州時會奏計上有詔封其父如子官于是乎拜命之及始得稱爲大夫云家大夫兢兢操長者行

獨時借一言之譽於鄉人敢聞於下執事雖然日服庭訓不力佚大人之光不振非子也敢私布之大夫始生王父走告曾王父曾王父喜撫王父曰善視若兒兒生得某甲子亢吾宗者必若兒也是大夫始孩曾王父數喜抱之大夫弱未受室而曾王父捐館舍矣曾王父者世所稱居貞先生者也隱而儒通五經語孟諸書晚而喜易著數十餘萬言藏之山中居常以禮自矜不苟訾也不苟笑也歷八十年所如一日而得正以沒也里之人

卷六

王

至今稱之必曰篤行君子云自曾王父沒而家益落大夫乃從王父農大夫泣欲受書而王父不欲也第易而田足矣何估估糟魄者爲大夫曰敬聞命乃朝出田歸上食王父母已而曾王母尚無恙夜治繒衣乃篝燈曾王母傍讀曾王父所藏書如是者竟歲終不令王父母知也而王父微知之乃陰喜而浮目攝之吾命若農若儒何也第從我江上廢居居邑若能之乎大夫敬對曰能于是復爲商商數年而世王父沒有子二人不能商而仰給

王父商以居於是王父嬖罵兩人吾產不能千金息不及什二而令食若吾業削矣乃卒分先人之田若干畝屋若干楹與此兩人頃之而兩人者卒亦不能有也於是復告急王父王父曰第令若息從吾兒商吾歸汝緡錢十二于是兩人乃喜當是時大夫益壯見苦爲生難重以些微失之乃爲兩家子約攻辛食藥出入無所芬華無何伯氏子遁去而仲氏子兩人則脫身從大夫游曰吾終不失約矣大夫謂善竟子視此兩人兩人亦恂恂自下

卷六

王

父視大夫于是王父益喜曰若善治生吾請從此老矣諸從王父丐假者若干緡從大夫假者又若干緡一日王父字大夫是齋貸者寡人子也寡人子將不勝責而吾持空券責之彼不質身子錢家則餒而待斃爾於是大夫從之爲折券者數千緡久之不佞揚生而王父喜可知也曰是將食吾餘矣大夫雅好誼然諾不侵市豪多魚肉人者大夫輒危言動之豪者辟易一市人咸倚大夫爲平矣而貧不能存者往往視大夫爲外府大夫亦人人

濟之不厭其求然其解橐中裝終不能盈百金也終王父之世奉之盡物養之盡權未嘗以時誦貶禮然至其自奉徒草具耳久之教不佞讀曾王父所藏書不佞時時從長者游而入奉家大夫指教蓋相習甚也大夫雖游賈人間所稱說一當繩墨揚不敎奉大夫教不力乃其蚤夜自厲奉繩墨爲斤斤庶幾無督過長者前則家大人之教澤也家大夫行年七十老矣藉諸君力得沾冕服之榮然其從里中父老游猶然大布衣也居不几行不杜

木卷六

三

斯所謂鞠躬君子老而不衰者與他所爲眇小者勿論論其槩者如此惟 大君子揚挖之其世世傳之勿絕豈惟不佞

贈胡文學序

初大夫爲諸生時蓋雅遊文學胡君云文學胡君者斤斤操行之君子也受諸生業邑邑不得志則往來江湖間意賢豪間者流有隱于市屠者乎然終不迂久于湖非其好也則從鄉校之旁僦一廬以居垂簾讀易間者授易諸生于是大夫請聞文

學曰今天下所稱斯文者豈非諸生哉乃諸生所操業適逢世資耳于斯文何當也大夫曰然言身之文也誼言之質也夫橫目而脩七尺者非文曷行非質曷立哉要以稱其爲人斯壹而可矣噶囑者率以耳視吾烏能當諸文學曰然當于時謂之合當于道謂之微吾寧求微耶抑遇合而可也大夫曰弗微弗庸弗合弗彰庸者實也彰者聲也文學嚶嚶道古無容聲矣無寧實之哉文學曰然僕願有請也大夫曰依古以來上經天文下綜地紀

木卷六

三

中盡人事旁蒐物理蘭臺金匱之所藏周冢秦碑之所紀無不竟也文學將母慕之哉文學曰廣哉林林乎博而該矣僕願聞之茲病未能也大夫曰寓縣之內駢肩錯趾而居夫非通人瑰士之都耶覽卜氏兄弟之論繫鄒叟尚論之訓卽百舍重趼以徵會其人何啻也而文學豈少之哉文學曰大哉皇皇乎周而不比矣僕願執鞭以從茲病未能也大夫曰靈臺之上神明棲焉微入無內巨達無外迎之無始隨之無後神而明之寤寐何有文學

將無俛之哉文學曰穆哉淵淵乎約而達盡而不
汙僕願剗心焉茲病未能也大夫曰有術于此不
勞而博不紹介而交不慮而獲如此則何若矣文
學起離席曰眇哉大夫之論也僕願卒業焉大夫
曰實實者虛冥冥者樞夫六籍之前聖者比肩焉
用博也不出于戶乃知天下焉用周也無思無慮
感通其故焉用敝敝焉以自役也故所謂聰者非
其聞彼自聞而已矣所謂明者非其見彼自見而
已矣舊國舊都望之而暢空谷足音楚然而喜何

本卷六

卷六

以故則見見聞聞之說也今之所誦者凡若干言
矣所內交者不啻更僕矣第令傳書其言卽汗竹
絕韋豈可勝載哉然而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譚
者竟終身也則所謂以文滅質者也文學聞之惘
然若失逡巡卽席而語曰至哉大夫之稱術眇也
吾行年五十矣而後乃知四十九年非也吾姑從
子遊于無垠乎觀于昭曠乎宅于玄同乎茲吾所
以蹈道之質哉不然文之不衷而顧彼之求當若
掇空華我躬謂何耳大夫曰善君之克從此言也

斯文之幸也抑縉紳先生其世世誦君之德豈惟
不佞

壽程海澗先生六十序

當世士大夫所脩辭率兩端耳其高者嚶嚶慕古
輓近世所爲輒羞之其它無短長當意輒書曰以
爲非此莫能譬也此兩者具在學官時時各效其
能要以試有司中員程則爲經生語者往往見收
而好古者至屈首終身不遂此其故可知已里語
有之靡屨列肆麻冕弗市其斯爲善喻也者夫而

本卷六

卷六

近世文人始有程生子虛之屬初子虛好爲文自
其少時已從方生所受詩日讀率數千言言人人
殊自博士先生不能辯之而子虛歸輒告其父曰
某者西周之言也某者先秦某者西京然已不逮
古矣黃初而下若濫觴然吾安知其所更始哉維
子虛父亦奇士也聞子虛言目攝之曰是烏得此
盤跢之言而喙讀舊書可矣然子虛父自是益
奇子虛子虛乃益攻古文詞始事凌侍御公最後
事汪司馬公一日子虛盡祛其所爲文曰吾技進

此矣吾將伍狝膏氏而與混沌者游毋令豎儒波
及我也當是時鄉人陳達甫王仲房先後雅稱詩
而吳虎臣潘象安業執旗幟佐之於是汪氏仲淹
仲嘉詹氏東園方氏君在軼興軼盛一切刻羽流
商賡酌大雅喋喋諸儒生言直敞帶視之矣而子
虛游益廣技益精名乃益紬試縣官再試再殿于
是程生竟罷歸一日裹糧而遊太學曰太學者衣
冠之所遊天下知名士在焉吾得卒業其中日令
賢豪長者適我畢吾事矣先是子虛父亦遊太學

卷六

三

中聲名籍甚試吏事爲上元簿上元故隸京兆治
浩穰會盜起東南薄城下公日乘城夜則調兵食
以佐軍垣之京兆完公絕口不言功是歲民弗收
公輸金府中以代賦一昔釋坐浦者數百人皆曰
程使君生我也無何遷判均州治均州如故一郡
大清後項之遷慶王太傅公乃嘆曰丈夫隱不滅
名仕不苟祿如是足矣吾終不以斗筭卒滅丈夫
之名蓋歸數年而子虛始以文稱及子虛游太學
而王傅公行年六十矣子虛歸則謀所以壽之人

謂子虛仕不必公孤主于唐言不必當世主于文
生不必延年主于不朽有如王傅公庸于其身而
文于其後人卽未有年所爲不朽宏矣矧其操行
猶然斤斤者乎繇斯以談王傅公之年殆未有涯
也或曰以子虛之才籍令少貶而趣當世青紫于
何有其然哉其然哉平津雖貴江都不以其故損
名執戟雖容龍門不以其故貶節子虛之壽其親
在彼不在此矣子虛曰唯唯余惟不能以至于斯
也而又命僕僕將有所藉口復于而翁而翁幸甚

卷六

三

壽丁母太宜人七十序

余觀丁大夫所爲述其母太宜人事蓋三致嘆云
太宜人姓西氏廣信郡丞公之女也始笄則適
君贈君者丁大夫先子也贈君捐館舍數年大夫
始貴以大夫貴贈父如其官封母爲太宜人于是
稱父曰贈君稱母曰太宜人云太宜人中年而失
贈君失贈君之明年宜人哭泣盡哀蓋朦然喪明
矣後十年而子大夫爲馮翊請治宜人萬端終不
念一日得醫者李萬庫於渭南始以金針刺其左

目左目明已復刺其右目右目復明如初于是宜人喜大夫亦喜中人以下無不變色易容者皆曰宜人之哭泣盡哀大夫之治其母不難千金而購異方人道也其卒簪以十年明於再刺天道也人可爲也天不可爲也太宜人得天道也深乎初大夫爲馮翊三年增上考晉秩留守司農則從母宜人入司農署時母宜人年已七十矣其明年而不佞某始從周南量移司農署中與大夫爲朝夕遊大夫信多能顧獨親不佞不佞何敢私大夫交

太卷六

李本

不一效曹丘于左右矧太宜人有懿行得天道之奇徵而躋上壽者乎由斯以談徵一言以佐孺子稱觴宜莫如不佞不佞乃拜手颺言曰始予聞太宜人重明事奇之蓋若天道云及聞大夫有裏言得所謂太宜人者甚備予烏知夫天道之不遠而近誣耶聊以人道徵之也初太宜人未字時通女訓習女紅事二親備極色養人謂宜人有紀季姬之風焉及其上壽歸寧還諸姊所遺墮釵事雖操行自謂夷由不能過之矣始歸贈君贈君方讀法

爲從事宜人日脫簪珥佐酒漿奉二姑氏不衰贈君乃益操行爲名高則宜人佐之也人謂宜人有梁氏孟光之風焉然其內主家政舉舅氏而上者七喪卽烈丈夫猶難也舉子一人卽大夫口授孝經論語竟日夕不休大夫用是爲諸生其卒舉孝廉爲名刺史皆宜人教澤也人謂宜人有公父敬姜之風焉至其中年失贈君有子且貴猶然以哀毀喪明此猶人情所難哉君子曰子道尚孝也婦道尚順也母道尚莊也此三行者自上哲不能

太卷六

李本

兼而況中人乎太宜人通士君子之行司契以貴於天不爽矣大夫試以予言進寧不一當太宜人乎大夫輒然曰善哉叔子之言壽也是足以當吾母矣遂次其言歸之

方初菴先生集卷之七

新安方揚思善著 橋李門人馬伯禪校

序十八首

壽吳次公雙塘處士七十序

南署集

吳次公豈不誠才丈夫哉其居市廛其所內交多海內知名士蓋贊而隱者也兄弟五人其處于其出徐徐人謂吳氏豈延陵季子之後邪何相讓之盛也次公曰嘻我何以讓為哉是夫五人者左右手而已矣人戲而攫其肱則循體為之掉吾直

木著

以循一體也非敢為讓而加人也人曰然吳氏世有讓德其後皆讓彼所謂復謂者也雖然之五丈夫者大之以詩禮發家次之以勤儉作業而次公者以末致富用本持之雖所操術不同其於以保世滋大一也夫次公者既以為大矣讓不亦宜乎次公曰嘻我何以富為哉吾以為有涯者知也無涯者時也人皆爭知我獨爭時吾不以為有涯廢其無涯此吾所以治生之經也而世之剪剪者以利動生直以為物逾旅也吾第從而後之爾人曰然

以瓦注者巧以金注者殯非知不同其所宅異也故知者慎宅宅廉則千金瓦甃也宅廉則苞苴利器也彼且瓦甃乎千金矣何求不足何著不廢何仁不居何義不施蓋聚族而仰衣食者不知其幾千指矣而出焉若遺彼所謂有德司契者非耶淺之乎往者之論次公也次公曰嘻我何以德為哉吾以為財者所用養者也人者所養也吾聚財於天地散財於天地固其所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所用養易所養而恆者竊竊然私之吾以為褊心故不為也或人以之言也告乎叔子曰吾三舉次公而三不應豈予言無當者耶將有所進而未能也叔子曰是若論也秋水時至百川灌盈誓乎大者莫河伯若矣俄焉至於海而不知其大也是若之所為笑也夫次公者方且以無名為始以無為為常讓而無讓有而無有德而無德三舉之而不加喜也三刺之而不加怒也舉刺有無變乎前而次公之為次公者一也為道者貴一此吾所以論次公也次公曰嘻不亦善乎吾行年七十矣而莫

予知我者非乎非我者得乎優哉游哉吾以有
吾一乎叔子喜次公亦喜爲稱觴以佐次公歌因
以爲次公壽而命侍史操牘記之

壽外父洪靜所翁六十序

語曰深山大澤是生龍蛇言物生有基也新安古
稱名郡其山水則誠多奇自岷山而下至於匡廬
時於大鄣而其委在天目其鎮在金陵金陵者鍾
陵也岷山故江上流一滙於洞庭再滙於彭蠡則
濫焉盛矣然其流最下而新安獨以崇山絕之其

漲也奔濤數十仞流沫三千里曾不能齧山之趾
而與其洿者牢其濩落者可知已自江以南諸郡
惟新安不濱於江而山高岿深其爲川者至不可
窮而其委乃在浙蓋自有江以來而別爲一支以
南入海秦皇帝所爲嶺而從狹中渡以避之者也
君子曰美哉泱泱乎山川也哉夫地道則能敏樹
矣人物亦惟天所樹何論梗楠新安固江以南一
都會也太史公記所宜自梗楠遡錫之外無稱夫
非以山川多奇卽所鍾者顧鉅麗若此耶夫物且

然卽其人可知已吾鄉故多著姓洪氏則其一也
世多聞人其顯者載在學官勿論其隱而耕者猶
知稱引古昔節宣禮樂斌斌乎質有其文以余所
觀靜所先生則尤其較著者也先生績學屬文業
已動諸生間會家大人病且亟迺悉屏諸儒生言
不視視家人時藥焚中已則課監子爲農桑或田
於耕或山於樵諸所以事家大人者務盡其惟事
繼母以孝聞晚事仲父仲父安其敬養諸弟子若
諸族子所訴如也肅肅如也訓其義方諸取予交

際一切以義持衡至其所自御者非其力卽蔬茹
不食也早哉先生庶幾古孝弟力田者流耶何操
行廩廩也余不佞業在甥館得侍先生下風若先
生者所謂質有其文非耶卽山川所樹宜無當於
先生乃先生所自許不折不隨無鉅麗大矣先生
行年六十攻苦食淡而神益王形益完由斯以往
雖耄耋期頤可已梗楠之植也基年而苗十年而
共百年而高十尋何者其託根固其取利宏且遠
也以先生之行天將樹之必固需之大鄣效其靈

六水衍其波奚帝榷楠已哉是歲十月實公懸弧之辰不佞碌碌署中無能爲先生役則爲述夫山川之奇與公之高行令小子操牘記之如此監子歸上先生是宜無負山川者與是宜無負山川者與而進卮酒爲壽可矣

族父靜泉翁七十序

蓋古有養生之士曰知常知常之師曰太和太和之師曰無爲無爲之師曰無始無始之始爲生也不知有生也非惟不知有生不知有有也於是無

爲問乎無始曰吾旁日月交乾坤吾奚爲而葆其真無始曰不知也無爲莫然而應訢然而笑曰善哉吾師之於善生也俄而太和北面知常侍立無爲以之言也告乎太和太和迺然曰是奚爲者哉再疑之再信之將發問而無爲瞑太和以之言也告乎知常知常曰何謂哉太和曰是所謂外生者也知常曰何謂外生太和曰達而喜怒哀慎而將迎榮然獨立不知其形何失非得何亡非存夫是之謂外形而長生黃帝曰無始至矣無爲幾也太和

定也知常信也養生者以黃帝爲知言今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其說皆以爲有有也而未能無有也皆以爲勤生者也而未能外生也夫且以無爲堂以生爲構以應爲門以靜爲與以逍遙爲行以恬愉爲息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族父子學甫聞其風而悅之優游乎六藝之林汎覽乎百家之圖房皇乎是非之途翺翔乎曠垠之野其於物也若無知也其於人也若無能也吟哦宛轉一寄於書拂抑沉淪一冥於酒溲乎清冷淵乎靜虛一偃佚於泉石花木之間而其少者不知以爲父其訊者不知以爲師其矚然隱几者不知以爲友行年七十而老靜泉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寶茲其所謂外形而全生者與或曰養生之說其虛言與抑固有之也曰子獨不聞周之彭祖邾士及唐虞下及三后之季外史氏曰祖卽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然孔子自謂竊比乎老彭豈養生之說依古以然而老彭者第述而不作者耶不然周之柱下史孔子至以爲猶龍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

乾之姤曰潛龍解者曰是生生之本也恍乎易其
中有物者也深根而寧極者也深哉易也孔子學
之五十年矣乃七十而始從心從心者潛天潛地
無有無形而合於道也是養生之主也叔子聚族
而謀曰孔子七十而從心學父七十而忘形彼以
天全此以酒全也全於酒未有不全於天者也是
方內方外同於同也近世縉紳先生類能言孔氏
而詆養生爲荒唐此不涉其庭不啻其哉者也於
是舉觴而過學父之泉歌曰德則魯宣年則老蘇
優哉游哉鼓腹便便學父曰嘻惟彼知我惟我知
所取陶然一醉吾亦忘乎我

壽太學吳季公序

吳季公諸吳之孽子也其先明聖之胄代有聞人
至季公而聚族者萬指文事烝烝起矣季公弱不
好弄自勝衣以往聲名藉藉諸具間既冠游成均
成均之人士多爲結內於是聲名籍甚都中矣季
公雖賈人子乎然雅不喜聲色狗馬之戲第時時
購求遺書古鼎不愛千金或人以其質往季公曰

贗也或曰非也季公乃爲具道所以贗者狀或人
乃不敢言其精如此然季公家多藏書緡錢乃不
滿萬一歲中入者千金出者千金季公雖富於財
終不手持一錢也諸有當季公者率百兩一布爲
幣語云君子富好行其德豈季公之謂乎或曰以
季公之才第令一當有司上之且然功見言信其
庸有厚樹次之修其本業亦宜縣書國門何直以
貲雄里中也叔子曰不然鯢鯨一吸則天池爲虛
偃鼠飲河不過盈勺何者彼其器誠有極也夫季
公者既已有樹矣彼且以大冠爲箕以軒車爲俎
夫慕榮名者非季公之一勺乎吾子何爲嫌季公
也或曰非也季公行年五十矣猶然以諸生屈髮
種種矣而託命乎一息烝嘗之謂何何受分蹇淺
也叔子曰不然豫章之生也十年而共百年而成
夫豈無菌若輪哉以爲速而朽不若遲而耆也夫
種樹之與種德一也史稱百年來之以德夫季公
者既以樹德矣將勤志服義以貽所不知者何人
庸詎百年而止乎不然其聚族蕃矣其持盈久矣

豈其有世俗之債而不責券必不然矣於是或人作而喜曰微叔子言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厚也吾與季公交一臂而失之予真視肉者矣季公者名琦其內人叔子之先伯兄之孤女也是其生也與季公同物年四十而舉丈夫子一人豈所謂豫章也乎哉是足以爲季公壽矣遂書以歸之

贈處士具季公序

新安之屬邑曰休陽休陽之東鄙有阜隆隆然高也里之人因自署曰隆阜云隆阜於休陽爲膏亢

本

九

諸吳聚族居之二百年來居民不見丘甲之賦率以口算輸錢民益息田乃益懸民至以一斤金易田一畝猶懼失之於是其老且稚率多受田而其壯者狎受什一以歲遊江淮具粵間廢居爭利而歸佐治田者盡殫不者直以坐待調饑安問作業古有司市司農不相易也殆謂是耶季公於諸吳中最長者矣猶然以什一起家一歲中子錢積者至數千萬他可知已吾聞治生之策寧廉毋貪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此其致也以吾所聞於具季公

則真廉賈哉季公其天資朴忠人也居家恂恂稱其長者體貌魁然絕人一市人相驚以爲難近者必季公也乃季公愈益偃偻下人人人自以爲交季公晚也季公曰嘻我何以當市人哉吾不爲利府居無何伯子周以逢衣卒業太學日與賢豪士大夫遊諸賢豪士大夫愈益交懽季公季公曰嘻我何以當士大夫哉吾不爲禮容久之季公行年六十春秋矣縣官布令陳教與民更始問季公陳誼甚高類古三老五更者倫則相與設裁執醕以賓禮禮之季公曰嘻我何以當縣大夫哉雖大夫過而董振我我則安能然吾聞飲射讀法非直爲觀美哉乃有司明教焉僕奈何不及今犬馬餘年勉而一就席以成賢大夫高誼於是禮既成矣諸賢豪若市人聞之蓋沾沾喜也曰淵深而魚附焉山深而獸往焉人富而仁義彰焉果然必吾季公哉夫季公既已爲容矣不爲利府其有焉方叔子曰吾聞季公之言溫溫者與何謙讓之甚也夫季公者業已更富矣猶然視操行爲兢兢姑無論市

本

書

人賢于處士一等矣人謂李公廉賈獨廉賈也乎哉叔子以告諸生巢父巢父曰唯唯遂命惇史籍之

壽賓賜黃姊丈序

余聞養生家言物之延生非能引而延之也畢其數而已物生而後有滋滋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數數原於一委於萬究于無量善養生者反之反之而後數可究也何言乎反之曰古之善養生者後其身而身先忘其身而身存非能忘之夫將有不

存者非能後之夫將有不先者故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者非他也一之謂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由萬而之一則反矣故曰萬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常者世人之所謂壽而養生者所謂畢其數者也輒近世不然芸芸焉動也動斯接接斯搆搆斯關智者以爲行其所固然哉而不知反也則極矣極然後知不足知不足然後知修則晚矣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謂蚤服深哉言也豈獨

可以養生乎哉余幼習諸生言長而忘倦今且藉此以服官政矣要以抱道之真棄簪而握其樞意習讀之外當必有要眇者存乎及夫朝釋簿書其勤簡冊蓋瞿瞿然病也然後乃祛篋而觀黃老之言病且愈視事者中間則下惟而投老子既卒業則乃釋冊嘆曰夫非有道之言乎哉夫非有道之言乎哉得是說者可以養生矣易不云乎易逆數也生生之謂易由斯以談養生之說自古記之矣太學生黃君者予女兄家丈也往往在諸生黃君肺臍不佞目攝黃君所爲庶幾與養生家者異乎今也業在圭組錄錄未有奇而黃君者歷五十春秋矣黃君生富甚行於欲而流之年五十矣質厚而神藏有壽徵焉此何以故也然余聞黃君事父盡禮事後母盡物弟弟字孤盡其權追祖敬宗收族人而生養之盡其誠生平與人緩急必赴盡其信縣官有大徵會卽輸粟輸金爲士民先盡其忠宗人有整君者君曰我固當魚肉哉鄉人豪舉有齟齬君者君曰我固當牛馬哉抑君可謂盡其讓矣

凡此七者行之本也生之族也夫非所謂後其身而忘其身者耶夫非所謂嗇而蚤服者耶夫非所謂復而反之者耶若此者可以敦實可以凝神可以延年可以畢數於五十年猶一瞬矣易有大衍其數五十其究也先天地而始後天地而終余往所談者老氏也老氏之於易也深矣黃君之行與余言合余安知黃君之年所終始哉黃君聞之喜曰余烏知養生家言余將行于欲而不流矣遂相與擊鮮治具數過客而罷

族父白嶽翁七十序

按山經所載率以崑崙爲宗惟本紀之稱亦曰崑崙云而述覽周遊之士竟亦莫能睹也自崑崙以來入中國者不知其幾千萬里而有積石由積石而斯之爲南北支北一支爲龍門蓋幾萬里而至於海而其南者不知其幾千里也而有岷嶓由岷嶓而東又折而南者不知其幾千里而有匡廬由匡廬而東者不知其幾千里也而有予新安之大鄣大鄣之掌爲天都天都者與天俱也其股爲齊

雲齊雲者與雲齊也齊雲一名白嶽白嶽者不當五嶽之數而伯視泰華仲視嵩恒者也以其脉脉隆起來自西方故曰白嶽云或曰白嶽者白時也於諸神爲最尊其得數也最久赤金千年而齊爲白麋鹿千年而化白白嶽者以其栖黃冠修道而養壽也詩不云乎三壽作朋如岡如陵物莫近乎此矣而巖棲川觀之士徃徃失之非人閱世世乃閱人此何足以祈長年哉世父汝學公世所稱白嶽先生者也先生行年七十矣衣不重帛食不再肉居不几行不杖髮種種矣而有童顏此豈所謂修道而養壽者與何閱世無射也先生性喜觀書自其少時日誦數千言人人殊然皆得其解不得不得乙也其後則冥目恣遊已矣問之則曰我何知吾不以有涯從其無涯性喜飲酒一飲千浮浮諸在坐者皆醉矣蓋屢傷懣懣而先生竟以禮罷酒也久之受懿戒終身不言酒人謂先生者先醒也殆不誣云先生少而受書卒業太學宜以其時受郡邑之事者也先生曰嘻大冠若箕爾其如台

予雖遊於賈人乎予神王矣乃屏逢衣被楚服而廢著乎東具里之人數數從先生遊而不知先生者謂先生嚴也乃其大知若敖不知若訕飲則如醉不飲如慙遜世如悶交利如涸此其中淵淵乎有不可以涯涘測者哉不然以先生其人第令出而涉世其知足謀也其度足範也豈其無世俗之憤而竟泐泐以老乎無其大塊噫氣竅於天都白嶽之間者聊發祥於先生也吾聞赤縣之西有弁州焉其人恒中而無懷忮其俗恬憺而無咎竄其

道以尚羊溟滓為主若今養生者然或曰此白嶽之所從受坯由者也先生豈得其術者與先生年七十矣而顏若童夫烏知其視七十也不若須臾乎夫烏知其視白嶽也不若部婁乎里之人猶然以七十爲先生壽者眇哉其爲先生壽也先生驟然曰一曠非近也而七十爲剽一卷非輕也而喬岳爲小吾姑服子言而消遙以老於是里人曰果哉予之論先生眇也夫不爲先生也者寧渠知夫先生也與哉先生壽矣

吳母程氏七十序

蓋予居署中寔雅重吳太學云太學予姻也忠信好古則以師禮禮謝君謝君過予署中嚶嚶道古其所推轂則宜莫如吳生居頃之具有母且老將稱觴則介謝君徵言不佞不佞方告歸兢兢予會唯是家大夫老矣以甘旨之不時庖人無乃不給于鮮惟旦夕共具是兢又焉用文敢辭客曰固也封大夫老而佚則再命爲之階吳生不能奉母嗟惟微惠大夫之言惟母之有令德光于彤管斯大夫之賜也吳生之幸也抑詩有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類之錫也惟大夫能耳大夫何辭焉不佞業已重太學又申之以謝君之言雖予不佞其不能以辭矣於是乃爲布東嚮坐進謝君而問故謝君坐定則爲致吳生之言曰小子明不敏不明而隕先君先君初受室者程氏程氏母蓋嫡母也始歸先君先君則爲齊魯遊先君仰事則母類則二季一切倚辦孺人貽先君安後頃之先君爲吳越游念孺人不宜于置越姬乃舉子二人孺人拊而鞠

之不啻已出頃之小子明生而孺人喜可知也曰
嘗昔之夢宗祏實畀予子曰吾爲若德於是視小
子明有加恩也惟小子實篤不忘大懼母德之不
克報久之他姬舉子者二蓋兄弟五丈夫云程孺
人一切拊而鞠之忘其爲諸姬出也惟小子五人
者之奉孺人權進甘毳亦忘其非孺人出也於
是孺人春秋七十高矣小子不佞將藉手以爲孺
人惟孺人之令德列在閭內不敢以聞君子而無
乃闕焉不宜爲諸母憂其小子定懼不共敢煩
事於是不佞聞之喜曰誰哉而有此母也從而婉
不爲矜其姑儉而廣不爲專其室慈而訓不爲棄
其孤三德具矣而無情容斯先古之所未聞也世
非大同爲之親者各親其親各子其子無相及也
乃今愛而不偏周而不昵共而能安母也不獨子
其子予也不獨親其親融融然洩洩然斯大同之
誼也雖母德之盛吾茂以尚之矣微獨此也樹黨
伐異惟丈夫爲斷斷故以醜焉則爭非有賴也受
寄而字人孤久者棄之不啻升髦矣故時易焉則

忘樹不厚則志不矜樹厚而矜之固其所矣其庸
可替乎故志得焉則汰汰則不共忘則甚爭則鄙
甚且踞焉而奉之以不共德類鮮矣要以母之共
德方于斯行不啻土苴然迺丈夫地能忍之懃哉
孺人微獨母德之茂嘉於賢者一等矣五人者視
母如母不睚其私豈先宗祏之靈果有以德母也
乎哉人謂具氏之有子以孺人也孺人之有年以
令德也詩不云乎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
福履綏之懃哉孺人福履綏矣令德不棄樂只成
矣具生者將率其五人奏墳笄笙南陔稱康爵爲
程孺人壽孺人壽哉不佞請爲之賦樛木惟生財
幸於是謝君應聲曰家世受詩重言樛木之義乃
今聞孺人賢聲中周南矣於是乃籍而諭具生具
生敬諾

黃長公六十序

蓋吾夫子起洙泗則始以儒學主盟其時帝王之
道復興百家廢絀譬之明后在宥三事競競九夷
道通王會爲盛斯大同之誼也宜尼氏沒德始下

衰於是百家叢興異端聚訟乃誦法孔氏者流昌言攻之寢繁寢熾何以故託業是而操行非儒之不競固其所也君子曰君臣無訟儒墨無訟儒者之在誦說君子比之不君假令實行實言執于正經卽在異端猶之夷而進于中國斯亟取之矣又况秉禮服誼乃在王者之邦乎哉異時孝廉起於民間茂材興于行伍斯皆版築飯牛之朋安在其侏儒佔俾也余讀功令至閭右人材不廢選舉未嘗不舉手加額歌頌聖明夫讀父書不必能子持

不孝

左契不必千金蓋聖人以斷之矣而輒近世不然貌儒貌言儒言則高其手曰是當世所常聘而弓招者曼胡短後而行不離畦町則下其手曰是躡躡者安足算也卽匪茹而齒儒儒者目攝之矣夫上苴之視珠玉卽珠玉貴耳乃若魚目碣砢安在其足詫也而什襲藏之乎久矣夫名實之易眩人也余居南中南中蓋儒者淵藪乃其以儒入者十一出者十九猶爲儒有人哉以間見禮諸生諸生者誦法孔氏卽宴見不及其他然其概可睹矣斯

亦儒者優也豈所謂臯時孝廉茂材之儔與駕部汪君進余高原黃生黃生蓋從范南城遊南城善駕部駕部過從不佞有味乎其言之也所謂兩賢相得者哉黃生自言鑣有父曰黃長公故業儒既厭苦呻吟則以賈賈閩越間久之業息什倍爲閩越大賈後二年遊秦與楚復爲秦楚大賈嘗遊河南河南人知其賈者也多橐中金將夜襲之長公袒而大飲飲且醉無敢誰何時天淫雨行道中有某子甲者禦人也僞受直從公負擔若爲不疑也

不孝

者厚遇之某子甲感而自新卒遂去比入秦秦中諸豪大說之交長公驩及入楚亦如之於是長公之名所至藉藉矣而長公終不以故自矜其居里中猶然着田間服而狎視人事親孝爲弟悌謙讓之風化其里人信哉黃生之言雖余不習長公如將見之矣茲豈所謂良賈若虛盛德若愚者哉夫乘不必騏驥要之善走士不必儒墨要之知道長公雖遊於賈人乎其操行卽誦法儒先之倫或不過也籍令當草昧之世起民間卽閭右人材必

以公爲祭酒二千石豈足多哉黃生又言長公行年六十宜杖于鄉夫養老親賢爲閭里率斯亦儒者事也長公誠以所聞不愧其鄉豈准儒斯杖而可矣

吳母胡氏六十序

從子昂受室具氏具氏諸父兄習買賣楚之黃樂黃之風俗人物也卜居之從子始受室則遊楚中依外家爲小賈其居楚也舉男子一人習楚言日與能楚言者伍亦樂之從諸具受一廬將爲苑

以老然其他兄弟常遊楚或在襄陽或在武昌倘亦有卜居之意耶吾聞楚故多材其雋者常在晉具有家難諸公子逃楚楚子受而封之其後爲棠谿氏由斯以談才不必擇地用適者良居不必故土得人者昌餘觀從子所爲輕去其鄉而就外氏豈亦習具楚之故者耶從子歸則與楚言者男子偕時予歸省見有爲楚語者怪問之從子曰吾兒也受具氏室始生吾不敢忘具氏敢棄具氏甥久於楚非吾志也從子言如是余曰唯唯否否不然

丈夫始舉則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明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新安保界山谷三代而上實爲揚州保疆及楚始張新安或屬楚具子更伯大敗楚桐汭間自新安以往咸屬具蓋迄漢而後至今一統矣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假令版于有土而輸南金卽具人猶楚人何論彼是哉不然爭刀錐之末而困一隅其父子昆弟不顧于外家何有乃今家于王土列于宗親歌斯舞斯饗利是德其在二氏之懽將

世世講之勿絕又何故國之連之有於是從子再拜頓首曰微叔氏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厚也而後乃今知親親敬故之誼矣具氏母猶母也姓猶姓也具氏母行年六十春秋昂將稱一日之觴爲具母壽禮乎叔氏曰具母壽哉夫甥猶子也子之於親喜懼集矣重其年之謂也逆旅之主人具觴觴客則客必正襟而坐扶伏而謝志于中不忘而况其親乎親之于子也施亡倦也子之于親也報亡厭也夫甥猶子者也可以義起矣從子唯唯

將具兼金端綺爲具母麗糲之資而懼具母之吐之也請于叔氏叔氏曰具母受哉兼金端綺母之有也其波及吾子者母之餘也伐木者知根飲泉者知源非其物之謂也重忘本也若子者不忘本矣母將子是賴又焉用辭從子則謂叔氏小子昂不敏不能奉母惟惟是不腆之金若幣以觴孺人寧不亦先之以長者之言鎮撫其宗祏而惟金若幣卽母雅念昂其若鄉人與賓客何何以爲具母籍叔氏曰具母籍哉母之遇若不異其子母之治

不孝

事

外不異其家夫若長子姓楚中者母故之以而以若故乎若藉母母安能藉若吾子往矣異時江漢之間文德遠洽男女蓋廉貞云以今方諸具母斯亦江漢之義也吾子習楚語予其授子爲母楚歌乃歌曰江水兮湯湯攀杜蘅兮酌流黃母壽兮無疆且復旦兮楚天長遂歌曰漢水兮沛沛采芙蓉兮衆芳會將母兮無害登華堂兮水如帶歌再闕從子復再拜頓首請以爲具母觴

湖廣鄉試錄後序

南征草

今上在宥天下簡書皇皇諸所以勵學官布功令不一而足其大端可槩見矣七年之中蓋三比士士橫一經而至極言合道不諱簡書其有司亟取以獻夫于多士則庶幾無負所長哉今某不佞濫竽校士之役士且各極所長爲執事重執事者將籍手焉無論不佞愉快其在二三君子寧不亦歆鹽楚材而喜稱之雖然楚建國也環千里而都者十有五焉其川江漢其浸洞庭演迤汪洋卽雲夢且芥蒂難乎其爲水矣鄭關北據秦上維峙衡嶽中起南盡九嶷其他陵夷從龍衡亘四塞非無巨麗觀乎然難于爲山矣微獨山水隋珠荆璞南金大貝難于爲寶梗枿豫章輪囷權奇難于爲材怨田賦粟歲率巨萬難于爲富夫此其小小者耳假令籍上世之故而侈談之則烈山光啓有虞視巡四載之功尚存二南之化先洽此其於稱帝而治者何如若其陳說理道欲贊中興嘯歌自娛北遊聞學卽五臣十亂七十子之徒曾不過也語云粵無鐔燕無函非果無之夫人能爲之矣以

不孝

書

楚之都而稱材斯亦函縛之屬也其于稱也不亦難乎雖然深山巨澤實生龍蛇蓋自昔記之矣始聖祖起淮甸猶然在封域中迨我獻后來旬肅皇入御卽鄧鄂江漢間世湯沐夫非異時烈山湘崑之都與然則拓地啓疆不可謂功也博聞隱諷不可謂良也詞合風雅不可謂能也好遁不汙不可謂義也何者聖世千里而一士則猶無有也千載之下而得一人斯且慕遇之矣故夫楚之山川猶故也楚之德產猶故也吾烏知夫闡道師文者之無其人焉吾又安知夫舉德補衮者之無其人也夫覽多士所奏記豈不洋洋纒纒哉循其言竊窺其所嚮往非二甫以上不足以當多士多士侈矣異日者誠奉簡書崇雅道出入不諄所聞惟爾多士儻然其希世取寵貌其榮名卽稱洋洋纒纒徒歎言耳無當于時亦惟爾多士然吾竊以地以時卜之知多士所慕用在彼不在此吾故稱引其鄉先哲人之盛與其山川巨隴之觀爲多士者持券多士倘有意乎不佞不佞且藉榮焉

送侍御郭公還朝序代作

侍御郭君按楚之明年令行禁戢諸吏民奉三尺惟謹無敢恣睢察孝廉抑弭兼荏苒不驚于掇解嚴舉於鄉得文墨之士若而人控騎之士若而人楚信多才侍御君所爲尉薦之者不鮮矣故事及期而代則爲上封事天子自方伯連帥而下逮百執事咸得式序其能若否而請之比于慶讓至隆重也令之所集燦然響應其操下如東新然其必其命至威嚴也以隆重之勢而濟之以威嚴鮮不仆矣法固有所弛亦有所張弛而不振則無法張而不已則無民與其無法猶及有民與其無民法于何有然則侍御之所爲藉重者可知已往在皇序聞諸學士之言寧雀毋鵠以爲是佔佔者語耳及其起逢掖列行間見有長人者曰使君生我吏或毛舉株連不遺餘力則曰嘻殆矣此夫務華絕根而諸父老所爲睢盱者也故夫侍御之所爲藉重者可知已今上在宥敕法明罰而本寬仁功令之所布靡不傾耳以聽革心以化此之爲樹

豈總總事三尺者比哉楚故建國諸侯王列第其
中有如錯繡 肅皇啓聖荆德邛郢之間比於湯
沐蓋稱首善焉而論治者猥云威嚴不已過乎微
然也爰書之所傳無不摧折者發微之所及無不
祗肅者當是時武悍吏不勝其任則退而思雅馴
蓋其勢也以待御之重皇皇簡書靡堅不摧靡
不擊乃余所觀於郭公者大都引繩墨持大體而
已其于毛舉株連曾不數數然哉然卒以治異乎
赫赫者所爲此其故可知矣余不佞視然在列仰

本卷七

七

荷 主上之賜俯藉二三大夫之靈惟是楚之疆
場莫敢不夙夜蓋余守封疆臣也其受事兢兢惟
撫綏是用則職任寔然乃使君者奉 明天子之
命而來所重在彼所用任在此豈暇與赫赫者挈
短長乎吾聞之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聖無爲
而百官察萬民治三后而降郡縣宇內 天子無
事巡行而直指之屬始出諸所爲有功令奉璽書
一切明 天子之禁而已于人臣無當也故朝而
受命夕而達諸境上矣日中決事旦夕聞於輦轂

矣歲終已事則籍而獻諸朝以明人臣之義不敢
專也此君道也亦天道也故爲使君者布法境內
如揭日月而行威如雷霆澤如雨露尊如懸象信
如四時何以故則天道所爲寄也故爲使君者持
法利用嚴廩廩如也行法利用寬蕩蕩如也輓近
世不然高者鬻權卑者市利冒上無等至于損威
於是一切務爲因循藉口惇大法旣不振民相譁
張於是綜核之政行而持文墨議論者溺其職矣
然則破觚爲圓斲雕爲朴物盛而衰固其變也第

本卷七

七

令明聖復作循循善誘烏能勝其任而愉快乎由
斯以談羣儒之議皆誤矣持法者第不當如毛舉
鷙立何至貶威重以徇人行法者第不當如選悞
觀望何至慘覈寡恩令嗷嗷者喪氣以郭公所爲
當於侍御之職可謂得其要矣昔者周道綦隆化
行江漢其在聲詩騶虞用登說者以爲關雎之應
是也夫騶虞者白文而黑章其醜虎耳虎以殺爲
性以生爲參乃今不然哉其威矣及其見也有生
之屬無不灑然變色易容者倘所謂王者之瑞乎

非耶楚固首善日月先照雨露先潤雷霆先奮懸
象先輝 主上仁聖天作好速雖離在宮無遠弗
届乃今侍御以長者按部捐循元元而煥咻之又
得文武之士若而人籍手以獻異口者發策大庭
設射狸首諸所推轂大都仁人君子之倫于城腹
心之輩微獨侍御籍甚諸在事者並受其施茲所
爲王者瑞不旣衆乎天道生生不以肅殺貶其令
聖道蕩蕩不以刑法貶其恩蓋五行之氣善宜其
令執法之臣酌仁義而中用之吁嗟騶虞信不虛
矣四時運行一寒一暑乃其元氣所會則歸根復
命斟酌斗杓以侍御所爲觀於天道蓋歲功告成
時也侍御行且載牘以往致其成命雖以侍御之
厚無所誦功抑楚之父老寔受明賜二三大夫之
行表于江漢微侍御之力又何以顯庸四方而上
聞 天子乎諸大夫作而喜曰非侍御之德不能
當 天子明威非中丞之言不能當于侍御之德
異時垂紳正笏長爲 天子法從之臣宣不殺之
威行不言之教汪濊之澤漸于寓縣又何啻楚其

楚之父老若士大夫實始受賜又何敢忘業以相
論說于二三大夫因與侍御公語而稱之

途太守張公榮擢水利憲副序代作

蓋予舉孝廉上公車者婁矣時而方舟時而伏軾
流覽江淮河沛之區未常不三致嘆云國家以東
南爲外府其載在令甲者布縷纖縞之重粟米之
多象犀珠玉黃金之貴竹木鮑魚之饒一切倚辦
東南蓋至浩穰矣乃其道里轉輸之費十一在官
十九在民其所從來遠哉吳人以三江越人以潮

江荆楚人以九江漢以南者以漢江江以西者以
彭蠡江而嶺南桂林象郡滇南諸郡則由牂牁下
瀨諸江以逶迤灌輸於揚之保疆而襟帶廣陵者
邗江也邗江實受諸江上流而北則淮淮北則泗
泗而上爲沛爲汶爲濞爲濰溜潯易諸水而後達
于九河九河者今所稱大河也去京師不四舍而
近而天下之委輸畢集于此夫受天下之委輸以
實京師非大河不可卒度然皆非有相入之故會
同之宜而一旦引而通之若田間之道然畝澮相

輪封洫相注也此雖玄冥復生崇伯子起而左之猶不能保其安流而欲以責百年不潰之計于今之人難矣難矣何者水以海爲壑而隄之使無從壑一難也河之性悍濟之性伏與他水之性殊而欲南北一流以相灌輸二難也河濟江淮相距千里者三高者下者夷者絕者墳廬而赤殖者此宜不可與爭趨而務以人力勝之使若縣衡三難也夫此三難者則既然矣而國家飛芻輓粟歲多至四百萬然且賴之何也豈非天若造之地若設之

以利我國家者耶豈非百年之內鼎鼎謀臣有以爲之利者耶豈其川原之利時離時合有不可常而今第逢其合者耶雖然不佞諸生也今且起家爲天子臣矣足之所涉目之所擊四方之所記聞其大較若此矣而瑰奇多聞之士竊竊然憂之非徒憂之而願以身嘗試其間苟有用我不難功見言信者焉以予觀今太守張公倘所謂其人非耶初公爲水部尚書郎奉先帝命行水青徐江淮間其勞勩具先司空朱公封事中可攷已當是

時司空所推轂惟張郎張郎逾益遂遂讓功功故不及無何張郎乃以憂去去而青徐之民所不艱食而魚簋者繫水部之賜哉於是水部之名愈益籍籍江淮間久之而當事者亦思錄水部功不忘也會鎮江缺守者於是始以張水部守鎮江鎮江者故丹陽郡也南控具區北臨江漢其東則汪洋瀛海蓋東南轉輸則此其綰轂云於是乎以二千石之重主名而籍張公重張公也再踰年辭輯民治其所興水利事如其在青徐江淮時部使者若御史中丞先後列疏于朝大重張公無幾何而司空復薦之上上報曰可其以鎮江守張某爲山東副使董治漕河於是張公行矣屬吏邑侯某榮公之行而又惜其往也予不佞亦深惜之念無足以留公者而某侯復微言以贈夫不佞則何以贈張公行哉先民有言民猶水也所以載舟亦以覆舟夫憂其覆也而防之使不流是防民之口也防口者懟防川者潰勢有固然無足惑者公之守郡也業已承上流而宣下情矣孰此以往因之功

三廊之功五母寧守儉與其崇隄毋寧卻顧與其
盱衡此雖樹庸百世可也於三難何有哉予不佞
無能爲諸公役聊以治民之說先焉語云天不人
不因張公之習於民如其習於水也誠得習於水
者如張公其人寧渠知天之利我國家也不將有
合夫然則昔之三難非今之三難者也是爲序

中庸疏意序

浙中稿

儀卿作中庸疏意已則授予簡序之余惟中庸蓋
禮家言其說禮也者履也君子履之小人視焉小

卷七

人如不可視君子弗履之矣迨德下衰忠信薄而
儀容盛於是乎三千三百之繁董董存遺迹焉夫
履也者迹之所由出也而迹豈履哉善乎端木氏
之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不可得而聞也敎一耳有所可聞有所不可聞通
于此者其于言禮深哉柱下漆園之病夫禮蓋深
于禮者也夫惟深于禮者而後可以語中庸矣儀
卿所爲疏中庸蓋知病夫柱下漆園之病而以禮
發蒙焉者也余懼夫世之人不察儀卿之意而猥

以柱下漆園之病從而求多焉毋乃使人眩而失
其真夫中庸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
所不聞夫不睹不聞非聲非色以此言禮反其本
矣儀卿之說誠無當也中庸之說非乎莊生有言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
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夫不得中庸
之意而求諸儀卿與不得儀卿之意而求之柱下
漆園則不佞之爲斯言也敝帚久矣

六子要語後序

卷七

陳侯司理由拳淑問如庭堅氏不佞始至得從諸
大夫後內交其人吏議之間不佞則過陳侯陳侯
信多奇語時時合間出一編示予則六子要語也
其說具王長公序中若陳侯所爲小引者具載本
指已予雖有喙三尺夫焉用爲雖然侯雅視獄請
以獄論夫兩石交坐逮者數十曹其說則人人殊
莫可端委侯將盡從其言乎將遂察其差不也第
令甲乙競成書牘而示之背曾不一言而兩造決
夫非執其要者與且也六籍軼諸子與無論柱下

漆園其以恢奇著者數矣有如書肆說鈴要于何有卽六籍在也于諸生何補哉侯故博雅以視獄之指視羣書卽六子殊致成其家言要以體虛用權合茲大道則百家不能易也侯所爲輯六子大較若此矣

浙江鄉試錄序

今上之十年天下復當大比士于鄉御史某來按浙中則遵令甲循故事惟謹於是乃聘四方文學之官典試事比至則以某爲考試官某某爲

本卷七

七

同考試官提調則某官某某監試則某官某某暨諸執事廉以外者咸遵以充式遵令甲循故事惟謹比入院御史則矢于衆曰不佞來按事奉簡書爲兢兢乃今有事澤宮上所急者惟士士比耦鱗次而進所提衡而校雋者惟是二三大夫今日之事所不同心殫思以圖藉手簡書者有如日月二三大夫暨文學官若諸執事咸應聲曰唯唯於是乃取提學某所選士二千有奇三試之拔其雋者九十人開錄其文以獻遵令甲也御

史謂某其颺言以諗多士如故事不佞自惟寡昧窮一經無所更事浙故善地多士濟濟其間乃今得以一日之試籍其言爲先資于不佞爲厚幸不佞夫復何言雖然浙故維揚保疆自神禹導三江登會稽於是制貢南金三品錯者竹箭其後於越以蕞爾國十年生育十年教訓乃得國中之士號爲君子者六千人以左提右挈北擒勁具遂伯諸侯夫非神禹之苗裔耶何興之暴也爰攷於越東不盡海西不及江南絕東隴北縣橋李卽大都小

本卷七

七

邑相錯如繡不過五浙之一而財賦甲兵之盛君子之多至一切荐食上國名聞江淮雖蠡種諸暨經略其間要之士固不外索功固不久需也乃今浙以十倍之土地百倍之士民而津潤翔洽于二百餘年間今上在宥十年長養作成蓋萬萬分於越而一時紆青衿號君子者至二萬餘員其亦可謂盛矣歲賦南金至巨萬萬以上他錦綺采錯稱是而三歲一貢士者至九十人茲其視蠡種庸倪臯成輩何如哉余於是有深喜也夫余卽不佞

得以一日之試藉手九十人者以獻 聖天子

聖天子十年生育教訓恩至濡渥此九十人者大都揣摩誦法于十年之間而持尺幅藝以取決于一日之試卽一日之試無當諸生百一然大較可睹已此九十人者諸所揣摩不及縱橫所誦法不越孔孟語以蠶種庸倪臯成輩不啻衙官睨之異日者對公車謁承明三事六曹後先疏附夫非皇王之輔乎哉則不佞所藉以報 聖天子者不啻多矣頃 聖天子布功令厲學官諸博士弟子員

不卷七

七

兢兢繩墨毋敢奇表以當 聖書切責故今所舉士大都洋洋纒纒簡而法奇而衷頌而不卑諷而有直體說經經明策事事晰崇六籍細百家上下古今體要俱會茲不佞所藉以報 聖天子者不啻多矣頃 聖天子布功令厲學官諸博士弟子員

爾多士多士誠爾爾則不佞所藉以獻 聖天子

者謂何而將安所傳其罪哉且無論士夫貢金者蒙以黃白雜以赤側則主藏者下吏矣貢文綺者襲以玄黃間以敗絮則不崇朝而三視之坐織室矣今 上所急者非金與帛獨惟爾多士是賴爾多士實後先之藉令徒以言舉爾多士亦以言進主上所皇皇側席而求者惟爾多士知之 主上所爲長養作成于十年間者亦惟爾多士故之以而後乃今若此也則不佞敢不滋懼雖然言

不卷七

七

心聲故曰吉人之詞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詞游夫爾多士之言則予業已錄之矣一日之試十年之積也其漸靡于 聖天子者豈一朝一夕而且考鏡古今分辨王伯明習 國家之故而思用之誠一日得當 主上安忍盡悖所聞哉則予雖誦其言知其心矣語云百里而得一士猶之比肩萬世而遇其人猶之旦暮今且旦暮而求比肩而至其所馮藉寧詎何如哉不佞所爲喜而中懼懼而復喜有以也以彼其才誠生善地遭 明時操

孔孟之術以進而干有司者以餽一旦緩急之用然且始顧急之後乃棄焉者則非夫也是賸金敗紫之屬也必不然矣爾多士其善圖之斌斌具有質文靡不一當主上毋爲有司者所姍笑則御史幸甚不佞幸甚是役也震疊拊綏文武爲憲則有若巡撫侍郎某秉度負教加意作人則有若巡鹽御史某而以使事蒞茲土者則刑部郎中某工部主事某南京戶部主事某皆觀成事偕燕喜焉其綜理協共于外者則布政司某按察司某也至某官某以入賀行某官某以遷秩行皆先事有勞法得並書諸執事簾以外者錄具矣

兩湖歲貢士齒錄序

制科非古也自鄉舉里選之制衰而文盛文盛而貢士之途董董存故事而已頃天子下言者議布功令厲學官斌斌具有質文一切取爲中率不者棄去弗錄法至嚴也不佞受事以來無所更業其在朝夕奉簡書爲兢兢有司歲薦士若而人錄者若而人行修而辭中員程者錄不者棄去蓋聚

族二十而得三人焉選至精也茲其雋者衰然舉矣以齒于浙之謂也非所論于浙之外也士且往試於春官對於庭有如行修而中員程者辭乎卽終錄不者卽終棄去何者士猶珠焉售者夜光不則魚目之矣士猶玉然遇則連城不則燕石棄之彼誠異盼顧名實在我也士今往矣售耶遇耶毋謂無舉士者第令故吾在名寔全卽齒於庭猶之乎浙以東西也何憂弗售哉且也上之齒士也以文以行士之自齒也以年文至矣行修矣而年弗若則後之文猶人矣行猶文矣而年至焉則先之何者則舉于鄉之謂也鄉之論齒以明讓也士之崇讓以尚行也士之先行以立本也不觀鄉人之塲者乎塲人之樹豫章也暮年而頹十年而拱百年而高十尋其日雖暮其爲器宏遠矣今夫楊柳植之則生衡植之則生枿而槩之亦生及其飄風發之凜霜摧之曾不崇朝而牧豎薪且樵焉何以故則植本未厚而歷時鮮也故材無遲速貫時者榮士無賢不肖立本者上今執巨屨於刀錐之市

則賊矣譚河漢於桔槔之圃則駭然笑矣士貴先
遠者大者而竊竊然尋尺以自功歲月以見奇于
以適明時而逢世資也技不亦窶乎由斯以談
士貴適用不貴蚤服器患無當不患晚成爾多士
勉矣方今主聖臣質士之儼薄者却重厚者進
拘攣者絀通惠者庸非其年之謂也夫非其年之
謂也有取焉爾矣而士何患焉詩不云乎倬彼雲
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夫聖王之作
人也以壽考也士之登庸也以老成也異日者人
而布敎出而承流揖讓乎三事六曹之間俾鄉人
士齒而曰某也才某也賢某也能朝夕于簡書以
毋忘爾師氏則不佞與受榮施惟爾多士實貺不
佞不佞幸甚

奉賀少師徐公恭膺榮問序

代張軍門

蓋嘗考論古今之際其君仁聖長有國家其臣蒸
蒸輔佐著旂常功爲儒者所喜談而歆鹽者豈非
唐虞三代哉唐虞之際號令再嬗總之不閱二百
年諸五臣四岳十二牧之流大都周旋二帝間以

聖輔聖其合如參卽勳庸異其登天下上理固其
所也至于三代始以天下爲家久者至七八百年
近者亦四百年皆更數十主而後改物其受曆何
長也考其時皆不三四傳而中衰衰而振振而復
衰而後陵夷以至于亡其祖宗之德澤者碩之謨
謀與其一代之人心風俗今雖不可槩見然其大
要籍于詩書者可攷已夫以歷世至數十百年其
哲后不逮六七以上其良宰輔至十餘曹而止此
何以稱三后之季姬唐虞也且微獨此自古未有
仁王竝庸而卒臻至理者亦未有惡直醜正而正
人卒以勝者唐漢之季以至于宋蓋按籍可鏡已
然儒者之論大都貴耳賤目譬之鐘鼎新礪于冶
則見以爲大凡藏之百餘年非剝蝕則缺顧見以
爲奇而爭售之亦大惑已夫生今之世承祖宗
之澤至二百年而餘其士大夫無所表見往往考
論先世遺文一意崇雅敦行其將卒雅歌投石賈
勇而嬉其氓隸博塞以遊其間閭閻甘策肥無所
却顧蓋唐虞三代之際所不及聞者今皆及其身

親饗之而不知其錄居平抵掌而談當世則曰某也蓋某也不善某也某也不類古昔以爲氣數日漸以還而至頌詩書考求三代以往之故則唏噓慨慕以爲已矣不可復作是違何道哉余他無暇論論當世之典至其君臣相與之盛卽三代所不逮者三焉開國以來歷世凡十更主十一仁聖明哲先後重光卽殷所稱賢聖何間焉而世世相承無所失隊此其不可逮者一也洪永以還神聖擬諸五帝其臣莫及萬幾之際咨詢都俞無不內焉一時文學之臣盡忠極慮無不各究其用垂名至今此其不可逮者二也士大夫起家逢掖大都競競孔孟之言釋褐而對公車謁承明之廡綜核天祿石渠之故其于乃公事可謂無當矣然皆明經術通世務允武允文憲於萬邦試與鄉者築巖釣渭之夫絮長而量大豈能多讓哉此其不可逮者三也且微獨此而已孝武以來國家殷富后無所用衣宵食肝稱恭隆盛世矣其儉壬易以入其仁賢易以離逃而居肅皇在宥一意勵精

天下喁喁鄉風庶幾復見宣德弘治之盛於是袁州之徒乘間而起伺上之所不憚而進其權節上之所不言而關其說當是時上之操下屢屢羣臣莫必其命而壬人竊以其身嘗之僥倖不死以行其計蓋大明無細察大澤多美恩夫壬人者固已見此矣當是時也正人君子將俛首而從之則見以爲嘗已將叩眉而列之則見以爲沽直將脂而韋之則見以爲沉鷺而匿形將吭而拊之勝則無如社鼠者何而不勝則奉首而自殉勝不勝俱無當也而蛇虺滋益甚是正人君子之所爲難也天祚明惠篤生哲人如今所稱少師徐公者挺然立于其間其精忠信主上其譽聖隆海內其言行取予矜式薦紳學士大夫一時學士大夫咸保少師而領袁州毋論學士大夫之領袁州卽袁州亦未嘗一日而忘學士大夫也而少師者不隱賢亦不自賢不墮功亦不自功與袁州兢兢然與學士大夫亦兢兢然彼袁州者見謂嚴事已而學士大夫者亦見以爲少師之禮視百僚也蓋兩家

各自得誠莫能端倪少師矣於是袁州有所廢置
惟少師亦曰是宜廢置而大事卒以不壞袁州有
所封進惟少師亦曰是宜進焉而主上卒以不
或袁州有所搏擊而攘取惟少師亦曰是法固當
然蓋少委焉而善類卒賴以陰扶而不絕初袁州
欲種族當世仁人君子頃之或殛或逐自喜無遺
而少師者如秦猛虎順其欲而殺之亦若爲袁州
左禮者頃之肅皇震怒羣克授首皆二三君子
後先之力也何遂無種哉天下以此快君子之得
躬而不知少師之陰已道地之也頃之壬人退君
子庸明明在朝濟濟興事天下以此歌誦肅皇
之善始令終而不知少師之潛孚而默相者非鮮
也且以肅皇之威何所不什而先時言事諸臣
皆以賜環父子骨肉之間非臣子所能得哉而萬
世之計一朝而定官府擊御睥睨官寮悻悻者不
忍一擊以爲名高而調護維持卒以相安而無憤
事蓋此三畫者皆哲后之所詠于時而上臣之所
望于君者也而少師者不煩指顧不動聲色卒以

優游密勿而措天下泰山之安毋論漢唐末世卽
唐虞三代之隆五臣十亂之輩寧詎至如今者所
爲哉當莊皇帝時少師業受顧命不難身天下
之重而任之乃定國本開言路兢兢官府擊御
之屬陽與其地而陰制之第令擊鮮服美而已此
三畫者世世無隊天下何憂不治哉頃之少師致
相事去莊皇帝垂衣而治施于今上熙洽十
年主聖臣良相得益彰寓縣娉娉不啻登春臺
而維大山治至隆也而少師者且焉蚤服且焉重
積年日益高神日益王而主上眷注日以益隆
天下想望風采日以益甚於是乎歷春秋八十矣
輔臣日以存問爲請上曰可其賜金帛使者乘
傳以往毋後時皇皇乎大哉主上之不遺舊臣
也可以爲世世萬子孫法矣昔者伊尹既相兩主
致政以歸召伯請老姬公復辟此三大臣者其身
雖退乃其心膺王室不遑也已此豈後世潔身自
好務以恬于利祿者所爲其後陟也繼相穆公禽
父夾輔王室夫非三大臣者所貽哉余備位行間

卽無當于少師秘計乃少師雅故推轂今太師公
太師公所鄉往宜莫如少師者諸所以輔 今上
觀若畫一少師然第令少師在事寧詎煩指顧易
絃理哉則太師公所畫雖謂少師之畫可也少師
有孫繼武庶幾異日穆公舍父者流然則少師之
貽又寧有窮乎哉夫姬公居東厥有鳴鳧彼管蔡
流言理固宜爾畢召同心猶然市虎彼嗷嗷者何
以加焉藉令大木不拔金滕不發彼姬公之駕不
知攸稅又何以終始稱元聖哉以少師處袁州百
於管蔡然不煩諷諫不假鈇鉞天無所動其威而
罪人以得正人以培雖 肅皇之聖過周成遠甚
哉乃少師之所以處危疑者亦何容易也生今之
時論今之事則見以爲易易耳萬世而下追論姬
公之所以難少師之所以易卽我 羣后之聖少
師之智庸詎堪 商周而居下風哉某不佞無所
更事乃出入 卿之間遠覽古今之際私臆竊計
以爲貴耳者過遂書以獻少師而質之

方初菴先生集卷之八

新安方揚思善著 雪上門人朱汝器校

記七首

醒菴記

山中稿

人之身晝有爲夜有夢爲者有心夢者無心無心
者或兆之兆之而莫或知之此其有異於爲者故
夫晝所不爲而夢或爲之晝所不見而夢或見之
晝所不得而夢或得之升而爲天沉而爲淵明而
爲帝幽而爲鬼無所不至而卒歸於無有此夢之
大致也人之言夢者未嘗不付之一笑何者爲其
僞也然嘗有夢者矣覺而言焉言而笑焉不知其
談夢者之復爲夢也是之謂夢之夢夢之夢者則
尤爲可笑何者愈爲其僞也嗚呼夢之可笑不若
夢之夢爲可笑夢之夢爲可笑不若不夢之夢爲
尤可笑也不夢之夢之爲可笑者何則晝之所爲
是也晝之所爲有心矣異於夢之無心矣然亦謂
之夢何也則亦爲其僞也噉名者曰吾得名矣欣
欣矣然名何有乎趣利者曰吾得利矣逐逐矣然

利何有乎不名不利而空寂者曰吾空寂矣沾沾
矣然空寂何有乎此皆所謂偽也則皆所謂夢也
夫夢則非覺矣然覺之易也夢之難則難覺矣然
猶有時焉而覺覺之無時賸賸焉而終其身此所
謂不夢之夢夢之大者耶嗚呼難矣覺乎哉世之
夢者多矣吾從而悲之非惟悲之又試呼之曰爾
誠業名不役于名則名何夢矣爾誠業利不役于
利則利何夢矣不役于名不役于利則心常虛而
非空寂則空寂亦何夢矣如是醒乎其未也誠修

卷八

七

吾身不斬名而名自至誠修吾業不斬利而利自
至名利既不斬斬空寂乎如是可以醒矣雖然猶
未也吾身苟修何取于名吾業苟修何取于利名
利非吾物吾常自足自足則凡物皆足凡物皆足
則能物物能物物者無物而無遺物之謂也果且
空寂乎哉果且非空寂乎哉噫如是可以醒乎主
人曰醒矣作醒卷記

陝州學田記

中州稿

陝之有學田舊矣諸石勒可識者咸稱學田卽其

文按之無存者嘉靖中有鍾太守清問田始得東
倉遺址籍入之畝四十有奇歲僅收租八金以業
學官如是者迨于今籍未有二也是歲壬申泰藩
楊公旬河洛大興文教修廢事有記下郡邑各哀
籍開田學官于是諸郡邑咸取次報矣是時大中
丞梁公撫河南河南之田自洛以西者賦特重諸
衛士往往憑尺籍屯其中稍侵民田有司方各爲
牘上其事梁公既署牘曰可令諸有司速清之于
是陝業得報矣方按籍清其事乃奪諸豪猾開田

卷八

七

若干頃之楊公記至太守曰可矣籍既清以業食
民則或以爭然固無若籍鄉校者之爲愈乃爲牘
報曰往州城有故倉基四十畝可爲田未有請也
敢以公業學官城之東有堡焉堡廢矣有地七畝
中堪以爲田去州東五舍所曰張茅唐文懿姚公
墓在焉有石紀繕墓田四頃而餘沒久矣今可以
紀奪出之又東至硤石諸陵有民垣其顛爲廟廟
廢垣以內者可耕方二畝許民不得私有也其南
故陝縣治也去州可四舍寺曰大通相傳唐三生

公主墓麗焉其田沒民間者二百七十畝有可出之可又其南有玉皇廟玉皇天帝也民乃以其私薦之卽不廢然其旁曠地百畝可籍入爲學田從廟而北有曰與子圪塔者以山形名也其地可耕者凡百四十畝先時以軍民爭沒入之今竝可籍學官惟當道命當道則亟報曰如牘善卽印鈐其冊藏之令毋得致乾沒計凡民田之籍入學者千十有四畝歲徵租凡七十有八緡是一時經籍學田之大較也繼自今學博士若弟子賢而乏者

本

一

婚不能舉者諸送逆新故近于禮而能聞其事于上者咸得上當道給之著爲類典殷殷厚矣太守方圖以紀其事得請楊公公則以太僕召行于是太守叙其事首末具晰也以付學官遂令學官召弟子前命之曰是田也以占民間則幸以業鄉校則善田顧所置何如耳假令置諸生市肆間習器賈刀錐事卽諸生者賢于市人不後乎然學官目攝之矣今天子重儒術諸肩重負鉅必以諸生其旦夕所需不啻田于士也爾諸生顧田其尚圖

鉅重哉其尚圖鉅重哉是役也中丞梁公寔始之董其成者楊公暨分憲王公梁公諱夢龍眞定人也楊公蒲坂人諱俊民王公廣漢人諱諧一時俱崇尚文學云

復初書院記

書院以復初名期諸生也爲堂五楹扁曰聚樂樂諸生之聚講也通登構堂如初扁曰正經經正則庶民興矧多士也經者經也萬古不易之常道正之而後初可復也後正經堂曰翼道祠祠宋儒九

本

三

明儒一濂溪明道伊川康節橫渠晦菴南軒東萊象山暨國朝薛文清公而十也是十儒者雖其造道有先後入門之頓漸不同其于翼道均也祠之以爲復初者式言復初如十先生者可也祠後結茅爲太初亭茅不剪椽不斷以象生人之初著所復也東西兩序爲齋房各十有五令諸生藏息其中欲其由諸生之業而知所以復初也若是則復初要矣諸生毋乃以其所肄當之則初可復乎曰非然也諸生不觀一日之初乎鷄初鳴而盥櫛其

氣清以越其情平以舒其謀豫以定使且晝毋忘
昏暮毋渝卽一日聖哲矣又不觀一歲之初乎獻
歲令辰齋沐聿紳而事上帝既乃拜其父母于庭
兄弟于序親戚朋友於鄉定而從敢卽安就食豈
不斌斌有禮乎哉使旦復旦時復時終歲而不敢
有情棄卽一歲聖哲矣又不觀一人之初乎子方
在抱知愛其母既孩知愛其父既亂知愛其兄見
嬰兒必喜知愛其同類見物必加恤知愛其同有
此於天地萬物豈非一體乎哉使冠如是壯有室

本卷八

本

如是長而且老不衰也卽終身聖哲矣然此特自
一人言之也聞諸父老 開國之初忠信儉素今
猶然彌文矣覽載籍而觀古西漢之初猶尚忠
實然已不及成周洪荒之初渾渾沌沌一變於虞
夏再變於商周乃其後濫觴極矣於乎使由 開
國之初遂至于洪荒之初也無暇論秦漢且安有
商周哉然則所謂復初者可知已或曰先生之命
諸生也以舉業也將遂如洪荒之初彼將破觚而
遺所挾策直土梗耳如于世何曰惡是何言也夫

洪荒之初與一日之初等耳質樸土鼓其母乃篤
于時非所以爲初也稚子之設爲老人也類乎其
容嗽乎其聲婆娑委蛇而進乎前也此豈眞老人
哉有如正立端服執業而從先生卽見者加敬不
啻如老人矣此復初之說也諸生誠能忠信以爲
基孝弟以爲柄澹素以爲常孳孳汲汲以爲功此
以赤子進者也余之何 病舉業哉吾聞大行人
譚九夷之俗衣皮茹腥聚族而言侏儻無約束焉
此亦土鼓之屬也如諸生言卽中國文明顧不若

本卷八

七

裔夷哉然則所謂復初者可知已諸生勉哉忠信
以爲基孝弟以爲柄澹素以爲常孳孳汲汲以爲
功日有量歲有程終身有期庶幾無忝所生不遷
不易卽夷民可聖哲也矧諸生秀出者乎假令以
寡率衆以一隅及天下躋國家之盛熙然古初此
亦周程而下未竟之業也諸生勉哉是則先生命
士之意已舍旣成諸生就業有日則爲次其命諸
生者令孺子操牘記之

新創西館記

陝之公署自州治而下其東曰察院侍御史按部者居焉其西則布政司其又西則按察司分司至者居焉布政司而下迤南則爲館從府至者居焉館之西則往所遺斥隙地今所新之爲西館者是也先是冠蓋至于州者常絡繹以故館舍嘗不備則爲除民閒居之民旣以爲艱乃託居者又往往苦不得公署有然隘之喩云是歲也憲臣按部者以二月至諸分司若諸少府從旣分部定矣有頃諸司府以謁事來者凡數輩吏皇皇焉設張諸民

卷八

間遊之其所弗意猶前之過續者也久之按部者告竣去太守乃走諸從事謀之從事以隙地對問其主曰趙氏詰其直曰三緡於是遂易地命工授傭者粟諸木石陶埴者咸以贖金鳩之無徵費焉旣成則爲屋前後以楹計者十四以尺計者百一十有五東西以尺計者六十有五其東若北因故壩崇之新築其西南爲繚馬繚廣以尺計者凡三百有六十竈除漏厠咸視東館諸几榻器用斥于中楹復廡之壯者一人司守之經始以三月壬辰

其成以巳酉紀其作凡十八日因民也牘具以上
泰藩楊公楊公署曰善遂記之

慕齋記

余讀孟子書至人少則慕父母未嘗不瞿然竟日夕云夫父母之愛人皆有之愛則親親則慕此在孩提然矣乃至少而慕長而移老而衰且葉者謂何哉赤子之心無他識故於父母有獨親而紛紛可欲者彼且於我何與焉此殆其性然也及其知識漸開而欲漸廣然後其情蕩而不專其愛錯而意疎而至于其親反漠然如萬物之於蒼壤此豈其性則然哉質顯者其志鍾而欲廣者其情分則其勢然也嗟乎父子之道天性也勢顧能推移若彼哉余嘗博觀生民之道及乎品物益於所生有同異焉蠢蠢自息不知其佗然及見啄則呼見病則悲猶知別所生而孰孰者此禽犢之慕也饑啼乳寒號衣瞬息不離所親而相吁嘔者此兒童之慕也出入必關說飲食必先薦至絕乃思臨苦輒呼焉者此衆丈夫之慕也少而戀長而依邇而不

驅遐而不遺處相安動相顧終食不以違終身不以替者此士君子之慕也士君子之慕尚矣衆丈夫之慕與兒童之慕皆有時乎忘之而禽犢者其性近而固而不知推焉然猶愈於爲人子而不知慕其親者也嗟乎爲人子而不知慕其親至不如禽犢且猶視覲焉且猶筑筑焉然且號於人曰我人也我也此一恒人辯之而丈夫子或蹈焉何哉其母乃不用慕乎余見翼邪者方其氣未至也旦旦而孚之余烏知夫親之誕我者非邪余見引習者翔之乎枋榆而集之乎桑穀懼王孫之彈丸已也益左右翼之余烏知夫親之育我者非邪余見爲巢者徹桑土而綢繆以朝拮而夕据也余烏知夫親之堂構我者非邪余見狙之引衆狙也族而遊旅而歸不勝懼夫物之爲若毒也余烏知夫親之防禦我者非邪嗟乎余又知予之視其子也不如吾親耶然則余之於親也焉往而不慕慕之者親之親之者愛之愛之故敬之敬之者敬其身之謂也敬其身也者終其身也夫終其身矣敢不

慕與吾姻氏鄭君孝友人也事父母盡愛父母死盡哀既沒盡思處兄弟能以父母之愛愛之生產與共膏腴與推稱責與置不問子一人吾女兄事之孫復一人家四壁立然日誦詩與文論述皆孝友事此可謂性至孝矣晚年更以慕名其齋嗟乎余以士君子之慕觀世益難其人乃今得吾鄭君倘所謂其人非耶世之人子觀於鄭君者所爲亦可以惕然興慕矣

重修忠臣廟記

南畝集

我皇祖起淮甸渡江而保金陵以太平爲股肱郡重守土臣于是許公瑗以特命往將軍花公雲王公鼎實先後之無何陳友諒以舟師抵城下太守日從兩將軍爲城守計時戍守者僅三千人而金陵援者不至賊擁舟薄城西南陬殺守陴者而入太守及兩將軍力戰死之友諒業已破太平然不能守踰年而友諒死于是太祖命有司爲立忠臣祠祠太守及兩將軍歲時致祭如禮著令甲於哉聖謨是足以光守臣勸來者矣久之祠圯

而尸祝者逸太守某公考定而增祠具焉其說具記中可睹已後四十有餘年而祠復圯祀用弗虔于是太守錢公憮然曰是非予守土者之責與乃就郡丞龍公別駕某公司理劉公謀謀且合會錢公以計上劉公署郡則受筴錢公以從事于是鳩工飭材出錢公所哀贖鍰以佐費環祠爲垣中垣爲門門再入爲廣庭軒三楹拜祠者進趨焉軒後爲樓樓下爲亭亭六觚由亭歷階構廣厦其中執祠事者禮焉由厦再歷階崇如其前而華如翼如

不食人

言言上者棲神所也祠成主祠太守其中次者花公次者王公皆南面諸牲幣牢具悉如其故勿易于是題其初門曰忠臣祠仍故稱也樓曰正氣亭曰遂良今太守所稱名也祠成矣劉公來徵言不佞乃拜守燭言曰爲人臣者母以有己益自占記之矣夫義不苟辱烈士不難殞生事有所激卽婦人豎子且自財焉等死死義爲不朽耳當許大夫死事時兩將軍素賈勇第令後死而更慮背城借一以徼萬有一全之功卽存亡未可知且安所坐

受縛哉然則兩將軍之從大夫死者計定于餘也大夫之以兩將軍死者正以義也三人者于是乎能舍己矣承平以來士大夫老死不見兵革平居奉法講業益相與爲斤斤儒者曰禮服之容我爲政武人曰金版之事我爲政此其放恣恠久矣異日坐帷決筴令肉食者前驅此何異百人與瓢九豎子牧豕哉無他故焉爲已者寢深而持誼眇也今天子席累聖之業宜重熙之化無論大冠若箕便便在列卽萌隸圉人亦睹禮樂而誦詩

不食人

序

書矣他時縣官被命徵才百舉百適有如設不然之詞而漫不可否事汰去矣語曰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言漸靡使然也故士生明時覽忠義而猶適已自快非夫也大哉是祠其于彰風教廣矣余不佞爲重其請也而書之若諸公治行高第則有國之二史在

虞公祠記

劉公舉進士司理太平太平古姑孰也秉公行恕一郡中皆稱其廉平上五年諸守令當大計于

是郡守錢公以計上而屬劉公署守事劉公視事者閱月矣內受策錢公而外奉部使者行法政益辦民乃益和一日行部抵采石磯磯上之耆民請曰采石故有虞公祠廢勿治一黃冠棲其中尸上帝而祝焉瀆甚矣磯南有澗絕道中民至絕澗爲梁覆梁爲唐唐且圯恐卒病行者惟使君命公曰吾爲若徙唐葺祠以祀典祠虞公祠後乃爲上帝祠黃冠者主之歲時民各自財以祀不領于郡縣之祝官如是則而許我乎諸耆民曰幸甚祠虞公

本卷八

古

勸忠也令民得祈祠上帝因俗也葺祠以其故唐不絕行者兼利也繼自今得世世瞻禮神祠其尸祝使君抑且世世豈惟一日于是築日庀工飭材興庸凡作者若干人備直若干筭悉出公帑佐貲以與民事民益欣欣自喜相率受功祠下以故工不再役費不重賦而命期告完凡爲祠若干楹周繚有垣東西有序有軒有庭有寢有碑言言如也翼翼如也足以顯忠其後爲上帝祠如其前祠森森如也足以妥神始進題其額曰虞公祠推本言

之明祀典也祠既成錢公上計且至劉公謁錢公而言故錢公曰不亦善乎是固而欲輸公帑葺之而未遑者也夫自宋室播遷東夷煽亂虞公乃以一文臣視師江上卒授方畧濟師封鯨觀而還母論忠義凜然其計策亦多奇矣其卒延趙氏祚而全江左遺黎夫非虞公之本謀哉而姑孰倚江爲險雅故睥睨夷人微虞公不東走保建康卽南竄宛陵耳由斯以談姑孰之賴虞公保完異甚也撫輿情稽祀典是祠可後乎哉劉公曰唯唯請藉一

本卷八

古

言記之于是抵不佞某而徵言不佞拜手舉手曰信如兩公言者盡之矣錢公徵往劉公訓來其于以導民忠義一也夫又烏俟乎予言請遂籍之以觀來者錢公名某越人劉公名某楚人郡丞龍公某別駕某某皆先後視事而樂成者因竝列之

雜著十首

時義忠告引

山中稿

魯人講業於東海之上披褐而居捫蝨而談棘棘然病世之局焉而思以告也始得一人焉曰齊生

眎之文十弗一二也曰嘻怪哉魯人既得一人焉曰蜀生蜀生至則又眎之文文且許且愕十弗三四合也則又曰嘻異哉魯人魯人乃不自也亦卓卓不忍尾諸生於是客有自吳中來者揖而諭之意且合遂留海上燕觀筆硯之間習魯人弗一日去也魯人因笑謂曰吳生吳生迹海內栖栖矣今其來若有意魯人者魯人曾不佞迺今以病吾子謂何哉吳生應聲曰然惟流斯濕惟燥斯熱物固有相取者何特斯人人之毓性而函情其述也

不魯人

夫

上

有文其履也有行性其本也情其幹也文行其枝葉也一而已矣故人之學也莫遂於性情莫彰於文行感於情宜於文弗宜則情斯緼矣緼情者謂之隱正乎情迪乎行弗迪則情斯盪矣盪情者謂之汚汚弗齒矣隱則何以異也世之人病汚而怒隱且持論藉藉矣然其以爲舛也故質焉於夫子者夫子則謂何哉魯人曰嘻其然哉吾始詫吾魯矣迺今吾子亦魯者也吾嘗謂汚者誠汚一恒人能譬之至夫隱者也依然于時由然而族愛之則

不知其底矣故吾謂隱之害甚於汚今吾之爲此文也意投輒吐厭輒止冥然而思潄然而書坦坦然不知世之有贊毀者也是則予之魯也已言未已有抵掌於床者曰夫子爲弗隱夫夫子爲弗隱夫是足以爲局焉者告矣齊生者名夷蜀生者名倫皆異魯人魯人爲是不矯其名與吳生並以地表云

擬顏率止齊求九鼎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王患之問于顏率顏率

不魯人

上

曰臣請以義勸齊君能止秦王遣之顏率至齊謂齊君曰今天下東有齊西有秦互雄于諸侯然而不得混一爲王者以周故也周之力不當子男利不克湯沐之邑而諸侯皆欲之者以九鼎在也卽劫周而遷之若拉朽木而取窠卵然而環伺垂涎而不敢發者何居以西有秦東有齊而齊秦亦兩相忌也今秦欲興師而取鼎卽不忌齊且易之矣臣恐鼎西則秦有肆然而爲帝諸侯卒然莫敢誰何齊其難之哉此臣所以爲齊恐也齊君曰

然則如之何曰料衆足一軍裹食而出齊郊聲言曰諸侯有謀取周鼎者大不義吾率師先諸侯伐之有從者臣否者賊吾且指軍先誅卽如此秦乃不出是君一舉而存周長強秦振義天下也齊君曰善乃簡衆出郊先聲而秦兵退則謂顏率曰卿言天下西有秦東有齊今秦畏齊矣卽乘此移鼎而東齊且爲帝制羣雄天下爲一吾且封周千里世世爲賓是周喪虛器而得地十倍也顏率曰卽如君言徒手而遷鼎乎抑與徒衆也齊君曰料衆

出郊無所返固將庸之顏率曰秦之所以畏齊者以齊能仗大義也今試以此戰秦秦豈怯齊哉徒畏齊之義耳今師以義動而以利歸之秦且不獨出矣將馳一介行李憫然而布諸侯諸侯怯秦而忌強齊莫敢後者臣見齊之敵多于秦也此所謂慕虛器而來實禍臣爲君危之且諸侯益不信齊而義戴秦秦得諸侯之倍以臨孤齊何詞之敢抗然則鼎今歸秦矣始以抗之頃則歸之臣不敢以爲君智也齊君曰善乃不求鼎而歸罷其師周鼎

遂安

謁魏草堂文

中州稿

嗚呼余讀弘農郡乘顯茲土者毋慮十餘輩然竊奇魏公之爲人夫學不志穀自古以爲難矧熙明之際流輩所推誦者固皆出而在上之左右轂玉朱黃而鏗鏘者哉然此特市稚子歆艶少知道理者且然而輕之奚足爲魏公誦乃等夷朝顏孟而夕伊萊者公皆視之固然若無事人益諸英之休勛如勒秦恒之石揭海艦之旌公則穆風颺之慶

雲過之又不少讓者然公豈直所謂加儕偶一等者哉嗚呼余讀公之詩辭富貴而作神僊若近誕而無當然君子身荷圖富貴焉已則固當辭不忍一息之安其視逃富貴如樊籠其於歸也振衣矯足飄飄乎林泉寧非先生所稱平地神僊者耶則公之用意遠矣當是時賢輩皆竝致高顯無有識賞公者以爲特一好奇男子立名字而聲宇閤嗚呼使當時而無公則如冠王二君子寧非翹翹天上不可企及者耶乃復知平地有此神僊也嗚呼

公之去今亦幾何年乃世態更訛若浮雲不可朝夕然則視富貴而不求者鮮矣何喙之敢容嗚呼居公之時列名數而躋富貴者如編戶然豈直公一人哉然今之存冊籍而芳人口者竟不在彼而在此何也余吏茲土苟富貴而朝夕若無所庸余于魏公豈徒奇咳之益竊有媿焉嗚呼魏公其賢于人也遠矣依古以來聖賢所爲殆其伯夷叔齊之流與余故語語不自闕各以表公誼而風夫後之人者

夫田告城隍文

當職奉命守邦實賴我賢寮賢師布列執事共宏茲治諸大小屬吏皆奔走之以撫我皇上元元宣布德教責至重也乃茲土介在峭陵多山鮮田賦加于地民窘於賦有司因之習陋就固愈賦愈迫愈迫愈憊遂使賦在人移法弛弊生貧者病徵富者已責地有不盡之利民有不賦之地里有不編之民主上之德不宜牧守之職攸曠茲土之困莫知紀極有不忍人之心者寧無惻然大疚于

心于是上計當道丈地均糧當道曰然爰咨有位暨於鄉耆共誓有神始供厥事神饗茲土與國同休冥冥之中鑒我職役自今以後敢有欺公玩法就富蔑貧更置步弓增賦地則使貧者立困富者漏網神其鑒之視其職役類其田宅離其戚屬絕其嗣孫其有奉公守法盡力盡心不畏強梁不侮窮困地有廣狹步弓爲主則有高下花穀爲辨不科之地量則加糧無地之糧照地除豁勻水不飲秋毫不犯國賦可徵民生攸賴如此則有司稱

景稼篇

伯子孟載儒者也十年學成而無所用其技益十年而後棄之方其棄之也人或說之曰伯子呻吟有年矣通於道塞於時工乎天拙乎人世之爲儒者焉如矣伯子何爲棄之哉伯子曰唯唯否否不

然是世之剪剪者儒也未嘗不始於涓之而卒內之以汙也彼已貌其榮名矣庸得不辱乎渙然於高位矣庸得不勞乎吾獨以爲儒者不若是夫儒者方且以得爲失以存爲亡以名爲桎以達爲常優游敖倪無有迎將此吾所以習儒之方也吾獨何爲棄之哉且也世之所謂用者果且爲有用乎果且爲無用乎世之所謂是者果且爲有是乎果且爲非是乎吾與子交食於地而交樂於天吾得此已矣胡暇知乎通與塞工與拙哉或曰非也井

木人

主

鳴消不問其功矣涉河者足濡不問其罪矣之智竊竊然以功罪爲券也而伯子猶然笑然猶未有樹也伯子母亦務樹乎伯子曰吾哉吾何樹哉始吾求之訓故十年而得其形求之度數十年而得其聲既吾求之原委十年而得其情今吾求之十年而五十年往矣而求者不知所求也得者亦所得也吾獨何爲樹之哉叔子聞而進曰善昔伯子之言樹也是乃所以爲大樹者也夫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不

是者能是是不非者能非非是是非非者似之而非也是而是而非未若因是而因非者也夫伯子蓋進乎此矣聞之曰瓊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庸詎知其所謂非之非是耶所謂是之非耶庸詎知其知之非不知不知之非知耶夫之於伯玉幾乎借其盛者也仲尼有言君子伯玉善哉伯子之塞也乃所以爲通也拙也以爲工也伯子所謂君子儒者非耶伯子避君子則吾不能吾日求吾寡過而已矣詩有

木人

主

之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於伯玉實然吾敢自謂已至乎叔子曰可矣吾伯氏益矣益而不知其益者大益也非持其益有益者也作景豫篇

書濟次公壽言卷後

益濟次公抱處士之誼而食素封閱春秋九十所矣子孫兢兢受事足世其家乃公復偕孺人以老里之人無不艷乃公者然公者非有求人人則多公耳于是乎縉紳先生不愛非言嫻詞交頌次公其詳具王廷尉汪司馬語中可攷已爾公者登壇

執牛耳狎主齊盟自學士大夫間得其一言至以爲榮於華袞無論海內士重兩公言卽兩公亦自重其言耳次公皤然老人與司馬同宅里猶然未通名安問廷尉然兩公者交頌次公若宛孔氏之雍容若朱氏之成名三徙其它販脂連騎之徒乃在下風此宜有當於廷尉者乎何似司馬語甚也客曰次公信高年得兩公愈益壽次公幸甚予謂不然士君子尚論古今必取徵於文獻非獨文徵獻也獻乃徵文以兩公之才第祗謳吟金谷揚挖

不參入

黃

玉堂無問兩公不爲爲將焉重乃今無傷孝子心樂稱兩老人者高誼令天下端人軼士名堙沒而不彰者得自附于青雲善者以勸淫者以創此真古作者所爲哉何帝爲兩公藉重也客唯唯于是次公之姻程君喜聞予言拜手曰兩公以言貺次公次公幸甚惟叔子言抑兩公且重有藉豈惟次公幸甚

書鴻雪留踪卷後

余聞之莊生云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

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眇哉言也旣已忘矣且得有言乎旣已謂之忘矣且得無言乎然則善聽言者忘言忘也言言亦忘也不善聽者反是言固言也忘言之言亦言也比曹李陸二大夫相與爲忘言之言予不佞幸與聞焉益言者十九而解者才十一耳夫九之已忘矣而一之猶未忘予謂大夫何哉大夫謂予何哉或曰大夫之忘言也則誠忘矣而語若不倫者何予應之曰子不聞乎轉大木者之唱于囑乎餒者

不參入

黃

之啖鷄雁乎鷄雁無當粒食而餒者以爲適于囑無當五音而轉大木者快之今語大饗于行丐人之前曾不得當一截又何喙也樂爰居以鍾鼓不躍則嚇又何顧也彼兩公者旣已忘言矣夫將善聽邪是于囑鷄雁也夫將不善聽邪是大饗與鍾鼓也彼又奚竊竊然計其語之倫勿倫哉或人應聲曰唯唯

莊疏評

方子曰道家多稱莊生以爲生之稱多攝生語云

晚世黃冠者流往往藉口莊生卽莊生所寓言一切實之此非深于生者也生所言大氏汪洋自恣敖倪萬彙牢絡天地而一歸于自然故其書多恠迂詭漫不稽然其本祖黃老而蟬蛻塵微之外卽百家不能易也生所言惟深于生者得之而習生者沒以生爲口實大都詆訾孔子之徒其質實矣今所傳及諸家所疏義往往見生一瓿惟晉向氏郭氏先後爲註註多玄致爲諸疏冠然亦成其一家非莊生復起烏能一洗傳習之陋而歸莊生乎

木人

卷

其後訓詁雖多其去郭氏向氏抑又甚矣生雖不經縉紳者所詬病乃其深中肆外眎當世縱橫捭闔之數不啻引繩披根治之譬諸導引辟穀于以已病益萬一之分云然其用志淵矣予觀芻狗土苴之喻筌蹄之訓此雖滑稽之雄欲以自解其所不經要以學一先生之言域進退而遺類者此又生之罪人也已

佛說

東方生曰佛教所從來久矣教之流生亂

也則其徒爲之也教之不同如五方之音然善游者習之入吳則吳語入齊則齊語無不入也不善游者反是故夫佛子之徒率佛教而可矣不然者直以其師之說導之亦無不入也柰何以吳語道齊人之前哉作佛說

靈谷寺僧如恩徧謁十方檀那作繪事百二十有奇旣已徵言于東方生東方生者中土士人也于沙門無當言將焉入雖然佛之說遍東土東土之人爲其徒者比肩此果遵何法哉吾聞佛氏之教不立文字直達本心如恩不聞佛子之說乎又何以丹青繪畫爲也雖然佛者覺也覺者性也性一而已一乃不一不一乃一此謂真空真空者無空可言無空可指凡可言可指者皆不離乎空者也寂滅非能丹青非所能所非空夫空者豈足以爲哉有其爲之空也無其爲之空也一也不二也凡夫此上智此東土此西土此丹青作此文字立此吾言言此爾聽聽此此無不聞此無不見此實無

聞此實無見有聞不聞有見不見亦復無有此謂
真空亦復無空無復丹青無復文字無復佛與菩
薩諸名無復護持有經諸法爾時三千大千世界
種種名法亦復如是乃白世尊而說偈言大地山
河諸色相是名色相非色相名色與相尚有名有
名一切俱生滅生滅滅總無常過滿恒河沙世
界是諸眾生一切法名爲眾生一切法衆生種種
自無生一切法無有法者無生無法復無無生法
法生滅法以茲生滅相煊易如車轉輪不可已

卷八

法

譬如兩手撮空華得華不得翻生惱夢中津津口
食果食盡不盡無何有諸般苦樂一切行剎那剎
那無多地轉展循環黑海中千萬億劫永無寤世
尊發大慈悲力憫茲眾生無寤者馮空說法駕慈
航曾度衆生一切苦是諸法相皆無有何況非法
與非相一念舍如樹菩提菩提可樹還可伐一念
惡如種烏喙烏喙自生還自殺所以無上無二法
虛空不立善惡名虛空法如風與塵風不自起塵
不生風力剛柔塵聚散聚爲假合散假息聚散條

忽如幻相是名聚散本無有水中明月鏡中花的
的可指不可捉探花翫月競悲歡本來虛空只平
等終日圓通無節礙四邊上下都非是行住坐臥
不離恁所以不離者云何衡行直擣彌八方此是
無生真實義

閔君道行字說

閔君道行受黃老術於伯兄所有年矣術既通售
者彌衆刀圭所投渺弗驗也日謁予司農署中余
習聞閔君名笑謂閔君道果行乎其未耶閔君曰

卷八

法

然斯先人之命也某未之能易也抑先生有以教
我我其勿忘不佞辭不獲則坐閔君東嚮詔之曰
凡名以賓實也字以表名也父尸之師訓之友告
之無憾焉而後卽安斯生人之大較也易此必敗
故君子重名有其實而無其名焉則晦實未至而
名焉則夸名已至而寔未孚焉則汰汰近亂夸近
謾晦近鄙與其及也寧毋謾寧謾毋亂亂之生
也則名爲之階重不亦宜乎於是乎父尸之師教
之友告之益其重也名重故字尊字尊故義嚴義

嚴故其稱物也芳而取類廉廉則不誣芳則不僣
惟其稱之謂也斯重名之義也道也者道也夫人
由之以有生而莫之由者衆也於是乎茂五典揭
五禮威五行何者惟其以爲餘食贅行焉而身可
無藉此也夫無藉者衆所藉也衆之所藉而予一
人焉何居斯道外之說也夫道豈外也乎哉駢拇
枝指毋當於體然齟之則啼矣飄瓦標木無當於
人然聞之則驚矣道殢相望無當於親然見之則
悲矣若是者何也人身之枝也物人之黨也身道

不人

幸

之邪也故以道濟人者人無不濟矣以身行道者
道無不行矣以道存術者術無不周矣閔君如欲
行養生之術者必自身始矣未有身不濟而能行
道者也名以道行芳也字以汝身廉也術以濟人
稱也物莫近乎此矣斯重名之訓也願從師友間
爲閔君告閔君曰敬諾

策問十首

聖學

南征草

問帝王之學與韋布不同昔談尚之矣帝王者各

殊時而異制乃其學則曰執中曰建中曰敬修曰
敬止固昭昭載籍間也諸儒生所誦習宜不外是
矣乃至有不同者何耶輒近世設科取士士一切
習讀而守其傳訓故詞章滿焉者衆去帝王之學
益逕庭矣昔人之論豈謂是與不然明德新民修
身知本固自天子達者也豈亦有不同者歟方今
聖明在上孜孜問學經筵日講務求厥中固爾
諸生所與聞也諸生幸際斯時有不興敬應之思
者非夫矣然則韋布之所誦說果可以爲 當宁

不人

幸

獻否與抑誦說之外更有裨於 聖學者與語云
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度子之所學宜非先王不
談矣有如道古準今不一而足曾啟口一無當斯
弁髦視之矣宋臣有言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
正心爲要不知其要而亟焉以譚雖謂之韋布奚
不可也願諸生慎言其要毋以支離

守成

問繼體之君與創業異創業之時法自我建功自
我成變古非矯因俗非襲匪以爲異時勢然也距

之中葉循功守法雖無爲而可矣即有一二變更大都去其不奉法者以明法而已故書稱率祖詩歌由舊記載武周之孝則以善繼善述爲稱此其意可想也嘗卽漢事論之漢之爲漢蓋四十年孝文守之卒以譙讓未遑兢兢當世之務功非加建法非加立也而卒以大治漢武而後施於孝宣表章六經宏擴土宇禁網少密制度逾新功加建法加立矣而議者以爲譏豈守成之主有爲者未足尚而無爲者顧足多與後之論者又謂孝宣優於

八卷八

五

孝文此其意或有指與不然瘡夷之後或宜鎮之以靜而勢漸於積衰也顧非更化不可與國家承平二百餘年矣法明令具禮備樂和祖宗之德澤方深列聖之家法猶在卽朝委裘而天下治可也乃我皇上御極以來孜孜求治二三碩輔務以秉德明恤一當上心豈所謂法祖至矣而狙於承平者或可慮與無爲善矣而一於因循者或當振與夫率祖本于欽止由舊要于不愆此詩書眇論也諸生其極言之以爲圖治者獻

史官

問左史記事右史記言所從來遠矣唐虞以前好古者稱引墳典丘索之文果皆二史所載乎否與孔子刪書斷自堯典其不足采也明甚然至其論史必以闕文爲正丘墳雖惟迂總之不離古文矣乃孔子刪之者何與唐虞夏商之文紀載者何氏乃其言非翊聖真明王道則固不聞也豈禹臯伊萊之儔卽司紀載與不然孟氏所稱見而知之者果何指與自孔子作春秋左氏撰傳記其言非不

八卷八

五

犁然著也乃亦有不同者何與豈成周之季史失其官而得於傳聞者或有爽與柱下職藏書御史掌祭紀漢而後太史令世其官官非失史非闕也唐設使下宋置起居始未嘗不祇肅而卒眞履相雜者何與今上內輔臣議申祖制而新之左右備官言動必籍卽唐虞之盛不過矣語稱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夫今之史後之觀也然則嘉言懿行如皇祖之聖政所記者不當紀而傳之與廟謨所定有與會典相沿革者不當著

篇令甲與史病文勝辭尚體要乃自古記之矣茲欲仰承德意舉要刪繁令與二典六官並述將筌道而可諸生請以臆對執事者將藉口焉

風俗

問風俗之變其來尚矣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其政非不善也乃其後則流弊滋焉說者以爲聖人爲之果然與否與將聖人之政始未嘗不斤斤嚮治而其後稍陵夷衰微與三后之季一也乃流風遺俗之善必歸于商豈所謂賢聖六七君者作新

太參人

書

于上固自有別與魯秉周禮齊尚功利說者以爲周公太公之遺固也乃豐鎬之都周用以延秦用以促邾郚之鼎成康歷世平王衰焉豈地利民風固亦有時而爽與唐之儉魏之福鄭衛之淫燕趙慷慨吳越禮祚荆楚剽悍斯皆一時習尚使然也說者至今引而稱之豈其俗尚更千年而猶不爽與秦漢而下郡縣寓內而一統之斯其俗不宜地異矣然秦失之暴漢失之懦東京而降邇有所失斯其故必有在也可得而指言之與國家之初

其人淳厚其言爾雅卽三代盛時不過矣其在于今乃文盛而實衰言從而行鮮豈其俗亦有所流而莫之返與夫秉禮立教使天下回心而嚮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然則識其機而善反之于誰責而可

重民

問書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之重也審矣文吏詠于其說一切務爲因循武吏矯而過之或溺其職甚者嗷嗷望恩矣酌二者而用之果何術而可

太參人

書

與夫民有三有新國之民有平國之民有亂國之民其民殊其所以法之者亦異果一切而可則是忠信者獲罪而吞舟漏網也豈將有補與夫所貴乎重民者重其力耳重其財耳重其情耳是三者國之需也豈能一切予民而無所奪與夫無所奪則國病奪之而罄則民病君子之病民也寧以國易耳古之重民者類如此自周之東七雄爭長聚天下之民日攘攘鋒鏑間而民卒以不畔此豈其民可輕與無亦其所以相恤者有道與方今承平

日久民不知兵家自爲藏好衣媮食非有頭會箕歛之暴也非有發徵期會之勤也非有荷受揭竿戍守踐更之擾也此其所以重民者不啻至矣或終歲不一再役役猶不從有司兢兢繩墨稍一持其微而更之謗者四起此何以故哉將所以重之者尚未至與語云極重者不可反恐異日者之一旦操權于上而莫知反也則其所以劑輕重之等而善用之者固自有說與夫洪範三德所以用乂也其在今日果孰用而可願各據其臆以開贖贖

田賦

周禮國經野所以爲民也自阡陌開而井田廢民不授田者有之矣願治之主圖治之佐屢欲取而更之如所謂名田限田之類是已乃卒未有成效者何與有田則有租制未嘗不善也其後漸以相謾爲姦矣度田非益寡度人非益耗也而賦愈不足者何與或言井授之制當復矣乃襄鄧多曠土吳越多遊民必將移民而往業之于地利非習也不然將塹山堙谷以居之于事勢非便也其制終

可得復與或言限田之令宜下矣乃中人之產業者數世田非無穢賦非逋負也可遽奪而授之他人與遊手遊食之民方以轉移執事爲業欲籍而授之田令其必耕此有釋耒而遁耳其令終可得行與無已則履畝而稅可乎然魯之訪田賦又何不見對于孔子也不然籍在官也田在民也將二十而稅可乎夫兼并之家欲去其籍久矣今將按籍而求之寧詎有愈乎度田之制業已行之數年乃或行或否旋亦報罷是有司之無成勞也然則令民以田自占俾下無隱欺上無持空券以責將何術而可諸生起里閭橫經而至將必有概于中也其尚質言之無忽

禮樂

問禮樂之爲用急矣說者以爲不可斯須去身是也乃至謂積德百年而後興者果何說與商周之先積功累仁者數世其興禮樂易耳漢唐而下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中其於積德何如也乃亦必有禮樂豈其不待百年而亦可興與信斯言也將

百年之間禮崩樂缺而遂可但已乎夫玉帛以爲禮鍾鼓以爲樂聖人益嘆之矣乃議禮之家其名聚訟究其所論不過聲容度數之間也後世古樂不作往往吹律以求黃鍾曰黃鍾得而樂正矣此豈有出于玉帛鍾鼓之外者與聖人方欲求諸玉帛鍾鼓之外而輒近世則孜孜于其內豈其所求者固自有說與語云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此其意益有在也率諸儒之論將無謂其爲窾言與不然禮樂之實舍器數而歸孝弟者又何指

變禮

也夫古今之變所從來尚矣禮樂果不可以相沿而僂僂焉非古不道夫非曲士乎哉方今禮備樂和益亦一代之制矣乃諸儒家猶有遺論者何與叔孫氏有言俗儒不通時變甚哉有味乎其言之也諸生明習禮樂之文久矣果有概乎其中負俗極論毋以兩生爲大叔孫爲卑而勦其說也

豈有所激與將繼治者道同繼亂者事異三后之季其法亦有所宜變者與夫井田封建之制尚矣秦一更之而後世至不可復豈所謂法後王者此類是與舜造漆器諫者數十曹乃其後則象箸玉杯矣然卒相沿而不怪者何與臧氏山稅以居蔡也其後族人以錦繡文土木矣何盛世亦無討與終日危坐禮也後世至不能以瞬息一獻百拜禮也後世一再辭讓猶以爲煩脫履卽席俎豆獻酬孰與几筵薦挾七絮羹者之爲便褒衣博帶邪

兵政

偪若循孰與襲襲華舄黃金皐比者之爲安諸如此類不可枚舉豈古人之智反不逮與將後世之所爲異者固有得有否也夫治諸生家言驥而道之古則若然喜驟而與之商時政考近世則必啼然不悅矣然則因時者果可非而循古者果爲是與世之人多貴耳而賤目此在凡民可耳諸生泛覽載籍上下古今其于當世之務識之蚤矣願計其便而悉言之毋爲叔孫嗤也

問天生五材誰能去兵益兵之設也所從來遠矣
軒轅氏以前非傳記所載締紳者不道其詳靡得
而記云虞有三苗夏有有扈商周革命鬼方獫狁
斯皆所謂帝王之師也其制亦可考而原乎春秋
以違者以節制稱者有以技擊勝者有以武卒雄
者有以丘甲賦者有以乘廣相倚有以崇卒致師
者斯皆有所長非苟而已也可得而較言之與宋
儒有言無事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
信斯言也宜莫如漢矣然南北二軍卒制諸呂之

不發

畢

變期門羽林孝武用以鞭笞四夷斯皆聚且食於
縣官也迺漢用以振何耶材官報罷東京寢微比
徵諸將兵而表曹之彙起此豈有監于聚且食也
矯焉而反失之者與府兵聚而唐王兵權釋而宋
弱兵之大較亦槩可見矣 國初籍民爲兵戰勝
攻取其制非不吝也乃其後則尺籍徒存而勾稽
者四出矣邊備已增而司農者告匱矣此豈亦聚
且食者之過與無亦法善而行法者過也諸生皆
誦法孔子孔子所慎在戰所備在武願攬其所誦

法著于篇毋以未學藉口而可

漕運

問漕渠之設尚矣虞夏以前載在典藉其法九牧
貢金甸服輸粟非一賦也莫循碣石揚沿江淮青
兗山濟梁雍兼陸非一渠也乃今則道淮泗徑濟
汶由河渠直達矣其法果同歟否歟充當河下流
自夏后氏之智必作治十三載乃克底績此其故
可想矣其在于今則由兗南徙患在徐揚更十餘
年旋決旋塞竟未有成勞也豈疏導者殊術與抑

不發

畢

任人太數責效太速而成功鮮也乃者 主上神
聖斷用輔臣之議專任責成曾弗踰年河用底定
此豈非所謂專一之效與夫慮當世策時務宜無
過漕渠矣謀慮數十年奏功一旦卽玄圭之錫不
勤于此也倘亦有玄符嚳相河伯效靈之自與抑
鑒已事計將然或更有可慮否歟二三年間深計
遠猷之臣或欲沿江海夾碣石或欲省輸粟之半
令貢金或欲多穿漕渠如膠萊之屬至備也乃今
可盡格不行否與抑歲漕有常河涉靡定先事而

預計之者毋寧多方與諸士子明經術習當世之務久矣尚相與極言之以觀有用之學

方初菴先生集卷之九

新安方揚思善著 構李門人馮伯禮校

行狀五首

族父後山公行狀

南畝集

後山公者余世父行也諱某字某負山而居因自號曰後山居士云後山公其先周人封于河南則以姓著河南自漢徙丹陽復著丹陽爲漢名族漢後再封于黟縣故丹陽屬邑也至唐之季有方干者詩人也居鑑塘由鑑塘而再徙是爲白雲源白

不食

雲源者歛之東牧也自白雲源而下徙柘源柘源之有方則自處士桂始也由處士下逮或處或遷處者三之遷者五之其遷于羅田者別子也在禮別子爲祖繼別爲宗於是處士浩然者居羅田遂爲羅田之宗矣自後山公上邇處士凡六世五世而至公父某四世而至公大父某皆以受田起家人謂方氏世有隱德蓋不誣云公生而穎異不好弄以間居羣兒中岐岐如也似爲成人者然常多疾疾而受書鄉先生所也蓋朝吟夕呻所讀輒成

誦誦日千言終不以疾廢聲公之父謂公曰何哉
若所爲佔佔者豈以六尺易茲儻來哉乃卒謝鄉
先生不果從然公之所讀者已數十餘萬言矣上
自羲軒蒼頡以來下至當世大之治亂興亡之際
小之醫巫農圃博塞諸書無不時時覽觀通其大
義而其工者乃在醫經始公以疾廢書其究也以
書治疾語云三折肱爲良醫夫非公之謂耶久之
疾良已乃轉而學鼓琴琴者教之倚歌爲鼓一再
行而反之反之而琴者卒弗若也於是琴師大樂

不卷九

二

之曰異哉方生何技之不能而乃以琴見巧乎師
卒謝去然公雖習于音終不以是顯名也乃復爲
賈人遊遊吳越間吳越之士夫則數數目攝賈人
然至公未嘗不敬禮曰何物賈人乃有博雅好士
如方君者乎爲方君易直爲賈人難耳於是公名
則徧吳越中公性愿慤不忍欺人人亦不忍欺之
久之人以公爲長者可欺矣會某子甲者大猾也
爲窶人狀以嘗公公憐其窶人也盡解橐中裝與
之與之數歲而收責者弗嘗一錢也公曰天平長

者不負人人乃負長者也乎哉乃卒折券已責之
公用是大侵子錢而某子甲者卒無後也四方聞
之多創某子甲而大義公所爲矣率一歲中嘗者
半召者半乃貧者輒輻湊歸公而公終不以是薄
於也第令求者十九應者十七公猶然目送之曰
傷哉貧也吾爲德不終矣其急於振人類如此久
之公老人勸之歸歸不踰年而吳越之人思公而
問遺者不絕也乃復往來駟僮間大騶具越人公
體貌疊疊似不勝衣裳而神乃益王日食一蔬脫

不卷九

三

粟之飯冠大帛衣大布諸有所芬華不御也與人
言輒煦嫗自盡惟恐傷之及其當大議有所不合
不難以身持之雖良謂責責不能奪之矣公老白
首公父處士尚無恙公身自上食甘旨必嘗衣冠
浣漱公輒自親之雖汙澣統不以使人也公父蓋
年九十矣卒之日公猶然猶子泣如不欲生或勸
之食飲公食不過一溢飲不盡一卮漿漿如也人
謂公老矣猶能行三年之喪此真人情所難哉公
晚而喜易數數爲人占如其自占布兆陳繇明天

人分際疊疊數百言不休也聞者愈益嚴公謂公大有風刺云公既以疾故則數譚養生家言養生者善攝躡導引辟穀以求長生公乃自爲養生言而非其如此既已則一切屏去膏腴攻苦食淡而時以藥物左之諸有疾者非求公也公輒教以已疾者術疾者試如公言病竟愈蓋歲活者嘗數十百人而公卒亡德色也病者愈益多公公乃竊自喜曰吾生雅不知醫乃疾而知醫吾術不祈長年而卒以年豈非天哉公之謙德下人雖他皆如是

本卷九

四

人以此益服公爲長者矣歲在丙子公年八十有六以春三月易簣蓋身無疾而終於戲傷哉公生弘治辛亥迄于丙子歷五聖人之朝國家又安娶孫氏又偕老也先公卒者八年舉丈夫子四人女子一人孫男七人孫女四人曾孫男六人曾孫女四人公皆拊而字之林林立也伯子某且受書博士充弟子員軒冕非榮列鼎非富繁善人之謂如後山公者可謂善人矣矧其卒也又以考也語云君子曰終意在斯乎意在斯乎某不佞無能爲

公重聊述其梗槩如此後有君子得以覽而志焉

程次公行狀

程次公滋者新安人也字德化別號海瀾程氏之先蓋出重黎其後世始封于周爲程伯休父程之得姓蓋自程侯始也伯休父而後子孫或封或不封散處中國非有爵土無舊史世傳之文其世系不可得而盡明云至晉時有元譚者守新安因家焉新安之有程蓋自太守譚始也自太守而下數傳而至開府公靈洗實以鄉兵破走侯景卒諡忠

本卷九

五

壯忠壯公有子二十四人皆著新安自是而後新安縣皆有程而歛之西略曰拓山者歛隩區也程氏世家焉拓山之有程蓋自宋處士嘉厚始也嘉厚傳十餘世至用祥用祥生和和生有諒有諒生公初公父配孺人曰孫氏舉子一人公伯兄也及賈於曹曹人以女妻公實蘇氏蘇氏乃舉子一人則次公也次公生而頽異不好弄乃翁占知其度也第令治家人生產以嘗公公曰諾爲買人子固當近市知貴賤耳他尚何敢言然吾聞古有儒

者治六經明天人分際此真大丈夫所爲故滋願從鄉先生遊矣翁曰不然儒大業也累世不能窮焉吾今若爲之吾不能待若成也次公乃號泣不肯從一日竊出從其兄沔負笈之山中盡受諸經大義閱三月謝其師歸師自以不及也翁聞而喜曰孺子可教矣吾聞大學者賢士之所關也子盍往游焉蓋弱冠游成均日講業孫文恪公之門文恪公者東越孫公陞也諸郎斌斌日引程生爲友公乃日引程生徧見諸公當是時淮南李相公新

本集

本

竟罷酒不敢出聲其嚴如此明日乃詣諫議謝罪諫議始益多公公所居立名義然諾不侵其於勢利澹如也每族中有貧者輒捐金賑之有急輒往救雖難不避會宗人議爲祠祠先太守開府之屬公輒解橐中裝得千金構之構成宗人宜以其分買金償公公弗爲意蓋入者半負者半竟絕口不言功族中有女新寡其家貧甚欲嫁之議定適徐某者爲妾矣公乃怒髮上指家卽簡微柰何以一女子卒蟻吾族之名卒不與令其家訟之官奪還守制公雖諸生然多大略初授上元簿攝行縣事會東南夷薄城下羽書相告日聞公日夜調兵食不勸士卒得無饑渴虜後遁去都城保完則次公之力也後二年奉天殿灾有詔輸荆楚材都下材皆合抱漬淖中率萬人輓之不得出公乃出方略爲機引之牽以巨緇前者唱于後者唱焉而大木起潯淖行矣公居縣明敏喜斷人不敢干以私大猾郭甲寇江中一昔捕至公業已得其情矣其徒乃夜雜衙官入幕中抵公五百斤金爲郭甲請

本集

七

一等之罪公曰嘻是尚有殺越人於貨而不死者乎亟叱之懷金者大慚卒逃去明日遂抵甲罪縣令丞聞之以此益重任公上元故隸京兆治浩穰公乃徵賦賦久不辦諸小吏率歲易民逃公賦如逃寇讐公乃爲期約諸逋者來會事公謂諸逋若何故亡諸逋兒曰非敢亡也罪重恐不勝榷質耳公愀然曰嗟乎奈何以一逋故棄此喁喁哉疏之得七十人逋止百金乃皆罷歸曰若等皆去吾爲若償賦矣乃卒爲輸奉錢萬一縣大安公吏事精

本卷

八

研然負奇節每休沐則數伏謁公卿問公卿多爲結內不以簿遇公公事令謹與諸寮信即諸公善視簿猶然磨折夫非遂遂鞠躬君子者與佐上元五年遷判均州均州故以太嶽名會大中丞行部至均州登祠太嶽從者千餘人馬千匹官寮百輩卑百輛皆仰給郡中故事中丞檄且至則先爲期徵會會者數千人干振戒嚴閱月始解去其費不貲公曰中丞之禮祠名山也爲此元元徵福也有如以一檄勞民福于何有乃不先期徵會會者以

旦夕解嚴民力大紓時汪司馬方守襄陽亦在行中聞之嘆曰程別駕爲民不爲身矣居均州三月奔喪歸歸踰年而遷慶王司理公卒未之就也公爲人廉好仁喜施一歲中食客嘗數百人人各盡其能務當次公次公性喜飲飲輒數斗每諸客至命豎子灑掃庭下治具張縣客西嚮坐次公東嚮坐客有爲次公擊筑者次公則爲客倚歌羽聲慨一坐盡傾相樂也以爲常次公晚年復師計然客遊江淮間江淮之士業已聞次公名矣其

本卷

九

脫身遊者賢人也次公輒出子錢賁貸之或無以爲家則又爲作室家諸此遊者衆矣大都以次公忘亡然讐數倍次公終不忍責一券也都人士以此益輻輳歸公終公之身無一錢悖入者語云食賈三之廉賈五之第如公所爲曾不能收什一安問五也公性不喜神怪怪妖之說被服造次非儒者不荷從可謂有禮矣始寢疾形神猶平生易簪之夕諸子侍立達旦奄然而逝蓋絕口不言家事云距生某年月日卒今年月日享年六十有一配

余氏先公卒側室李氏只氏舉丈夫子五人女子一人長本正亦先卒次本中余出也娶汪氏爲太學諸生有文名次本符娶余氏次本華娶汪氏俱李山具出者曰本固幼未聘女適同邑余時遇孫女三人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潭先生汪公行狀

先生諱尚寧字廷德別號周潭其先汪氏世居歙之東鄉竦川里里中聚族居者萬指或程或汪皆閩右也父昊母胡以正德己巳生先生里中先生

卷九

生而有貴徵也里中人聞之皆賀汪氏有子矣大父淮肄諸生業不售則奇先生一日先生問大父今天下有聖人乎大父愀然曰白沙陳先生者當今人也其徒則甘泉湛先生矣先生唯唯卽日大父爲聖人當是時先生生九年矣邑人唐太史大奇之乃以几几周公爲命先生聯句先生卽應聲曰翼翼文王心太史曰然他日不徒以章服顯者必是兒也其明年先生生十歲善屬文里中程長公者諸程才士也異先生從乃公乞先生爲已

子故先生爲程氏而同母弟曰憲曰宣留侍親從程氏試有司有司聞其奇童也亟試之先生上下趨詳口對嚮應無窮者諸曹史竊窺識之咸嘖嘖驚嘆以爲難而先生自視蔑如也年十四補郡弟子員是時江方伯民璞者邑人也長先生一年而同籍有文名蓋邑人交慕之頃之先生以春秋應鄉薦舉孝廉第四人明年成進士是歲肅皇帝八年也先生時年二十有一矣故事年不滿三十輒不得給事黃門及執法殿中或有勸之增年者先生曰不然上幸用臣臣雖少猶任馳驅竭其愚忠第令署年以往觀非常欺主上毋乃許忠於其乃不增年聞者莫不器之一時聞人如楊斛山羅念菴輩爭爲內交矣時同籍者三百曹須次都下或論文或稱詩間乃徵會六博謹譁而浮大白耳先生悉謝卻之弗與通曰吾以宦學可也當是時廬陵歐陽子嶺南薛子闔中柯子咸兢兢講業都下庶幾東越南海復興先生則從之遊曰是真吾黨也吾知所稅駕矣蒙泉孫先生者廣而儉

簡而可親先生與之交分席而處更僕而出怡怡也居頃之請告歸寧將受室然鄉所稱白沙先生之徒湛先生者乃宦仕留都下列九卿先生聞之喜念自其少時用慕聖人者慕先生今不一握衣進見後無復有事人者矣於是乃卒禮見之都下稱其門人歸省程氏父母則私觀其生父母乃成臣蓋周氏云頃之北上授行人司行人由行人陞司副奉 詔冊封楚國諸侯王使事竣反命闕下乃乞 恩封程父母報施也久之遷戶部員外郎

本集

卷一

通陞戶部郎中先生職度支出內惟謹不以奇美交私尚書梁公大賈之梁公者名材舊都人也簡重嚴毅居戶部有聲官晉少保而歸都人士至今稱名公卿者必曰梁公梁公云時 上幸楚諸司悉用才臣以從先生與在行中爲主計每 上有所徵用出入一切倚辦先生先生在行間最爲賢勞矣然遠遯避匿終不以行自功人以是益多先生知先生不獨才臣蓋賢者也是役也從事有勤而暴者掠人衣先生入署則呼從事勞之曰跋履

山川以出入先後予者若也吾今賞若若褚人衣何也然適足以去矣卒罷遣之居舍中凡幾載諸驟進者咸以爲淹先生曰固也人臣受命于 君與天等耳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其庸可幾乎是時汪太宰鉉者宗人也而淹先生人謂先生之言信而有徵矣久之遷知兗州府事先生時年三十二矣未至人謂先生治劇莫若嚴治馴莫若寬充劇郡非嚴不可先生曰不如公言律身莫若嚴信也乃涖民則以寬耳何劇爲比至郡郡故建國諸侯

本集

卷一

王暴橫甚有司或以禮匡王王不用甚者陰求有司長短挾持之有司以故任從與王有所請寄雖曲意不敢不與也先生知其然始至郡卽詣王門上謁曰 天子之守臣某來謁王王善飯第令以府內付相國以境內付有司足公事矣王應曰諾先生知王易與也而某甲者席王資王用睚眦諸長吏於是乃求親睚某甲者數人往說之王善若若以善導王卽得全全昌不者卽失全全亡推此類極言之某甲頓首謝罪曰主臣所不導王爲義

者非夫也由是王視先生有加禮異于他守會郡中無積錢諸侯王歲廩百千往往先期而告急主者以爲憂先生曰不然君依于國也國依于民也民不足矣王與守當分任之安得乘時之訓而獨取贏乎於是有先期告急者戒勿與急者且謹詣王王曰賢守也慎無與爭事蓋行之朞月而人安之府有藏錢矣無何獨山之大盜起勢剽疾若無居人先生乃出藏錢廩諸當擊賊者一鼓平之保境內完諸侯王聞之愈奇慕先生矣時漕渠阻東

郡上聞 天子天子命守臣從便宜治之先生計日程功不愆于素民不再役而漕者便焉先生治郡務持大體不求小苛諸所以興利收弊富而教之者一切辨治而先生泊如也若無事事者以故治東郡者頌先生尋陞陝西副使備兵潼關始請復汪氏姓隆所生也關故有斥地萬頃居河壩舊牧地也久之河且徙而斥地者可田諸豪右請田其中田旣腴而賦輕爭者起矣先生旣按部乃預令田者悉以籍自占而日選能吏度之再閱月而

履成民以不爭西延之間有隙地兩部民交田之田者莫屬先生復按籍爲作爰田民乃大安關故要害令甲爲宿重兵戍之世世勿絕久之勝兵者戍他所諸子弟則置鄉校教之先生至則飭武備尤重文教弟子斌斌向風由副使陞叅政分部慶陽增築城七十餘所堡數百餘區務以外扞虜夷內護諸邊吏越幾年陞雲南按察使尋轉右布政使時波石徐公爲左布政使而那鑑以酋長倡亂直持矛刺左布政使殺之欲以盡發諸府庫金而卒惶急一府中皆相顧錯愕不知所爲以故徐公得遇害頃之救且至那鑑得脫身逃而府中金亦無發也而先生獨盛怒立草疏聞 上請亟發兵征之頃之亂且平乃捐俸錢數千緡賻徐氏孤歸其喪尋轉左布政使諸所以裨身御史不啻兢兢會黔國公死無適立其弟欲篡其遺孀也而立之於是兩家各行數萬斤金請其事先生悉卻其私伸大義 黔國獲全帑中幣餘歲萬緡異時以充捆載 一悉籍其數比藏錢逮徙官終不持一緡也

及秩滿書最率得地父母封故事先期上最書籍
政府地乃得請或以告先生先生不可乃不先期
上書而通政府會政府亦望公居久之廼以先生
爲南光祿卿實遷之也居光祿閱月而蒙宰有知
先生者請于朝乃以先生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往撫南贛汀漳等地方是時先生年四十七矣而
政府方用事在部中先生董董以禮接之他所爲
兼兩一金不以往遺也於是政府益啗先生欲以
中之先是東越王先生亦撫是鎮控湖南踰嶺表

本

本

輻輳閩粵之衝蓋屹然重鎮也而王先生者孜孜
講業不以武事先文教其所稱述大都濂溪周子
爲多一時學者爭師事之已而先生來則爲祠祠
兩先生其中而羣諸弟子教焉時湛先生聞之蓋
沾沾喜也乃爲詩紀其事語在湛先生集中其後
閩人葉春魁者諸閩大猾也僭號稱亂欲以傾動
縣官先生至則廉知其無它迫饑寒出非意郡兒
相恫喝耳乃爲授方暇葉春魁誅之諸脅從者遁
去遂寢勿問或言寇且平定以聞 上上必有以

重報公先生曰不然春魁豎子耳所以稱王者欲
以爲聲賴 主上明聖諸君用命先其未集平之
猶龍上騷除何功之與有於是遂置不以聞久之
彗星見西方上惡之時執政方深念欲以酬上心
猥云以諸大臣爲解上卽喜有 詔條諸大臣以
下不職者以名聞會執政有所嫌者大宰也遂去
之太宰素善先生維執政亦嫌先生也併去之於
是先生歸矣故御史大夫歸諸縣道悉持贖銀以
獻先生悉置不受曰吾以充吾操也歸而生父母

本

本

尚無恙先生展觀畢則怡然以喜曰壯而事 主
長而從親于臣子分足矣他尚何求一歲中居子
舍者十七居外舍者十三其居外舍也從諸弟子
講業間則過從賢士大夫庶幾洙泗之間聞問如
也如將見之者聞人善唯恐不及亟稱述之人或
以不善聞則曰恐不如公所言言者咋舌自退以
故人人願事先生先生身不滿六尺如不勝衣白
皙少須眉而美盼視瞻端詳徐而聽其言卽切切
如也僂僂如也而和與人交雖盛怒聲無惡容無

屬墨墨如也人莫能窺者然事有不可或見慰先生即先生勿言人知其意弗適也立自責若無所容矣晚年一意問學優游新安宛陵間務以獎進人才闡明斯道爲已任諸公卿大人知先生者交薦之朝或有強起之者先生則爲好語謝之曰老親尚在寧未敢以事人也頃之父母沒持喪過哀服既除益絕口當世事或有薦者復以好辭之如初每郡中有大役或興革諸守令必咨先生先生輒爲盡言不以謝事自諱其汲汲生人欲以利之

本集

卷五

類如此他所爲細行更僕未悉然聞先生名不問可知爲君子儒也或見之先生遽見之即先生無所言學者無所請事望其容可知其爲有道丈人也一時學士若鄒文莊公則師之如湛先生若蔣道林錢緒山周都峰則兄事之他如貢受軒沈古林梅宛溪諸君子列在鴈行矣所至爲會會必交其賢者其不賢者或竊聽之亦赧然汗下知先生非庸人也諸與人言者及訓子若弟子多名言具在家集中總之不離東越南海之學邇而上之由

考亭達于孔孟醇如也先生初所受室者周氏周氏卒繼室以畢氏畢氏復卒最後娶昌溪吳氏先吳氏所舉子無存者乃後季弟之子自治撫鞠之及自治長且成而吳氏始舉子一人曰自涵諸所爲撫鞠自涵一與自治等弗異也先生所著有周潭集廣資錄目錄及四書晚抄事物圖說諸書所督修有新安諸志所置有義田以給宗人有義學以訓子弟有和積倉以輸公賦有山課種樹以緒三氏子姓其他鄉人貧者賑之有闕者居間講之

本集

卷五

或以誣被逮縣官則陰爲白縣官出之而陽謝不知也會自涵冠且娶先生一酌古禮行之曰禮時爲大吾其從時娶閱月而先生病諸子請見諸醫先生不許曰吾向者病也誠勿食二日愈吾茲亦然安用藥諸子持案具食以請先生復不可則勿食五日而終蓋今上六年戊寅九月二十五日也屬續之夕神益完命益不亂曰乾知大始大始者純乾也吾茲驗矣他所以屬其子者悉置勿談蓋其正也間歲彗星復見其占爲大臣苗越明年

江方伯先二月卒先生繼卒倘所謂天道信不爽也非耶方伯享年七十有一先生享年七十昊天不弔奪鄉人兩先生嗚呼傷哉先生子二人長卽自治太學生娶嚴鎮孫太學繼麟氏女是爲大理正忠顯公孫次卽自涵太學生娶歙城江文學自溢女女一許里中程太學世準氏子孫男四長仁福聘嚴鎮阮太學尚禮氏女仲仁祥未聘叔仁裕聘宣城弟子員王有望氏女季仁穀未聘孫女二長許徐村徐栢芳氏次子次許礪溪方一元氏次子不佞辱知先生第愧不足以發揮萬一姑述所聞如左俟秉筆者採焉

李將軍行狀

李將軍錫者通州人也其先高士父成從太祖起濠上有功授千夫長備衛山東之沂州成生順順生琛皆世其官琛生瀚章則將軍父也瀚章以法當調而沒則調將軍於是將軍始以千夫長衛新安挈家自沂州遷焉新安保界山谷四塞以爲固將軍從東北來踰嶺入郡中道爲險絕矣猶自

負其母孫從陘中度曰夫人無恐吾從枕席過母矣一時聞者莫不壯之而將軍始授兵輒調調輒江以南也衣一褐脫粟之飯僦居幕府旁徙四壁無若秋隘置塵者何而將軍意豁如也善騎射射輒中命居常落落不求聞知然性喜客客至無以供具將軍輒爲解衣母夫人脫簪珥佐之務以當客客去卽餽粥不給朝夕將軍猶然自喜矣客有程生應龍者過將軍將軍屢謝不能嚴事客客以故願交將軍知將軍非常人也頃之客有所北面者唐公唐公者故毗陵太史也微服過客客稱將軍則微服過將軍將軍雅重客適爲太史布南向坐師事之及守令微太史欲候之謝客歸矣由是諸守令始知將軍將軍名由此起久之東南夷薄具越具越之間騷然發動矣會總督者楊公識將軍則召將軍具下從衆將某討賊青村當是時倭夷已破東園堡勢張甚衆將之謀至則聞倭夷已保東園大畏之去東園十里而軍於是將軍曰安有圍賊而相距十里者乎乃獨率其所部五十人

爲先鋒將軍既前顧謂所部若姑待我乃擐重甲躍黃馬遶堡外致師賊一人從上射之甲堅不入因招五十人曰賊無鳥銃易與耳宜來乃皆近堡射賊斃賊二人其一人伏者未射也乃以長矛刺其袂伏怒且起方投石將軍一矢中賊賊應弦倒於是參將兵見謂徒手可以取賊矣且前且罵人無鬪志賊突圍出殺官兵數十人而西而陳萬戶至將軍念萬戶不能西乃請其服矢自益率所部自馳賊賊且戰且却俄分左右翼迎將軍左乃陷淖澤中右旗亂將軍乃分其兵半當左翼而自引輕騎擊賊右偏大破之會唐公起毗陵視師淮上檄將軍爲中將兵將軍引兵偵賊至廟灣賊且至將軍策馬登橋從橋上射賊賊不得渡則壁岬上當我師我師以將軍故不能退射抵暮賊遁乃還時唐公夕則謂將軍吾召子三子三拒我然卒無害者何將軍曰固也我選則賊渡彼銳我歸害滋甚矣不如乘其未濟射之譬諸憑山而陳險在我矣是安能奈我何吾所以乘橋者不徒勇也於是

唐公益重將軍時大司馬李公方提督淮上諸將兵則業已重將軍矣其明年上諸將拒賊功擢將軍指揮僉事把總大河口無何賊從海上來將登岬望見將軍部伍輒逃去見憚如此俄遇賊中塗勢張甚衆或以爲憂將軍曰兩軍野合衆寡不能分志有之師克在勇不在衆也麾兵而進大戰不能休日且入將軍計曰賊衆矣可以奇取未可以正勝也明日壁潮溝選致師者十人從溝外挑之箕踞袒裸賊以爲誘師也竟不敢逼去之比日中賊有乘船泊七星港者將軍曰兩敵如不相聞也聞且合我將不支乃戒致師者勿動而自以壁兵鼓而西西賊遂遁於是將軍曰賊有懼心俱遁矣乃乘夜馳其東賊賊果奔斬首六級而歸後頃之賊復至斬首十六級賊始大創而奔名震江淮矣頃之以參將分守揚州遷狼山副總兵會某子甲私者鹽聚徒史家庄謀爲亂總督馬公則屬將軍將軍曰以錫之不肖得藉中丞之威乘其未發襲之可無戰而降也乃先爲檄招之賊猶豫未決會

有坐能爲鬼言者將軍遣往說之巫曰聖言耳將軍謂巫聖言何害第令毋聽神語斷頭矣巫卒如將軍指說賊賊果降將軍擇其精悍者百餘曹籍士伍中餘悉遣歸農境內安矣又明年以都督僉事鎮守福建當此時賊酋曾一本者故市豪也擁衆海上闖入閩廣爲奸諸道兵望風奔潰有詔兩省重臣會討之先是大將軍戚繼光禦倭海上屢立戰功則設水兵分五寨屯海上法至善也當事者欲倚五寨爲安曰以此禦夷亦以此禦賊蔑不

本集

卷五

濟矣將軍不從當事者進將軍而問故將軍曰倭者外夷志在內侵酋者內寇重在外保內侵者利其刀劍外保者固其牆維故此五寨者以禦倭則從矣而禦寇恐其劬也於是主者別遣遊擊不用將軍項之遊擊兵敗主者始謝將軍曰不用將軍言以至于此乃一切任將軍將軍乃爲造戰艦備火器修甲冑戒期誓師而南一本之屬道乾實驍卒將軍乃遣使媾道乾道乾受命則下令曰賊轉戰連勝其鋒不可常吾斂舟據狹中賊不得戰則

必舍舟而徒吾從野戰倚之然後可以水兵角也諸兵受命而趨賊果登陸初敗之於竹林再敗之於鹽埕井州賊既失利乃乘舟抵銅山我師不虞賊至有懼色將軍立斬選突者五人徇于軍將士股栗則殊死戰大敗賊賊潛走柘林將軍乃分部舟師追出海榜人踞請曰是日支干某則害于師請無出將軍曰然彼不虞我進故也遂進舟賊大敗無復紀律退保連澳是日也將軍疏屬者李月實在行間月有所白事請將軍將軍厲聲曰吾以

本集

卷五

爾爲衝鋒爾見敵怯耶何事白也月感奮登舟攻沉賊一艘賊遂敗厥明大戰從展至酉賊又敗會颶風且作將軍折柁毀檣將軍仰天呼曰錫不佞無能爲社稷役誓不與賊俱生今賊未滅也而錫先死此者何入暮隱隱雙炬導舟前風亦旋息旦日起視則赤蛇長亘舟繞舟前後如負舟然非將軍忠誠格天宜不及此神矣神矣他時將軍斥海壩建廟祠之隆報祀也賊既屢敗知閩軍難犯乃引兵西項之火發舟中賊亂官兵前後薄之遂擒

一本海上悉平初將軍治兵閩中倭夷曾一再犯
皆報全捷及彭湖南倡亂泉東將軍爲一出師聞
聲瓦解矣閩當殘破之後出入六年地方寧謐將
軍之力也頃之卽軍中授大將軍印移鎮廣西廣
西舊患府江兩峴三峒諸徭稔惡爲甚將軍盡護
諸道兵往討之始攻古西峴口斬首虜二百餘次
至高天巢地極險隘官兵至則仰攻之矢石雨下
人人憚于先登將軍乃縣購先登者人十金夜就
寢泗城兵潛薄登巢殺守者呼聲震天賊惶遽不
知所爲諸道兵繼之人人無不一當百乃盡斬虜
諸酋數百人他所過諸巢無不底定俘獲四千有
奇蓋三閱月功成府江平矣已患懷遠當事者慮
財拙欲一切從便宜撫之將軍曰不然懷洛諸徭
根盤棋布譬之室中之寇固垣崇墉卽欲招之有
跳梁自若耳故爲今之計莫若厚集其勢而破其
巢勢不厚集而欲破巢自古及今未之前聞也當
事者業已重費則持兩端曰撫之易恩勦之難濟
勦之不足撫之有餘故策懷遠者撫之便將軍曰

不然有其勦之故敵可憐也有其撫之故敵可從
也乃今先未勦而撫之負固謂何耳故策懷遠者
勦之便由是當事者莫難將軍從將軍計是歲十
有二月進兵克板江以下八寨爲巢百五十餘斬
獲渠惡三十有五人賊俘萬計其明年春克洛斗
以下諸巢斬獲首惡七十三人賊俘萬計諸酋從
者悉以便宜撫之如將軍策當事者始益交重將
軍無何寇起羅旁虔劉我民人遇略我商旅脅虜
我臣妾叛逆我王章蓋四方之多罪逋逃淵藪聚
之矣時太司農殷公者郡人也提兵廣東西蕩平
諸寇間將軍名藉甚數奇將軍比及代則屬將軍
凌公他日所必釋憾于羅旁者必將軍也及凌公
有事羅旁悉從將軍計策乃先後誘降諸徭若干
人爲鄉導披草萊川林木進攻賊巢凡五百餘斬
獲渠惡諸降徭內不自安將軍曰百年之寇一朝
而滅之長此安窮矣乃召諸徭謂曰若親戚子女
有爲士卒俘者乎第往自取之皆頓首謝曰有之
如將軍教乃先戒諸軍士諸徭至者悉掩殺之諸

僅果累疊入行間軍士從領取之無得脫者語稱除惡務本如去草然芟夷蘊崇之不遺餘力獨將軍能耳距始征迄班師凡五月師未至會城將軍道病抵幕府踰月病增劇無何卒幕府中是歲夏六月九日也先將軍未卒時主者上羅旁功狀加將軍榮祿太夫柱國實授都督同知子孫世襲都指揮使別除一子百戶世其官他所賜金以兩計者若干錦綺以端計者若干皆異數也將軍起弱冠則調新安跋履山川負母趣險可謂壯士及其筆路盤縷不擇地而安之廢夕餐以共客不靳多聞可謂善藏其用者乎西而程生北而太史名聞江淮推轂闢外卽將軍豈不稱才乃其尉薦周爰于士大夫者豈渺也當大農提兵兩廣間將軍在事喋血乘勝日聞矣大農雅重程生迺程生爲將軍客一時諸公聞之愈益慕程生而賢將軍人言將軍面楮豐下美須髯平居沉毅寡言及其料敵制奇畢舉羣策雖自謂嫻兵不能過之矣起具越歷閩廣大小凡百餘戰皆身親之未嘗一經敗衄

戰將以勇大將以略將軍其具是耶將軍字某號某娶某氏舉子五丈夫距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享年五十有幾云

九池方先生行狀

先生諱大治字在宥別號九池予宗人也其先唐徙敝世而居聯墅爲聯墅里人又數世徙巖鎮里居之遂爲巖鎮里人里人以方氏者十家而四先生之先乃唐徙予祖在唐曰雄飛者稱詩也而先生之祖羽寶雄飛諸弟蓋同系云始居聯墅里者曰琪公居巖鎮者曰關住公關住公而上或遷或不世次具在家乘中關住生積師積師生永祖永祖生宗安宗安生富禎則先生王父也王父喜客以喜客問舉子鑾雅不好弄而讀藏書遂以好古聞里中慕方氏父子異甚也於是乎稱王父者曰雪舫公稱其子者曰石谿公云石谿公以正德丁丑十月十一日舉先生時雪舫公亦舉子釜先生生而岐嶷自其結髮受書已桀然成人矣顧弱甚如不勝衣父母念之不置若第當戶歲賦不三百

摩尼公事矣卽佔治諸生言者何爲先生應聲曰然大人有藏書不能讀非夫也兒將以經代食無問家人產矣於是父母竊喜卒許而儒甫弱冠以經義首諸生從諸生試澤宮再試再詘先生矯焉自負初不以屑意也然先生之名藉藉都人士矣都人士愈益交先生驩如其在父若大父時先生旣詘于時而名藉甚然至其居子舍出入里門遂遂如也若無他長者人以是高先生行願交先生初先生之大父之少子釜亦爲儒弟畜先生先生以其諸父也嚴事之頃之先生有季弟法者石谿少子也抱而才然不爲儒而任俠以稱詩闥里中其所爲書皆中古文書法人謂方氏子信多才庶幾雲間二陸竹林諸阮之儔與無論濯濯等名卽操行過之矣當是時里有潘惟和氏方定之氏邑中有江民璞氏王仲房氏業已薄諸生言而道古間者稱詩相和脾睨一時然皆相視先生而善爲莫逆遊諸邑人相慕效者弗與也久之先生居父喪哀毀如禮事母黃及大母吳皆恂恂孝謹

各盡其驩黃孺人治家嚴先生賴之諸米鹽靡密一切倚辦孺人及其飲啖宴息輒指所承非先生卽孺人亦不適也大母具有弟子溥而孤甚愛之及大母亡喪大母如母而捐其弟子孤卽手足戚不啻也服旣除治書下帷而攻苦久之頭岑岑也旦夕莫能仰視者先生曰固也第令兩豎子夾持之而吾以手支額猶然不廢呻吟矣乃以諸生遊太學卒業舍中後頃之就澤宮試者三卒不售會母孺人黃氏沒哀毀如初當是時也先生年四十有五矣往江民璞方定之潘惟和俱宦達而王仲房亦謝諸生於是先生曰業卒矣而遊不遂夫非命也乎哉彼宦達而縣車吾倦遊而裹足其于自適等耳會伯子士極試有司補郡弟子員先生曰可矣若善爲游吾老乃茸別業爲漱芳園悉按署而翁所藏書徙居之日夕程書觀焉間乃周游具會稅駕眞州所至輒多吟咏語在三山江上諸集中一時通人逸士如朱耆父蔣氏二仲輩蓋爭相慕也先生性恬淡不御芬華家故厚藏先生澹然

處之不問刀布初大父所舉季子釜者孽出也而先生爲冢孫乃三分其產而二授先生一授季子先生義不可則爭之疆於是中分之後頃之叔氏釜宦游亡其貲先生時時奉甘毳事叔氏母如其大母及叔氏里居先生嚴事勿怠迄白首無間言季弟法受室程氏而客死時年十八矣其明年程氏婦死節語在槨乘中女兄適江氏子堦而亡後先生念姊寡卒爲經理其家歲時省封樹修餽祀不缺夫弟婦以死顯名而女兄抱節江氏以老者

本傳

墓

徒以有先生也始受室鄭清歸舉一女而卒繼室以程氏程氏者海陽博士程周祐女程氏賢婦先生悉以家秉任之程氏拊鄭氏女而擇婿得具修武理中子銳嫁之修武故廉吏諸子輩董受清白貽先生乃解橐中金業之家用不削生平周窮賑乏雖疏屬不遺有爲先生私者寡人也先生輒捐數百金濟之人無知者其它好仁喜施皆此類也性喜古文書澧工篆隸及漢小印尤精繪事蓋老而不衰故與朱子价黃淳父許元復周公瑕及文

待詔之二子游夫當世爾雅之士或以篆隸或以繪畫或以書法猶之以一技顯名具于何有乃今先生兼而有之譬之與人爲興一器而衆工聚斯爲已難矣晚年抱疾自守一切罷客獨時時從里中諸鄭游尋舊好也里人有言先生以博自肆以約守之以儉居室用禮持之居家庭訥訥然里中有議侃侃然假令及門而遊洙泗夫非文行俱者耶間歲詣于道得良醫而愈其居室也猶然聞諷誦聲越明年正襟危坐貽詩几上而逝蓋今上

本傳

墓

六年戊寅歲也距生之年歷春秋六十二矣鄉人弔者莫不盡哀某子甲素有憾於先生及其喪也與於弔賓而出涕人謂先生長者也德及於怨矣先生所著詩文及書法人間多有之故不載載其軼事子三人長卽郡諸生士極娶里中鄭公桓女次士模娶鄭太學銳女次士枝娶程光祿煦女女二長卽具修武介婦次適汪尚膺叔子泮孫男四人胤焜聘孫文樞女胤焯聘汪康女胤熒聘黃民安女胤燠聘吳太學時堯女孫女四人長適具太

學學坡伯子士鐸次許聘程象伋伯子如昆次許聘吳鴻臚璵季子一言其一未字

方初菴先生集卷之十

新安方揚思善著

橋李門人吳邦俊校

傳二首

徠松鄭處士傳

南陽集

徠松處士者新安人也姓鄭氏名孔曼字子長鄭故名家自其先世已多聞人至國初有鄭忠者強學好說以有司辟克郡文學官四傳而至庸齋先生先生故長者居一室服御蕭然曰吾言庸言行庸行固當以庸名齋矣先生舉子一卽子長子長幼有大志不好弄受論語孝經鄉先生所皆通大誼一旦弃去曰吾如是足矣終不效鄉里小兒沾沾呻僇令流輩豎儒我也於是日從鄉先生長者游鄉先生長者或稱詩唯子長亦稱詩詩不求工要以曼衍天倪庶幾哉康衢擊壤之流于是子長之詩鳴里中矣當是時里中子弟多賢豪日事生產作業侈富溢尤而庸齋君方病視諸所齋貸率持空券不收庸齋君乃嘆曰烏有子如吾兒而長貧困者乎子長聞之起自責也袂交於閭劍及

于楹車布于里門之外已乃從伯兄受什一踰吳
踏楚適梁與宋居賤者驚貴者諸奇美不至十三
率弄弗售曰非吾財也子長歲數歸歸則抵府齋
君千金庸齋君曰烏有子如吾兒而長貧困者乎
彼里中兒非能徒豪舉耳益喜而後可知也然子
長雖少年所交皆其大父行梁楚之名士也性喜
飲酒通賓客客至行酒已輒歌數闕一座爲傾
客字主人曰誰謂子長狂生子長雖遊于酒人乎
終長者也及子長壯諸公無所督過聲聞梁楚之

本集十

三

間一日子長嘆曰人苦不自足吾業已操先人之
贏歲出歲歸千金遊道廣矣吾終不以游故遂荒
先人敝廬乃歸營故居將爲菟裘老焉已復自念
身吾委蛻也天地吾蘧廬也大丈夫直爲方外遊
耳土于何有于是復去新安徙金陵金陵者舊京
也鍾阜石城三山二水之勝在焉衣冠之所遊賓
客舟車之所湊夫非父母之邦乎哉彼跬步不踰
里門淺之乎涉世矣金陵中諸公爭慕子長籍甚
卽婦人孺子莫不習子長名蓋子長三徙三致賢

豪長者之遊居常慕誼如渴愛人若字士以緩急
來請已事赴之有闕輒爲居間而解士以故亟多
子長子長病且死誠其子曰毋桐於逸母醜於爭
毋得罪於賢豪長者歸養吾毋若而毋吾瞑矣吾
百歲後無忘新安而歸識我先人之兆哉處士卒
家子某將其季某扶視歸葬新安從治命也方叔
子曰語云深山大澤實生龍蛇言不數也新安山
水多奇則自昔記之矣諸鄭之先其顯者載在郡
乘勿論論其軼行以處士之誼藉令在事夫非董

本集十

三

董者與徒以三徙成名壽不渝中人而卒客死命
也夫然處士不數窮卽名不載四方新安信多奇
士得處士而益彰者乎詩歌舍命禮云丘首處士
兼之矣

黃贈君傳

黃贈君賜章者休寧人也字廷錫以子貴贈知縣
文林郎又明年今上覃恩加贈南京工部主事
承德郎贈君之先有諱積者晉新安太守也守有
民譽卒官因家焉是爲黃墩黃氏四遷而居休寧

之溪口故溪口之黃總之太守積後也守積而下
凡若干世矣或顯或隱語具黃氏家乘中王父復
祿富于財至父禮業削矣而後贈君生也生數
年禮府君捐館舍于是贈君曰嗟乎宴安鴆毒烏
可懷也舊德未食烏可弃也吾將下桐廬遊浙江
修先人之業息之倘庶幾乎奈何以一隅坐斃也
于是卒辭其母程孺人遊錢塘爲小賈贈君之爲
賈也寧知母聞寧時母爭項之賈大息家用益饒
乃請命程孺人受室符氏符氏者賢婦也始歸贈

本集

卷

君共謹有禮日念姑所以起居者狀恨不克親迎
姑惟贈君亦念程孺人也乃卜築錢塘迎程孺人
老焉久之生產日盛諸所以爲祭養具者廢一于
休廢一于杭各按部不遷也而禮府君尚未葬于
是贈君曰嗟乎生不逮養往無及矣喪弗克舉生
何爲矣且夫休者吾土也歌斯哭斯先人之世澤
存焉吾奈何微一時之利而弃父母之邦乎乃從
形家卜休之水伯墟而封焉志不忘也無何程孺
人復卽世則扶服歸葬其墟之旁歲時伏臘走墓

下奠一卮悽然風木悲矣因自署楓林處士云舉
丈夫子四人皆習爲儒無更賈者邑人相矜以久
賈衣大布而比素封是安用諸生語而稱之大冠
若箕飲啖之謂何何以爲計之便也贈君曰嗟乎
狙而衣之恥無教也豕而交之恥無禮也無教無
禮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乃身自爲賈如故而束脯
加壁日佐諸子師事爲儒者于是伯子尚色以武
經教授諸徹侯子弟仲子金色舉進士爲尚書繕
部郎叔子季子斌斌克博士弟子員他日所以亢

本集

卷

宗者未艾也鄉人無論識與不識咸多贈君曰賢
哉贈君決筴蚤矣黃氏世有舊德食其舊而新之
意在斯乎吾聞贈君雖遊賈人然能通黃老佛子
諸書平居蔬食布衣日事神明惟謹非他賓客過
從不爲市肥擊鮮見有市禽若魚者輒買縱之曰
吾不忍其齒机篆也嘗居粟穀節馴會爲廉賈頃
之歲大祲穀賈踊貴贈君輒出數千斛賈貸之已
復緱米囊爲貧人衣活者萬計他日或謂市布授
染人染人盜質其布也贈君贖出之再質再贖染

人懼而逃終勿罪也某子甲誣訟贈君贈君謝曰
甲訟固當弗與校俄甲病且死贈君躬視湯藥紀
其喪其所爲長者行類如此龍泉博士某坐逮抵
杭時天寒甚博士行積雪且僵贈君問知其博士
也急解推救之已復力調護還博士官然終不受
博士謝也昆弟子絕無後家多遺財諸宗人倚其
發也墓取之君置勿問世父沒無後徒曠于禮耳
當後者叔子中色也卒後之符氏外家孤貧諸所
以奉事者與子姓埒此其獨行負俗大彰明較著

本集

七

者也其他細行稱其爲人不具述公生享年七十
有二諸子起逢掖諸孫振之貴盛矣厝于杭歸葬
于休從治命也始繕部君爲晉江而贈君卒卒後
踰年始以德興最贈贈君由德興入守司空凡再
命榮矣榮矣方叔子曰予交繕部君悛悛儒者也
雖自謂鄙詩私心鄉往之矣乃今聞繕部爲言其
先贈君則所從來者遠哉贈君不爲儒徒治黃老
言耳聞者誦佛子書予觀其所爲放禽若魚食淡
而分耳誠然其子次公卒以儒術顯豈皆咀其華

者耶世言儒者則紉二氏二氏亦緇儒者此何以
稱焉

碑二首

水衡郭君權政碑

代王中丞

而署集

予不佞少而學道壯而漸行之曾未當萬分一也
乃中年慨然興懷歸休乎山樊者二十年所夫子
言之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某之
稱斯言久矣而竊竊然愧之屏居十三旅居十七
庶幾曰通邑大都而有長人者能稱斯言而布之政

本集

七

予吾將亟見之亡寧有隱君子者處而其俗有化
之者乎吾將亟問之頃過蕪蕪故水衡分部地也
鄉人爲予言水衡權利事予未之應頃之談耳目
所睹記以水衡至者十餘曹然其言也有得有否
予未之盡可也于是鄉人乃爲予言水衡郭君之
爲人也靜而正坦而淵博雅而不爲容溫而有直
體訥訥乎其似媿乎謬乎其不可測也意其中有
概而不舍者夫何言之詳而有味也計其人有深
相德者耶何去之久而言若是夫靜而正者嗜欲

辟也坦而淵者人我冥也博雅而不爲容者訖不在博也溫而有直體者直其性也訥乎其似媿者名實并也溲而不可測者冷然遠於世也之人也之德也所謂學道而進者非耶微諸君言吾將亟見之矣比入都郭君復有事陵寢已乃分部真州其所爲通商筭緡一切辦治視分部燕中不啻云予於是乃嘆曰道之難言也久矣乃諸生家則疊疊乎言之談何易哉夫道也者性也性也者天也天也者神也神之爲言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無

太學

八

爲而無不爲者也夫無不爲者可以治無爲者可以運治矣凡鄉人之稱郭君者既不一而足乎哉乃鄉人服其治君子服其運治則既有別矣夫治者迹也運治者所以迹也彼署燕卽燕治移署真州卽真州治者皆君之迹也然則鄉之人且焉鹽而稱之又况交君而得其所以迹者乎吾聞學於郭君者衆矣虛而往實而歸者有焉進亦旅退亦旅者有焉夫不察其所以而猥云學道甚矣夫談言之易也鄉人請予言碑之碑之所以志愛也郭

君之愛稔矣徇愛之迹而曰夫郭君也乎哉不請以道頌無問迹矣

表忠祠碑銘 擬作

高皇帝在宥天下操下縻縻一不當輒施之第任職居官卽沾沾著尺寸功無不采錄以故人人自效不顧其私士君子起章縫爭自濯爲名高至一切刀筆與臺得任爲吏往往著忠孝節與士人埒建文君襲位歷當世而師古 文皇帝秉詔靖之光復鴻烈一時與難諸臣靡不決筴以死或曰商

太學

太學

太學

周章命步王改矣下替夷齊之死猶或非之乃今舉正歸餘國不易姓在昔微衍姬武非與則諸臣死者何也君子曰非然也人臣以君爲天烈女以夫爲天天一而已媒妁先之宗廟命之禮旣成矣姣丈夫強委禽焉卽時女不踰國而隕身姣何爲也諸臣之死死其天耳乃皆途往事居耦居無伯一廢一興何常之有北冉熊之屬也求婦者豈暇顧哉嗟嗟諸臣或死事先或死事後禦者死郊守者死官不屈者死園扉或死無遺噍或死無完膚

或死而潛其名氏里居益余覽鏡載籍諮爰舊聞
諸死義者布寓縣矣乃舊京則丞丞焉稱盛何居
舊京我國家豐鎬也皇祖之首舍在焉異時
長養作成家喻戶習乃其流風遺響則至于今不
衰盛可知已初文皇以師至諸臣用命逾之若
敵國然彼一時也生也爲敵死也爲慰豈不厲聲
抗顏哉乃其中則無他腸第爲其主用職耳文
皇不屑恣睢小詬輒往往優容之其卒柄事大臣
過爲主計與敵敵與慰慰株連毛舉不遺餘力治
之非文皇帝意矣會方孝孺氏逮且至文皇
帝勞之曰先生何苦已練子寧死某子甲掎其鄉
人欲上變告文皇帝輒怒曰子寧尚在固當用
之於鄉人何有大哉王言此豈有意誅夷之耶由
斯以談諸臣非慰欲得其死所耳文皇非忍諸
臣殆以完節昇之藉令而事夫非社稷之役
乎哉列聖相承諸在係者出之謫者還之一時
任事諸臣往往宣上恩惠徵其藏書訪其餘裔
忠誼之在人心死且不朽益可見如此矣今上

御極一二盡臣輔之首下明詔表錄異時死事
諸臣命之建祠命之致祭簡書具在煌煌乎烈
哉可以揚聖祖之休可以光文皇之德矣臣
某舊守京兆職在承宣於是乃卽嚮所哀述得死
事留都者凡若干人奉明詔拓地構祠祠之祠
在冶城之東爲門爲楹爲堂爲寢言言如也森森
如也足以妥神扁曰表忠遵德意也歲時聚衣冠
陳俎豆登降裸將斌斌乎四方於此乎觀禮焉君
子謂是役也可以明制可以茂庸可以悼典可以
訓忠衆美具祭統成矣非際昌辰應明德其
孰能干之臣是以慶其會也則爲之揚扈其事而
勒之銘銘曰赫赫皇祖長養作成忠義用章簡
在帝心俾輔後嗣綱紀四方王師靖難諸臣決策
溝壑無忘湯武扶義厥有夷齊比迹隨光先民有
死死非其所百歲猶殤桓桓舊京烈烈忠魂千載
流芳思皇丕后繼乃令緒遠邁成康褒表忠誼
以觀來者簡書煌煌小臣受命鳩工程物迺構
通堂儼爾遵豆以時盼饗珮玉鳴鏘雨靈不昧與

長江鍾阜永作金湯凡我有官景行行止蓋惟忠良

誌銘六首

仲兄子仲壙誌銘

前署集

於乎仲兄生五十年矣而卒客死豈非命也夫仲兄諱廉字子仲父簡母鄭余再從世父母也大父邦彥大母汪爲余從王父母而余曾王父尚明府君之冢子也曾王父壙子二人自其冢子再傳而至子仲子仲之伯兄曰忠先子仲十年卒余旣哭

不

集

之哀而撫其孤會不浹歲之辰而再哭兄昆仲嗟嗟天乎命也其信然哉仲兄生而不慧頽然其形吃然其爲言也先生授之書已不能書或教之握筭已又不能握筭則從其家人子田久之見謂不能田也而之宛陵山中都養從予父歲釀千疋着續鼻禪當爐欣然意得也父字子仲若此者可謂能矣子仲曰能於是陳祿宛陵山中積十餘歲不再三歸歸而父母命之食也命之坐坐也益頽然吃然爾旣壯宜有室父母欲授之室子仲吃然

曰有室善矣無柰兒女子學人者何吾不願受此也年四十世父母相繼沒子仲猶能行哭持其喪服旣除則吃然向人耳語曰所不受室者以自適也如彼親何乃受室江淮間而忘其姓握粟出卜卜人曰吉於是乃不告廟而以爲妾也舉一女女不見省而啼子仲謂人曰焉有哺其子不慈而可爲母者遂出之終身不娶或勸之娶曰吾向者舉子男也則以爲嗣女也則兄之季子可吾柰何以其孱年復令兒女子學人也當是時仲兄年四十

不

集

二余舉於鄉明年成進士出守弘農又四年入司農署仲兄謂人曰吾弟宦學有文名吾安用此頽然者也乃修孝睦恭敬之行乃整衣冠接賓客遠遯士人人謂子仲蚤以質勝中年文之庶幾先進禮樂之倫與其神雖王其形廩矣家大夫一日命駕抵其居曰盍歸乎來母謂他人父也子仲始願不及曰吾病且愈吾來及余以書請之如大夫言子仲則悔其歸之晚也促治裝歸而病不起矣距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得年僅五十爾可悼也

夫卒之日宗人某爲治其喪葬宛陵山中而計始至嗟夫丈夫始舉遂有事天地四方宛陵非仲所
有事也乎哉仲瞑可矣遂志其隙道之石而爲之
銘銘曰爾貌不顰性有恒兮爾才不慧識其真兮
爾生新安宛陵兮魂無不之魄可憑兮疇謂爾
夭壽中人兮兄子爲子嗣嘗蒸兮求爾原隰俎未
能兮誌爾墓石永無崩兮

水部程先生孺人方氏孫氏合葬墓誌銘

蓋水部程先生之卒也在 肅皇帝之十有五年
其葬也在 莊皇帝之元年方其未葬也毗陵唐
太史公已豫爲之志其墓矣當是時安人方氏先
水部卒者五年矣嗣子某卜合葬不吉於是則謀
改卜之改卜之而又不吉也則繼孺人者孫氏又
死矣而後乃謀合葬焉初太史爲志時卜葬者水
部也而別葬安人吉壤故太史之不銘合葬有以
也乃今太史往矣而嗣子某復謀合葬合葬禮也
而銘不及安人夫銘安人者不亦難乎久矣太史
之後無人也嗣子某請銘于予予又不佞雖然水

部公予之鄉先生而安人故予之族皇姑也予又
安能辭按安人諱某姓方氏族大父月潭公中女
也月潭公故奇此女欲予士人擇對而得程生程
生者故水部程先生烈也先生自少攻書從孳兒
就塾師昂然露頭角益鄉先生不能器之矣而先
生父處士也處士雅奇先生而雅不喜諸生之言
先生日則承處士惟退就子舍竊出藏書讀之夜
篝火爲伊吾聲不絕然終不令處士知也無何試
有司臚列高第克博士弟子員乃先生年才十八
耳而安人歸先生初安人歸先生也治女紅執婦
道不衰身自辟繡御機杼爲醴粥資先生日夕呻
吟至丙夜有聲安人亦丙夜纂組機聲軋軋相和
也以爲常如是者十餘年矣里之人未有遭先生
出教者室之人未嘗聞安人叱咤者乃安人攻苦
食淡日省視舅姑甘毳居婦嬀間怡怡然御臧獲
秩秩然卽桀黠婢子有所嘗安人者譴死矣安人
遇之猶然平生煦嫗也先生少負氣遇有不可不
侵然諾於人處士數以爲言先生唯唯然終服誼

勤禮不失儒者之雍容則安人內助力也久之處
士卒姑氏病瘵且劇而安人母復病噎不起也安
人乃日夜泣卒治其喪而佐視湯藥者無怠益其
慎也先生治諸生言日駸駸起聲譽而作業大損
故費諸布帛菽粟烝嘗賓客之事一切仰給安人
益其詳哉而安人亦一切辦治也豐無長物儉無
廢禮人謂程氏中衰矣非安人不能興而安人內
憂外勞乃竟病脾以死傷哉安人卒踰月而先生
舉於鄉其明年先生上春官成進士又明年爲

本集

卷

肅皇帝之九年先生授官水部郎而安人始以恩
贈榮矣榮矣舉丈夫子二人曰軫曰彩女子一人
他舉而不字者又若而人而安人之生也僅三十
一年所可憾也已繼安人者孫氏孫氏從水部公
址上也安人見憂孫氏舟中叔氏仁只願以二孺
爲託覺而與老婢子言故老婢子曰哀哉是夫贈
安人方媼者也孫氏卒字二子如其乳子嫁女黃
氏如已女也安人有知寧渠不瞑也乎哉若孫氏
者足稱安人矣遂爲之銘銘曰水部惟程厥配惟

方若則有常生也共牢坳也同墳終焉允臧繼室
於孫恤孤皇皇職思其良逢村之原卜其新岡負
陰面陽爾年則短爾名則長太史之章子孫孝享
禴祀烝嘗是日不亡

文林郎知永安縣袁公墓誌銘

莊皇帝四年予成進士同籍者益四百曹豐城袁
邦士氏余同年友也謁選得廣東之永安越明年
政聲大洽部使者列狀上請得改金華未及之官
以疾卒長子伯科奉其喪歸越七年始克襄事伯

本集

卷

科以狀來請銘予安忍辭按狀公諱應旂字邦士
東雋其別號也系本袁氏袁氏著姓汝南爲漢名
族建安之後陵遲衰焉永嘉以還諸袁有宦仕者
號爲再競豈皆其苗裔耶非傳記所詳故不載載
其可攷者自韶江漁隱翁德始德之始遷豐城也
自新建余率鄉其居爲雩都里云數傳而至公高
王父孟振者尹襄陽襄陽之人尸祝之曾大父某
大父某皆隱德弗仕然子姓繁衍矣大父生公之
父漁佔佔習諸生業弗就世稱守素居士云守素

配孺人吳以嘉靖丙申年六月某子支生公公生而岐嶷四歲輒拈紙筆爲戲六歲而就塾師受書成誦一日讀禮至鷄初鳴咸盥漱卽喟然興嘆曰爲小兒禮不當如是耶於是鷄鳴輒興盥櫛取用如禮出入庭中馴馴受弟子職蓋居然成人也稍長從鄉先生受易自田何以下大都悉究其歸嘉靖乙卯補邑諸生試縣官輒取高第人謂守素公業未竟意在斯乎甲子領江西鄉薦乙丑上春官不第歸益發奮下帷歲丁卯守素公捐館舍公伏

哭盡哀骨立支床水漿菹葢入口不減性而已服既除始理舊業辛未舉進士待次春官署中當是時嶺南侵淫兵革墨吏往往射利爲奸賈法與盜盜吏民苦長吏日甚當事者病焉粵故九州上腴肉食者視爲外府異時長丞以下取備官何論賢庸廉吏瘠欲死族吏肥欲死死等耳何以爲憤憤者慙艾乎於是有所詔盡汰嶺南諸吏輕者罷去重者施之盒自是始用士人爲郡邑吏矣而公遂以進士爲未安未安者初設縣也介博羅歸善間

制度草創吏人至者適披草萊以居毋問芬華矣公視事數月瘡痍者起驚者馴頃之鄉有約里有社什伍有連庠序有教簿書簡期會信刑罰不設而民向風曰使君何來吾曹得生道矣曾士龍者賊酋長也公以計擒之諸脅從者散去干板解嚴邑故負山萌隸往往保其巖阻不爲編氓公爲科條教之令其長者比次爲偶各率部如章其少而可教者籍博士弟子員令與衣冠者伍益化之也居久之民有家者始縣有田宅者始賦郡太守曰

賢哉令也無若蕞爾小邑者何何以齒牛刀矣藩臬諸守臣曰賢哉令也某年報政自上世以爲難乃今所樹者何濯濯也邑人幸哉部使者署君上考不啻如諸守臣言御史大夫下檄亦如之主爵者聞之求所以旌君伐者不置也令宜未安未安不宜誡一賢令於是乎金華之命下矣公加意拊循至忘寢食疾旣作猶視事如平時卒之日正襟危坐命諸孤曰吾業以身事上不遺餘力以經課若不遺餘財於吾分內足矣吾何求哉傷哉公

也生也以瘠死也以勤惠不昵同貞不絕物可謂得正而斃也已矣是歲隆慶六年十一月也享年三十有七娶鄔氏舉子二人長卽伯科娶參知朱雲坡公孫女次伯秩娶侍御陸池山公孫女女一人未字諸孤以某年月日卜葬石山之陽其具藁其封斧其向午賢哉諸孤夫既師公儉矣遂爲之銘銘曰孰爲公前襄陽廩廩有開必先孰爲公紀未安循良龔黃紹美孰爲公堂石山之阡卜禩無疆孰爲公後清白是貽奕世昌阜

潘太學圖南墓誌銘

潘圖南者潘汀州從子也潘故閭右以多材雄里中及汀州起逢衣諸從斤斤嚮學自弗角以往偏治博士家言已乃稱詩屬辭恨不一當作者一時里中冠蓋咸揖讓後諸潘圖南益少翁子諸父二人諸兄四人母方氏晚舉圖南愛之甚惟少翁亦愛之甚也舉而命之名是曰圖南冠乃字之鵬舉則有味乎莊生言之也當是時汀州方嚮用縣官而次翁子京南若近屬諸兄緯咸以稱詩聞里中

名相埒也而圖南竊心慕之矣少翁久賈更富則謂圖南若善治生修先人之業息之於若足矣圖南唯唯退而深惟潘氏世有名德抱處士之誼而文之所不足者非財也第令圖南轉徙率歲不遇千緡渝則債耳毋寧廢一歲之積藏書五車卽足不涉殊庭何異宛委於是乃請其父竟爲儒今上五年始入貲游太學將從四方之士卒業舍中居無何病溲挾日死矣傷哉始少翁命名志未常不萬里及生稍長辭其父習爲儒此其志不扶搖天池豈息哉然卒天死何也嗟乎達生之言陰陽爲炭萬物爲銅躍冶非祥命化爲宗假令垂天之翼宵焉而絕四海視下則蒼蒼爾槍榆印首其視猶蒼蒼也疇謂弗同哉吾聞生有孝行友諸兄譬諸趙璧完且歸矣烏足道哉汀州歸哭圖南遇於一哀而止可謂死矣生年二十有八卒葬某里舉丈夫子一人女子一人皆黃甥也以是藐諸孤辱在父兄宜必有繼諸潘者遂爲之銘銘曰孰全而天孰壽而年天之全矣曰惟大還年之耆

矣不亡者存刺肥乘堅皓首爲賢是謂丘里之言

亡姪墳碑銘

南征草

曾大父居貞處士有子曰伯彥仲傑也彥舉四子曰善正質簡善正無後質二子自畜外家簡亦二子曰忠曰蕪忠舉二子而蕪亦無後後忠之次子曰敦而長子者敏也敏年二十娶于汪汪余姑之女之子也姑之女于余益爲表姊云余既喪兄忠而撫其孤者二人敏性慙不能少羣余懼焉而遊四方者十年矣余一日不忘敏敏以故時時從余

遊余以子愛之不欲以子督教之則其孤然也孤既慙時時病肺病且發則怒詈諸奚奴諸奚奴雖不言不能無少望余以子愛之不欲以奴故督遇之亦惟是孤故之以當是時今上萬曆七年也余從隨州上計其明年朝正月改承嘉興孤尚從奚奴乘六廐南抵彭城頃之孤病且殆余檢方書作湯液治之孤食盡一匕許而泛其餘余時爲言然終不飲蓋其慙也後頃之從廣陵之邗溝南渡江夜半傳發不終食乃濟余問孤尚食不孤應曰

諾余腹噉欲食亟無奈哽不能食者何頃之命奚奴取水漱漱已沃盥盥畢則復便臥如初日入不語余亟視孤問之若何故不語孤睜目視予轉盼作強起者狀竟無所語而終傷哉孤也始以慙不能羣卒以慙不能壽是歲萬曆八年三月之十二日也余艤舟丹陽飲之飲已扶其視歸葬某山之陽余祖傑孤之從曾王父也孤祖簡於余爲再從父云嗚呼爾祖年七十爾父年五十爾父卽不淪中人爾祖壽矣詎意爾之年董董也益再決辰

爾余安忍銘諸余安忍勿銘諸銘曰子子者孤有名時敏字曰子來俾爾深省爾性不慧爾生不辰無爾藐聽誨言諄諄有母未終有婦未乳二十四年湓先朝露往歌來哭如此中堂如朴未滴無常斯常三旌非榮百年非久涼彼九京同歸茂草崇山之阡爾惟大還神奇攸復於萬斯年

族大父以鑰公偕孺人程氏墓誌銘

浙中稿

自不佞爲兒時宗人聚居者無慮萬指矣始宗人居柘源柘源者馬源也聚手拮据者三之轉徙而

居羅田手拊千者五之久者十七益其盛也然自始遷之祖下達至大父行董董五易世耳大父之兄弟若而人總者若而人今所稱以鑰公則吾大父之兄而總者也始大父壯不宜子益強而舉子一人曰封大夫封大夫壯不宜子益再淪年而舉不佞不佞之始生也以鑰公則及見之發祿祿而摩其頂謂封大夫善視若息異時亢吾宗者必是兒也封大夫唯唯一日有事宗廟進大父而與之言如其謂封大夫大父唯唯大父歸而命封大夫

載其近者則自子善公始子善公之遷羅田也舉子四人其三在羅田其一在馬源曰今後世萬子孫無忘馬源也居羅田者伯曰以清公叔曰以原公季曰以升公居馬源者仲子也以原公生功功忭生尚衡尚衡者公父也以升公生功復功復生尚明尚明生邦傑益不佞大父云公生而魁梧有奇氣公大父功忭愛異之稱其家兒也始功忭不爲儒然多質行長者會里中將漕赴都下功忭當行於是上將漕者名太守太守謂能後數數召見忭禮遇之間則訪以時事見重如此太守者孫公廉吏也郡之人尸祝之功忭卒公始勝冠於是家人之產削矣公乃卽父謀謀所以治生者曰山有水主則度之父有基子則拓之鎖不敏柰何棄先人之業而從窶人子遊乎乃入窄源山求大父所舍吳公使主之當是時吳公則起家逢衣舉進士公既至問知爲功忭孫大悅之乃爲部署傭作倉頭悉伐山木胥水欠一背水暴至大水乃行公乃入謝吳公從始至竟公行與公語未嘗不移日

也遂下浙江從租僦市之收息三倍公歸初公所娶潘孺人者卒於家公之姻請爲公繼室公辭久之歸自浙江道遇孫長公於途長公目攝之曰異哉此子此吾故人功排之孫也公跪而請長公長公進公前而問故公曰僕少失婦始欲議程氏婚程氏翁則難之於是長公曰有子如是不難請程氏婚有僕居間不難得所請於程氏程氏今許子矣於是程氏女竟歸公是爲程孺人孺人治家嚴事舅姑謹與先後信諸米鹽靡密一切以身任之

卽臧獲最下者必察其情衣食之人無間言者公以此無內顧憂得一意從事賈人賈人雖仰拾願取無忘錙銖然公以信義勝初遊構李山羅錢數千緡市豪易其少年也將齎之米且盡襍以糠覈然反倍其出者五十釜明年公再來市豪者將復荷公公悉出奇美補償之無所負進乃始知鄉之出者果倍也而後愈益德公嚴事之公識時物知取予雖重失利然不侵唯諾於人一市間然待公一言而定然以專利而欲渝盟卽千金不難敬職

棄之矣公持議平畫策奇然多大畧卽鯁鯁利害不動嘗從舟遊抵孟河舟且覆喪資斧者十五公脫身免徐曰固也是善操舟得無傷人卽足矣安得封侯比乎已至錢塘錢塘饑某子甲者請公錢貸之已而有勸公勿貸者公曰不然天灾流行何國蔑有吾懼不能厚國謂厚身何於是卒貸之明年復饑貸者不能舉其券人言公當責券公曰不然天灾流行何國蔑有吾縱不能厚國謂厚身何於是卒折其券已責之後復至錢塘錢塘人德之

矣德之斯償之公或謝無券人終不以無券故負公此豈所謂饗其利爲有德者耶何遇公異甚也公始遊吳越繼遊荆湘再散再聚千金所至交懽其大父行及樂與賢士大夫遊賢士大夫亦無不知公者以此爲間里率間里之人多稱之居父喪哀毀踰禮益病而不能起者三年程孺人請曰父喪而毀人情也如不起當如老母何且何以慰大親於九原也於是強起之從形家得吉壤將營宅兆焉公之季父謂公曰吾與若翁手足也卽而翁

封一杯土耳當棄吾兩人度外乎何手足之爲也於是悉聽諸父益溝而合墓者三勿離之公既襄大事乃治廬舍公日雅遊吳楚而程孺人居中家道殷殷起矣益渝年廬舍乃成然程孺人不宜子壯而後舉子一人曰儒是時公年四十有七矣將爲公置側室也再渝年而程孺人復舉子一人則今所稱太學諸生仕者也里中聞公舉子兩丈夫則持半酒來賀曰公富而施孺人能而不妬是爲足以兩丈夫子夫久之復舉鹽筴吳中吳中人士

素已德公矣公持大較不數數刀雖間人以故益德公而公亦以此爲鹽筴祭酒居常有者十三進者十七然公終不以故貶施當是時閩人某者鎮吳中吳中賈人遇之多被螫至於公卽不問賴縉紳之士遊揚之名以此益聞吳中公歸而皓首偕孺人老里中里之人望之未嘗不舉手加額稱其爲百歲人也長公子六人次公子三人程孺人嘗言吾常夢二子十孫今何九也已而次公之腰吳氏復舉子一人益孺人之夢不爽云當次公卒業

成均時則數以文學舉高等及數數推上孝廉顧後次公於是次公之髮種種矣而程孺人亦老不欲朝夕遣次公 令甲諸生遷上舍者法得補郎吏員郎吏位卑奉薄諸生往往乾沒其中而次公性廉平不肯就吏於是孺人復念次公重遣之乃卒葛巾野服營菟裘而請老則孺人之爲也公生某年支干卒某年支干享年八十有八孺人生某年支干卒某年支干享年九十有一益後公卒者幾年以其年月日合葬某山之原其位某其向某

至其子孫嫁娶狀備矣遂爲之銘銘曰秩秩漸于奕奕羅山遵被甫田我族居間濟發其祥五世其昌我大父行莫之與京不顯惟公無念厥祖經德不回是遠服賈服賈維何惟吳與越暨於湖湘好行其德其德不顯天鑒在茲子孫繩繩勿替引之新阡纍纍爲岡爲陵爲方處士爲程孺人滄溟維山高岍維谷於萬斯年銘焉攸鑒

方初菴先生集卷之十一

新安方揚思善著 櫛李門人許應培校

祭文十三首

祭房母文

山中集

於惟房母天何奪之速邪吾聞令公之生也母育之其結髮也母教之今其以南宮起也于母重有華矣乃既承 天子命爲吾邑吾邑之僵者立蒙者發跼跡者引伸而強梁者折懾其爲父母于茲邑弘矣微獨令公乃吾民之沐其德而觀其化也

方初菴

有不真以爲父若母者乎卽房母之非吾出然心乃依切之矣當夫令公在政提吾民而噢咻之農者爲藝賈者爲負居者爲桑爲麻而其秀者爲詩爲書以業其職而供其賦稅固將載歌謳以歡吾令公而令公之母在焉又將汗手足發意氣以獻其所欲于庭而日斤斤也令公視吾民豈不誠然哉今天不慙降凶令公令公遂以憂解吾邑於乎令公何不幸弗克終其壽養耶斯民何不幸失大母竝失父母耶父子天性蓋自古記之矣令公之

去也豈忍棄吾赤子哉乃大母恩重卽捐黃綬乘布車鳴啗于苦塊之上且不足以云也爲吾民者爲位而奠攀車血號雖一飲瞬猶念令公不覺淚殺殺下也於乎令公之撫吾民亦彌歲月耳且其繼繼于民焉若此矧大母之于令公固鞠其身者乎於乎痛哉令公去矣僵者復仆蒙者復困跼跡者強梁者又相將億矣天吊吾民 天子念吾民或將得如令公者來也吾民豈不終幸哉雖然良保月易不如慈母之久而安也大吏日行不如良牧之日近而親也吾民既安令公矣乃天又奪之而倏焉以去卽如家老旣逝隣丈弗親惻然慮驕奴之見傷也且不暇而暇思嗣親哉吾以是益悲令公之不幸未若斯民不幸之甚也於乎痛哉予櫪下駒日懼折轅泛駕乃承令公輿而進之誠哉增價一顧者今且當之千里矣乃始鈎衡入市而伯樂旋棄策焉以去柰何哉柰何哉予旣傷邑人之失父母又自悲其得知已者而卒不偶也乃潛焉出涕爲文而吊之嗚呼房母其尚有知耶聞鄰

言而有愴耶知孝子之在旁耶經不解而思親耶知赤子之在望耶食不咽而思君耶於乎痛哉

祭古泉汪先生文

嗚呼先生今其已矣先生生于人世七十有九年齒則延矣視人士之斃斃者得歲月或引或促其生死先生顧盼間者踵踵也先生視之且若朝暮然先生寄人世安且久今其歸也適矣先生豈有嘆哉顧余在先生若不釋然者先生醫者也挾策遊吾鄉間凡二十有三年諸羸且痼願求攝生言

太倉

卷一

者就先生若羣兒之望乳媼也先生仁且惠凡有就意輒向憐之一指顧輒得其症液之膏之艾之石之惟所宜施施不妄危者息息者康歲登理效纓纓也先生試其術習矣諸有療者輒驗驗且饗雖厚薄不計遇貧病者輒憐而捐之意豁如也予嘗習攝生者矜其術自以無競每遇病必貧富問始行入門得厚贄始一發視視病幾微無他端必危言主人以要大利予遇若輩多矣其視先生大氏何如哉且先生長老茲術中其爲見也卓矣一

聞病言輒戚戚若不能効每一投劑則廢晷食以思既思則竟病始終行其術不甲乙易爲是受診治者無旦夕效然終竟得生則先生之賜也嗚呼悲夫人有子弟病者不一視視而不戚戚慮豈人哉然視而不已舉而付之良醫則已矣今先生受所付輒不自安入其幕按病人苦樂不絕口問視爲下行爲徐寢食爲思須病已廼置此其視病豈啻若子弟然哉嗟嗟先生其有德于生人渥矣先生爲人周且正諸與處無論久近率春容坦夷無蒂芥獨業茲術淹闡闡不顯其聲然先生宅心仁持量宏操術甚公以溥故諸衛生者咸受先生賜若其術然而忘乎其爲人嗚呼操濟人術理生人至使人忘以嬉此其爲人豈暇論齷齪以術自取活者哉先生仁且壽不足爲憾獨余獲侍久一旦見捐几衽以歸則夫今之世有所請者不得承先生惠而思何如也嗟嗟悲夫先生已矣先生之功始而忘久而思鄉人思公今茲始矣思之曷能起之興言出涕曷維已之緘哀遠吊先生其睨

太倉

卷一

之

瘞露骨祭文

中州集

出自西門禱雨蝦蟆之泉過見城壕隙地白骨四布心甚惻焉爲之買棺聚而瘞之祭以香炬而祝之辭曰於乎爾生不辰獲禍于天後先相瘞不知何年狐狸過之牛羊牧焉旣破爾封遂發爾潛白骨晝露精魂夜寃我來見之深爲爾憐聚骨一棺瘞城西偏昔也異丘今也同窆爾無號怨庶幾歸全非余意之行路同泣掩骼埋胔自古以然尚

祭許襄毅公文

於乎予讀九邊論一書知公之用意遠矣諸縉紳彈指國家事未嘗不在北方然至其所立言則類懸斷臆引或迂大而無當能言矣措之于行不爽矣然又病於肘後之持於乎孰謂公之起當時也獨不然哉予生也晚又僻南服弗克及公之世而與幸也今公之歿幾紀矣而予始來乃哀榮之典始下又出中書省貴臣督之營封鬻焉蓋旦夕櫬間左以奔走襄事如公之新喪而民之蒲伏焉以

救之也則予之於公也爲不後矣於乎公蓋世家子才遠而文躋華據要而安公何所不足於胸中哉乃朝夕皇皇爲國遠慮若其所賦詩歌今言其誅猶業業然動人者蓋公之于國才而不有功而不居身安危而不言至今邊徼之人猶能言公之狀廟堂之上猶能議公之勞者師故老猶能論公之世而擊節乎中州也於乎公豈所謂後其身而身先捐其身而身存者乎即今之榮卹可徵已當先帝時公蓋以世臣擁重兵於外上功司馬門者數四而未間也時先帝有意北方諸註誤者率先及焉而公弗逮蓋公之受知先帝久矣今上卽位大視舊臣功載乃遂承先帝德意而省行之於惟休哉予聞諸道路先帝神略今上神哲非神略不能用公于危疑之秋非神哲不能顯公於沉晦之際於乎三世五公兩朝累命若公者豈特爲門戶之光嵩洛之慶哉其昭有道雪舊臣崇激勸振華夏又曷有旣焉則予於見奠也其關大矣公之功勳在王室精神在宇宙貽澤在

後昆其於奠也蓋無不格焉則予今之來也安知無御冷風驟祥雲而上下乎河濱華麓間耶於乎大哉非公其孰爲之

祭少師楊虞翁文

嗚呼少師公之生也豈非鍾光嶽之英關盛衰之運天下屹然以其身爲安危者哉公執筴起家甫弱冠則從先少師公受事三秦是時先少師公方修卓魯龔黃之業名震關中乃公猶然自樹軼芳駕而馳驅至今三秦榮之傳述宇內古稱忠貞世

篤非耶公居縣日立萬人庭下剖決不殊老吏至受成先少師公卽跽踣如書生猶懼督過此其忠孝則天性然哉居頃之先少師公執簡入計事行衣繡持斧出行郡縣中公則以年未及壯也遂召入爲司馬郎時司馬方視師東方則以公出公每至則輒有所彈指諸材官將吏不畏司馬則輒多畏公曰司馬易與耳至如郎者腹中皆甲兵也郎卽在事若曹可復肆耶比事竣反都中都中之人藉藉指司馬郎嘆美矣然公卽恂恂在署中無異

諸同舍郎卽亦以此大推公是時先皇帝方在宥天下獨時時伺察諸公卿間以故雅知公謂公能吏不宜久在郎署乃奉簡書出視學山東山東古鄒魯地先聖生于其鄉以故習博士業者斌斌大都文學公益推明聖道務以作興砥礪至今出門下者多得察孝廉爲時名卿則公作興力也其後遞遞進貴秉鉞開府漁陽時北虜猖獗邊吏日以告侵先皇帝倉倉多公謂公重臣不宜久勞行間乃召入爲司馬當是時也虜持兵入寇者日以萬計烽火達於郊關人謂微公則關輔且不保矣嗚呼終先帝之世精兵良將多在北邊匈奴數犯而數遯去固一時開府諸臣能也要以運籌決策令在事者遠遯受功非公其孰能尸之然則公之關社稷者宏矣而今其已耶公爲司馬幾年輒遷吏部已在告家居輒起司馬已復遷爲吏部蓋前後位上卿者二十年徃矣乃公之齒逾長神愈王卽歷事三朝直與書生不異天子方倚公爲元老爲阿衡一時在事諸臣無不舉手讓

功鼓唇頰而頌盛德也而今其已耶公之爲吏部也都人士無論識與不識莫不嘖嘖巷語爲邦人休其在外服交相報其所知謂吏部者楊公果若人言諸野人女子絕口不及朝政至傳說吏部則猶知有楊公時時稱之嗚呼此豈易得哉公以身負重望承國恩典文武選者無慮十年海內之人卽以百歲爲公壽猶然少之也而今其已耶往袁州之亂諸善仕者喁喁率先荷重要以工諛效諛波流茅靡久矣如賈豎日評贊駟僉間奄焉籍名博士無不揖讓者乃公起而振之儼然不滓一時士風大氏皆變此豈航航循簿以序進羣吏者所能致哉非公其孰能爲之嗚呼當羯奴首禍都人戒嚴有能係單于之頸懸致闕下不難以萬戶捐之蓋先帝厭此久矣此時不可無公北方既定二孽內訌穢穢我人才搖蕩我舊章剝落我人民淹棄我名德籍令二孽猶在國家謂何耳此時不可無公先帝末年恭尚玄默隆慶之季矯枉過直幸賴祖宗在天之靈起廢舉遺不替

舊德諸紛紛者賴以調停此時不可無公公以耆年淵德方與一二元輔協恭贊治內則百僚師師外則庶尹烝烝庶幾復見宣德弘治之盛此時蓋尤不可無公也而公乃已耶嗚呼公有子四人長公以名進士起家視學中州既乃入爲太僕次公射策武科登上第已帶劔典禁兵仲公復舉進士高等待詔公車季公治博士業駸駸者名三晉卽以計偕走闕下直旦暮間也公以此四人者事君公足以老公所取文武士無下千人或爲干城或膺民社大都有樹一時先後均之公以此千人者事君公足以老公爲司馬日侍帷幄爲謀臣至今島夷辟易匈奴稱藩此百世事也公以此百世之計事君公足以老夫廟堂之上不可無公者四泉石之下公足以老者三然不可無公而公則亡公足以老而公不待悠悠蒼天此何爲哉嗚呼自先少師公起縫掖至于長公蓋三世列顯顯矣先帝操下廩廩獨少師公得當先帝優功名終北卻強胡南平海島長養成就一時文武兼列以待

所不知者何人公以此持獻 先帝地下足矣公
師百世長公仲公繼起而役社稷門下之士相與
輓而推之共修前烈與國咸休則少師公貽之也
公已矣朝廷之上猶能頌公之德邊徼之外猶能
術公之功公之子若孫猶能繼公之業食公之報
無窮萬世之下竹帛之間指公名字而追思自以
不生公時爲憾者又不知其凡幾也然則公之所
謂不朽者宏矣嗚呼古稱銘鼎紀常配天而作元
祀非公其孰宜居予生晚不及事少師公猶幸得

爲長公屬吏則其于少師公之逝也宜莫能已其
嗚呼哀慕之私於乎哀哉尚饗

祭雙堤劉太公文

南署集

緊大塊之混成兮薏鍾美夫令人先賦以嘉則兮
復申命以靈均擊皇初之妙質兮睹寥廓之無垠
酌天府其葆光兮備純白而恂恂際黃虞之在宥
兮蹇獨和夫天鈞抱箕山之姪節兮紛嘉尚其焉
臣佩江芷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嶙峋緝菱荷以爲
簪兮擷皋蘭以爲純朝發軔於瑤圃兮夕稅駕乎

天津飲沆瀣之飛液兮餐瓊靡以長年叶羌既好
此奇服兮蹈禮義其無愆叶衆富貴而雜處兮惟
是程乎先民夫惟潛德之弗耀兮鍾麟趾之振振
曾地龍之迭奏兮洵公子之美且仁自古在昔兮
楚材爲珍伯也雄飛兮推轂時論既從遊而勸駕
兮策皇輿其駢馳信馳驅之有範兮展容與其絕
塵典皇墳以吹藜兮巡淮甸而埋輪美章服之煌
煌兮歸譽命乎嚴親蹇周覽此南服兮曰余朝夕
乎承顏叶出既宣此皇威兮入高堂其告存叶苟

仁壽之未艾兮將忠孝其兼循夫何昊天之不吊
兮隕秋風乎大椿帝下戒以巫陽兮聿逍遙其上
賓路曼曼其蒿里兮靈遙遙其九原叶嗟侍御之
孔亟兮摧五內其若焚叶遙布車之麟麟兮歸襄
事乎江濱叶咄嗟此邦之人兮慰藉公子之威信
叶既扳轅之莫及兮事公子其何因悲來者之不
作兮思逝者之日湮采芙蓉兮木末攀杜蘅兮水
濱挹椒漿兮北斗薦桂酒兮芳芬叶望靈輻兮敬
奠荃尚鑒兮明禋重曰三湘之溪七澤之都毓元

神些依古以來恢愜愜產異人些滔滔江漢實
生劉父洵天民此有美公子來句南服播陽春些
天不慙遺奪我壽耆若角崩些公子扶歸誰其
嗣之涕泗頻些我酒既清我看既珍寫下陳些薤
露薤露歌以唱之噉蒼艾些靈胡不歸以正首丘
反其真些于嗟邦人蒲伏徃告來遂巡些尚饗

祭故少司馬吳公文

吁嗟嗟兮哀哉公以敦大之體獨智之資潛心於
六藝之林旁覽於百家之詞託虛舟以馭世能致

祭

祭

柔乎嬰兒先人後已重積薄施其學宗乎孔孟而
用惟其時其心尚乎義黃而知守其雌其沉鷺本
之乎燕趙而不吐不茹其精華得之乎南方而有
猷有爲允矣君子展也先知台衡在壘流輩共推
昊天不弔哲人見萎吁嗟嗟兮哀哉公之筮仕也
二紀而渝公之歷年也躋艾壘耆綽乎若姑射之
容頽乎若畏壘之尸與木鷄乎比德與猶龍乎同
師治越越理撫梁梁宜傳循吏者彈乎竹帛紀方
岳者銘乎鼎彝在天下方籍之爲口實在我公則

視之爲土宜此真昭代之黃耆百世之龜蓍胡河
清之不俟惜墓木之見悲九原莫作二豎何之典
刑已矣空墮裳衣吁嗟嗟兮哀哉皇皇司馬燮此
簡書踰關絕塞薄言視師僂僂徃駕累累言歸何
恙不已賜告踰期千里凶問載信載疑竟成長
逝若之何其某等後先從事範我驅馳推之挽之
周道委蛇我思古人文其在茲不慙遺老涕泗交
頤既絮我酒既炙我鷄陳詞踟躕真靈其鑒之尚饗

祭吳黃門文

祭

祭

於乎徃所稱吳中博學善屬文者豈非吳君哉君
自結髮受博士尚書試縣官輒舉高等蓋誠千里
駒矣以彼其才決筴而鳴當世第令賈董復作猶
然掛讓其間于今人何有乃今籍名諸生累十餘
舉不遇其胸中恢愜愜則誠多奇其屈首下帷
者數矣而後乃今得一逞志于吳褒然爲諸生冠
其取分也後矣此果謂何哉長沙遠覽江都締思
亦既遇主矣猶終其身焉無成彼其中誠有所扼
之者也以吳君之才不及蚤發猶當晚成何詎知

十年決拾一發飲羽無所柅而卒中蹶耶 國家
需士爲急士得占一藝者自鳴鼎鼎綬綬猶撥之
也吳君不難探一藝以鳴世豈非資適逢世者耶
乃卒踰蹕而行齋志以沒者何也昔伏生逃秦晚
而授夏侯受尚書義乃在扉中彼或晦而章或
誦而信此積厚流光之說也吳君踰伏東吳亦既
晦且誦矣 主上嘉君博雅方置君乎交戟之間
令得以典謨訓誥進焉何進未踰月而竟長往耶
且也螻蛄罔秋朝菌無昔鸞鳩榆枋鵲鷦一枝何
以故其受分未宏其器誠有所極也乃若冥靈大
椿天池之鵬彼將基年而植百年而共息以六月
扶搖萬里將不知其所從始又安能蚊蚊蠕蠕計
朝暮而度尋尺耶人謂吳君厚積而薄施蚤索而
晚獲彼且爲冥靈彼且爲巨鵬而今也三歲行間
一月瑣闥攝衣而往衡縫而歸蓋逾旅之宿不勤
于此矣胡才若冥靈而與朝菌齊壽耶胡力若巨
鵬而與鸞鳩絮飛耶於乎跡也死利夷也死名等
死死名爲不朽耳以吳君之才第令善仕而遇合

錦衣美食貴至公孤極矣卽百年猶一日安在其
長不逝也今也爲學吳中吳中之學士先生嚴事
之爲政趙衛趙衛之民尸祝焉入燕燕之賢豪長
者爭願交驩吳君庶幾吳君識我此有焦神極能
耳終不餘力而讓名矣而吳君獨得此于斯人也
謂何哉豈非吳君自成不朽者乎且夫五帝之聖
焉而死三般之仁焉而死十亂之才焉而死七十
子之學焉而死而學士多稱焉語云死而不亡者
壽茲皆所謂不亡者乎而吳君者尚友仁聖學廣
而才且全雖未及流光其積厚矣吳君有靈且籍
此以瞑目何汨汨也聞吳君有弟若子足世其家
安知流君之光繼君之志不在其後之人耶吳君
遲之蓋僂僂上游矣余輩誼在同升聞君之訃而
不及祔也則泫然以悲澗毛潢汙聊以爲奠魂兮
歸來其尚洋洋乎飲饗之也

祭仲山王先生文

於乎公受博士尚書起屋邑而師縫衣者流不知
其幾十百輩矣仕于時所治有聲 朝廷方倚君

爲柱石臣而公顧毅然請老也蓋僂僂乎歸休者四十年往矣此豈所謂以道視身而座視軒冕直視天下者與將所謂難進而易退明于人臣之誼者與抑所受者大所漸者遠而不屑小試與無已高世之才天將假之以陶鑄當世士而不欲究其用與不然公自弱冠起家四十而籍奉常卿翔乎六曹之間所以勤公家著聲稱者豈不斤斤公蓋有意于用世也已七上公車一何勤也晚登仕籍一何蹇也朝司徒而夕司馬又何淹也中受命爲憲大夫簡書之謂何而翩焉在告又何勇也淵哉穆乎公之積慮以吾莫知之矣謂公爲晚成耶胡弱冠而雄飛謂公爲善仕耶胡爲龍而爲蛇謂公爲狹當世耶胡偃蹇耶署而不敢敖人以六所不知謂公爲慕榮名耶胡簡書朝下而夕遽尋其初衣公之才如杞榦栝栢厚積而薄施公之道如泰山喬嶽胡後出而先歸公之用如鷺鳥之將發胡深藏而願違公之量如滄溟之夙茹胡酌焉而不盈終已受戒于漏卮於乎達士有言無受天

損易無受人益難蓋余觀于公而後知其庶幾矣公也游心于澹蚤杜德機功有所不就才有所不爲矯焉若冥鴻之橫絕見焉如威鳳之羽儀樊籠不及排矰繳不及施此豈若犧尊之致飭無異乎太樸之自待黜聰明于混沌挽茅靡于猗猗世皆知有用之用公獨爲而不宰以貽所不知者何誰天乎不得損人乎不得益公殆其人乎非與於乎公以其學則昉于言游公以其年則過于宣尼公之著作士方列爲鍾鼎公之行誼世方視爲龜著

有子象賢與論攸歸德音不瑕邦家爲基然則公之所用于世者又無已時矣余輩後先通籍情如故知聞公之訃涕泗交頤哲人萎矣若之何其緘詞遠奠公其鑒之尚饗

祭封光祿劉公文

代作

嗚呼公之先在唐爲伊耆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在晉爲范氏范氏以此爲不朽豈不誠然乎哉乃叔孫氏以謂不然何也夫叔孫氏之稱避矣有如潛德弗耀有言而左功

此不于其身即于其子孫耳安在其不世祿也且也伊耆氏之有天下也非叔孫氏所謂不朽者哉媯汭一禪天祿不繼非御龍豕韋久矣其沒沒矣君子曰明德之後必生達人兩漢而下蟄蟄繩繩其斯爲不朽之徵乎吾鄉劉光祿公蓋所謂明德之後已方其始爲諸生也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可謂有其德矣操觚授簡矜乎仁人之辭可謂有其言矣獨其所謂功者未見耳要以操行廩廩不詭不隨表士士端居鄉鄉化孟氏所謂守先王之道

本集

卷一

者非耶則公之於三不朽也不啻具體之矣而公也猶然困諸生間更十餘舉弗遇楚信多材乃公猶稱連狝卓犖者哉詭遇未能獲于何有蓋自古嘆之矣自公舉丈夫子卓犖多聞結髮游鄉校間聲名藉甚公乃始釋冊嘆曰吾有子矣吾將遺之一經以報官家所謂不朽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無多讓焉居無何廷尉君起縫衣對公車矣無何佐天官司奉常矣無何歷光祿入廷尉矣譬諸農然光祿公穠袞之廷尉君粒食矣譬諸獵然

光祿公摘角之廷尉君擊鮮矣公也白首君也青衿公也敝吻君也千里此果謂何哉殖穀者以期年殖木者以十年殖德者以百年其殖彌久者其報彌厚也公之殖也久矣自公之先世固已培之而廷尉君之貴也食其報方始矣公將執左契責諸天以遺所不知者何人而豈特一廷尉君哉由斯以談公之不朽在其身公之世祿在其子孫也審矣今之七十年也烏足爲公壽而其卽世也又烏足以爲公悲然則余輩之所爲戚戚者老成逝

本集

卷一

也爲不可起也典刑替也爲不可式也縣官方鄉用廷尉君而廷尉君奄然倚閭矣此余所爲戚戚也公方御風乘箕逍遙乎祝融之墟均天廣樂翱翔乎洞庭之野七澤三湘反其真也澤蘭湘芷薦明禮也郢調已欽操南音也僊僊來賓憫故人也墨墨楚雲悠悠我心愧余未往公其鑒忱也尚饗

祭馬相公文

維年月日文淵閣大學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馬公卒於京師訃聞主上震悼賜祔若賻易名一

惠他所以哀榮之典視昔有加禮也門下士某某
具官南服弗克臨則束芻絮酒介行李往奠于堂
而授之辭曰吁嗟嗟乎哀哉若吾師者所謂百年
之名世皇國之維楨者非耶粵自大河爲塞終南
爲屏帶涇縈渭太華崢嶸斯天府之最勝上世之
所謂湯池金城其山嶽巍以勃舉其水浩汗而澎
洶其人沉鷺而磊砢其風博大而雅馴自 皇圖
之光啓暨 列聖之忱恂歷載禩之二百質文武
其斌斌乃若受 三朝之眷命輔 少主于昇平
則未有若吾師之忠厚正直得尚中行者也吾師
起家遂拔卒業麟經衰然首舉濯濯厥聲時則謂
師爲賈生與董傳著文望於西京及其陳治安策
天人賢良高等學博詞宏校藏書於天祿備顧問
于承明時則謂師爲淵雲之爾雅爲子政之忠貞
肅皇之季士風靡靡文章大都澆漓而亡淳師也
荐甄多士斯文主盟黜浮崇雅先民是程對非不
遺于下體桃李含滋于陽春時則謂師薄季長之
家學重伯起於鄉評皇皇辟雍 天子以養賢士

禮老更師承簡在中心屏營典樂敷教攸叙彝倫
庶幾乎虞之后夔登翅爲漢之桓榮抑抑秩宗以
典三禮以交百神僉謀惟師爰列春卿罔不夙夜
惟寅惟清依稀乎伯夷之敬讓卑視乎叔孫之逢
迎當是時也有輔有拂有疑有丞股肱耳目洵美
且仁 帝命宗伯汝左右予爲德爲民於是乎朝
夕靖共不有其身順布若天之五氣都俞若舜之
五臣旣而呂公告老 帝命用申咨爾多輔欽哉
四隣夫何昊天不吊奪我老成遊觀九原夢奠兩
楹鳳鳥不至鵲鳩先鳴昔姜望之皓首輔二后以
配天在公孫之晚達延令聞于平津斯皆保功名
於末路下膏澤乎蒼生胡我師之宿望蚤受知于
帝庭賢雖徵於夢卜功未副于輿情懷一德以末
逝嗟莫起夫阿衡霖雨懷其未洽乘箕尾乎上征
維我 皇之在御天祐命以孔純爰薦生乎夫子
寔河嶽之降精伊三事與六官咸協恭以同寅胡
一籌之未運歟二豎之見嬰豈皇穹之無意乎嘉
生之不辰吁嗟嗟乎哀哉裴雖千金一腋委塵大

厦渠渠梁木先傾道有爲之興廢身實係乎重輕
豈歲事之在龍抑司原之獲麟某等不佞實藉陶
甄聞師之計中心斃斃非夫人之爲憫惜予衷之
怛怛蓋上以爲一人哀悼下則以爲元元震驚
若夫遺書可讀不啻荷薪則公子之振振者在高
山仰止景行行止後死者將儀刑焉終不令泯泯
已也某等何爲悲且論哉於乎椒漿蘭藉情則真
矣一昔千秋吁重旻矣帝臣格天亘古今矣億億
乘風鑒明禋矣吁嗟嗟乎哀哉

祭汪母太淑人文

維萬曆六年歲在戊寅秋八月之二十有六日左
司馬汪公之母太淑人胡氏卒于家既成服閱月
矣其姻家子司農屬方某受事署中弗克臨則炙
鷄絮酒命其子時化哭諸其室而授之詞曰於乎
是爲汪母余里中所稱太淑人者也豈不至賢哉
當太淑人歸封司馬公時實生司馬及子仲貴盛
矣母嚴事司馬公及老白首不替司馬公亦以嚴
憚不啻如賓司馬頃在告居子舍中兩老人起居

適矣而嚴特甚人謂司馬公有側室其庸有佚志
卽近幸側室母無乃川軼軼乎然母事司馬公業
逾五十年終身不見幾微之色卽許語不下堂廉
此其事司馬公不薄獨奈何以側室故貶恩乎母
則賢哉初司馬公爲東海遊海上之人或言丹砂
可化爲黃金者僊言也公不難千金致之久之技
且單或驗或否而公尚未屬厭也自壺內外母一
切以其身任之勤澣濯以待公公歸而問故業猶
是也公乃籍故資忘亡非夫母也烏能致是乎母
則賢哉母之偕司馬公老也非鳬鴈不宜非琴瑟
不御及司馬公以子貴三被 璽書之榮微夫人
之力不及此人謂母且休矣司馬公尚善飯諸姬
悉抱衾禍以從蓋油然而意得也母奈何兢兢壺內
一切無所芥華乎乃母之性勤儉猶故耳喜無情
容愠無厲色不啻以嚴事太公母則賢哉司馬起
逢掖歷巨卿出入行間幾年於此矣至其斤斤務
爲名高不隕厥問則兩尊人之教澤也人謂司馬
公賢矣獨念母起田間諸所習米鹽凌雜第令其

子招權顧金錢且甘心焉抑何所受命而好修若是母蓋賢之賢者也當司馬請告歸寧日上食兩尊人所仲子曰奉七節佐之諸孫繩繩以孝謹聞乎郡國卽漢之萬石君家曾以過哉主上方修孝養理天下聞諸儒實行賢司馬旦夕將柄用之曾無幾何而母淑人之疾革矣於乎母德之茂孰如太淑人哉相司馬公卽公之家事治舉子兩丈夫卽大者厚樹小者厚修所厚固殊于以亢宗等耳上方嚮用司馬哀榮之典載在令甲郡

之人無問識與不識且焉樂聞母德而亟稱之母緊鞅鞅也乎哉彼千秋而後宰如墳如雖至貴倨直一丘之土耳要以賢如淑人有後嗣如淑人卽衆庶載之形管籍之雖千百祀不朽矣寧直爲鄉人戚里光哉於乎若母者曠可矣曠可矣潢汗可酌蘊藻可羞眇予小子言念寘昏咽咽而不能休也母如有知庶幾乎歆饗之哉

祭陶師文

維皇帝三年吏部左侍郎陶公卒于京師天子

悼念不已哀榮荐施贈官宗伯加諡文僖司空授綬歸葬有期門生故吏踴躍陳詞越明年始克襄事窀穸永宜門人某等服役中外聞訃孔悲思匍匐之奠往聊爲位而哭之日月不居奄及大期哲人已遠後學何師於是某等相對泣曰哀哀我師旣已不可復作矣今且正首丘封若堂也吾與若受師厚恩擢諸布衣薦之有司其可以無言而默默于茲乎含主之德不宜忘主之教不思非夫也乃相與炙鷄絮酒束帛薦芬馳奠于故贈禮部尚

書陶老先生老師之靈而屬之詞曰嗟嗟老師天何奪之速耶師乃祖乃父世惟忠良厥有成績紀書太常人謂陶氏如金如張幼而岐嶷長而慎重治經下帷文如泉涌人謂陶師如賈如董肅肅世宗俊父登庸褒然首舉實惟陶公在帝左右爲慶爲龍歷事三朝靖共無失聖主幼冲論思宥密人謂陶公爲伊爲畢旣知貢舉遂典銓曹桃李若狄啓事如濤推賢讓能爲我心勞溫溫恭人吉辭惟寡德行顏曾文章游夏我皇用豫推

師大雅一人有道二后同心經筵進講猶其德音
程范有作師其所欽不怒而威不言而信 朝廷
有人四夷歸順韓富之儔聖師猶震嗟嗟我師實
惟周行百辟具瞻莫之與京昊天不吊夢奠兩楹
身繫安危計存社稷梁木其頽典刑焉式朝野傷
心靡識不識眇予小子雕垂見收惟恭惟儉誨女
同遊言猶在耳欲報何由嗟嗟我師薦賢爲國我
則非賢業已任職正學匡時以警師德潢汙之水
澗谿之毛千里緘哀憂心如熬幽明路隔景行山
高嗟嗟我師有子濟美以子事君鞠躬無已九原
有知可用懌矣尚饗

方初菴先生集卷之十二

新安方揚思善著 雋李門人呂元學校

祭文十二首

祭世母吳氏文

南署集

於乎世母之卒也益庚寒暑矣不佞聞其訃傷之
守司農署未臨也既而啓殯于庭朝于祖妣矣不
佞又無所與執紼也待命署中弗克解職事以去
思一往哭之原間而草芊芊矣不佞將何所用其
情耶不佞結髮受書母氏見背則從世父之二子
遊二仲益第畜而兄事之予雖不佞既已嚴事世
父矣乃世母則沾沾喜也命伯子曰善視叔子叔
子猶而弟也命仲子曰善視叔子當過而兄無不
及焉於二仲之遇不佞益有加禮矣間執經
從仲仲遺之簋曰茲吾母之所絮簋也日或設醴
曰吾母之栢圈在焉不佞舉手曰敬聞命乃飲必
盡卮不敢以醉辭也噉不寫器不敢以飽辭也非
夫飲食之謂緊世母之命則然毋寧以小人之腹
勿屬厭乎他日客至堂下問知其叔子在也輒喜

雖章具必母親共之叔子去仲或從他客遊問知從叔子所遊也母又輒喜雖出敖不以爲憂知叔子能左右吾兒者也賢哉世母無間視不佞如子益深知不佞矣今乃棄孺子而去也悲夫初世父善家大人世母則善予母氏也於是兩家子相得甚歡矣及母氏卒家大人遊不遂予小子惻惻然一歲中館世父所者十九教者十三乃今遊大人以成名夫豈其材足賴哉嘗諸共梓父植之母苞之世父若母則漚漚而樸斲之矣今雖倦遊尚不敢以一介易其兢兢徒務爲名高耳如二親何何以報施吾世父若母也十年之間不家食者八年往矣家大人日撰杖屨從世父遊猶然徒食徒行安在其封大夫然猶可曰兩老人有子而傳起居適矣迺今吾母往矣曾不克逮一朝之養世母往矣曾不與於哭泣之哀嗟嗟天平不肖雖木石耳寧渠無所動其情哉異時歸從不佞署中過辭世母世母執婦手曰行矣自保吾不及見婦歸矣乃今婦歸而果不及見也寧渠知異時之言遂成承

歎乎哉傷哉母也生無以爲獻沒無以爲含吾何人哉肉食者鄙吾殆鄙也夫吾因世母念吾母而嗚嗚其痛欲絕也世母有知將從吾母地下道不肖之款款惻惻竟弗克從捆載者歸也而遊復不遂則不孝之罪將擢髮不足以數矣又况疏節於吾世母弟其眇小者哉吁嗟嗟乎若世母者偕世父老瞠瞠矣長子孫庭下繩繩矣世父善堪輿家言將得吉壤爲世母千秋之宮畢如也母之目宜不啻與獨恨不肖無以報耳既已無可奈何則漬斗米絮炙鷄於其歸也往哭之原間而告之母如有知其亦無非薄不肖而歆饗之也

祭胡文學君文

吁嗟嗟乎哀哉胡君其竟不起耶月之九日豎子從江上來胡君報我以尺書遺我以茅叢意殷殷焉厚也余發封讀其書如對面談而沃我以清冷也既而問豎子豎子曰胡君安哉獨恨某郎天耳曾未渝夕而君之凶問至其信然耶抑夢耶使者至問知無胡君書怪之及讀君之姻友書而後乃

知君之卒也信然矣君之入都也形彫然羸矣而色笑自若也飲啖自若也余方謂其可以長年而今乃不起耶吁嗟嗟乎哀哉君自蚤歲受書遊鄉校隆隆然起聲譽矣其於以致身青雲猶掇之也乃再試再細細而復試不已也已又復細君曰然所不足者非才也學未博也已而學博矣君之細猶是也則又曰然所不足者非學也時未偶也歷歲三紀而終不一遇豈其時皆非耶於是乎蓬累而行而形始彫然羸矣則又曰吾所不偶者時也吾

本集卷十二

四

將修業有常而取伸於後世乎於是乎汎濶百家明其歸於六籍益時益不遇而文益奇好古者愈益相慕尚也而形益彫然羸矣則又曰吾形雖羸吾神王也吾將優游卒歲將遂成夫一家之言於乎庸詎知夫言立而君不起耶君之志將在四方而跬步不出國門君之業將在萬世而諄諄者不踰五十此果謂何哉大塊載我以其形勞我以其生生之不全形之不修有昊之謂何此以人滅天者也其得死也宜爾乃若修身以俟之性不盡不

虛立形不踐不虛生此其於天也不遠矣奈何人之不遠天也者而天顧違斯人哉且也大年綿綿小年填填大智閑閑小智佔佔其修短大小雖殊其歸等耳君操行兢兢庶幾踰高蹈厚者倫持論卽與人殊人無應者益大聲里耳其不合正宜也乃竟不得於人復不得於天何哉豈君之志大矣而操術者非耶抑君之分約矣而所求者奢也夫生也有涯知也無涯君於此兩者不啻審矣君飲不盡一卮食不過一簞終歲一褐有狐貉之溫焉

本集卷十二

五

此亦以有涯受命者也君可謂得全其天而竟弗克年何哉君以覽揆始艾余不佞爲文識之庶幾養生家言挫銳解紛將或有當於胡君也居無何胡君至自江上攀踞拳曲遍謁諸公及與不佞言未嘗不移日也嗟乎清卽不敏奈何能忘大夫之言大夫其識余言冊中予朝不謀夕無俟河清矣吁嗟嗟乎哀哉庸詎知異日者之言也遂成永訣乎朝菌不羨冥靈鶴鵠不圖萬里斯消搖之義也君年已五十亦既有聞矣舉三男子二女子未食

之報將以貽所不知者何人勝君者視君已無不足不及君者羨君已不啻足將與君等者又若忘其足與不足也君何哀哀君何爲也哉江芷可藉行潦可酌聊以慰薦君於九原非敢效兒女子鳴嗚恒化也君將與日月兮齊光與山川兮比壽寧獨無洋洋盼蠻乎哉

祭鄭封君竹坡公文

嗚呼語云明德之後必生達人以吾觀於鄭封君家豈不誠然乎哉鄭君世家舊京其居在鍾阜之

本

本

西石城之北有山西北出而雄峙者大類俊倪倅號獅子山云獅山之南有沃土焉宜竹宜木下者乃宜桑麻諸山以外則所謂岷山導江而東匯者也鄭君家其中據勢擇利而授農桑益所居多植竹因自號爲竹坡公竹坡公其天性孝友人也鄉人謂公居舍地履舍道終身不求聞焉而老竹坡將所謂天與善人非耶其猶將有待者也無何舉丈夫子一人則吏部君是已吏部君始生時無日不討典刑而講之自弱冠以往益明習當世務所

占屬無非格言君乃猶然諸生即鄉人所以謂竹坡公者猶籍籍也公有子矣猶弗克蚤自知名當世倘所謂天與善人非耶其猶將有待者也居久之吏部君舉孝廉上公車以進士高第攝理東土又三年察廉爲郎乃始入司空署課最入司馬署以恩例得封竹坡公如子官會大宰之屬缺君乃補吏部尚書郎鄉人曰嚶信矣以竹坡公之居舍地履舍道也而不得一登仕籍乃今以有子被譽命也豈非天哉君子謂竹坡公得天之厚也鍾

本

本

地之英也與人之周也其不仕也能善藏也吏部君之事親也其不解也能錫類也不有先者孰開後人不有與者孰光世德則是父子相先後以成此名也籍是三者而重之以世德足以年矣乃翁竟以中壽沒也何耶種種者髮諄諄者言河清不俟隙駒難還高山頽矣仰止奚存將齒角足翼受分固有所限抑祿位名壽大德猶將不全於乎天與善人不於其身於其子孫益予觀於鄭封君尤信乃今年踰七十壽其身矣以子事君壽其國矣

其鄉人歌舞封君之德而日誦法之卽令名且不
朽安在其以世祿爲君家侈也然則封君之靈方
且峙而爲山鍾陵不足爲其高沛而爲川大江不
足爲其波而又奚數數然於一丘之貉也乎哉然
則吾鄉人者之於封君亦可以無憾也已淵谿之
毛潢汙之水底幾不昧惻公九原公也不忘首丘
其亦無薄予鄉人而歆饗之也

祭方母林宜人文

嗚呼士君子負四方志游大人以成名斤斤著忠

卷之二

人

孝節非獨其丈夫賢也益亦有內助焉以余觀方
大夫起縫衣守桂林入爲民部無論文學操行乃
臣業蔚然在人耳目非夫游大人以成名斤斤著
忠孝節者哉及余入署中得與大夫同舍兩家子
相識其業以筆研相成於是號爲通家矣大夫舉
子三人其一在抱余舉子者再再與其子同生及
其相屬爲文辭偉哉泠泠乎大夫子之爲文辭也
益吾兒亟推之乃大夫子退然如不勝亟視吾兒
於是兩家子交驩視吾兩人者特甚一舍中舉奉

卮酒爲兩家壽也吾兩人受博士尚書先後出牧
已先後入計曹於是兩家子交驩推本所生則兩
家母又數以榛栗筐篚相問遺益世所稱莫逆交
第丈夫能耳知子之來雜佩以贈非宜人素秉女
德庸詎能勤禮若此乎往吾兒對其母則亟稱方
母賢不虛矣及宜人病大夫子輒告吾兒吾兒輒
歸告其母也問之已病少閒大夫子亦輒告吾兒
吾兒輒歸告其母也問之少閒矣大夫子何不出
也曰病尚未瘳也亟問之今何時也大夫子亟憂
宜人而宜人竟不起矣亟哭之微獨吾兒卽吾與
同舍郎亦數聞宜人賢而亟傷之也則往往易幾
而哭之哭之而大夫辭也曰無祿中人逢天之威
佞誠心傷之顧二親在堂色養謂何耳不佞其
得受私帛敢辭辭之而同舍郎詎重違之也緘
炙鷄而奠焉嗚呼宜人相方大夫出入四方距
六始舉之年至於卽世益三紀爾矣舉丈夫子三
八女子二人玉立蘭馨閨內言言如也肅肅如也
卽云不知其婦視其夫不知其母視其子宜人有

賢徵矣矧兒輩所稱母儀猶然卓卓者哉嗚呼往
大夫治經有士譽則宜人以鷄鳴相之宜人賢哉
已治郡廩廩有民譽則宜人以保子相之宜人賢
哉孝養二親友於兄弟家庭之間無間言則宜人
以中饋相之宜人賢哉入爲度支稱詩屬文所交
多賢豪長者宜人至脫簪珥佐觴無已時宜人賢
哉宜人於女德備矣修於行短於年富於人壽
於天蒼蒼之謂何何賦命之奇也嗚呼大夫亦世
家子交身恭儉多義務爲名高終歲厭脫粟之飯

披大布之衣此何以適宜人宜人且甘心焉獨時
時規大夫大都繩墨之言此尤人情所難哉宜人
往矣伯子雅修詞稱諸儒生祭酒仲子讀父書率
歲十餘萬言季子抱觀卜相者前卜者奇其有貴
徵矣異日者挾筴遍興烝嘗宜人語稱吉祚善事
非耶則今之奠也非以抒其哭死之情且令宜人
有知將僊僊乎尉薦於九原也尚饗

祭族父後山公文

嗚呼天與善人自古記之矣太史公傳孤竹氏往

往抵其說不論好事者至今稱焉信斯言也爲善
者懼矣余家自受姓以來代有聞人庶幾語所謂
明德之後者與自十世祖著籍 國朝邇盛邇遷
今其存者三族族無慮數千指業人人殊然其秀
者受書學官其壯者受田間者受十一要以秉仁
敦詒崇禮著信肫肫乎無懷氏之風焉此其大率
也其後文教日盛都人士爭相慕爲名高文足以
滅質機足以滑和久矣夫熙朝之異 國初也雖
吾族僻在南服操斤斤然其喜游者衆倡予和

女其漸靡已然矣是故羣而不已則爭聚而不已
則各相尚而不已則驕相尤而不已則汰益至此
而善人之黨孤善人之俗澆矣嗚呼天實生之人
則孤之天實樹之人則澆之此豈特有關於一人
一族已哉其 國家之治化天運之斡旋實攸係
焉故善人之生也關盛衰善人之保完也昭勸戒
天道一日無善人則廢長國家者一日無善人則
憂善人之榮也生善人之哀也亡於此見天之與
善人厚矣不高爵而貴不加祿而榮不綺穀而華

不阡陌而豐於此見天之與善人夥矣商周之際
析圭脩爵者千八百國豈孤竹獨存哉乃孤竹之
名得其子而益彰天之與善人也益窮而彌厚久
而彌光矣太史公何嘆嘆也余族父後山公口悛
悛不能言貌瞿瞿不勝衣擇地而趨觀時而往定
交而求其實行膾炙人口殫竹帛不盡昔年八十
有五矣而老山林其伯子受周禮學官孝謹尤篤
然卒白首而屈諸生其季尤稱卓然者哉動法古
人乃至孑然一身溘焉蚤世余昔嘗爲文哭之矣

太史公

卷一

嗚呼善人萃公一門烝烝盛哉乃天道寥寥何也
余讀孤竹君傳嘆喟太史公之爲言乃今睹後山
公家愀然有感所謂天道是耶非耶有概乎其言
之也夫孤竹君有子矣吾何以知孤竹君之賢哉
以此此兩賢者相讓而爲仁人卒以中子延祿乃
今後山公於孤竹吾不知其孰賢然伯子以善固
窮季子以善蚤亡而二仲駁駁廣其生業夫安知
古今人之不同哉商周之爭孤竹以讓顯名皇
後山以厚植節天道昭矣世運旋矣茲豈

特爲二氏光其風化人心寔賴余故爲文哭之且
以慰公九原而振夫後死者尚饗

祭沈太史公文

代作

於乎大江之源其始濫觴耳及其洶湧澎湃之
爲九澤衍之爲三江益舟楫灌溉之利不知其幾
千萬區矣而濫觴者推深焉太岱之高崔巍巖嶭
累迹脅肩而不可陟者豈不隆然高哉斯亦天下
之極觀也而陵夷漸積始於平麓故夫推太岱之
高者不曰太岱而睹大江之流者必曰濫觴何者
物固有所本也天惟昭昭也而無窮地惟一撮也
而廣大天地且然而況於水乎況於河岳乎由斯
以談哲人達士之生名世之間出豈偶然哉吾師
乎吾師乎道含三極而不爲長學羅萬象而不爲
侈智先名物而不爲巧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而
退焉若儒夫孺子斯豈非其生有自者耶茲豈非
得兩儀之間氣而鍾禎於巨族者耶茲豈偶然者
耶蓋吾觀於天地之大河岳之靈而後知吾師之
生者非偶然也太史公之積德厚也發祥深也雖

然太史公厚且深矣而終身林泉也終身自食也是果謂何哉於乎斯吾所謂濫觴者歟斯吾所謂平麓者歟濫觴不已而大浸稽天平麓不已而卑視寓縣其末至與天齊而其澤且源源不竭者斯亦林泉之所不能窮而目力之所不能圍也偉哉太史公乎往矣不足艾其來亡矣不足喪其存有涯矣而無涯者逍遙乎滓溟之間若吾太史公者亦可以無遺恨矣而且錫命著於旂常哀榮光於窀穸惟是不朽之事惟吾師在塞天地橫四海施

本集卷之二十一

七

後世語稱明聖之期而吉祥善事也非耶則太史公之於九原也良足慰矣某叨與門牆情誼孔至於公之訃也誠不知其涕之何從而竊附孺子炙鷄絮酒之誼也然則公其有感於通家之故而鑒予忱耶否耶於乎哀哉尚饗

祭封少師張公文

同籍作

今 皇帝之五年秋九月日封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張公卒於家有司以訃聞上上爲哀悼者久之日遣使慰勞相國相國請

命奔喪三請而三報聞也相國乃復泣血披誠以請有 詔固留相國而遣中使往護其喪典禮即一人行吊祭事司空即一人爲起冢復土黃腸題奏悉出尚方錢治之而史臣某者相國之嗣子而封少師公孫也 主上特爲予告令歸重相國也他所以哀榮少師有隆勿替嗚呼盛矣自三事大夫以下至百執事業已受成相國休戚同之間茲訃也悼往拊來情何能釋於是乎舍者祿者賻而賻者往唁而陳誄者介相紹道相屬也而其官南服者爲諫議則有若某某爲侍御史則有若某某爲尚書郎若廷尉平則有若某某皆相國門下士也既已爲位而哭之矣則相與辦香束帛拜而授使者辭而往奠之曰嗚呼江漢之間翼軫含精篤生異人爲邦家楨惟此少師蚤聞至道天牖其衷被褐懷寶離經辨志展也大成濟南逸老稷下先生洵美楚材資不逢世其風肆好爲夷爲惠葆光飲和卒歲優游有子象賢爲伊爲周教以不言用以無用布衣帛冠爲天下重 皇皇厥辟令子

相之鞠躬盡瘁遑恤其私 帝曰休哉咨女相國
尊尊親親垂于常式嘉爾有相執貽之謀爰以上
公爲親者譬抑抑少師再拜稽首 天子萬年報
于何有赤帝金舄載趨載翔宜爾壽考武豫以康
不吊昊天命靡有定奪我少師三精晝瞑嗚呼哀
哉九原不作二豎何殃歟孰孰相國徒跣踰踰 帝
曰吁哉典刑已矣子孰無親親孰無死孝貴錫類
壽在不亡資親事君咨女無爽煌煌 簡書不壹
而足生也何榮沒也何毅司空復土宗伯陳哀稱

本集卷二

七

天以諫魂其歸來某等無似爲門下士聞訃盡傷
雪涕如雨聚順者百不朽者三少師瞑矣而我何
領維溪之毛維潢汗之水維靈之來思維卿雲纒
纒嗚呼哀哉

祭吳自湖先生文 代作

嗚呼岷山之東厥有匡廬滙爲彭蠡萃於洪都南
金絢采神劍光陰英材輩出史不絕書惟我吳公
鍾彼間氣人傑地靈相因而至詩禮發家賢良高
第公年幾何雅有大志爽鳩初試惟允惟明既司

邦禮載寅載清耽耽相國昵其鄉人公曰异哉我
生有辰七禩郎官一麾出守實惟揚州是疆是阜
宜勞孔多受益不少譬彼先哲邵父杜母備兵齊
境視學魯邦允武允文多士用章出藩入臬綱紀
四方不失其馳于康于莊乃來旬宣于吳若越司
馬軍興東人輓飢家削幣餘供其置闕羣醜卒殲
伊誰之烈煌煌誼問簡在 帝心賜爾鈇鉞蒼梧
桂林念彼黔首千戈日尋勿迂克奔以庸矜人
帝曰咨爾來相司馬期門羽林軍容閑雅百發皆

本集卷二

七

息優游林下身雖薨喪望係 朝野東南天府淮
泗咽喉爲時患者浩浩洪流公也無恙宵衣是求
單車就道周爰咨謀啓居不遑膳厖是力淮流決
決金堤翼翼轉漕攸寧玄圭方錫不吊昊天奪我
明德嗚呼哀哉黃金犀比韓如神僊之才之笑有
命自天光輔 皇圖實惟諸賢既曰命之胡不少
延功則不朽仁者斯壽公也兼之報于何有盡瘁
匪它惟臣自道九原有知金湯永保某等不佞辱
在同升及哀往奠涕泗如澠蒸嘗之事有子是承

撫孤悼往愧我友朋嗚呼哀哉

祭世父靜泉先生文

南征草

維上之七年十有一月望日隨守某之未守隨也則世父靜泉先生卒於家先生雅遊所至輒題味其山水通形家言其少時嗜學古之文詞不斬仕進自方以內外靡所不遊蓋不名一家而歸本于儒者儒者爭鄉慕之如先生之鄉慕儒者也可謂君子矣卒之日鄉人無論識與不識如失其師不佞將爲撰次先生所以爲人者狀紀傳之令漢

太

東之事急竟未有以云也維先生之行陳誼甚高卽更僕未易悉然大較可睹矣余居楚爲復習楚歌執紼之未能則授簡豎子歸而以助虞殯斯可笑豎子其以吾言踦而布之几筵而告先生曰夫何昊天之不吊兮遣巫陽其下筮惟靈修之是求兮曰先生其鮮儼矣既好此恢奇兮又申之以愷悌曾無初之弗觀兮亦靡交之弗締嘗所服之有常兮違衆好其何計般紛紛其雜處兮嗟獨往有深詣豈曰莫予逮兮固終溫而且惠憎懷居之匪

士兮嘆蜉蝣之如蜨軻蒼梧而朝發兮駕東海而夕稅何榆枋之是捨兮何瓠瓜之可繫荃既滌此玄覽兮相九州而去之駿山川其跋履兮雖至老而靡衰陟彼岡而盼矚兮察地脈之依違源潏潏以澶洞兮卜形勝其何居延稽墳典載索載丘占象緯其靡爽通晝夜而周知旣欣欣而有獲爰賦物而稱詩大莫大于毫芒兮眇莫眇于泰祗樂莫樂乎新知兮憂莫憂乎此離雖壺飡亦足飽兮卽洞酌其攸宜倘餘生之一昔兮將萬壽之無期荃

太

太

旣負此獨觀兮固疇人之所賦彼以我爲非人兮時女帝之縣解緊大塊共遽廬兮歸萬有乎泐泐視三旌與萬鍾兮弃之乎如敝屣悲獨醒之不然兮挾高陽之酒徒謂鴟夷愈于挈瓶兮頌酒德之非誣彼千鍾非聖者兮胡一白之莫呼惟現士之達觀兮將有託而胡盧夫維七尺之如寄兮何悵釀以千酤吁嗟乎先生以彼其才兮卽經綸其焉如歷國都而登庸兮沛霖雨乎九區胡爲乎牖下老兮獨集于枯吁嗟乎豈無徵人時固各有屆也

豈無機利人固各有志也將安是圖未爲無所遺也文其在茲先生爲之地也吁嗟嗟乎悲哉天不憖遺兮邦之老成哲人既萎兮後死其首斯文我民兮疇將主盟地爲流漸兮泉咽天爲黯澹兮雲橫湘江潰兮行潦擊芳洲兮杜蘅望南天兮雪涕酌靈修兮九京吁嗟嗟乎哀哉

祭封司馬汪太公文

浙中稿

於乎茲吾左司馬汪公伯玉之封大夫司馬公也司馬公美丰神魁然其大丈夫哉始司馬未舉時

公乃以良家子爲鹽筴商吳越中吳越中多賢豪長者公皆與之遊惟是賢豪長者交司馬公益相得惟甚也而司馬公挾不貲遊不薄且焉落落無事刀錐諸賈人子咸睥睨公矣而公益自喜謂黃金土壤耳何足事吾將事黃白爲方外遊乃遇異人售其方歸而以方自秘也築一室驗治之而公雅故推本儒家不專方外以故用功不深而方亦多不管頃之司馬生授禮家言舉進士高等補吳越中嚴邑三歲則以似後徵入擢爲郎故所從司

馬公遊者爭噴噴中郎矣而公起家鹽筴不欲遷業戒諸子弟善師吾術其勿與賈人子爭刀錐乃歸治黃老言出入方以內外如故資益五十始衰而髮種種矣然其居家理其治生易其與人不侵然諾而善振人于危急間里之廩廩山立而神益王志不少衰也者其素所敦尚足以自建而臻吉祥也夫古之雄夫俠客所負多奇而往往澶漫蹠蹠不軌于正養生者流煦嫗呼吸曾不得齒于人倫而能久視彼皆有所長非苟而已也而精神先生多耻談之何以故嗜欲深者天機淺此兩人者皆有所嗜嗜名者長于名嗜年者長于年夫唯聖人無所嗜而有事有事者固無事也而後乃今遊於世道之外而與天遊夫司馬公者所謂遊於天者耶非乎夫生而豐下斯足以壽恬於勢利而適四方斯足以壽其操行不名一善而能貽所不知斯足以壽閑於刀圭而善用之黃金可成蓬萊僊者可見斯足以壽以無爲自用而以有爲者貽其子若孫斯足以壽大哉司馬公也斯百歲而可矣

而曷其遂已耶豈其有所嗜與賈而不利儒而不名黃老而不爲身斯其嗜者鮮矣嗜名者立嗜年年引公惟不嗜年也豈故不久延與將解於帝縣歸於大通卽烏鳥者母已恒化也公年七十有七不爲無年司馬伯仲業以文章起家不爲無後鄉人士多稱述司馬公者施於吳越不爲無名生平聚散千金鄉之人有構不難以身居間而講斯其及於人者溥矣不爲無樹微司馬爲社稷役以功名張公固自顯融也又况司馬濯濯者乎而仲氏

笑且仁又稱其家兒也公之目足以瞑矣余不佞於司馬爲忘年交嚴事司馬公不啻諸父於其訃也潸然以悲不知其涕之何從也意公習黃老言久乃不死而自化去茲豈其然耶吾望天都大鄣之間白雲英英清風穆如舉酒西鄉酌地而呼者三公之神其毋孺子我而薄我羞我潢汗也

祭伯兄同野先生文

吁嗟嗟乎哀哉先生行必擇乎地義必食其德定交而後求易心而後語蓋僊僊然古之人也余少

從先生遊長而知學觀先生所爲樹不啻厚矣而今遽仆耶先生樹厚不宜仆者三不宜仆而仆之不可知者五少稱岐嶷長成敦敏得於天者全乎而先生是已其不宜仆一也操行廉潔諸世所玩好無足一當其心靈臺昭曠瀕瀕爾洞洞爾其不宜仆二也官止神行無縣不解思深哉其稀韋氏之民夫雖時時以酒全曾莫能涯涘之其不宜仆三也天以全昇先生先生有所用其全則爲天光無所用其全則爲天倪天光葆矣而卒以仆其不

可知一矣有所用之天倪以庸無所用之天倪以常夫無以庸又無以常其不可知二矣操之存也舍之亡也既從以存又反以亡是謂重傷先生無所亡而不存是謂襲明然卒以仆其不可知三矣官止則玄神行則同玄同之極合於帝則夫非參疑太始之倫與然卒以仆其不可知四矣酒之德也齊萬始和五情機心忘純白備惟先生全之也者夫然卒以仆其不可知五矣夫不宜仆者三宜樹而莫之樹者五悠悠蒼天其竟何如哉且也先

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吾無所用於天者而天忌之耶微然也先生何爲以仆也人道惡盈謂其取精多而用物弘也先生衣一升之布食脫粟之飯果然而止不求其他人將以其盈也惡之耶微然者先生何爲以仆也夫爲學不斲多聞爲生不斲多取其贏在天地間者物物得而有之而物倚之耶微然者先生又何以仆也物固有全於同毀於獨者先生遊今之世而從古人其所謂獨者非與則先生宜仆哉萬有出於機入於機其機卽殊其

卷十二

七

出入等耳先生出靡於機而其出同入靡於機而其入同夫先生者非遊於機遊於天矣則先生宜仆哉先生遊方以內則過而不有遊方以外則肆之而不失當無方神也有方器也先生遊於神也者而卒莫能器之而毋乃數數焉以器求先生其求愈多其得鮮矣然則先生雖仆猶不仆也夫而嗟嗟者何也夫知也無涯而生也有涯先生方啓有涯之門而余類以無涯傷之竊竊然謂不宜仆而何以仆此亦夫務華絕根不知先生者也先生

已矣歷春秋六十有八其世業在子若孫其傳在其徒其無窮者在方內外矣余何以哭先生哉余何以哭先生哉沼沚之毛潢汙之水聊以稱余臆而薦先生也先生其庶幾乎歆饗之哉

祭檢討錫川何次公文

於乎是爲何大復先生之仲孫次公者也次公舉於鄉爲壁經第一人已薦南宮爲國史檢討顯榮矣而竟不祿謂何哉初大復先生起逢掖有文名一時薦紳先生嚴事之以爲唐之韓宋之歐不過

本集卷二

七

也兩先生卽有文名其所著詩賦卑卑弱矣乃大復先生者其文類韓非其賦類長卿其古詩類康樂其近體類摩詰而其立朝風采則自董江都賈長沙以往有長沙之慷慨而去其激有江都之組織而去其迂斯其得於天者不全哉何年不淪強仕官不過中大夫而竟沒沒也益薦紳先生競吊之已則曰天道遠哉夫不於其身則於其子孫益自古記之矣安知夫大復之後不生達人乎已而封學士公生矣舉於鄉令於懷遠丞於德安則又

曰未也是晨星始爛矣於是乎學士公生而後事可知也曰大復公之後有人矣修大復公之業而光大之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則又曰未也是旭旦始旦矣已而檢討公生而後喜滋甚也蓋學士公之舉於鄉也歲在大梁爲壁經第一人檢討公之舉於鄉也歲在大梁亦爲壁經第一人語稱國士無雙今且雙之矣檢討之後復舉季公其文事駸駸起也疇謂平輿之都非鄉者河東鳳耶益至是而後大復公之論稱天道者定也已學士公方柄

用而以太夫人之計去學士公去而檢討之病途不起矣吁嗟嗟乎哀哉倘所謂天道定耶否耶大復公之業當萬萬禩無朽而至其孫遂有斬此豈所謂報施善人者哉學士公卽大拜其宗社元元幸甚海以內賢人君子彈冠而相慶者不知其凡幾輩矣諺稱河澗九里學士公之潤且萬萬河而潤不及其弟此果謂何哉豈天將大學士公之用而顧靳於其弟耶抑大復公以其未竟者貽之子若孫而子若孫者又以其未竟者貽之所不知者

何人耶吁嗟嗟乎哀哉次公之生也文行卓茂等大復公大復公之年差強然不登於中壽大復公之秩差貴然無當於國衡都人士鄉往次公不啻如在大復公時也次公者食舊德而新之世世以長而遂已已乎要之士不苟生生貴無忝生必有死死貴不亡以次公之生當學士公積矣時幾幾乎難稱弟矣業已稱詩屬詞修當世之務而登作者之林矣有如次公不死其所精進庸詎有涯哉然則次公之生卽有涯何所忝於當世學士大夫也次公往矣其精爽寄天地其誦法寄詩書其不食者貽之後人其不朽者傳之世世俾學士大夫皆曰大復公之後又見兩大復公也後之仰止大復公者皆曰大復公之業得學士公而澤流於天下得檢討公而名衍於後世卽次公往矣其世世可稱不亡而且嘒嘒天道謂何哉自江都長沙韓歐之後汶汶齊民大復公文行業已兼之而又有世其業者如學士公而次公有子若而人異日者褒衣博帶將繼季公及學士公之嗣子而興也庸

遂有涯哉吁嗟嗟乎若次公者可以瞑矣余不佞
生無所述於時而再臥病弗克及次公之舍而匍
匍往以唁也次公死而余何以情爲則不佞所爲
嗷嗷者有以也次公有知尚克鑒予衷而饗之

方初菴先生集卷之十三

新安方揚思善著 樵李門人王體元校

書牘四十五首

與焦叔子

山中稿

客歲稔聞緒論鄙吝灑然夫古今人不相及自昔
歎之于此焉得一人軒之無前脛之無後常人以
爲是固然而卒不知其所從此所謂古人非耶則
今叔子是已予句讀于少聲律于長私心輒鄙陋
以爲人之所以爲人不若是乃欲進焉而求所謂
占之人輒莫得其當而予心益不敢忘冀終其身
得一遇今見叔子乃若此此其可不喜且幸耶別
來入黃山且易寒暑矣緬想灑然之時復何如哉
方予居于山習于澹講肄于徒率與靈谷不異而
獨所見聞者皆今之人得不愀然蓋誠以爲憶叔
子而不見見有如叔子者而可矣對一帙焉曰陽
明集予乃讀而掩掩而讀讀而玩不已也然
曰此真叔子弱侯耶予昔聞弱侯之言而慕伯安
之學今也誦伯安之言而又知夫弱侯者之益真

非惟知夫伯安弱侯又知夫孔子孟子者之益真也夫孔子孟子之學豈有異哉能不失人之所以爲人者而已矣太平焦君國材特執幣請見于門國材好古士也其于言旣不以爲非則其于叔子也當必有所合矣予懼夫去古人遠鄙吝生而志之荒也故道其所以講朝夕者而願以請焉惟叔子教之無金玉爾音也

上鍾師

蘇中稿

某聞之君子之欲行其道於天下也始以待其身

本意

二

終以望其人其身之不行猶有人焉以行之身行矣而不得人焉則有時而或窮故夫君子之於道苟可以行不必其身者其爲計甚公而其志大也當今之世其懷道于其身類可識也修于窮矣或不能達于行達于行矣而其位或不甚貴其權力亦無以作天下之賢者而傳之乎其人蓋至傳之乎其人而後其道始擴而其及亦甚弘其也藏此于胸中久矣始者讀載籍而時慨慕焉以爲斯人也第聞之而不得見也乃今見天下有鍾夫子則

豈所謂其人耶當其待命金馬門爲天子侍御其所爲文蓋徧海內騰英聲藉藉矣某初跂而嚙之以爲安得一親其人以觀其道之行有間天子以爲五經使者而某因得以經生望顏色于庭今且偕計荐春官行授綬舄矣方其與計偕也夫子進而教之期之以必遇而望之以必行蓋夫子且有東山之志矣而其于某也猶若是則今之居豈飄然無意於斯世者哉乃其行道之志不私于身而公于人誠公于人而其身之所任者愈益重

本意

三

也夫某昔之所藏者旣幸得一快諸其耳目而又獲以其身親爲斯人之徒則如某者又其可不謂大幸耶雖然某竊有憂焉身爲君子之徒寧得不如君子焉以行其道于天下故竊嘗意之以爲君子之道高至于天經地緯陰陽性命之微而細至于芻馬刑名錢谷職方之屬慕其高者鄙其務于不屑而習其細者置其理于不談以故不驚玄理而滋周章則勤小物而聞大體皆不聞道之過也聞道矣而行之又甚難方君子之出而有爲也吐

之則逆人茹之則迫身傾之則爲懟而委之則爲
佞不吐不茹不傾不委若是者其于道之存亡何
如耶此行道之難又有甚于聞之之難也居今之
世欲行道而列君子之林者宜何從哉某之所以
爲竊憂者此也夫子既教我于前矣其于今也寧
能以隱隱乎此某九頓竊有望也辰下暑氣方侵
伏惟爲道珍重脩絨微儀具在別楮臨封無任南
瞻悚息之至

與汪環麓

日來舉子業必且大進可曾如吾徒在黃山時否
爲文湏有進時湏有不進時湏有進而不知其進
時大要成家驚人方有下落科第事亦非可浪說
命也志于飽則得食矣志于溫則得衣矣志于歸
則得家矣自古及今志道德志功名而不得者寧
幾人耶此幾人則信可謂之命矣今人曾不得其
一二胡可言命爲文之說黃山時畧已盡之茲故
不及及其所以處爲文者

與塾師汪丈

別來不覺易歲兒曹重沐提命感激何如大兒可
令讀易吾家先世曾有著述故也族中子弟俱沐
寵光得一二長進佩服之私又豈在一人已耶風
便聊寄區區伏惟順時加愛緒及吾宗幸甚幸甚

與洛中同官

中州稿

昨見野倅道及獲罪足下謂不佞宜善爲辭不佞
亦多寮方難調攝夫寮佐大氏多出兩途其一高
潔自矜往往以其才慕上加禮一不稱則領之其
一瑣屑不任至以其身博一日之飽榮過則覩顏
去耳夫此兩者其志行不同宜有以異遇之加禮
推誠小過必赦所以遇高潔者也恤私嚴禮正已
帥之過則易置其下所以遇瑣屑者也今野倅方
以託于高潔而足下以凡視之或加警焉易有之
近而不相得則凶寮友之屬是也足下無亦釋舊
憾修新好推赤心置彼腹中何一夫之不相容而
疾以亟乎不佞非直爲野生地亦將以辱足下之
愛而思以報也伏惟足下少垂警焉

與鄉大夫彭公

僕鄙人也奉職無狀乃辱長者推轂日睹來諭輒傾言屬之汗未嘗不浹背至踵也部中水利久淹民至掘地二三百尺所得泉爲艱以故從一二耆民尋講遺跡出陳粟役飢者計日疏之蓋踰月而告成民之力也二三當道之教也鄙人何功之有辱長者明問引而歸之鄙人感媿駢矣往瑞蓮池中有水亭題曰仰止蓋召康公故之以日鳩材新之工且成願與高賢長者落之計秋深可了此良晤也

復鄭令君

往承教洛下具領高情卽事以來日治程書不暇無由一通竿牘報命所知乃遽使儼然撫之寵惠至鄙人將何以效尺寸稱明德也論及邑中多故公移旁午高賢直此正當遊刃第部內久虛要以烹鮮治結徐徐理之不宜旦夕責效此龔子所以治渤海也足下秋霜烈日芳譽遠聞卽翕翕訛訛何由鼓吻足下勉矣約已裕民共相砥礪贊毀利鈍付之無心請以備足下韋絃之萬一良時自

愛不盡願言

與唐凝菴

不佞留滯周南惟是二三故人日疎日甚乃吾丈自天而下辱貺鄙人西發星輶竟迫冬日遠方賤吏得與仙郎並駕遨遊二陵之間踏層崖觀底柱吐吞洪流表裏秦晉蓋惟古今之故更數千年曾不能當吾兩人一瞬於斯辰也方外與遊神物與遇又安知有仙郎之貴守吏之賤耶鯤鵬寥廓鸞鳩榆枋非智不若其所遊異也繇斯以譚逍遙生之于道也深矣來書論我過厚規我實多捧誦再三不忍釋手弟卽不敏敬聞命矣其朝夕怠荒是懼庶幾無負先生長者修我要以一切高尚去功利心去聲聞心去人我心廓然大通而游于物之初然後可以語道此孟氏所謂囂囂而今日之竊鄉者也吾丈家學淵源世衍經濟來書所云適足以自名耳一意聖學無間無偏底柱中流惟君在矣敢以是爲吾丈畫爲珍惠優渥何以報之勉謝故人爲道自愛

與曹近陽

南署集

往入計歸寧造謁門下幸及接席爲懼踰年始克
南遷南中吏事頗閒要以過從數數足當吏事十
九卽深居簡出自適已事率月不再三焉力不盡
瘁公家而率以竟日稱勞攘此其故可竊歎已年
丈閱識雅量鉅細齊觀始試遂領度支得一意推
求習知天下經費異日者提府兵典三禮廢置當
世才賢率以精核出之可無遺慮非貌言也第不
佞聞兄裏言敢不斤斤塞請第恐方枘圓鑿如當

世何已受教鄉先生勿忘繩墨此吾二三兄弟所
相泣盟者也吾丈以爲何如

與徐中菴公祖

明府之始下車聞者見者無論識與不識咸曰生
我者明府也舉欣欣然誦誼無間言不佞辱在編
戶中聞此而喜可知矣始從縉紳後宜一布兼兩
爲賀今家大夫行之不佞復踵行之無益祇勤聞
人耳蓋瞿瞿然中止也自爲諸生時明府與有澤
宮之事不佞始得一當有司方以不及出門下爲

餘其後明府列在春官而不佞惘然外屬蓋私心
竊往者久之無何明府分符敝郡而同舍郎唐君
適以使事至都下于是乃得悉明府之爲人自其
操行秉心孜孜訪求治道卽當世無雙蓋有味乎
其言之也唐君雅遊然諾不侵其所內交皆天下
知名士也其爲予言明府獨諄諄然以此知其選
矣不佞是以敢盡其私而爲明府陳之敝郡列南
服好誼尚纖猶有先民之遺風焉其敝也直而健
嗇而喜爭凡今之習詐而奢者非其質也其漸然
矣故其稱爲難治而實則不然吾尚節而儉者應
吾尚讓而和者應吾尚慤而樸者應吾尚斷而輪
情者應凡吾之所注措朝揭諸市朝而暮達諸四
境矣或者不然持以先入而示人以好惡之端右
民而左士役鉤距以得事情而去悶悶崇皎皎此
皆以遁心應之其效止于聽治而不能以無訟昔
之稱爲難治者化此屬也今明府以平持法以睦
教民以禮待士以詳蒞官以明御吏六邑之民欣
欣而誦誼者不虛矣故不佞聞之而喜有以也明

府強食自愛治如是足矣凡貴賤貧富大小遠近
強弱賢不肖此十二等皆明府子民也誠一意以
平以睦以禮以詳以明治之不遷不易此難以卧
治可矣矧高誼雅聞如明府者哉不佞與于編民
固知忌諱明府幸採其樸而恕其狂不佞幸甚

復殷石汀大司徒

揚鄙夫也何足與論大臣之道幸列鄉人得藉司
徒光寵卽思以效梗槩酬明德未能也目承司徒
下問過而厚遇我我何人斯而不一興耿耿之懷

乎雖然微獨鄙人凡天下之所謂懷才抱奇者有
能出司徒之門下而一吐其未試者乎一或吐之
司徒旣已先得之矣此天下之士所以望下風而
趨雖然如是而遂可矣自爲謀則善矣非所以爲
司徒謀也凡司徒之所貴者非能爲大能用大也
用大者不自大故能成其大故夫今之謬謬媒媒
者皆司徒之所願聞者也嘗試論之司徒掌錢穀
出內之數一歲中所入者幾何所出者幾何所不
當入且出者幾何此不可不令主上知也故會

計之錄當慎也天下之賦已足矣而與商人較刀
錐之末司權酷者日甚一日而猶嗾嗾焉稱不足
者此非所以安富人而重國體也故征商之吏當
慎也三代而上雍爲上田冀爲上賦自漢榮陽成
臯之戰猶輸關中粟以餉之此非無督亢之地沃
野之土明矣而今至轉輸江南粟以盡給此三邊
隔江淮汶泗河漳諸水絕數千里之險而于以爲
終歲之計若此者非所以擇地利而制便勢也故
塞下之田當議也爭名者于朝爭利者于市此豈
待發徵期會哉京師固朝市之集也度一歲用粟
幾何用帛幾何不待有司徵募而鬻粟與帛者繹
至幅奏于京師矣何也其用多而利厚也官家漕
粟之費十倍賈人而賈人自貨以給京師者十居
其七然聞士人畫漕粟之策而不聞其有議優恤
于賈人者計亦左矣故輸粟之賈當恤也生財之
道在生之衆而爲之疾不在徵求今至以徵求爲
不足而酌令開納夫開納起于何時哉豈非以正
景之間費加于邊餉而爲是不得已之計乎今已

非其時矣而復興是議何也故開納之例當禁也人君之德恭儉爲上書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是也今以天下之財供國家之用平居無事則不啻足矣一旦有師旅饑饉之變則此廩廩之積將何以佐之故取用之端當杜也古者皆有勸農之吏委任而責成之故農事興今郡有守縣有令舉一郡一縣之事而屬之一人其簿書期會之煩已日不暇給矣而又責之勸農可能哉不專其任不習其事而欲以責厚民之利難矣故勸農之吏當專

卷之三

十一

也錢法之弊久矣其難言二百年來間有鑄錢之令矣未聞有行錢之令也今一旦而行之太驟禁之太嚴此恐非所以利國而宜民要以新舊兼行如周時子母相權之制則可矣然聞有行舊錢之禁欲一切收而銷之此傳言耳果然殊非長策何也新者可以一旦鼓鑄舊者非藏之數百年不能有也故錢法之利弊猶當熟講而後行者也凡此皆鄙人之過計蔽胷臆中久矣幸籍司徒寵靈無所督過故畧不辭讓而妄言之然其有當與否

可行乎不可行乎此則司徒事也司徒博取而審行之其宗社元元實賴豈惟不佞

與殷肖築

不佞獨行踽踽足下不以爲過而交驩焉此足以觀高誼矣足下釋諸生之業履功名之途行高而聲隨迹動而敵應此足以驗所養矣而非其所以養也世之君子駕風行雲快心一割者皆欲以逞其所養而不務涵其所以養夫不務涵其所以養者猶之夫苗而不秀治而不藏者也其成能幾何語云大巧若拙所以藏巧也爲道日損所以全昌也不佞以爲此兩言者有當於足下故坐而進之世有爲直而加人者不佞非其人有陽浮慕之而陰詘其人者意足下亦非其黨也故不佞喜而進言復懇而致戒云

復洪畢兩先生

不佞爲諸生時錄錄無所知名每習聞鄉先生未嘗不心慕其名誼也頃從薦紳後畱滯周南蓋五年得一郎吏幸矣顧瞻桑梓邇莫能卽私心所鄉

往又未嘗不如在諸生時也屬邑人入署中拜命之辱兢兢蚤夜唯恐不稱長者任使在禮令有所當議上書太守守上諸省臣所當議是也然後報聞邑中越郡而徑關白當事者以爲非制卻之宜矣願明公更議而徐圖之 主上方愛養元元長人者帥以從事計必得所欲矣惟二三君子圖之敢不唯命

復徐中庵公祖

郡人賈鷺相構將徼惠于仁人長者之前心匪他也公祖稅駕荒域適會其度當事者牽于繩墨將致其大討于邦人而公祖處之晏如不吐不茹蓋不佞聞之始未嘗不索索爲鄉人懼而其後稍于于然喜也夫敝邑之民欲寬索賦之誅猶之五邑之民欲卻賦以自紓也其好生之心同而終乃凌誅相加者豈其謀則不善哉所謀者善而所以相爲謀者左也故爲六邑之民謀者皆未有耐爲六邑之民謀者也公祖者將以子姓視六邑而兄弟之矣此其中豈有所謂敝邑之民乎所謂五邑之

民乎夫惟無敝邑五邑之民焉于胸中而後于以平六邑之賦也無難矣故不佞以此爲公祖祝而下以爲六邑之喁喁慶也夫隣人有兩孺子相拌者其父兄未嘗不氣相厲也未幾墮乎井中身不暇顧而從井救之者惕如矣何也其怒輕而無知者重可憫也公祖業已摧難解紛不遑寢食蓋病此久矣而郡人僂首塞兌寧不亦見其可憫者重而亟引手乎然則不遑之譬雪而偏枯之疾平矣此如天之貺也鄉人之望也願嗇思葆和近醫藥以自輔其邦人實受榮施豈惟不佞嘉惠下頒藉手拜賜謹附使者宣謝伏候台存

與汪南明司馬

鄙人不任涉世厭而不能去也獨時時購觀先秦漢諸書鄉而不能至也日惟兩端如炙轂然于作者何有都人士皮相不佞謂不佞能司馬何從而得貌言亦謂不佞能虎臣故俠士業已受盟而止酒頃從二三子遊復以狂飲遘疾蓋其致也不佞過虎臣常奉司馬之詔詔之報聞而已茲所謂

肆之不善而又闕之者耶于養生無當矣司農公長者也司成公方脩古之言行以開來者僕一以北面事之于僕侈矣他如黃郎汪郎相揖讓乎僎介之間斷斷如也司馬聞此當爲不佞進一卮酒乎左氏寥寥千餘年盟既寒矣藉司馬力而知其解直以旦暮遇之可無愉快乎哉家大夫再蒙譽命不佞無由一從子舍稱觴喜不勝懼司馬幸肺腑不佞亦欲藉華袞於一言顧未敢請耳司馬卽病店今良已其謂不佞何行李南還附言爲謝諸

惟嗣中

與汪仲淹

頃從吳山人所得足下手書不佞尉薦甚無何山人以酒病疽發于背而足下書再至不佞未受讀而省山人復得足下所爲報山人書乃知司馬病次公亦病頃間甚未有瘳也距之從事來挾日矣兩公病良已起居飲食相樂也不佞聞之喜可知左氏語如游龍司馬得而屠之間者如周爨商鼎文無欸識得司馬脫之眞贗具列亦平生大快事

也吾黨信多聞從此道力勁矣足下以爲何如仲嘉近作何狀爲我謝曰五嶽縣峙萬里司馬力而攝之宇下有趾者可以遊矣

與李杞縣

中州共事四年往矣惟是二三兄弟日以名節相濯磨豈有瑕類哉乃其間幸者擢去不幸者被言此其故難知之矣吾丈廩廩自好謂宜以操行見推而竟不免豈非命也夫道之興廢曷嘗不由人而及其究也雖人亦不得自由是由人與不由人皆不可得而知也夫不可得而知者物有幸之矣此君子所以貴知命也同年而舉進士者蓋四百曹今其達者幾人沉者幾人物故者又幾何人矣其往也僅七年而猶若是而況其近者三四十年而還者五六十者哉雖五六十則遠矣而以今日觀之是特須臾也然則貴者其誰耶賤者其誰耶三公之位萬鐘之祿曾不足以當吾之一瞬而吾亦安所不足也達此者方將逍遙乎無爲房皇乎洋洋豈非四百人之一人而獨貴者乎吾丈強

食自愛得舉子若而人足矣訓于其身而靡干其子孫此亦自然之符而可爲仁人君子祝也者他又何贅焉良晤未緣臨封眷戀

與羅聞野

吾丈出宰巖邑入侍 當宁爲中執法臣可謂遇合矣往結髮受書所圖自樹者何二三交遊所厚望于下執事者何此一時也可以自樹可以答厚望于交遊知執事之必有慨于中無疑也雖然爲人臣者舉事易立言難舉事一不當朝更而暮達

卷之三

六

于四境弊可釐而利可復究也故曰易立言者不然之詞則見以爲幸既探非意之策則見以爲名本祖經誼則以爲襲常陳說曾臆則以爲無當而依違時論常推其後者則其說雖售終自敗也此于立言差易而有志者創之矣故曰難蓋信乎其難之也吾丈侃侃遇人不侵然諾其于國家諸務若別黑白而陰陽之矣不佞知吾丈之易于言也故敢以難進語云慎慮而思熟慮而從此上臣之策也不佞敢以是爲吾丈望焉策名清

時願善自愛

與陳梅原

漕之利害惟習于水者得之丈仁人也蒿目而憂當世久矣在事者方廩廩河淮間誠得習于水如吾丈者數公理之何憂措注哉不佞之喜可知也三后以前賦菽粟者止于畿內其他則織綺齒華竹木之屬比于晚世十財二三故轉輸之費大減今時民得以水陸間行無憂不濟自勝國徙都金臺一切從舟徑達而河海兩運作矣然其視我中

卷之三

六

夏大都奴虜使之費雖不啻曾不能當縣官一瞬此何足以稱也今天下又安 列聖仁愛一有失所不啻煦嘔拊之故不佞以爲艱漕病國治漕病民民病卽國病也當事者重於治漕而輕于經費何也夫河決然而東兩涯遷徙不過費地百里止耳何患之爲乃今遏其東行之勢而汗漫者且將藉之以漕由此觀之國家之治河非治河也治轉漕渠耳故河雖奔潰吾且藉其奔潰之利第令河水不盛流將不繼此豈漕之利哉語云治國有經

恤民爲本此耿論也吾丈借重水衡此豈司權酤
治漕船已耶君子者不盡利以遺民不佞敢以爲
吾丈獻焉淮人歌舞盛德聲聞兩都知其不難水
衡審矣尚安事不佞喋喋爲辱在知愛故敢布其
私如此嚮用方殷願言珍攝

與程魯庵

明公屈首受書邑邑諸生久矣一旦射策而藉奉
常領名邑居常負以不在其位今爲政矣詩有之
不懈于位民之攸暨民之所暨如子弟然飢寒昏

卷之三

七

扎杖于父兄者靡密矣主人鄙而宴于家子弟敖
而索于市時之不爭富于何有此坐困之術也丈
人猶不能治其家况君子乎由斯以譚位之不可
懈也寄矣明公居邑中習聞有司者數矣或曰某
也賢某也不賢賢者必以廉勤官者也不賢者必
以傲濟墨者也濟墨墨敗勤官官舉不然彌縫其
闕而陽浮慕之以市此榮名也鮮不仆矣公道在
人久而不沒君子所以貴不懈也不佞奔走周南
錄錄無一善狀入署以來日間先生大人格論追

惟良吏所以暨民舍不懈無從也明公治當孔道
縮轂東南辨色視事宵旰不遑食焉入視簿書出
奉賓客雖自謂督郵抱關不勤于此矣要以承流
宣化爲師帥于民使君所重在此不在彼於以決
策兩端從事不懈豈不尤難乎哉明公善自愛也
慎思寡欲得一意與更始令嗷嗷者席以爲安此
大惠也辱在世誼故敢質言如此惟下執事擇焉

與姚順山

自車騎北上邑人之思使君不啻其始至然有孚

卷之三

七

之惠固令人鄉慕如此此可以觀政矣得政則政
善得言則言行一也不詭不隨言出而人孚之令
當事者庶庶此豈獨一家一邑之慕已哉夫不宜
言而言與宜言而勿言者無當于執事業已羞稱
之矣語云信而勞民民不稱焉爲信而諫上上不
適謗焉夫信者士人之大寶也吾丈既已信于欽
之人矣慎斯術也以徃何憂言責哉故不佞願吾
丈之信之也鄙人數語具汪生贈行卷中茲不盡
述聊述其所望于下執事如此惟下執事財焉

與曹春宇

蓋嘗觀于水乎方其洸洋浩淼而漲也勢至排城郭漂居邑始未嘗不怒且驚及其瀉荆蜀之材輸江南之粟以成國家之鉅麗而充斥太倉也又未嘗不籍其勢之渾雄而懼其中涸焉矣天下之事集于人才而才之消息也以氣不佞以爲猶夫水也方足下之起邑屋而對公車也其才卓然氣勃然聞者驚以爲未有而見者爭願一交其驪以此遊世其于天下事何有哉今者受事司農署中經

太學志

卷一

費之盈縮閭閻之消長咸得闢白而節宣之蓋潤澤之功伊始矣而不佞以爲生才甚難得養則達氣無終盛貴其有以蓄之凡學士先生所爲親賢下問講業而慎脩之者皆養之蓄之之術也足下以爲何如夫水以灌溉過則爲滂用才之道亦若此矣不佞嘗私識之未知其當不也吾丈其有以教我

與趙定宇

屬得邸報惘然心驚偉丈夫所爲固如此奇矣惜

也人之度量相越之遠也吉水左遷猶然以病南陽乃今南陽何病獨病不爲南陽者耳吾黨浩然正氣宜非悻悻自好者倫願益崇茂明德思其所未至而圖其終角巾私第集古方書古之人有行之者矣不然菟輶當世遺聞成一家言傳之令後歟者有所攷述寧不亦豪傑有志之士愉快乎哉何直令沒沒已也吾丈勉矣 主上仁聖二三碩臣佐之賜環且有日願爲天下後登此身卽藉幸豈惟僕

太學志

卷一

與汪南明司馬

通者玄象示異 主上方易置諸大臣御史請汰諸曹 詔報曰可一時以言被譴者五人其在三事六曹至屢屢矣 上聖主也荊州賢輔異時所啟沃者謂何何震怒至是也語云綿綿不絕將尋斧柯彼以操下如束薪欲一切張而不弛斯已甚矣司馬里居無恙寧渠能忘情耶歲晏計郡吏脛脛者直可投簪安能澳訟事人也司馬其謂我何次公過都中不佞第以諸生相遇無問禮矣近言

數首欲獻諸左右屬病要醫眩眩不可屈伸繕寫未能尚容異日臨封卒卒不盡願言

與方采山司徒

不佞宗黨後進也我公不鄙而推轂之其榮施於不佞隆然厚矣每戚里有郤或宗人相訾訾我公輒爲之調解之其鉅者在天下其緒餘乃在一鄉蓋大人先生之作用可見於此矣不佞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豈啻其口出耶日承手書見問備領高情具時史氏若干家具如劉舍長所寄封識如故令從事舟遊上之外遷記一部附獻下執事惟下執事存覽爰田事屬在司空與京兆業已行勘不具論

復王如水侍御

不奉光儀久矣緬惟吾丈借重嶺南倏焉五稔惟是休養生息之仁載在南服榮問可知頃聞持斧按吳中吳中之吏民無不稟陳奉三尺法其自二千石以下持廉布教匪一手足之力夫非使君之故耶微獨此也國家倚東南爲外府其在吳會則

東南隲區計一歲漕粟幾何貢金幾何大吏自催科而外率無長時蓋至浩穰矣又以積逋連歲有司莫可誰何賴侍御寵靈軫念而關說之令東南之民得息肩焉其在守尉令丞且得寬于繩墨之外脩其職事此之爲烈實世世受其榮施豈惟一日辱承明問遂不鄙陋而布其私要以竅言無當將受其大討于下執事惟下執事存之不佞須矣

與林丹山

君侯文學政事無論當世卽耳目睹記中蓋不數

數云頃王太史叙論雄文上下二百年間無能爲太史役者君侯直以片言當太史心此諸生語耳猶鄉慕而稱之如是第令述古始譚性命遊覽四方之暇哀然成一家言卽太史宜何稱哉然此君侯之餘也不佞願求其至而不可得則私心竊往之君侯儼然過都門不佞將紹介而交驩之庶幾其許我乎未耶請俟君侯之間矣

與程巢父

讀足下文瑤瑤金石聲也足下胷中固多奇乃其

貫穿古今諸詩書百家語者不少矣語云長袖善舞多錢善賈夫非有所馮藉致然哉蓋子產博物乃稱潤色倚相習事語楚材者先焉六籍于治一也譚天炙輠而語不稱先王君子以爲寡言無當者耳雖然必本祖仁義譚述名理則見以爲勦說然乃高探要眇無所附麗則見以爲鑿空此兩端者詞家往往離之故脩詞者爲難以今足下所爲文于兩端孰當哉夫無當于兩端而後乃今成一家言矣願足下財焉足下不屑而圖不佞足下苟屑而圖不佞不佞須矣將朝夕實賴敢忘大惠贈吳季公言殊沐瀆無次亦惟足下財幸

與夏仁吾

某鄙人也自釋褐上公車得與海內諸名士同籍自是始得識吾丈于都官久之爲促膝譚益親且習于吾丈矣于是言一藥一畫一石蓋不佞誠心向違之非直旅處于二三子已也吾黨涉世不難遇合難之乎自樹耳自樹誼也遇合時也誼之不明而顧覲顏以趨時幾哉當世論人鮮不冀從

利而庶幾乃若操行則弁髦視之矣此不佞第所拊心而竊危者也吾丈斤斤行此其自樹有過人者以此涉世何憂不合哉不佞所爲鄉違者以此非從吏也願吾丈自愛自信時出其緒教之令小弱第藉幸焉不佞須矣征車過往不盡依依

復宋通山

通山據江上游俗尚織黻長人者往往難之以使君之才煦濡而拊循之不大聲色而民至相守如父母第觀輸賦一事後發先至民不稱厲公無愆期無論楚之賢良卽東南郡守相以下豈宜多得哉士君子懷奇抱瑰嘗恨不得一當有司當矣又恨不得展其驥步誠得如使君其人當而展之裨益匪淺渺也不佞喜之甚望之甚惟使君愈益自愛終其功名茲豈惟不佞藉之其自楚之吏民實受其賜異時璽書褒美增秩賜金如漢察廉守令故事則使君者褒然爲舉首矣不佞將敬須之承貺孔多報謝如狀

復齊生作霖希說

不佞待罪行間無能爲役乃其中則曰某所有賢者卽裹糧而從之不啻云二周之間山川毓奇而濯秀自昔然矣頃讀足下二三君之文乃知山川所竅蓋有當乎何瑰瑋甚也賢才之生有自其用而遇合也有時足下第操所自而待時無憂不合矣近作二首纍纍頗珠小有瑕類無損照夜光也足下勉矣子紮固奇士何乃過推不佞爲不佞舊所說書爲子紮累者兩月今過而付梓人毋乃木災雖然是書亾矣賴足下之力乃全璧歸不佞願

文一

文一

以是爲兩公拜賜間歲興實足下當褒然舉首與于紮聯轡長安不佞朝夕望之願善自愛

與楊生玉潤

不佞識執事于諸生中舊矣譬彼凌風宜脩六翮而圖南者也何乃與捨榆枋者下上乎然執事息不久奮不力則執事之縣于天者有待也不佞受事署中黍苗三秀顛毛種種如故人何足下存問不佞者再不佞直耿耿耳于足下何能爲然念足下獨深非獨奇足下才有使其才者也誠一切屏

迹冥然故吾此之受益寧渠輩量哉間歲籍名賢書必且高等不佞當持左券俟矣

與陸雲臺

不佞剪焉俗吏日餬其口四方受事司農碌碌無短長策卽弱侯諸君子亦不克時時過從室邇人遠鄙可知已吾丈篤信好學內則師友父兄外則旁采廣詢不置諸所見聞益深益遠北者以緒言說不佞是然足音此之爲教卽詩書所稱何加焉乃猶嗷嗷稱之似欲過推不佞者不佞實鄙憤憤

文一

文一

耳何足以當季公雖然藉季公力以弱侯諸君子不棄鄙人而耳提之庶幾誦說以往不諄所聞則如天之福也非所敢幾也其朝夕兢兢不怠敢忘大惠他論謹奉教僕自守官來諸請謁無所與至羅生則業爲說吳百端終不令羅知也而季公又命我我其敢辭使還草次具復諸侯稅駕都門時悉之

與汪南明司馬

日家大夫老而傳以徵惠于司馬司馬不遑而徵

之辭既藉以不朽矣又薦錦加璧而重服家大夫
家大夫重違司馬不敢辭惟不佞聞之益快然自
失也不佞攝衣從仕猶然諸生間者問遺自算食
貳正不益安所從先生長者後藉盛禮而稱之異
時顓蒙未發士大夫一意嫌胥無所芬華不佞心
鄉慕之乃今日御水統齊民以綵袿帶卽婚姻之
交不一而足又第其畧小者可馬主盟中夏將
脩古道以化齊民請自近始則不佞願執羈縻以
從哉譬諸草木臭味同之司馬倘無忘酢醢乎不

佞幸甚

與陳葵心

日小兒過部中微惠于掌故者賜之騶從導之出
疆盛大惠也僕聞之且喜且懼惟使君長者隣邑
之民如其民焉業已子弟畜之故喜而不然者直
以功令討之乘傳謂何耳故懼也凡使君所以拊
循其民甚有恩意而日奉文者無害上下恬然相
安殆非務名稱赫赫者所爲然歲計有餘矣古稱
龔黃要以長者勝不求爲異僕於使君蓋再見之

云匪從史也日者不佞有人言方閉閣謝事自訟
使者儼然來辱重之以裏言非長者負俗獨行宜
不及此不佞乃頓首受書介使者而報命乃其鄉
往之私則日日以長矣

復鍾師

碌碌署中奄焉三稔每懷老師疇昔之言時時督
教以所不及不啻子弟畜之卽身自庸下固已兢
兢夙夜奉成命以周旋邇來事人不謹爲同舍郎
齟齬蓋閉門謝事者久之事之龔末未易以明要

以方正不容邪說害公同堂而語遂成按劍此郎
重有馮藉一切恣睢不肖身奉大教冒突梯脂膏
以逢若人乎事白尚苟容不且棄去惟義惟命不
肖終無所嬖介也老師其謂此何拜命之辱展讀
藏書文獻具徵將于是乎在又安用不佞之言爲
哉雖以老師之命不敢不勉然恐不得一當于鉅
麗觀也別駕人旋先此脩謝屬草且定會當齋宿
而布腹心敢告侍史

與黃健所

日者屬車之巡行邊縣也斥埃無警猶人成功往
匈奴大入大利小入小利今也崇古始棄前怨相
與交易而休息乎無爲此之謂不爭而善勝俱利
而兩存之道也吾丈基而得代以一見勝百聞
其安謂此將謂此爲萬世之計乎抑謂其以便計
一時也軍旅之事智者謀仁者守勇者斷茲皆孰
與領此吾丈其必有所概于中也不佞日彼人言
而願聞此其將使人謂我其爲溺人善笑也者夫
某子甲業已吹形囂囂者復以吹聲天下事豈復

太學志

卷三

所知哉臺省主盟公道當必有謬謬者興乎無間
交遊矣

與管東溟

往讀丈封事言天下務甚悉私心急之憾不與丈
面談而抵掌也屬不佞有人言大爲知己者玷此
中忤忤念之語出同官嫌疑易構事干錢穀心迹
可誣非夫端人達士視遠惟明鮮不爲浮言惑矣
吾丈視不佞弟爲何如人哉三替之間乍賢乍佞
昔人嘆之與今豈異時也某子甲起爨之由乃在

歲終大察謂不佞有所中傷主者今宗伯公言可
覆也考功物色此君不佞力爲講解及伊請爲考
功通謁則力辭之今反棄大德思小怨是遵何義
也衙門公費相沿已久非大農釐正于上固將安
之敢立異耶事有通行二京而不可聞于上者
往往而在彼自楊文貞之時國初已然又可盡
議乎小廉曲謹凡人能勉爲又況立義不侵然諾
者而猥云若是區區去留惟義惟命一犯言說已
墮坑塹中顧二三相知有不容終嘿者聊復爾爾

太學志

卷三

惟吾丈裁教焉豪傑有志之士雖超然遠覽一破
荆學之見乃其繩墨自在闔閭惟時滄而爲雲流
而爲川鳶飛自高魚躍自下未嘗不戒懼未嘗不
中和此不佞所願學而未能者也吾丈自驗此學
以爲何如其亦有以教不佞者乎毀譽是非中正
足自考吾丈指之更當有得朝夕望之

復汪南明司馬

司馬以言貺家大夫家大夫藉以不朽不佞露盟
讀之恍然若涉殊庭而聆廣樂也惟不佞將有所

誦法而脩其詞亦藉以不朽稱觴之日不佞舉酒
酹地三祝于天南望白雲悵焉神往惟是不得于
友將不得於君親老之謂何又以受成而遣色養
臣子之誼兩無當矣空以貽司馬憂拜命之辱聞
之司馬致饋于家大夫薦錦加爵上尊餽羊家大
夫再拜受之重明賜也微司馬有加禮宜不及此
乃不佞以爲多矣他時告歸之田終不令六藉外
有長物飯土匭啜土型宜何以報施司馬哉司馬
善飯惟 先皇之二三臣將次第徵拜不佞休矣

與吳水壺

不佞之守郎署三年矣受事大農庶幾不失繩墨
猶然視三尺爲兢兢其在諸大夫或推之或輓之
亦旣內之周行矣而事有大謬不然者含沙起于
江干委蛇興于道左卽易象負塗詩歌反側宜尚
不足以云喻之且微獨此而已文致者兩人也陰
賊者同舍諸君子自郎舍長以往語侵大農此之
爲計亦無禮甚矣藉第令齟齬不佞猶且甘之而
所齟齬者况迺不啻不佞一人已乎然則伯寮制

命臧倉幹天雖不知量疇昔固已然矣不佞閉閣
省營日益思所未至何暇與兒女子爭言辱承明
問聊一布其梗槩如此事白得請賞買舟廐糧畧
金焦游太湖游湘江之流而西上僊僊乎歸省矣
執事愛我其將待我乎江郭吳門之間改頁後命
復李稠源父母

不佞謝事歸寧猶然編戶卽君侯一措注遂與二
三父老藉之語云至仁無親非君侯謂耶不佞方
與二三父老稱君侯之誼而歌舞之君侯不尸其
勞倦倦進諸生而問治此非獨可以觀政蓋學士
先生所述不能過也不佞業已失律扶伏而歸卽
時事宜談安能中率辱君侯下問徒有厚顏而已
使者及命附布腹心珍錫瑤函不能道謝萬一統
容躬叩臺端敢告御者

與郭青螺

吾黨任事太真持已太隘則自貽之厲階悔于何
及語云良醫折肱良相茹酢誠有之也彼翦翦者
何能爲哉然足以難正人正人所慕用穹壤與大

萬類與衆一經齟齬直退而奉身耳于國家何有哉漢有周陳唐有婁狄以此知其選矣不佞待罪以來深自內訟律以斯誼愈益汗顏行且遍購遺書日相彈校庶幾曾點之所謂狂漆雕之所謂信有超然獨契于遺經之外者乎則不佞終老可矣縱不獲而再試豈其悻悻一決而以爲能必不然矣吾丈高明其克有以振之乃其仰君之行食君之餘則百喙不能悉矣

代家大人爲兒俊請期

伏以詩味好速誼實隆于四始書稱釐降倫莫重于三親士行一以刑于婚禮六而願若昆親迎于百兩輪始御乎三周振古如茲于今爲烈茲敬賓者童孫時俊緣契月書偶坦王生之腹數由天幸遂吹麻女之笙臂玉樹倚葦葭如錦堂厠韋布卜諧飛鳳氣王乘龍茲負荷于采薪年踰志學往過從而典謁貌類請纓不佞欲乘天佚之年藉扶持于杖屨敬詠星躔之夕資寄託于蘋蘩是用不辭唐突敢布腹心宣悃悃于水人告休祥于日者歲

在巳卯月用嘉平其日庚寅其特丁丑卜云其吉施鴈奠于華堂禮取合惟近魚軒于敝止爾由親結綬自婿將宛彼穠李肅雍成九卜之儀咏茲標梅滋實迨七三之吉瑞應當年麟趾夢符他日熊祥于沼于沚人人羨季女之有齋宜室宜家世世麗斯男之不億謹有陳于下執事願無侮于老成入某無任瞻雲仰斗懇悃祈矚之至

與張少司成

某也憤憤欵啟寡聞不自訾量竊從遊於二三君子明公高誼獨行雖不能至私心鄉往久矣頃借重成均間一再見無論容聲皆德乃目擊道存具令人飲醇也被劾歸來台光漸遠日居子舍視膳老親一切機械心庶幾退聽雖稅駕未敢知乃波流靡眩矣明公冲抑有道業已進不佞而教之倘不棄管蒯而賜之以裏言則某也願受繩墨惟侍史者財幸

與師謙齋

不佞如春蒲在水小草在山青虛未來滓穢日甚

原缺

方初菴先生集卷之十四

新安方揚思善著

構李門人呂元肇校

書牘四十七首

上何師

南征草

某也鄙無能爲社稷役不自意完得復視事于
隨語稱或推之或挽之非門下之力何以及此某
即憤憤私心竊識之矣屬走人之太公所致起居
是則老師之使者從長安來慰之以裏言眈之以
殊禮某卽不佞無以稱明德之萬一乎然藉幸可

全書四

十一

知也使者反命蓋九頓首而後致詞片曝之私未
敢附麗茲戒不腆之儀先計書發屬從孫山臚於
門下惟下執事命之顧瞻法座不盡惓惓統客異
日請命

與族孫鍾嶽

碌碌周游僅能餬口宿負五百新故相因此贊齋
梓之所知也車騎北還故人相慰不佞曾無一字
登人情耶凡今所以相寄者勉副交情耳殊不足
成事也見老師及諸公幸爲不佞謝罪

與周耿西

辱承手教足份不遺所謂伊人不翼而飛漢宣中
興兩疏拂衣後之視今與昔豈違弩力周叔樹勛
明時几席非合千里非睽許由洗耳后夔陳詩鯢
鵬九萬鷁鷁一枝達人閱世道悖同歸憲老乞言
宗伯是資刪述蒙莊中丞何誰敢布腹心惟仲命
之

復許同寅

不佞碌碌無能剪焉自棄幸藉寵靈得從四方餽

全書四

十一

口主爵者不以督過叙而遷之惟是隨之士民未
有厭志蓋視事五閱月奔命者十七焉雖神哲無
所見功何論不佞不佞蓋自是始多愧也明公卓
爾大雅聞流搢紳二千石嘖嘖高賢會不容口不
佞辱在同官喜可知已別來草草無由一通問候
明公儼然撫之增我慚習謹附使報謁用布腹心
事竣南轅尚容異日請命

與隨州諸生

行役勞苦一昔不得寧安問筆研諸生所誦說尚

在負檐倘然方舟以南吏事少間卽直已陳得願
爲諸生嚆矢其庸有佚志諸生勉旃凡民有興豪
傑亦興此兩人者不可同年語在乎有待無待之
間耳諸生興哉其亦有待乎無待乎願善自擇

與何仁仲 吉陽公子

海以內間吉陽先生舊矣先生講業東南不佞猶
然襁褓及齒始壯則先生謝客里居蓋楚人嚴事
先生比于尸祝不佞之始鄉往不啻若自其身見
之惜也薄遊後耳明公所爲其後人者斌斌行誼

本集

卷一

列在縉紳間乃過而推不佞此何以稱焉不佞之
處南曹所從者無慮六七公皆未有推不佞者要
以操行斤斤庶幾往昔卽先司寇公復起寧渠能
無灑然明公業已咀茹道真其緒餘乃付剗剗倘
亦有過庭之遺聞乎非然也則不佞願請其至者
知明公之勿金玉吾黨也屬方行役栖栖在途明
公有以振之敬須後命

與劉生訥

不佞鄉往先侍御公不啻自其口出每有興慕輒

難爲言蓋其慎也明公異時寓書解司城矣日者
又重以王公之命命之不佞雖不能詞敢虛重委
屬在行役劬勩倍常強事筆研大都長語先侍御
稟焉千載柰何以一昔易之不佞是以過而深惟
非有寄也明公倘然在宥則願以他時爲請無多
談

與李雲夢

郎漢從遊依依疇昔故人千里能勿悵然屬方受
事海邦力小任劇如棟斯撓宜何以擬明公利刃

本集

卷一

新硎恢乎有地後發先至行將賈餘不識鄙人得
聞緒論否也隨便北還附此爲問德音毋王不佞
朝夕須之

與許穎陽司成

不佞出守漢東量移構李近奉功令仍從楚吏質
成雖僕僕不啻勞於遷人分侈矣司成公出入兩
都揖讓三事人倫師表當世榮之何論鄉人藉甚
不佞以家大夫之言微惠于二三君子惟是二三
君子所爲藉手以榮家大夫者咸以爲莫宜司成

公司成公業已心許之矣今且奉徵書往也倘然
惠顧齊盟不忘舊好惟下執事不則簡書自引二
三君子其改盟焉亦惟下執事敢布腹心而下執
事實終圖之其在二三君子咸有所籍豈惟不佞
與楊復宇

已事而竣命駕南下惟我二三兄弟瞻焉顧之此
非啻手足戚也耕籍之前一日車發都門後十有
四日抵彭城其明日則季春朔也方舟淮泗之間
入境問俗則編氓食草實者已閱月矣漕渠且濬

如元元力詘何又挾日始渡江登北固望金焦徑
丹陽放姑蘇稅駕橋李之墟則又十八日也東聖
太倉滿遊莫即廷尉公雅故嚴事無由一涉其庭
雖從門下請書竟疎介紹門下吏事勞苦旦夕當
得遷消息倘來幸語不佞羽王大自寥落今竟何
如往失報書敢溷行李惟下執事留意焉不佞幸
甚

與張羽王

鄂州過從未嘗一移日語晴川之約不佞乃後明

公仲宣之賦未成庾公之興復淺鄙哉肉食寧有
道在眉顏間哉明公道莫能容資不逢世依依五
斗謂彼舉肥者何要以負俗獨行不與流輩爭尋
尺之利則知已者可與道耳薄遊欲倦毋耐習情
達憶故人子及在萬里之外讀明公之詩蓋爽然
自失矣子及稱詩甚然迺推轂羽王不佞何能敢
鳴瓦缶茲楊刺史西上附布腹心良晤未緣臨封
瞻源

東汪南明司馬

分符上計十年凡再治行譬彼蓼蟲苦不自知矣
相君正已率屬一時號爲廉貞要以暮夜抵金兼
溢一布主人賢也聊持素緣相報不者直耽耽爾
此其人大都陽浮慕爲名高而陰以其身爲溝壑
卽有稍介誰能嘗之曰者嚴程在道弗克紆車里
門兵越司馬舊遊無能請問心旌蓋搖搖已司馬
不忘已事惠我好音不佞其將敬受繩墨興時奉
以周旋無所失隊其在部之人士實與其休敢忘
大惠

與陸五臺尚書

浙中集

某不佞碌碌南曹中言者憾幾乎不免虎口矣幸賴門下寵靈得從貶秩一時搢紳先生長者知有兩人或加推轂大都皆門下賜也門下負俗獨行庶幾古賢豪間者以兩人之不肖援引過當遂使門下者流望風關說於門下無所瑕釁其虧貶固是甚矣茲從漢東量移叨承大郡某雖不肖其朝夕兢兢以從敢忘繩墨門下師表人倫吏茲土者無不馮藉矧在不佞通籍有年不佞其再拜以請敬須後命

與陸仲崔

某不佞習聞大教久矣朝車紆里門是天假之緣而嘉惠乎不佞也日有徵會門下儼然辭之雖庖人之不共其母乃重棄不佞而加之適以從政之新弗克摳衣請問惟是嚴程在道以從簡書即門下亦安可留滯也門下倘不終棄而以振我則願以異日無寧改盟

復陸平泉

某結髮時知讀宗伯公之文琳琳琅琅蓋仁人之言哉比入仕得浮慕海以內諸賢公卿至宗伯公則未嘗不舉手加額稱述明德庶幾乎知其人焉乃今猥駕由拳去雲門爲只尺提封縣隔卽一介不得通葦葭之什有味哉風人其言之也顧念方深忽承飛翰後生小子榮藉實多拜受裏言敢不圖稱臨封瞻源不盡願陳

復丁太公年伯

某不佞得從令公子遊凡在父子兄弟中世講其好以不敏不明碌碌爲餬口計天不厭棄復令待罪境中雖某不佞則無以加矣拜命之辱露盥而卒業之溫溫裏言令人悚息異時執事有間毋寧操几杖以從敢告侍史

與海防揮使

不佞木強人耳無所聞知明公于城好仇爲國倚重頃以簿書之例僭喙相聞史人司直敢告圻父明公無所督過斐然從之雖古稱從善轉圜曾不是若微獨不佞憤憤其在縉紳者流必坐明公

東嚮何敢厚誣屬以新從政事跬步不出國門異時軍政有閒士卒投石超距而戲不佞將循海以上馮軾觀之願明公爲東道主毋寧瑕纇不佞不佞幸甚

復王把總

海上訛言縉紳先生稍稍僦居城郭不佞方心急之無何偵者報命乃始知其訛也明公赳赳干城重爲東人枕席材官失護明公復領所部樓船卽干振戒嚴足紓東顧憂矣不佞重有馮藉其何能

卷十

七

忘屬方伯分部且至將有事乎茗雪之間下吏稍閒願與將軍會諸海上將軍倘有意乎不佞敢聽成盟

與王揮使

不佞往習莊生有味哉秋水其言之也夫聞道百莫已若彼誠挾以爲無復加耳誠得夫海也者而觀之庸詎知胸次之奇毋寧磊塊也而澆之微然也百川之浸浩無涯涘雖非天下之奇斯亦其人鉅麗觀也將軍陳兵海上有年矣喜則爲餘潤怒

則爲洪濤假令馮軾而觀蛙蟹卽三軍將賈餘何論射獵不佞新從大夫之後日受程書克詰戎兵則惟諸將軍在圖書具列朝夕得覽焉敢忘大惠諸不具談

復郭汾源

不佞自受程書跬步不能出百里外惟是先轉運公之奠弗躬弗親蓋不佞方心歉之矣屬聞海上警卒卒東行干振戒嚴桴鼓無震聞浙以東小有俘馘茲豈其流沫耶海巨浸也觸浪乘風雲陰

卷十

十

滅沒士伍抗濤而戲如鷗斯浮鄉讀秋水篇胸次廖廓則以爲如鄙人者何以觀焉及誦唐人積水不可極之句而後乃今爽然自快也恨力不到興不盡有味哉聖洋之言然以司馬公方斯茂如誠不知其愧汗之無從也聞道百莫已若而司馬所爲不佞稱者將多其聞不佞益津津汗下哉司馬休矣史人有閒願無金玉微音

復方潯南

連日暑甚簡出遂疎故人倨恣哉具君手書如面

重以故人之命命之敢忘大惠雖然布衣起徒步操白刃而得擐甲戎行遊遂矣可復憾乎也與哉足下既地朱家朱家業已名聞海上顧諸將軍在事無間安所從推轂哉不佞得間則亦願見朱家恨薄且劣無由一引手耳君之使者至自雲間乎毋已則寓書足下抵不佞也爲我謝吳君羅爵之門安與薦士獨此中耿耿徒不忘耳他無言

與袁冑海

門下嘒嘒道古庶幾當世作者之林不佞何人敢

李

士

與辭贊聞之道路修詞稱詩不難難于架矍架矍不難難于立義而獨行之夫立義而獨行之則一則成章成章斯達不佞奉斯言也久迺悠悠爾則野櫛櫛爾則竟鑒空也而門下也者陳誼高聞道蚤其于以事斯言不啻其身親有之夫何容贅雖然易之教微書之教遠詩之教婉春秋之教嚴禮樂之教暢以易皆非一時有所聞而襲之卒以孤特介立自成一家今其書具在可覆也而後之人竊竊然慕之夫何幾近之而卒不類也不佞之

在門下無異硤硤然其言可采門下不難舍已從之矣敬質侍史以胥後命

與蕭漢冲

往兩公卒業南雍則人士翕然稱二蕭矣斯時也以義疏觀兩公耳及公上春官敷大對褒然舉高等爲海以內多士先則海以內又翕然欣望二蕭矣斯時也以科名觀兩公耳及公讀秘書謁承明之廬與諸史臣相揖讓而次公者又復待次都下不必且爲六曹卽海以內所占兩公者又不在文

李

士

章勳業間哉雖微不佞卽兩公所爲斤斤濯勵以副羣望者寧不亦如前者所云乃不佞則所爲求多于兩公者不在此也夫虞黃盛際厥有元愷成康重熙八士聿興凡今以伯仲起家者不下十餘族焉此豈所謂天祚明德族生多賢以鳴國家之盛者耶然則區區義疏文章何足爲公重也科名烜赫何足爲公榮也凡天所以受公與公所以答天者公宜知之矣語不云乎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夫惟知天之所以爲天者而後可以知人矣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既行且生矣而又何事焉此天論也相君者得此而天下無遺才矣夫惟不有其才而後天下之才進公將宰國當衡以圖異日者之大樹則其於不佞之言也寧不亦有合乎哉碌碌簿書無足爲門下道敢以質言進左右惟左右財啓之

與張羽王

入楚得交足下懽頃之別去卽簿書終日念足下不置也足下翩翩書記無能奮飛天不欲貴足下而阨足下以顯其才亦足下盛邁也足下豈浮慕靈輿豪舉而姑置此耶俞生公臨念足下者不置遂買舟爲楚游主興國以唁明卿惟足下善祝生且出其歌詩與足下倡和足下之邁益盛矣無多談

復某同官

釋氏悟道云空亦空言此身若太虛然孔父所稱絕四有以也明公業已負俗獨行初豈求人知哉求人知而不爲求知具者拙也不爲求知具而謂

其求人知者誣也不求人知卽人不知者常也不求人知而人知者亦常也雖人不知而不失爲可知者真也門下業已安常抱真何誣何拙然則門下之往也合道有味乎孔父之言無論釋子已來論諄諄如對光霽萬里言別未遂握衣不佞蓋媿之矣行期稍違當走人一候郭門伏惟存宥

與杜楓泉

共事地方無由一握爲笑蓋良晤之難如此明公投劾而歸能事畢矣獨如二三大夫何哉屬有簿書之役聲問未交萬里秋風僕夫况悴不佞無能布幣敬具屏屨鄙也愧之惟是琴鶴舊遊依依左右故園三秀開逕行觴則明公之樂事修矣驕人塵鞅碌碌者何足挈短長哉不佞所爲明公贈者以此他何多譚

與方詡菴

萬里壯遊昔人所嘆足下翩翩書劍不啻其身親歷之途之不窮亦足覘矣滇故漢初郡俗雜華夷其氣多煥少寒宜於羈處花晨月夕一味一觴知

必有曠懷在也卓吾乾齋提封千里養吾續亭布政宣教聞足下陳誼高要以相重豈終凌維米鹽已耶郎君大自濯濯日寓書黃生所暢然如見郎君亦大愉快哉惜也生之不遂南無由一報郎君也足下復舉子行且孩笑日雛弄太公前足下得專意西方無復東顧稱詩屬文當令毛生禿髮楮先生裂帛矣別駕西鄉附布腹心別駕弟畜子虛炎方亦可與語者惟足下論交之不盡不盡

與荆養吾

異日者之過丹陽星輶尚未發也頃之貫齋楊水部至則觀我門下手書朱明載途萬里行部皇皇簡書得無後期否炎方振鐸如揭日月而行秉禮隆師靡然顧化異時譚道留都半在官下風靡景附庶幾化人之都誰謂滇遠乎聖澤爲首沾顧獨薄也乎哉子及罪銳才高離逃鄉土萬一記存則二三君子在焉耳昔伯安督郵用修往戍文章道德益困益純豈天固大受子及耶何落穠也屬程別駕赴任之便附布腹心別駕雖出他途然亦

廉吏門下持此以風所部見功深矣臨封瞻源不盡願言

與李卓吾

明公倡道西南雲合響應足稱不孤矣不佞無所師授道聽而途說之竟負繩墨五月漢東秦計遣往量移構李奔命爲疲幸藉寵靈得從二三君子之後聆其警欬雖無所發明當不至落莫矣明公於西南不啻尸祝業已駁駁乎化奈何中道棄之乾齋拊循隣封養吾督視鄉校此皆益友又何忍器寡獨往自營菟裘老也明公近作大有長慶風致豈此一時也立文字落言詮耶洵據德依仁而游藝者也明公不遠萬里其有以振我矣德中盡褫衣鉢書二匱謹寄從吾道人明公無念

復劉賓華

往在漢東去錦城爲只尺思一取道宇下瞻拜光庭錄錄簿書竟爾縣隔僕之疎節蓋可見如此矣門下其謂僕何暮春南還受事構李頃之陳將軍携手書至則驚喜備至焉六故廷堅封國庶幾淑

問之遺以門下儼然撫之斯亦元元煦妪時也門下豈薄是遊哉不佞淺中又持方枘入圓鑿其合鮮矣幸藉門下寵靈量移內地此主君之賜也二三執政之力也不佞何敢忘哉屬秀水家人子歸附布腹心爲問竿牘且至會屬車已被命行私衷恐不達耳冗書二種奉入記室惟下執事存之他不具論

與唐使君

異時使君出守瓊也不佞實遷守舍中談談鄙人

本集卷一

七

因以瑕釁蓋岌岌乎殆矣以使君寵靈徼天之幸得復瓦全于茲及今不死之年戮力公家庶幾一當使君之顧無所失隊斯亦異時同舍郎之賜也語云他山之石豈王君之謂耶不佞蓋心鄉往之矣日東憲南海海上之人士再荷生成非獨士人戶祝使君抑使君亦將聲施海邦大樹不朽之業百世一時信不虛矣不佞碌碌小吏宜何以稱焉屬劉令之官瓊山附言爲訊令故高士門下必以異數遇之不佞無容綴煩萬里舊遊莫能將命

則不佞愧矣

與陳梅源

往不佞入由傘則包大夫以門下之貺貺不佞不佞私心急之一涉簿書遂成閱歲無能報謁疎節可知漕渠大治門下實先後之當事者竟爾報聞不以功多門下茲雖少讓亦門下之希遠也夫黃鍾大呂不貴煩數而貴優游岱宗太嶽躡等者廢于半途而逸巡者成于先至由斯以譚謙謙者有終脛脛者難全蓋自古記之矣以門下其才第令

本集卷一

七

叙進其所樹豈後人哉異時在事揖讓孤輔之間則必以斯言爲左券不佞雖播遷滋爲吾黨慶矣屬敝寮高君督漕淮上勒狀以聞願瞻卿雲何勝縑綵

與鄒大澤

不佞守漢東時則聞公名藉甚矣頃之入計公視不佞獨親卽所論不踰尺幅間乃期聖於明公者非止此也公業已脫穎而用世矣如有卽藉而從郡縣宜何以應公家夫涉世不深其建立也不厚

文人墨士之所高談而抵掌者十斯世無當也門下之于時義曲而中矣第令以此應務有不恢恢乎迎刃解耶門下自愛宅心欲大積慮欲深當事欲雄臨機欲密不佞竊有志焉而未逮也辱在知契敢以奉聞惟門下財幸

與姚順山

不佞弟最無狀耳門下不加督過引而置之几席之間語輒移日即不佞盡其愚於門下殊無當也頃入由拳憤憤終歲故人天上無由一候興居不

不佞

九

佞之疎節可知已日在播遷行法俟命遲速衰序庶幾一切聽之倘藉寵靈得延狗馬之齒效勞中原斯亦雨風露雷之教也其爲受賜豈淺鮮哉屬從孫北上附布腹心門下知己之恩舉家竝受其福雖日百喙無繇鳴謝矣家大夫僭承推愛報塞無能令不肖致命如此他不具陳

與鄭甥

甥遠遊不遂吾心念之今歸省祖省親于人倫不啻厚矣即菽水可承權安事金帛且夫不善事親

而多畜財徒爲安飽耳以此易彼甥寧浮慕之哉不佞髮種種矣惟是公家之役不遑寧居實寡弟兄獨兩女兒而又薄劣不克以時奉甘毳爲朝夕資則不佞愧無地矣甥業稱詩今早囊盈者幾何願以告我

與陳鶴溪

往者將軍有逮不忘故主之思爲法受惡誼至高也久在行間露居蓐食爲國家廓清東北之塵身至勤也乃今錦衣上駟內與三事等威而外與

不佞

九

大將軍匹此雖殊遇本非庸衆人所克戡也而將軍者陳誼高積功勤即古名將何加焉然且謙謙下士推本由來槩有意乎不佞不佞雖不識面識將軍之心矣方今主上仁聖將相調和東有執訊之助西有和戎之利諸所馮藉詎有涯哉而將軍者又益深溝高壘挾纘投醪爲國家有備無患計則不佞雖越草野當上爲國家慶而下爲將軍誦無謂從臾矣屬在簿書無能報謁材官馬首且比附布腹心不腆之儀以幣從者伏惟執事

財幸

與朱虞峰

不佞聞高誼之日久矣郡中斌斌具有文質不佞自結髮時慕之乃今得以執事之末優游其間上之懸車下之待聘無不通介紹焉斯其遇亦隆邇矣而明公者方且褰帷行部不憚簿書之勤出數千里外儼然存之如習門下士者斯其爲遇不可謂不益隆且邇矣異時有間得逢迎彩鷁於江之干相與抵掌而談促膝而陳契慕將所謂見見聞聞于斯爲暢者也門下豈有意哉伯子方從諸生燕見不佞不佞殊心急之第不佞憤憤無能卽欲有加于伯子乎未也非才冗職于名郡殊無當惟門下財教不佞幸甚

與王古菴

往騶從過由傘蓋不佞始承光霽云從政及期無能爲役卽雅故推本如門下者董董以逆旅過之節之疏也斯焉甚矣頃聞紆車里第瞻望用勞盈盈一水如隔蓬弱異時有幸得復望清塵於郡郭

江臯當暫艤僊舟一叙鄉人之雅斯亦門下之嘉惠鄙生也何敢忘哉屬故單令王公來自吳門造不佞而告急不佞且吟蹕如王公何倘藉門下之力一引手焉解涸之望固不啻足也惟桑與梓惟門下幸許不佞且藉甚豈惟單令

與袁了凡

蓋聞雖有拱壁不如坐進此道道之貴也人人談之矣小子不敏聞足下之高論竊心異焉自家子弟以下欲一切嚴事之日請于門下門下業有成言敬胥命矣從事齋沐持不佞書以請惟足下臨况不佞再拜東鄉以俟

與俞定所

日在簿書無能奮翮仁人長者不遺憤憤屬有裏言感甚籍甚奏最以往三月聚糧司理齋中得無縣署雖然取予一也不知所以取而取之其名曰竊不知所以予而予之其名曰濫君子與其竊也寧濫也門下日行古道今茲往也母寧以溝壑視諸

公平微然也則操一介不予之節焉可矣門下尚難任此耶一粲一粲屬有海上之役不克逢迎不腆之儀以幣行李伏惟下吏財內

與許鴻川

門下陳誼高諸誦說者以爲莫及不佞不得一交門下惟稱引知已歎可知已待罪郡中短長莫見門下不加督過同聲而頌言之此豈不佞所望於門下者耶不然以門下之重不難一言譽之豈不佞亦有所試於門下者也語云大巧若拙拙也者

不佞

卷一

吾黨操行游世之要妙也門下觀于斯世其願爲拙者有幾今夫千金之子畜僮與僕則必擇其拙者任之非謂拙者之能有用貴其能無用也夫惟以無用爲用者始可以託千金矣天下國家之任何啻千金乃俱知用其有用者而莫知用其無用者此亦不善用拙者也門下自愛拙於爲身必工於爲天下夫工於爲天下者不必且爲天下重矣不佞不能爲拙而願爲拙以方門下庶幾臭味同之不遇門下將無以其無用也而遂棄之耶夫用

之拙也不用之者謂其拙也用與不用而安焉安乎其爲拙也若不佞者以方門下將無已甚矣語之深者不敢以資左右他日有聞願得賜清閒之譙而一抵掌焉不佞幸甚

與陳右山

將軍露居海外不忘故人可謂能安其危矣士卒兢兢約束大都將軍賈勇之功海波無驚內地馮藉踰月飲至司馬紀功不佞將釋簿書之役觴將軍於鹽官之區將軍當爲吾鯨飲乎則不佞抵掌

不佞

卷一

矣前茅在望不任馳神

復徐存齋少師

某生也晚不得一出大賢之門與聞末議斯鄙人之所望也雖然就李雲間相距不數舍許王長公邀遊兩郡得內交其賢士大夫簿書之間噴噴當世名賢則少師公一人而已鄙人弗克從遊門下乃長公所誦說則有味乎言之卽魯且賤穆然如見其人矣屬有嘉善之役伊邇雲間景星卿雲日在指顧第令非公事而越境寧無愉快其如簡

書何哉使者儼然拜命之辱露盤讀之懷然自失
不圖憤憤者之見收於門下遵何道也雖以朽散
之質無當于時得門下士鞭而策之坐進斯道斯
如天之貺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而門下士實
終惠之某也幸甚

復徐仰齋

相國里居無恙倚重清時不佞辱在鄉人末田披
睹乃私心所嚮往則庶幾如見羹牆非貌言也往
在中州曾荷季公傾蓋頃游構李則長公賢喬梓

寶後先臨况焉即語未能移日乃冲和色笑依然
先民之典刑也不佞蓋膺服者久之以相國之重
譬之太華溟渤孰能測其高深乃今接其後人而
後知其家學之淵源者非鮮也不佞乃今得望大
洋而涉足殊庭矣長公過從不數數然者不佞方
心聖之何眷眷不遺而過賜之耶夫飲人以和者
其澤深沃之以清冷者其稱物芳也長公之貺不
佞一而足矣何美且多也如是夫對使登嘉汗淫
淫下雲間在望不任馳情諸容異日請間不具論

行七縣學校

學道且至將以行誼求諸生優者若而人劣者若
而人惟執事終教之五日內實封以來不佞幸甚
與汪南明司馬

頃在簿書日與從事爲伍出入刑名間乃延見諸
士大夫強顏應接非其好也吾郡阻山爲塞然乃
據浙上遊腰約五千緡一輩可溺小子狂簡不勝
歸來之思主爵者見謂無當直解冠待耳司馬飲
禪後將尋初衣乎將復意人間事也長者去就宜

本卷十四

去

非後學所得聞要以文學武功當世所稱殊絕第
今在事寧復有加乎哉封司馬公且饗錄二仲競
爽翩翩乎作者之林季也發豪昭然亦人間大愉
快事第令晉孤輔司國衡寧復有加乎哉不佞
即淺中語多滑亂爲司馬方外友毋寧弁髦他語
叙寒溫者不次

與王公祖

頃者二三元被逮臺下法當走而聽成顧泣訴
中庭景景可憫不佞廉其無它即所稱盜者殊無

左驗第令胥靡就道彼安能俛首受汙初舉詞者
累已無驗法當坐誣倘然僥天倖藉寵靈原其家
之被創也未減之卽郡人幸甚不佞幸甚諸客異
日請命不盡願言

卷十四

七

方初菴先生集卷之十五

新安方揚思善著

構李門人魏仕傑校

書牘五十一首

與李中齋公祖

許中集

門下視事月餘吏民無不兢兢繩墨知門下嚴明
正大不敢干以私也嘗之祥麟威鳳非仁聖之瑞
乎哉乃見者無不辟易驚喜何以故其瑞不恒有
而施澤溥也門下卽數月業已如此矣第令僥天
倖借寇如河東者一年諸吏民宜何以愉快乎哉

卷十五

家大夫重荷高情謬加優禮此又諸士民所不能
與也而不佞父子竝受寵靈豈非幸之幸也與哉
語云太上以德化民其次莫若猛蓋觀水火之喻
信哉治民之不可無術也雖然以太上爲治者至
也思其次焉豈得已乎哉其地其時或有宜焉君
子以爲一而可矣門下令行民信之後故敢進以
此說惟不鄙其迂而采內焉不佞幸甚郡民幸甚

與武夢江秦川二仲

都門一晤同袍爲懼過從未幾適值太公凶問弟

誼在世講情如之何餬口以來再踰寒暑惟是三兄弟或離或合無能仰述太公之槩稱天以誅疎節甚矣屬余生卒業南中報書潘雪松所雪松館穀公家贊哉主佳哉賓也二難拜矣謹附一言爲問兼致候私不文之詞聊以告之几筵惟門下采內幸甚

與喻楓谷

往不佞釋褐時則門下謁選主爵所蓋從曹偶中望見顏色云久之門下且左遷不佞亦以罪逐雖

其才其望未能步門下之後塵庶幾臭味同之令喁喁者並稱遷客則不佞榮藉甚矣屬寮友陳君至備述高情先是楊君念洵亦數數爲不佞言門下不佞之望門下猶大巫也其見而辟易不暇何敢出聲門下不卑不佞穆然思之此自門下高節顧不佞非其入也不佞後先聞之連焉而喜可知已委吏陳曰賢故漢東抱關者也不佞識而賞之茲其人復得備員貴治不佞乃以門下之愛不難緩煩爲委吏先惟門下財幸諸容異日嗣布不盡

願言

與吳雙石

往者渡江而南也中流而抵金山友人奉卮酒爲壽且以別也金山固以山名然多水勝先時浮慕金山不得至至而委心焉其日風從雲興悠悠然惟舟所適爽然快也頃之大風從西北起濤聲如雷波光如霧倏忽只尺不辨牙樯不佞先飄風時方舟舟乃克濟北顧金山蒙蒙似煙霧中矣此一時也風從則舟輕風駛則濤壯非獨舟游然也游世亦然塞之馬楚之弓前人之言有明徵矣良非謬也不佞薄遊十年再蹶再振吾道非耶吾不知其虛若兕龍若蛇也守已愛民行法俟命茲吾孔氏家法耳丈何不聞焉臨安蓋宋畿內其民習於許利而尚攻訐至今猶有餘風焉難可知已不逾其詐而覺之覺其詐而善馭之無以忿疾此所謂平易近民者杭司理同袍也爲門下地甚急不佞實與聞之茲以達于陳公敢不如命

復徐鳳竹司空

往者膠萊之役重在臺下當事者一聽成焉小子某屬在司農舍中知是役也非常當事者不能藉臺下重非臺下則亦不能已事而竣也頃之言者見謂無當議且報罷語云非常之原黎民懼焉信然哉斥逐以來周旋楚越徒得升斗之祿以糊其口安能爲公家役如臺下者所云讀臺下手書滋益增媿耳稅駕由拳瓜期已及三入鹽官一登秦柱雄哉海波第令無風而濤猶旬旬然若雷發地奮也會一遵海而南視師激乍之間塞帷揭張蓋

本臺

蓋周視捍海之塘如砥如矢屹然如干城之在禦斯亦天下之壯觀哉一時婦人孺子皆能口大司空公之功而尸祝之奚啻二三故吏已也日者颶風連展海水爲溢拔木飛砂勢不啻洶涌矣按臺下所修塘則巖然如故也別駕張君視之閒以語小子某小子某蓋訢訢然謂工且無再役民且無再勞也一時婦人孺子愈益鼓舞歌誦大司空公之功惟是共工小臣免于罪戾又愈益喜談而樂道之矣臺下不忘舊遊鰓鰓在念自先正周文襄

公塘海業不過是斯小子所爲嘖嘖驚歎無敢從臾也使者反命附布腹心專候未緣徒深悚息

與董潯陽先生

臺下胸涵武庫材發鄧林者碩三朝典刑百代譬之泰山喬嶽遠而彌尊景星慶雲出而快睹乃今何恙不已高卧林泉跂予望之無能排闥使者再臨申命惓切仰惟臺下與善之公觀過之誼交相贊焉不佞何人敢徼天幸北來消息稍定吏議稍寬倘藉寵靈獲令自濯斯二三當事之賜也臺

下臺

五

下之惠也不佞卽木彊無足爲知已報乃其狗馬心則何嘗一日忘左右哉茲者節屆高秋籌添九九東籬之菊沃若南山之興悠然以大人先生如臺下者觴咏其閒卽禽鳥來親門戶自在三編櫻契一枕羲皇斯亦臺下之自樂其樂也而不佞者碌碌何由一越樽俎而代庖人爲哉不腆兼兩爲羹果先敢以獻之大庭助庖者治一昔之具臺下多傳舍客其母以惡草棄之不佞幸甚

與黃葵陽

不佞落落十年資不逢世豈命實然哉不佞懸
與有力焉門下不加督過推之挽之此之爲誼加
于同袍者萬萬矣不佞卽不言謝亦豈能以謝言
哉儀卿殊急不佞爲不佞地者甚至恐爲人一念
太重或非中庸門下其試商之大都臣子出處有
義有命以命自安以義自重同歸於正何慮何思
此不佞所自盟也門下以爲何如

下七邑

近見邸報山東以度田先期受上賞此 德意慎

重可知不佞業已受成不敢不勉諸高賢在其能
無馮籍耶願少閣簿書一意從事月終得以冊上
不佞得覆核此百世瞻仰之舉也願諸公無綴圖
不佞幸甚

答李將軍鳳山

大將軍卽世天爲隕星况曹偶乎簿書未間不自
走唁惟是不腆楮幣布之几筵而執父者麾之非
有他故明令將軍之不家於喪如此也今將軍報
賜適當無寧以厚爲道諸吏人曾未出境楮幣未

將而將軍反賜之是委之溝壑也敢辭敢告御者
將軍方在衰墨無多譚

復彭冲溪

不佞木彊耳他無所長而猶短於詩歌年來諷誦
古風欣然有感謂詩以言志也志之所觸而言生
焉言之不足而長言之歌咏生焉要以吾味吾性
非有所依而咏之也今稱詩家乃大異是明公不
彼是取而獨于不佞乎稱之豈居是邦不非其大
夫也者而以爲禮耶抑果有當于明公否也大篇
盈帙卒業未遑爲破病顏莫過乎是三復神怡飲
啖明賜無惠大矣敢不拜嘉

與顧侍御警章

僕無似習聞高誼之日久矣頃不自引分受事隣
封法從森嚴無庸奏謁乃其狗馬心則竊竊然鄉
往矣屬以使君之命督發漕粟軍民紛拏日甚一
日不佞憫焉念勞人之直歲侵也常輸之外一切
禁止誅求部伍其人簡稽出內一時嘖嘖維喙已
事而竣諸父老見謂無譚庶幾稱引以爲漕法夫

士伍驕悍好作氣蓋疇昔已然第令持衡稍偏安
肯頰首以從吏治此臺下之所知也而舳艫相啣
渡淮踰濟凡三越月灌輸太倉蓋貴郡之粟爲十
萬斛者三而杭之衛卒所輸十不滿二所不足者
百之二三此果盡出民間所輸者耶凡漕卒之奸
臺下業已燭之無容不佞置喙第以二三武人不
得逞志於有司者而一旦鼓譟都門變亂黑白非
賴臺下寵靈居間講解則不佞議譏將何所傳其
罪哉臺下之施及不佞者實以貽所不知乃不佞

臺下

之感恩頌德固將何時已也屬黃太史從事之便
附布腹心外服下寮不勝唐突伏惟臺下財幸

復某郡紳

某下不能爲夫陰妻邪謀致支解人而莖以薪卷
案第欲保某甲完不深究也天道神明人可妄殺
不佞處此實難爲言將從二三大夫之言則陰惡
未洩將一一持爰書以從事則重違二三大夫之
雖如此凡二三大夫所以訓誨不佞者忠與恕
賣國家之法以全私情則幾不忠財庶民以

法而開宦孽則幾不恕不忠且恕身于何存此二
三大夫之所爲不佞罪者奈何以此爲不佞望也
不佞獲從明公後稱爲同升卽肺腑所存敢不吐
露茲爲明公再思某甲殺人以妻與其身殺人何
以異釋一某甲復釋某甲妻則幾無法矣不佞欲
爲某甲正其夫綱法某甲妻以全某甲於明公云
何且不佞非能主殺者也第行殺者耳不獲承命
敢忘大惠明公財幸

與袁了凡

臺下

儀卿抵都下當在何時渡大江浮淮泗歷青齊登
黃金之臺而從觀禮樂衣冠之盛見見聞聞有不
暢然者非夫也而况儀卿乎多病故人憤憤無似
儀卿何以振之夫獲上所以治民信友所以獲上
今儀卿視不佞其能信者有幾善之未明身之未
誠不佞罪也敢求信於儀卿哉口語在人誠難動
物此身墮落久矣儀卿則又何以振之知已天涯
心隔相照儀卿自愛毋遐遺我

與許賴陽

僕生也晚不克蚤聞道於君子之門志行孤賤動見顛蹶雖欲自直終無繇也幸賴門下之力推之挽之不卽削籍此令小臣自効耳顧君門萬里自古歎之端委之詳更僕未悉卽欲爲書以干執政如先入何詩不云乎薄言往愬逢彼之怒不佞譏議耳九牛一毛固于何有夫非門下居間而媾卽喙三尺柰何不佞十年餬口尺寸未伸一朝裹足涓埃莫報不佞非敢戀戀驅馳亦非敢悻悻自好徒欲得當以報知遇而終以皮見相不獲我心不

卷五

七

佞是以尤譏譏也門下財幸焉顧瞻五雲何勝繼

卷

復姚指揮磐

異日者之邊海上與將軍會獵焉疎雨洗兵囊鞬載道風雲叱咤若爲將軍賈餘不佞何能軒然生色以將軍之威庶幾得息兵革諸長人大吏將藉以考成焉何論不佞異時觀兵三塞紹介而見將軍拜命之辱敢忘大惠

與范遊擊

將軍爲國漕粟士伍紀綱噴有煩言非將軍本指也往者嘖嘖偏將軍實有力焉今雖已矣一時漕政紛更閭閻騷動厲階則誰生哉言之可爲於邑書稱一言債事良不虛也將軍陳師海上凡在東吳實憑藉寵靈餘波所及于不佞乎有賴爲幸厚矣使者儼然來辱錫我瑤華足仍注存佩服何旣異時有問當與將軍戮力中原其庸有報志茲左券也何敢忘哉良晤非遙臨封贈渾

與仇謙謙

卷五

七

明公陳誼高持論正庶幾古之逸民伯子雖處囊業過諸生遠甚卽不佞矜式焉何數奇也要以明公其才伯子振之斌斌文學寧不一當作者茲固昔人所稱不朽哉然則得于天者已厚何謂奇已不佞憤憤無能又以簿書小故廢此大業髮短心長于明公蔑如矣太篇浩浩卒業未遑襄之未七何以云報茲不佞所終憤憤也者夫良晤非遙尚容異日請問

與馮具區

卧病閱月人事如不與聞豎子爲言崇朝太史傳
舟且發一何遽也江臯出祖在禮爲宜起居木寧
遽爾分背卽太史有以處我豈曰能承謹專人上
謁弭以爲謝惟太史之所命之

復張誠所

僕不佞賴明公翼蔽之得以瓦全明公陳誼高殊
不自功乃不佞則數數然矣邇來血氣日衰因以
積勞二豎屹然居間遍醫藥不能達意者天將佚
我以老故慙慙二豎子招我以山林耶業已謁之

書

書

當道請告歸寧當事者猶然惜之不令遽去無乃
見不佞之形未見其裏也辱在桑梓之末契合方
殷貶斥之人蒙此推轂誠不知其報禮之何從也
屬在湯藥筆研未親翰惠自天灑然驚異鄰丈卽
厚念僕僕何以得此寵榮也異日者不卽枯槁得
執簿書以從其涉足殊廷頓首稱謝使旋草草奉
復諸客專布不宣

與黃葵陽

太史日侍禁垣要刪典籍卽忠 主上垂鴻名于

臣子至願遂矣退食委蛇復與長君考論文宇上
下古今休沐之日從二三君子一理玄談儀卿間
乃過從庶幾古之益友太史之于勝事不啻洽矣
故人憤憤無異守株時而倦游時而強食惡我藥
石所忻慕焉每承季公問遺道太史盛德事則私
心竊竊焉矣屬家人子北上附布腹心良晤尚遙
有懷縷縷

復史直吾

不佞有狗馬疾力不能任郡事惟是簿書之役罷
不以聞便君斬焉衰經聞問未通不佞方心作焉
拜命之辱貶以文綺使君之情則摯禮則隆矣當
如不佞何且以使君之賢邑邑不遂如不佞直將
牛馬走耳語稱與聞不彰朋友之過斯不佞所爲
罪深哉使者跋涉重趼百舍無已勤勞報謁未能
私心鄉往惟使君之才之望久已著聞天道張弓
大受有在使君其無過慟不佞叩焉南望卿雲情
神飛越

與劉印沙

足下翩翩高舉不佞實受榮施聞而關焉私心鄉
往執事從政新持三尺而廩廩乃部使者行郡輒
多執事而推轂之此違何術也自文墨之士常先
名理而誦法家謂法家文刻深不若儒生平也要
以競競繩墨惟廉惟明議疑者輒以予民無令次
骨庶幾古之淑問即法家者胡可少焉足下之名
列薦剡爲諸李先良有以也語云行百里者半于
九十言持後之難耳足下其崇茂明惠益令始終
第令三事六曹執此以往可矣辱有一日之雅故
以質言足下有以振我幸惠德音不佞將敬承之
謹拜後令

與陳定菴

卧病踰時筆研爲寢四方之遊者至大都以皮相
之不知今之隱几非昔之隱几者也吳門杜生大
中者雅稱詩詩亦多奇欲望門下顏色請予介紹
予旣不能主生得生一遊門下足矣他不具談

與彭揮使

中軍冠軍也非賢且勇者不能以將軍之賢無推

轂者斯亦諸大夫之恥也大中丞業已舉統袴子
下吏何敢聞聲將軍自愛諺云桃李不言下自成
谿將軍等是也惟胥後令幸甚

與許惺所

卧病四月人事罷不以聞乃今強起而從執事猶
然尪也門下治行北上小子何不聞焉攜手未緣
竟成契闊即聞問可通曠焉南北矣陳生零起睚
眦遂破室家躬自厚而薄治人猶然光復舊物門
下業在肺腑其以不佞之言詔之亦一時相與之
情也門下以爲何如從事北征附言爲復且以疎
節之罪爲請惟門下有宥

與陳鳳嶠

卧病久矣人事置不以聞吏治兢兢無大罪狀不
知門下所聞於諸公竟何如也門下釋文法吏而
詢武人敬以武報此等行誼爲上操持次之技擊
爲右心術後焉直指若如行部中法其太甚可也
倘然苛求材官無瓦全矣門下藉以報命願慎圖
之異時扣關至屢枉顧雖不獲承教愉快甚矣敬

告侍史

與陳豫吾

使者將命讀之三四不覺爽然慙然異時連牀對語兩人者各自得也卽抵掌擊節何能罄其懽哉今則美人西矣將懷好音誰爲爲之是不佞所爲爽且慙也以門下其才如樹豫章大國之郊匠者至睥睨而不顧或以爲當或以爲無當也是遵何術哉雖然木之植於地也則其天全其用于人也則其器宏夫天全者固所以爲器宏者也門下待之矣南曹清宴至法從所居更有加焉足以自謙矣不佞雖不敢爲門下賀敢爲門下不豫哉之任何期敬胥後令

與黃葵陽

卧病三月強從簿書齋中殊無長物藥果而已兵農之變竝起武林賴當事者平之庶幾安堵乃所以絕希覲杜將然卽吏茲土者寧詎晏如已哉夫六經之治貴於未亂惟幾惟康言慎微也第令以膏治人以儉圖永諸不急務一切予民卽擊壤鼓

腹比屋可封何至遽如鄉者所云哉 廟謨密勿宜非外服所知太史從容館閣當必有所概于中矣僕願與聞焉屬令弟行附此以往他溫存語不具

上軍門張公嵒嵒

某自惟庸劣放逐是甘不自意完復叨末屬台臺不加督過溢格遇之某何能終圖報稱頃承明諭委以屬辭某肺病未蘇強從鞭策談及古今之際心竊欲之而力未能非退託也伏承台臺下委不敢不畢其詞顧技止此耳於台臺何當焉且今學士大夫論述當世作者則必以台臺爲登壇今卽以其之詞進徒令識者指其贋耳台臺其謂之何明禁森嚴不敢越境上謁區區羈縻之見猶欲請問而謂其愚茲不敢贅文彙一冊併呈電覽伏惟采擇而斥揮之某幸甚

與何太公

客歲陸生至則觀不佞手書露盤讀之隆然加禮知學士公之不遺下吏如此頃之都試陸生始入

設中督學使者來生乃見詘當是時數數請書以報不佞以爲未也生且再試將圖所以籍口者於是乎有太夫人之戚而後痛滋甚也已聞次公史氏不起則痛益加甚哭益加哀屬走一介徃唁而狗馬之疾作矣居久之病且益甚甚者日唾血數升蓋五閱月而後色有起焉當是時也上念長公老師之恩未報不得死所將觀九原而從次公遊也如不欲生乃今而後生可知也兀兀齋居無若存亡之感何已夫問不匄匄弔不及哀君子以爲

卷之三

太

亡於禮焉卽封學士公念僕當如不佞何不佞是以痛滋甚愧滋甚也聞大夫人有年次公史氏有子可以瞑矣願學士公加餐自愛以膺新命其自門下之士無不藉榮豈惟不佞

與王見菴

足下之事與不佞稍稍同然不佞病也以病爲事遷也以遷爲職毀也以毀爲其當然事則行之職則奉之當然者訟而修之聽其消息不欲以一毫與也此不佞所爲願學焉而未能者也今以爲足

下謂足下豈有意于斯乎夫周游不遂要之皆境百途橫生要之皆緣營營擾擾要之皆識去識忘緣去緣忘境去境忘有去有忘忘此雖上乘第在揮臂回頭間耳足下毋難此語毋生厭心毋忘信心如此則在在樂地人人義皇事事過化物物順應此等色相要與凡夫齊耳夫花鳥融和萬物生意然感時則濺恨別則驚天地之大可謂容矣而出門有礙至謂無所容身此豈天地花鳥之常哉夫惟得其常者而後可以無所不適矣足下有道之士不佞故以此言進不識以爲何如

與劉印沙

足下所以餽我不啻厚矣不佞則何以截足下自愛凡所稱引於足下者皆足下所已至者也夫投其所未至故其間可入而其說爲可行今以足下之才何所不勝以足下之氣何所不斷以足下之明何所不察以足下之文章何所不行雖然至人有言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夫足下既已有矣所從生者安在哉生于無而持之以無故愈用而愈

不置持之以有而不知本其所生則殆矣此足下所至而未至者也不佞所持以報足下無踰此矣雖然無至矣眾人皆有而我獨無眾人皆然而我獨去則殆甚矣夫惟以無處我故能視我如無視我如無者則無不借矣此和于眾之說也郡之同官皆長者足下後其身忘其有而處之乃克有濟足下高明其尚有間可入乎不佞藉口以報他無多談

與熊成吾

拜違之後寥寥閱月時事遞變不啻若寒暑焉楚晉更霸亦氣運使然哉善仕者爭爲交私躐等以進第蹇修者落莫耳翁丈以爲何如督學使君行郡去取何如往年聞朱生汝器者奇士也竟寘下第謂何哉滄海遺珠莫此爲先非有求不佞第以其素稱屈耳翁丈幸首錄而進之使君或將得當也不佞辱翁雅愛不揣唐突惟門下原之幸甚

與馮小山

不佞宿疾相嬰幾於卧理諸先生長者爲問無能

一效鄭莊其在門下奔走舊遊握衣未皇亡於禮而禮矣門下不加督過數數存之又數數損惠以賜不佞則非人哉何以紆胸臆稱明德也郎君猶子翩翩冠玉秋風鹿鳴聯璧不異矣不佞敬以爲候他無多談

與王寅長懋軒

與門下別蓋閱歲華人事天時遞更新故頃之龔長公至兩高公相遷代陳公秩滿得遷南曹蓋與舊司理汪公同舍人謂兩長公俱起法從兩司理

通入舍中亦一奇觀也頃之妖僧之變起於潤州士卒之變起於武林虛煽方處闖闖之民鼓譟而犯直指君直指君且爲避舍他可知已一時人情洶洶未有底極逮張司馬公在事始獲息肩浙故善地游者靡不壯之乃今則鰓鰓却顧矣門下倚青龜過白駒曾幾何時而聞問若此不亦可詫已乎不佞抱狗馬疾閉閣半年日日思歸無能請告今雖小愈然精神飛越矣門下知我故以相聞萬里神遊微音莫嗣知門下之不遺故人猶不佞之

依依知己也封丞歸便附布腹心臨封縷縷伏惟珍重

與范旆陽

郇中諸君子彬彬一時娉節好修哉乃其治行兼美卓冠人羣則未有能如足下者不佞習此而慕可知也不佞碌碌簿書兼之善病幾欲一聆尊教得所以董振之者而未能乃足下優游留都自公之暇時得與一二同志抵掌玄談愉快哉聞問闊焉悚息斯甚顧知陳義高者之必不以疎節討之也乃竊自恕已敝寮南上附言爲候鍾雲在壘曷罄我私倘藉裏言敬胥後命

與汪登原

道之行也有錄來矣大直若誦動而愈出彼突梯韋脂無足論哉而矯矜尊鷺要不可以槩諸中庸然夫夫所爲若此者無異故未明夫屈伸故也夫子于龍蛇尺蠖詳哉乎其言之俗士謬致戚欣拘儒妄生分別其究皆未達此此道之不行未必皆其人之過也不佞善病因病生悟期而未至學而

未能遐思天上故人心知其大有所得未緣何時一造膝語耳茲豚兒歸具道所爲瞻光範沐殊禮者不佞爲增感戢敝僚南行附此爲候几席在懷肝膽可照良時自玉惠我好音

別各校諸生

不佞于諸生最寥廓矣諸生念我實多引喻過當諸生榮我諸生愧我矣謹此宣謝惟是貧生行役耿耿有懷高賢轉致焉不佞幸甚

與陸五臺尚書

不佞碌碌無似淹及三年惟此赤衷國于何有日者量移實踰望外受命飲水內熱不啻矣門下公忠正直前無古人侍側而聞警欬之音令人鄉往茲且行弗克朝夕從聞人請問惟是鄉往心竊竊然敢布不腆之幣用撼下忱木桃瓊玖古人記之門下倘然不棄管蒯而賜之言其九鼎大呂藉之何論瓊玖不佞屏營敬頌後令

與姚禹門少宰

不佞結髮受書則讀學士公之文擷其華矣已壯

而結駟遊則習學士公高誼不啻願以其身事之
乃今僥有天幸受事名都淹終三年側耳明德區
區之私欲望顏色而親炙之久矣顧小子不敏不
明自惟形穢詰門上調心竊竊然鄉之第學士公
在告謫焉俗吏何敢瀆謁其私惟是鄉往心起自
結髮則朝夕莫能忘耳日者量移實淪分渙受命
之夕不啻飲冰茲且行皇皇簡書弗克從諸大
夫樞衣請問此不佞之所爲歟也謹布兼兩於下
執事用展微忱天祚明德太和葆合于學士公其

卷之五

七

與孫歷川尚書

三年羈人淹於名地惟是簿書之役猶懼或失之
安能有所短長爲門下述門下微惠於郡社稷之
靈不遺封菲而辱收之不佞幸矣日者量移實淪
望外循牆是懼何敢卽安茲且戒行弗克朝夕從
諸大夫樞衣請問卽門下無忘不佞其若疆易之

吏何用是敬修竿牘附展微忱伏冀亮存走也幸
甚門下不忘已事猶然振之其朝夕兢兢敬胥後
令

與江念所

榮寶臺不克一奉兼兩爲賀非敢自外於有道
者之門亦微吏疎節耳碌碌無似不自意完量移
大都益踰其分日惟不共是懼何敢卽安門下辱
在交遊何以董振方今主聖臣良中外又安利
害因革之間言事者以爲大戒非苟爲默蓋法當

卷之五

七

如是也以門下其才不難一鳴以增國重顧乃
公何如耳南北縣衡郵筒旦夕將達微音可繼無
忘故人舒魯源公祖奄焉卽世良可悼哉遺孤藐
然聞門下視之善可謂爲郡人報德矣願終始調
護之不佞幸甚

始涖武林授典謁謝鄉大夫

鄉大夫先生長者不佞宜踞而請教者顧狗馬之
疾猶然未平日在簿書不共是懼惟是敬贊好問
之志耿耿于中力薄之謂何何以微惠於鄉大夫

長者倘然僥天之幸已疾而從簿書其握衣趨庭
跪而請命卽鄉大夫先生有以命我盛大惠也不
佞其何敢忘謹令豎子布告屬車伏惟在宥

復胡望梅

今夫日當其中天必且矍焉當其載明必且伏焉
造化且然而況於人乎先司馬氣奪羣雄威加海
內閃灼一時斯已烈矣三至之投功高不賞蓋其
憂也惟是伯仲儉德而辟有美含之庶幾善仕又
善隱焉至于今上之先司馬之忠昭然暴著下之

入學志

卷一

卽伯仲未食其報食其報於伯仲之後人自西徂
東興起孰禦則豪儻之理然哉不佞所爲聞長郎
君之舉而輟然以喜也食舊德而新之光大先業
此一時也中心耿耿趨賀未能遠勞信使惠賜溢
格感媿兼之矣令兄所云所以爲先司馬地者不
佞敢有敦志得爲爲之勉從諸大夫後斯不佞能
事也忤旋附布腹心伏惟亮察

與李太宇

榮擢漢東不足爲年丈賀顧漢東不佞舊遊仕楚

者之善地也其人樸茂其產富饒其俗易與爲治
不佞以五旬修完外郭工成而民不知概可知已
其士夫醇謹有禮一切不干有司有楊春元名者
敝鄉同年友也居里孝友無他腸丈一見知其爲
君子儒矣謝先生獨宗者高賢可尚諸君不一一
記存然大都皆謝先生之流亞也諸生質美未學
須門下一至振之有王生夢賢者少年而抱美資
蒸蒸鄉往近聞中飛語以其父獄逮之非其罪矣
不佞進諸儒童校之則首王生今其事倘可白乎

不孝書

卷一

惟門下在不佞須矣

與呂雅山

不佞之在門下臭味同之每一過從相索形骸之
外非一日矣屬者量移攝生境上名園日涉緒論
時聞狗馬之疾雖力哉翮然有生色矣大雅之門
闕然如市則亦惟是不佞之以愧也何如茲以十
日抵任從事將歸附布一言爲謝爲問諸容異日
布狀不盡依依

與陸五臺尚書

不佞辱在世講之末得侍門牆碌碌四方曾弗及
內屢門下乃門下急於推擇始不佞中言者憾門
下不難以身完璧於秦功施到今一蹶卽振則非
門下之賜而誰賜也不佞私心嚙之不數數形之
齒煩以門下陳誼高非可以尋常報施論也日者
量移大踰其分雅故推轂大惠難忘綿力薄才門
下其何以董振之終始大惠不佞須矣從事言旋
附此爲謝諸容異日請命不宣

與殷肖築

不佞憤憤無狀善仕者抑掄之來論匡我甚多不
佞藉甚司寇公幾幾在事兩公遨遊上都美事壯
遊鄉人馮藉不佞辱在石交愉快可知已雖然不
吐不茹詩有名言知足知止遂稱格論止足之誼
已明吐茹之權斯運人臣之上節也不佞從事未
能復承明教懷然異矣雖然司寇公旦夕柄用海
宇具瞻譬之庖丁解牛滿志時矣善刀而藏養生
爲主門下以爲何如哉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得名
者愈于得位不佞狂態鄉吾兄不免妄發惟兄亮

之可以裨於過庭不佞願爲肉袒

與傅慎所

不佞有聞竭忠爲國榮辱惟君臣之上也惟言予
違後先必悟情之致也年丈誼不顧身蹇蹇譴謫
雖已遭際此乎然方古烈士不啻上矣今者 聖
天子在宥沛澤流於四裔異時赫然發德音下明
詔求輔從必於忠諫之門舍年丈其誰焉年丈須
矣二三兄弟引領而觀大君子所作爲豈有涯際
斯不佞所爲愉快也拜命携李修候武林鄙人疎
節亦可槩見惟是年丈大雅庶幾其惠原之耳願
瞻鄉雲情神鄉往臨封軫結不盡依依

與楊寅丈

秀水薄喪妻及身二觀淒楚竟焉遺孤惟仁人君
子在倘藉門下寵靈稍加優恤茲豈惟不佞其若
皇天后土寶鑒存之功德何量伏惟照原

與方訥菴

溟之賢書至手之數過以爲賢於鄉時遠也比諸
方具薦賢書反覆讀之無若溟之雋永者一時共

事諸君豈不稱贊乃授簡而視其成無踰足下不
佞以此億之當百不失一矣足下以爲何如榮任
何時不敢舉賀視事之後當從容請問耳屬使人
取道部下敬布曠懷不盡之私尚容異日

復劉巨室某

時議徙處州

故家大臣一蒙不訾則閉閣思過置 國事不以
聞君侯里居故處守尚無恙何從而知徙者不佞
卽徙亦入境內乃得有其人民君侯毋寧不審而
聽人言輒通竿牘請寄文成而在廩廩家法當謂

不佞

書

君侯何君侯休矣勉修明德上報 主恩毋過佚
前人光爲青史汗

方初菴先生集卷之十六

新安方揚思善著 樵李門人陸從諭校

公移類十七首

勸農示

中州集

陝州爲地方事看得民者邦之本食者民之天食
有不足饑餒隨之弱則流亡強則攘竊故爲有司
者未有不以民食爲重者也然食主於穀五蔬次
之木果又次之故無穀之郡必佐以草木之實雖
不可以爲常然亦愈于不爲穀而待億殍者也今

本集

該州田三山七穀價騰踊每斗百文民至屑麥覈
粟以爲食苟求無死而已此豈其地致然邪抑民
之不力而自貽困憊邪將吾爲有司者優游以終
日美食安坐而莫庸民也以吾計之凡地必有利
無論沃磽凡民必有用無分勇怯今州之爲田者
夫旣以時殖穀無異矣其有田不可耕者爲之開
渠畝縱一道橫一道尤有渠不可開者爲之分畦
畝縱二畦橫四畦畦之外圍以高畛畛之上種樹
丈二株可田者丈一株其全不可田者每畝縱四

列橫四列每列樹一株凡一畝合該種樹一十六株稍濡者植桑稍沃者植梨植棗植柿或植胡桃間則植椿樟杏梓椒桐之類近水則植榆楊近山則植松桤有宜檜栢者亦相土植之或竹或葛或木絲或荆棘茨藜之屬可以蓋垣或構櫟無用之木可以爲薪亦在所宜參伍雜植大要三年之內取次成材六年之內多寡獲利如此不廢子孫相仍荒年則取實以代食豐年則化易以儲用上可以完國課下可以粒爾生數年之後利倍于

不棄

二

穀富加於前是爾民一勞而永逸十計而百成治生之策莫良于此者也吾今告爾爾民宜無不知尚相與告戒爭先遵示去爾遊逸勤爾生理敬爾朝夕慮爾後先保正以此課勤惰鄉約以此記善頑里老以此程上下大約一歲之內有易田百畝開渠百道種樹千株者爲上農易田五十畝開渠五十道種樹五十株者爲中農種三拋七閒田太多不足一歲之用者爲下農上農者復其身免其門候火夫之役中農者半給之仍各賜門額號曰

力田之家其下農則有罰每荒棄田畝以十分爲率棄九分者罰作公工三月五分者二月三分者一月一分二分者亦減半罰之仍各書名記過每月朔望將栽過木植若干株開過水渠若干道築過淤塍若干所逐一具結呈遞以便查考仍於每里每村報僉殷實公平勤勇者二人或一人署爲勸農老人各於該管地方時督人工開種修築朝令夕申本職時時取便巡行爲爾民勸或東西南衙或各屬官或地方官分投巡視時月不息爲此

不棄

三

合行出給示諭爾民一體遵守施行無得遲延後時以孤本職厚民之意其坐視明文不行依奉者訪出嚴拿責治仍枷號示衆決不輕貸須至告示者

迎春示

陝州爲禁約事照得該州迎春一節國有正典費有常經似不可缺但禮主於簡濫則難繼財止於節奢則易窮以易窮之財供難繼之禮民何得不貧賦何得不竭有司日斤斤焉施敲朴以催科

者且不給而又因襲舊套承逐繁文是重民疲敝也其謂喁喁何何父母之爲也本職到任以來盛筵不設聲樂不御騎吹不張夫何故亦將以儉德爲爾民先節財正俗意至厚也乃今歲令初頒民稍樂業閭閻之下將有張燈以自娛致酒以相過雜俳優聲妓以相博謔者爲吾有司方過自貶抑躬率爾民共敦雅道而乃侈張靡文迎春鼓賽以與爾不更事者張赤幟而助之其何以居上教民而宣國大禮哉除已行照例迎春合用春牛芒

本志

四

神花鞭金鼓不禁外其一切兒戲繁文盡行革去仍仍示仰在城在鄉居民知悉自今各守爾分各省爾財敢有仍前縱肆張樂携妓搬劇賽神及一應信惑異端燒香布施者許諸人報官拿究仍各枷號示衆決不輕貸須至告示者

條陳中州事宜

計開中州事宜 一曰農桑當興中州之西地薄賦重民生其間者往往重土著而輕流移故家大族百年而不遷則亦惟田宅畜牧樹藝之利故夫

爲政之要宜莫急於興農桑也夫民有田而耕有土而樹如有子而教之有食而烹之自民生日用事何待勸也然民往往棄其田而不耕其土廣袤十餘仞而不見一草一木之利者何也賦役重而未知其利也夫賦重額也役重使也有司宜何如以輕之而未知其利者有司且不能家喻而戶曉也則又將何以開之曰賦重則莫若分之以限而寒其旁出之源役重則莫若使之以時民未知其利則莫若預爲之程而督之旌其先事者而罰其

本志

五

不能中州之賦大都過限而徵越歲而輸此其因循已久不可遽變間有一二郡縣夏徵而夏輸秋徵而秋輸此其大率宜不能當十一安可以十一而例求十九也且十戶爲甲甲有首百戶爲里里有長有司不能戶戶而徵之則將惟首與長之求此其計宜甚便而小民僻居郊關之外者往往以一輪二而不致於官何也其首與長且半之以爲奸利也故爲今之計莫若實首與長而令民自輸其所輸限如往歲者聽不及往歲者計其程誅之

大要以完 國賦而止毋令大亟此之謂分之以
限而塞其旁出之源古之役於民者有四有府史
胥徒有伍兩卒旅有比閭鄉黨有閭民轉移執事
今之門禁隸卒此胥徒之屬也步騎民兵此卒旅
之屬也保甲正副此比閭之屬也驛遞夫徒郡縣
青衣此閭民轉移之屬也凡此數者皆以義使民
民忘其勞有司者豈稱得已哉然郡縣之所役者
往往出於四者之外本役既勤加役復繁如此而
欲其三時務農一時從役不可得也故爲今之計

卷之六

木

莫若有以清之諸一切不經之役盡以報罷而民
力稍稍獲蘇此之謂使之以時古者授田以井諸
平衍沃饒率令民田此外城郭宮室山川原隰之
屬則盡以教樹藝畜牧別令虞官掌之今中州之
民其平衍者率排爲田而山川陵陸之屬往往以
秦莽棄之此其民持木以教之耳有爲之令者
曰田一畝樹其吟樹者二山一畝樹其阿樹者十
其樹以土宜或桑或棗或榆或椿或杏或楮樹如
其數者以懇田之例賞之不及數者以荒蕪田之

法治之有治田百畝積粟百斛積木千章者賜爵
一級如 國初里士社士之類其不及者量誅以
法仍罰作之此謂預爲之程而督之旌其先事者
而誅其不能如此而後農可益耕桑可益樹不過
十年廩有餘粟陌有餘蔭旱潦有備而公家之用
給矣伏候鈞裁 二曰禮教當復中州古帝王自
直之地賢聖迭出之都以故其氣勁而直其俗樸
而文陵夷至于勝國習戰爭之事而薰夷虜之風
則其直者且變而悍樸者且流而野矣開國以來
設學校以養秀民頒 聖諭以曉平民建里鼓以
戒罷民申 誥令以警愚民此其法可謂至詳密
矣乃今風俗日漓奸詐日興訟獄日繁刑罰日加
而民不加變治不加進者何也則是法勝於彌文
而禮衰於不舉也爲今之計宜莫如崇四禮以教
之簡六行以旌之選師儒以表率之明鄉約以聯
屬之中州之民未耆髮而冠冠而短襦赤趾是冠
與未冠者同也則冠禮廢矣同姓而婚外姻有服
而婚尊卑異等而婚割襟指腹男女相易而婚而

婚禮廢矣親喪不舉飲宴爲樂雜以倡優咒以巫覡居喪嫁娶恬然安之而喪禮廢矣嚴於事神薄於奉先繪畫齋戒迎賽數日至問其先人高曾而上且不知名何者宗譜不修而祠堂鮮也則祭禮於是乎廢矣四禮既廢人道愈輕於是乎唇舌以相交神怪以相眩智者以法相弄愚者以氣相使相爭相紿而一切自輕其生此其俗漸靡致然而實起於禮教不明也禮教之明先於學校學校之所不及而鄉約濟之鄉約之所不及而法令規之

卷之六

人

法令之所不及而後誅戮行焉則誅戮者所以救敝解偷而非所先也有司之先在於學校學校之正在於師儒今至使經師督之開之以經義而課之以文章能者居上品而不能者列下乘假令坐而致效則經生得矣其如人才何哉其如風俗何哉故區區之見以爲當世之所患者非經生也風俗薄而忠義之士寡也宜擇經明行修之士無論科貢而一切列於學官訓之以四禮率之以六行使其體用俱備言行合途然後取以待用如此而

有進於道者不待科貢而以異格推之而其不肯者亦重有以懲之使不得肆然後舉鄉之良而有齒者列爲鄉正使率其鄉之人而約焉曰敦而四禮崇而六行易而傲志濯而淫俗如約者興敗約者刑一告之不率再告之再告之不率三告之三告之不改而後刑罰施焉而有司日以督率其上使不得惰要以薄書期會之事備於學官之末而日斤斤焉崇禮訓士明法疏惡示以意嚮率以本行而後旌別之以賞罰如此而後禮教可明風俗

卷之六

九

可厚而人才庶乎蒸蒸日上伏候鈞裁 三曰倉儲當實中州土薄賦重力農者稀以故郡縣積貯往往闕略積貯既已闕略則其一旦師旅饑饉相仍而至有司者宜將何以紓之且歲豐則穀賤而病農歲凶則穀貴而病民此古人所計爲常平倉法者也歷代之業有成效豈晚近世嘗試漫爲者比哉方今承平二百餘年矣公私之費大抵告匱往年關內訐桐江淮流移一遇歲侵荐生他變此豈非常平不行積貯廩廩有以致然與所以爲

常平之法者有三一曰糴本二曰分貯三曰城堡
先時郡縣積貯率以罰鍰罰鍰多則積貯豐此多
罰鍰之利也然罰鍰多則獄訟繁獄訟繁則民生
傷此多罰鍰之害也欲享罰鍰之利則毋惡其害
欲去罰鍰之害則毋牟其利二者既不可偏廢則
莫若以糴本資之所謂糴本者非從天降非從地
出也其勢亦必取於公家今夫里甲之費既經之
以會錢則此會錢者非民之錢乃公家之錢也既
已爲公家之錢則當爲公家節之始焉十而約一
中焉五而約一終焉三而約一計一歲郡縣所費
大者千金中者五百金最下者二百金夫二百金
而約三之一則歲可積金七十矣五百金而約三
之一則歲可積金百七十矣千金而約三之一則
歲可積金三百矣三百者歲可糴粟斛千百七十
者歲可糴斛五百七十者歲可糴斛二百夫此特
其一耳公家之用其可節而貯者尚多也凡此類
者皆出而助罰鍰故一曰糴本郡縣之積往往重
於城郭而輕於鄉社何者懼其散而莫之攷也一

巨饑饉荐至聚郡縣之民而仰給於城中近者數
里遠者百舍此其勢豈能遍給哉勢不能以遍給
而待給者日多此有相聚爲殍耳故古人有社倉
之法謂羣一社之人而爲斂散也今第宜倣而行
之要以人百戶而上用千畝而贏者視其居遠近
規其中而貯焉貯歲百斛令其鄉之有力而廉者
主之春散秋斂歲收其息十二年之後十一收
之十年之後二十而一收之不出十年積貯充閭
里矣自此而上千家之聚萬畝之阡貯斛千之歲
所斂散收息一如其法其初頗以官本給之其次
有納粟授級者就其鄉貯之其次有願輸粟爲義
者其次兩家訟而求平者其次荒蕪田地者皆以
勸罰行焉如此而後積貯可分分而益多豐則取
其有餘凶則賑其不足民之饑者坐而得濟無百
里受粟之苦而賑益廣矣故二曰分貯積貯既多
緩急宜備故郡邑必有城鄉社必有堡城堡不完
竊奪必興猶未積貯也因高積土加以茅茨猶無
城堡也中州諸郡往往據要害聚衆力故其城多

厚完其次州邑而下一切因陋守舊增卑補薄萬一有警卑者可躍而乘薄者可衡而入也此豈足恃哉千金之家韋垣崇墉諸所爲禦侮之備無不預給此豈藉人力待約束哉何者彼以爲適已事也今至一郡一縣之賦而不能完一城此豈其力不足耶其富家大戶不赴公家之急而有司獨以區區之身當之有限之費給之且有司之始至也日不暇給中年而賦事暮年而聚財功未及成而主者以遷去緩之功不就急之易生謗此有司之

本義

主

所重以爲創而不敢議者也然則爲今計宜何如曰公家之用竭矣集而完一城且以十歲故莫若因民民之富咸募而徙城中如古者居民田邑相半之法使其一旦有警憑城以爲利害則吾有司之修城乃所以護千金之家爲之葺垣而崇墉也其赴役將不暇而又奚事督責哉城旣成矣然後使其倣而崇堡小急則收堡而大急則乘城此豈特爲儲積計哉故三曰城堡三者旣備積貯可多緩急不傷豐凶不異如此而國不殷富教化不行

者未之有也伏候鈞裁 四曰民兵當練中州之民性悍氣勁上勇喜爭此於兵事宜不習而人人能矣然衛卒踐更苦寒怯戰民間應募僅給使令其平居無事持戟而備行伍彎弓而命拾決者非不多也一遇有警卽令追亡捕遺格鬪止敵此豈能紓緩急哉然則向之尚勇喜爭者皆安在也曰民猶故民也或灼於積威或靡於參養或迫於凍餒或困於胥靡此四者兵之所由弱也夫奉公者積威則鼠首以聽役治生者參養則畏死而重生

本義

主

凍餒者無聊則亡命而爲非胥靡者不振則落魄而汨沒以故盜賊之中往往大聚機智勇力之士而機智勇力之士稍稍畏法而不敢肆者率多自竄緇黃屠博之間今之響馬鹽徒礦賊劫殺者流其勇力大氏以一當百此豈非吾民哉要以註誤起之饑寒迫之則其一且奮然輒相聚而爲盜者非得已也情有所可原而勢有所難反也夫情有原則優恤之道在我不在彼勢有難反則召募之權在我不在彼夫在彼者非得已而在我者多

未盡則夫盜賊之繁而卒伍之弱也豈足怪哉爲之法曰凡盜未殺人而自首者免其罪有勇力過人足充求盜者卽收入爲民兵其次有機變能覺發羣盜者收充警跡其次能轉移執事者列爲編氓爲人傭作皆給與符驗令得自新而其已應募爲民兵者則又常有以厚之夫民兵一名歲受傭錢七千有奇此其八皆服役在公不得一日休假而其衣食自給父母妻子之養咸無與焉且其強有力者其志氣必多自負其飲食必能兼人其所

不盡

南

欲者奢其所入者約柰之何欲養其勇而責其死也故爲今之計當倍其直而重用其身夫倍直則彼當無慮於治生而重用其身則使令簡而操技日以精練以精練之夫無治生之慮彼將買勇超距日求所以報效公家而又何盜亡之不可獲緩急之不可備哉然議者必以爲郡縣之兵歲有定數養兵之費歲有常額如加直於兵是加賦於民也兵可養矣如吾民何職則以爲民不可加賦兵不必加多夫兵貴精不貴多蓋自古記之矣假令

精兵五人可以格衰朽之兵十人則吾何惜於去衰朽之十人而不以養精兵之五人也夫五人者豈其皆精哉要以十人之內選其堪操技者七人時而較閱歲給十人之直養之再歲則七人有精絕者矣復汰其不能者二人歲留五人而以十人之直養之夫養之既隆練之既數而公家之役終歲不一及之如此而兵不精者未之有也然議者又或以爲郡縣之兵大者不過五百人中者三百人下者百餘人今卽以其半去之如卒然有警何

不盡

車

職則以爲兵患不精耳精兵一不啻當二鈍兵二猶不能當一然則務多者勝乎務精者勝乎且郡縣之兵不止此也又有保甲之兵夫所謂保甲之兵者自食而自衛此誠古者兵農合一之遺意而惜乎今之未盡其制也要以十家爲甲甲有長擇其殷實有力者爲之十甲爲保保有正又擇其甲長之知兵者爲之如一家之中不能具男子三人者令當一夫之半十家而俱不能三人者止令朋當五夫要以五家而居五家而守迺相出入遞相

守望其中有通文字知禮數者僉爲木鐸教讀及鄉約長各一人以月之朔望三六九日羣聚其保之人而聽約束焉無事則習爲行止進退事上率下之節有事則習於追捕掩殺相援相護之方如此而後人可爲兵家可禦侮而在官之民兵不爲專恃則又何患夫兵之寡與弱哉伏候鈞裁

守令芻蕘 答贈同寅

南署集

一舉憲綱 憲綱者官箴所由立民瘼所由通也視爲彌文有司常事上司以此規知人才故必逐

本署集

夫

件舉行逐款條答大書揭于座右始終不渝中間未盡事宜訪求典故參酌時論斷以已見而慎行之鮮不中矣

一嚴禁令 禁令者所以肅官府防奸僞也到任之後卽以關防許僞傳示各屬令其通知再以禁止問謁送迎酌宜曉諭再以禁止節令生辰調賀經過按涖州縣堂宴下程次第酌爲紙牌先行禁論着實舉行他不在此例者比率從事用節惠流寬嚴者矣

一清案牘 案牘有二有奉行上司之文移勘合有准行各屬之詞訟追提事久人頑年增物故前件愈難完矣干上司者爲之清查詳奪由本府者徑自裁酌註銷不但案牘易清而吏書無所資緣矣

一謹庫藏 庫藏財利所聚兵農國計所關一或不謹大則借貸那移小則輕重出納小人藉以蚕食吾輩因而黷汙其矣其當謹也謹之之法有三一在交盤之初留心驗兌一在早晚之際加意巡

本署集

五

緝一在出納之時親行校定平法使內者不至多收秤頭出者不至陰易輕法卽須登載道好盜消藏矣

一望催徵 催徵者各屬事也本府不過行文催督而已然各屬該管員役恒視吾期會之緩急以爲催之機故某縣錢糧若干某縣錢糧若干一遵照布政司坐派色數明立通行文簿嚴立期限按期比較官則以是定考吏則以是行罰糧里之多收火耗斛面書算之妄意加派小民設法預

防與各屬同心禁革其銷批倒解貯庫等項本府更書尤得假以勒騙關防更宜加慎

一慎廉訪 廉訪一節各屬賢否所關託之匪人黑白倒置不惟有妨乎君子抑且受欺於小人蓋近日以此爲大戒矣然知人自古爲難察友不能盡言下人多叅毀譽偏聽生奸同聲失實過刻則君子難容過信則小人先衛此太守之所以爲難也知其難而慎之反其難而叅伍之卽知人之術盡矣同寮考語多從自撰或有賢否不能盡形之

紙筆者一字之間微以見意上司當倚信矣

一省宴會 宴會者政事所由稽而財用所由耗也嘗聞一二高賢與寮友最爲親密者略遇政事之暇約爲期會便服便坐自辦酒餚不用鼓吹屏去跟隨人役合歡卽止不費里甲不妨公務情既浹洽禮又森嚴會期可頻上下無議此最得之至於鄉先生宴會一以此例酌行會不至暮歲不四三花幣筵戲定行裁省縱不得已用戲用樂亦當請奉明例不亦可乎

一禁追攝 各屬人文未完等件萬不得已不可差人差人無益於事止增騙局且上司聞之亦多不懌戒之慎之

一裁比較 各屬吏役未完文簿按季赴比此大害事止令按期填註已未完緣由開立數目或五件或十件以上或不及五件以下俱令馬夫健步人等每次總類公文一角文簿幾扇印封差人投遞本府查明十件以下免究十件以上或事雖不及十件而緊要當完不完者量發一票督解該管承行吏一名量行責治以警其餘

一謹僉判 僉判公文有二上則照詳照驗下則催徵追提一或不謹上司致怪各屬增擾故每日公文多者兩次僉判少者一次量宜行之仍令各房吏書先行送看看完發行庶無失事作弊之患

一省詞訟 詞訟有二有被害控訴有逞刁訐誣先覺固難審准宜慎或面審或暗審酌宜行之每月不過六告每告不過准十餘張少則四五張極多不過十四五張也所准之詞徑批本縣有事情

重大或曾經該縣申詳未安者方可親提或關送各廳如有刁告官吏者更宜詳慎毋得輕信准行致傷善類以長刁風

一薄罰贖 詞訟贓罰自有定則情法俱當必不可愆然後行罰人知懼矣其情輕法重則當原情法輕情重多方酌議務俾法行而人不怨斯爲得平不在紙贖之多寡也

一銷請託 士夫居鄉子弟所籍果有迫切豈容勿言但須詳審權宜不如不吐彼知勝負無大懸

絕請託不妨公平亦將安心聽理無事鑽求矣然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爲難此人皆視吾守令之行藏吾誠潔已奉公省刑薄罰不以聽訟爲能務以無訟爲貴此心此政表裏一貫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士夫雖多適足以彰吾之名譽巨室雖衆適足以感吾之恩信耳又何必焚豕懸魚杜門謝客而後爲得哉

一慎興革 興利除害古人所難易於革辭明示之矣輕信非度輕舉非勇輕斷非智輕成非功誦

云因者君之綱也爲高因丘爲下因澤爲政因先王先難後獲稽衆舍已慮善動時三令五申而後從事焉此雖常談實格言也各屬有所建白先察其人之賢而後從之彼誠賢矣何事之不慎何功之不成何害之不除而又從中制之覆衆伍之疑且沮矣何由共治哉

一清犴獄 犴獄者奸人之所容也痛楚宜知厲疫宜救牆垣宜固械繫宜嚴禁卒宜選夜巡宜慎囚糧宜充重犯嚴閑輕犯疏放時時點閱時時決

斷則犴狴自清外患自少矣

一練軍實 承平日久武備漸弛一爲整刷動飾虛文當加意講求慎用選募時行各屬同心講武蓋兵猶火也不戢自焚善用則敵愾不善用則爲盜此國先務亦爲戎首不可不慎也然兵有三有尺籍之兵衛卒是也有顧募之兵民壯是也有閭里之兵保甲是也今以尺籍責之該衛雇募總之該廳保甲行之各屬而本府時時省諭督責考成小則稽警內賊大則制禦侮夷人可爲兵家可爲

戰而東南保障在矣

以上數事大略規模至於興禮勸學善俗作人愛養小民收恤鰥寡重農抑末崇祀勤政種種色色難以枚舉要以精神命脉與一郡士民相通度始厚終先勞勿倦此自仁人君子之餘事也區區狂韓之說何辱聞焉

隨州關防示

南征草

隨州爲關防詐僞事照得本職原籍徽州去隨二千餘里徽處江以南隨處漢之東惟是風馬牛不

本職

章

相及也郡之人逐什一之利者皆非親若族然聞亦守分非有所憑籍爲奸恐一切遊食棍徒冒稱本親族州嚇州民卽州民固切齒於本職何賴焉守雖至州州之民或不見信反信此等轉相誑誘守不請使人巡問事覺究問此等如律解坐伏匿傳引之家示至各相體諒卽有此等許諸人反接前來用示懲戒杜後至安元元稱爲民父母之意守雖固陋所言由衷非以相謾也幸毋藐聽故示

禁諭吏書示

仰六房吏書人等知悉本職到任伊始百度維新凡我吏民宜知守法法猶火也火近則焚法猶水也水玩則溺故法不必殘民犯之抵罪水火不必害物蹈之取凶假令守法以自衛儲水火以待養此有身名俱全利益日甚耳何由致禍哉吏民相須待守爲治吏舞文則害及窮民頑黠則攻擊捕吏此自然之勢也守至州無所聞知然不可不先示意嚮令吏民烝烝趨於繩墨夫所謂繩墨者

本職

章

法也吏民不得法不齊木不得繩墨不正故善守法者令吏民畏法如水火信法如四時人皆謂守嚴嚴者所以成寬也法嚴而人尊尊則信信則從吏不敢舞法而民不敢告吏豈不兩賢相得哉賄賂不行決獄平允上無貪墨之聲下有安全之利微獨吏民受賜卽本職不佞亦與有榮施焉吏獨安取彼而過棄此本職甫任與諸吏民約法行自近始吏書人等有犯先行重究誠株連毛舉無可瑕疵卽詞訟亦稍稍屏息矣不然是有胸無心守

將據法而處之豈有更慮哉示至各宜謹守遵依毋以身試法且區區之身亦不足試也故示

禁誣訟示

隨州爲禁止誣訟事照得隨故漢東大郡成周二南之化先焉民非素累俗非素薄也邇來地曠人稀民或貧薄吏不得久于其職則相與苟且一切因循吏益從而輕民益踞而重猾豪賈其餘智愚者誅于奇譴轉展負緣動相扇惑大者破滅小者流離若此者非所以爲利也訟端一起長人者視

本

章

爲頑民痛繩以法不得齒於齊民若此者非所以爲榮也久者相訟數年近者半歲一人在獄舉家狂奔夫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婦不織或受之寒今至使舉家聽成數年不解然則饑寒之患何由免焉若此者非所以爲安也凡守所以來爲朝廷愛養爾民意至厚也去爾害令就爾利憐爾辱令被汝榮慮爾危令貽爾安今爾尚猶總總守其故俗誣訟不已或受人金錢代人申訴或聽人撥置妄生事端或賄市豪爲奸或通吏胥作弊此不獨

下不知有身家且上不知 國法愚情甚矣守奉三尺惟謹豈敢違道干譽長奸於民示至各相省改毋固毋吝果有冤不獲伸疑不得決或以強欺弱或以衆暴寡或以智傾愚守雖不敏不明敢不盡心審克以孤爾民質成待命至意故示

鄉約示

隨州爲鄉約事照得鄉約之設原以勸善懲惡助守爲理責至厚也約正副業已負厚責而不孳孳爲民盡心禁諭或以虛名應文全無實效此則約

本

章

正副之不肖已難率人又何紛紛 聖諭之談爲鄉人領袖乎守自入郡以來釐正夙弊清查財賦伸理冤抑舉行民利雖所爲未就業已殫精極能無晝夜焉此城郭約正副所具知也今守已孳孳爲民務求至理善者能爲之主保其身家惡者能實之刑剪其芽孽爾約正副助守爲理其將何以稱之示至務相與洗心矢天一意更始除朔望齋善惡文簿赴州投見外每月初二十六查集鄉民講明 聖諭雜以爲善陰隲爲惡陰報等言令其

通曉仍申以孝弟之義倣以律例之條利害並陳禍福具列卽鄉鄙小民目不知書口不道舊亦將聞言醒心赤面汗背善者固能自信惡者亦必自新是約正副之責塞而助守爲理之效行也如或不遵明示仍舊虛文抵塞忝竊衣巾優免排火等役此非能爲約正乃頑民也或倚勢行兇武斷鄉曲藐視聖諭不行集講此豪民也果有此等爲害非細許諸人首告查明定行究革决不輕貸故示

嘉興府關防示

浙中稿

嘉興府同知爲關防詐僞事照得本職原籍徽州去部內不千里而近士人之遊學商賈之往來顧流東下輻湊于斯蓋至繁夥矣然其秀者往往尋師問道不涉公庭其壯者操其奇贏頗拾仰取以求自然之利于本職非有賴也本職素性簡淡不爲私交諸鄉人賢者頗能信之姑無論其親者卽疎者亦業已聞之稔矣假令以疎爲戚實緣爲奸買法與盜盜此最不肯者所爲無論本職棄之卽

鄉人自好者亦公棄之矣故今通告爾郡七邑人士毋恫于法毋誅于私毋惑浮言毋混賢否其賢者能諒本職本職愛而敬之豈忍陰爲請託其請託者非疎而無藉必至愚不肖者也夫無籍者至愚不肖者豈本職之所敢庇哉縱令有舊亦當絕交無舊無交猥云鄉里又重之以不肖之名交引以犯重憲卽爾七邑人士亦何賴焉自今告爾無有後言如怙惡不悛浮言妄聽一體訪拿究治並坐安歇飲食之家如不係實緣請託者聽其自便

各屬吏民毋得謬加恭敬亦無得妄生事端違者與前同坐故示

卹海民示

爲撫卹沿海居民以重邦本以固疆圉事照得本廳職掌海防軍民兼統凡有利病所宜周知臨任以來廣詢博訪不明不敏無補爾民然爾民之貧困艱難備聞之矣獨未之目擊耳聞爾挈妻負子蕩漾孤舟朝出暮歸僅僅餬口風濤既習戎事漸通一遇非虞同心捕截非但有裨保伍抑且大振

軍功由斯以談爾民吾民也固有司所當優恤爾民勁兵也尤官軍所爲唇齒然吾又聞之爾民之貧苦艱難者勞筋骨暴體膚終日得鮮食卽足矣安知其他乃有四方逋逃偷生賈勇或闌出市物勾引番商或略誘良民姦法爲利彼皆混迹漁人藉口貧困一觸法罔株連爾民爾民實受饑寒虛蒙詬禍且爾以魚爲命以舟爲家一涉公庭如之死地故興言及此誠可爲爾民痛哭流涕長嘆息也夫爲有司者不知爾民之苦過加疑慮一切以

本堂

卷一

盜賊視爾民是吾有司之罪也若夫不體有司之美意而過從非類遠出大洋外引番夷內通奸宄是亦爾民之罪也自今與爾民約凡罪自有司者吾能禁戒之無論軍衛有司均以仁賢相下若罪在爾民者爾民亦當自愧自悔更始自新卽有怙終繩以律例爾民雖欲公懟私悔其過亦無救矣爾民其聽吾言其守吾約其有犯於非類忍心不悛者爾民其共惡之公行首報吾當重罪此輩重賞爾民本職雖至不肖決不食言其三聽之毋忽

須至告示者

詞訟示

爲詞訟事照得本職素性疎庸謬承鉅郡不明不敏寡過無從所賴上有大憲下有賢屬時加提挈與受厥成至厚幸矣第職在承行法無專制所有一應詞訟須經大堂准行縱涉軍務盜賊急情亦須上奉院道批詞近接本堂准送然後依期聽理惟公惟平固不敢玩日愒時亦豈敢濫受擅斷爲此示仰各郡民軍人等知悉今後遇有本廳應管事理俱要先赴大堂呈告聽准施行如不係軍務強盜重情捏詞膚懇希圖准理者審明具由送堂以憑重究縱有別情可鞠亦須立案不行庶職掌有歸民聽不惑非但求清刑罰亦因漸厚民風仰各遵依施行須至告示者

本堂

卷一

查水陸門柵示

爲查修水陸門柵以遏寇盜事照得郡治瀕臨江湖積水四會冠蓋交集舳舻相銜蓋居然一都會也語稱一閩之市必立之平五民所居羯夷豈鮮

間歲稍侵待哺者衆罷民脇饑民以爲市駕言實貨實則盜攘哀鳴于官司而暴橫於鄉里甚可慮也近來田野頗收蓋藏加謹有司繩以國法去泰去甚卽有一二豪猾漸就芟夷第恐法未盡布民未周知一涉寬疎萑蒲輒起查得郡城內外循水兩涯陸有柵門水有柵柵門設有總甲水柵置有柵夫法具甚也邇來損壞頗多人役解嚴一有竊發猥云強禦聽其奔逐無以遏之除行各屬嚴加查修警飭外爲此通行示仰各總小甲柵夫

不奉大

幸

人等知悉今後務宜謹守分地晝夜巡邏人定戒行關鎖門柵差出巡兵哨船人等一體用心互相譏察未發則多方巡警已發則極力追踪倘事主未告而先機計擒或事發竄逃而阻截拿獲者查實一體重賞決不食言若其怠玩因循恬不加警或知風故縱或生事害人查出及被人告發一體從重究治決不輕貸須至告示者

條陳浙郡事宜

蒙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帥憲牌仰職卽將事體有

便於官而不便於民宜於民而不宜于官者有當因而革當革而因者及民間有未收之利官司有無名之征諸凡應裁正者逐一諮訪詳悉依限呈報等因蒙此照得嘉興浙以西孔道也中具五民俗兼吳越民非衣冠以上輒以火墓其親家卽無能石儲衣必用食必魚祭祀必醵金而崇二氏二氏之黨流於境內境內之氓隸敬愛之靡然顧化海濱古鹽官地斥鹵不宜稼而民貧則往往作奸賈鹽以舟爲家以鹽爲命官兵散而四布力多而

不奉大

幸

勢分遇諸途格鬪不忌官兵莫可誰何而縱其逸逸者利縱者陰收其息道地之或不得鹽而恣睢則往往乘間爲盜盜者亦不得盜則復轉而買鹽且郡澤國也荏苒之所聚舟楫之所杭出沒不常踪跡靡定官兵援桴而起卽散而雜商賈之間大豪不爲盜而主之勢益陵轢其勢甚于大盜而無竊發之名此其抵也郡濱海實受太湖蒼雪委輸故諸水能爲郡灾其孺腴亦籍爲利下者宜稼高者宜桑若麻蓋沃壤也水泉盛或高于田於是圩

塘興而田始稼田者歲收其息而不知推本圩塘於是圩塘日以卑薄而水始災田者多傭奴歲稱其責主人而爲傭田田災而不收則往往聚曹偶而行竊主人不能已責又復以收息驅之於是攘剽爭奪之患興而獄訟繁矣獄訟既繁吏胥舞文爲奸小者易書大者滅籍其勢益以浩穰而莫能禦大都郡之盛也中民之家歲以有秋上無官逋下無私負而富者益富崇于文學其敝也田者數數被災久者不息而千金之家亦以稱責不售轉相消耗此貧與富交受敝之時也而俗不加儉用不加節文物日盛而閭閻虛此則一郡之大較也杭湖之間其俗大類浙以東民漸土著俗漸裔人物通和盛衰要以敷政陳教因俗而利導之此數郡者不可同日而語效何者太上因之其次利導之最下者與之爭故夫觀於民風而吏治亦因可舉也職奉職無狀於繩墨爲兢兢謹著所聞條其可擇者肆端而台臺垂登焉一曰教民儉二曰教民禮三曰興民利四曰除民害 何謂教民儉儉

者德之共也民不知儉在上之所率之多其訊問舉其簡牘此交際之盛也肆筵方丈雅俗歡呼此燕會之盛也木被文繡土襲重茵此居室之盛也執贊無等庭實無算此問遺之盛也諸如此類必自上始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然後刑罰加焉以威則從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固其所也又安可施法乎此在全浙爲然而在嘉湖務尤切也伏候裁奪 何謂教民禮語云國奢則示儉國儉則示禮禮也者所以坊民也民之在禮如水之在堤堤坊一穿滔天莫禦故欲禁民奢莫先以儉欲示民儉莫先以禮禮之節文數度具在學官教非弛具非鮮也而民弗由者此亦厚責乎下而無以率之之過也率之之道在乎學官第令春秋講習以禮淑慝旌別以禮禮以蒞官禮以行法士民有禮俗者因之弗率禮者教之因而成俗不可化訓者法之如崇二氏之教幾無男女之別矣水火以爲墓幾無父子之親矣家富子壯則出居家貧子壯則出贅幾無宗族之誼矣富則甘爲僕隸貧則棄

如寇讐幾無朋友之信矣若此者禮之所不載法之所必誅也而其他服舍違式嫁娶違例習尚皆竄一切視爲先務以禮齊之如此而後浙乃可治也伏候裁奪 何謂興民利利者民之所欲不學而俱能者也世顧有遺利而民顧有餘力此果謂何哉民知目前之利近而不知後世之利長也民知一己之利專而不知一國之利溥也夫田不素耕難以望歲水不素蓄難以備旱穀不素儲難以救荒此三者皆民之所爲世世利者也而以目前

本集

奪之則民日偷故夫浙以西之田膏腴之田也而賦則極重以極重之賦冒膏腴之田而民不稱貧者膏腴故也然而水滂頻年則閭閻稍稍告匱閭閻日以告匱而攘奪起何者此知目前之利而不知爲世世計也夫所爲浙西世世計者則無過于圩塘矣今其遺址具有完有否誠一修而葺之用民力于三時之暇則猶無用也取民積於百分之一則猶無取也圩塘既修水早有備卽凶年可變爲豐年三易可變爲一易將從其粒米狼戾莫

之知惜貧無立錫莫之知貸此又知爲一家計而不知爲一國計也故義倉之制取民之餘振民之乏要以爲民通財而實非以厲民爲國持平而實兼以足國此所謂世世之利一國之利也而非上之人率之則民固不知予也伏候裁奪 何謂除民害俗靡則民貧民貧則爭奪興爭奪興則訟獄繁訟獄繁而民敝矣敝而不已轉相譁張或惴惴以禦人或奸法與盜盜蓋生民之多故則職此之由失今不治將遂釀成巨奸乘間竊發有司卽欲

本集

窮正其罪莫可端倪故所爲民害者非一矣發遣發配者之逋逃也鹽盜略誘者之窩引也曹橡之舞文也兩造之教唆也白捕之詐欺也少年無籍者之株連蔓引也緇黃之煽惑愚民十百爲輩也此皆民害平居不可質問而其一且至于不可勝誅者此屬是也此屬不除獄訟愈繁爭奪愈興俗尚日益靡靡閭閻之間蠢然發動故此非獨一郡卽東南往往而是矣然其平居非有大故其黨與未成其機變未著在有司者見輒取之毋爲姑息

卽衆可散爲寡暴可化爲良而不然者往往藉其口以增毀譽則有司且不能保而又何民害之敢除哉故知此屬之當除而又知除此屬者之能任怨則有廖矣伏候裁奪

丈量凡例

一黃冊開縣之初田地若干蕩等若干屯田若干此所謂原額也今當取據節年黃冊增減不同皆出積書老奸之計不足憑也 一節年逃戶告除原糧若干積荒若干湮沒成蕩若干此所謂失額

本

卷

也今當查確 一公佔之例如城如池如縣如學如察院分司如預備倉如便民倉如城以內外總舖如城隍廟山川社稷邑屬等壇如南北義塚如官亭官碑巡司兵馬司如習儀拜牌公寺如官街空地如各民間所捐義冢如各區里鄉屬古壇如傳流古塚遺跡皆爲公佔與實在田地同作實數不在開除之例 一今次實丈田地作一款目蕩等作一款目屯田作一款目如一區十圩五圩圩有圩總區有區總以十圩總合一區總務求無差

本

卷

然後以一區所統里數原冊田地蕩屯彼此相對如有增損明白開註以便查考 一區總分別幾圩冊總分別幾里某里分隸某圩至明白也近來各圩業主賣買不一里甲互更要以大數乘之大約一區冊總田地若干一區圩總田地若干彼此相對不至懸絕某區如少若干則某區必多若干務使以多補少不失開縣原額之數方可造冊 一外縣田地坐落本縣者要見何年推收奉何明文憑據如天寧寺庄此未分嘉善縣時已有本寺猶可言也至如各戶三畝五畝或一二十畝業戶三年五年或一二十年管業者既無常主辦糧者亦無源流暗相兌換彼此更名而不更縣甲乙更主而不更糧此民間宿弊也雖承流已久不可以久弊冒作原額果查有明據卽開收明白登列冊籍可也不得仍前暗推暗收以滋隱射之弊 一城以內外坊市等地價倍於田何者以其人煙湊集貿易往來取利厚也以故每地一畝當田一畝五分者有之自五分而上下者有之此因價而定

額非因步而定田也如一槩以步乘田以田成額則減賦太半矣且鄉田有荒有熟有淤有灘故有增減負郭之地日擴一日止有增耳安可減耶故今算城以内外市地悉照原額無得比照積荒棚灘事例妄求減額以累槩縣賠補 一各圩積荒田地原爲惰農缺修堤听致令淪沒遂爾成荒假令歲歲修圩時時耕種安有荒田之理凡所稱積荒者有二有圩田本少附蕩瀕湖工本旣虧官法不至此實荒也有一年二年曾經水灾致無花利遂冒積荒之名業主逃竄召佃紛紛其後糧差旣以荒而減輕人力遂因年而致熟名爲積荒實乃膏壤此所謂詐荒也今次丈量田止據見在實數不分何熟何荒一例徵派額稅一面查勘堤听應修者修原田應種之種卽人力果有不及亦預以官錢濟之設法修築如北方之民查無牛力種子一體官給豈有坐視吾土之荒吾民之困而不爲料理徒以一縣之民槩賠其賦槩應其役而曰仁政耶此法一立奸弊頓清有田有糧衆擎易舉所

謂丈田有益於民此類是也 一冊總旣完須清撤數欲清撤數須歸戶單假如天字圩業戶幾人戶田幾畝地字圩業戶幾人戶田幾畝俱照原報圩圖以田從人以人從里此所謂歸戶單也歸戶旣清造冊有據造冊有據派糧無差卽以原報號單填註實徵二稅家給人曉有田有糧推收旣便是爲田畝號單在官則比次成書是爲魚鱗圖冊官民畫一上下互持卽有更移彼此相証此所謂百年無弊之善政也 一田畝旣清徵派爲便徵派之法歲歲有常近因一二積書高下其手舞文交私利及一人害及萬姓此槩縣士民所切齒也而不知其由下刺其隙雖有大罪莫可加刑今以積書積弊姑舉其凡夫國初之田所謂田額國初之糧所謂糧額載在內府行之民間二百餘年通守無失糧輕者歲輕糧重者歲重豈有歲歲更移日異而月不同之理所不同者亦有其故一曰本折之數二曰帶徵之數三曰均平均徭之數何謂

本折之數假如有田十畝該徵平米三石此歲歲有常者也去年平米一石徵本色米五斗徵折色銀五斗今年平米一石徵本色米五斗一升徵折色銀四斗九升至明年本色者或多一升二升折色者必減一升二升矣本色者或減一升二升折色者必加一升二升矣此歲歲互異者也要之本折之數雖異必無更易每畝三斗之理故田畝既定坐派一明雖三尺童子可按而知也何謂帶徵之數假如漕糧一石該三四銀若干貼役銀若干

本

漕糧歲有不同則三四貼役等銀亦歲有不同矣要之知本折之數不能變每畝平米之數則帶徵之數亦必不能變每畝平米之數矣此雖鄉里愚民不識一字亦可問問而知也何謂均平均徭之數假如槩縣士夫若干例該優免若干實在應派田地若干原額公用銀兩若干今歲新增若干裁減若干實用若干每歲優免之數既有不同每歲公用銀兩又有互異以銀乘田以田徵銀自不容以一歲定矣要以每歲公用銀兩若干實徵田畝

若干以田與銀相乘每田一畝得銀若干歲揭一榜以曉吾民亦無不知其數之理此雖鄉民不入縣城亦可訪問而知也凡此三者皆積書所籍口或高或下愚惑百姓以其小不同者掩其大同者遂謂槩縣田糧原無定數得富民之錢則減其糧問之則曰今歲糧原輕也減富民之糧則灑貧難細戶每戶止增一釐百戶千戶則增至兩許矣問之則曰今歲某戶某戶逃亡某圩某田積荒例應包補者如此伎倆如此奸計雖神明邑宰尤不能查而况區區小民乎故今丈田之舉原為此等田畝既清徵派遂定勒之石碣藏之縣庫家給一紙田揭一數至於每歲本折之數該縣通查算派則例大書榜文懸示百姓使家家可以算糧人人可以知數則積書雖巧萬無藉手作奸之理此丈田之利究竟受用處也

上憲長劉公參總仍革議

本月二十二日接蒙手札下問參總仍革事宜卑職奉命皇皇詢訪至再參考郡志反覆思惟既而

私計浙以東西諸瀕海者五郡往年倭夷外侮郡盜內訌一順風潮一憑鄉導頃之大創庶幾息肩然防貴未然兵宜常選故諸有事而加設者大都仍其舊貫以備將來卽今夷人乘大創之後無內侵之謀止以風潮之便窺伺漁船得其食以備餓糧得其人以充奴虜且又假道海壖乘風取便而人閩廣其本謀也每歲四五月中鯨魚盛生漁者頗衆南風甚駛浪泊最輕故浙以東諸郡比歲有警然輒遇輒訕無能全歸者以參遊諸兵設之有

本集

卷

素而備之蚤也鄉使兵不預設而取一時則節年之戰功恐亦未必如報捷者所言矣今浙西諸鎮數年無警者以浙東爲之先聲也徵獨浙東松江則有金山參將吳松把總蘇州則有憲臣兵備太倉有武臣守備淺河以故烽燧相望舳舻相銜會哨諸兵晝夜往來不絕然後乃得一歲安堵鄉使蘇松無備嘉興無備而獨斤斤備浙以東則數年之戰功恐亦未必如報捷者所云矣故浙以東之得奏捷者以浙西爲之備也第令風且東潮且利

則由羊山許山以東直抵三山海寧間由羊山許山以北直抵陳錢馬磧諸鎮與由陳錢以往則歷蘇松而入嘉湖無難也由三門海寧以往則徑趨嘉杭易易耳故風不東潮不利夷船不泊浙西者時則然也非可恃以爲常也國初十年之間再犯海鹽海鹽之受兵焚非獨嘉靖中矣然則浙以西之衆將當仍乎當革乎一指畫可睹也蓋國有大事則命大將一員兼領之各將領畫地而守相機而戰悉聽指揮而後從事事平之後輒以符命歸之

本集

卷

朝廷無專設者何以故以事定之後兵固不可使聚而將亦不可令握重權也卽今內地以寧海波不興一二草竊旋卽授首蓋撫臺陰符之教諸衆總用命之功非必大將身握重權而後辦此也故區區之見以爲去一衆將不若去一大將之省費多也留一大將不若留一衆將之防守要也萬一小警東西相麗如布基然呼吸指使如驅童僕而奔走之誰敢不用命者第令去浙以西衆將而風且東潮且利夷船且來如此者將以大將當之乎

抑取辦該衛指揮而足也夫該衛指揮委任既輕才勇又薄而夷情叵測朝發夕至大將建旗鼓於千里之外安可卒至至而調兵應敵則勝負決於內地人情怯於無備如此則無論嘉湖諸郡卽浙以東亦安可高枕而卧也故策以爲留浙西叅將便且科臣之言當事之見要以錢糧虛費無裨實用云耳請自今去僥倖裁冗食選水兵停召募諸冒功者寧賞以財毋授以官及諸把總名色而大將卒不可去亦先汰其麾下之冒濫者及內地練

卷十六

軍

兵遊擊之屬如此則錢糧可省實用可裨而緩急有備不至復議添設則久安長治萬全之計也假令萬不得已而議易置則請留一叅將革一備倭把總何者把總止統水兵以四五月出防外洋而汛單無事似爲稍冗把總既革每歲擇善水者頭目一二名令其出汛而叅將專督大兵海上以防不虞則既不以無事撤有事之備而又能以有用省無用之費計之萬全無出此者卑職謹述所聞略叅臆見而臺下俯詳奪焉地方幸甚卑職幸甚

上鹽院馬公稟帖

蒙臺發告人徐汀除問明照詳外二月二十日蒙批查究主唆等因奉此遵將徐汀提審至再訊其主唆之人堅不輸認徒服罪受責而已職以小民之爭非主唆者不能成訟無情之訟非矯誣者不能登准故郡邑無教唆之民則訟端息訟端息則囹圄空囹圄空則田野除田野除則百姓足甚矣教唆之民之不可不爲嚴禁也本院洞鑑斯弊與民驅除甚盛心也卑職受事以來兢兢于此往在中州令代書者籍名于官保伍相結每當開告之期必署名詞尾而進凡詞不出此數人者不准凡數人者多爲虛詞必逐故一時號爲小理蓋以有司者得按籍而查之故也爾者郡當孔道中具五民嘗欲如中州之法令代書者籍名于官而屬邑難之議論紛若才劣分卑竟不能主持斯議徒託空言頃奉台命捧誦皇皇訊之告人則告人決不輸認據詞內所稱代書者一物色之則又類多龍名籍令多其耳目設爲叅伍則恐以詐御詐終非

爲政之經而以似求真反致誅求之擾况本院尊嚴非事詞之重大者不得准理故愚民無狀亦假事情之重大者以售其奸若不量其無知釋其罷訟則對簿者雖日罰作城旦可也卑職伏蒙批示不收擅專謹布腹心伏候裁奪如蒙准允姑免查究卑職無任戰兢感激之至爲此具稟須至稟帖者

杭州府關防示

杭州府爲關防詐僞事照得本府原籍徽州去杭

六七百里而近士夫之冠蓋日相望也商賈之舳舻日相銜也且以杭爲東南都會百貨萃之五民居之矧境壤相接地形相錯如繡者乎故部民所居郡人襍焉馴僉之雄交遊之習姻友之好非一日之故其來久矣此等大都自食其力自息其貲祖父子孫世守其業名爲鄉人實與部民等耳本府奉命而來茲大郡其守三尺謹管籥率羣屬和人民庶幾四境又安九邑響應中夜無警蓋藏日充斯非本府遽敢謂能然皆本府職也至如脫

公法植私交庇舊知貽民害此雖鄉人自好者不爲而況于進此者乎今日之事法爲重情爲輕太守治民有分義在他何敢聞本府素以忠信待人不逾詐僞顧法所當禁不可不布告爾衆令咸知聞有公惡焉夫曰名子姓詐爲衣冠先聲有司謬求加禮詐也着從事衫籍名家僮護遂所知出入境壤希求關津無譏得恣所欲詐也或以祿命或以形家漫刺袖中冒入官府希指延見禍福動人以賈利焉詐也借名公差承委訪察撫拾浮言妄通竿牘百方左驗以希崇信詐也諸如此類不可縷指名其爲詐一切預防度使上下相安聽睹不惑有司便于行法士民樂于信從豈非本府所深慶幸哉自今告九邑官吏士民凡有請寄一切裁之以法毋爲奸人所窺伺卽諸詐僞計無從生倘不其然怙終舞法其三尺具在何可私庇須至告示者

方初菴先生集後序

卓哉初菴先生之詣殆未可端倪其篤志在聖域其精忠在天家其實澤在生靈其芳名在寰宇其衣鉢在吳楚鉅儒名公卿其箕裘在伯子余小子伯子之門人也快淑先生之淵源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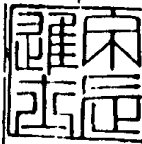
後序

又天幸出守乃在先生之故治祠祀廟貌與遺施聲實赫耳目焉余小子所繇獲步趨也余于先生非偶矣嘗見古今諸名家文集其裒集可得而論也詞章家集以部以類名理家集以地以年然概諸先生有不其然先

生寔以名理凜爲風節發爲政事詞章其表見之者也故舊見先生家藏諸本爲山中稿爲中州稿爲南署集爲南征草爲漸中稿茲也伯子捧就賀銓部校正遵遺命也銓部之言曰先生事業本性宗宜語錄第一裊身盡四箴矢國盡十論宜箴論第二至其文章未嘗不大家敵也宜經之以部以類緯之以地以年善哉銓部海內清望余向所謂衣鉢蓋其首出耶余也有門牆再傳之誼有故部後塵之遊今又有遺集殺青之邁何余小

子之多幸也余知進矣遂敬書
末簡志余之慶解哀集之由以
告後之仰止先生者

賜進士第知嘉興府事前刑部
郎中門下生吳國仕頓首拜撰



方初菴集十六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方揚撰揚字思善號初菴歙縣人隆慶辛未進
士官至杭州府知府是集第一卷爲語錄二卷爲
箴論三四卷爲詩五卷至十六卷爲雜文其語錄
箴論尙皆切實惟詩文多酬應之作未附蒞官時
諸告條尤爲冗襍揚本有山中燕中中州南署等
稿此集乃其門人賀燦然所合編也

